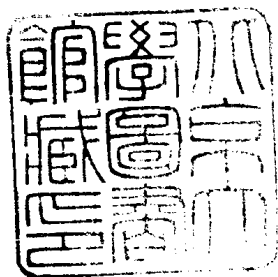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二)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一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一)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房刻本

.....四九九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二）

〔清〕錢謙益撰

明崇禎瞿式耜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墓誌銘十一

隨州知州贈太僕少卿徐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獻曹二賊攻陷隨州知州事徐君死之君將行戒其子肇森肇保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也櫟也行扞牧固以佐守森也居斥家背以益軍吾必死于此無返顧矣十三年十月益隨朝國人而肇森之歃血於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礮石卹饑

牧齋集卷六十一

寒平振糶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之民和而奮威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年四月賊陷襄陽瞞德安購獲細作要遞捕斬賊知有備棄疾于我悉衆力攻間使三走郢告急巡道趙某抵其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留弗遣君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再盟于壯繆大臨以告衆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八道竄北城以入君遣肇樑埋州印解後東墻下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于

牧齋集卷六十一

君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死於陣于袖賊搜之不得鉞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柩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妻趙氏王氏賊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顙而死君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屍歛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物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併棺以歛而肇樑死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也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天子贈君太僕少卿賜卹祭磨一子入監視天啓中張興文振德例而少殺焉惟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則可以通南北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陵寢捐必死之身委必破之城俾其專力致死陷隨之後兵鈍氣單橫析而去而陵寢晏然無恙君之志遂矣後二年賊再至漢東無藩籬之限原廟震驚然後知君之以死據隨與南陽之睢一也嗚呼護陵之功守隨爲大失隨之

罪絕援爲大今也賞斬于守死罰佚于擁兵國
之傾錯而盜賊滋不可撲滅則豈非謀國者之
咎哉君諱世淳字中明五代時始祖崇自海州
徙淮安三傳南唐左嘗侍鉉徙廣陵唐亡入宋
二傳翰林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
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土金者贊嘉興
之白苧鄉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
學周生南京兵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諱必達而
公其冢子也尚書偉望所儒爲時明德公胚胎
前光憲浸經史食息濡染不離典訓萬曆戊午

牧齋集六十

三

以春秋薦于卿果試南宮不第署永嘉縣教諭
修學宮開講堂劉香餘孽出沒海上建關隘絕
勾引甌越底寧方略多自君出除重慶府推官
居官計口食俸禁誅求省廚傳所至不知有官
猶大奸折大獄斧劈理解奏成于手中雖責育
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尚方從事
括倉穀餽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督兵勦資
簡諸酋水陸並進弓刀相叩歸師過峽班馬之
聲蕭然滿考當內召蜀人疾君震直以隨爲絕
地陷其卒以成君者天也隨饒士就食粥廩

君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士皆
感泣潰兵過隨索餉鐔鉞震地君援兵登陴單
衣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
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
氣奪欲衆而去其從容應變如此君爲人孝友
順詳內明外柔尚書久宦雷州篤老君晨昏娛
侍雷州志尚書之不在側也尚書病將析產君
請以分諸弟尚書頷之終喪籍以告于几筵終
其身未嘗有德色于諸弟也君長不滿六尺退
然如不勝衣耐勞苦甘淡薄補衣蔬食如後門

牧齋集六十

四

素士經術之外兼通象緯數學參同悟真家言
博鑒祕戲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未夕飲酒至
一石不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
而蹈蓋溫文樂易深中好修之君子也其所成
就奇偉激烈乃如是君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娶
恭人戴氏生三子肇森高才生以尚書歷入太
學肇樸肇彬學生子也肇樸奉詔附祭隨嘉
二祠與肇彬俱崇生繼室包氏生一子肇榮女
二人孫男六人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賜葬于東荒之新阡而戴恭人附肇森奉其宗

老司寇公所撰行狀及排綴行略哭而請于余曰夫子在先朝草張興文制詞載在冊府先人闔門殉義與興文等而愍綸或後焉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是先人與興文俱不死也余喟然歎曰興文事聞高陽公掌樞部召見其孤撫而哭之手自題覆請于先帝峻秩世廕度越彝典迎柩于蜀給符傳而遣之其所以崇獎激厲若此之至也今之當國者政以賄成厭薄仗節死義之事惡其芥吾畢牘君之獲斯典者亦幸也觀于興文與君可以規國矣敢不志而銘諸銘

牧齋集六十一

五

曰
江漢迴復拱趨 顯陵天造地設萬靈式馮漢東之國隨焉後蔽如人肩背心膂是衛烈烈徐君效死守隨隨亡身隕寇戈北迴如隄受水捍禦奔敗岸囓隄崩水勢亦殺煌煌 顯陵原邑臚臚空曲鬱盤王氣自古衣冠月游陵樹葱青帝眷南顧慰我先靈父子肉糜婢妾屍枕闔門封屠以保 陵寢 帝曰念哉女卹女祠功崇報夷過在所司賀蘭環顧始興不作陷巡莫問議壺誰駁下有青史上有白日假彼貞珉奮

此直筆時司戒律時秉國成義則竊取詭鼎之銘

張昭子墓誌銘

君諱弁之字昭子兵部左侍郎堂也張公鳳翔之孫威縣知縣幼安之子也崇禎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二既葬司馬公自長安詒余書曰吾有四孫弁之其叔也生有奇表凝然異凡童始教方書受甲子矩步規言無子弟之過從吾戍于潼關歷少室度嶠函上太華絕頂登高望遠志氣廓然所謂鴻鶴鶴子有青雲之

牧齋集六十

六

意也家世受春秋從西華里先授詩焯掌燎髮六十日通曉六義於羣經皆然嘗病劇醫教之輟書三日恚曰人可三日廢學耶晨興扃戶啓東憲炷香迎日而拜退而焚之小櫝曰某日告某日不告知其日必告天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從其父于威戍寅威陷于奴痛其父之歸司敗也蚤夜呼憤願以身代已而喪其母食無鹽酪居無爪剪踰小祥不勝喪而卒痛乎天之祝余也弁之好讀薛文清之書修容整襟如見其人天不假年而使之不得有成天其無意于

斯文乎并之死矣非假諸名筆無以留其生而
且以志吾悲也敢以墓中之石請幸無辭焉余
嘗聞唐人陳元敬之言曰幽觀大運賢哲生有
萌芽時發乃茂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堯與舜合
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
太公合四百年幽厲版蕩賢聖不相逢也老聃
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赤龍以
來迄于我明三百年貞元周復之一會也天既
篤生昭子又從而艾雉之天之意其可懼也昔
者王仲淹十歲而侍銅川知其憂王綱不振生
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也遂有元經之受昭
子之告天也其此志乎離經辨志尊師取友其
銅川歌伐木之年乎元會休明君師道合坤師
之占不當兆于斯世昭子用是短折嗚呼其又
可幸也以此志昭子而解司馬公之悲其可乎
昭子娶蘇氏生遺腹女曰慰家蓋昭子死踰年
而威縣之獄得白銘曰
有明崇禎龍集癸未葬張昭子于梁水之原獲
麟之後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嗚呼奈何乎天

鄒孟陽墓誌銘

李長蘅苦愛武林山水歲必一再游其游也以
鄒孟陽爲湖山主人花時月夜晴雪煙雨扁舟
幅巾茶壺筆床未嘗不與孟陽俱長蘅高人朗
士秀出人表歌詩閨綸與湖風山雲互相映發
孟陽釣簾據几隗俄其閒山僧舟子皆能指而
識之長蘅于畫矜慎自娛不受促迫顧獨喜爲
孟陽畫西湖江南臥遊冊凡三十餘幀孟陽所
至必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皆在吾篋
笥中矣長蘅買山西蹟下環山三十里皆梅花
花時千邨萬落漫山炤野欲構小閣臨之名曰
六浮孟陽過而樂之許代卜築焉長蘅爲詩曰
十年山閣不得就却負青浮日夜浮故人一見
豁雙眼何日三閒銷百憂百年有錢作底用一
朝卜築偕行休長蘅卒孟陽家益落閣竟不就
挈舟吊長蘅還登鐵山酹酒痛哭而去歸而祀
長蘅于小築生平師友附焉春秋佳日採蓴剪
菊山僧故人取次助祭其崇尚風義絕出流俗
皆此類也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
軍持澆囊居然兩衲子也訪余拂水輒留連旬
月攜臥遊冊索題曰吾遊天台挾此冊與俱長

長蘅集卷六十

衡有知當偕我越槍溪凌石橋耳其託寄如此
孟陽名之澤其先世元末鎮撫海寧居東門外
至今地名鄒家渡四傳徙錢塘東溪以貴雄里
中至孟陽讀書好修爲知名士不事生產老而
貧困以死崇禎癸未六月某日卒年七十子曰
某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昔盧簡辭遊伊水
別墅霰雪微下忽有簑笠牽蓬艇白衣與衲僧
同坐炊桐飯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
傳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
逸之情莫及余誌孟陽詳書其與長衡游跡如

牧齋集六十

九

此世有簡辭其可以知孟陽也銘曰

倚鄒生標美譽儒行修內美具通經術函雅故
慕節俠鄙章句萬卷書籤軸互手朱黃自題署
師雲棲奉檀度友檀園共毫素攬湖山寫情懷
生寂莫死遲暮神之游非丘墓西蹟趾石橋路

抑菴姚君墓誌銘

君諱以高字汝危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諱思仁
之第三子娶項氏故襄毅公之孫女鄭端簡公
之自出而中翰臯謨之女也姚世爲嘉興人洪
武初始祖成一奉直柱鑾司隸匠籍生二子曰

聰曰明遂分南北支聰子敏有女諱妙莊生有
異徵嘗見盥水中日月雲霞爛然五色羽扇夾
兩旁憲廟選妃江南妙莊在選中髮短不任
髻渡松江髮忽長八尺故地名八尺生皇第
九子壽王冊封瑞懿安妃官其弟福貝世錦衣
百戶是爲北支明之孫諱緯緯生烈烈生履道
履道生太傅皆以太傅貴贈官保是爲南支君
沈厚精敏咨稟教飭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
項孺人生於盛族恭柔專勤佐君以事其親鷄
鳴宿戒廩廩如也君少與伯仲二兄掉鞅詞壇

牧齋集六十一

久之伯仲皆以父任爲郎君數踏省門以乙榜
謁選當得郡倅奮欲以制科自見不肯就從太
傅游兩都諳曉臺閣故事訪求兵農利害邊徼
阨塞以儲侍有用之學太傅守南京兆君儀舟
江干徒步郊關問得都市奸猾惡少主名及其
根株囊橐太傅立遣使掩捕論治奄忽如神京
兆以此大治天啓中皇極門告成有旨凡
三殿工太傅仰屋咄咄君從容請曰大人不見
瑤兒媼息佻佻拌拌以將作爲市耶竭帑藏盜
名爵張奄燄在此役也大人且休矣太傅大悟

立抗疏請停止無何遂得請歸已而復交關與
作先帝彌留之日猶用殿工拜官濁亂朝著
太傅顧君而歎兒之免我多矣君之喪母唐夫
人也念無以報罔極痛不欲生孺人曰盍盡出
先姑鏡奩費用以廣母慈資冥福乎編茅於三
塔寺側食餓者衣寒者樁埋死且殮者合掌謹
呼祝姚夫人升天聲與浮屠下上於太傅之壽
也亦然太傅年益高伯仲皆宦游君孺人聽聲
辯色損飯益衣太傅甘寢燕息神明太和崇禎
四年太傅奉詔存問扶掖駿奔燕勞贈賄禮

卷六十一

無違者是年八月孺人卒閏十一月君亦卒且
死皆以老人爲念語不及私君生二男子長曰
潞郡諸生孺人出也次曰溥國子生庶陳出也
女子三人皆庶出也於是癸未十二月甲子
合葬於嘉興縣三宿字圩之阡而潞奉其婦翁
譚工部狀來請銘在昔東京楊袁爲漢名族華
燭以謂能守家風袁不及楊唐房太尉瑄以德
行爲相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啓爲鳳翔參軍人
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太傅博大傑魁爲時
虎臣君握文矯志晨昏有助夫婦婉德厥子趾

美雖楊房之子弟何以加諸潞游吾門以材
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可尚也已銘曰

君年四十有一繫之易得河圖四面之四十而
餘其一孺人年三十有七繫之皇極得邵氏之
三十六宮而亦餘其一餘一爲奇餘二爲偶歸
餘於二子以昌厥後嗚呼吾非瞽史蓋聞諸姚
氏之叟

金文學墓誌銘

武林金子漸皋以崇禎十六年八月幾日葬其
父而爲狀來請銘曰君姓金氏諱某字某祖諱

卷六十一

某生四子長爲君父諱某舉癸卯鄉試爲邳州
守次則御史某也君少孤束髮爲諸生不事生
產邳州老于公車將之官驚其居于御史以治
裝風雨之夕御史家奴促令徙居君之伯兄臥
病其妻徐孺人與其長姒負牆匿門扇後行無
燎火彳亍泥濘中比至旁舍乞容榻之地以置
伯兄而身與徐孺人露坐以待旦未幾伯兄夫
婦相繼歿邳州久宦不歸送往事居庀治喪葬
歲逼除突煙不起與徐孺人相對空案而已邳
州在官時爲兩幼叔娶婦爲兩大母卜改葬龜

勉有無備所不堪及其歸而析產田取其硨磲者器什取其利敝者又舍故居而別僦居于市曰吾不欲遠娶婦弱弟傷老人心也其孝友篤摯好行其義若此君自以不得志于場屋督課漸卑甚切然嘗正告之曰士君子以立身爲本功名富貴非所急也御史爲人飛章劾王耀州至今以爲諱可不戒哉漸卑既舉于鄉卓然以名行有聞君之教也君卒于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幾十有幾子三人某某女三人孫五人墓在仁和之南山漸卑言君故有大志易簀之時

牧齋集六十

十三

執漸卑手而語曰民窮矣盜益起吾欲以七事上于朝而未能也汝爲我成之漸卑問七事云何瞑不復言矣銘曰

有美一人婉清楊目營四海滯堵牆彌留之言何琅琅載筆入棺告上皇啓爾後賢繼述長安寢巨室無盡傷

朱府君墓誌銘

君諱萊字左元其先自雒陽徙崑山貴州按察司副使諱熙洽之次子也君少於其兄懋四歲副使以授易爲大師多君之才令治春秋遂以

春秋名家副使舉進士宰潛江清田築城簿籍叢劇君手自繕寫勾稽會較首尾鱗次副使歎曰助我理潛者是兒也副使自閩歸罄橐中裝買舍旁廢宅君兄弟舉倍稱之息斥而新之副使縣車歸老華堂燕寢俛仰極樂不知其所繇辦也君遂棄去舉子與伯氏晨夕子舍娛侍百方山川登涉歲時燕賞畫船游殿周流數百里閒廚傳供張皆取給于稱貸城南數頃盡折入於子錢家而不使其父知也伯氏病困收責者塞戶副使聞狀大怒命君出其所有謁親知爲

牧齋集六十

十四

率錢會期一日盡償長子宿負人或謂君若他日寧有避債臺乎君歎曰我豈不自知非計哉顧親老矣今又不樂忍令知兩子皆廢產損老人眠食乎君且休矣副使沒君以其田廬按籍子債主一夕而盡歲大侵瓶無儲粟撫其子曰燦笑曰此萬金產也與二三故人契闊談讌修隻鷄近局之樂及見其長女婿王志堅舉進士與日燦舉鄉書而卒君少卓犖負奇氣從副使宦游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日燦曰古之學

渭江楚江山鬱盤登臨吊古作爲歌詩曼聲高
歌投其稿於江流而去嘗語曰燦曰古之學者
爲人致君澤民是也今之學者爲己榮身肥家
是也其托寄不偶如此君以萬曆甲寅十二月
卒年五十有九妻徐氏勤勞共儉共養舅姑醴
醕酒醴芻蕘必躬必親於孝養有助焉後君十
年卒年六十有九子二人長日燦工部營繕司
員外郎次日煖某年某月葬某地之阡日燦涕
泣來告曰日燦狀吾先人之行事十有三年矣
思得一命以慰九京而後謁銘於夫子奉職無

集卷六

十五

狀身爲僇人幸得湔洗奉先人之丘墓不及今
乞銘以葬豈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乎夫子其
何忍辭余曰諾銘曰

牛通者綸四尺者上壹行孝友之傳片牘而已
矣嗚呼其孰與千古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

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誌銘

故光祿寺少卿歷贈吏部侍郎諡端文無錫顧公諱憲成之配曰封淑人朱氏年九十有五崇禎十六年某月某日考終於涇里之內寢其年十二月某日附葬於端文之阡夫子南京戶部主事與沐路門而請曰願有述也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端文命二子與淳與沐與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廢實與東林黨論相終始

牧齋集卷六十一

淑人之誌非余其誰宜也端文少而貧淑人父處士才而字之贈公以一豚肩一束帛納采處士顧大喜端文舉高第官吏部淑人食脫粟衣補永戒其家人閨門操作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知爲書生婦而已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開講堂於東林朋徒歛集學禁黨禁謠詠洵端文歿謗焰滋其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今上卽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淑人身登耄

晝晨昏炷香膜拜禮佛祝 聖天子萬壽優游

令終五福咸備嗚呼可謂難矣端文爲人虛和閑止不關世事疑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傳教不絕子姓僮奴孳孳如也洒掃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端文晚多病宿外舍淑人處方藥視席薦瑾局塞戶夜分而後卽安及其爲大母稱太夫人春秋高矣辯色而起必先其家人篝燈補紉穿針引線小女子弗如也端文終身爲老書生淑人終身爲老書生婦勤勞恭儉九十五年如一日也端文教子不

牧齋集卷六十一

甚督課淑人時加譙責予大杖二子每畫紙爲碁局隱帷幔中惟恐淑人刺得之也與淳才而天淑人哭之勸教與沐及諸孫益勤與沐爲郎有聲其子樞及與淳之子柄皆登賢書端文之後滋大嘗觀萬曆天啓之際鈞黨之小人其所斲艾賢才股削國家之元氣者可謂至矣幸而祖宗德澤深厚小人之股削不足以勝之如端文之一身生而禁錮死而昭雪天開地闢在反覆手之間而淑人從雲霧晦冥之餘再見天日令妻壽母高明顯融國家之元氣勾萌甲坼

引而未艾於淑人有徵焉余志淑人之墓因
著國家有道之長所以殊異於漢宋者謹而書
之亦庸以信於國史銘曰

唯淑人之德叶於圖書得其良夫以相碩休唯
淑人之福階於皇極貽厥子孫類以永錫何以
證之端文之端節其一惠其誰曰不然

旌表節婦李母沈孺人墓誌銘

嘉定李君名芳字茂材舉萬曆壬辰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截
髮自誓撫三歲孤宜之底於成立天啓七年巡

牧齋集六十一

三

按御史上其事于朝 詔旌表其門在所居之
南翔里崇禎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卒享年七十
有三十六年十一月合葬于南翔之稱字圩宜
之具書來請銘初茂材既第入翰林太公攜孺
人母子入京乘官舫擁符傳蒼頭驛卒傳呼蠶
涌北入都門茂材病彌留矣柩車南還幼孺委
綬孺人頓踵呼號與舟船下上道路皆咨嗟流
涕自時厥後送往事居恭老慈幼握冰履霜辛
勤殫瘁凡三十六年而得旌旌二十四年而歿
孺人之爲婦也太公朝夕洗腆必洗手而薦之

牧齋集六十一

四

不以委僕妾太公歿庀治喪事伯叔曰婦孺也
不宜先孺人曰未亡人冢婦也不敢後比析產
伯叔咸讓孺人孺人取均焉君子以爲順孺人
之爲孺也臥起柩旁者百日不茹葷血飯精鑿
者三年不易笄服非喪祭不出戶限者十五年
椎髻繩髮斤鉛華不御不赴燕飲觀里社者四
十七年如一日君子以爲貞孺人之爲母也宜
之少長負劍而誨之曰汝父雖不祿有伯叔在
猶汝父也有父之執友程孟陽鄭閑蓋在猶汝
伯叔也汝能讀書修行不愧汝父有餘師矣宜
之以孤僮自奮數踏省門不見收軟語慰諭黯
然神傷而已君子以爲慈茂材有弟長衡多四
方之交宜之有見焉則引以見于先生長者皆
曰孺人有子長衡久困公車或勸其就祿仕孺
人曰叔性有皂白傲世而不喜俗人此非可以
乙榜入仕者也買山而居奉母偕隱不獨可以
全素尚亦所以藏拙也長衡感其言遂終身不
出其賢明辨通皆此類也孺人生子男子一人
卽宜之女子一人孫男女七人其先世崑山之
名族也祖諱某早卒祖字王氏撫其子象賢以

節婦旌門李太公繼娶于昆與象賢相好也其女賢故委禽焉茂材初往女氏王節婦見之不憚曰此子才當早貴然而不壽已而撫孺人歎曰我固謂兒似我天命之矣其可若何父老至今傳道其語以爲節婦亦有種也銘曰
烏頭雙闕南翔之里有幽新宅瘞銘于此旌門之銘以俟太史

太原府推官唐君墓誌銘

萬曆庚戌進士舉南宮者三百人軒蓋嗔咽車塵人面冥蒙合沓有兩人焉軒軒然傑出衆中

收齊集六十一

五

永昌石應嵩兆甫宣城唐公靖君平也兆甫長九尺餘昂首聳肩胸背豐碩歸然如天神甲士君平長八尺餘修髯等身談笑風發洒然如羽人劍客兩人所至輒隱蓋數百人都人走卒相聚指目余嘗語同年生此兩人者遠不如王威寧韓襄毅近不如梅麻城李長垣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兩人間之交相得也往苒三十年兩人皆仕宦不達前死而余亦窮且老矣君平之子允甲謁余虞山泣而請銘其墓嗚呼余何忍不銘君平初名一相後改公靖君平爲人孝友誠

信樂易侗儻輕財重義不侵爲然諾雖爲書生屢脫人于阨不矜其功人以長者歸之萬曆乙酉舉于鄉年五十猶因公車攜家居長安矜名節適經俠奸衡抵掌傲睨公卿間長安諸公盡出其下又八年舉進士除太原府推官太原省會叢利奸利盤平案治決遣奮髯抵几豪右莫不懾服三娘子款塞君平捧檄往諭宣布朝廷威德反覆數千言聲如殷雷大府羅拜幕下呼爲天人君平謂虜雖強餌不可壓我雖弱條不可弛宜有以伐謀伐交不當朝夕惴惴竭天下以奉西北上備禦三策慨然有試屬國係單于之志邊吏忌其能中考功法罷歸僑居白門結廬雨花臺下杜門縱酒酒酣捋鬚嘆息曰此于思者如故髮則種種矣忍效碌碌者蘇而後上哉甲寅四月某日卒於寓舍年六十有幾卒之日摒擋箱篋敝衣數襲而已當君平去太原時兆甫亦以江陵令謫調靈寶坐譙樓指揮躍馬掩殺礦賊數千人遷南庫部郎築浦口城以勤事死兩人旣死余屏居田里追念疇昔相期之語輒沈澗太息久之嗟乎同籍之士蓋有壯盛

收齊集六十一

六

遇合枋樞筦權牙肅者余固嘗目笑之而決其無成也謂余言皆不驗何其不幸而中也謂余言而驗其於兆甫君平又何如也豈士各有命而余言亦偶驗偶不驗與抑余固目論而其言之驗不驗亦不足與不然則人才世運兩相折除使余之言不驗才臣志士而獨驗于與尸折足之徒與嗚呼其可嘆也已君平爲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之後四世扈從南渡徙歙宋季徙宣城十二傳爲處士汝奇君平之父也某年某月葬于某地之阡子三人曰允甲允年允中

卷六十一

七

孫幾人允甲博達有父風固於是乎在銘曰鬱鬱者髯髯如其身堂堂者身身如其人兼資文武漢之朱雲平陵東郭丈五之墳孔明有言取以銘君未若髯之絕倫逸羣

中憲大夫四川敘州府知府趙君墓誌銘余弱冠則與趙文毅公之二子叔度季昌游叔度激昂自喜眉宇軒然籠蓋人上季昌敘州君也沈實恭謹刻苦於學嘽然如有所不足皆所謂佳公子也文毅公剛腸直節獨立當世沒而謗焰騰涌門戶漂搖君兄弟叫號呼憤遂跣赴

愬而叔度又早夭君獨身措拄茹荼攻蓼垂三十年人皆曰文毅有子 熹宗卽位詣闕上書具陳先臣當國本危疑請建儲爭竝封擁右先帝宜見卹錄大臣鄒忠介趙忠毅諸公主其議君得蔭入監越三年請補給文毅公吏部考滿再贈太子少保蔭一孫中書舍人推以子叔度之子於是文毅公之卹典大備而其遺忠益暴白於天下罷敘州歸七年其子士春士錦同日而舉南宮間里聚觀嘆息父老有泣下者人咸歎善人之有後而君之劬躬肅後爲難能也

卷六十一

八

初以文毅公恩補太常寺典簿遷太僕寺丞升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轉福建司員外郎出爲四川敘州府知府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不屑以任子爲人蹈籍信眉瞠目重自矜奮所至以廉辦稱敘古戎州地鎮雄烏撒烏蒙東川四夷府偏處皆以水西爲大府自奢崇明逃死水西與安酋連結謀窺全蜀而敘爲兵衝君莅郡下教屬邑聚鄉兵以數千計募僧兵五百人搏力勾卒分戍設守次年兩酋擁衆大至君腰刀跨馬部署僧兵營於翠屏山柵壘屹然烽火相望

賊惴疑不敢進初議敵兵守江城君曰舍門戶而守堂奧示賊弱而縱之入非計也命長槍強弩列守水渡戒陸路勿與戰陷陟折礪石銃自上下賊屢進皆重傷建武之戰斬酋首數十級遂改攻永寧遁去監軍劉副使于賊營獲二圖一先下敘州截江門一攻永寧監軍歎曰敘州不堅守全蜀其如何矣夷府日把以買鹽布爲名宿留內地爲水西間謀君出令募投充伍三日不上以奸細論諸日把憚夷法嚴潛渡江引去督健卒驅其伏匿者五百人賊無內

卷六十一

九

應不敢復窺敘矣君修善後諸事土夷府鹽布議曰國初制給夷府鹽布鹽出嘉定大洪井中布買之民間商人給引從永寧路輓輸夷人不許出境奢崇明敗永寧關稅絕上臺謀制水西優假各夷府題許入境叩領又刊定額數鎮雄烏撒鹽十萬觔布八十疋烏蒙東川次第減損以爲各夷府自贍有限將不暇轉給水西此一奇也然而行之數年卒蒙其害何也夷人不能入境叩領中國穿室發冢髡削亡命之徒竄遁爲僥虜一旦充使沐候而冠竊入內地傳相勾

引四出周利富順各井販鬻鹽觔不復拘大洪之舊布則村巷機杼聽其收買鹽曰十萬實踰百萬市曰八千實八萬不止矣朝廷用各夷府爲爪牙永氏一女子加參藩職銜各漢把俱驕子也之每鹽布啓行捧持兵刃公然運輸吏卒不敢停視況詰問乎此今初起各夷府以黃蓮茯苓之類入內貿易迨其浸淫在內奸民反出銀買其文書支領謂之紅錢于是夷地鹽布愈多價亦賤且掄捆狼藉而不可計能禁其不入水西乎今日欲清奸宄杜邊費必守 高皇

卷六十一

帝夷人不許入境之令而後可國家制水西當有長策不在區區鹽布即欲鹽布勿入水西必申明商引絕其關出使各夷府貴如珠玉而後可是數者較之舊制利害懸殊職愚以爲復舊制誠便議上當事者置不省是年外計中考功法罷歸君治郡廉平當得上考不知其所坐國家有事西南夷思得公忠疆幹之吏宜力疆圉而以無罪黜免此可爲歎息者也官刑部時送奄竊政發憤草奏以使行不果上士春登上第官史爲給武陵相起復請歸君以特羊告家廟

喜極而泣曰文毅公拜杖時腊肉猶在孺子盈
吾志矣川貴敘功准復原官遂不復起其卒以
崇禎辛巳之三月年六十有一君諱隆美季昌
其字考文毅公諱用賢其先世具文毅公神道
碑娶何氏子六人女六人孫男女十九人癸未
十月初七日葬羅墩之新阡君長于余一年實
兄事余煦濡飲助久而彌篤每誦蘇明允之言
曰知我者惟我父與歐陽公也輒拊掌太息者
久之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牧齋集卷十一

十一

少長憂患晚猶契需心忤忤若危弦眉蹙蹙其
不舒臨沒之言一何欷歔蓋終其身盤回于羊
腸九折而未嘗開顏騁足自放于九達之衢嗚
呼其斯以爲仁人孝子之準的而勞臣志士之
權輿

湖廣行都司斷事蔣君墓誌銘

君諱國珙字公韞福建按察司副使蔣公諱以
忠之次子出後于其弟御史公諱以化者也副
使篤學好修寬然長者歷南北郎署出守廣平
君皆從囊篋細碎有晨昏之助御史精強饒心
計晚而無子君遂巡不欲往曰矍相氏之圖爲

人後者勿入我何人哉其宗老強之而後可田
廬畜積多所推讓人以爲難以國子生謁選除
湖廣鄖陽都司斷事攝令于鄖潔身耆事耶人
懷之無何致其事而去居里閭之間恭大慈小
履順考祥凡八年而卒錢謙益曰吾里中縉紳
之後有子克家者人于君無閒言而惜其不獲
射策甲科以光大其家世予之論則不然夫甲
科之在一鄉其賢則祥麟威鳳也其不賢則構
杞驍獫也彼且憑藉高華倚恃氣勢布榮黜爲
爪牙修竿牘爲鋒刃朝墓取一人焉藉其家墓

集卷十一

十一

墓取一人焉慘其帑怨謗弘多寃對叢集而猶
軒然自喜以爲無如我何也惡貫滿盈福澤垂
盡鬼瞰其室神奪其算乞兒販婦莫不交口而
咀嚼之爲賢士大夫者亦何樂乎有是子孫哉
馬少游有言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
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如君者孝友順祥遠
巡退讓爲佳公子爲賢子弟爲淑人君子視世
之射策甲科漁食鄉里以蹶踞自豪者其賢不
肖奚啻霄壤而世之目論者顧猶重彼而輕此
則亦僂矣吾志君之墓蓋執筆而三歎焉牽連

書之以告于閭史其亦有不得已也夫君卒于天啓丙寅年十月享年五十有七妻陳氏刑部左侍郎莊靖公諱瓚之孫貴州右叅政諱禹謨之女服習家訓撫庶出之子廣生如已出病革語廣生曰汝父賢而未有聞也吾聞錢先生爲銘辭取信天下吾先夫子既得請矣汝不忍汝父之死而沈泯也必求先生銘吾亦可以見汝父于土中矣於是廣生以崇禎癸未臘月十日庚午之吉合葬于平墅之新阡奉其母之墜言以來請銘銘曰

松蘿集卷十一

十三

祔也合之既固既安我篆斯石比于張圓後千斯年尚知其妻之賢也

毛君墓誌銘

吾有布衣之友曰繆希雍仲醇國之高義不侵爲然諾者也應山楊忠烈公爲耆熟今問邑之耆老於仲醇仲醇首舉毛君以對歲大水屬耆老分賑君載官粟益以私困扁舟掀舞白浪巨門北返則突煙四起矣石塘之役君爲植土實石堅滿悍遠徙楊公迎而拜焉勞以酒帛請以遺八十老母楊公歎曰今之毛義也君娶戈氏

於仲醇爲彌甥婿仲醇數爲余稱君因遣其子鳳苞執經余門故知君爲詳君少讀書諳曉經義內行修謹強力有事指麾風發其中寬然長者也母七十斷右臂垂死君頓踴哭禱日中有人持雄冠雞華門疾呼曰傳其血可以療媼如其言而差不知饋雞何人也尤久客歸臥疾上雨旁風穿漏床席趣僦工新其廬病起兩榮翼然負日而歎吾弟之暄我多矣天啓四年六月君卒年五十七楊公哭之慟爲文以祭以仲醇之言爲徵崇禎二年十一月戈孺人卒年六十

松蘿集卷十二

十四

三君歿而二親未葬戈襄事有加禮臨穴慟絕日移晷而蘇其純孝如此君諱清字叔連祖父居東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君尤精於農事重湖複陂隄塍相轄爲溉爲陸百穀蕃廩鄉邑有警鼓之召急病讓夷望君如望歲焉毛於是乎始大萬曆間貴溪徐貞明建京東水田策其議實自仲醇發之當是時戚將軍欲籍南兵願農者以實屯而仲醇謂當辟召南人善田者量能授官課最實效徐公去國事遂寢今天下多故軍興繹騷天子采芻蕘設專官建節

誠慨然舉行矣誠令踵泰定之蹟考徐公之書
采仲醇之議放漢人趙過蔡癸以農爲大官之
意得如毛君者數輩布列爲農官周官大司徒
教稼穡樹藝制地征之法可舉漢二千石遣授
田器學耕稼養苗之制可放前元海口萬戶之
官可復屯種可興漕輓加派可漸省而今也爲
人擇官不爲官擇人畢牘書生置之田畝不知
南東何屯政之爲也天下之事利害相蒙而名
實不相副也可勝歎哉余志毛君之墓追思徐
公仲醇故事俛仰太息而系之銘曰

徐集卷之十一

十一

國初立法經界既均乃立巨室以聯細民惟蘇
沈氏以方穀聞高帝召見錫予便蕃卓犖毛
君奮跡力田聯事急公鄉黨歸仁賈其材略芻
牧興屯通侯虎符何足以云戈莊之阡昆湖之
濱禾黍芄芄達於墓門德則富有請考斯文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神道碑一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諡文毅趙公神道碑銘

趙文毅公之卒也七年而克葬葬二十三年而公卒三十有八載而諱益始書其墓隧之碑謹按趙氏其先宋簡國良顯公仲談之後其子中大夫士鵬守江陰軍遂家焉會祖諱實徙居嘗

牧齋集卷六十二

熱祖諱玘父諱承謙廣東布政司參議嫡母蕭氏母張氏公諱用賢字汝師中隆慶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萬曆六年江陵張公當國父喪有詔起復公抗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爲編氓家居六年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管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未

幾移疾歸里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葬羅墩之阡公應廣嘗選名在第四

穆宗皇帝拔置第一事神宗皇帝爲史官長身聳肩議論風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之起復也公與編修吳中行刑部郎艾穆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後先拜杖闕下削籍里居江陵威權日盛人咸謂禍至無日公闔戶誦讀意氣自如公有女許御史吳之彥之子鎮之彥懼及坐鎮于其第下曰婢子也用以辱公公返幣告絕之彥乃大喜公亦不以屑意也壬午

牧齋集卷六十二

江陵卒朝政大變上始召用公當是時吳縣申公新安許公執政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列見公等驟起田閒不能無內慚且忌而公與吳公起家詞林執政者惴惴然懷應侯蔡澤之恐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擢用不快於吳縣連章侵之新安大怒遂攘臂攻江李而其疏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

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嘗何謂
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苟皆護惜之
如頭目而獨以朋黨坐公等新安於是乎伎而
真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
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遏仁賢
之路驕報復之私消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
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益深恨
公太倉王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
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未嘗不在公等也自時
厥後交口沓舌明與公等爲難而公知必不見

批卷六十一

容求去不得遂引而南矣公之南也執政畏偏
心倖其稍遠及其久次于南也海內望公旦夕
枋用爲之授手扼腕其語不絕于耳則又患而
苦之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畱署
棄公朝堂爲之大閔執政雖責譴給事郎署之
右公者終不得已而召公比太倉再相有三
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
日慨然以冊立爲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
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
諭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

批卷六十一

千里應召而來會未決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
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得寢而
公旋進貳冢宰與部郎顧憲成辨論人材以進
賢退不肖爲已任物望益附公公故所絕婚吳
之彥者太倉人也遣其子鎮飛章許公當國者
主之蜚語流聞中外洵洵公抗疏力辯求去章
三上得請舉朝大閔訟公者章滿公車咸報聞
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御史吳弘濟吏部郎安希
范刑部孫繼有譚一召皆相繼去行人高攀龍
力排宵人鄭材楊應宿希風吠聲又得重譴去
於是善類一空朝右持清議者嘆惜莫敢發聲
當路相慶數年來黨局始騷自今幸少得隸泗
矣當時之傾公與慶曆中以孤甥女子之獄誣
歐陽公略相類歐陽終得白且大用而公一去
不復此可爲歎息者也蓋嘗論之公之見逐在
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
生平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
之朝局亦懸于此何也江陵既逝執政之精神
才術不用之以反舊政圖國恤而專用以枝柱
公等哭沈江李樹的于前鄒趙顧高俠較于後

裁量執政水火薄射而公爲之魁難乎其免矣
始坐公以朋黨既逐公以婚姻竝一機牙也故
曰公生平用舍之局決於此也執政既疑公舉
不信海內賢士大夫于是乎燈傳鉢授爲畱中
永錮之法以壅遏清議消磨人才公沒之後正
人皆不見登用用亦不久而所謂鄒趙顧高者
遂與黨議相終始故曰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
朝局亦懸于此也公爲人孝友誠信公忠強直
未嘗一日忘君父未嘗一念不在天下國家雖
嬉遊燕笑酒酣樂作偶語及之未嘗不側席而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嘆投箸而起也拜杖之日刳敗肉如掌陳夫人
腊而藏之公意有所不可嚙齒奮臂輒從容奉
饋進曰公且休矣盍亦爲餘腊地乎公爲之斂
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斂
日增而科派無別徵輸日急而隱漏多端公訪
求悉其利弊在宮坊延進士袁黃商權四十七
晝夜條陳十四事上之執政不說以謂南人不
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
復勛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郭文毅奉
爲繁法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 元子及宥

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爲剴切令公得行其志
共學君子必進小人必退國本必早定生民必
人安而 神熹之際國家必無鈞黨之禍公之
不用蓋昔人所謂蒼生無福者而豈一人之故
哉公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離書夾案燃巨
燭窻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爲文章博達詳贍尤
長於奏議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
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未就而卒公初娶張氏
早喪又娶湯氏能爲五七言小詩又娶陳氏子
三人琦美刑部郎中余嘗表其墓祖美國子監

欽定四庫全書

六

生倜儻有父風隆美敘州知府以廉辨聞女七
人皆歸士族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
琦美隆美皆公沒補廕 先帝思公有功國本
又蔭祖美之子士俊爲中書舍人諸孫皆競秀
而隆美之子士春舉鄉書公之沒也小人希當
國旨數尋聲吠公子第凜凜懼禍以故卹典遼
緩墓碑亦久而未立觀於公之身後則公之剛
腸直節頌頌於當世者其又可思已矣銘曰
龍淵大阿剌犀截龍遇彼柔蔓鈍其鐐鋒暨暨
江陵蛟龍豹虎禮變金革權傾宮府公奮巨手

刺其狂顛陽劍一麾有光屬天江陵以後盤互
杈杆便文自管截見一車葛藤蔓草執斧斯之
水刃霜錐將安所施國家多故黨論極揭天不
祐助人與災孽白日行天大星隕庭元氣渾顛
惘然上升死爲閻羅司彼姦越金碧之神尅期
來告讒邪螟特職競作羅治鬼斯克治人則那
虞山熊熊江流如帶朝隋夕潮公赫斯在徵于
史策質諸鬼神凡百君子眎此刻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
太子太保安邑曹公神道碑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之進退關於世
道之盛衰以吾師安邑曹公徵之豈不信哉萬
曆中之黨議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二三小人
飛謀釣誘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以吏
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公稍斥其渠率其黨
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繼引去公退
而班行一空萬曆末年之黨局成矣泰昌元年
公以太嘗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吏
部左侍郎未幾逆蘭之難作公進而旋退而天
啓之黨禍烈矣今上卽位召公爲左都御史

未幾閑訟又起公據法守經力爲糾正久之以
年至乞身而公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嗚
呼僊仰三十年間黨論三變雄唱雌禍黨同伐
異以官府爲城社以婦寺爲窟穴馴至于朝野
震動衣冠塗炭而以人之國爲孤注然而丁卯
之閹禍卽辛亥黜幽之伏戎也戊辰之閑訟卽
丁卯媚閹之遺種也公剪其勾萌撞其機牙措
柱于三十年之前而其滋蔓潰決不可禁禦乃
在三十年之後公之進也若南山之起于隴蜀
天下仰爲維首其退也若黃河之沒于勃碣天
下猶用爲砥柱而其進而旋退退而不復進也
山川沸騰穀洛交鬪夷虜寇盜亦相挺而起蓋
自公之進退與黨論相終始而世道往復之際
有難言者矣此可爲嘆惜者也公之爲人孝弟
忠信明允篤誠如隋山喬嶽未嘗有意自高而
登假者仰企焉如和風暄日未嘗有意近人而
披拂者睨就焉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
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
其素所畜積也而其于小人也有所彈劾處分
未嘗不惻然如傷也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未嘗不引而進之也其或反唇相稽操戈入室未嘗不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與肝貽馮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宇光屋三間不蔽風雨席門葦簾含菽飲水端居泰究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終其身于學問之中而已爲諸生時講求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應京訂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筒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禽劇盜爬搔淮泗閒利病其舉而措之者也往省垣論奏皆天下大計萬曆閒推六科人才如先朝之推

秋齋集卷六十一

九

葉與中也居憲府雙藤倚戶外百僚肅然有鎮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奴簿都門諭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彊少年皆斂手嘆服知公爲有用之學也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少宰之推也越關中馮恭定公而用公小入設械欲藉是兩基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請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此類也蓋嘗論之公之學惟仁與誠而已騶虞之不殺鳳皇之不搏仁也春風之解凍夏雨之

解賜誠也仁則無我好賢疾惡皆一體也何情乎黨議誠則無偽方內直外皆天則也何畏乎學禁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仁與誠天佑之矣公之完名全身好德令終豈偶然哉若公之始終黨論不得究其大用則斯世自有任其咎者而于公何與哉公諱于汴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也曾祖諱庠祖諱司民父諱希舜世有壹行皆以公貴贈左都御史而妣皆爲夫人公以崇禎庚午致仕歸里甲戌正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夫人侯氏

秋齋集卷六十二

十

子曰良以公任爲南京戶部郎中丙子三月曰良奉天子之休命大葬公于安邑北郭之賜塋後三年戊寅貽書謙益俾書其墓道之碑萬曆庚戌公與高陽孫公分試南宮謙益實出其門自是厠名部牒實與公相終始閣訟之興謙益爲黨魁公之晚出不爲時所容者亦以謙益故也追惟今昔君臣師友之間有餘痛焉故敢牽連書之庸以徵于國史云耳銘曰晉水吳山有唐遺民參晉之區篤生異人龍宗有麟鳳集有翼天生斯人以斥王國介圭不琢

請金有聲貞心匪石直筆如繩治登天垣卒踐
憲府首櫻宮隣載蹈金虎羣陰繁興孤陽一綫
覽此鳳德介彼龍戰水火煎逼風雷喧壓正直
是與厥德不回公之在朝頎然元老國有元龜
士有師保公之在野瞻瞻壽考謗消南箕譽象
北斗 天子命我角中西歸 上帝命我師中
待期耀靈晝晦經星夜落浩然元氣還歸磅礴
民思冬日士嘆長夜誰能畫筆雕繪造化節其
一惠婉彼兩賢文中文清季孟之閒白首門生
纏悲安仰斲石刻詞永敝天壤

不校齋集卷十一

十一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更始首僂逆閹言者始上故資德大
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公死狀 天子曰噫是
吾守正捐生之臣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諡曰忠憲崇禎三年某月公之子世儒始奉
天子之寵命大葬公於錫山之阡俾謙益書其
墓隧之碑謙益謹按我 皇祖神宗皇帝久於
其位天下恬熙小人近倖孽牙其閒一二君子
奮起下位以搢柱國是而朋黨之論始出所謂

一二君子者高邑趙公無錫顧公其尤也公舉
進士實出趙公之門萬曆癸巳趙公忤時相被
逐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即抗疏分別忠佞
極言閹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
旨詰問侃侃不少鯁避途降揭陽縣添註典
史而顧公亦以言事罷歸無錫故有龜山先生
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遺蹟講學其中久之
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
應和益廣而羣小疾其厲已爭相標目遂譁然
以東林爲質的天啓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相
次枯用羣小滋不說會應山楊公疏擊逆閹魏
忠賢而公以考覈回道御史概閹之私人崔呈
秀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
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
等也甲子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戊趙公
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
于水鳴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然其所繇來
久矣公與趙公實與之終始豈非天哉公初聞
有使收捕與家人處分燕語若將治嚴就徵者
夜分聞其室爐香拂然也封題宛然也及諸河

形神離矣。裳衣皮削口鼻未嘗少沾濕也。湛淵潔身不以苟生辱國。北向叩頭不以垂絕廢禮。結願來世不以之死忘君。從容就義守死善道。嗚呼難哉。公爲人齋莊閑靜不苟言笑。淵停嶽峙如也。東修立朝其發念未嘗不歸君父其持議未嘗不本名節。其幹旋護持未嘗不在世道。人才故以一散曹得譴去而天下以大人長德歸之。其自田閒起家也。熹廟幼冲婦寺中外盤平爲窟穴公慨然以斥遺奸清國本爲已任。抗章極論前後三四上羣小激怒。先帝謂訕

■ 牧齋集卷六十一

十三

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又請禁講學以撼公公弗爲動也。御史大夫閔僉言推公公固辭不可。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確有成畫。受事之日雙藤倚戶外風采肅然。逾月而報罷。當是時外庭攻闖急羣小依闥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羣小爲彌縫匡救之計而亦莫能聽也。嗚呼公之不能久於位者天也。其不能救闖禍者亦天也。公何與哉。公生平學問以誦法程朱真知實踐爲主。揭陽之行發憤窮究所至登臨吊古雲水孤

清益恍然發悟。家居二十餘年水邊林下洗心退藏尤於靜中得力。湛淵之時內不復身外不見水。皆我之靜境也。委順而去與聖賢之曳杖易簣夫何以異。嗚呼如公者斯可謂學斯可以講矣。公諱榮龍字存之世爲常州之無錫人。祖諱材父諱德微妣陸氏實生公。材有弟曰較任黃巖知縣壯而無子遂以公爲子其後皆以公貴。贈太僕卿妣皆淑人妻王氏封淑人子三人世儒世學皆任子世寧邑諸生公之沒也世儒請于朝得贈三代如公。今官公卒于天啓丙

■ 牧齋集卷六十二

十四

寅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其世次官爵及所著書若干卷誌于墓譜于家者皆不具書。嗚呼近代朋黨之禍烈矣其始則宣政之碑也其中則淳慶之禁也最後則延熹建寧之獄也彼方立黨籍公則爲溫爲蜀其如公何。彼方禁僞學公則爲雒爲閩其如公何。彼方逞黃門若盧公則爲膺爲滂其又如公何。精金之鍛百鍊良玉之火三日張羅布網蔓衍三朝愈變而愈毒。適以完節畀公彼小人者冰山既傾腐骨猶臭徒爲海內所咀嚼唾罵傳之無窮令其轉而自

計當亦知其不可也雖然公之忠君愛國死而
彌篤靈修美人之思有餘恫焉何樂乎與悒悒
諒諒之徒比長絜短于身後也然則嬋媛太息
掩幽憤以告來者其亦吾黨之爲而無乃非公
之志也與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懂而不死
敢因公碑首竊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銘曰
唐虞世遠麟鳳憂出非其時來何求高冠長佩
芳澤稠珎璜琬紛相樛回翔延佇經九秋虹
蜺揚光白日零蘭芷不分蕙爲茅先君後身衆
所讎一夫九首擇肉投 帝閭高靈璫幽死

世宗集卷六十一

十

暴都市生累囚天地爲籠逝何繇清冷之淵水
滔滔塞裳抗跡依前修崖山巨浸清淮流公非
水解乃天遊皎如白日臨中洲扈從 三后參
前駟雲旗瞻霸衛九旂手援斗柄駕龍轉騎鯨
被髮覽冀州俯視人世殷戈矛蜩蟬沸羹爭嘲
嘲靈不言兮心豫兗乘風載雲過帝丘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
治少尹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
御史因盛夏冰雹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

時閹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既首
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
兵皆以剪閹之翼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
論閹與其私人郭鞏交關亂政狀鞏大慚且懼
諸與鞏潛附閹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
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閹徵楊魏諸公考死
羣小脅閹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賁令曹欽
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贓獄未上
而檻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
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

世宗集卷六十一

十

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毒視楊
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閹又飛章誣奏傳言將
拏修公之母以驚死所坐賊多不能償其子廷
祚廷祉亦旦夕祈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蹶
詣闕訟寃 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
褒卹有加又 詔所司定鞏等罪狀於是天下
雖芸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焉之嗟吞嘆泣而
咀嚼鞏等恨不得嚙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
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
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窓誦讀流涕覆面甫入

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儁傑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刮磨飭理以時聲業澤陽爲武康知縣視篆德清調煩仁和剔宿蠹所賦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其在西臺諳熟典章曉易法令慷慨發舒知無不言東事之殷也計兵餉責成中樞執政皆鑿鑿可施行也歲覆冒破二萬餘金閻王體乾以外郎爲言公据會典駁正

十七

閻亦爲屈服羣臣猶信信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輩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噤不敢應其善抗辯屈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旨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魏公在諫垣尤爲抵牾及內外勾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逐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諫特達致身授命

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祖式舉人父諱輯符母顧氏太僕寺卿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爲國子生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祺廷祿廷祿以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於叟字圩之賜塋惟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遂相擊排魏描畫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及糾輩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

張齊集卷六十一

十八

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籍死閻禍白首同歸閻棺論定閻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隧之碑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于後世云耳銘曰

國有桀人金虎在旁羣小蠅附厥翼始張雄唱雄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扶摘附璫譬如迅震彼彼螫藏飛謀釣誘傳刃以償輩笥之籍始於魏揚瓜蔓及公討捕刊章身填牢戶竟復桁楊腐肉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何弗愴神

黨之際黨論拒撐分部立墀涕羹揚湯填河

濁流焚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逆焰焚如
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
同方我爲黨魁僅而後亡悼往撫今有淚盈眶
刊文碑石過者盡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二

牧齋集卷六十二

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三

神道碑二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諡文恪傅公神道碑

嗚呼吾師太原文恪公既沒之三十二年而門生錢謙益始書其墓隧之碑曰公諱新德字明甫太原之定襄人也世爲農家祖汝楫父應期始爲儒生母樊氏夢月光四射星斗文字粲然光屬於腹驚呼而生公甫能言輒能記太公所讀書信誦於懷中七歲屬文如風雨驚驟時以

牧齋集卷六十三

爲聖童二十登鄉書明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教習三年請假歸又三年盡讀經史子集之書近窮掌故旁撫釋典鈎連穿穴而後其學始大純甲午除翰林院檢討又六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三年滿考復任又二年始陞右春坊右中允丁太公憂喪葬用古禮墓祭徒步五十里哀動路人終喪將不出樊安人固命之乃強起丙午主南京試歷本坊右諭德庶子又四年始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詞林覲望遷拜不樂居兩雍公嘆曰養賢造士國家之

急務此官非冗長也南陳北李彼何人哉後先條奏主於崇教化考德行謂從祀不當專重文學宜推廣許詣之議進張巡文天祥等以風厲人心在南雍申明條約作八箴以聳善作八誡以抑惡晨夕集諸生堂下勸誘如誣譏訓戒如誓命反復惜怛如家人父子孝秀簡習梗楚廢弛滿考及遷投業遠送望慕嗟咨唐之陽城無以尚也在北雍講貫教督不懈益勤故有弱疾寢劇辛亥七月十四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三疾革命授几焚薶擁被南北向扣頭而沒同官

牧齋集卷六十三

令賻之乃克歛上賜祭葬給驛以歸贈禮部右侍郎諡曰文恪娶閭氏三子庭詩以蔭爲刑部郎中庭禮庭蘭皆諸生葬於定襄城東南十五里高長山之原公生而短小文弱手足皆纖細異嘗人順祥和雅聲出金石見者皆心醉曰真翰苑人物也明內柔外恭大慈小足布武惟恐先人口噬氣猶恐傷人其於進退泊如取予介如也南司業滿考旦夕當遷四明謂曰此官無肯往者盍再借一二年手公謝曰與南諸生殊相安倘不卽幽黜亦不願去也四明有意遠

公公亦心喜其遠已而不見詞色。福清雅知公公不能作意近之敘遷平進而已久於南雍詞林有嫁老女之嘆公笑曰縫衣裳慕酒漿老女亦有微長終不能顧千金之求百兩之迎倚門而相招矣福清當國公語所知曰瘡腦病深須大承氣湯疏解猶悠悠泛泛用補中之劑令人轉思王山陰耳公之生平立身持論此其大端也公在史館與南充黃昭素會稽陶周望深研性命之學嘗謂昭素人議趙大洲學禪大洲直任不辭勝諸奏牘視陽明改頭換面更進一格

數齋集卷六十三

三

又謂周望二程間禪語錄中却多妙義是從儒宗中透入禪宗暗合而不自知若東拚西護陰用而陽斥之此禪門五宗伎倆非吾儒立誠之行徑也公內闕心宗外修儒行重規疊矩不染狂禪氣息人以爲學佛作家吾以爲吾儒世適也蓋嘗論之賢者之生於世也譬諸商彝周鼎陳宗廟而後尊于將莫耶試割割而後利此其恒也其有含章履和閒世而一見者如麟趾騶虞雖異類知其不踐不殺也如譽星卿雲盲者知其爲祥明玕良玉愚者知其爲寶也天之生

之同將置之明堂東序王贊黃流之閒世莫得而垢氛人亦莫得而軒輊也吾所見偉人碩儒亦多矣若是者非公不足以當之至其微言精義開儒釋之牖戶山死生之津流者固非未學之所識而豐碑亦不可得而詳也公嘗授天官律曆於范禮部授幾何數於西人授青島於平定李生授黃白於胡叟其書皆不傳其藏於家者有文集二十卷大事狂談四卷總集類書千餘卷銘曰

數齋集卷六十三

四

暨于汝下無苦乘風躡雲送汝帝所雖則下譴不在歷寔何以置之瀛州道山中秘之閣列仙所居紅藥當階青藜照書出入金門迴翔類宮劔佩參差禮樂肅雍朝市熏灼火聚炎蒸清秋肅辰冰壺玉衡名利喧啾吞腥啄膾閒房燕處靜嘯清絃觀化而來限滿而去東觀西清累蘇何處英聲八區遺書千軸雲過太虛燈傳空谷聖人之山河曲湯湯山宮水藁公魄所藏白首門生但化無極敬譔蕪詞以策好石
先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蕭公神道碑

天啓五年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宣化蕭公引年乞休 詔進光祿大夫子一品誥命馳傳歸七年二月以疾卒于里第年七十有四 天子念先朝舊學遣祭賜葬恩禮有加公薨後十有二年爲崇禎十一年 天子維新大政臨軒御殿更定館制親簡閣員海內喁喁想望治平而謙益方頌繁長安遇公之任子鴻襄鴻請相與伏地而泣踰年釋歸乃獲論次公事狀書其墓隧之碑謹按 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富

林齊集卷之三

五

於春秋與公卿大夫率繇 祖宗故事慎重館閣之選儲侍人才爲異日用而儒學文章端方雋偉之人出公諱雲舉字允升姓蕭氏其本出自宋蕭叔大心封于蕭遂以爲氏繇漢迄梁代爲侯王唐季有諱殷者爲馬殷判官避亂江西之泰和再徙瀘源國初適成廣西爲南寧之宣化人曾祖諱蕃祖諱滿考諱棟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舍高要公夢五色雲捧日覺而公生因以名焉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號人呼孝童二十

舉鄉試萬曆十四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蘭討公少負才藻風發泉涌在史館深思下視刊華落實爲勤問學魯人弗如識者卜其有公望矣自簡討陞左贊善凡十年自左贊善歷國子監司業右庶子陞祭酒詹事凡九年在詹端四年陞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三品滿六年以繼母羊太夫人里居乞省覲伏殿門泣三日乃得請天啓初召用陞禮部尚書未一載遂致仕歸公篤誠祥順行安節和爲東朝講官齋心

林齊集卷之三

六

被慮敷陳善敗 光廟嘆嘉焉事 神廟撰進講章篝燈整衣肅如對御不以人主靜攝少自假易 神廟深知之欲枋用而未果也萬曆之有黨論也甘陵汝南之議不欲附君子故去天啓之有奄禍也黃門北寺之獄不忍附小人故再去回翔詞垣棲遲衰晚不以容悅持祿不以擊排植黨不以年至墮節不以時危易行其不終大用也斯以爲端方雋偉始終一德之君子與嗚呼國家史館之制所以儲才養相計安軍國可謂至矣拔自草茅置之禁近體優則其氣

舒句令則其志潛枕籍經史無簿書期會之役則其神簡優游年歲無傳達拜除之競則其智恬三百餘年謀王體而斷國論有若金陵之議升祔新都之阻封爵莫不援据編帙取携腹笥固未嘗簿籍閑焉乏材嗤翰墨爲無用也謙益登朝時佐吏禮則公與崇仁吳公掌院則耀州王公掌詹則晉江翁公祭酒則定襄傅公此五公者金聲玉色質有其文出入殿廷朝右改色或或乎彬彬乎盛世之詞臣也詩有之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錄今思之萬

卷六十三

七

曆四十年間豈非成周卷阿之盛際與謙益論著公事而及此者庸以著 祖宗養士之仁彰神宗久道之化贊颺休明昭示後世亦公之遺志也夫公前娶鄧氏後娶何氏皆贈一品夫人有子八人曰鴻圖鴻業鴻襄鴻禧鴻慶鴻祐鴻譽鴻振鴻業萬曆丙午舉人鴻襄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鴻禧太僕寺驛主簿所著有青蘿集五十餘卷別集若干卷公主萬曆庚戌會試爲謙益座主殿試讀卷又首拔焉所以教誨期待甚厚衰遲坎陷老而無成公之二子不以爲不

卷六十三

八

肖有點于師門也以公碑諱 故不敢辭銘曰於穆 神宗如日方中王多吉士翊翊雖有美蕭公奮跡粵西道山蓬閣來游來儀焯彼民舉爵爲國寶公于斯時麒麟朱草乃晉坊局乃教成均如衮掌誥如贊考文明廷開憲細旃納牖公于斯時王鉉大斗東觀再游西京山祖哀此宮隣傷彼金虎布袍歸里飭巾待期公于斯時夏鼎商彝丁年俊英白首魁父杞梓明堂楮柱昭代孰培養是 神宗之仁豐水有芭詒厥子孫蒼梧之墳喬木千章 帝命顯融豐碑煌煌有君有臣是保是師我銘不忘 神祖之思慈溪馮氏先塋節孝碑天啓元年有詔追錄 光宗皇帝東宮舊學贈故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馮公爲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越九年已巳公之季子爾達奉公與太宜人兩世之柩返葬於慈溪葬之後十九年其門生錢謙益乃爲論世考德銘諸麗牲之碑謹按慈溪馮氏叔和往五代之際仕吳越爲尚書叔和二十世吉亨末樂中爲給事中吉亨四傳爲淳淳生時桂時桂生四子其

叔爲孝廉府君諱讚卽公之考也府君初娶於沈就昏長安遂占籍錦衣衛嘉靖甲子中順天鄉試繼室以劉氏生公公諱有經字正子五歲而孤劉年二十有二萬曆丁酉劉年五十公上疏言母劉苦節 詔旌表其門爲節婦又九年公五品滿三考贈府君如其官而劉始封太宜人太宜人之歸也府君已舉於鄉府君性至孝負笈策蹇授詩恒山孤竹閒所得修脯封題以遺二親不敢名一錢太宜人勤勞共儉龜勉有無不以關府君也府君疾革指公以屬太宜人

卷之三

九

曰孺子之生也夢老人劒以界我曰以節婦子爲而子夢如可踐也吾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太夫人勞而絕食忍死襄事藁葬府君於外家墓旁而依其母以居府君之伯氏持太公貸錢券責諸遺藁太宜人盡室以償而身自忍餓日旰未炊抱孺子而泣宗人勸我矣敢不自力公諷太宜人拜而泣曰宗人勸我矣敢不自力公六歲以舅氏爲外傳太宜人丙夜課讀刀尺與吾伊聲朗朗相應公閒持尺蹶搏弄藏匿袖中太宜人偏而奪之則所私屬程文也乃大喜悉

發府君遺篋予之兵農禮樂之書部居粲然公得以諳曉爲通儒府君之遺教也年二十舉鄉試又三年己丑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午除編修戊戌陞右春坊右中允庚子充 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拜 皇太子偶不爲起公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 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 光宗改容謝焉是年請假歸葬府君藁葬三十年棺不能受縛治木更斂貌如生人汗津津浮頰額公一慟悶絕嘆血漬面傾灑如洮頰已而奉太宜人扶府君櫬歸葬

卷之三

於夏墓之原哭踴如初喪感動行路公疏請廬墓行服三年 上不許 皇太子臨講數問馮先生還否吏部勒限趣就道乃還職公在坊局九年繇諭德洗馬歷庶子皆不輟講讀霜天雪夜太宜人未嘗不夙興曙戒公每進講念母師之訓靜共齋慄著見於進止之間 皇太子恒目屬之曰馮先生孝子也公念太宜人老不樂仕進時方鈞四明之黨多所連染遂抗章移病疏十上乃得請閒居奉母修白華之養者七年而太宜人考終公哀慟致毀誓不欲生踰小祥

而滋甚劉宜人病脾絕而復蘇髣髴見太宜人爲護持公拊心哭曰死者果得相依於地下乎吾死不復返矣奄然無聲痛入黃泉竟以不勝喪而卒乙卯十月十四日也年五十妻李氏繼妻陸氏劉氏皆先卒子三人爾偃爾發爾達皆諸生爾偃早夭爾發承蔭後公十年卒謙益以天啓初哭公於近郊之順宮退而謂爾發曰日月有時方隅未靜返葬則未遑慢葬則不可子將謂何爾發曰先人居恒謂太公三世反葬於周爲不忘本易簣之夕口喃喃扶藪南下爾發

欽定四庫全書

所不以兩世歸葬棄先人之墜言者他日亦無以見吾子矣甲子試鎖院不中填塞呼憤一昔而卒爾達以一孤僮繼父兄之志柩車累累舳舻相銜跋涉水陸誓戒徒旅閉關四千里克襄大事嗚呼艱哉恭惟太宜人之節綽楔歸然與舳舻相望而楊宮庶守勤課公行狀於歷官之下繫之曰孝子本朝館閣大臣以孝子特聞者吾未之見也然則公之爵位不能傳述至於公卿固可以無憾而馮氏之先塋視世之周閣高門象祈連而署京兆者其崇庠何如哉謙益敢

竊取史氏之義大書特書刻其碑曰慈溪馮氏節孝之阡而爲之銘曰

惟府君之孝天折是悼如草傷於春弗逮雨膏惟母師之節如山有截如澤堅於冬霜清冰栗雖咏嘯哺再世而滋哀哀挽孤奮爲帝師入侍銅輦山未版輿封有紫誥旌有漆書母生而生母死而死承華無人重泉有子兵燹驚疑關河修阻孤僮反葬神實相汝鄒山嚴嚴慈水湯湯節婦孝子千秋之藏匪山則墮匪水則迴天地元氣歸藏斯思皇多士馮翼孝德永錫爾

欽定四庫全書

類以昨王國文慙懷鉛誼重負土螭首龜趺敬告終古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今上十三年卽家起大司馬李公於南京叅贊機務司馬之父刑部公年八十七矣呼司馬而詔之曰汝母以我老偃蹇朝命留都吾舊游夢寐未能忘也吾幸健杖屨逐子而行汝以服官吾以就養不亦可乎司馬頓首奉教公居留署三月曰可以歸矣司馬送之江干伏地慟哭瞻

望弗及乃還鄉人聚觀感泣以爲是父是子忠孝一門斯可以教世者也八月二十七日公考終于里弟司馬不俟奏報見星而奔卜以某月某日大葬于松林塘之祖塋走使四千里俾契家子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謙益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憲者觀察江西游刺史袁州子孫家焉再傳徙吉水之谷村有桂者入明與梁寅諸名士爲友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贈兵部尚書秀郎公之父也公諱廷諫字信卿少負穎

卷六十三

一三

異十歲以才筆雄里中萬曆癸卯與司馬同舉于鄉既歆鹿鳴動色相戒曰壯而舉如日出之明晚而舉如燈燭之光有以自厲無相辱也累試南宮不第除廣德州學正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久之陞南刑部山東司主事改浙江司郎中內計鐫級調用遂不起用司馬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再封兵部右侍郎以逮今官公之爲人齊莊易直明允篤誠自其鄉舉時補衣蔬食父子徒步鄉先生鄒忠介公會恭端公聞而歎曰吾江右素風不墜矣

其爲學正也視諸生如其子弟教其不及而世其非辜諸生之佻達者莫不始而憚既而服久之矍然而顛化也直指使者檄祀其師于名宦集諸生公議得其恭橫狀力寢其議直指心恚公卒無以罪也在國學一如其爲學正當省試時國子先生之室戶屢恒滿公惟衡門兩板而已三年不遷緣廷計量移比部小大之獄必以情本倫嘗依法比不爲深文周內叔姪訟產不決廉知爲外家所嗾執而懲之諭以至情慟哭相讓而罷廬陽盜殺人竄匿南都反以盜首被

卷六十四

十四

殺家欲連逮相抵公曰此必有異繫其人于獄已而廬陽來告果逋囚也乃服辜督撫之子僞爲省郎符傳執送法司督撫懼遣人來殺之公曰父子天性也况殺人以媚人乎命縱之其人不忍去復自歸服城旦督撫竟發憤死而省郎亦用是敗人咸以平允歸公司馬繇邑令徵入西臺正色讜言爲黨人所擠并以考功法中之公與司馬環堵蕭然講道論德諸子鴈行執經以侍父子間自爲知己也司馬遭奄禍緹騎四出公不色變其再起也公不色喜惟勉以知幾

順命忠君報國而已家居十餘年無求田問宅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煦然之態無崖岸斬絕之容誠敬以孝享悖睦以善俗以戰兢慎獨砥後賢以躬行實踐砥偽學神明堅悍老而不衰端坐隱几坦然委順蓋篤實光輝好德令終之君子也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表而嗇裏姚江之良知佐以近世之禪學往往決藩踰垣不知顧恤風俗日以媮子弟日以壞有如公者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與司馬奕世載德光而大之規言

朱書集卷十五

一五

矩行不越尋尺父子之間有潛耀而無崇庫本朝稱江西士大夫家法先河後海必歸本于公嗚呼可謂盛矣公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萬氏累封夫人子五人長邦華卽司馬次邦英雲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邦著邦蔚皆邑諸生而邦著貢于廷孫男十五人冢孫士閑邑廩生殉弟溺死奉 旨旌表公之家訓徵焉銘曰於惟李公如玉有瑞百行既圓五福斯備公爲書生巋然長德及焉師儒威儀抑抑振衣升堂頌禮有嚴春絃夏誦朝齋暮鹽再爲法官不詭

不諫矢其素心視我丹筆蕭然虛止歸老紫荆澹庵之澹誠齋之誠國爲元龜邦爲胡考教義模楷匪山伊斗五福維何福壽考終有子駿發高明顯融皇天何私荷此百祿箕疇有徵惟德作福司馬受命匡我王國文武吉甫中興是式源深流長爾哀爾思玄堂有耀寵章鼎來勒詩螭龜作頌是似耄猷來式敢告惇史

碑

通奉大夫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

天啓元年簡會陷重慶圍成都朝議推兵部武

朱書集卷十五

十六

庫司郎中王某通知兵略宜出監軍事公慨然銜命以往賊聲言將趨荆門犯留都仕宦入蜀者皆檣舟夷陵踰踏盼望川東道徐公如珂奮臂不顧乘單舸入峽公則繇漢中走棧道單車輾轉冰雪塞路六十日而抵蜀蜀人驚而相告吳中一時乃有兩王尊耶公既受事戒將士簡師旅灑血以誓衆曰所不滅賊以報 天子視此血矣二年二月復江安縣五月復瀘州六月復納溪合江仁懷諸縣三年春率師搗其穴冬入龍場破土城斬獬獬關諸苗奢酋父子殺母

妻夜遁遂平永寧而公之復瀘州也徐公亦以是月督四道兵擊賊重慶城下禽張樊二酋奢賊失氣遁未寧我師合而蹶之最平蜀之功公與徐公爲多捷奏加陞二級賞銀四十兩仍命與徐公皆遇巡撫缺推用徐公以久次入爲京卿而公僅循資量移蜀之爭功者至于飛章抵調檻車逮繫而公悛悛不自明人皆以公爲長者也師之渡瀘也公命縛葦爲船繫之江岸我師乘風雨夜進賊驚潰爭蘆筏以渡溺而殲焉搗巢之師緜仁懷達落紅一夫負米四斗板

卷六十三

一七

崖下上顛頓絕堅公令緣溪伐木造舟以濟日運可三百石士皆宿飽遂以集事公在行間三載躬擐甲冒矢石中菁之役長寧納溪二師俱覆昏夜歸瀘整師斷後矢屬于鞍者數矣事平之後開府建牙者相望而公獨浮湛藩臬自此遂無意于功名之會以年至乞休此可爲長嘆者也公諱世仁字元夫世居太倉之龍市以貨雄于鄉富而好行其德曾祖拭鴻臚寺署丞祖燾父嘉言皆諸生母錢氏舉萬曆辛丑進士除漳州府推官父喪服除補南昌府推官入馬

卷六十三

一八

兵部車駕司主事歷武庫郎中以叅政監軍于蜀陞右布政于福建尋改湖廣致仕公居官廉平愷悌官司理以平允稱官樞曹以勤敏稱官藩臬以治辦稱生平無先人之心無封已之行不崖岸以立名不徑實以營利隨牒以進奉身而退休休如也蹇蹇如也天性孝友內行惇至厚親黨篤故舊收惇嫠餽饑寒皇皇手如有所耜也汲汲乎如有所追逐也致仕歸田修閑居遂初之樂親知過從契闊談讌賓至則命觴賦詩詩就則徵歌度曲感西征之勞苦演爲傳奇使童子登場按拍以相娛樂酒闌歌闋客有爲公愀歎者公笑曰大地皆戲場吾與君皆觀場之人也何容置欣慨于其間哉有別業在吳淞之濱公之子應徵春秋佳日載酒速客奉公遊燕其閒盡船蕭鼓酒旗歌扇出沒于漁灣柳渚之中公顧而樂之丁丑九月酌酒芙蓉花下曰勸汝一杯酒從此別矣歸三句而疾作談笑詠別倏然若羽化者嗚呼公可謂五福渾圓高朗令終之君子矣公卒于崇禎十年十月朔日享年八十有一娶溫氏繼室魯氏並贈夫人子應

徵應徵應行皆國子生十五年十一月葬先福
之新阡公我錢之自出于余中表兄弟也余之
論大於其細行及歷官行事皆不得盡載特詳
書其西征之功狀與其有勞而不見庸者如此
銘曰

公方羈貫頭角濟濟雍河決江大放厥辭鵲起
射策釋褐牽絲鱗仁不復鴻漸有儀寇江西南
欲裂坤維井絡路塞劒閣羽馳公出監軍灑血
誓師我疆旋復賊巢遂夷瀘河潛渡箐路窮追
船回礮及馬旋矢隨帝記厥勩冠于西陲回

東齊集卷六十三

十九

翔滋久角中東歸瘡瘡勞人脫此車羈法曲窈
眇洞簫參差宮移羽換絲奮肉飛戲場何樂戰
場何危當筵一笑拊手大歸公膏雖屯厥有愁
遺藹藹孫子以禽以苗西山之阡冢木蔽虧鄧
尉朝雲震澤沙池胄子危誦秀眉遺思過者必
式眎此豐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神道碑銘三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道碑銘

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文武恬熙北虜貢市邊塞人不知兵壬辰春二月寧夏鎮將哱拜子承恩劉東陽等殺巡撫党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辨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玉泉花馬関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梅公爲監察御史

北齊集六十四

昌言於朝以謂賊勢已成畜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虜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攜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

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

廟深以爲然朝議方憚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衆懼恟恟給事中王德完惶遽自列曰臣所謂收錄豪傑非爲李氏也異時有變幾得無連坐公歎曰人臣謀國不忠一至於此乎復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卽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卽別爲調遣可信卽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知歸命

牧齋集六十四

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上以成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公初謂總督魏學會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其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掩學會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以辨賊也飛謀釣誘間阻百出公既受事而西

事益難言矣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礮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兒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協力同心以報陛下不能憐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閒西事不大壞卽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上已先入夢熊蕃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會遂以夢熊代非

宋書集卷十四

三

公疏指也夢熊既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劔又奉雙旨申誠侵越公以忠赤風勵將士以敢死率先行陣以老謀指授方略以誠心感動攜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夢熊見公豁達推置亦少安之旋而受絳鉞於公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勾虜曰攜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壅其北而決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虜不能闖入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

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佯乞降堅守以待虜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遲明兩軍夾擊虜大敗繞賀蘭山遁去用木筏衝城竿虜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虜至梯城而下願見梅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賜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刀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朕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遂巡納刀屈脚下拜城上下礮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觀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曰梅監軍真天人也

宋書集卷十四

四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謹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問李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賜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賜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饒

一人或說公盡殺降人以應封率公曰事定矣
妄殺何爲哉劉許倖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
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蕲西事
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
劔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
闔室自焚軍士大掠骸骨撐柱金帛狼籍道路
公卽日僕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
陽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
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
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

牧齋集卷十四

六

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
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遇邊撫推用
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
不得叙嗟乎西夏之事難言也督師駐二百里
外置酒高會遙制成敗監軍身在城下腰刀袴
褶親受矢石成則督師總其功敗則監軍專其
罪無間外之事權有朝右之謠詠左枝右梧前
顧後視不察睨眴不動聲氣陽就其籠挫陰隲
其機牙王誅以成國體以全斯爲難之難矣明
旨戒侵越也公奏疏曰人之侵權必有所爲或

爲貪功或爲尊大或爲受享以臣爲貪功事定
之日首叙督撫次及大將次及行閒之人監軍
之官卽自居其功欲何爲耶以臣爲尊大臣與
士卒爲伍倉卒聞警躍馬疾馳將領效力則下
拜而謝之士卒有謀則執手而問之可謂之好
尊耶以臣爲受享日夕餽糜自買柴菜居處營
中累土爲榻以蒲代瓦風雨時至擁毳自蔽木
版爲几案瓦盆爲瓶器夜無然燭引燎自炤可
謂之受享耶臣所以奮不顧身甘冒賊鋒者蓋
見人情時勢之難寧死於賊以明報主之心不

牧齋集卷十四

六

死於讒反爲任事之戒臣之微軀誠何足惜恐
豪傑之士見臣受禍皆懷明哲之思沮効用之
氣非所以風示天下弘濟艱難也賊平之後抗
疏爲舊督臣伸雪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
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
何以見魯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
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閒慷慨循玦而歎
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公之辭
恩蔭曰角中歸里口不言功使天下後世知臣
一念朴忠非有所爲則臣榮多矣公以一指視

一身以一身許君父雖遇倭虜視之如浮雲而貪功攘善之徒顧欲以腐鼠嚇之不已逮乎西事甫竣我師有東征之役兵桂禍結首尾七年而西陲晏然我得以一意東略公之功於是爲多天子心知公能有意大用明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又五年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又三年以父喪解任歸未起而卒故吾謂萬曆中龐臣碩輔庸公杆城之臣以公爲首而公之得以成功者以神宗之明知之蚤而任之力也公諱國楨字克

秋齋集卷十四

七

生湖廣麻城人大父諱吉弘治癸未進士爲惠州太守有惠政夫婦皆百歲父諱汝觀母陳氏生六子兩世皆以公貴贈兵部右侍郎妣皆淑人公生四歲雄傑異凡兒十四補博士弟子二十六而舉於鄉再試落第挈家居長安長安中戚里豪貴都市輕俠鄒魯文學燕趙奇節一旦盡出公下閒拉宿將健兒遨戲近畿貫酒呼盧走馬角射秋衣短裘長髯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也癸未與仲弟國樓同中進士國樓選爲庶吉士公知順天之

固安縣刊落教條除贖錢閭閻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惟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賤而牒追民至公奮怒罵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叅立悲咽卒毀券而去其御輦轂責人多所操縱捫闔不名

秋齋集卷十四

八

一端其大都如此公之母臥病國樓邸舍公自固安跨馬入省鄉人固止之公流涕曰吾豈以一官易吾母乎入侍湯藥者匝月良已而後去人亦無以難也暇日輒較射每就射所決訟錯落數語立遣去歲爰書奏上才三四通入覲乘駿馬插弓矢從蒼頭廬兒沿途射生逐兔箭聲呌空如餓鳴他邑令引車匿避問知爲公乃大驚其儻易閑達不拘細碎皆類此也公爲人奇偉變化權譎機警曉暢物情聞合兵法軍抵寧夏通賊法嚴城堡皆晝閉公大弛禁令軍中與

民相貿易米鹽騰涌軍實不乏公曰吾平夏州
惟此可以言功也初視師聞城頭砲聲地濛濛
如乍雨著塵一將曰此砲所至也急牽公避之
公曰子母砲中必有母是砲皆子豈舉砲者不
肯爲賊殺命使乎後果有內變南城下命急塞
北門賊果從大城來攻不能奪角樓火發砲矢
雨下公曰無恐我軍誤焚火藥耳許朝能賺我
死乎已而果然我軍疾攻大城賊縛南城人妻
子親戚寘長竿上居民皆痛哭公使人傳呼曰
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妻劉東暘之母矣賊遂解

牧齋集卷十四

九

縛南城始安公在雲中虜王方款塞一日忽大
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
數日得虜謀虜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
杜會送精鐵數十斤曰虜中某山忽產此公笑
受之命工製爲劒銘曰順義及虜來市求鐵鑊
公禁諸邊勿與出劒示之曰前者虜王所遺鐵
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虜衆大譁歸
怨杜會杜會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
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虜中知
文法爲閒者也同諸夷來見公謾之曰汝非王

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
人言汝爲閒虜中我久礪斧鎗以待汝故馴
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
輸虜情以告公以恩信待虜時其撫賞恤其凶
饑每延見虜酋傳呼聲響尊嚴若神已而離立
偶語娓娓如家人虜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
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
也他鎮虜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襖兒
殺其講事八十三人虜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媾
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

牧齋集卷十四

十

解其爲諸虜敬信如此公在兩鎮弓矢皆親督
製虜中號曰梅弓梅矢每燕會以寒具爲的與
賓僚共射召諸將較獵不及者罰大觥比耦而
射易器而飲弗問也張進諫者萊人也力能碎
鐵石執槊不去左右每變服夜巡城壘暗中遙
辯人影必進諫也公死進諫哭曰進諫自今無
死所矣未幾亦死總兵張臣道經固安公致餽
加禮張異而致問公曰棒槌崖之捷殺虜數千
人我物色公久矣張拜伏大哭曰某血戰一生
受文吏抑沒今願爲公死矣公之能知人得士

奔走豪傑非偶然也溫陵卓吾道人也好譁王霸大略西事起歎曰天下之兵始矣既而曰克生往矣必能辦賊公次女澹然早寡爲尼從卓吾問佛法微言扣擊公亦參預焉人謂龐公靈昭後身也公呼公安袁中道爲小友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求友爲言公遺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悉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顯宦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許人晉陽庵有唐鐫觀音像沙窩井水葛道士

牧齋集卷十四

十一

迷順城門老中官射此余十年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袁嘗語余海內有偉人二一爲公一爲通州顧司馬養謙而惜余之皆不及見也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公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訃聞官賜葬如彝典某年某月甲子葬於三湖之原公之配曰封淑人劉氏子男二人浩然早卒次之頌女六人第四女適吏部尚書李長庚公歿十餘年猶子之煥繇諫垣歷邊撫功名志節赫奕相望之煥道公行事爲詳又言之頌之稱爲公子也之頌書來請曰先

公橫身許國勞深賞薄進不爭功退不言祿先公之志也夫復何憾惟是夏州之役先公曰堤水葉曰填土先公曰急攻葉曰緩師先公冒死以戡亂葉坐制而殺降截大虜下南城賊羣賊皆出先公隻手葉無一焉而萬曆稗史記三大征者見聞單薄援據錯互舉艱危者定之績胥歸甚閭害成之人如信史何如國論何且夫先公既口不言功而叙功之典遂因而欺枉失次無功者乘軒而世賞血戰者負戟而長歎功罪倒置豪傑解體至今疆場之上有朝廷負人之

牧齋集卷十四

十二

歎在此役也先公墓木拱矣有麗牲之石在惟夫子哀而賜之銘所以表國功正穢史修廢典胥於是乎在夫子其無辭余曰諾乃叙而銘焉銘曰

神廟初年四海乂安風清浪偃如海安瀾西陲雜種負鄙爲災魚鰕跳擲海水羣飛皇曰往哉汝監軍事戎服督師惟汝之志堂堂梅公矯矯如龍星馳城下決策軍中師圍蔽鳥虜援絕塏長堤雍河賊在釜底狼搏豺吞交口并齧整兵傾馬我刃不血奏囊橫飛血指沁漉手提銀

夏以選九服錫眉雕戈鈴析萬里名王入侍穹
廬外徙於皇 神廟德侔蒼瀨擾畜羣龍在我
池沼養其頭角資以雨雲俾舒鱗爪以蕩蛟氛
譬彼驕人天吳罔象鼓舞相碰不越沅澧清廟
有頌麟閣卽圖逸矣 神廟遠猷訏謨河山有
窮碑石不改梅公如龍 神廟如海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四

牧齋集六十四

十三

卷第六十五

神道碑四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銘

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公卿大夫際昇平而樹鴻駿者不可勝數其在我吳則申文定公父子為最著登於世廟之朝迨神廟而大拜者文定公也仕於神廟之朝迨今上而大用者司馬公也先後六朝父子一德馨之作室堅茨

資於俊昆

資於俊昆譬之種樹梓漆食於易世祖宗養士之効豈不大哉司馬之歿也其子騰芳濟芳請於朝詔贈太子少保給祭葬錄一子入冑監崇禎十三年十月大葬於靈巖鄉之新阡碑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謹按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申公諱用懋字敬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第二子也母封一品夫人吳氏公為諸生文定在館閣折節讀書如後門寒素文定賢而愛之間嘗蒐討掌故講求邊務以

任文定於政地不獨囊篋細碎有助於晨昏萬曆癸未舉進士除刑部主事明習法比吏無以欺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武庫司員外逾年移疾請告文定公亦致政歸里補職方司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公在車駕覈馬政清郵符提約明故具有條理在武庫闢給布花刺期省牒內庫不稽營軍叫謹在武選勾稽彙替按考冒濫部居課第咸著牘聿潔廉以奉公勤敏以成務諳練部故曉陽物情大司馬有所舉厝必問中郎中云何嚴重於諸曹矣神廟留心疆事遼

東總兵久缺

東總兵久缺奪職方郎中以下官咸謂非公不能副上指遂以武選調職方司郎中公謂遼左惟李氏世將知虜虛實所畜夷漢丁能捍虜死戰李氏守遼實自守其家以李氏委遼以遼委李氏而後遼可保也即家起故寧遠伯成梁及其子如松上大喜乃釋然無東顧憂武弁陞除壹以督撫薦剡為準薦不及格者不輕用用必人與地相宜于是名將杜松董一元兄弟麻貴麻承恩張承胤並建旗鼓遂微改觀屬國之役兵久戍不解公謂鮮人仰食於我而我

遂給鮮人以自困非策也請勅督撫酌議進止
諭鮮人不得專倚中國坐觀成敗公題覆東征
事宜多矣其老成持重勳中肯綮皆此類也久
之吉歸侍文定於里門三年始赴闕一時謂職
方卒無以逾公邊鎮奏捷屢荷敘賚壬寅以寧
夏捷功加五品京堂銜管事 神廟召至隆宗
門問襖兒都司奴兒干都司扯力民部落三事
公條對精詳若出笏記 神廟傳旨歎嘉郎中
九年考滿疏上不下癸卯 上手詔陞太僕寺
少卿仍管職方事明年冬始奉 旨回寺先後

卷六十五

三

歷兵部諸曹十九年守職方八年餘荷 上知
遇盜倡倡自發舒稅監楊榮通阿瓦緬夷開道
蠻莫遠監高淮私置兵都城外請復鎮守皆抗
疏糾劾兵部敘安南繼襲功請支同寺馬價公
謂夷方繼襲本非血戰軍功欽州內訌即是交
南流賊渠魁未獲釀賞謂何疏罷其賞舉朝以
為知體念文定老疏請侍養家居六年奉文定
諱又八年 熹廟御極以原官起用三年陞南
京太嘗寺卿是時遼左淪喪畿輔震驚公上言
建四輔以鞏神京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

之閒為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橋之閒為
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閒為右輔
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閒為左輔各宿重兵
統以元戎監以知兵使者虜遂東北入左輔出
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分兵夾
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
左右輔從右各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
營堅壁合守無輕出擊四輔各設長圍以坐困
之又補三面外羅城設民堡練鄉兵令郡邑正
官參預武備疏上不報南太嘗入賀上恢復遼

卷六十五

四

疆疏主高陽樞輔三方聯絡之策而以奇正因
敵漸規進取亦下部議覆乙丑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順天公至鎮訪問故戚大將軍繼
光建置遺跡單車東巡周行三千餘里亭障幾
何墩軍幾何蘭石渠答幾何口疏手指歷歷如
甲乙險要阨塞窮歷老將退卒所不至者方病
足不良於行兩健兒掖而登沙石盤平水履鉤
犁喘息支綴不但已也事竣上東巡八事 上
優詔寵答焉鎮軍十六萬闕餉至八十餘萬拊
循慰諭宣布恩德迄公任無敢譁者 今上初

起兵部左侍郎三品考滿加右都御史新城王公總督宣大請款插以制奴公力主共議王公病免三十六家束不的未受款王公薦公自代不果公歎曰禍未艾也上薊昌修撰大計疏釐爲八事進九邊圖說以續許襄毅之後蒿目邊事如不終日已已六月束會果以議婚爲名導奴大入十一月奴犯薊東上震怒下本兵於獄命公署部事越四日詔公爲兵部尚書即日抵任而奴已薄城下九門晝閉人情兇懼執政莫敢言公從容爲上言請弛一日禁以通煤

世宗憲皇帝

五

未中外始安督師之繫也部帥祖大壽鸚鵡恐颺去上手詔樞輔追止之公據案草檄大壽感泣旋師越數日援兵大集公分撥信地隸各大帥分兵爲六營以南面外羅城永安左安右安三門爲中營滿桂主之隸以宣大兵萬餘廣寧東便兩門爲左翼祖大壽主之隸以遼兵九千廣渠西便兩門爲右翼馬世龍主之隸以京營兵八千東則朝陽東直兩門爲東營黑雲龍主之隸以關寧兵二千西則阜城西直兩門爲西營孫祖壽主之隸以密雲兵三千聯絡布置壁

聖一心自是京師可固守足滿桂者嗟惜宿將受命總理急欲一創奴不奉師則與奴戰敗沒公引罪自劾上溫言慰留奴是遂拔營去明年正月奉旨解任奴在城下五十餘日上數御便殿賜茶菓召問退虜方略辨色而入乙夜而出傳宣接道軍書刺聞覆奏批答取辦漏刻索水枕藉食飲錯互稍閒則周行城陴俯察營壘履聲竿竿然與僮僕卒更相踴蹙解嚴浹月始還邸舍上知其忠而閔其勞公雖去每敘養未嘗不及公公忠勤謀國未嘗詭詞

世宗憲皇帝

六

激諫如良醫之診治鑿鑿皆有左證天啓初建四輔之議人以爲迂已而奴披薊北鞬畿南狼突豕竄無一尉一壠能少窺其角距者此公之言驗於事後者也高文襄在隆慶中有請儲邊才之議公援以入告留中四年矣上取文襄原疏進覽立見施行此公之言行於去後者也公嘗憂漕運梗咽撫採丘文莊衍義及元人未張故跡議復海運聞者嚙莫敢應今歲上遂採吳人議舉行此公之言行於身後者也公爲人易直溫厚周詳曲密言笑煦煦然憂主辱念

國愾憤眉折肱如恐不及病且革嘖呻歎噫以
奴寇未滅爲慮語不及私 神廟時儲位未安
文定從容調護誼不待如疎賤小臣跼呼歎鳴
激聒 上怒言者不察譌爲將順流傳膏節久
而滋甚公先後拜疏伸雪溼血膏割腎腑四易
世而始白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
神廟與 今上親爲證明豈可動哉使文定羽
翼苦心不致抑沒而因以發皇 兩朝慈孝光
於國史其爲忠孝也大矣家居三十年平繇役
賑凶饑急病讓夷吳人倚爲司命歲時伏臘問

批卷集卷十五

上

遺親知故舊雖悍婆老孤馬醫洗削無不逮及
歿之日質劑書契填塞篋衍行道皆爲歎泣公
之存也人知其好施不知其貧其歿也人知其
貧不知其好施而貧也此於公爲細事亦可以
觀公矣公蘇州吳縣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
皆以文定公貴贈如其官配贈淑人欽氏繼室
封安人楊氏封淑人顧氏子男六人承芳授試
中書舍人聯璧庠生皆早卒傳芳蔭尚寶丞以
哭公卒騰芳授中書舍人薦芳濟芳皆蔭國子
生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七

十九謙益仲右公行事喟然歎曰人言古今人
不相及殆古今不相及耳天下士何可盡誣也
本朝稱名本兵者遠則劉忠宣近則王襄毅忠
宣起孤生受 孝廟特達之知獨力行一意無
所間染公以貴游子弟困黨論之謠詠睨胸交
集顧視滋多視忠宣難也襄毅肩貢市當新鄭
專斷之日拱手受成議無所鯁避公以孤危寡
援值政地之闊茸方圓互畫枘鑿相入視襄毅
難也以兩已已之役比而論之內無團營之兵
外無亨彪之將資捍禦於禁近寄廟社於堵墻

批卷集卷十五

八

使于忠肅當之猶將斂手却步賴 主上神靈
獨奴奔迸身名顯融豈非尤難之難者哉語有
之爲臣不易繇異代視公必有爲之累欬而太
息者系之銘曰

文定作相我祖惟 神惟文定有子惟我有臣
公之知兵厥有家譜服官樞曹早歲籌畫幽薊
偏處雜種羯胡禁門條對聚米畫圖 帝曰汝
懋乃父是似我其試哉以詒孫子蠢爾奴酋薄
我神京突如焚如勢如建瓴 帝庸震驚爰命
圻父張皇六師齊以鉞斧分兵六營設守八面

厲兵秣馬戒以不戰奴知有備潛師夜逃 帝
曰念哉惟汝之勞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角巾
東還白首歸全議卹祠官議謚太嘗復土之祭
天語煌煌高墳石闕邦人拜之惟忠惟孝
神祖是思生榮死哀是父是子刻詩墓門以詔
無止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神道碑銘

公諱演字叔敷湖之歸安人也以鄉進士諱端
者爲曾祖以封南京尚寶司卿諱整者爲祖而
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謚端靖諱節

沈公集卷之五

九

甫者之子也端靖後以其子文定公謚渚之貴
追贈三世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文定之弟也而於
端靖爲叔子與文定鄉會試皆同舉文定選入
翰林而公自引居留曹其歷官也於南歷工兵
二部於北歷工禮二部以端靖家居移病省侍
十餘年服除出爲參議於福建於江西爲副使
於山西轉布政於福建爲右於陝西爲左入爲
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天啓中制籍 今上起侍
郎工部陞南京刑部尚書予告歸年七十三以

沈公集卷之五

十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卒於里第葬於某地之某
阡 天子賜祭葬如甲令以慰寵其家公有子
擇塲以伯兄之次子榮爲後於是榮之兄中丞
公榮以公之冑出位序行治爲書請余銘其墓
隧之碑余讀而歎曰士君子之用於斯世也有
得其位行其志而爲其所欲爲者矣亦有得其
位行其志而不得爲其所欲爲者國家之事任
與其人不相值而其人遂不得極其設修以赴
國家之急是可歎也公在郎署都水董織造以
庀婚禮主客謹繅索以御貢夷者事數典知國
大體敦歷外服兵荒旁午催徵繹江右之改
折閩之加額秦之藩工藩祿勾稽羨溢擿爬伏
匿括額外銀鉅萬以抵正額而儲餉以備非嘗
復數萬雖有大役不病加派川餉初解京後給
陝積通四十餘萬請仍以京運給陝川餉給川
京邊各還其額而川餉不得通其縫紉調齊融
通濟變皆此類也閩海市場移於呂宋不近北
港洋舡未泊嚴檄巡徼而通倭接濟者絕矣謂
許瑞善用林容湯克寬不善用曾一本後事之
師也收其魁桀使勦捕自效貪賞構怨勢不返

顧海寇新附閩將沈有容移登萊議令簡其桀
黠者以充登得其用而閩安布政司火暇金於
煨燼還庫金三十餘萬而籍其羨以新堂庫厥
後殿工浩煩敲剝日急公請暫借閩庫三分之
一以紓民困逆奄藉口於公盡數起解未久而
公以忤奄去人乃知空閩庫以進奉非公本指
也南刑部諸曹郎濫受詞訟符牒四出叫囂隳
突雞狗不得寧公受事一切禁絕都民炷香祝
誦歡呼更生讀律精詳筮仕時手自箋注諸所
平反覆案老獄吏捧手瞻視每有執奏申律意

卷之六十五

參條例 上未嘗不稱允也公歷官四十年諳
曉典故周知土俗披文相質輔術而行所至治
理所謂得其位行其志而為所欲為者也然而
國家之患莫大乎東奴西寇而公之所深憂而
熟計者亦在於此在客部奴兒干部貢夷工字
羅怙衆騷然公給衆賞革三人賞以申罰迄不
敢譁違書執政謂奴已并南關當陰求其部落
合此關以前之母使蔓而難圖也越十三年而
有撫順之事違事之殷也公多所建置請以遼
民復遼土以遼土贍遼民興復屯鹽盡天下力

以強遼即用遼以蘇天下堅左右輔以固神京
屯臨清上下以護運建民堡以衛近畿通海運
以佐屯牧其後昌黎固守遼永復宇而山東以
無備被蹙公之言無一不左驗其策流寇也以
為不在調兵而在集氏不在窮其往而在遏其
來勅以經略不若督撫勅以督撫不若郡縣勅
以郡縣不若團結鄉鎮人自為守又謂江南地
勢不足制中原扼要惟江北孫曹梁魏所爭皆
在合肥徐邳宜設撫鎮宿重兵以開屯護漕倣
曹操之開芍陂孫權之立濡須塢以足餉倣謝

卷之六十五

玄之堰呂梁樹柵立七堞以護運屯田既開流
人土著如水得堤其流自止今安慶設撫亦用
公議也公歷官錢穀刑名拮据職守不得束捍
奴西濫寇奴比年長驅寇蔓延殘破楚豫而公
則已老矣此所謂得其位行其志不得為其所
欲為者耶公里居畫江南守禦事尤詳謂江南
之守在鄉鎮不在城在水戰不在陸戰采石蕪
湖馬陵京門戶四安東壩為江潮咽喉福山為
通泰路徑按圖畫形諄復告戒汲汲乎若家戶
之鍵鑰也闕館舍庀薪水招延四方奇士仗飛

張舞劍刺擊風角測占一長一技靡不望其門網羅延攬真得一二人以效一臂於國家見謾而不怒數亡而不悔窮老而不倦觀公之晚年則其所欲為而未得者其可知也嗚呼士大夫當壯盛之時策高足駉長馭奔赴功名之會迨其老也蛇蟠景促鍾漏智短其不消縮而頽廢者亦鮮矣若公者何其壯也子囊遺言城郢宗澤長呼過河公之憤盈竭屨死而後已其用心亦何以異然則世之公卿將相以朝廷為傳遽玩日而視陰者獨何心歟公謂吳中積貯

卷五

十三

盡在城外宜築外城以為備量工度址額片數萬金以代經始而人莫之應也四安之復城也公實始事以潰于成皆不可以不書銘曰
蔚矣沈氏再世其昌父子兄弟有公有卿溫溫端靖暨暨文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縱橫智刃富有腹笥卷如囊括出則川委俯給軍興仰佐縣官均輸鉅萬轉輸毫端麗水舊金陸渾新火禪寵或信祝融相我旬宣懋久乃陞京尹鳩功方儻郊禁克允引年息馬致事懸車營此菟裘榮彼五公曰吁哉我心荼苦奴寇未滅敢恤

死所魂魄誰散憂心忡忡歿而猶視鬼神所同刻詩墓門載以龜趾豈曰激贊以告臣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錢公神道碑銘

錢公之葬也閣學遂安方公誌其窆詹端曲沃李公表其墓祭酒山陰倪公狀其行三公之文街華佩實固已勒諸琬琰流為丹青矣公之二子梅榮相與謀曰陰道之碑宜有刻也有虞山之宗老在踈而來請謙益謹掇三公之文撫其族出歷官行治而序之曰公諱士晉字康侯出

卷五

十四

吳越武肅王之後元至正間嘉興侯國馮徙家嘉善嘉興侯後世為汝寧府同知諱貞貞生吾仁吾仁生繼科娶陸氏生二子長為東閣大學士士升次即公也祖考皆以公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妣皆淑人再以閣學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惟錢氏遠有代序公侯復始汝寧方州著績譬岷山之濫觴祖考逢掖躬躬若昆岡之韞璆條葉發祥伯仲競爽公與閣學鼓吹文筆則墳笈叶奏鏤礪名行則韋絃文儼雲間蔚其聲華沛國稱其友愛矣萬曆癸丑奉

進士釋褐授刑部主事儲宮以挺擊震驚朝右以風癩鬻獄深心挾撻破晉優枯菟之謀昌言枉措折趙虜桐木之禍戚畹屏息宵小怵心刑曹之爰書証州犂爲上下工垣之抗疏疑馬融之飛章大計射螫僅而獲免鈞黨牽連從此始矣出守大名繼督津餉絕權相之問遺裁逆奄之支附如山如岳不吐不茹乃有緹騎監奴蒼頭養子擅開府署橫行屠僇公禽其爪牙落其角距案徐宣之家屬棄市東海捕侯覽之賓客陳尸濟陰於是閭閻竝憎官府交構李膺之錄

卷之六十五

十五

牒無不逮捕張儉之考辭多所連引遂與趙忠毅諸公除名禁錮嗟乎震之來虢國有大東小東之論夷之初旦朝皆我公我母之徒聖人御極宇宙昭融三案燔燒四凶誠戮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公等之謂歟公內仁外義崇智卑禮廉辨持已博大御物腹笥富有則春華秋實竝器而奔藏意匠經綸則其風畢雨竝時而發作其守大名也遼瀋初陷幾輔釋駭括贖緩以抵加派閱車馬以給軍興簡六郡之良家募三河之年少搏力勾卒擐甲裹糧此則魯公之所以

守平原也其擢副使督餉天津也河西再陷饋運梗塞震闕寧之萬旅量時日爲三運道通子午之谷師無庚癸之呼近饋渝關遠輸島帥此則虞詡之所以通下辭也今上初以山東右布政使舒漕也旬會敘給號令精明單軻徧歷於江淮飛書絡繹於齊楚債弁悍卒肅如負霜暴漲湍流夷爲平陸五月而萬艘雲集八月而千倉露積此則韓滉之所以輸東渭也三運告竣當宇歎嘉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公以爲六詔天末夷漢雜居蜀道旋通滇寇未戢

卷之六十六

十六

李德裕之扼西山先城未遠韋城武之制南道必復石門建師宗豎板橋十城控引雙雙通需益至永寧十站襟帶蠶叢興鼓鑄以制錢貝疏海道以洩滇洱多積穀以倚軍實建營壘以束軍伍罷貢金以蘇困踣築夷館以防間諜普孽怙力囊橐岑僕公於是朝發兵符暮衝蠻峒雷轟電掣東蠻斷瀘水以乞盟陶酋挾詐扇動交廣公於是百道長圍一面解網神禽鬼縱南人效丹漆以輸誠縛櫛滋勤掄刈斯舉事煩食少志決身殲崇禎乙亥十二月十日寢疾終於官

舍春秋五十有九軍亡葛亮吏哭祭遵婦女髻
首羗夷務面長子梅引柩即路次子榮見星號
奔哭而問故忍死謀事以庚辰某月某日葬於
嘉興縣仁都之新阡元配淑人附焉嗚呼年
極中身實昊天之不弔物忌太盛亦鬼神之害
蓋慈以之謗何傷松栢之墳已閉公之二子件
繁生平文孫曰默作爲家傳草索詣闕竟雪梁
松之讒金秬顯天終辨岳飛之枉謙益叨承論
譔敢傳溢言敬刊樂石之詞以俟愍綸之典銘
曰

世宗集卷五

十七

駟馬華胄錦樓弘文圓珠方玉光氣蔚淪中丞
之生舅弟媲美二龍長衢雙驥千里公之大節
介石堅冰清如朱弦直如玉衡強項焉郎翼我
東朝持憲畿輔折彼左貂公之彌綸陰孽陽煦
噓氣成雲膚寸致雨津門阻海轉餉東方遼師
萬喉仰吾餽糧江淮萬艘飛輓神京僦五致一
水梗陸敷公督漕餉芻騰粟翔士喜宿飽國歌
乃倉建牙萬里控帶六詔過彼蠻方如視堂突
普岑竄伏焚囊按堵氛消銅柱勳高玉斧公承
陞屋演民巷哭柳曼悽悽歸於湖西歛無金錢

有縱十兩翡翠徒聞明珠安住忌盈鬼謀鑒德
天咫尺上有白日下有青史隨山蜿蜒宰樹參差
悠悠終古視此豐碑

南州徐氏先塋神道碑銘

今天子卽大位肆命臣下贈封其祖稱又以
南朝常恩凡京朝官遇遷擢得以新銜補給於
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徐君待聘叅政湖廣贈其
祖侯父懋德爲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
兼按察司僉事祖妣吳氏妣過氏皆淑人君將
之官過家上冢奉制書以歸焚其副於墓上退

世宗集卷五

十八

而請於謙益曰吾祖父之葬也幽宮隧道咸有
刻文今待聘備官三品攷諸令甲墓門之石應
用螭首龜趺之制願有述以昭示子孫無忘
天子之休命謙益以不敏辭者再請益堅乃爲
論次之謹按徐氏蓋南州孺子之後裔宋建炎
中于十四公徙居嘗熟遠祖塋焉李將軍贊堦
人呼李墓徐氏以將軍葬地名也璉之後又十
世曰鯤鯢之子曰天民父子皆有德樂義而
好施天民有四子季曰弼舉進士歷官南京工
部尚書以兵部右侍郎考滿贈祖父如其官侯

則其長子宇世卿所謂鳳唐府君者也君形貌
冠頤重遲不戲及長貫穿經史譚說古今世務
家聚如決河父老獨身應縣役對獄訟厚其修
脯延經師以教子弟尚書曰拭之仕學得濟於
成元兄之故也君閑達多知善治生歲大稔發
粟掩骼惟力是視鄉黨歸仁焉正德末內江李
康和公治水三吳君家枕白茆之涇熟知利病
條數事上之李公歎嘉亟命相視白茆之役內
江爲最君有助焉卒年六十八葬於李墓之先
塋君生三子次曰懋德字勉之是爲虹江府君

卷之五

一九

尚書之兄子也而長於尚書一歲少而同學長
相優也以國子生謁選爲光祿寺監事 肅皇
帝升遐護從山陵明年 莊皇帝謁永陵轉典
簿廳錄事典司道路駐蹕供張之事先後賜寶
鈔金幣又明年以覃恩賜其父遂致仕歸君
在官能舉其職餘姚趙端肅公稱之以厲其屬
其爲人惻惻不華坦率無他腸而好面折人過
人憚而服之卒年六十七葬於李墓思政鄉之
新阡君無子以弟樹德之子爲後卽參政君也
徐自尚書以來族大寵多輕肥綺紈雄長閭左

君築園舍旁簾閣據几課子弟讀書其中而已
參政君被服儒素傳德製訓寵光及於三代豈
偶然哉嘗攷古金石之例至金元之閒而始有
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爲之者
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爲宜然而讀其文
往往多頌而寡志略死而諛生君子譏焉謙益
承參政君之命謹條其族系世德著 國家之
所以申命自天徐氏之所以勗躬肅後者刻之
樂石垂示無忘而綴之以銘詩其詩曰
栢翳之後是始有徐十望其九繼跡史書遙遙

卷之五

二一

華胄出於南州強幹修枝深源濬流尚書奮跡
錫命煌煌介受福祉如河濫觴然政趾美必復
其始如河導源一潤九里於推參政有祖有考
奕世載德惟善爲寶祖柔而嘉考剛而塞是穠
是光肯播肯獲綿綿之慶發於書詩于蕃于宣
皇帝命孔時石麟蒼蒼玄宮久閔天光昭回愍
綸下賁匪善奚積匪德奚遺蒿若悽愴如或見
之岌峙豐碑過焉必下深刻銘章用示來者

牧齋初學集卷之六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墓表一

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臧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棄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瑩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啓初趙忠毅公起君請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奄禍削奪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

牧齋集卷六十六

所矣崇禎癸酉七月死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死之日其友范少寶鳳翼數輩爲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奇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身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寃狀始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傍徨歎泣而君已不可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

牧齋集卷六十六

久根株盤互護法弘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漸除其永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間糾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勞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鈎索情偽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一時臺省推君爲職志而羣小恨君爲獨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偏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挾撻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嗟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蜚語詆調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盱衡揜學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掌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

未必不在小人其卒至於窮且死者雖阨於吠
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夫阨君而
至於窮死客死以爲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
反用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爲
骨離血怨咀嚙而後快者竟何爲也哉君諱元
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諱珊者
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寧州祖尚
綱父案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爲應天府庠
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於江寧縣太白鄉吉山
西南後四年庚辰虞山錢謙益爲文以表之使
鏡諸墓上

王季木墓表

昔有宋慶曆之時國家休明老成登用而雄駿
彊直之士如石守道尹師魯蘇子美之徒比肩
而出方其信眉搢腕橫驚而離立蓋所謂千人
而亦見百年而一遇者也然其不幸而爲世所
指名奸邪小人相與出力擠之惟恐其不困而
天之於斯人也恒使之齟齬連蹇邑邑不得志
以死天之意殆勇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也
嗚乎吾友季木抑亦其流也歟季木姓王氏諱

象春濟南之新城人也嘉靖以來其門第最盛
祖父諸兄皆爲顯官而季木少負逸才其所爲
文出輒驚人自其爲舉子已隱然名動天下矣
萬曆庚戌舉進士第二季木每歎詫奈何復有
人歷我諸推轂季木者亦云而科場之議適起
壬子分考順天言者亦用科場事抨季木季木
所取士才而貧且無雅故所司具獄上竟不能
有所傳致然卒坐降級以歸居五年補上林苑
典簿又五年陞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
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
二司轉吏部考功司郎中當是時黨論已成凡
南北部魁海內所指目爲東林者季木皆與聲
氣應和侃侃然以裁量賢佞別白是非爲已任
其在南曹當大計京朝官慷慨爲主者言之或
移主者之怨於季木弗顧也逆奄用事季木坐
東林削奪奄敗諸隸廢籍者皆起或起而旋逐
獨季木一斤不復而無何遂病且死矣奄禍之
方殷也小人謀死季木死之易耳而不死及奄
之敗也小人謀錮季木即錮之亦良難矣而竟
錮錮且竟死嗚呼死季木者亦小人耶所謂勇

於阨君子而巧於助小人者然乎否耶季木奇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切當世賢愚善惡無所諱忌似石守道若其科場之擢拾則監院之一網也奄禍之牽連則饒州之俱貶也謗議喧然死而未息則發棺之詩禍也子者之禍以一身兼之奮乎百世之下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世之惜季木者以謂意氣太盛肺腸太熱善善惡惡或溢而爲加膝墜淵以貽小人口實嗚呼此其所以爲季木也士生斯世遇而爲韓范

世書集卷十六

五

富歐不遇而爲石尹令韓范諸公終老顧頤亦所謂一班鬼怪耳人徒見石尹之窮死也挾奴婢小人之論妄相訾訾豈足道哉季木卒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年五十有五子與仁生十二年矣走使於吳門屬張子異度爲行狀而請余表其墓異度名世偉季木壬子所舉士也余曰歐陽子之哭守道不云乎侍彼謗焰息也異度曰雖然安知吾師之謗焰不待子而息乎余曰諾遂書之

宋比玉墓表

金陵顧與治來告我曰夢游與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歿十餘年矣夢游將入閩訪其墓酹而哭焉比玉無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請於夫子興化李少文亦比玉之友也巡方於閩屬表其墓而刻焉夫子其謂何嗚呼比玉之死吳門也余與程孟陽引延陵羸博之義欲寔之虞山而其家以其喪歸孟陽期余往弔久而未果與治之爲余與孟陽之志也其何忍辭比玉諱珏姓宋氏莆之甲族也比玉負才藻蹕厲風發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以就舉子尺幅

世書集卷十六

六

志意高廣不屑與鄉里衣冠相隨行鬪雞走狗滅沒里巷間自其年三十餘負笈入太學僑寓於武林於吳門於金陵滯淫不歸卒以客死其爲人也以文章爲心腑以朋友爲骨肉以都會爲第宅以山水爲園林以詩酒爲職業以翰墨爲娛戲故其雖窮而老老而病病而客死而浩浩然落落然如無有所失也比玉好爲詩橫從窄穴信其手腕出之於心腎猶無與也善八分書規撫夏承碑蒼老深穆骨格斬然盡出入二宋仲圭子久不名一家泛愛施易不自以能事

不受促迫或卽席賦詩或當筵染翰或伸紙滌硯從容揮灑或書窻流壁淋漓戲劇當其酒闌燈地興酣落筆若風雨之發於畢牘若鬼神之憑其指掌或醒而求之以爲不能加也或旦而視之忘其誰作也其神情軒舉開顏談笑可使慍者平悲者喜離者釋蕭閑迤逦不爲崖岸庸奴賤隸人人得至其前意有所不可雖王公大人不與易也嘗從人便面得孟陽荔枝酒歌寤歎慨慕必求得其人而後已兄事孟陽人而益共其歿也孟陽撫之瞑而受含程宋之交君子

卷之六

七

以爲有終始也嗚呼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踴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於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與治者訪求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名猶存白傳之墳漬酒之土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與治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四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已矣與治往謀於少文伐石而志之曰是惟莆陽宋比玉之墓

虞山錢謙益爲之表崇禎十五年三月

琅邪王府君墓表

府君諱臨亨字止之吳郡崑山人也中萬曆己丑進士知西安海鹽二縣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知杭州府未行而卒祖諱三錫光州太守父諱重鼎君爲其次子出後於叔皆以君贈刑部員外母皆宜人妻張氏生三子志堅湖廣提學僉事志長志慶俱鄉貢士癸卯十月十五日病革自草墓誌與家人訣別談笑而逝享年四十八葬崑山之祖塋君令西安歲大侵設粥救

卷之六

八

荒乳哺其捐瘠而閒施不測於猾胥豪右調海鹽益治理不能飢餓事權要數上書當道請罷去不許卒爲所中量移刑部鞅鞅移疾歸家居三年日夜召故人酒徒箕踞歡飲賣負郭之田以償酒債貧不自聊復強起奉命恤刑廣東故事當減殊死百人而君減二百餘人吏抱故牘固爭君弗爲動之高涼御史行部還道遇君屬曰中使傳致高涼採珠獄論死六十餘人吾請之而不得也公往亟出之勿與相關則六十餘人皆生矣君自念中使不可與抵觸徒敗乃事

吾以舌柔之易與耳乃往好謂之曰公天下之賢中使也豈徒中使吾儕士大夫弗如也中使蹴然曰何謂也君曰天下苦中使久矣公開採粵南富人燕息而貧人得衣食其中粵南如無礦使也不愛金錢從民間買珠入貢而寬採珠之禁粵南如無採使也故曰公天下之賢中使也中使色喜君又曰公振廩發粟道路無流傭公之仁也有乞媪貌類太夫人歲給粟帛令朝夕祝太夫人萬壽此會閭之孝也又能禽治大盜不以驩虞小仁弛國家之法故曰士大夫弗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如也中使益喜移坐近君君乃進曰公非好殺人者羣盜亦首服死無所恨但苦無賊耳願爲公按驗縱舍此六十人之家父母妻子親屬不下數百人咸炷香祝太夫人萬壽與其以一媪祝無寧以數百人祝乎中使起而拜曰惟公之所命之諸囚得引盜珠律減死御史歎曰非吾所及也入領雲南司司掌治都下獄緹騎縱橫緝網盤互君一切平反都人謠曰遇蘇州人則活謂君與同舍郎嚴激也出知杭州過家而疾作飭中待期猶呼所知劇談浮白慨然曰吾少

卷一百一十五

一

而不惠好粘竿風箏面具之戲勒羣兒列行陣以爲樂十六七始折節讀書中更家難頗領窮俄今仕宦至二千石亦足以豪矣壽則彭殤等也何所損益銘曰止之捐者乃與酒親生有大恨鬱而弗伸量約興奢負此葛巾葬我陶側冀我後人五齊三雅樂哉長春君之自誌云爾而志堅則曰君之志文不加點略而未備乃撥拾其治行斷察疑獄論殺奸猾推跡盜賊如古神君健吏之爲伴右數十端屬其同年生錢謙益使表君之墓謙益曰君之自誌備矣古之人有所論次往往舉一節敘一事以槩其生平譬之傳神寫照得其精神所在而已如君之從容引辨搏弄中使於願頰之間此一事可以傳矣而君亦娓娓述之以是爲精神之所在也賈生有王佐之才不用於世其爲鵬賦也遂能一死生齊得喪君之死而不亂宜也余將据君之志而表之子之書錄之爲別傳焉其可矣志堅曰善余既諾志堅之請未及爲而志堅卒又十年志慶亦卒悲夫人世之不可以把玩而亡友之諾不可以負也書以遺志長使之鏡諸墓上崇禎

癸未正月表

廣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沈公墓表

於乎是爲卿先生廣西左叅政沈公之墓史官錢謙益作石以表碣曰沈公諱應科字獻夫嘗熟之芝塘里公所生也邑大考也學累贈某官者也進士公所起也知山東兗州府之沂州陞南京兵部員外至郎中出知廣東之廉州府陞福建興泉道副使廣西左叅政此公之所閱官也公爲人仁孝長弟方質有氣與人交有畛域其爲吏所至民皆曰于我有德在沂州當凶饑

卷之六

十一

之後招集流民五千餘家五種俱熟旣庶而豐時賦均徭鄰壤取法沂大水嚙城舉城惶怖公豫具薪稿戒民勿動不終日而定在南兵部奉詔條汰冗卒莫敢譴呶在廉州陶甕而城役不踰時座主江陵公子弟成廉人縮頸莫敢視公獨省問有加公服官潔廉居沂不知沂有鑛居廉不知廉有珠池其在藩臬人推淑人長德以哭其子移疾歸家居三十年闔門掃軌撫其孫春澤於孤孩享年八十有六以考終此公之生平也惟公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敬慎堅悍老而

不衰表其大者其細可略也然公晚年賓筵客坐輒疊疊譚沂州事蓋公之守沂也故御史大夫涇陽李敏肅公於屬吏中獨賢公涇陽撫山東錫積逋折馬價著爲甲令多自公條上涇陽議錫所屬稅銀二千餘兩免牒旣下而沂故有餉邊銀經數相當公私于涇陽曰沂之民殫矣姑無錫是以紓沂困可乎涇陽曰然然格之數日不下已復下牒徵之如公請曰寧使東人詛我毋令詛沈沂州也費縣典史以賕聞公廉知其枉爲言之涇陽涇陽驚曰已註下考矣奈何

卷之六

十二

公進曰吏有大小官評無大小也涇陽爲揭銓部得免膠河議起涇陽檄公較州事行河而聞語公曰勅理小司空公耳公言河事雖中格然言膠萊利害故以屬公耳公言河事雖中格然涇陽之用心如此公守沂三年上計藩司銜公無加禮寢其文旬日江陵綜覈吏治踰一日不得考涇陽特疏爲請亦竟不得也而公之遷南兵部同時得遷者四人涇陽下教兗州太守沈沂州廉而勤事恐無以治行夫康宜倍他屬吏聞者愧服焉涇陽每推擇故吏以公爲舉首余

侍公几杖公時時爲余言涇陽也余嘗語公涇陽有甲乙簿紀錄天下人材甚富公在簿中當歷卷矣公笑曰子其爲我志之居史官乙簿猶勝御史大夫甲也余以春澤請表公之墓追憶公所言沂州事輒論次於篇嗟乎計吏如江陵馭吏如涇陽而州邑之吏潔廉勤事如沈公天下何患不理乎也哉雖然此在萬曆初年未遠也余表沈公墓乃詳記涇陽事知涇陽斯知沈公所謂牽連書之也以信於後後之君子過而問焉者也

北齊集卷六十六

十三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張府君墓表
國初以還吳中風俗淳古藩臬之大夫仕而歸於鄉者大人長德黃髮危齒東阡北陌杖屨却迎則有若僉事陳公祚劉公珏叅政祝公顥姜公昂遺風餘韻互相映帶父老至今稱之數十年來人艷臚仕俗趨澆僞而先正之風流邈然不可以復作以余所親記如副使張公者殆其人歟公諱文奇字允正家世鳳陽人勝國時平江總管占籍長洲某州知州諱汴者其祖封奉直大夫諱材者其父也舉萬曆丁丑進士除工

部主事出知寧波府量移知貴陽府屢遷至廣西副使謝病家居十六年而卒公爲人孝友篤誠無崖岸斬絕之行視躬居官節度淺深斤斤守繩尺在工部拒中涓之請託裁金吾之濫恩大司空不能奪也出守斥貪墨抑豪右爬奸蠹有冷面寒鐵之目中遭顛躓牽連左官而孤立行意自如也在貴陽與於征播之役警諸酋以斷賊援督楚餉以給饋糧卒歲播事在嶺西平島夷之構扇斷土司之爭襲嶺海咸以此公之才略累試而輒效者也最公之生平彊直自遂

北齊集卷六十六

十四

貪吏望風似陳永錫伉儷守高十年不遷似祝惟清馴行恭謹嗜學不衰似劉廷美廉能刻勵魚肉不給似姜恒煩其生平風操與四公略相髣髴未老懸車優游田里好德考終亦與四公相似蓋神宗中葉猶有成弘盛世之風吳中賢士大夫爲邦人子弟所矜式者猶有人焉世有孔文舉猶不至流涕於虎賁也嗟乎賢人君子國家之元氣也觀於在野在國可知也觀於老而致事則彊仕服官可知也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鄉之有老成人如樹之有碩果如

松之有茯苓樹之蕃而松之茂必徵於此有如公者在一鄉豈可多得而在斯世又曷可少乎公病目眇數載遇異人一昔而復明每游佳山水與親知契闊談讌輒引鏡自笑听然竟日晚益健視履無疾而卒數夢游貞山之善塢既卜壽藏巾車往視松楸雲物歷歷如舊游公之觀化而度世也豈偶然哉公葬之後十有六年公之子某筮仕中翰謁余請求其墓於是伐石而志之曰於乎是惟先正副使張公之墓韓子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也過者尚式之哉

卷六十六

十六

刑部郎中趙君墓表

神宗之末年建州夷獮我遠左趙君官太僕寺丞有解馬之役匹馬出山海關周覽阨塞要害遇廢將老卒從容訪問我所以敗夷所以勝者感激揮涕慨然奮臂出其閒歸而上書於朝條上方略君之意以謂天子將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傾囊倒庋以自獻其奇僅如例報聞而已君自此默然不自得以使事歸里用久次再遷刑部郎中裴徊久之過余而歎曰已矣世不復知我而我亦無所用於世矣生平好

兵家之言思以用世好神仙之術思以度世今且老而無所成矣武康之山老屋數間度書數千卷吾將老焉子有事於宋以後四史願以生平所藏供筆削之役書成而與寓目焉死不恨矣是年八月君還朝寓書於余者再明年其家以訃音來則君以病沒於長安之邸舍天啓四年之正月十八日也君諱琦美字玄度故廣泰議諱承謙之孫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子君之歷官以父任也天性穎發博聞彊記落筆數千言居恒厭薄世之儒者以謂自宋以來

卷六十六

十六

九經之學不講四庫之書失大學者皆以治章句取富貴爲能事而不知其日趨於卑陋欲網羅古今載籍甲乙銓次以待後之學者損衣削食假借繕寫三館之秘本兔園之殘冊刊編鑿翰斷碑殘壁梯航訪求朱黃讎較移日分夜窮老盡氣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蓋近古所未有也而君之於書又不徒讀誦之而已皆思落其實而取其材以見其用於當世諸凡天官兵法讖緯莫歷以至水利之書大攻之譜神仙藥物之事叢雜薈叢見者頭目眩暈君獨能閒

已而悉數之官南京都察院炤磨修治公廨費約而工倍君曰吾取宋人將作營造式也陞太常寺典簿轉都察院都事釐正勾稽必本舊章及其丞太僕印烙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經也君之能於其官於所讀之書未用其一二而世已有知之者至其大志之所存如戊午所上方略君所慷慨抵掌以冀一遇者其不迂而笑之者亦鮮矣嗚呼其可悲也君生爲貴公子而布衣惡食無綺紈膏粱之色少年才氣橫鶯落落不可羈勒而遇旅人羈客煦嫗有恩

集卷六十六

十七

禮精彊有心計時致千金緣手散去盡損先人之田產不以屑意也尤深信佛氏法所至以貝葉經自隨正襟危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二歸葬於武康之塋而君之子某狀君之生平屬余爲傳余嘗以謂今人之立傳非史法也故謝去不爲傳而又念君之隧不可以不表也蓋世之大

志死或困於無聞則不可以不表也嗚呼表其墓云

鎮遠侯勳衛顧君墓表

君諱承學字思敬以封鎮遠侯贈夏國公諱成者爲八世祖以贈太傅諡襄恪諱溥者爲曾祖以贈太子太保諡榮靖諱仕隆者爲祖榮靖之長子諡榮僖諱諱寔無子以弟宇之子承先爲後故承先得嗣侯而君以大補勳衛帶刀侍衛賜雲肩飛魚服與春餅之宴宴之不舉者三十年所矣君年卽乞歸以萬曆二十三年卒年六

集卷六十六

十八

十六夏國公者揚州抓離灣人也其墳墓世世在揚州故君之子大猷旣葬君於金陵之魏村社矣後三十四年復卜地於江都之甘泉山而改葬焉君少治易爲博士弟子員師事徐葵先生奉手樞水不敢出聲氣旣謝環衛以歸補水疏食屏斥輿馬退而修士君子之行簾閣據几栖息文史中稍閒則以棋酒相娛樂而已其爲人也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朋友敦篤於故舊終其身循牆視影以寒素書生自刻勵人亦曰顧君猶故書生也君好聚書尤講習國家典故

居嘗稱引 高皇帝御奉天門訶問散騎舍人
永新永事以勅戒其子弟君既沒大猷嗣守環
衛不半歲而歸學文修行一如君之爲於是君
之家教始顯聞於天下崇禎二年余再罷官南
歸道出廣陵大猷求余文以表君墓余往識大
猷奇其爲人訪問其家世語之曰子他日當爲
郭忠武子之先人亦猶忠武之有景南也大猷
心識其言二十年來毀家爲國窮老而不悔者
徒以予言也嗟乎以琬琰之書考之君之生平真
無愧於景南而世或以余言爲然矣大猷雖窮

世宗集卷六十六

十九

老而志氣不衰其爲忠武也豈可量耶余之言
雖未徵於今其有不信於後耶爲論大之如此
張益之先生墓表

吾先君之執友曰吳郡張先生尚友字益之以
萬曆二十七年卒於家年五十八天啓三年十
月其子世俊世偉葬先生於吳縣西郊之花園
邨又十三年屬謙益表其墓嗚呼余小子忍表
吾先友哉余小子少受春秋於先君先君詔之
曰吾少師事陸汴先生益之之辱與吾游也先
生爲介自吾與益之分門教授而兩家之弟子

日進益之之徒爲董儀部嗣成吾之徒爲翁徐
諫憲祥給諫又以經授益之之二子於是吳中
治春秋者皆名爲兩家弟子而吾兩人皆窮老
不遇甚矣吾兩人之有侍於後人也余小子志
之不敢忘先君事母至孝間嘗稱先生之孝曰
益之之父靜孝先生壯年謝公車杜門養母晚
而彌堅者以益之爲之子又能代之爲子也靜
孝病革封左臂和糜以進人有欲上其事者益
之怒曰是欲我以死父取名乎狀苟上我必死
之小子識之他日郡志中立孝友傳無遺益之

世宗集卷六十六

二十

也先君慷慨負大志酒後耳熱輒譚與先生同
硯席時事曰江陵奪情之后長星亘天吾兩人
瀝酒盃潑墨瀟灑夕望北斗且詈且詛當是時
趙汝師抗疏拜杖顧叔時不與禱咸愛之重之
恨不奮臂出其間也嗚呼吾兩人之不得爲汝
師叔時者命也夫先君又曰吾生平坦懷疎節
不能與深中多數者游處惟于益之無間言益
之性畏暑夏月坐臥一小樓每扣其門必曰須
吾著衣而出及啓門僅單裙繫腰問耳輒相視
大笑其真誠脫略忘形相與皆此類也先君爲

聲隅子自傳叙其友六人曰顧吏部叔時張太學益之而先生有遺文六卷首載送趙汝師欽召序汝師者文毅公用賢叔時者端文公憲成以字稱從其舊也余小子之表先生也徵其事狀考其遺文而皆本先君之言以爲端先生既沒而其言立二子名成而行修士之稱家風者歸焉謙益衰遲放廢老而無聞無以光大前人之訓先君之所謂有待於後人者如斯而已乎愚不自量竊取柳氏石表先友之義以表先生然不敢附贊一辭其亦以志吾愧而已矣

姚處士墓表

姚處士名鶚河南西華人也少從太康人高守忠游守忠以方術得幸世廟世廟晏駕守忠與王金陶世恩等當殊死論獄甚急處士傾身職內囊饘久之得減死守忠故武當山道士也遂偕入武當盡以禁方授處士一夜別去不知所之處士還長安公卿貴人爭徵致之處士意不憚閒行游江南金壇人莊生欽之察其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處士坐臥一小樓不妄交接獨好歛之與其友康生文初處齊療病不問

集卷六

二十二

集卷六

二十二

貧富意有不可雖千金不與易亦不肯以授其子曰吾師戒如是也處士老矣其色理若四五時人問處士年幾何輒漫應之崇禎二年已處士病自疏其生平時日以問射決者其年爲正德辛未蓋一百十九年矣其卒也欽之爲治後事葬於金壇之某地先是戊辰余被召北上因文初延見處士問養生之術故文初屬余表其墓焉余嘗觀國史讀王金等獄辭載守忠進三元太乙丹及吹氣補腦之法與處士言脗合文初稱處士爲守忠弟子信不誣也守忠不自隱閤扶術以干人主幾伏柳泌之誅處士見幾蜚遜身享上壽其有懲於師矣乎無廟之登遐也亦有進藥之獄追論者猶謂守忠等有佚罰焉余表處士之墓牽連書之亦庸以著戒云

李德遠墓表

歙人李德遠病革自草貧士傳屬其子春逢曰我死爲我大署其碣曰貧士李仲明之墓死不憾矣春逢余門人也奉其遺傳以謁余余讀而悲之嗟乎仲尼有言曰貧而無怨德遠怨矣且

死而屬其子所以志怨也人生斯世貴富貧賤之不齊如粟之雨於天而塵之飛於地也令貧者必怨而怨者必志之不忘則是天不可勝問而南山之石不可勝泐也夫貧而能怨怨而能志之不忘者是其人必有踔厲不可御之才結轡不可茹之志與夫兀傲不可貶之骨而坎壈失職約結無以自見至於將死之日長算既訖短造斯盡吮愁銜恨無所復之而鳴其怨於片言冀後世猶有明之者也後漢趙嘉年三十餘臥蓐七年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遯無箕山

飲齋集卷六十六

三

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德遠之怨猶嘉也嘉之勅兄子累數十言而德遠之屬其子一言而已於乎其尤足悲矣余故徇春逢之請伐石而表之曰有明貧士李仲明之墓仲明名也德遠者其字也稱貧士者何如其志也德遠少負異才有名諸生閒館於郡太守太守賢而禮之歲莫歸盜瞰其室其妻方憂釜待炊突蕭然無煙也盜相顧語曰今夕入呂蒙正破窰矣失笑而去德

遠之爲人若是斯可以貧斯可以怨矣余所爲表而志之不忘者也

吳君俞墓表

浮屠正顙自西湖主虞山之福城嘗稱新安吳聞喜字君俞之賢而惜其早世也問君俞之賢何如則曰君俞家世素封折節讀書鼓篋入成均成均之士長者造門輩行避席人人以爲國士也佳辰勝日出游佳山水閒琴書鼎彝錯置左右軍持漉囊參列杖屨見者歎羨以爲神仙中人急難赴義髮直如竿古之義人俠士無以

飲齋集卷六十六

三

過也君俞之爲人如此而又能歸心法門以明宗護教爲已任其沒也士大夫與之游者泣聞其風者歎浮屠道人焚香然燈者徧塔廟也君俞不幸無子其婦程服金屑以死有烏頭綽楔之旌而君俞將抑沒不傳某竊悼之君俞之生也以不得一見公爲恨安得公之一言以慰君俞於地下乎余曰子之言信因子以信君俞其不爲無徵也已昔蘇子瞻嘗謂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以此賢惠勤而序其詩以謂勤得列於士大夫必

不負公吾以爲勤惟老於浮屠無求於世故能終不負公使其得列於士大夫功名勢利驅於前而貴賤死生變於後負不負未可知也今君俞以一書生夭死非有歐陽公噓枯吹生之勢可以奔走天下而願之交於君俞也非有三十年餘之久其涕泣不忘欲得余之文以慰君俞也如此之切則願之不負君俞其必爲子瞻之所賢而爲君俞者抑又可知已矣今世未必有歐陽公之好士而今之士大夫其善叛人也甚於歐陽公之時聞願之風亦可以少媿矣乎余竊取蘇子之義大書以表君俞之墓後有觀者其必曰因浮屠之言以表人之墓而後世不以爲無徵也自余之表君俞始

張季公墓表

直嘗熟治城之北背城而面山洄爲清池其中有燕亭閒館舟夜過之燈火出林蔭觥籌笑語之聲達於水涯問之曰此張家荷亭張季公召客燕游地也余先公與季公好數從季公飲歸輒曰季公召客客不過三四人羣子姓羅列坐隅奉觴壽客促數紉迷父子昆弟不相假辟卒

集卷六十六

二十六

集卷六十六

二十六

飲衍衍而與與以其讎會之良知季公之合族者善也予長識季公魁形而豐下巖然長德又識其子秀才紹慶溫文安雅出於輩流閒從季公飲如先君之云不十年季公與其子相繼歿矣所謂荷亭者予以閒過之池館如故燈火青熒猶可指而觥籌笑語之聲達於水涯者若墜若抗引而爲弦誦予以此興歎於公父子閒而尤幸其有後也季公沒鄉之人聚而語曰季公善父母執喪以情居瘠善兄弟沒其遺孤孩衣食百須皆已出長而使復其所家故多貲削衣貶食頒施之内外親曰此吾貲也於季季公誠一鄉之善士矣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本俗云者猶曰鄉之舊俗云爾吾鄉舊俗醇美如周官之所謂族墳墓聯兄弟師儒朋友與夫州黨之相賙相賓百年閒猶有存者若季公者蓋亦其遺民故老也舊俗日壞而鄉之善人從之于是乎情僞誼嗽閭井煩促而東阡北陌親串遄來之地步武錯迕契契不能以相從於乎是豈獨繫於一鄉也哉公諱某字某以博士弟子員入貲爲太學生其孫某以某年某月

甲子葬公虞山之新阡卜既食謁余而請曰願
有述也以余言之不美不足以章李公而其不
習爲文飾則或可以碣於隧而不慙也書之以
慰其孫之孝思且以告於鄉之人云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六

牧齋集六十六

二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七

墓表二

南海黃夫人墓表

嗚呼是為南海黃氏夫人之墓夫人故贈某官吳公諱某之妻今江西道監察御史光龍之母也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餘干其子之官寢越某年歲在庚申御史奉 上命巡鹽湘江屬其部民錢謙益使表夫人之墓是年 神宗光宗相繼登假 天子初登大位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朔為泰昌元年謙益復官京師乃按

牧齋集六十七

夫人之行而表之曰嗚呼易稱臣道婦道皆曰無成而代有終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為處嘗言之也非所語于危疑屯難之日也若夫人者女而婦婦人而夫子不可以不表也夫人之未嫁也其父死于浙夫人以其喪歸以一荏弱待年之女子扶幃設旒氣瑱迓葬歷三千里如堂適庭故曰女而婦及夫人之寡也一子易一子嬰夫人操持門戶生產滋殖御史長家所畜玩好聚而焚之曰以壹其子于學也初夫人將葬其夫其兄林之曰地不食母以豎子

卜也夫人不聽乃克葬及御史以孤童顯人曰卜兆惟夫人能故曰婦人而夫子嗚呼婦人者秉利貞之情含幽客之氣者也聽儻從顧私親尊巫史信鬼而好機其恒性也而又當死喪頻仍危疑屯難之日而夫人卓然如此謂夫人為丈夫女可矣謂世之丈夫舉若是吾不敢也嗚呼國家當主少國疑死喪屯難之日能人勢要其儻從也中官阿母其私親也飛章騰說其史巫也身家妻子死生禍福其鬼與機也當此之時猶欲頌頌進退緩步低首以養體持祿為事

牧齋集六十七

一旦權移于婦寺禍成于禁近而後呼天而悔之不已晚乎夫易稱無成未嘗不言有終也曰婦人吉未嘗不繫之曰夫子凶也則夫宜女而婦宜婦而女與夫宜夫子而婦人者皆見戒于易者也謙益深有懼焉用敢表夫人之行饒諸墓上匪夫人之表以詔臣子嗚呼是年十月晦日癸酉史官嘗熟錢謙益表

澤州王氏節孝阡表

余在史館承乏外制凡孝子節婦與被推恩贈封之典者必謹而書之不厭詳複以謂國家崇

臺綽楔倣古表厥宅里之制然或有及有不及
惟其發聞于子孫田里婦孺家人部屋之事無
不茂著于 朝廷之典罔庶幾見且聞者嗟咨
佩嘆轉相告語猶有所感勉而相勸也今歲南
臺侍御王君允成蜀余表其父母之墓余讀憲
使張君光緒所排轡事狀嘆曰此所謂應古旌
表之法而發聞于其後者與余從事外制表章
天下孝子節婦湮沒幽鬱者多矣今于侍御父
母得表其隧道之石猶前志也其何敢辭府君
諱簡字汝賢曾大父嵩大父仲名父武母任氏

卷六十七

三

兄弟五人君于倫次爲叔子王氏以耕治起家
代有隱德府君之大父始教其子弟業儒府君
爲郡弟子員有名于時以孝死而侍御卒以儒
術顯云府君父歿時纔舞象耳母任慟哭不食
欲從死府君哭而告母曰大父母老矣五男二
女累累未有室家母死是重死吾父也又哭而
誓兄弟曰所不惟母之語言是訓是行者生無
以事吾母死無以見吾父矣于是任孺人乃食
而府君以孤僅上事大父母中事母下伏長兄
以掖諸兄弟喪葬盡禮歷五十年內外斬斬門

屏晏然府君沉塞有氣形貌魁碩仲兄解囚囚
中道逸去府君挺身見大府慷慨白事大府奇
而釋之伯仲與人無崖岸邑屋少年易而侮之
府君在坐人無敢陟輪視伯仲者兩季弟病疫
省視湯藥不避垢穢人或以謂府君府君泣曰
我子視諸姪稍長卽有傳染猶愈于死吾弟也
府君念母勤以立身揚名爲已任下惟矻矻不
少休母與二季相繼病府君窮百道治之形神
殫瘁母病良已而府君遂不起卒之日隣里巷
哭行路之人皆歎有泣者萬曆戊子之四月也

卷六十七

四

享年四十府君配任孺人家人呼之曰小任別
君母也孺人事其姑備有儀法姑性嚴重孺人
獨得其歡心嘗侍姑疾踰月不解衣姑喜謂孺
人若孝事我天當以孝婦報若生平布衣蔬食
不好刺繡不事宰殺尼師巫覡不登其門相府
君二十餘年以及課侍御兄弟篝燈宿火焚焚
如一昔也府君疾革孺人遂不食妯娌固止之
孺人曰往吾病瘍幾殆夫子撫我曰若死我必
不再娶今吾忍夫子獨身地下乎時侍御兄弟
亦病侍御哭父失聲氣息支綴或謂孺人曰若

孺子何孺人曰吾兄病必愈愈且大吾門吾微之昔夢矣無相潤也竟不食而死後府君卒蓋兩月衣裳衾絰絢綽綽完好視其封題皆府君卒之日也享年三十有九初侍御以邑令考最贈府君如其官任爲孺人 今天子卽位覃恩海內府君得贈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而仍贈任爲孺人府君與孺人以其卒之歲葬于浪井川東原祖塋下至是三十有六年矣惟孝與節國之元氣天地之所與立也世道交喪士大夫以頑鈍苟免爲能事波流茅靡餘風未殄降將索

東齊集卷六

五

臣填塞囹圄 天子盱衡動色以風厲之而未止也府君夫婦死孝死節應古旌表之法而湮沒幽鬱發聞于其子侍御當鼎革之際公忠骨鯁其風節議論竦動天下淵源弘長所得于家庭者多矣歐陽子表唐子方之先墓以謂子方方進用于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侍御固今之子方也論次其家世而原本其節義之所自則其可以表于金石而信之後世者蓋已不一書而足也豈待考諸後日而徵其顯榮之未止也哉

初封安人丁氏墳前石表辭

安人長興丁氏光祿寺大官署正諱某之子歸安茅氏廣東按察司副使諱坤之婦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國縉之妻也封孺人再封安人皆在萬曆中天啓二年某月某日卒其孤元儀朕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附安人于都水公之阡元儀有文名知兵略國家方用兵元儀慷慨應辟既葬升經帶而從戎事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禮也于是元儀以墓上之石來請曰願有述也謙益曰諾其辭曰太公之後是始有丁

東齊集卷六

六

條葉被澤望于長興是生安人夙有多譽從父服官大官之署維都水公有室再捐朝于京師乃委禽焉茅爲世家族大而貴揭揭都水爲時職志安人歸之和鳴鏘鏘如圭有邱如金斯相變彼諸姬爰居爰處有攜有嬰累累孤女余稠敘進強祿錯交如姪如婦孰裏孰毛皇舅鹿門聞而歎曰此雖女子何愧巾幗都水報政最于山東其新孔嘉命服在躬疾瀕于危誓以身先強起再覲奇孳歲旬盜生近郊白晝洵洵懷刀裘甲僅而卽戎出爲辨強非婦之義土填左闔

古也有志都水嶽嶽擢居西臺瞻望父兮豈不懷歸安人曰噫將子無顧短衣禿袖以率嫗御歸就子舍婦後夫先異糧宿肉扶持有年回翔再仕爲令于浙勞其晨昏以尉遷謫漸人凶饑亦孔之憂珥脫衣穿綢彼瑾流廣置姬侍以弗無子亦既抱子而進未已相乳更抱莫知所生同仁均養協氣交并量移郎署周旋南北相厭簠簋共其蠶織皇舅壽考老苕雪閒衣冠賓從儼如神仙腴洗克共曰婦有助杖屨閑閑燕笑飲御居皇舅喪情文折衷相夫有聞蔚爲禮宗

牧齋集六十七

都水行河以死勤事舟舫下上哀傲水溢報夫地下撫孤匱前撫膺陷冑臨絕之言鄉里游饒道瑾相枕指麾孤童傾倒困廩大築幽宮都水是安工作聚業倣于周官安人之爲節度卓犖燕及惇嫗施于嫗族安人之教夙夜齋咨無念爾祖先君之思寡居以還布衣蔬食奉彼戒法以飲婦職年五十四寢疾而但冢子韓韋羈于南都安人喟曰吾可以死父有墜言庶其是在是吉祥而逝容儀委蛇譬如旅人日暮赴家元儀自南見星而赴遇使于涂哭而問故徒跣號呼

與弟庀喪卜附先兆龜告祥安人之命都水之室豈曰渴葬王事孔亟曰元儀朕誕惟二孤元儀暨朕朕也與與有女七人二實已出長而有歸哀哉蚤卒維彼五女三女之存擗慟臨穴哀感行人元儀念母銜哀罔極實來求詩以斷墓石大書深刻阡表之辭膺詔來者過而眡之

封恭人孫氏墓碑

今上之元年建州夷不悔禍決辰之間陷我藩遼順天府府丞新安畢公懋康銜使命將行言者謂公精曉兵事宜留治兵公奮然上疏請募

牧齋集六十七

江淮閒鹽戶漁丁殊死敢戰者東以部伍身自訓練幸得一當奴酋天子壯其議下所司覆奏行有日矣而母恭人之計適至余往唁之公搗膺呼曰天乎懋康進不得死于奴也退而不得死吾母也懋康自是無死所矣有麗牲之石以請于吾子子母辭焉嗚呼余聞恭人少磊砢有丈夫之槩故少保績溪胡襄懋公以功高被逮恭人夢伏闕上章慷慨數千言如劉向谷永之訟陳湯者至老猶能記憶之余嘗敘其事以壽恭人以謂恭人之爲女子也可以愧世之丈

夫其夢也可以愧世之視而醒者當此時建州之難作矣余自度無所用于世猶冀以區區筆札憤盈叫呼庶幾有動于世之君子今又三年視益烈矣日夜拱于燕笑幾幸其不渡河不航海舉中朝之命聽于必不可恃之西虜世之所謂丈夫者與夫視而醒者其果如何也府丞事雖未行其膠力疆圉爲國家雪憾地喪師之恥固有其時而恭人之大志亦可以無憾獨余以不肖之軀浮湛死局疾呼大號吻燥筆枯瞪目顧視化爲瘖啞猶執筆而紀恭人之葬其能無

牧齋集六十七

九

媿色矣乎恭人姓孫氏性通敏誦詩百篇貫穿經史好爲歌詩有和平麗則之音事舅姑孝嘗割股以療姑疾撫庶出之子莫辨已子婦道母儀靡不純備舉其大者其細可知也恭人嫁畢氏爲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主簿封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某之妻有男子子七人府丞及二季恭人出也享年八十有二卒于天啓元年之四月某甲子葬于梅山之新阡實某年某甲子銘曰

安女之精下爲人彼美淑媛維降神明詩習禮

被質文躬服櫛縱志矜紳夢提封事排帝閭援忠盛枯叫穹旻九關虎豹爭僊僊弭首睨視弱女身帝曰女歸大女門昇女美子從以孫歸來閭闔開嶙峋有子法冠侍帝晨狡夷作孽白水津陳屍漂血遶海殷皇赫斯怒雷霆震爰命整旅江淮濟甲光蔽日戈搜雲習流背鬼張吾軍將星高竊星昏棘人素冠哭且奔爲母起家黔山垠象彼祈連樹麒麟旁置萬家何足云我作銘詩託貞珉百爾中悃臆刻文

房母左太宜人墓表

牧齋集六十二

十

封太宜人左氏故太中大夫陝西按察使益都房公諱如式之副室而南京太僕寺少卿可壯之生母也少卿與余竝中萬曆甲科並事神光熹三廟以及今上竝坐閣禍閣訟牽連再請崇禎九年五月太宜人卒少卿卜以次年十二月葬于雲門之新阡而屬余表其墓少卿之狀太宜人備矣其事按察公也婉而恭其承信淑人也卑而理撫嫡出之子婦字而敬教其子威而孫御臧獲庀家事肅而寬廉而不制古所稱賢明貞順之德斯已兼舉矣余之文何以加

諸而余於少卿母子之間有深痛焉余與少卿
兩耳人先背棄皆有老母罷官歸田里互相問
訊曰太夫人無恙乎開城酌酒交相慶也先太
淑人沒少卿哭之而哀太宜人年八十少卿奉
英蕩之節過家上壽余告於母殯拜而遣使不
自知其伏地失聲也吾母知少卿爲余謫官每
愴然曰少卿之爲朋友亦已足矣其若念母何
太宜人則軟語勞少卿曰若所爲牽連謫官者
海內大人君子也吾爲若母有餘榮矣兩家之
母言猶在耳兩家之子交頌母言以相慰藉其

牧齋集六十七

十一

簡牘至今錯互隱衍而二母者今安在也詩不
云乎有母之尸饔顧封人曰小人有母聶政曰
有老母在此子之念其母也趙太后稱婦人異
甚嚴延年之母不忍見壯子受刑慘此母之念
其子也嗚呼父母之念其子一也丈夫識道理
重名義猶能挫情割愛若婦人之愛憐其子毛
裏而已矣湮血而已矣介子推范滂之母不數
見而搯臂流乳之痛凡爲母子何獨不然余與
少卿不幸而繫籍黨部觸忤權倖以憂老母雖
二母之賢明貞順無惡於其子而母子之間雍

容服豫開口而笑者其爲時日固已少矣杼柚
之教門閭之望銜哀茹恤終天而已矣曷有窮
乎余既諾少卿之請傷心漬淚每執筆不忍下
旋彼急彼下吏少卿請之不懈益勤曰非子之
過也太宜人望子言久矣創鉅痛甚志慙氣塞
假玆石以告哀余之爲此言也猶鳥獸之巡過
其故鄉翔回鳴號踴躍而踟躕也猶燕雀之啁
噍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後之仁人孝子過而視
焉其亦爲之徘徊歎息也夫崇禎十年九月十
七日

牧齋集六十七

十二

劉氏兩節婦墓表

劉氏兩節婦者上林苑監左監丞劉可毅之嫡
母徐氏生母侯氏而贈監丞劉君體性之室也
劉君爲諸生下惟攻苦兩節婦篝燈佐讀飽勉
有無妯娌先後如也劉君沒兩節婦截髮自誓
以撫範孤辛劬四十餘年克有成立可毅克邀
天子之休命以顯其親烏頭雙闕旌門有
闕方此時母子相泣問巷聚觀太息又數年而
兩節婦沒既葬可毅以事繫請室泣而謁余請
表其墓嗟夫苟息有言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

梅忠臣節婦其道一也兩節婦芳年令姿齊心
共命捐生以殉其天塋死以立其子比其子成
立有以下報所天兩節婦之事畢矣豈知其生
前天日鼎明榮及其身又豈知其身後風雨漂
搖憂及其子也哉子之才不才親之所與被也
若憂存禍福之不可知則天也今日之事是亦
生者之所不愧而死者之所不悔也假令為人
子者躬虧體辱親之行爲世之所指名親之沒
也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千二石治
莫府冢上王衣梓宮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復
土之後 天子賜上尊養牛手詔敦趨赴都堂
視事此亦人世之極榮矣而於人子之誼奚當
焉今以可教之爲人子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
生而不免於縲絏之患可教雖自傷爲子無狀
痛不欲生然生者之不愧可知也兩節婦地下
有知亦必曰非吾子之罪死者之不悔又可知
也夫兩節婦之高行宗伯旌之國史書之後有
劉子政范蔚宗者必有取焉余可以無述也述
兩節婦之所以生不愧死不悔而因及可教之
所以無憾於其母者以表於其墓用以知天道

之必復而兩節婦之遺祉未艾也姑伐石以待
焉

瞿太公墓版文

余年踰壯與瞿子元初讀書拂水山房雞鳴風
雨篝燈刻燭往往爲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
事行曰瞿之先世居河南徙通州之海門宋末
避兵來嘗熟有諱達者受元將旗號徇未下城
邑授百夫長遷轉憐口提領有孝子曰嗣興宋
文憲方正學爲撰誌狀者也孝子之子諱莊官
至福建左叅政 高皇帝賜手詔獎諭載在大
誥者也莊之後六世爲吾祖吾祖之生也會祖
家中落長子爲諸生賣田入貨國學益大困吾
祖年十八代父應縣役給公上老胥宿吏莫敢
以僮子假易御藏獲課耕耨勤惰勞佚部分井
然中外數百指嚴憚如家丈人也曾祖病革謂
曰伯以入貨鬻產吾將減其分以償汝吾祖泣
曰大人以兒故減兄嫂產得無減兄嫂淚乎兒
生有命大人柰何爲此言會祖歎曰吾固知兒
之無所藉吾產也生平不信機鬼會祖母病不
知人巫降神於庭吾祖自外入問之不見腳屈

下拜神援筆判曰以汝純孝夜半當蘇汝母至夜分大聲發床前母遂蘇又五十餘年乃終吾祖亦六十餘矣每新燕來時仰視屋梁周走而呼曰孀孀安在乎嗚嗚啜泣與燕語相下上家人咸相顧泫然也吾祖撫羣從子姓及故人子弟收卹教誨具有恩禮其人始見德久之或操戈相向已而又以好來吾祖厚遇之自如少能洞悉情偽老而彌熟人有相欺者陽受其譟譟而陰識之其人終身以爲能欺吾祖也其治生未嘗僥拾印取以心計釣奇田畝錢布藏弄腹

卷六十七

十五

苛每謂吾家薄籍在十指伸屈中傳別書契經目而已未嘗省視曰何待人之薄也閭左有大議已宰及鄉老刺刺私語移日吾祖至輒一言而決退亦不以告人邑有大縣役及大役傾身爲人先費輒數百金其所爲多疎闊迂緩會有天幸家益起嘗曰人何苦爲善不力天未嘗虧負人也吾與瞿星卿顧朗仲爲文會諸老人相率諫吾祖若孫日夜從諸狂生衣袖反接兩眼生頂上不早禁絕之且破而家吾祖笑曰吾縱吾孫與之游恐其不得當也而顧欲麾之門外

乎其後諸子皆爲名士拂水文社遂甲天下朗仲嘗曰知我者惟吾父與太公也朗仲許爲吾祖譔事狀吾子他日採而誌之爲吾祖之宋與方也吾死不恨矣言已涕泣洟瀾悲不自勝余心識之不忍忘萬曆丁未朗仲卒又數年元初衰經過余再拜而請曰歐陽子之言曰非敢緩之以泣也今吾老矣無可待者矣朗仲且死猶以不及狀吾祖爲恨吾之不忍死吾祖也與其不忍死吾朗仲也胥以累吾子子其無辭余諾

卷六十七

十六

其請逡巡未及爲而元初又歿迄今二十五年矣嗚呼人世之不可以把翫也一彈指之間已三世矣而孝子慈孫之思不死其親也重泉之下窮塵之後其耿耿者何時而已乎余故譔次其語以遺其諸孫使樹石太公墓門并以告於元初之墓太公諱依京萬曆丙申九月卒壽八十有一元初者吳之名士瞿純仁也銘曰司徒三物以教萬民二曰六行興賢禮賓萬曆之世熙和如春萬曆瞿公際此昌辰孝乎惟孝德必有鄰睦婣任恤安富恤貧國有大故奮袂

墊巾大冠如其視其齒齟國有大役警鼓振振
守閭待令敢有弗虔叶國有大裁我無遐巡傾
稍何度指其廩困春秋讀法祭醕諄諄德行道
藝叶與此倫世教下衰醜類頑嚚奇衷相及觴
槌斷斷鄉老云邈本俗不存安能汲汲彌縫使
清墓木已拱宿草載陳作爲銘詩以詔斯人崇
頑叶癸未五月契家子錢謙益造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七

牧齋集六十七

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塔銘一

愍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峯登公與愍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華應現天際妙峯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

牧齋集卷六十八

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意曰利竿不憂倒却矣燈地月落晤言疊疊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

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嘗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直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思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

牧齋集卷六十八

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既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剎涸清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卽妙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峯衣褐來訪須髮鬢毵如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

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巖巖問何方
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
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透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
不語僧遂相與煮淡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
明年偕妙峯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
家頗了旋嵐假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
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峯一見遽問師何所
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
絕消息峯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
禪師坐叅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遂

教齋集卷十八

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
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
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水雪中春夏之
交流漸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峯
峯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
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約危坐其上初則
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竊聞寂水聲不復
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
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
說偈以頌之遊馬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

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
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
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
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
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
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
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覲已皆讚歎而去
嘗夢與妙峯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
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
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

教齋集卷十八

四

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
目也師既建新儲適逢遠道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
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
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
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
感嘆率閭閻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
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齋送因以便歸省
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
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遂以報恩寺具奏曰願

日減饔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 慈聖許之歲
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
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
乘勅使四出中人讒構劾以煩費為言 上弗
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為奇貨
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擅施帑金
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
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 聖母何
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鉗鉢耳 主上純

牧齋集六十八

平

孝度不以鉗鉢故傷 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
以謝 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
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 慈聖及 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
戍雷州非 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
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為師作
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
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眾
掩薶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瘴氣立解叅
政周君汝登率學子來扣擊舉通手晝夜之道

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
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曆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中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間
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
者其眾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
舍屠門酒肆為寶坊緇白金集攝折互用大
鑒之道勅馬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賓
天詔至慟哭拂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
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為作荼毘佛事歲吳越
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吊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

牧齋集六十八

六

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菴五乳峯
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
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
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
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
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眾告別危坐而
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
光燭天三日人龜面頰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
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

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為哉天殆使為師作
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
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
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
東執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
有隙嘆市民以白艚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
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
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釋騷尤甚採使
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為言開採利害繇是
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今有司歲解制府戴

校書集六十八

七

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
為余言居北臺大雲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
髮堅坐待盡身心澄然通明塔院僧穴雪以入
相攜行雲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
禪定榜箠刺熱若罔木石逾年在雷陽郡丞以
礦事被逮侍者惶遽傳告母楚卒發幾無完膚
此楞伽筆記所緣作也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
眾圍遶有隸人如狂易狀搏穎不已曰我寺西
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
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為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

曰解脫竟憐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為人天眼
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
得度弟子甚眾從師于獄職納案牘者福善也
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
子弟剝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
而坐脫以去者即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
昌曆為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
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
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

校書集六十八

八

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游
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
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
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
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
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
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
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
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
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謹益下劣鈍根荷師記

弱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起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五濁世間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迷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東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蟄伏雪窖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炤上徹帝閭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桁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水古有遺則大鑒重徵靈炤不昧屈眴之水如施畫積

集卷之六十八

九

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必待族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炤覺路天啓七年丁卯九月朔嘗熟幅中弟子錢謙益謹述

聞谷禪師塔銘

聞谷禪師印公以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七日示寂於瓶甸之真寂禪院明年丁丑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師世壽七十有一

歲臘五十有八主叢林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

度弟子千有餘人得戒弟子萬有餘人師之沒也傳戒弟子鼓山賢公千里赴弔補師住處爲其塔上之銘旣葬而其上首弟子大堅等扣余山中復以勒銘爲請以余於師有支許之好假世諦文字演說實相爲賢公疏通證明焉亦賢公之志也余其忍辭謹按師諱廣印字聞谷嘉善人周瑯之子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劒領甲士擁門而生師爲兒時左眼角嘗見一浮圖住空中稍長父攜觀大勝寺浮屠訝曰我眼中嘗見此此後遂不復見年十三祝髮於杭之開元寺

集卷之六十八

十

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答往扣西蜀儀峯和尚於清平峯教看雲門露字師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舉拳揮按痛罵驅出門白汗津津浹背益發奮力參年二十四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期年而臻其奧雲棲大師開法淨慈特舉師爲維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縛禪參無幻禪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生連朝參請漸多乃曳杖而去上雙徑結茆

白雲峯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從茲礙膺之物咸冰釋矣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請益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池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為多愧耳池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游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乃與髻峯諸師期禪期於蓮居永慶儀峯老人復來自蜀因得重徵玄奧

卷之六十八

十一

印明臨濟宗旨峯歸師隱湖之菁山瓶甸為雙徑兩目孔道行脚往來無一茅蓋頭師捐衣鉢創數椽為接待之計法施雲湧鬱為寶坊遂移真寂廢寺舊額名之事既竣杖笠南遊隱建州之廢寺凡三載浙僧始物色得之迎請絡繹掉頭不顧會主院者相繼遷化師不得已復歸視事四方衲子叅請雲集東至五千指禪淨雙提規重矩叠稱江南法席之最久之復南游棲建州之寶善四載年七十乃歸老於真寂次年臘月八日說戒訖前一日手書與徑山

長老送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索紙書誠語泊然而逝蓋賢公之銘師如此嗚呼萬曆中方內有三大和尚紫柏可公雲棲宏公憨山清公各樹法幢為人天眼目三公入滅魔外橫行喝棒錯互吳越之閒人如中風狂走當此之時真修退藏密傳三老之一燈者禪師一人而已師痛夫世之盲叅瞎悟者以狂易之病飲塗毒之藥窮老叅究終不以悟自居學者少逞知解必深錐痛割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師之砥柱末法者一也師痛夫世之上堂登座者以俳優之場

卷之六十八

十二

演沐猴之戲堅辭僧東不許開堂晚歲正告諸宰官孀居久矣復肯傳粉墨求嫁耶師之砥柱末法者二也師痛夫世之架大屋養閒漢榮名利養市賈相求者真寂告成之後數年退院七載南游腰包杖錫飄然於荒山野水之閒師之砥柱末法者三也師器宇冲和神觀閉止導迎善氣被褐懷玉有儒者聞然之風其持身衛道苦心危行如冰之凌霜而益堅如玉之煨火而愈栗指柱大法於衰殘充塞之餘孤行獨往肯育不能奪也賢公所謂蒙衆誦而弗恤犯衆怒

而弗顧者信乎其知師者矣師之七十也
文以稱壽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
觀之益信師讀之為之破顏微笑今師之葬已
三年矣踵賢公之後而銘其塔慨利竿之日倒
媿金湯之無人俛仰法門有深感焉乃為之銘
曰

單傳教遠禪席寥寥師起其衰如風鳴條禪風
漸扇魔民蜂起師砥其敝如坊止水師不以禪
置律與經歷然光明如谷傳燈師智愈圓其心
愈密悶悟顯修如燈在室寶炬不然金鏡式微

卷之十八

十三

誓揮我戈以指懸車風霜剝落冰雪崔嵬窮冬
返陰孤陽獨回樓閣千閒雲堂一宿何處是師
本來面目雲棲為師永明是宗巋然一塔坐斷
虛空闔山浙水吾師在焉明明如月嘗炤百川

洞聞禪師塔銘

古之得道者以死生為如幻三昧故有謂坐脫
立亡尚未夢見先師意者世衰聖伏盲師瞽說
各自稱尊則非末後一著不足以勘辨之蓋亦
末法使然也天啓三年七月洞聞禪師示寂於
破山之禪院是時天方溽暑流金鑠石越三日

余趨視之垂首趺坐若入正定蚊蚋却避膚理
瑩潔四眾觀者莫不歎異師行解未知其何如
以余所見亦可謂甚難希有者矣師吳江李氏
子少出家入華山為默庵和尚侍者舍而歸紫
栢大師大師改名法乘號曰洞聞馮祭酒開之
送似塵洞聞游方序云二上人一脫逢掖一逃
外法俱奇男子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紫
栢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
無萬里此師行脚因緣也初居虞山之三峯徙
天目之中雲庵卒老於破山即慈和樂易具大
人相所至住山誅茅束薪偕其徒雪庵拈拈庀
治師優游兀傲飲石泉而蔭松栢不汲汲於
榮名利養其視世相輕也斯其臨終所得力者
歟師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墓在破山寺之南
凡若干步銘曰

卷之十八

十四

鶴林法師塔銘

嘗熱縣治之異隅建聚奎塔久而未潰於成衆
君子聚而謀住持咸曰鶴林法師其人也師逃
跡北山之麓溪幡然而起率其弟子仁方住菴
焉師律行情嚴四方歸仰仁方能捐水去食伐
木輦土以專勤者事不逾年塔工大興崇禎三
年七月師示疾於塔院說偈別衆堅坐而逝又
一年仁方亦逝其徒知通等奉全身塔於拂水
巖之西嶺以仁方附焉師諱大寂嘉定趙氏子
甫壯出家得度於護國寺永敏和尚受具戒於
雲棲大師學經論於紹覺法師單丁行脚凡十
餘年縛禪於廬山游少林禮五臺歸廬山而老
焉師質貌樸愿志氣專壹其尊嚴毗尼也如法
吏之守三尺謹凜科條而已其講習經論也如
舉子之窮六經穿穴章句而已縣定以發惠因
相以契性過叅諸方扣擊宗旨久之於心地漸
有所發明然不敢高其舉趾輕言向上事曰吾
株守吾經律而已說法爲人必提唱念佛法門
曰吾所學於雲棲者如是而已坐廬山數夏空
林荒樾午夜施食鬼嘯嘯吟與梵唄相應和日
不重食夜不脇席從行無一錢之藏徒皆化

牧齋集卷六十八

十五

之仁方病亟求一故絮籍體竟不可得諸方皆
曰此真鶴林之子也師之葬寶崇禎五年十一
月其上首弟子曰智妙卽仁方也墓在師之左
方十餘步銘曰
仰子有言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惠去律
小經佛道斯替生死海中風波淫裔孰是船師
亂流而濟師之執行豈曰滯泥涉生死流回翔
鼓柁盲禪魔民橫奔狂惻讀吾之銘其亦思褰
裳而揭厲也耶
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八

牧齋集卷六十八

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塔銘二

華山雪浪大師塔銘

昔梁肅之論荆溪以爲明道若昧渙然中興聖人不作其閒必有命世者出焉我明正嘉之際講肆獨盛於北方無極和尚起自淮陰傳法於通泰二公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歸而演法南都而其門有雪浪恩公慙山清公出焉一車兩輪板無極之道以濟度羣有而法道煥然中興向非命世而出則何以臻此謹按慙師所撰

集卷六十九

雪浪大師傳而序之曰師諱洪恩姓黃氏金陵民家子爲兒時雖躑戲弄遇佛禮足塾師以句讀課之領之而已極師講法華規矩於報恩寺師年十三從父往聽傾耳會心畱旬日不肯去母使父趣歸師袖剪刀禮玄奘大師髮塔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以此遺母父慟哭師瞪視而已爲小沙彌頽然具大人相一日設齋往踞第一座首座呵之師曰此座誰坐得座曰通佛法者坐得師曰如是則我當坐座曰汝通何佛法師曰請問座舉座上講語師信口肆應無不了

集卷六十九

了一衆驚異曰此郎再來人也慙師少師一並得度於西林長老同參極師比肩握手如連珠珎王見者以爲無着天親也師年十八分座副講佛法淹通乃畱心義學聽極師演華嚴大疏五地聖人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閒技藝涉俗利生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外典旁及唐詩晉字研朱益丹惟燈晝被不知者以爲滯滯世諦中也慙師從雲谷和尚縛禪天界寺師見其枯坐呵以聽講曰用如三家邨土地作麼慙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如開門落日耳師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慙師苦南方軟暖決計北游師苦畱之慙詒師入城辦嚴冒大雪攜一瓢長往師還寺痛哭久之游嵩少入伏牛抵京師上五臺覓慙師於冰雪堆中腰包菴飯誓共生死慙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江南法道久湮當上承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爲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緣也師然之相與鄭重而別極師弘法以平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師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碍之旨本師遷化次補

其處游沫藏海囊括川注單提本文盡埽訓詁
稱性而談標指言外恒教學人以理觀焉入法
之門先是講肆糾纏教義如抱椿搖櫓略無超
脫及師出世炤遮雙顯總別交光摩尼四現一
雨普霑學者耳目錯互心志移奪如法雷之破
蟄如東風之泮凍說法三十年黑白衆日以萬
計閒游杖錫四衆圍繞徧山水爲妙聲化樹林
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嘉靖四十
五年報恩燬於雷火師與愍師三日哭誓以興
復相肩荷愍雖在臺山東海未嘗頃刻忘報恩
也愍懼難赴南海師見浮圖露槩欹傾沿門持
鉢行乞都市高門縣薄金錢雲委凡三年而竣
事塔高二百五十尺安三輪處高七十尺架半
倍之樞木從空而下如芥投針不差毫黍當塔
心未下師嘔血數升塊然起定風鈴彫角如有
鬼神護持萬衆驚歎咸以爲願力冥感也晚年
接海衆於望亭草菴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
說法二利竝施四衆歛集未幾示微疾集衆告
別弟子乞師垂示師曰中空如花本無所有說
箇甚麼問滅後用龕用棺師曰坐死龕子臥死

北齊書卷十九

三

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萬曆戊申十一月十五日也俗壽六十四法臘
五十一弟子奉全身還葬於雪浪山師高穎朗
目方頤大口肌理如玉講淡徹座方丈單床默
修壁觀嘗於長城山中正定二日林木屋宇皆
爲震動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崖岸不避譏
嫌論詩度曲見聞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已
而飯惟羹豆臥則鶴軒捨茶則擔水出汲飯僧
則斧薪執具人以爲閭閻少異而不知其行已
有嘗也嘗駐嘉興楞嚴寺愛其池木清嘉作精
舍三楹經營浹月手自塗墍落成三日飄然而
去終身不再至焉其逍搖擺落皆此類也紫柏
可公精持毗尼心頗易師愍師以出家因緣告
之可公悚然曰殆窺基後身也余自毀齒卽獲
侍瓶錫丁未偕李長蘅扣師望亭瞻嚮之餘心
骨清瑩始悔嚮者知師之淺也傳法弟子耶法
明宗三明歸空格空瑞林先逝覺法終隱匡山
歿後講演者巢松浸一雨潤在三吳蘊璞悉在
都下若昧智在江西碧空湛在建業心光敏在
淮南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師門信乎中興之盛

北齊書卷十九

四

也蒼雪法師徹公潤公之法子闡法吳下者也
追惟祖德請余爲塔上之文余何敢辭繁之銘
曰

法道下衰如世中否誰其振之命世蔚起極師
南來記翦儼然賢首慈恩二燈並傳有兩駒齒
化爲龍馬擎攫碧落蹴踏天下慈往曹溪經星
南流浪駐江表斗柄斯昭智炬高明德瓶云倚
經江論海逢原會委帝綱金相利海鑑光華嚴
法界涌現堵塙講樹敷花談叢落實舍利腹貯
狡狴口出以其緒餘莊嚴相輪雀離浮圖示見

松蘿集卷十九

五

蟲雲歌樓酒坊禪燈法席三車一乘鴻爪牛跡
大布而衣一床而居霜降水落白月空虛禪律
對待經論繁興密師四戰人無得名法幢歸然
義天嘗朗窺基非來雪浪不往

一雨法師塔銘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西洞庭山人兒
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卽止嬉
戲大樹下累磚成塔指爪禮拜稍長辭家入長
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義學宵禮
大士額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

枋嚴於無錫以書招師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
之買菜求益復何爲乎源怒移書譴責乃往與
雪山呆公巢松沒公同叅於華藏寺南北講肆
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罔口
耳之間傳述而已浪師埽除注脚敷演妙義嘖
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
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
向者得少爲足以大海納牛跡中也浪師法道
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爲榮名利
養之計師與雪巢失心執侍金陵之花山京口

松蘿集卷十九

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
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慙老聞而歎曰好學人
吾兄一網打盡矣大師遷化雪公亦沒師友淪
亡灰心埋炤以傳燈續命爲計置鉢於虞山北
秋水菴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
臂厓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啓請賦詩曰豈
謂帝城虛講席却將唇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
出世與沒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
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法師雪浪之分
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

清涼唱華嚴人皆畏數迷玄習者益少本師唱
演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
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奔篋衍王
翰林宇泰求之斯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箋寫
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益聽以敵窺其爲法
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爲集解積十年而
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偏探楞伽深密等經
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
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
行輩流首伏以謂基師正炤太陽忠也旁銜龍

牧齋集卷六十九

七

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矣師嗣雪浪
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
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二座初從浪師於金山衣
不掩肝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
如也卜居鐵山爲瓊禪師故菴面太湖負西蹟
眠雲臥月絕影人閒者五載除夕自斧枯樹罩
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啓人徑宛
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上首白
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
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

士如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齊鍾伯敬文文起趙
凡夫朱白民撫應希風樂與游處嘗自誓生生
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
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無因
緣耐學耐窮耐交游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
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鐵山爲二楞庵於此疏嚴
伽二經故移住花山又移中峯決辰出一紙示
衆皆囑累語遂以是日示寂天啓四年九月十
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葬全
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讀徹也註經二十餘種

牧齋集卷六十九

八

約法性則有法華大藏楞嚴楞伽合轍圓覺近
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
網經初釋起信續疏璠瑒品駁杜妄說辯謬若
千卷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十卷所緣緣論論
釋發矓因明集釋三支比量釋六離合釋釋若
千卷師沒後河徹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
繼師主中峯者微公也實來請銘銘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
鐵山師之幻住古木千章梅花萬樹花山別院
中峯古墳經傳雪浪論續 恩如吳舍桃舍利

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爲巢雨爲蒼汰皆於吳中大補說法瓶錫所至在花山中峯雨雲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冢嫡如兩鼻孔同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雨還謝蒼汰與余法乳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四日順世而去於是蒼雪徹公作爲行略而請余銘其塔曰汰如法師明河號高松道者揚之通州人姓陳氏母夢道人手法華經一卷來乞食而

卷十九

九

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長老剃度寺習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兼工詞翰年十九腰包行脚徧參諸方見一雨潤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鐵山繼師住中峯旣而說法於杭之阜亭吳之花山白門之長干寺藏海演迺詞峯迥秀遮炤圓融道俗交攝識者以爲真雪浪之元孫也從上諸師未講大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羣鶴遠空飛鳴圍繞訂來春爲三期與蒼踐更未幾示疾怡然化去惟自念言心不知佛法不知心誰

爲作者亦誰受者直知譚倦欲眠聲息旋微耳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峯所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續高僧傳若干卷徹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其惟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聲解豈有乎悟豈無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乎師嘗云念佛人一意西向叅禪人只顧南詢置東北兩方于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于法門亦不知無位真人爲何義解乎悟乎吾安識其庭宇之所際哉又曰師事業福緣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嗚呼知汰者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雪浪如龍蟠拏教宗支分蜿蜒化爲高松孤塔亭亭坐斷中峯剎海涉入帝網重重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肆其可以爲未終乎

卷十九

十

竺璠禪師塔銘

師諱圓淨蘇之長洲人姓陸氏九歲出家居瑞光寺師曰寶月祖曰藍園十八歲落髮爲僧卒

于崇禎己卯之八月年五十二為僧四十一期
師嘗于寺之西偏師為兒時樂易順祥運重不
勝消長知衲衣下事壞衣搗食發憤參究腰包
有碑偏扣諸方瑞光顏地百年幾為廢寺師然
香佛前捨身修復日則呼器唱緣夕則閑默跪
禱歷江湖窮寒暑專勤精一人鬼叶從天啓甲
子建七佛閣崇禎己巳修天寧浮圖閣成建法
華梁皇懺期講演摩訶止觀法席雲委延頂目
禪師住持不以私其件先後建立感塔光天眼
之異癸酉修浮圖露盤市木歸遇風于荆江巨
木離筏矗立號號有聲師呵之曰汝材中塔心
他日應人天瞻禮何為興妖作怪耶言訖若有
物絆之下者明年塔三成師病日劇三年遂不
可為亦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卒之日與其徒侶
問訊以宗語相提唱蓋其平生得力如此余年
十六寓瑞光後院師少于余六歲短小類侏儒
余狎之墨其面以為戲已而拉之游寺經行廢
塔破壁頽甃圯瓦輓歷人相與狂奔而返崇
禎初聞瑞光之修復訪問所謂竺璠和尚者追
省兒童時事相見一笑為刻記于石余有急徵

牧齋集六十九

一

之難師結壇以禪長跪右遶涕淚悲泣迨余歸
而後解余歸未一年而師順世此其徒所以謁
銘于余也嗚呼師戒法精嚴慈悲攝受剗心盡
智專情道場曰未嘗有取拔毛布髮崇構塔廟
曰未嘗有作招提閣閣總是禪關錢刀土木誰
非般若世之盲師管說互相鼓唱不曰授某師
話頭則曰經某老印可始而問影鏤空既而中
風狂走師方悲慙之不暇而顧欲希風逐臭尤
而效之不亦愚乎不亦誣乎余故歷舉其行履
而於其徒所載參訪發悟之語皆削而不書銘

牧齋集六十九

十二

曰
善易不易會禪不禪塔廟樓閣說法熾然我作
塔銘黃埭藤葛瑞光西墳孤縣缺月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

傳一

呂講經傳

呂講經者名智壽字松巖北平宛平縣時雍坊
呂氏子也始爲童子辭父母出家慶壽寺依惠
禪師學浮圖法洪武元年年十六出游山東之
齊河縣建定慧寺十五年領符牒於京師遂主
其衆庚辰歲靖難兵起太宗幸濟南壽朝見
請從軍自效奉勅募兵五千人號敢勇忠效軍
累陞都指揮同知神武中衛帶俸從征橫刀躍

牧齋集七

馬身先士卒所至功爲多靖難兵罷悉繼上欽
賜銀幣鈔錠請返僧服詔同衍禪師住慶壽
寺管北平府僧綱司副都綱事永樂元年召赴
南京陞僧錄司右覺義旋陞右講經詔住持
能仁雞鳴天禧三寺齊河定慧寺燬於兵壽請
重建詔工部爲庀治六年扈駕巡守北京
詔修廣薦法會度白溝河五處陣亡將卒九
年母馬氏沒於齊河追封都督夫人賜墳地五
十畝葬具錢物皆內府優給十一年奉命住持
慶壽寺詔以月朔望陞天王殿法座說法勸

誘四東十七年三月衍禪師示寂於慶壽寺

上臨問者三命壽治葬事起塔於寺祖墳之西
九月二十日無疾端坐而逝異香滿室如衍禪
師化時士庶皆驚歎上爲文命禮部員外郎
鄭復言致祭起塔祖墳內與衍相望衍禪師者
故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姚公廣孝也贊曰余
嘗道齊河信宿定慧寺豐碑歸然載呂講經事
從寺僧訪得其事狀一卷皆國史所不載遂舉
其略爲立傳寺之後院供榮國及講經畫像榮
國樂易頌秀似文人老衲而講經相奇偉巨目
方頤面如沈鐵英姿颯爽閃動影堂燈火間想
見其身頽忠效軍衝鋒酣戰時也余蓋爲之歛
容肅揖久而後去云

牧齋集七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程公傳

公諱紹宇公業山東掖縣人也永樂初占籍德
州左衛曾祖賢封懷慶府推官祖瑤舉進士歷
官江西布政使父訥贈工部右侍郎公生十
歲能屬文二十七舉於鄉次年舉進士除河南
汝寧府推官廉明仁恕多所平反從賑荒使者
巡行河雒單車徒步與殘民相勞苦民擁道泣

曰微公吾儕小人無子遺矣行取擢戶科給事中當是時 人主深居貂璫四出大臣環私植黨舉朝貿貿然如行事霧中公在諫垣以別白賢奸澄清世道爲已任白簡屢上皆彈劾執政私人挾隨其票擬踣駁執政心銜之礦稅之使奏逮有司銀璫析楊道路狼籍公再三論救危言抗論觸冒忌諱 人主優容之山西礦使効知縣韓薰公特疏申理遂除名爲民或曰執政假以修怨非 上意也公歸奉太公里居晨花夕月餐膳絮食者二十餘年 光廟御極卽家

牧齋集卷七

三

所賣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薦之 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園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炤乘螭夷偏霸猶知尊賢實善炤曜史冊况於全盛之朝 明聖之主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于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 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欲

牧齋集卷七

四

起太書寺少卿旋奉太公諱服闋徵拜太僕寺卿廷推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舉其爲理官時經營儲侍者倒囊出之凡所施罷不踰漏刻櫛垢爬痒若民自爲儀封宗人爲盜囊橐淫虐彰聞莫敢何問公列上其罪狀 詔囚送高牆諸宗惕息杜門穴牆相戒莫敢犯天啓四年王璽出臨漳公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誼諫流聞禁閤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秘人聞欲遣官恭進闕庭跡跡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 皇上之

惡惡根於天性與人居虛懷折節退然如不
衣一旦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雲行雨施雷
電掣死生禍患視之蔑如也中州承平日久兵
馬芻糧藩司窟穴其中公一切按覈討軍實而
申儆之中州之有兵自公建鉞始也歸德汝寧
彰德開羣盜翦動旋就撲滅厥後有勤王之役
後撫范公平公部兵以行踴躍前驅為諸鎮之
冠焉已巳冬奴薄都城公家居募壯士入援自
辦行糧七千餘兩事平議敘公因讓曰主辱臣
死用此敘功獨不慮貽奴虜哂乎其慷慨任事

松蘿集卷七

持大體如此公之葬也次子泰屬其友盧禮部
世濠為行狀以上史館禮部之狀公曰忠孝清
勤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又曰才識膽三者具備
而一本之誠此六言者可以蔽公矣余舊侍罪
太史氏知公事為詳禮部為論君子其言足徵
也平生不為人作傳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
以考覽焉贊曰玉璽之獻也天子親御文華
門璽貯御前逆奄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
萬歲傳制受賀而罷奄初侍上側傳璽時當
展而立指揮下上示人以魁柄在手非人臣之

度也已而屢興大獄斬艾善類幾至移國程公
之奏上玉璽有旨哉以道事君知幾其神矣程
公身事四朝歌歷中外懸車致仕以恩禮始終
觀公所遭際蓋猶有慶曆間盛世大臣之流風
焉嗚呼休矣

雷孝子傳

雷孝子者名振關陝西華陰縣人也孝子之父
年八十有五遘棄疾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孝子
焚卜之弗吉剖臂肉大如錢者三烹藥而進之
其父飲藥欠伸呼家人曰我思食粥噉粥盡二

松蘿集卷七

六

孟明日病更已強飯徐步優游里閭者一年而
卒孝子廬於墓側老屋三間上漏下穿天寒月
黑悲風蕭颼孝子拊膺夜哭與嗥狐啼猿相應
和也鄉老白上其事所司咸異之將聞於朝舉
聚土旌門之制格於令不果余同年進士楊君
呈秀官戶部主事華陰人也為余道其事楊君
又言孝子為縣博士弟子員俯躬下氣恂恂德
讓君子也為說者曰韓退之為鄆人對言鄆有
剔股以奉母者今孝子亦云豈秦人之遺風耶
退之以不幸因而致死毀傷滅絕為慮而以謂

不當旌門孝子當封臂時計盡無復之毀傷滅絕有不暇計又況於門之旌不旌耶慈谿黃東發謂鄴人對決非韓子之文而宋景濂因之然我高皇帝之著令實與韓子昭令余不敢非也今世士大夫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拔一毛以利其君親有所不爲有封股如孝子者生於斯時旌之以風世其亦高皇帝之所不禁乎激而傳之無使其無聞焉

吳孝子家傳

吳孝子士志字伯高世家嘗熟之城南曾祖寅

卷之十

官武昌府同知正德七年霸州賊劉六劉七趙璠自山東河南掠湖廣上下武昌者再寅攝守帥舟師擊之江中兩指揮爲左右翼謀者告曰賊黃衣黃蓋帆檣一色艤首盡白鵝者劉六也白鵝舟至令兩翼齊發矢六中項墮水死璠詳璠髮入武當圖變寅誦知璠善奕詳病募奕者璠懷利刃來見就床前對奕久之璠起旋戒健卒以犬血覆其首一人出袖中椎其肩遂縛璠檻車送京師寅生朋來朋來生楚儒皆博士弟子員孝子楚儒長子也年八歲父母出避倭

中道相失孝子歸守其廬曰家人終當於此索我父沒孝子痛欲從死其大母年九十餘及其母強之食乃日進粥一盂淚漬枕席重衾俱浥爛二母不知其夜哭也嘗早起見其父素衣玄冠坐靈牀上良久乃滅向靈牀大慟絕而復蘇語家人曰無止我哀我哀極乃徐徐得生自是數慟絕以爲嘗冬日曝簷下手其父事狀攬筆欲有所更定舌卷口噤索飲不能嚥而卒孝子執喪踰小祥目失明耳失聰口失音血枯骨立見者悲之以爲人腊也免喪未幾竟死年五十

卷之十

六舊史氏曰孝子死十餘年城南有徐孝子明俊亦以孝死明俊之子濟忠實撰孝子行狀濟忠安貧好古亦孝子也故援据其言爲傳史稱劉六焚劫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之中箭溺死又稱趙風子自髡爲僧江夏軍趙成獲之皆不及寅大政記則云成旣擒璠武昌署印同知吳寅所遣吏卒亦至以行狀參考之則史家之缺略多矣余悲寅有禽盜之績而泯滅不傳故詳載之於傳首云

丁節婦傳

丁節婦龔氏共夫丁高吏部郎奉之孫也節婦靜好淑慎歸於高而不見答節婦無後言高嗜酒多內嬖夏之日輕裾薄裝駢肩游曲廊中微逐飲酒節婦衣大布之衣循牆而過之凜凜焉猶恐微風自衣袂中出也高死節婦撫其家婢逾於高在時人以爲難節婦寡居五十年提強葆之孤里中兒無敢闖其戶限者一味之甘必以奉尊章僅約井然餘疏殘矣非節婦賜子莫敢侵也節婦鬢髮老而不衰櫛有遺髮必翳之以爲髻曲則次之衣經數浣猶可以當風帷堂

卷七十一

九

而歛簇簇皆嫁時衣也節婦龔子立本之祖姑立本爲余道之如是史官曰高雖家本貴公子一狂童耳賢不見答之死靡它其斯以爲節乎宋人之女夫有惡疾作茆菅之詩其言曰茆菅之惡也采之擷之終不忍棄而況於惡夫乎節婦之殉高亦此志也蘇此推之臣子之言擇君而事者視其君不如茆菅又何譴焉然吾觀古之自誓者多毀形截髮而節婦之愛其髮也滋甚詩有之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截髮不如誓髮於髻之不忘也

孝女荆觀傳

孝女荆觀者丹陽人荆燭之女而賀賓仲之出也觀少巧惠異甚賓仲母華絕愛憐之遂長賀氏凡事絲繡文繡不學而能修嚴鮮潔雜於珠璣紋縠之間寥然獨異華奉佛觀亦好佛賓仲讀書觀亦嗜讀書一日讀白樂天廬山草堂詩喟然而歎願早依佛力盡此報身不復作兒女子刺促閨閣中華以爲不祥趨而掩其口燭寢疾於毗陵觀從華往省視病稍閒歸信宿而燭之計至觀遂垢奔哭時方沍寒涕號憑塞與風

卷七十一

雪交咽頓踊於輿中與夫契需蹈冰孔竅相籍也比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聲下隊奔叩喉吭聞羣呼之不反就視之形神離矣觀死時年十五萬曆丙辰之二月也觀死賓仲哭之慟曰燭有女而我無甥君子悲之賓仲名某國子生燭官五城兵馬指揮今舉稱司城譌也錢先生曰古之閑有家者莫不有師傅保姆之教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琇瑀之節是以女貞婦順繡黼相望而今世無聞焉余家江南采問故家遺俗丹陽賀氏頗著於家軋重垣如城小弱女子不識

聽事婦既抱子朝於尊章必匍匐叩稽上食乃退荆觀賀之自出越梁過宋北於孝娥豈偶然哉傳荆觀者徐媛媛以工筆札名多粉澤之語余以焉於觀不倫也作荆觀傳

楊烈婦傳

楊烈婦者尚寶少卿富順楊述中之女也號曰二姑少習管彤潔齊莊敬年十六適同郡郭懋宏十九而懋宏卒無子烈婦以死自誓書古烈婦詩於衣帶閒曰妾心一片鐵不與紅爐滅妾髮可剪頭可截蜀人聞而義之居十八年懋宏

有介弟懋相舉第二子禮當俊懋宏烈婦請於

懋宏之祖告廟而立之喟然歎曰吾今可以踐

衣帶之言矣家人每防閑之不得閒少卿以使事歸里烈婦將歸寧辭於夫樞頃踴陷膺歸而侍於少卿夙夜彌謹神情慘憺有求死之色少卿察知之勅衛甚嚴經十許日後稍懈烈婦坐蒲團上出袖中帶整衣自經衣袂肅然顏色陽陽如平時發其篋笥附身附棺凡飲舍之事無不庀治得數尺疏書皆訣別之辭紙散墨渝近者亦數年矣其屬諸姊妹曰無讀書我為讀書

誤聞者莫不感涕焉烈婦死時年三十有六萬曆丁巳之四月也史官曰富順故江陽地今屬敘州敘州漢犍為郡所治也犍為古稱士大夫之郡士多仁孝女姓貞專而江陽以女絡特聞故其語曰符有先絡樊道張帛繇楊烈婦觀之前志所傳豈誣也哉蜀地星應與鬼與秦同分其土風有精敏悍勇之目而烈婦委蛇十八年卒踐衣帶之言國家大雅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矣抑亦其家教使然也

顧節母傳

上海縣舉人臣國楫言臣不天少遭閔凶行年

六歲臣父見背母劉上奉尊章下撫孺子殘燈敗帷與鬼并日家貧親老飢盜無少儲米薪鹽醢悉出手指臣少就鄉學一孤童走二里外歸稍暮劉指林木而泣噫歎之聲與悲風遠近宿大夜纖呼臣讀書其旁思寒作苦手足戰瘳泣涕零亂機杼沾漬臣大父母相繼歿典衣充喪捧土就墳獨力經營備極荼苦臣海上孤生服母教訓得與上計者偕一觀天子闕廷而劉歿已十又八年矣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

里婦孺片善寸節皆得表裏而劉獨茹苦重泉
身死名沫臣若微倖進取俟河之清不及今扶
服陳請倘一旦卒填溝壑冤魄私恨何有窮已
伏觀甲令旌表之條近稽子孫陳乞之例侂懷
烏鳥銜結之情陷膺腐皆叫號是天伏乞 勅
下禮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直隸御史按驗不
妄准格旌表臣雖一物深荷 聖慈隕首毀形
未能報答臣昧死上請疏上 上曰其命所司
知之國縉姓顧氏父曰可大少得狂易之疾已
復以膈死劉以死自誓而有生誅之者曰念死
決死為生復生宗人之辭也國縉既拜疏錄草
稿以歸鄉老傳誦之皆為流涕史官錢謙益採
國縉疏及宗老之誄作母劉傳贊曰余攷國史
實錄巡按御史歲條上所按驗孝子節婦應旌
表者史臣必謹書之蓋烏頭雙闕綽楔之制表
於一時而實錄表於萬世誠重之也國縉疏已
下所司旌門有日矣余按而書之詞繁而不殺
它日以上史館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一

一傳二

朱鷺傳

朱鷺字白民吳縣人也少有俊才事馮祭酒夢
顧爲高足弟子家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承顏
順志以老萊子爲法牀頭恒貯數十錢曰買笑
錢父死久之乃謝博士弟子芒鞋竹杖獨游名
山所至畫竹以自給不受人一錢嘗游華山登
天井黃縹道服長髯等身見者皆以爲仙人也
少好玄學解道德參同之旨晚棄而歸禪叅雲

牧齋集七十一

棲愁山二老結茅華山寺之左蓮花峯矗立其
前若相向拱揖欄檻之下萬木如笑可俯而掇
也晝夜六時偕山僧炷香念佛崇禎五年年八
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其孫旦葬之山中
在巢松法師塔左爲說者曰中吳在勝國時多
憤世肥遯之君子若龔聖子鄭所兩其最著者
聖子善畫馬室無几席命其子伏櫪按背伸紙
作唐馬圖人輒以數十金易去藉是故不饑所
南畫蘭不肯布地自贊畫像曰懸其頭於洪洪
荒荒之表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其託寄卓詭如

此鷺爲諸生當萬曆全盛之世每譚建文朝事
輒注下沈溺悲不自勝不知其何謂也網羅遺
佚作爲建文書法欲進之朝不果崇禎初撰井
露頌策蹇入長安侑以畫竹欲獻新天子又不
果虜薄城下或勸之亟歸慨然歎曰莫非王
臣也其敢逃乎端坐龍華寺注般若經寇退而
後反斯所謂隱不忘君者歟原其初心亦有意
於斯世託而逃焉者歟鷺之畫竹與聖子之馬
所南之蘭竝傳於世後之君子當有見而知之
者余故爲之傳無亦使其無傳焉

牧齋集七十一

徐霞客傳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
唐寅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債博進三
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玄對
山水力耕奉母踐更跡役戚戚如籠鳥之觸隅
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
秋冬觀省以爲嘗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
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
泄四明天台鴈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閒物
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

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
數日能過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
叢菁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
以荃蕝爲床席以蹊磳爲飲沐以山魃木客王
孫獲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
山經辨水脉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
筆悅爲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
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
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蕩還過陳木叔小寒
山木叔問曾造鴈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

葉集卷七十一

三

夫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開道捫蘿上龍湫
三十里有宕焉鴈所家也板絕磴上十數里正
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圓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
其顛置風通人有糜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
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
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
鯉湖入楚謁玄嶽北游齊魯燕冀高雒上華山
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
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游訪黃石齋於閩窮閩
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

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繇終南背走
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
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釜訪恒山於塞
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
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
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
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
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濕要之登陸不
肯曰譬如礪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
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

葉集卷七十二

四

焉遇盜於湘江聞被剝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
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
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曉經
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繇金沙南汎
瀾滄繇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
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懸點蒼雞足
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繇雞足而西
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
三萬四千三百里登牛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
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

沙以外咸稱胡國如迷盧阿耨諸名縣句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邇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

龍中界之特短北龍抵南向半支入中國惟

五

南龍磅薄半宇內其脉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鄭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難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餉糧具筍與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移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

人而為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為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絀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開闢住視三月而反具述石齋頌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屆山趾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燐煙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缸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冲初至海謂

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玄冲

六

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玄冲擬之竝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為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萬尊師傳

君名國樞字環中江西南昌人也祖安禮兵部左侍郎諱恭之少子少而好道習符法鄉人有

爲狐魅者往効治之狐盛車騎迎入高門豁然相詆訶乃握掌默運雷訣須臾雷震羣狐死大樹下既沒道士上章見之於天樞院掌牋奏今狐壇舊實惠萬真人安隱生鳴宇以舉人知馬湖府君之父也君聞其祖上昇慨然有志於真靈之業祖母劉病臥見兩鬼挿矢於膝呼異欲死新建人聶紹真爲禳愈降天將於童禁膝中矢出之病立差紹真故田家子傳異人符法建玄應壇扣請經年乃授以立獄治病祈晴禱雨五雷斬勘之法爲奏名授天師法錄天啓元年

牧齋集卷七十一

馬湖公遇奮酋之難自投於水聶啓醮追薦公降於家僮備言死事狀且言賈人負我金若干有簿籍在某所賈人懼服不敢抵諱一錢免喪之長安出游真定東海生之繼室袞服而立於門見紅衣少年報而趨入則已據其寢矣少年能變形爲生言笑舉止無異所習經書及鎖闥文卷背誦如流變異百出微召天將與戰截其屋角有狐逸去已而復來君方禹步畫符狐爲女子裝束服紅鞋可三寸許踞坐屋梁呼君名數其少年治游事曰若亦豈木石人哉何

爲難我君怒嚙指血召關鄒二帥與戰又引去夜有兩目見臥床巨如車輪從行者寒慄膚粟護之竟夕乃舍而之高邑禱雨治狐於郭大理家復返真定乃依聶所傳立鄧都獄獄門八門關帥主之章劉王孟卓夏芳桑八帥分守之韓帥統天兵討捕三七日有三老狐五小狐反接自繫剝其皮而亨之凡七月而妖息先是郭大理之子欲使野狐明燈設席召十狐擇其惠黠者而使之一狐猥惡可畏郭心悸遣之不肯去却相惱亂晉人郭雨師多奇術能禁箸於空中

牧齋集卷七十一

厭効不能絕甫移牒城隍卽逐去君嘉其能而怒真定城隍之不職也遂上章行舉効法狐笑曰城隍効去竟內虛無神是代吾出力也屢上章牒皆被邀奪比新神受事乃伏誅凡入竟禽詰妖邪斬勘鬼物皆先牒城隍神取進止按治不效繼以彈効其得以刺命神鬼符到令行多用此也安肅李氏女被魅設壇下將以訊之一人突入門踉蹌狂舞旋出門拱立若有須有閒從道左揖一人入其人容止甚莊儼然南面坐揖者握衣就東面坐呼老真人啓折言曰王

善白事魅已得期三日現形復揖而送之越三日旋風中有物下墜則橫帝也折之鮮血隨手噴出魅乃絕靈壽邨有婦采桑美少年趨而拱揖旦旦不止叱去之捧來提以獻爛然堆盤歸而語其姑姑心動令携之以歸迨暮登床少年已塞被宿相期七日夜羸悴垂死牒城隍弗應遣靈官糾罰迅雷擊神像之半命將吏械繫之乃來告曰力小不能制請於關帥可也具牒焚壯繆祠下壯繆示夢曰妖在舍北大樹下質明掘樹有大驢僵臥毛色黠黑有光目睛轉動迎

卷一百一十五

九

風而輒遂擊斃之深州崔氏婦實花夜飲遂得惑疾向晦而疾作切切如與人昵語檄天將考治數日康帥來告請往巡崔婦臥室床頭置牙刻像設有爲呂仙形者視之有異畫符以鍼刺其首婦遽呼頭痛曰是矣斧劈之牙像中精液盎然焚之而絕有神降於樂城劉氏冠服乘車從空下自呼城隍謂主人明年元日天仙將下娶君女命我爲媒元日將旦空中幡幢鼓樂擁八人與一少年可十六七許裁冠蟒衣降與主人女爲昏促數往來儀仗一如初降時主人聞

卷一百一十五

十

行告君君懸幡於其庭王帥現身結幡幡脚處如金鞭妖復列仗而來幡自舉擊之須臾有甲蟲墮地大如甕盜降里皆竊笑此女女慙自縊而死丁卯十月入蜀恟哭於馬湖公投水處登峨眉山遇紫雲盧先生於文杏閣樞衣掃除服事浹月乃授以薩真人神霄青符五雷秘法反斗母月字爭龜鍊度擒邪伐廟之訣將行出滌囊金以贈且曰子第去將復返戊辰三月之楚有馬全真者補衣苴履乞食湖湘聞目君而問曰子從峨眉老人來耶君語之故馬曰燕清則符靈派清則法靈子傳法而不傳派其猶未也乃擔簦而反先生迎笑曰吾固知子之欲返也筮日立壇昭告於薩祖立爲十七代嗣法嫡孫軟血書盟以度世弘濟爲誓凡有章牒得自拜家書刺指血爲符以上薩祖稱家書者猶人問子孫申白其祖父之云也往山西訪郭雨師道經紫陽縣墟落中神廟歸然登其樓床帷鏡奩畢具怪而問之鄉人竊告曰此吾天帝也女子必先薦枕席乃敢出嫁否者災禍立至君怒曰小邪敢爾寡少壯數十人在誅伐之屋三橫

飛人莫敢近鄉老共追逐曰何物野道士怒吾
天帝還入廟拒門而寢用五雷鐵確符代之自
辰至巳廟屋火起焚燒立盡鄉人遮道呼神人
乃更承而進已巳十一月之金陵劉氏婦臥床
三年有物憑之人往覘視輒被撻擊激溫帥考
之帳中金鞭割然婦立起次日謂其相衣有朱
書淫鬼害人今斬訖七字鬼血殷然明年間三
吳大旱往禱之乃治妖於松江朱氏娶巫戈姓
者能禁人生覓收召考係朱生與宗人有讎請
巫禁之男女八口茲時狂易摧塌憲格毀敗什

卷一百一十一

物便溺床席污穢竈竈時復捽頭縣地刀杖歐
擊如是者一年召入其門皆蒙頭匿被中俄而
叫噪跳跟裸露奔伏君詣城隍廟考驗將奏効
焉神告期以五日八人者忽忽遂歛容盟沐霍
然而起皆言囚繫黑獄中鬼怪迸逼鎗矢攢射
牽頓昇曳不知所爲愚有人怕頭袴靴自稱朱
將軍破械出之乃得返耳巫反縛呼服自首郡
守前曰厭朱氏者我也守杖而逐之先是嗣天
師張真人入覲過吳朱再通狀往訴真人曰非
尚法官不能治也朱是以來請君在真定効狐

數上章虛靖天師虛靖至今靈響不絕默有啓
告嗣天師以是知君宋氏舉家病疫其次子且
死君行持默運有聞死者歛歛流涕欠伸而蘇
一家百餘口皆起宋謾言曰吾子自不死耳齊
醮未竣縱觀者笑言挑拌以示慢於神無何家
衆病復大作要令更設齋醮泥首囚服反接投
地以謝罪然後良已明年海上大疫死者相枕
建醮禳解野田中鬼燐如聚螢七日而疫息嘉
定侯少卿之長孫年十五病中見美婦邀與游
處者三年婦曰十七姐侍婢曰曼仙阿絳輩數

卷一百一十二

十其游歷皆仙都最勝者上清閣雲來洞白雲
池其所赴法會曰雲都曰靈寶曰清福其所傳
授曰靈山大師還丹法光陀大師取實法皆靈
符祕文久之少婦赴光陀法會繼之者凌家處
女也其家請君劾治十七姐亦來笑曰萬法官
其如我何君設壇禮斗凌女亦設壇於池西臺
上玉女廟中除地設幡按五方八卦二十八宿
壇外列天將四金甲神四十二一甲將領牒稍
遲凌女命金甲神揮刀斬之凡七七而畢君復
行翻壇法二女皆至告別曰吾與汝人天宿緣

非彼所知也自是遂絕其幼孫見三眼怪爲祟
足委坐如解爲請雷立獄并劾斃婢爲五郎神
魁者青天無雲雷聲旬轟逸其宅幼孫夢三眼
怪偕兄弟五人置酒痛哭而別婢初見神冠服
呵殿越三日囚首械繫哭而言曰爲法官所劾
流遠方矣君言五郎神者五行之餘氣叢祠荒
邛所在有之憑依爲孽每牒付城隍決遣不足
煩考治也滁州氓柳某女未笄而美有妖欲取
之附耳而語曰以若女子我不然吾能使若女
不嫁且大困若柳不應自是行媒議昏輒有蜚

卷之七

十三

語敗其事數徙居數見逐於主人翁皆妖所爲
也行乞至松稅破食以居妖復語曰若今已重
困乎何爲不出口許我柳固不肯應化爲蟲入
其耳往來噴噉穿穴腦髓日夜號呼求死君蒙
王帥符授其妻令塞兩耳痛少差柳夢妖爲一
男一女泣而言曰相隨十餘年法官欲逐我去
將從此辭矣然悉率兩耳中不肯竟去君怒責
城隍甚峻城隍曰彼以耳爲窟穴禽之不能擊
之不可盡教王帥好言誘出之許以不死手君
如其言有大蜈蚣山左耳其女擊殺之妖復往

辭城隍曰我固不死幸許禹公勿窮追我亦竟
不知爲何妖也王解元獻吉妻病死君爲設醮
憑老蒼頭語二子扶膝婢之不度者三七日夜
向午室有風肅然二子見其母從壁道中冉冉
出處分家事指某物在某所纖悉如平生家人
伏聽者環之而泣良久乃去顧生父死將闔棺
冀得招魂相見如王氏媼君爲推時日曰
是且未死也掃室墻戶熾炭盛水北牖各一南
戶七中央五東西壁掛桃柳枝七枚硃砂塗之
被髮衣皂衣袒臂赤足飛神訣誦神咒越兩時

卷之七

十四

棺中大呼曰出我出我壬申夏三吳復旱禁於
上海嘉善嘉興湖州皆大雨在嘉善雨旣降道
流竊語曰有雨而無雷何也君方持請雨勘合
未及焚雷神就其手掣去震電燁燁遠壇旋擊
殺邑令所枷謗法者跪三日不仆余嘗從容問
君以幽冥鬼神之故大抵本天心持斗訣物怪
人妖生期死限無不洞若指掌其自治用感應
篇條例其治人用太微功過格其治神用女青
天津治鬼用鄧都黑律劾妖鬼不効冤鬼祈子
嗣不祈官位分別人鬼整比法錄過惡聳善拔

幽渺明蓋其誓願也君在吳中流聞救効神異
就其人證明之皆可信不誣遂并按其所籍記
者詳次於篇贊曰昔虛靖天師沒後十六年西
河薩守堅遇之於青城山遂相授受所謂薩真
人者也君得法於峨眉嗣薩祖而虛靖冥通證
明元世祖謂天師之印劔有神明相之豈偶然
哉 高皇帝即位首崇正一封號而周玄初鄧
仲修咸得召見此皆上述老子下襲張陵有功
世教者也儒者不察猥與李孜省陶仲文之徒
同類而稱之豈不繆哉余故排綴爲傳俾後之

世宗集七十一

十五

傳方伎者采焉

王淵生小傳

王淵生陳姓名三恪年十八代其父教授生徒
樞水函丈稱爲大師蚤夜力學火燃中角燎及
髮鬚煙焰蓬蓬然猶吾伊弗輟也精研訓故博
綜小學堪輿卜筮壬遁風角家言嘗游京師過
益津有異風從北來生筮之曰國其有大火乎
又當有大喪未幾 乾清坤寧兩宮災 仁聖
皇太后賓天天啓中私告所知曰歲丁卯 聖
人龍飛國家鼎革水火薄射其猶剝復之交乎

已已庵薄都城余爲生筮曰虜當自逃本兵邊
撫將不免後皆如其言江陰議建塔君山爲賦
以道其形勝卽席染翰文不加點繆當時尹孔
昭皆歎服焉邑志之不修者百年矣利編龔翰
街談里語摭摭收存旁行側注久之成書名曰
海虞別乘多所援摭是正雖通人無以易也卒
年七十有七贊曰生嘗爲余言唐人歌詩皆可
被管弦先輩知音律猶有歌唐詩以行酒者因
歌樂天清江一曲之什昇歛牙豁聲從齒縫中
出嗚嗚然如發蚓竅坐客皆目笑殊自得也每
別必執手誚諉曰公必傳我今故爲之傳邑里
之志者舊者或有取焉

世宗集七十一

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二

傳三

瞿元立傳

公諱汝稷字元立吳郡之嘗熟人也以父文懿公任爲郎累官長蘆都轉運使詔加太僕寺少卿致仕公娶徐尚書之女文懿公之喪三年不入內餘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尚書聲勢烜赫郡邑吏承奉風旨脅持萬狀親知故舊交關游說公屹不爲動則養死士遮道刺公黃金白刃交錯衢路覆巢毀室命在漏刻公廬於文懿

牧齋集七十二

之墓明燈讀書門閤不閉指墓前宰木以誓曰此吾死所也一日持平交刺謁尚書踞客座尚書厲聲詰問生自念亦有所悔乎公仰而應曰悔不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尚書默然而止筮仕得臺府散僚廉辨持大體軍餉自府幕給發有入官嘗例錢公在中軍府悉謝去已稍遷左府故事府都事出軍士跪逆諸途它府則否軍士之跪逆左府自公始也同官與豐城侯爭禮執政右豐城公取朱樂中儀註以進執政莫能難扶溝令以扶宗人被逮嚴旨下部議公爲

刑部郎當具獄請于尚書曰宗人安得佚宗正條微服入今庭令自扶扶溝民耳何罪獄上令得釋南繕部爲奸商窟穴興作輒倚辦商冒破金錢無算公請用兩關權木權木不至朽蠹而商不得比而爲奸權龍江關與陳御史共事美繙悉歸公帑南都人爲之語曰長御史怕短主事蓋公狀短小故云而陳御史者乃益盛稱公爲言于大司空朱公遂用推擇爲黃州大守公生平念任子一途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國家所倚重而其人亦鮮激昂感槩如長沙黃巖者

牧齋集七十二

奮欲一洗之中更家難益自刻勵服官南北投分皆海內名士志節慷慨相與引重而公又嫻習吏事潔身修行歸本于實用以一任子居閒曹人望之如鉅公長者云而黃故羯獍好訟公謝絕請託于削爰書大聲誦之琅琅徹堂下訟者叩頭服罪傳相教厲詞訟衰止嘗爲詩曰訟庭橫高霞質成瘡無事蓋其治狀若此麻城令不善事上官御史欲彈治之公爭之強遂并銷責公無何徙治邵武中貴人括稅者移檄入郡用監臨體公之不得遂移病歸即家拜辰

太守湖南上官未順彭元錦最強與酉陽冉御龍相讎殺而保靖彭象乾者御龍之出也象乾失愛于其父欲立其弟象坤元錦助象坤聚兵逐之事久不解公移檄諭元錦曰竊聞宣慰悅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公不自矜伐苟循是道先允林世麟之賢聲可跂而及也乃以扶立彭象坤一事實有煩言夫立後自有成法撫按司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索國家之法耶宣慰世受爵封耳目恭聲色口體恭甘適指揮進退罔不如意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諳不逮宣

紅書集卷七十一

慰而僥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憐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憐我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于螻蟻矣人不知法之覆憐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強之盛且罹于僇辱矣宣慰自恃富強謂朝廷莫如我何宣慰目計孰與寧夏之唃與播之楊氏哉唃拜以降明數立戰功歷位總戎迨有驕色既而鄭經略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皆出其下歸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雀集拜之左肩

旋而右繞者匝匝凌雲而翔拜喜語人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兵亂東欲推拜父子則先歲雀翔之日也于是乃逐亂軍為變寧夏城與虜僅隔一後衛守後衛者為滿如薰楊司空之婿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遣統將唃雲住攻之楊司空女力贊其夫誓以死國如薰鼓勇而前以一天斃雲拜為奪氣拜父子卒就屠滅雀集之祥可知已矣以拜之強倚北胡之援而一荏弱少年與一羣惟砥室之女子竟能當先而挫其銳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宣慰之強不過唃

紅書集卷七十一

四

拜敵國之援不如強胡職司楚地者又豈乏一弱將一女子哉竊為宣慰危之也唃拜事尚在北隅播州之役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復宣慰播地之險且廣又孰與未順也安疆臣九域土司之冠也以女女應龍子豈不念其親姻而從大軍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且與應龍同禍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覺端尚淺翻然知悔白圭可全若不良圖而遂巡護前噬臍無及竊為宣慰惜之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不

利其立者以象乾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厄也
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疆土亦
日感其無奈宣慰何亦已明矣重虞易與之郭
因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昔尉佗決
計于陸賈而彭寵失聽于朱浮豈賈浮之言有
善不善哉兩人之聽異也宣慰誠能聽本府之
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漢法請力任其
無咎不然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戒子孫
後事之師豈遽忘之也元錦捧檄泣曰太守生
我矣遂解兵去不敢逐象乾而元錦所題詩句

牧齋集卷七十二

五

流傳巫黔間語頗不孫又匿彭勉忠數人不聽
出當事者欲窮治之公謂元錦用命不用命關
係國體詩句有無不足問彼既用命又欲窮治
其用事之人恐威損而法不行管仲相齊下令
于流水之源今下而不察下之所未必從非行
今之術也後先奏記數千言保靖未順酉陽三
司事乃大定亡何勅紅苗之議起公上議兩臺
曰苗地接楚蜀黔三省當楚蜀者晏然無事寇
盜竊發卒歲不過一二舉黔視楚蜀多苗警邏
年頗寧息今茲之警實起于黔總戎陳璘蓋黔

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為部落
所歸中國羈縻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遂
革其糧苗警日起總戎以為皆惠也二月總戎
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淫苗婦惠并苗婦
殺之白狀于總戎總戎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
月復殺其弟富夫漢法民姦人婦女者并殺其
婦則勿問惠故奉~~漢法~~以百總戎何至殺
惠而滅其家乎蒙起如是曲在我矣奉詞討之
不亦難乎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
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

牧齋集卷七十二

六

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真有如劉安所
稱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者未
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
數十萬上下山陴若飛履茨棘嶺岵跳躍如猿
猱方跳躍時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
掉鎗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度險能
整退必設伏此苗之長技也而其性好獨居阨
守不能遠攻今若盡殲其類則彼將聚而救死
酋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有必死之志以數十萬
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我未可以

速得志也我國家征苗之師宣德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都督蕭綬最稱勇略綬師池河入苗心腹之地也田藝圃以示久畱諸苗震悚綬受降設堡而退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中興師如正德之數既復益萬餘而殺傷亦略相當國家之不盡殲苗也亦愛苗而不攻乎抑亦窟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 二祖創業垂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取漢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知懷柔撫綏之道也今乃橫席中國強大興無名之師括杆軸皆空

從齊集七十一

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未復之衆攻往古不臣之夷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省背 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甚矣爲今之策惟令各哨堡傳諭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亂者人自首與之割諭以攜其黨而誅其不用命者苗自縛渠魁以獻餘悉赦勿問即使一偏裨提千若百人往足辦矣不然黷武興戎兵連禍結國家之患吾恐其自勦苗始也議上事得寢溪峒蠻夷難擾易亂不當以漢法治之流官治夷又不能一切循漢法生蠻夷心而卒以糜

弊國家永順紅苗兩役微公其不爲播事者幾希公以一郡守削赤一牘再弭疆圉大故曲突徙薪之功世故罕有能明之者也貴陽按臣欲以四衛屬黔及復設沅州總督川湖貴郡御史公條上其不可狀公守辰猶能抗國家大議以郡守譏駁御史去今才十年餘耳長蘆鹽政日弊公以都轉運使往治風清弊絕汰潞藩食鹽之艘錫商人落地之稅皆與中涓文移往復力陳利害乃著爲令歲大侵議興工作浚利國濠六十里興國河八里事舉而民不害是歲上計

從齊集七十二

京師舉清廉吳等庚戌春病甚上疏乞骸骨卒於滄州之官舍福清葉公聞之亟言於銓部覆請加少卿致仕公熟習國朝掌故畱心於人才政術自分宜江陵以來朝著變更黨論錯互抵掌而談若數一二居恒謂代無全人人無全是黨人無補於漢世而宋賢有辜於新法其所與游多當世名士以道學氣節相題目者然公之持論若此於書無所不閱考訂異同箴砭踳駁援據蒐討不窮極源流不已博綜釋典酷嗜宗門諸書手撮其玄要者爲指月錄自言每一點

筆如一翫一鉢從諸書宿於深山古木之間其樂無以逾也痛疾狂禪於顏山農李卓吾之徒昌言擊排不少假易中哭管登之先生講三教合一之學公納履稱弟子晚而與先生論學則曰無問學儒學佛學道苟得其真不妨喚作一家貨否則為三脚貓終無用處先生表章石經大學公考覈為偽書作質疑以正之曰不直則道不見弟子事師當如此也公少好辭賦遘難時作松聲賦以自廣邵武歸作武夷雲鶴二賦為時所稱五言選體及佛乘碑版之作尤富有

卷七十三

九

集十四卷其曰公嘗效鮑明遠作行路難十八首其自序曰少侍先文懿遊兩都長罹多故既以下寮服政中外預聞游世得失之端滿峻之隱請骸未遂閑閣多暇言念昔吾真遊羿之教中乃今謝事可幸免夫援筆寄感遂如鮑章數讀公之詩與其所以自敘者文人之心與勞人之志其可以想見已矣公嘗語余古今政治名實參半如朱子嘗平倉亦虛名鮮實用欲論著之未果余為公傳述其論求順紅苗事詳著於篇俾後世得以覽觀焉

顧仲恭傳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雲程 神廟時為南京太嘗寺卿仲恭與其兄大章字伯欽學生子也連袂出游人不能辯其少長有張伯皆仲皆之目伯欽舉進士奉使休沐頗面膚腴衣冠騎從甚都仲恭老於書生頭蓬不櫛衣垢不澣口不擇言交不擇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仲恭少治詩義專門名家竟陵鍾惺定為本朝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亂其津涉啓其鈴鍵而其所沈研鑽極者詩經三禮莊子也其讀書也一覽即了大義通明指歸又不憚穿穴訓故用以會粹異義則削隱滯一以為通人碩學一以為老生宿儒蓋兼而舉之也其論詩以為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槩以鄭衛為淫風世儒皆知其繆其尤踳駁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刪改者伐木之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卷七十三

以成者此篇乃答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以朋友爲重棠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人不可不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鴛鴦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十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羅畢羅此豈吉祥喜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

牧齋集七十二

十一

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襲吉而後行此所謂交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詠而知非盛世之詩矣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衆說而以己意衷之嚴整詩解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而大全之作於朱注一無發

明用後醫頤可也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字有惟知有鄭注孔疏康成以耆德雄辯歷新十載頤達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之主于是三代器物問出於墟墓伏匿之中學者援以證漢人之多謬而陳氏之集說出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不可以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

牧齋集七十二

十二

世婦夏官馬質之甸內外司燿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醴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摭傳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疏闕而小戴記是正者尤多其辨五帝世繫曰康成千載儒宗而惑溺緯書王肅引經據傳用以難鄭惟五帝世繫則康成紕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曆最爲有見王肅據家語五帝德以闕之斯爲繆矣五帝德篇太史公探爲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也正妃嫫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稷及

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傳所不載聞可推尋則必於左氏內外傳求之左傳郊子之言曰炎帝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繇此言之則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于何地乎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玄囂玄囂號曰青陽

牧齋集七十二

十三

而少昊號曰金天迥然有金木之別其非一人可知且玄囂若立爲帝豈容降居江水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少典如是則反爲黃帝之父矣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克之而代其位何容炎黃之間更著少昊其必不然者一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左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此乾坤消長剝復自然之理也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而不王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

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卽少昊少昊之後卽顓頊顓頊之後卽帝嚳數百年嘗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廁足於其間其必不然者二也古者帝王革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用繼世而有天下則否若少昊顓頊帝嚳親爲黃帝之子孫而儼然革命更姓改物視其父祖如興王之待勝國則悖德已甚矣其必不然者三也凡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者皆歷代帝王之苗裔耳受氏之後雖數十百世亦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

牧齋集七十二

十四

以繇爲顓頊之親子以稷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繇一百九十歲而誅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大約在九十左右寧有一百八十方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寧有一百九十而置大辟者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八十年而不知堯豈若是之愚而羲和四岳諸臣蔽賢焉若是哉其必不然者四也命序曆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軒轅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卽
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卽高陽氏傳二
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
百歲此康成所據以杜本紀而予亦深信不疑
者也黃帝壽三百歲後九世合得千二百二十
年或亦有之或一千字爲衍文闕疑可也康成
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等俱有
名字而後世乃千載遵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
說而後世絕無信從者以此知人心不同衆言
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陳壽蜀志稱秦宓

卷之七十一

一五

見帝系之文著論以明其不然今其書不傳而
禮記疏中載孫炎駁王肅聖證論文多散佚予
乃彙合傳以已意作五帝世系辨其餘如正蘇
明兄太玄論駁蘇子繇洪範五事說辨李翱五
本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而謂太玄可以不
作欲追廢桓譚張衡于千載之上吾未之敢許
也仲恭論經學于近代少可惟推武林卓爾康
十五國風論以爲通儒爾康勸仲恭著書垂後
仲恭復之曰古人之書汗牛充棟吾輩雖勤學
者尚不能十窺二三況吾輩之才學遠不逮古

人而後之學者其勤又未必及吾輩縱復有惠
施之五車其誰傳之又曰春秋以前作者之事
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元以來述者之
事備矣雖有志士但當詞而不述爾康無以難
也慈谿馮公元颺按部海虞造門修謁請所著
書仲恭亦以斯言謝焉晚而語余吾欲將十三
經諸子墜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
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庶幾可以謝
諸公及吾子矣易簣之前繕寫所纂詩經禮記
莊子俾其子屬余今所傳炳燭齋隨筆是也仲

卷之七十二

上六

恭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晚病廢志意
約結作爲文章以自慰諭嘉定程孟陽稱之曰
李文饒之流也作竹籥傳曰竹氏之興蓋顯于
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
方者齊名竝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
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
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
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今支
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
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

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
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閒爲諸王
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傅帝意
作韻語簡史頗爲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孫
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開壯穆侯之改謚武安王
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勝蠻明興
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
位者商賈之求奇覈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
王王倦于酬對慘然無言目籤使以已意答之
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閒名浸盛太宰聞

卷七十三

十七

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
郎多黷貨或異儒狗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議
嘗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
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
劇易與人宜否一決于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
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閒言籤亦喜
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
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役代無真人使我得
行其道無懷泰亘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
已行矣又何閒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

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
以昇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
惡爲之不平于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
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寬其罪
之期日命籤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遠司禮太
監詰籤汝以小臣與閒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
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
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
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
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資緣進乎吏部之有

卷七十三

十八

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
縱賢愚同貫何至繆籤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
惟未來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
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
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于
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
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
其手籤陽痞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
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結吏胥共爲姦
利百方賣臣臣疎于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責過也諸臣之責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鐵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鐵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

牧齋集卷七十一

上九

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乃在濡需請教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適損益各殊螽蟴蠶絲蜜翻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蛉蟋蟀螳螂我階除臂蟬螂祝子之倫固不可無辰婦蚰蜒我階除臂蟬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窺馬羶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蟄推車總屬堪憎無傷于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蟻善齧吾書蠹食嘉樹蛀耗米珠蝗螟螻蛄嘉種是鋤醢敗于蚋肉敗于蛆飛尉蝕柱青蠅浣裾是皆吾讎害未剝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蠹尾惟蠹鉤牙惟絲蠹虺似域玄蜂若壺蛭縮如蝱耗行蠕蠕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蠹蟄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蛔蠅匿胃蚘蠱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遁若汝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瘠譬焉見察循繁鑽衽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會莫汝踰湯沐

牧齋集卷七十一

二十

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亂聞斯言
句句俯伏靜聽譴訶新淚涕沃傾耳察之咨
聲觸齊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竝育
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今布施于聖枕獨嗟君
之量何其禍促我食無飽我吸無救天賜我餐
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口無喙微啞君肌何遽
為酷君何不廣請朝局聞諸尚君吾友有六
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
之髓掌主之目債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
考終就木我美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
一粟君欲我誅蓋速彼獄我聞虱言怒髮上轟
最爾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
朝士騰茲謗詭即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
懸之于竹細篠為弓細鍼為鏃弦絲射之一發
洞腹尸諸棘端以為大戮仲恭焚棄其稿自定
為二十二篇此二篇最善贊曰余壯而始與仲
恭游每舉韓退之評柳子厚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以相磨切已而讀班史至陳遵謂張竦與原
涉應客之言未嘗不為反復流涕也傷仲恭浮
湛里間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牧齋集七十二

二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二

牧齋集七十二

二二

其文章議論將久而不傳故採擇其可觀者著
之於篇葉適敘陳同父之文曰使同父晚不登
進士則終為狼疾人而已矣仲恭亦云嗚呼悲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傳四

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哱賊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日課書盈寸倜儻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驚沒汨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攝驚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橋

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

暖姝相向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

給事中 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隕弛公上封事

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

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

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

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

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

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

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

省是 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

之例耶敝蠹日積公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

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

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于不可

爲乎臣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

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

嘗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既扼

腕時政又數爲 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

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

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

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紬黨論
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
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冤結拷一連十累
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且日會堂下據案
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
奄忽如神嶺表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囊橐
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
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
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
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官家子依倚父勢恣

牧齋集七十三

三

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
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
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
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
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
也卒自刎磨爲善士公爲史精於吏職發奸擿
伏厲使強壯蠹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
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
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
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

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
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逃
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
于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旗行今何
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聞今
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爲劇寇
畏服如此其視學閩略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
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降階執手重以慰藉
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榎楚諸生始而駭中而
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充富人

牧齋集七十三

四

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梓搏而殺
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
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
殺士衆口謹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
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
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嘗寺
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
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 神 光二
朝相繼登格 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
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

忠賢罪狀羣小嫉奄興大獄逮連考死言官
舛連黨以公爲首指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
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卽訊當是時鈞
黨徧天下銀鑄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
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
致奄黨忽意我耶野貓頭者公與連平居相爾
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
兒媼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 二祖 十宗之
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刎北闕下男兒死
耳肯低頭駢首作園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襪被

牧齋集三

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
故人王思廷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
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卽報至坐追贓
遣戍思廷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却
望鞅鞅如有所失也 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
巡撫甘肅甘鎮孤縣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
魯多蠻犯寒軍無見糧公鈎校邊吏邀勒淮商
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
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爲三覆以待虜遣羸卒
數百人領羸畜數羣駐牆內虜入卽反走虜略

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虜
驚將從閒道闌出則二覆起邀其後礮弩齊發
公親率標兵夾擊虜大敗斬首虜凡七百餘級
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
爲精騎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虜復大入病痢
大黃山下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得首虜數
千中封賞率公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
譯人宜諭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慎無恐踰
月虜病瘡望邊城搏顙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
入謝公返其金王取所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

牧齋集七

六

皆貫革矢矢相屬虜酋指曰真吾父也烏程用
閣訟樓相位公在鎮檄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
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奴兵
薄都城公奉入援詔卽日啓行虜踞峽口峯瞭
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
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伏賀
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
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百四十級我師遂東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
下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以首虜論賞夷丁

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大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程指勅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公材憐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豪宗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明知其滿調忌公才能借以忤公公自是不復

牧齋集七十三

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握衣奉手亦不爲崖岸斬絕過後門單士不爲翕翕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讎人怨家片言謹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語誼闡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冤憤赴想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冤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

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絀服也縣阻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妄引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其得其主名區處責問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逐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

牧齋集七十三

自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閒公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子弟僮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賴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爲游兵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贛大砲東粵紅夷砲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沈莊別墅濬渠壅具蘭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急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

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穀堆山相
戒勿近沈莊西陞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
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
生蔣花之園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
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裁振廩貸
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
杖柱刺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
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
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
屋將焚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

牧齋集卷七十三

九

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
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
衆且數萬郡邑恟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
乎環至竿其首衆卽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
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
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
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
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鐫責者
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
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

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
昨會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
忽見於竹亭篁籜閒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
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所謂
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
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
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
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子滅奴盪寇
策將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奴用梅長公辦寇

牧齋集卷七十三

一

天下可安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已已以奴警卽
家起孫公當關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
而遼事不可爲矣長公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
窺麻黃長公歿後二年癸未三月獻賊陷麻城
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羅拜而去

張進諫傳

張進諫萊州人也萬曆中麻城梅公克生以御
史監寧夏軍討哱賊進諫以小較隸麾下親隨
執槩不去左右賊被圍急我師決堤水灌城賊
詐降請縋城見監軍皆及濠稽首而退許朝捍

刀踰濠將及公公披襟當之朝內刃下拜當是時朝相逼在十步內進諫色動公朕止之進諫退曰主在此使賊好去進諫握兩拳欲腫矣公每夕變服爲巡卒周巡城壘昏黑中辨人影相隨必進諫也夜有零賊取食他堡一軍空營逐之公起巡營見帳下一人植立則進諫也公問胡弗往進諫曰軍中昏旦多警敢逐一首一級俾主公懼然獨夜乎城下之日制府縱軍大掠金珠委地進諫獨持一槩從公就道制府疾監軍并絀進諫功陞黑溝鎮撫梅公嘆曰吾雖不

卷七十一

爭功不能不慙于進諫也且死以屬其弟子長公長公官諫垣抗疏爲進諫伸雪有詔錄用未幾而進諫死進諫膂力絕人躡捷如飛鳥以二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數十人持刀掣環刺進諫赤手盡奪羣械敵亦不受傷跳躍上馬橫側鞞鞞下上馳驟見者目眩善料敵偵報賊出沒不差晷刻陷陣先登多獲首虜及上功粥粥若無與者卒伍索首功輒分與之梅公歿拊膺慟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

矣嘗與壯士劇飲長安市中酒酣譚少年擊石事進諫曰吾老矣貧不辦飲噉氣力差減尚當爲諸君試之揮拳擊巨石石碎如粉兩臂皆裂血出如注不數日卒

贊曰寧夏之役梅公功高賞薄將士血戰者皆不得敘如進諫者可使其無傳哉梅公晚自號雲中老子老子嘗言寧夏諸賊皆奴才耳許朝饒有機變堤水決朝命造舟不終日而辦縋城之日城中譌傳朝爲進諫所殺朝妻曰吾義不受辱遂自縊李家宰長庚梅公之女壻也作雲

卷七十一

中老子遺事紀進諫事甚備余爲進諫立傳并朝事亦附見云

紫髯將軍傳

紫髯將軍者姓周氏名文郁字蔚宗嘗州宜興人也長身美鬚髯深沈好書能諱文武大略天啓中奴酋陷遼陽杖劍謁高陽公于關門首建四衛之議公喜而執其手呼爲紫髯將軍留幕中叅預謀議丁卯奴掠朝鮮踞黃海道文郁率師赴援覆舟獐子島有神人教之登木浮海而免崇禎己巳奴酋入大安口崇禎督師入援

文郁主旗以廢廣渠門殺奴千人傷傷六王子
奴移營南灣子旋引去崇煥文郁兩肋集矢如
蜎幸重鎗不受傷崇煥坐謀逆下詔獄遼兵潰
而東上卽家起高陽爲督理甫抵關立命文
郁軍前誓盡冒雨雪一日夜馳祖帥營勸諭還
師庚午三月高陽以四城未復與東江牽制之
師命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統龍武中左右協
兵以往四會懼自永平潛回瀋陽中協兵譁改
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舟泊覺華
島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與祚之弟興祚在奴
中自援歸戰死永平城下所謂劉愛塔者也興
祚死興治居皮島陳繼盛署島事流言關門興
祚未死自奴中有書招興治興治領夷丁且有
變興治大恨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楊忱至小
平島距旅順五十里文郁攜僮從數人輕舟泊
島口興治來見意頗施易文郁令戎服趨謁少
挫折之已而開顏語曰爾兄初見閣部于關西
與我結爲兄弟誓以死報國太平之戰以八百
騎敗奴萬騎血戰死綏爲東人忠勇第一今爾
以睚眦讐殺負叛逆之名不亦傷乎早自爲計

東身歸命殺賊自贖閣部念爾兄必請貸爾罪
我一門忠義之名爾念頭再一蹉跌無救處矣
興治長嘆失聲又耳語曰島中將士非盡兄弟
骨肉也身在絕島惶急相隨若一登陸人自尋
活路安知不借爾爲功興治矍然失色少定悲
之曰閣部有成言矣陳繼盛欲殺興治非興治
欲殺繼盛也諸人之死夷丁護主人誤及之非
興治使之也奏去本章自家不知文義憑人做
去爾但依閣部說閣部必爲爾主張興治唯唯
別去文郁往與治營直入帳中夷漢兵執刀斧
犂犂離立酒酣語興治舟小欲借宿帳中興治
欣然陪宿至夜半忽逸去文郁如弗聞也留營
中五日島衆呼噪索餉口語籍籍開誠慰論衆
皆帖服比入舟並舟數十艘列炬呼躍弓刀憂
憂然文郁曰此興治嘗我也干概竟夕鈴柝相
聞侵晨皆散去部將逃匿雙島擊傷東師之過
島者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愬文郁夜臥不起
呼其將擁彼語之曰二將逗遛畏避流言島叛
自解今又激島衆殺我以實其言汝等墮其計
中可趣取我首去島衆不足恤劉氏從此無噍

類矣興治大悔悟翼日飲餞文郁使人扶而拜之博穎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奴于青山鳳凰城捷聞高陽上奏曰興治斬奴三十餘級雖不足以自贖其誓與奴絕則已明矣副總兵周文郁以口舌爲甲兵跳身虎穴而偃臥其中攜其衆堅其心申明皇上威德一操一縱使百十跋扈蛟螭豺虎咸就一手調服數萬兵民賴以安定首當敘錄以爲忠勤之勸當國者惡文郁從海外來無所贈遺引同姓嫌拙文郁不敘高陽嘆息而已當興治變起四酋尚據濼永興治

卷之三

三

所領皆精甲降夷盡奪兵船商舶奴方馳僞檄誘島衆興治勾連奴孽不南走登則西扣關不歸奴則盤踞皮島奪鮮人馬市之利借地以交奴如宋李全故事國家方急奴安所得餘力制島論者以謂平島之功與四城驅奴相爲表裏孤貧赤手爲權倖抹殺至今未有能訟之者此可爲嘆息也壬申二月孔有德陷登圍萊文郁奉詔率津師千六百人赴海外協勦賊擁衆數萬自登入海圍旅順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精銳屯雙島我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

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遶人能夷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十六日遣將焚龍王堂老營十八日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燬乘風遁去追擊之沉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二十四日至廣鹿島二十九日至黃骨島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都司旗鼓參謀官四十餘人僞副將蘇有功者孔賊在登參將馬聰等十四人謀以元旦行香時縛賊有

卷之三

三

功告變賊盡殺十四人妻妾貨產盡給有功并統其衆有功擒孔賊益氣奪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子島西北阻江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結奴掠鮮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壹意投奴矣文郁會舟師入江檄朝鮮遏賊投奴要路初十日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十六人十三日合兵攻賊于麻坨鮮兵軍陸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耿賊遣僞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鎮兵忌其功要擊之二叛

乃繇西北遁合奴營奴舟列馬耳山下結營于
九連城文郁遣部將於馬耳山下流縛草爲
空營泗人候奴睡熟舉火奴舟火發誤奔空營
管中火亦起奴自相蹂殺無算是時朝鮮陪臣
都巡察使雒君興金自點來會師吏曹叅議李
行遠來奉書奴遣使英俄兒不遺書朝鮮求款
請以耿賊質軍中款議成則並歸孔賊文郁方
條列具上而革任聽勒之旨至矣耿賊得
罪老奴逃回皮島至是遂巡不敢云奴歸叛以
求款我用鮮以款奴其名甚正視武陵用替人
之事何如惜乎其不就也文郁率單師追賊洪
流巨浸中轉戰三千餘里殺傷賊十之八九俘
獲數千雖未能禽孔賊耿亦足以復命矣諸鎮
以畏敵敘賞文郁以血戰鐫責東事之不平豈
盡疆事之失哉文郁歸貧無以爲家僑居武林
布衣徒步閉門讀書作邊事小紀敘高陽幕府
及袁督行間事甚嚴擔簦游武夷訪曹能始于
三山能始敘而傳之刻其詩于十二代選中歸
而謁余虞山曰高陽旣歿文郁當爲公死矣與
閩人蔡鼎無能無錫顧杲子方極論制禦閩獻

方略其言曰逆賊竊據上潯江南重地當廣搜
豪傑多集義勇盡收草莽輕俠團聚爲兵肘腋
清則內無他虞反側歸則外有勁旅庶幾先聲
可奪其魄也逆賊焚陵僭號天人弗與日捱
一日坐失時機彼將撫江漢掠全蜀守豫南扼
楚東則我從何處下手不亦儼然敵國乎今荆
襄失而不與宋同禍者以有西北諸路可進也
我師繇唐鄧進則掣其右繇隨德進則牽其左
舟師源流以批搗其胸蜀師出房竹以橫截其
腰秦師守關隴以控扼其面堂堂正正不錯不
亂可一鼓而完二十年不了之局也鼎拊膺嘆
曰高陽死宿將盡天留紫髯爲國家辦賊耳文
郁別去約旬月復來久之不至杲來計曰紫髯
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贊
曰曹能始敘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
而酬知己次之自廣寧失已無全遼高陽出而
始定議守寧爲守關奴騎撤回僞城震動故丙
寅之春袁督得以却虜守寧若已已之再出驅
奴復土神京晏如又不待明也關門遣師助禁
在奴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奴已迫畿之後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閒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才日少追往以思來在國而不在人也予讀之而悲髯之志焉嗚呼紫髯死矣髯死賊愈熾衡永秦晉相繼陷沒暇日攤書髯所論次方略依然敝簷蟬蠹中爲之慨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牧齋集卷七十三

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譜牒一

請

誥命事略 崇禎元年九月

先祖諱順時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家世素封曾祖父孤童中落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倜儻有大志不屑爲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歷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成書凡

百餘卷名曰資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

其餉遼也從老戍退卒問訊虜情邊事登關城望渝海酌酒賦詩慨然有吞胡出塞之思是時遼東大饑道殣相望人或謂先祖南人不耐苦寒盍待發春而行先祖曰吾一人寒其忍十萬人饑手抵遼中寒竟以此病卒年二十有九先祖母卞氏先祖背棄年甫三十先君生七年祖母截髮貯棺中以立孤自誓曾祖父性嚴重奉事惟謹庀治喪事必先諸叔曰吾冢婦弗敢後也分財產戒先人無取贏曰若孺子弗敢先

也先君能勝外傳不假與顏色稍不如命則對案不食涕淚交頤居恒以綱嘗道義爲典訓曰吾願汝爲古人不願汝爲今之望人也歲時延請賓客省視故舊族戚閭里之窶貧者侍以舉火推食解衣設糜掩骼咸脫臂珥爲之謙益稍長教以書傳每詔之曰吾欲效范文正公買良田爲義莊而汝父不能盈吾志也汝必勉之又曰我老矣正如俚語怕你做官時我做鬼至今思其言輒爲泣下謙益舉進士先君排纘祖母苦節草疏趣上之留中不報侵尋十九年遇

今天子需恩得以及追榮之典而崇臺梓楔表

厥宅里已不可復請矣嗚呼傷哉

先君諱世揚年十二三能闇記五經史記文選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選疑互既成以授學者學咸師尊之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先君自念少孤思早自堅立以報母勤累試不見收而祖母違養蚤夜呼慕聲入黃泉銜哀七年以孝死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海忠介諸公嚼齒奮臂欲出其閒卒之日手定其所爲古文及所

輯古史談苑藏弁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沮嗚呼謙益其敢忘諸先君嘗作輦隅子自傳其葬也宗伯宣化公誌之敢撮其大略以上史館

家母姓顧氏外祖諱玉柱山東按察司副使方正彊直以朝典治其家吾母在女氏已有儀法自歸先君以迨老不好戲笑不知游冶面不施粉澤身不御綺執目不識優倡妖尼耳不聽吳歌替詞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日夜課紡績敎剪製機杼刀尺聲軋

林齊本七四

軋然戚屬閒族出遊嬉必辟吾母有矜好炫冶者輒毀容敝服以見退而相謂曰何乃自苦或笑曰此笨人耳謙益免先君之喪數年不出母意殊安之曰兒了秀才事足矣乙丑坐閹禍削籍母迎謂曰汝無官吾有子矣閹鉤黨益急相驚追捕者日數十至母曰猶有天道汝必無恙蓋吾母莊敬閒止能識大體古所稱母師殆無愧焉

妻陳氏爲里中右族曾祖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其父與先君爲文社相狎也故以女歸於我妻

從我於諸生七年既第之後從於倚廬者三年家食者八年用覃恩封孺人進封安人未幾被追奪之命朝夕洵懼者三年今年得復封誥親知相賀妻曰吾聞應山母妻棲止譙樓風雪中日不得再食賴天地祖宗之庇免此幸矣庸敢有他望乎謙益追理前事亦爲黯然出涕也

刻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於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則在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謙益奉諱以還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視里人郭春卿任是正

林齊集七四

四

崑山張粵孟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溢員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釋史如嘗異味焉小蟲水草蜚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薰是故釋而不史弗典也史而不釋弗志也吾取材於史借徑於釋汰平鉤異撮繁就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民則吉凶情偽之指意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之流裔而釋官之質的乎四年之中橫經籍書寸紙不遺充管成冢子雲之手齋油素太沖之潤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及矣易簣之前

一日手自封識以詒謙益曰此宋人之遺弓也
吾死無忘吾所為殫瘁矣於手謙益又何忍贊
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文班范以前多采摭
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博而
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乙
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於良史則
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
已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
旌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
乎物差善言天者必驗於人三世之事信而有

卷之十四

五

徵君子蓋雅言之故神逵咫聞終焉語有之教
之春秋為之尊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
子豈徒託諸空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
子甫弱冠即以文章節義自負偃蹇數奇既不
得出入承明而齒牙樹頰胸有所建豎於當世
而盛年壯志耗磨於博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
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佐之酒後耳熱誦沈
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下也先君子之論
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謙益雖不肖不
能為其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宋人之弓

其餘勁飲矢於石梁宋人殆不亡也後有讀先
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為史為稗登諸劉
氏輯略之列將先君子之鬼默舉謙益亦死且
不朽萬曆乙卯九月孤謙益泣血謹識

先太淑人述

先太淑人姓顧氏外王父諱王柱歷官至山東
按察司副使嘉靖庚戌虜薄都城選藩臬入賀
有威望者視師命下夜漏方四刻即上馬去
按視訖日已肝矣逃傷者數千號哭擁門立馬
於門闕令從馬腹度虜退移疾請致仕嘗歎曰

卷之十四

六

活千人者必封吾其有後乎家居數年以嘉靖
甲寅十一月己未生太淑人於嘗熟之虞山里我
先公諱世揚曾王父贈刑部郎中諱體仁王父
嘉靖己未進士贈禮部右侍郎諱順時王母贈
淑人卞氏先公七歲而孤王母截髮自誓以耆
於成外王父才而壻之年十七歸於錢氏後十
二年萬曆壬午謙益生後二十八年庚戌謙益
進士及第先公棄背後十年泰昌庚申用謙益
編修覃恩封太孺人後四年天啓甲子用中
先封太夫人次年謙益生閣罷歸奪封誥後

四年崇禎戊辰用禮部右侍郎封太淑人謙益坐故卜被訐次年已巳得白奉太淑人家居五十年享年八十考終於內寢某年某月某日歸附於海虞山北市橋先公之阡於是哀子謙益哭而言曰嗚呼謙益不天不死鬼神兇怒降茲酷毒其又敢溢美攘善誣玄堂之片石重干天誅謹按我太淑人之德行合於古之圖史所載信而可徵者有七曰順曰莊曰貞曰勤曰儉曰仁曰慈請言順曰我王母性方嚴太淑人肅共誠至遇有譙訶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先公豪於文

世宗集七十四

上

酒中年坎壈縱酒霑醉內夜叫喚太淑人匿避空屋中稍開淪湯茗而進之先公急病讓夷不治生產太淑人匍匐伏助不以無爲解終不自以爲能事及其爲母雖箱篋瑣屑必白謙益不自取進止蓋太淑人之少也爲女而未嘗爲婦其老也爲婦而未嘗爲母陰幽坤從終身而已者也請言莊曰我曾王父暨外王父皆以朝典治閨門我王母禮宗也通曲禮內則文公小學奉爲典訓太淑人未嘗知書而闇與之合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雖

大喜笑未嘗至矧雖盛怒無疾言大聲廷見婦女色正而詞輯無貧富貴賤如一有輕脫陝輟者局促侍坐退而喜曰腰背閒釋去重石矣宗人侍御家有婚禮太淑人蒞事危坐達旦頭目未嘗轉動袿衣戍削若圖刻然四婢子夾侍如帷牆人莫見其面侍御歎曰此異人也每舉以爲法式請言貞太淑人擇辭而說擇地而蹈淡月不出閨閫經年不識聽屏不接游閒之女不近絃冶之尼耳不聽瞽詞吳歌目不識優舞童索戚屬族出邀嬉必辟太淑人有出閫之言相

世宗集七十四

八

戒勿令太淑人知也邑屋亡賴子弟約日爲亂鄰里洵洵從居太淑人曰吾兒宦未歸義不當出門吾殉此而已宗老固以請太淑人曰必之母氏則可使其姪夏時御以如外王父故第三日而復每言之未嘗不追悔也蓋宋伯姬楚貞姜之事太淑人實優爲之請言勤儉曰太淑人習勞執勤晚寢早作既饋以俵六十年如一日也執麻枲課紡績賦事獻功有程有要寢門以內機杼之聲軋軋然刀尺之聲琅琅然也入其室梳栢必整枕簟必飲箴管繫棗井井然也不

耀珠翠不施膏澤不著方空吹綸之水歲時賓
祭一御新衣卽藏棄之陳水之夕故嫁時衣猶
有存者芥醃之醬桃梅之諸躬親擇治餅飭淨
潔餘間之奠皆手澤也居恒以戒暴殄知慙愧
爲訓其天性如此請言仁曰太淑人仁心爲質
合於佛之慈悲老之重積發一言惟恐傷人行
一事必思利益人食不濡雞醵行不踐蟲蟻日
給食必先幼稚者時給水必先老病者每置食
必先計餒餘而後食糗餌粉養必剖分之左右
顧視恐有不滿於意殆佛家所謂減分布施也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宗婦乳母之類窮則養之病則藥之死則祭之
垂白扶杖哭太淑人柩前者過時而愈哀庶出
之妹歸嚴氏歸氏皆號咷隕絕同仁均愛此其
徵也請言慈曰嗚呼太淑人之慈至矣盡矣不
可以復加矣謙益生而多病太淑人之生母陳
老於錢氏與乳母共視保三人之命皆懸縋中
兒也謙益舉於鄉請於先公嚮故第以償債太
淑人勸爲之曰兒它日非無大宅者也鄰人轉
嚮故第我負不能贖太淑人方食放箸而歎以
是知其始之挫情也謙益免先公之喪家食七

年太淑人安之曰如是足矣乙丑之削籍也太
淑人不戚而以再出爲慮戊辰之被讒也太淑
人不愠而以得歸爲喜每歡顏相慰勞曰吾老
矣汝作閭老何用落得今日母子團圓耳五年
之中保視甚於縋縶時復加一飯復損一衣不
在謙益而反在太淑人也饘醢芻蕘手自調糝
遣侍婢視其食否以告逮彌留之前一夕猶是
也太淑人素堅強自持雖老能立語移日不欠
伸跛倚是歲上日壽觴初舉賀客雜還元夕後
徵告劇越三日而屬疾寢三日而革病不噓噫

欽定四庫全書

十

沒不嘔呻右脅吉祥奄然安寢子言之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謙益之生也五十有二
年而始免於慈母之懷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其
免之之歲正月二十四日丙辰時加戌其免之
月之日之時也嗚呼痛哉謙益狂愚悻直再觸
網羅葦筍之籍同文之獄流傳洵懼一日數驚
太淑人強引義命自安然其撫心飲淚惟恐見
壯子受刑慘固未忍以告人也以太淑人之至
德胡不百年驚憂促算豈或繇是惡子頑狠尚
不從死然卽死亦何足贖嗚呼痛哉謙益三舉

子不育歸田之歲舉一子太淑人歿之七月又舉一子故名長子曰孫愛次曰孫娘所以志也孫愛之議婚於瞿給事之女孫也太淑人實命之曰人以汝故去官結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媒氏復以許中允之女孫告太淑人曰是先君故人之子也幸有次孫必昏於許孫娘生中允遺書許字如太淑人之言詩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謙益敘太淑人之慈敢終之以此歲在甲戌正月小祥哀子謙益泣血稽顙謹述

外庶王母陳氏夫人壙銘

卷之十四

十一

夫人外王父山東按察司副使顧公諱玉柱之側室也實生吾母外王父卒夫人來依吾母遂老錢氏夫人生於吳趨無冶容出於單門言動不苟外王父以爲有儀法善事外王母劉劉視之如姪娣劉疾革便溲皆手捧之比歿遂垢涕號三歲無鹽酪吾母舉子多不育謙益生託於乳媪夫人視保益謹兒夜啼夫人與乳媪劔之行促則趨緩則翔四足踟躕聲與兒啼下上先君時被酒叫嗽夫人抱兒匿空屋嚴寒手不敢戰恐賊風感冒兒也謙益長而夜讀夫人辟績

易數錢置果食王母下夫人閒賜糕餅案頭累累然與筆墨雜貯謙益目屬之雖欠伸不敢寢謙益舉於鄉夫人病喜而少閒旬日卒享年七十有九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也以歲之不易權厝於外王父墓旁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始克葬庀葬事者外王父冢孫夏時也夫人卒五年謙益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念夫人之動於其葬也清淚微墮書銘告哀銘曰烏目山龍湖水從夫夫人定於此誰之銘者外孫子丁巳長至莆田宋珏書石納壙

卷之十四

十二

亡兒壽考壙志

嗚呼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妻王氏生檀僧亦殤汲汲焉惟嗣續之是虞天啓三年癸亥以太子中允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之曰壽考其母微也余妻與王氏更母之兒生而隆準豐下目光激射啼聲嗶嗶然親朋雜然視之無凡兒啼怖狀咸曰此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耶明年甲子余以諭德赴召兒幼不能從每啼呼索余輒往余讀書閣中指窓櫺

而號諸母羣譬解之乃止人從長安來必問
好否且問何時歸也余聞而憐之又明年乙丑
逆奄用事盡剪除海內士大夫不附已者余首
謀黨籍除名以歸抵家乳母抱兒迎於門入而
拜母於堂家人慰勞恍若夢寐不知其涕之交
於頤也奄鈎黨益亟邏者錯跡里門余錮門扁
戶塊處一室若頌繫然兒扶床繞膝不肯跬步
離余三年之內風雨晦明幽憂孤寂余之於兒
如形之有影未嘗舍去又如良朋好友之在吾
前而金石玩弄之在吾側也孰意一旦去我而

世宗集卷七十四

十三

死耶兒病疹法不當死庸醫誤之不禁糜粥病
漸劇已而藥之稍解矣復不戒食飲以死死之
夕便溲必起於床乳母曰若憊矣無自苦兒搖
首不肯猶自力強起反席未安而沒兒僅五歲
耳於死生之際若此嗚呼痛哉兒甫剪髮能坐
立岳岳如成人僮僕見之不敢敬視戲言雖童
稚能藐大人遇余執友若程孟陽李長蘅輩拱
手側立未嘗失子弟之禮歲時入影堂見先世
畫像必肅拜致敬指問某祖某妣依依不忍去
尤好禮佛及僧胡跪膜拜儼若夙習不好戲弄

每見古書名畫摩娑繙閱至奪之不肯舍孟陽
酒閒淋漓戲墨兒得一紙輒藏去時效之書窻
浣壁華亭董尚書過余兒出扇牽衣索畫尚書
欣然點筆兒注視不暫捨尚書笑曰兒欲竊吾
畫法耶余有古圓硯兒愛玩之一日問硯安在
王氏妾曰汝父苦貧已鬻之矣兒轉面向壁悽
然泣下余亦為泣下嗚呼令早知兒實硯如此
卽千金弗忍割也兒尤有志節梨栗之屬不色
授不肯取乙丑秋兒才三歲江陰顧道民以鏤
刻彌勒像贈兒兒不肯受曰是去年以絲燈遺

世宗集卷七十四

十四

我矣當遺燈時兒尚未晬也兒每戲笑曰我必
作狀元一日忽語余爹知我手我錢福也自是
輒自呼錢福歲餘乃已家人咸異之余既罷歸
猶惴惴懼不免每自念卽死兒他日成立猶可
奉吾母時時摩其頂而未忍言也丙寅之三月
提騎四出警報日數至家人環守號泣兒忽告
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卽朝 皇帝矣遂爲
執笏叩頭呼萬歲狀又曰爹所朝非今 皇帝
乃 新皇帝也 新皇帝好 新皇帝大好言
之再四余愕問何以知之兒曰影堂中諸公公

冠服列坐樓下教我爲爹言如是儘應索綯坐
檻上我叱起之詢之儘應果然嗚呼異哉是年
七八月稍解嚴明年兒死凡四月而先帝登
遐新天子神聖逆奄殛死慨然下明詔卹
錄死廢諸臣兒之云若執左券而兒不得見也
嗚呼兒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謂榮感散
爲童謠者耶其真吾祖吾父馮而儀之而錫以
兆語耶兒能見亡人又與謦欬相接豈其死儼
耶兒死董尚書書來慰余以謂兒必名僧異人
被謫而旋去者然與否邪兒能前知余之不死

長壽集七十四

二十五

與新天子聖而不能自知其夭折耶兒如
有知其將不以死爲悲而以言之驗爲喜耶抑
亦余之尚愚悻直觸忤世網固當與逮繫諸君
駢死於東廠北司之間會有天幸懂而不死而
兒實代余以死也嗚呼其可來也已古之喪子
者多矣白樂天蘇子瞻所謂達生知道者也其
喪子也未嘗不過時而悲而況於余乎孔子之
阮於陳蔡也其徒之不及門者未嘗不迴旋思
之而況於兒乎況兒之生於患難而前死乎余
於五一哀則哭之思則夢之懼其痛巨以甚

母則抑而止之余處於達不達之間者也兒如
知之其以余爲不及情者而已矣兒死於天啓
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
禎之三月清明日在夏臯祖塋之旁其父謙益
爲書石而納諸墳

亡妹嚴氏孺人合葬誌

吳郡嚴柞子若妻錢氏先祖封禮部侍郎諱某
之孫先君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女少保嚴文靖
公諱訥之孫婦試中書舍人諱治之婦也先祖
舉嘉靖己未進士文靖公爲座主先君少孤文

長壽集七十四

十六

靖公召致家塾命中書爲之主中書生十子而
子若其弟九子也故先君以吾妹歸焉妹之適
嚴氏也中書初歿家貧多子不能具中人之產
習勞執勤不憚夙夜叔妹妯娌列屋如鷄栖庭
戶交錯機杼之聲相聞處之怡怡然閭閻然未
嘗有違言諍語也子若習舉子不就性好聚書
故家舊里冷攤小肆緇閭訪求如有弗得蠶簡
鵝翰蟬穿鼠穴裝潢補緝目眇手繭久之聚書
至數千卷賈人多就鈔傳寫因以購得秘本營
求貿易輒轉不厭其得以窮老自娛亦用此也

子若專勤書癖亡失永冠有朱公叔之風性儉
齋數米而炊家人啼號掩耳弗顧吾妹乳哺子
女支持婚嫁頭蓬不櫛永垢不浣以其身為席
薦爲帷蓋者垂四十年嘗嘆且泣曰我爲勞人
於嚴氏足矣不知何年了此債也崇禎己卯七
月病渴庸醫誤藥之暴卒年五十有五吾妹亡
子若忽忽不樂性理荒忽若不知人臥蓐三年
癸未十一月卒年六十吾妹生子一人女六人
庶男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有翼卜以甲申二月
合葬于鳳皇山之新阡嗚呼吾終鮮兄弟有異

■ 墓誌集七十四

十七

母之妹二人先君愛其女異甚視其壻猶子也
先君既沒吾妹事吾母顧太淑人益親歲時歸
寧諸甥男女扶床繞膝吾晚而生子妹撫愛之
逾于己子也癸酉太淑人見背七年哭吾妹又
三年哭歸氏妹今又哭子若天之使余晚晚孤
特塊然久居此世者何也銘曰
葬從其夫銘從其妻終天之哀視此涕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譜牒二

故叔父山東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狀

代先大夫

錢氏之先始于錢鏐其後吳越武肅王始有土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諱鑑者其子曰十一公諱元孫渡江家嘗熟之奚浦遂世居嘗熟自十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諱體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

牧齋集七十五

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泰自郎中以上皆以節俠好施稱于四方公諱順德字道充別號春池我王父生子五人我先君實維元兄公于倫次爲中子王父少遭閔凶家業中落公與先君棹執文園思一大振起之易衣并食焚膏徹火蚊虻嗜膚則納其足兩甕中專勤不懈積數十年先君舉進士高第決歲而殞嘉靖乙丑公遂成進士趣駕歸省不應制策又三辟釋褐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御史路楷阿分宜故相旨曲殺直臣沈鍊論死新鄭再起欲盡返

牧齋集七十五

華亭之政遂議出楷尚書以屬公公曰某所知者朝廷三尺法耳不知華亭新鄭云何也卽明公欲貸楷請無以不肖名署爰書尚書爲之舌縮以屬他郎而楷卒從輕比焉癸酉處囚關中甲戌奔王父喪以歸丁丑服除公在比部繇主事歷員外郎中端審奉法朝右有聲已卯六年考滿陞湖廣嘗德府知府公爲政却美餘獨苛細櫛爬垢病惠養小弱定履畝之議田以上下豐磽爲差而黠豪者不得以避徭役復條鞭之法民賦盡輸于官官爲雇役而民不擾嚴兼并之禁歸流亡之民而戶口以歲益定儲穀之額每百里爲委積以賑凶饑而吏不得以取盈修堤堰繕守禦立保甲嚴巡警嘗德襟江帶湖地墊而役繁民多流離公至期年郡乃大治以王母趙太宜人喪解官歸甲申補福建興化府知府自十有二月至于六月不雨公步禱于蟹泉而雨明日大雨往復崎嶇衝泥陷淖父老夾道誼呼曰使君其乘矣郡人給事中方萬有爲作頌焉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嘉湖嘉興指紳爲宗人婿者其舍人子叩頭迓公于廳

事公不憚請它徙得徙金衢道以病調簡辛卯補山東之武德道武德運艘要衝而所轄海豐霑化利津碁布海上與天津唇齒倭方躡朝鮮公蒐軍實繕板幹具舟車脩稷糧亟請于巡按御史曰無張皇無夸大修實備庀實事鎮靜以戢民戒嚴以待寇御史弗善也疏論公恒怯不任倭事乞徙內地公通籍二十餘年官不逾臬副又再得量移遂決計不復出巡撫趙公可懷薦公需調久次當超遷以竟其用疏下所司知之公服官廉謹計口食俸隨牒平進白首外僚

牧齋集七十五

是故右公者或未必稱其才而嘆公者卒不能訾其守王父性嚴重以朝典治其家公既登第少拂意長晚謝罪至介賓客以請乃解生平動止自矩未嘗有疾言失色蓋得之庭訓者為多居恒悛悛如老書生補衣角巾低首徒步食不過二簋飲不過三爵堂無楹桷之飾室無執綺之御生平不以問學蓋人及其卒也發其篋中之書丹鉛儼然標記錯互人始知其老而好學也公之居鄉居官大略如此斯可謂之恭敬溫文篤實輝光之君子矣初先君通支于五行之

學嘗語公曰吾與若法皆當貴然若當勝我我患無年耳先君寢疾彌留劒七歲孤以授公曰以累汝故先君之歿也公以小子為子小子亦以公為父公娶于趙生三女子側室沈氏生二男子長曰世臣次曰世顯後先以病夭公晚年痛悼閔默疾病纏綿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十二月初六日飾巾易簪終于里第享年六十六公之幼子曰世熙其孫曰謙貞幼孺在抱奉練卽位呱呱之聲與號踊上下小子追話言之在耳撫孤童之在髻送往事居俛仰再世日月

牧齋集七十五

四

逾邁慚負生成嗚呼痛哉公夫人趙氏累封安人溫柔敬直式是嬪則撫沈所出之子逾于已生沈亦有婦德事君夫人居寵益畏公之子孫稍長奉夫人之命將卜葬公于墅橋之新阡惟食小子毒痛馮塞不能文字庸敢濡血記事排纘梗概庶幾得請于君子以誌公之墓謹狀

從父弟忠甫令甫墳誌代先大夫

從父弟長曰世臣字忠甫次曰世顯字令甫叔父副使府君之二子也初府君以隆慶戊辰釋褐已已乞假歸生忠甫于徐州小名曰徐州辛

未官刑部生令甫于京師兩弟之生也相去僅三歲生同母長同師同補博士弟子員忠甫叔茂溫文有淑人君子之度而今甫性伉爽多才藝學書鼓琴習射度曲游戲及之卽老于其伎者自謂弗如也府君均愛二子而尤屬望次子以謂能大其家萬曆乙未令甫病瘵卒年二十五戊戌忠甫病傷寒不汗亦卒年三十余老于諸生以春秋講授府君命兩弟從余遊余少失父以叔父爲父終鮮兄弟以兩從父弟爲弟而兩弟旣兄我又師事我孰謂皆去我而死斯柳

後漢書卷之五

五

子厚所謂析余之形殘余之生者耶初府君爲興化太守爲兩弟占夢于九鯉仙手記其事畱故篋中曰余夢至里第次兒偃臥樓北窻下有老醫長身而髯者曰非得紅鉛奪命丹不可爲矣余緩步下樓長兒芒芒奔來以先君之命趣呼余余隨長兒入旁室中漆燈熒熒先君課兩兒讀甚嚴長兒從案上緇一帙示余裝潢潦草如市肆所刻時文者丹鉛塗乙相間指其中一篇曰此人考第一卽中會元余諦視之而覺此府君所記占夢之大略也及令甫之病也有老

醫孫夢雲來自吳門長身而髯則所夢也診之曰草木之藥無所用之矣安所得紅鉛奪命丹予府君爲求藥于金陵未至而卒忠甫後四年亦卒然則府君之記所謂長兒芒芒奔來者象兄弟之相追隨以逝也漆燈熒熒者象幽室也王父課兩孫讀者言當從王父于地下也而忠甫之卒也爲戊戌之三月顧太史起元首舉南宮其所試國學文字爲馮祭酒所賞識者忠甫求得其刻本以獻于府君府君手自標注命傳寫之決日而忠甫暴卒然則夢中所云云蓋聞

後漢書卷之五

六

記其死之年與其月也然府君占夢時太史尚童稚人世之榮枯死生固已前定而課試之卷牘點定之朱黃已顯顯然見之夢中此尤奇也世之馮知死權悍然欲與司命爭者其亦爲鬼神之所靳憤而不自知也於乎其可哀也已忠甫卒之月嘗之郡城祈夢于章蘇州夢小婢抱一子曰此若遠腹子也驚而寤曰吾婦方有身而抱子者此弱小婢也吾其殆矣歸而病卒途月果生一男子然卒天所謂遺腹子者獨兆忠甫死耳嗚呼其亦可謂之妖夢已矣今甫生一

男子曰諱貞今漸長斬然露頭角兩弟之葬也
余漬淚執筆以志其墳而又爲之辭以告東曰
大均播物兮做說渺茫札瘥天昏兮大命靡嘗
吁嗟公子兮競爽翔翔顏色姣好兮被服煒煌
於乎哀哉兮今也則亡精悍列列兮素帷雙雙
神理荼毒兮道路盡傷掌夢是踐兮漆燈告祥
從而父祖兮于彼幽荒追隨後先兮九京一堂
一人有子兮宗祏之慶祭祀孔時兮寔望相望
惇惇我躬兮視天芒芒辭以矢哀兮訊彼巫陽
從祖父今甫錢君墓表

世宗集卷之五

七

君諱世顯字今甫從祖祖父憲副府君之中子
也我曾祖王父贈刑部府君有五子長爲我王
父次則憲副府君府君有三子而君與其伯兄
諱世臣者皆先府君以卒伯無子而君有子曰
諱貞葬君於憲副府君野橋之新墓君兄弟友
愛其附也異兆而相望成其志也初我王父舉
進士無祿卽世病革劒先君以授憲副府君府
君撫先君於孤孩克有成立迨兩從祖父之長
也先君已稱名師宿儒有聲場屋矣先君以無
兄弟移其友於從弟相愛不啻手足而從祖父

之視先君則師弟子如也當是時吾家方貴盛
歲時代臘文酒談讌羣從子姓相邀嬉戲逐者
不下數十人君年最少才氣駿發出其輩行間
相與品題人物商略翰墨皆娓娓厭聽酒酣以
往自起度曲談諧雜出擊劒起舞坐客皆畱連
不肯去而君又鯁介好直言慷慨急人之難先
君尤篤愛之以爲真吾弟也君卒先君哭之慟
伯與憲副府君亦相繼卒單妻稚子惇惇相吊
先君傾身撫之壹如憲副府君之撫已也先君
歿又十四年矣稚者日壯壯者漸老獨向之先

世宗集卷之五

八

生長者邈然不可以復作至于衣冠賓從燕好
游娛之跡追憶兒童時蓋恍然若昔夢矣於戲
自高祖以至於玄孫所謂其初一人之也尊祖
敬宗而收族宗法之廢也久矣豈或今世吾家
之流風本俗可謂美矣其于古所謂族墳墓聯
兄弟之遺意猶有存者吾家自高曾以來孝友
之德表儀宗門其源深而本厚有若是耶深州
之李氏浦江之鄭氏以敦睦著聞者率是而行
其又何媿於戲其不可不念也矣君之葬也諱
貞倣古石表之制屬余爲之文恭惟君之生平

備於我先君之廣志而志行之抑沒而未章者
嘉定唐叔達已誌而銘之矣余不敢以再告而
吾家之流風本俗不可使其美而弗傳也謹而
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勿忘天啓三年閏十月從
父弟子謙益謹述

明旌表節婦從祖母徐氏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楊廷筠言嘗熟縣故
民錢順理妻徐氏寡居苦節五十餘年鄉老列
其狀按驗不妄請得旌表門閭如會典禮部覆
覈以聞制曰可三十六年四月符下所司行

旌表集十五

九

事旌其門于所居之虞山里是年十月某日節
婦卒享年七十崇禎十二年十二月葬于頂山
附其夫之兆初我會王父贈郎中府君諱某娶
趙太宜人生五子長爲我祖侍郎府君諱某次
爲我叔祖憲副府君諱某而節婦之夫諱順理
者其叔子也節婦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孫女積
習禮教巖然殊異年十九歸于我未期歲而夫
卒遂以死自誓越三載父母微風之曰夫死而
無子則奈何節婦曰忍死以待應爲後者曰待
之而不得則奈何節婦曰待之而不得我則死

之待之而得不得未可知而或有異圖也我則
至死之父母知其志決乃不敢復言又十四年
憲副府君生中子世顯出後節婦節婦抱世顯
于襁保世顯天後抱其子諱貞今謙貞實克葬
節婦嗚呼艱哉我會王父閨門之教肅若朝典
節婦雖寡眇滌濯羞腴洗勞以待旦靡敢後焉
當是時晝哭不敢而況于夜乎曾王父沒依憲
副府君以老又豈知其子之無年乎夫死而嗣
子未生毀容截髮焚榮顧影十四年之內皆死
日也子死而藐孤未立單妻稚子再世一息十

旌表集十五

十

餘年之內又皆死日也守節五十年而旌旌未
逾年而歿五十餘年之內節婦之爲生日者無
幾節婦之所爲方諸凡爲節者極難耳節婦長
身味肩面如削爪鬚門與宗人言音節琅琅聽
之者皆曰丈夫也晚而好浮屠法長齋禮佛遇
內外親疎皆有恩紀謙益之娶婦也爲納采焉
其沒也草從皆有分曰吾先姑之後也其敬順
惇睦知道理如此銘曰
曲房幽室白晝寒燈五十餘年節婦不生烏頭
綽楔漆書青史後千斯年節婦不死頂山之巔

墓木有拱堂堂白日昭此孤冢

陳孺人錢氏墓誌銘

錢氏五王遠條葉吾祖偕弟起經術從祖副使
二子功有孫謙貞仲不絕是生長女應一索歸
于潁川宜爾室皇舅太守登大耋既饋欣喜加
餐食維虺再夢蘭未茁長懷似續心逼塞咏時
十七今逾廿容華嫣然初日出諄諄懷憂語啾
唧如老成人古所恤崇禎戊寅七月七中庭露
坐星月白非雨非霧衫袖濕舉火視之殷朱血
此爲何祥兆非吉低迴自傷鈞掛臆明年盛夏

牧齋集卷七十五

二

病中熱庸醫索命助鬼伯老祖母徐趨視疾猶
問七箸顧啜泣歸來夜半扣門急嗚呼哀哉永
分背炎熵鬱蒸焚赤日餘閭之貧蠲惡集清揚
端好不可識木匪狸首斂倉卒二女繼殞血胤
畢悍者不殲淑不福皇天老眼嗟失職癸未嘉
平甲子吉卜葬祖塋唯墨食霜天顥顥寒凝凝
祖母扶將叶臨穴從伯牧翁銘幽宅昭女賢明
命奄忽埋石千年永不泐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譜牒三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府君墓表

錢氏之先自吳越有國至文僖公惟演傳七世而十一公元孫始渡江居嘗熟又四世曰鏞其小宗曰珍公與余自是始分公諱岱字汝瞻鏞之第八世孫也公抱淳稟和鍾美豐物具既醉之五福極生死之榮哀登進士高第授書州府推官秩滿召爲侍御史入踐臺閣出按齊楚子孫趾美再世制科服詩書義府之訓襲青油鳴

牧齋集七十六

較之盛是其貴也壯歲服官疆仕解組不試故藝推以治生高臺曲池丹青錯迤琳宮仙館黜璽彌望棟桷煥手先廟焚石被手水涯是其富也享年八十有二堅悍不衰度曲飲酒移日分夜天啓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彌留之夕也猶與客燕笑對奕飾巾就寢形神已離康寧考終夫又何媿惟公明允沉塞弘亮端莊其在閨門也正容率物動有恒嘗而必以豈弟爲德其在公門也斧劈刃解舉無秕政而必以求生爲仁自謂氣以至于九族無弗卹焉自舊故以迄于娉

葵無弗收焉貴勢熏灼而戶堂不絕夫饑寒年齒爲老而禮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德所謂惟其有之者與嗚呼公長才偉節驍足仕塗中年牽累一斥不復以座主江陵公之故也公爲御史八年未嘗有不次遷拜其在山東歲所決囚不滿額江陵惠之顧亦以此知公江陵故急才得公所上封事輒反復稱善江陵未爲不知公公故未嘗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公之義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牽累

牧齋集七十六

者雖不獲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後矣蔡中郎之嘆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猶深原之而況于江陵乎而況于公乎公閒與余言江陵默然終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稱王魏公者一日朝會中都留守司官不候引奏御史欲糾之江陵曰畱守不引奏也視朝儀果然都門木中出火臺臣欲上聞江陵曰朽木能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閒與余語萬曆初事媿媿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當世者也錄此言之謂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諱公爲江陵所知又

豈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廣副使時俊卜葬公于湖橋之新阡既食屬爲石表之辭今謹書其大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際辭繁而不殺焉不惟以信于後世亦公之志也

鄭令人墓誌銘

令人姓鄭氏吳郡之崑山人族兄監察御史汝瞻之側室也裔出顯肅本椒房之華胄祖惟文康有林下之風氣麗水饒珠崙山多玉飛華落藻是生令人幼有異姿若簪珠而衣穀弱不好弄羗習禮而明詩秉簡贈葉國風謝香草之詞

牧齋集卷十六

三

竝宿雙飛家集詠竹枝之什年十有四歸子吾兄宜其家室克受成福實命不猶無復小星之嘆以弗無子載徵大國之祥瑤碧生堦旋珠在掌花冠錦襦羅拜歲時綠幘傳轉趨風左右徽華播于生前高朗稱于身後嗚呼嫩矣初汝瞻乞身烏府樂志丘園壯心未灰餘年欲耗令人妙選二八廣徵殊麗長袖短袿尺寸合度薄鬢輕紅莊點應圖新歌子夜舊舞前溪靡不教以屈折得之指授事昔治酒洗腆供具烹羊包羔以享賓客殘杯餘瀝以逮輝胞客賦既醉主稱

未晞今人身襍傭保躬親庖湍庀治信宿供帳至旦至乃親朋契闊飲博流連卜夜爲歡棄日未厭碧綾委地毬輪滿堂絲奮肉飛釵掛袖拂今人巡徼有嘗傳教不絕湘簾繡幕膏火參差突屢曲廊柝鈴周匝機杼軋軋與歌版而下上祕布垂垂雜舞衣而迂錯所謂雖富不驕能勞有繼者與今人服事汝瞻自壯逮老寢食飽安疾病診胝嘗自誓千秋百年必誠必信然後下穿黃泉親拂螻蟻及汝瞻康強壽考而今人寢疾彌留顧影而嘆吾其已矣幸得歿于主君之

牧齋集卷十六

四

手不幸不獲信其婦孺之志白骨旋枯丹誠不沫惟有長依窺魄天報窮塵耳淚承于睫視不受含年才十有嗚呼悽矣擁髻視燭通德之末夕悲涼無關存歿方幅齒遇絡秀之餘年告誠但爲家門豈若易簣之頃終戀所天如結之心攜之入地斯可謂上流嬪人賢明貞順者矣時維玄月禮當大歸指舜華之禮豔未謝青陽掩玉樹之青蔥長埋黃土益也忝居南阮叨燕西園酒後耳熱感餘論於綠衣送客畱髡詫狂言於紅粉數峯江上如聞湘瑟淒清六曲屏

前空見思公惆悵不辭授簡敬撰刻文用以相
哀匪徒獻吊云爾銘曰

椒風兮分華蘭蕙兮遺響須女兮斗旁張星兮
河上秋風急兮白楊送美人兮北邙青溪水兮
繁霜落魚山祠兮春草長朝雲兮暮雨詒明珠
兮雒之浦歌余詩兮浩倡長芳菲兮終古

族子純中秀才墓誌銘

純中諱文光與余同姓於世次為族子純中之
父曰虞江翁年十八居海上為倭人虜去福船
俘之以歸反接坐羸下翁大呼嗷天曰我嘗熟

鹿園錢氏子也

五

主者訊得實牒而歸之出贅於
江陰徐氏依女家以居生純中所居鄉曰楊舍
去繆詹事西溪家二里而近西溪年少負盛名
不可一世聞純中孤貧好學延與同硯席長相
優也純中亦用西溪有聞於時純中攻於舉業
其視科第猶擢之也博聞強記為敘記哀誌之
文於當世所稱文章家往往能割剝馳騁與相
下上為博士弟子員垂五十年生產日挫資費
文以為活其子姓食指日繁與其兄之孤嫠衣
食百須皆仰給於十指以故其窮益甚志氣日

益無聊賴竟加老病風以死嗚呼可悲也純中
深目多髭意氣嶽嶽見責人未嘗相下奕其爭
一子至推枰揎袖不已口所欲言視人有諱避
之色故大聲出之其人頭面赤腫弗顧也天啓
丙寅西漢以奄禍死純中嘆曰吾與西漢俱生
嘉靖之壬戌今六十有五年矣彼已得死所吾
不幸以不材全其天年將安歸乎病風劇手足
奇右使其子扶掖見余語不可了時以指畫几
其子傳道其意以為不獨自悲其窮蓋亦傷余
之不遇也後西漢之亡三年崇禎己巳十月卒

族子純中墓誌銘

六

後三月妻周氏亦卒辛未二月合葬涸岡西之
祖塋余少侍先君與純中相識比上公車西漢
語我曰純中孝友篤至今之壹行人也歸而質
之先君先君以為信銘曰
君嘗從余遊於帝京紫宮雙闕瞻彼穆清周覽
禁苑漸臺神明縱觀輿服流睇厥獲二京三都
心維目營貫酒燕市驅馳五陵憑高吊古悲歌
涕零歸而著書贊我皇明列傳七十草創一經
故紙敗筆點竄欹傾事雖未揆厥志亦宏荒郊
平田原隰從橫累累遂顆埋此俊英嗚呼刻辭

同出局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吾先君作聲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談論余六歲就傳先君請爲童子師王母卞夫人笑曰若爲兒擇師乃自覓酒伴耶先生目喪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偕來講授余捨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日笑之余心知其爲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頽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爲

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攻苦風炎日燥筆墨

七

憂憂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謹吸相亂或指目其額汗眉蹙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久之嗔蹙不可耐亦听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諸名士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子員家益貧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志以死天啓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崇禎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惕卜葬于羅墩祖塋之昭穴啓前母吳氏之權厝附焉哭而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童以迄於

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繼言厲志克有成立以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話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弃蓋不獨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衰遲慵惰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嘆也觀伯諱爾光裔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始家嘗熟傳八世爲採樵公諱元祐觀伯之高祖也觀伯與余係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嶧縣知縣何府君墓誌銘

府君何氏諱允濟祖諱墨父諱鉉邑之甲族也

八

萬曆戊子以國學上舍生中應天府鄉試五上春官謁選知東莞之嶧縣事左遷授雲南幕致仕年六十一而卒夫人錢氏山東按察司副使諱順德之女謙益之從祖姑也後君十六年年七十八而卒將合葬其子珩枝奉府君之墜言乞銘於謙益於是小子謙益泣而言曰於乎我先君幼孤移其孝於從祖視從祖姑猶親姊妹視其夫猶親姊妹之夫而我先太淑人之于夫八則親嫂婦如也吾于君與夫人少而有記焉

長而有見焉老而有痛焉其弗忍以不之志也
志吾之所記者曰吾爲兒時王母卞夫人無恙
君與夫人歲時伏謁羣從中表畢集皆鮮衣盛
飾從容歡譙君身衣備衣俯躬低視閒一顰齒
而笑未嘗至矧先君字呼之曰商楫兩眉閒幾
何著多許微纏耶卞夫人亦曰何郎妮妮修謹
大姊談笑大噓如雄快男子是亦一反也吾之
所記者如是君與夫人之生平其可知也志吾
之所見者曰君好詩耽禪大書于壁以高達夫
何次道自況吾少與珩枝同學君時時相就劇

牧齋集七十六

九

譚閒發狂言柱其口亦所然不色忤也北上公
車舟行出嶧境嶧多盜君戒驛徒干擲降顏色
好詞誣諉之比暮擊柝聲寂然各鳥獸散矣問
其政計口食俸決杖不過十見上官愬民窮盜
起其容有感如與家人絮語竟用是左官家產
日落與夫人廢箸析居里人皆嗤君拙宦而亦
知其非貪吏也志吾之所痛者曰府君後我先
君七年卒夫人之卒也後我太淑人四日耳天
降割于我兩家死亡彫謝如笋之旋圻其穉二
三稚子衰麻哭泣榮榮相向則皆蒼顏白髮矣

當吾之舉進士入史院也府君需次長安賦
雨篇以張其事再罹鈞黨之禍屏居奉母未嘗
不有愧乎其言也吾每侍太淑人念夫人有子
而貧輒停箸嘆息吾心多懼凶又惟恐不得如
夫人之子嘗在母前也繇今思之所愧乎府君
之言者已矣所美乎夫人之子者又豈可復得
哉嗚呼小子創巨痛深于君夫人之葬假茲石
以告哀毒痛憑塞序而終焉所爲至哀無文者
乎是爲銘墓在嘗熟縣東之宛山今年實崇禎
陸年

牧齋集七十六

一

陳府君合葬墓誌銘

府君姓陳氏諱欽光字唐父其先自閩候官徙
嘗熟以國子監祭酒諱寔者爲祖以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諱察者爲伯祖以南康府同知諱堯
仁者爲父南康娶瞿文懿公之女府君瞿之自
出夫人朱氏工部主事諱寅之孫監察御史諱
木之子也生男三人伯曰治體次曰治猷曰治
揆女子四人其次爲余妻累封淑人孫男女十
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府君孝友順祥長不滿六
尺低首俯躬語言姁姁然少學於元舅太僕公

鐵礪志節侃侃如也宗人使益殺其從弟囊金
行賄府君叱去之夫人長身魁形警咳如偉男
子縫紵烹飪勤勞不懈既饋以至偕老無迕色
無違言宗黨之人咸以爲媿德也我先君通敏
彊博爲世儒宗長于府君六歲賢府君而友之
酒食徵逐披見肺腑故次女歸於我余成童與
伯子爲文社在塔院之荷亭府君益焉余甫削
藁上浮屠穿廊廡呼驚跳柳日下春歸院伯子
猶刺促硯席問府君手余文巡其坐而數之曰
若嘔出心肺得錢家郎一言半句予若何不承

牧齋集七十六

十一

其餘竅乎既而夫人送酒般相勞且譙且數刺
刺不少休燭跋而罷院僧環聽竊笑以爲嘗府
君爲文攻苦振奇指擢胃腎年五十二才得試
鎖院歸語夫人吾生平望省門向西而笑今得
快意矣日相度旗竿何向燕饗何所戒夫人庀
羊酒以俟已而寂然煩冤結轡意不自聊病不
良食明年庚戌余及第報至爲解顏少食粥糜
閏三月十二日遂不起夫人後府君八年卒年
六十有六府君握文勵志蚤夜呼憤思繼其先
世及外家之緒而不可得此其老且病矣聞余

之獲雋而喜以爲猶于吾身親見之也今余莅
事遲莫頽然一老書生不獲立王功活生人以
盈府君之志死者如可作也其所自爲攢眉者
安知不慨然一笑而其爲余開顏者又安知不
喟然三歎乎嗚呼其可悲也已以歲之不易家
門之陵落府君之遺孀淺土夫人尚在賓宮以崇
祔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祔于頂山之穆穴
淑人率其弟姪跽而請曰夫子銘矣嗚呼余何
忍不銘銘曰

牧齋集七十六

十二

將將蘭綺峙高門兮天作好合叶朱陳兮鸞歌
鳳舞歎友實兮丹藏樹靜日西淪兮蘭芳蕙問
委窮壑兮頂山之墳旣固安兮光氣熊熊宜子
孫兮夕雪掩路晨雲也兮望彼列楸涕霑巾兮
總角遺兒嘉姻兮懷舊東武愧安仁兮刻詞
好石以志之

牧齋集卷第七十六

牧齋初集卷之七十七

祭文



萬曆辛酉九月朔日已亥翰林院編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粲然感恩知已孔厚昔我童牙嬉戲微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銜命掄材于潮跂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如山我揆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祭趙石齋公文

祭傳文恪公文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已亥翰林院編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粲然感恩知已孔厚昔我童牙嬉戲微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銜命掄材于潮跂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如山我揆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萬曆辛亥我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定襄傅公卒于京師之邸舍其門人錢謙益方在苦塊焉位而哭行心喪之禮既免喪浮湛里門又七年所復就班行今天子改元之歲奉簡命偕屯留暴給諫往典浙試既歲事始得遣一介附給諫以入晉謙益乃泚頰煢蕭望拜稽首焉

文以告于吾師之墓下於乎哀哉昔在丙午獲
登公門遇我國士付以斯文曰我得子可謂弋
獲如陸得愈如歐得軾載上公車拜公邸舍長
其羽毛借以聲價吁嗟末俗限隔勢位舉主門
生儼然相吏惟公于我德音孔成乃授几席乃
親杖函僕隸謹迎家兒掣曳不辨主賓况乃師
弟我舉南宮公笑莞爾非我實賀乃為國喜麻
衣如雪嚴霜夏零唁兼以勞懣涕交并虞羅高
張宦海喧飀我既銜恤公亦念歸公書告我長
安碁局拙工斂手旦晚初服歸未再拜俄得公

牧齋集卷之十

計創痛因仍噩夢錯迕荆棘布地風濤稽天沉
沉故園一曠十年敬走一介拜公墓門陳根幾
宿漬酒尚溫哭不憑棺奠不親筆臨風告哀有
淚如寫嗚呼哀哉自師之沒星霜遙遠歲將一
紀代更三朝朝者鼎新班行嗔咽人材日凋
黨論未輟東方小醜訐我全遼兵餉鈍敝微輪
釋騷我躬不閱惟憂用老滄海橫流歎彼腐草
寸心如折盃以告公沒而猶視公神所恫我心
雖長髮已種種三組無聞一官猶冗感恩知已
先民有言何以報公不辱其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正月十七日乙亥吾
師高陽少師公殉國報至越翼日丙子其門生
錢謙益為位於墓次之明發堂製加裘之服率
稚子孫愛拜而哭之越三日戊寅謹具特牲之
饗昭祭于吾師之靈嗚呼戊寅之冬奴陷高陽
謀報聞至旁午未詳我前知公就義已審中心
如擣退哭諸寢流聞錯互傳遽梗塞如魚挂鈞
耿介胸臆疇昔之夕即報北來公死信矣嗚呼
痛哉山川北流尾沒勅碣公生斯世一柱砥礪

牧齋集卷之十

四

竭奴何人而敢余侮圻我地維折我天柱箕尾
黯黯斗極朦朧將相兩星齊隕崆峒日食三朝
憂惑在廟野熊嘯邑袂火震礲蝗飛川涸不令
不寧天用漢法移諸股肱身塞災青以奠九州
奴刃如飴上尊養牛嗚呼哀哉公初出鎮畫關
為疆赤縣黃圖寄命堵牆奮袂抗議屹如泰山
誓復河西以保危關經營華路儲峙糧糗奄有
寧前以及錦右戎索稍定奄禍遽興晉陽之甲
蜚語沸騰緝緝羣小馮奄逐公獨奴扑手酌酒
河東公再出鎮畿輔踐蹂遼師驚奔如逐彘狗

呼吸定變徒手單車倒戈入衛關門晏如巖疆
復宇叛人獻誠露布晨馳都門晝闢奴焰孔熾
倚公長城綸閣虛席鋒車急徵奴警解嚴視公
贊疣一肘後掣衆喙旁咻任重權分功大失少
角巾歸里未厭羣小天門蕩蕩雷車殷殷愁置
一老以膏奴吻羣小鋤公如稂如莠羯奴何知
爲彼假手予期割心弘演納肝千秋萬世同此
寸丹入相出將取義成仁魯公晉公合併一身
公歿之日屋廬蕭然左圖右書蕩爲雲煙輦輪
捆載今復何有藉手羯奴閒執讒口闔門殉國
未悉幾人故知從公竝侍帝晨白首門生未獲
死所臨風告哀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丙子門生錢謙益
哭我師高陽公子墓次之明發堂爲位而奠焉
士友之來吊者拜焉已而疑所服心喪三年洙
泗以後未有聞焉我未之能行也唐制爲座主
齊衰三月宋蘇軾之喪張方平也亦然本朝不
爲座主制服倣于唐宋之閒其可也於是服齊
衰三月越四月十九日丙午始除服復爲位于

斯堂陳庶羞清酌之奠而爲文以告曰公之殉
國于今改年自我制服莫莢三遷心喪慙古純
采違衆齊衰三月倣彼唐宋日月不居我服斯
除我心悠悠式傷且瘵公之云亡當宁閔惻
三靈震驚四海嘆息公之完節上帝所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彼何人斯別有肺腸讒口器
器訛言孔將絕倒慶幸抑揄罵言稽首羯奴頌
以天吏蜚語流傳謗書沸騰糞擲蟾蜍矢集青
蠅方叔元老再鎮危疆定我戎索驅彼犬羊威
名輝赫羯奴所忌彼何人斯與奴合契勅碣傾

北山海墮東奴賀塞外彼賀域中公神在天駭

六

乘 三后參旗導前雷車殿後受命 帝所汎
埽羣胡朝蹂歷城夕齟幽都嚮誅羯奴告成于
帝朱書烏篆刻銘雲際視晝暝夜舒雲握風
視彼讒人眇如蠅蠓伊余小子才薄德輶惡言
禦侮媿彼仲繇堂堂白日煌煌青史不負師門
庶其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曹公文

崇禎七年九月甲子具官門生錢謙益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公

嗚呼公居諫垣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鈞黨
風惟公公忠彊直昌言折衷誓欲渙論訛之
平疏道學之禁使正人君子拔茅連茹相與扶
國運於昭融公去而黨論不可復挽朝廷遂爲
之一空及其再出黨禍蘊崇桀人負嶠小人乘
墮幸脫屣之云早幾不保其一畝之宮天開地
闢閭孽蠢蠢萃官鄰與金虎集矢鏑於薄躬公
在憲府扼腕奮筆余得脫於羅網而公遂不免
羣小之勾勾遡國論之翻覆二十年餘俯仰三
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忠君愛國憂心忡忡正色

松蘿集卷十七

七

寡言大道爲公樂善類之應求信聲聞於鼓鐘
嗟說口之描畫終不能抹殺其清忠公之在朝
國論有所楮柱人才有所芘依而小人閹寺有
所畏憚而未逞其毒凶公之去國維蜀之藉滋
多同文之獄交作而狡夷流寇皆接跡而內訌
公今已矣朝亡元龜世失砥柱而國之元氣渾
淪磅礴獨全歸於鴻濛嗚呼哀哉已已之夏我
車載東出祖於郊有墨其容閔世道而三嘆匪
與隄於飄蓬追陳跡於六載恍昔夢之攪習儼
公之在望撰杖屨其奚從緘交辭兮千里奇

老淚於秋風

祭南昌劉宮保文

維年月日具官錢謙益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劉公之靈曰昔我先朝明目達聰
朝入翼室夕而相公政決壅河士起死灰謹呼
鼓舞如風如雷先帝公可託冲子臨終之
命親憑玉几宮鄰膠漆寺披猖重陰積霾籠
蔽少陽公率諫臣定策抵前手捧旭日出於虞
淵國論喧呶夷氛孔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自
昔權奸衡執國驅除元臣罔恤顧命逆瑾作
難先去雒陽賢之焰逐公始張正人在朝國
有綱維如坊止水田者不知及其一去若決大
川誰能捧土塞彼滔天聖明御宇號咷博求番
番黃髮國斷王謀風波喧呶檣傾楫墮長年三
老袖手安坐有黨有讎人或杞之何辜于天俾
不慙道嗚呼哀哉神宗末年黨論弘多詞垣
有人咸離網羅公曰善人國之元氣正色直詞
出我衆忌閹訟再起公爲國恤扼腕填胸恨不
我直我於朝著如鴻一毛公之寶之和璧赤刀

松蘿集卷十七

八

豈無公望豈無卿才曰一个臣公何愧哉奄種
蔓延黨禍沸騰海宇瘡痍陵廟震驚古之蓋臣
視不受舍公雖長寢憂心愴憚溫公病革夢語
頻繁陶公之歿豈無話言千里寓詞揮淚如雨
何以報公一慟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文介公文

歲丙子之孟陬兮春氣奮而青陽哀夫子之北
征兮載元氣而上翔天門開而誅蕩兮中宮雪
其景光排玉戶而撼金鋪兮謁神祖于瑤堂
嗟宮鄰之盤互兮值金虎之披猖童謠倉琅於

荻蕭集卷十七

九

尾驚兮優歌枯菟於特羊選巫咸而叫帝閭兮
灑血淚之浪浪策書夕出於禁闈兮青社朝分
於雒陽仙李盤根於奕葉兮桐圭蔽芾于扶桑
神祖揚靈而慰余兮覽余情之信芳下天街
而躊躇兮顧帷幄而慘傷退致命於皇考兮
哀天壽之弗將雉羹斟而莫饗兮何規形而弗
蒙龍胡相逮於下土兮馬劔高懸於尚方指皇
天以爲正兮誠不忍見白日之蔽壅靈旂紛其
下上兮儼大行之在傍飄風扶其輪轂兮雌
霓連蜺於袞袞梟揚白虎先後而陪尾兮望豹

尾之茫茫屬天津而橫度兮限析木之無梁盡
歸來手箕尾兮列東維之舊行九子睽而斥絕
兮教客哆以簸揚仰閭道之迢遙兮憎卷舌之
光芒觀車騎之滿野兮誰策馬乎王良指街北
之旄頭兮睇苑東之天狼耿河漢而獨處兮終
抱恨於七襄重曰浴蘭兮沐芳佩瓊琚兮升君
堂君之堂兮幽幽奠奠桂酒兮陳柘漿日晚晚兮
君不御期夕張兮夜長靈之來兮儵而逝旋回
軫兮帝鄉登端門兮太微掉帝車兮中央齊氣
候兮台階和陰陽兮戴筐空貫索兮垣墻撫天

荻蕭集卷十七

十

梧兮槐檜燭玉燭兮暘永風降四時兮嘉祥並
傳說兮漢津應南極兮壽昌

祭唐太嘗文

吳會之閒參錯俊髦儒林文苑蔚如牛毛其書
滿家行汗牛馬謏聞動衆著述或審裁得公書
輔世二編僥讀仰思其人儼然上窮掌藏下逮
蒙古如醫有錄如基斯譜病在膏肓良醫出處
一著之差國工斂手諒其實虛決彼明昧如丹
如青以著以蔡我讀公書昧昧以思公之爲人
我亦見之氣雄九軍目管四海匡時力阻報國

心在蜩蟬內沸戎馬外訐番番黃髮疾瘠在躬
搖手不得轉喉觸諱慨當以慷愛或成長苦心
沉沉託之寸脈摹此前哲教彼後夫於乎公乎
今其已矣長編猶新九京誰起伊余與公素昧
平生勞公記籍問其氏名蟲刻徒勞馬齒滋長
何當于公而辱嚮往嗟此哲人未奉緒言歿思
典刑在願執鞭先民有言讀書尚友緊我于公
接跡已久申寫夙心跪而致辭如與公言公其
聽之

祭翁太嘗文

敬齋集卷十七

十一

君少執經于我先子君居幽文余嬉稚齒著履
加膝捉筆書几顛倒裳衣狼籍文史君不余嗔
頷之而已時或眷然顧我則喜君爲鄞令冠帶
陸離盈盈稚步宛容儀余方駘宕幼而服奇
蓬髮歷齒不介而馳君笑顧我如髫髻時呼我
英妙勉我下帷余偕計吏君官夕郎握手道故
推星閏霜興言負笈念我倚床釣游儼然况乃
門牆引滿爲壽感嘆相將伊余通籍閔凶遽臨
冰雪距門哀猿叫音風濤相砥歲月滯淫我思
古人考槃在吟君躋首垣陟于卿寺休沐言歸

把醺相視契闊過存雜坐讌語流連故舊問訊
寒暑耽籌廻翔令章容與人醒夢夢君醉楚楚
余顧而言君其鼎呂是亦爲政何必遠舉納言
甫推賀門攸萃不燕于堂胡哭于大明旌低昂
拭眼疑寐單杯祝竿髣髴殘醉於手哀哉九閭
沉沉奏靈交跼君爲勞臣僂俛左掖如涉洞庭
颺衝飄激魚龍湛浮上作霹靂長年三老不震
不惕亂流而濟枯天浪息奉嘗清卿雍客媛姝
周道如矢範我馳驅回視中流捩舵號呼如旅
獲歸如負驟蘇大限俄窮莫騁修塗不躓于險
而躓于衢於手哀哉君弟畜我實自童蒙余慙
昌黎事實如兄余鈍而頑君駿而通飛鴻難敵
厥喻則同余序疏草擬于文莊斯論倘爲君爲
不亡于祭告情纏綿惻愴靈其降止愾焉尸堂
尚饗

敬齋集卷十七

十二

祭王二溟方伯文

惟兄與我戚屬中表兄弟畜我申以朋好心跡
因依肺腑傾倒兄爲松栢我若蘿蒿兄在先朝
郎潛已老我官詞垣載筆校討日旰車閑霜寒
馬早邸舍蕭條禁鐘縹緲彷徨官燭流連清醪

客衣欲單旅飯不飽互裝絮綿迭饋鱸菰仕路
喧嘔物倫苛饒鈞黨刺促憂心悄悄兄如復陶
卷舒馴擾我如箕帚動被屈撓過從歲時慰勞
昏曉嘆息風塵信誓衡茆征蜀之役尤出南道
禽其渠帥以珍饈獠有功不伐捷書莫攷隨牒
平進回翔竊糾金盃火齊高牙大纛何當目營
徒有頭掉年至懸車碩寬獲考三徑嘗開一室
自埽築室面山浮堦引沼詩成綺靡曲度懊惱
徵歌激越選舞僂僂晷晷增日促燭繼月皎百年
何幾而遽不保二品非榮八十猶天嗚呼哀哉

懷素集卷七

十三

我因蓬蘽黨禍未了銀鐙牽連網羅搜攬兄過
執手爲我心標感懷賦詩憐我饑綴迫我言歸
音塵杳杳笑言髣髴夢惺惺手簡盈篋殘詩
在藁每一念及淚漬懷抱蕭蕭朔風飛飛丹旆
辭其旅室歸彼域兆奠此一杯以當祖道榮名
何之物化非寶敬赴素車收負宿草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于惠生文

惟我與君定交晚晚疇昔之歲過從縈繆邀我
園林燕我池館妙香滿室乳茶傾盞橫陳尊彝

傾倒篋衍最秘惜者華不注卷煙巒雲樹髣髴
在眼楚醪和鮮吳羹挈飯露雞清烈子鵝永雋
華酌既陳清言徐展上下騷壇揚花詞苑有難
必訓無和不反晨花日傾夕竹露法班荆語長
刻燭晷短君爲所然顧語小阮蘭亭栗里斯會
非遠詠君歌詩綺靡暉緩香奩薔冶玉臺婉孌
溫李新聲徐庾舊撰志士失職高才連蹇轍魚
過河轅騏下阪漢妃嘆盈湘娥淚潛桑者閒閒
棗下纂纂晚就我謀有書徑寸自悔少作請循
其本顧我夢夢其顏有赧猥以枯竹負此青簡

懷素集卷七

十四

伊余衰暮見抵罷免老屋三閒衡門兩版得君
慰藉忘我蹇產承君之計回環自付天不慙遺
我老無伴凶星纏綿風波搖演餘殃奄及能使
君殄申戒烝徒勿俾我善君方大歸我又病瘡
抒詞告哀酌以一醖漬酒有時豐碑可纂庶幾
陳根伸此悃欵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元晦母王夫人

維年月日某等謹修生芻之奠敢昭祭于徐母
太原王氏夫人之靈曰于維夫人克媲德門珩
璜比德榛栗告虔娠賢振振起家藹藹鼎養滋

營蘭綺未改受茲介福既壽而康杖而唾遠視
則履強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勉薦滑甘謹覓梨
栗八十五年飲醇含飴飾見舅姑優游大歸樂
樂元晦呼號罔極僕御助哀閨里嘆息自母有
疾于今二年不櫛不翔鮮或墮言嘗藥煎吻滌
臉龜手便溲枕藉禱祀望走云何百年大限不
回圻子于裏奪母于懷嗚呼孝思曷維其已子
如元晦斯則可矣我思古人囊身置諸豈不重
氣曰有老母勿謂任俠言不中程不許友死載
在禮經小人有母甘毳罔效或聞而危苟訾以
笑登母堂宇拜厥几筵孰不爲子能不潛焉母
曰子兮無然涕淚仔肩我孤以永錫類靈如愴
焉至止傍徨何以昭祭永言不忘

祭姚母文夫人

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如古定交梓曰之傍夫人
聞之爲具酒漿高歌擊節意氣慨慷酒闌燈地
僕被對床過從信宿日移夜央談圃樹頰文戰
掉鞅秋風矯厲寒星角芒夫人欣然恕其瞽狂
列在猶子許以鴈行自時厥後燕游孔嘗樞衣
拜母酌彼兕觥鏃礪道義切磨文章响濕濡沫

集卷之十七

十五

豎巨扶將相繼通籍班聯王堂譬彼花鄂前
後光追超禁近委珮成行退問起居欣欣樂康
夫何不吊零此嚴霜帷堂旅舍扶匜嚴裝逐子
不返將母則亡哀哀廣柳蕭蕭白楊回風漂搖
耀靈閉藏四序歛攀五音奏商飢寒孝子削杖
瘠傷羣鳥助哀百草不芳伊余屏廢在天一方
寢不親竿結轡中腸嗚呼哀哉天運險易物情
燠涼惟此恒德亘古爲綱閭閻之門表厥宅坊
烏頭雙闕漆書煌煌母師之訓凜于珩璜如眉
山母羨彼范滂舜華朝榮蜉蝣夕僵天寒澤凍
松柏彌昌禮宗女表令問令望大書深刻俟諸
瀧岡無曰遼遠視天夢夢靈其緩鞚酬我一觴

集卷之十七

一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

哀詞

潘僉事哀辭

并序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王師敗績于建夷僉事保
安潘君宗顏死之君舉癸丑科進士官戶部主
事會建州夷佟奴兒哈赤犯順襲我城堡殺我
大將君上書閣部極言援遼破虜調兵用閒之
計浹旬凡數十上皆不省奴遣歸漢人以嫚書
遺我君讀之毛髮盡豎以謂二百年秦越屬夷
一旦稱國稱汗指斥南朝妄引天命堂堂天
朝受其詆欺不敢出一語詰責即報發鈔傳布
遠近辱國損重莫甚于此乃草檄數夷十二罪
奏記閣部請亟行之閣部以爲迂格不上迂君
者之議以爲朝廷顧惜大體不當以語言細
故與犬羊爭勝頰舌雖然醜虜執辭中夏鉗口
其于國體又如何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
奴酋故王果之餘孽雜種小醜妄自命金源後
裔比長絮大如君之言主名傳檄聲罪致討寒
腥膻之膽舒華夏之氣此胤征甘誓之舉也何
名爲迂君之議雖不行其志則不可謂不壯也

君既以知兵聞于朝遂以戶部郎出理新餉會
開原道兵備畏奴引疾去即推君以僉事往次
年王師四道出勦杜松兵先潰于渾河君監總
兵馬林軍從靖安堡邊趨出開鐵三月朔分兵
出三岔兒堡口翼日抵二道關奴乘勝薄我我
師復潰君及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君嘗言
用兵謹候太白太白所出之方可以舉兵所背
不可逆戰自戊午七八月以後太白西起漸高
利先起利深入暮冬中旬其尅奴之期乎明春
太白在東氣候別轉又未可知今以三月出師
正太白在東之日也君能前知用兵之不利而
不能使師之不出豈非天乎然而君之占兆固
未嘗不驗也於乎自奴酋難作將士膏血戰場
者有矣君獨以文臣死建州之役四道臣各監
一軍非君一人在行閒也三道臣望風奔竄君
獨死師出否誠首尾牽率綸閣有催戰之檄閒
外無統一之權君明知其必死身冒矢石計不
反顧竟與二大帥俱死於乎君之死亦已難矣
後書之入也閣部大臣載高食厚者相與瞪目
噤口不敢出聲氣苟可偷安旦夕即遣以尺一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彼固甘之矣
君以郎署小臣努目植髮獨抱國恥雖欲不
之也其可得乎君一死而三事大夫持祿容身
目君為妖言為怪物者必將以君之死為喜拱
手而相賀疆場之吏縮瑟異輿望候火而骨
聞邊遠而齒擊者又必將以君為懲手而
戒君雖死目不瞑也雖然 國家養士二百餘
年忠臣義士亦必有因君之死感榮激昂以
兒雪恥為已任者狡奴之游魂不旋踵而繫
于闕下固將以君死之年為奴殪之日而君亦
可以無憾矣聞人董應舉聞君之亡為位而哭
以其所草疏檄寓余董於君未嘗有雅故也余
感董之意作哀辭一篇自書二通其一通酌酒
東向而焚之以告于潘其一通以遺董其詞
曰
黑水沸兮白山吼
彗月芒兮五星鬬
白豆天兮赤殷雲
牙旗折兮士爭先
簡書前迫兮虜後蹴
前軍燧兮後軍陷
靈余輪兮繫余馬
免余胄兮弃原塋
骨葬馬足兮蒐以矢
招奴歌于塞兮士
嬉于朝援天桿兮擊
河鼓累碧血兮訴
列祖

登九天兮伐彗旗
叫九關兮撼黃扉
禁奴魂兮
視奴魄
嚙奴肉兮為脯
腊魂歸來兮朝
帝所
領國殤兮衛畿輔
焚余辭兮奠酒漿
魂不來兮神慘傷

石義士哀辭 并序

蒙古分民為十戶所謂丐戶者吳人至今九賤
之里巷伍伯莫與之接席而坐石電者乃以死
義特聞亦奇矣電嘗熟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
里崇禎八年流賊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
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

卷之八

四

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矣而往英曰
我輩平居以君為眉目君不佳是無渠帥也幸
強為我一言電曰諾襍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
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
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
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
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
立為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
宣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
并焉電身長赤髯能挽強超距尤精於鎗法有

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
遂以鎗有名江南性惟孝重然諾所至盡結其
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願交驩石君
掉頭去之惟恐不速也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
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軍
沒來依余醉後輒鼓腹笑曰石電非輕為人醉
飽者也吳淞有孫生者家于江干敗屋破扉妻
子晝餓傍近輕俠少年皆兄事之歲已巳虜薄
都城電偕孫生謁余明年虜遁孫生客長安出
薊門將盡歷關塞山水暴漲凍餓中寒疾死電

世宗集卷七

五

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嘆曰孫死電無可與
共死者矣後六年電死電之死視孫生有聞焉
然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於死事之卹
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玆豹隸也請焚丹書
汪錡嬰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
於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於市人盡丐也彼丐
電電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
羣丐電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
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
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有知知吾之以義士易

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余於電之死不
忍其與孫生俱泯滅無傳故爲辭以哀之哀電
而及孫亦電之志也夫辭曰

於乎丐也生不丐半通之綸死不丐七尺之軀
其葬也邛北垣東不得丐蓬顆之地而丐一杯
於要離之冢側其祭也馬醫夏畦不得丐麥飯
之食而丐一臠于唐兀之座隅木落兮虞山潦
收兮尚湖傳哀歌兮會急鼓祠國殤兮下神巫
託濟陽兮後乘驂李安兮先驅清忠公丁普
脫翁執兵若前狀極立不什事見國史李安
嘗執李王簿卷頭也嘉靖中與倭戰城下殺後

世宗集卷七

六

今數人而死從倡兵兮如雲歸厲鬼兮載車覽
廬冢兮向背睥睨城社兮盤紆天門開兮誅蕩故
鄉兮不可以久居於乎歿爲鬼雄兮生爲人奴
臧甬侮獲兮公卿大夫激而誅之兮附諸縣貢
父之徒

姚孝子仲宣哀辭

并序

慈溪姚氏子元台字子雲元呂字仲宣皆矯尾
厲角有聲諸生聞天啓中連袂游太學文學秀
才咸執牯請交與之譚多口噤而退諸公爭欲
令出我門下少年或竊其名以爲笑人曰兩姚

生吾輩行也兩姚生性至孝出者庀修脯居者躬溫清更番以養其父母母馮病疽仲宣禱於城隍神願損己齡以畀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已而仲宣遂病病數月而卒仲宣之病也子雲亦謁神請代沒四年矣携其畫像件繫其事行以走四方四方之人皆證之曰孝無異辭嗚呼仲宣信可謂孝矣求代得代祈死得死有請於帝若執左右手相誣謗斯已奇矣往年歲在申余侍老母憊憊心動江西萬尊師再設壇禮斗靈響肅然如有聞曰越明年雨水

牧齋集卷之八

七

其未艾乎已而果大期也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天胡獨忍於余夫人之於其子也有問焉則如響有求焉中弗欲予或嘖感而應之家之畜牛羊犬雞也雖不盡宰之磔之其驚而嘒哀而鳴主人弗知也天之視仲宣也以爲其子也其請而祈死所謂嘖感而應之者也若余者天其以是爲牛羊犬雞而已其未卽死也亦未遽宰之磔之而已其嘒也鳴也天何用知之而責其不應哉然則余之生不如仲宣之死遠矣仲宣宜哀余而余反哀仲宣豈不諄哉雖然姑

爲此辭以相子雲之悲亦庸以慰余之哀辭曰吁嗟孝子兮誠至上通願增母算兮違恤我躬綠章封事兮夜奏帝宮虎豹當關兮天門九重片紙刺關兮不隔廉櫳母樂而康兮已正而終上賓帝所兮其樂融融伊余禱昧兮逢此閔凶叫號籲天兮如筵撞鐘皇天無私兮其命難從敢曰天醉兮視之夢夢孝子溘死兮生氣如虹我生何爲兮羣彼裸蟲嗚呼哀哉兮攬我心胃濡血染翰兮告哀無窮癸酉十月虞山鮮民錢謙益製

牧齋集卷之八

八

尹長思哀辭并序

余以萬曆丙午舉于南京與永新尹先覺字長思同出新建徐先生之門當舉子旅見其師徒御喧嘩道路填咽聚觀余獨指目長思長思亦從衆中知爲余也長思過余邸舍白晢而修眉神宇踈亮欲來映人已得讀其行卷牢籠激滌鉢心指臂忽焉撼幽發榮若登高臺以臨雲氣欲抗日月而上之也余爲敘而刻之振奇之士莫不吐舌驚嘆又或慕而效之于是長思之名噪吳越間亦或以余言也長思再試禮部不第

乙卯上公車晨起行雄縣道中呼僮覓人參啗
我午飯于逆旅脫輿下騾背呼長思不出褰帷
撼之僵矣兩指爪握參未脫戶也長思生失父
育于其祖零丁孤苦襁褓乳長須食皆以糠覈
代凍泠汰骨膚粟經春不舒也選貢入南大學
與傅崇中生共一襖被手提攜中箱互為僮也
為舉子不肯飾竿牘以干縣令與其家人更衣
并食率鄉老以辦縣役立宗法以教族之子弟
鄉人有違言必走質尹氏薰其德而善良者眾
也長思與余聚首公車每過語必移日西安方

牧齋集卷之七

九

生嘉定李生與焉方僂俄好食酒李滄石善畫
長思溫潤而栗從容獻酬酒酣以往角中欹斜
掀唇豁齒指畫古今人才節義如奮臂出其閒
也嗚呼長思今其死矣長思以進士業有名于
時而不得中進士第其遺書蔑如也其行之所
加者于長思若毫毛而大志之所存余猶未能
悉其梗槩也嗚呼長思其視不受舍齋恨而入
地耶其沒為明神之帝所甚樂視棄人世如傳
舍耶抑亦冤氣無不之觀化而往而舍然縱浪
於生死之間耶長思之子右轅不遠二千里衰

經過余攬其文嶄然露頭角矣問其家曰大母
老矣父未葬二弟未婚四女弟未家也問其先
友曰廬陵蕭太史父之執也哭之過時而悲余
初欲為長思銘已而曰蕭子長思能為之盡又
其鄉人也余為辭以舒余哀俾右轅刻之塚上
而蕭為銘以掩諸幽長思與轅也皆可無憾乃
為其文曰

嗟尹氏兮士之良志惆儻兮擅文章起南國兮
賓于王舞兩驂兮服上裏命奄忽兮死道旁目
猶營兮天路長世偏側兮競披昌溷耳目兮

牧齋集卷之七

一

肺腸靈眇眇兮攬八荒告掌夢兮筮巫陽蕩大
空兮結三光勿為厲兮溘債傷有美子兮婉清
揚祀祭則及兮後有慶刻哀詞兮納銘章嗚呼
哀哉兮死而不亡

翁兆隆哀辭

并序

故太嘗寺少卿翁三丈兆隆既沒之五年而始
克葬其弟兆吉甫排纘事狀累數千言走書京
邸屬余為傳以余知兆隆者也吾聞之古之人
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
毀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取也余子固

不云乎墓銘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冢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余固可以竊取其義而爲之也兆隆少以執經事我先人與諸生舒鴈行列悛悛穆穆如也既成進士令于鄞以上計過家威儀詳雅登車有光輝聯如也及余登朝兆隆自長夕垣以拜奉嘗魁碩顙昂歸然如鉅人長德語及于物論國恤有臺其色而有賴其容也於戲兆隆何以死也兆隆在省垣以惜人才存大體爲先務當南北分部蜀雒構爭之日苦心調劑中夜屏營有未易以

牧齋集卷之十一

十一

告人者留心掌故于會典條例舉凡會要若數一二六垣陞轉諸疏迄今無以易也太嘗以春秋祀故事少保于忠肅公忠肅畫像南面使者北面將事兆隆曰嘻忠肅純臣也是非其所安乃釐正之 孝定皇太后之喪餘閣之奠以及虞祭執事有恪山陵既成 皇祖嘆嘉焉余觀先輩論六科人才首推林季聰尹莊朗曰季聰何敢望與中與中者故葉文莊公盛也盛世人才相望論者亦敢公爲品第 皇祖時六科人才兆隆當在甲乙讀其奏疏可以考見而國是人

才上下降升之端緒則難言之矣兆隆歿僅五年所以余言推之其上下降升又何如也於乎其尤可感也兆隆爲人周詳醇謹與人言娓娓如恐不盡賓客填委議論楷柱目視案牘口答箋啓從容整暇若有餘地時論翕然歸附而兆隆亦以用世自命今其死矣豈所謂人之云亡耶抑吾鄉水土瘠薄地氣使然耶余姑爲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兆吉及其子使刻諸墓上如子固之云乃爲其文曰

牧齋集卷之十一

十二

威儀棣棣兮發言有章雖離和鳴兮于彼高岡奏囊嘆咽兮筆舌闕虐颺言告君兮其體日削枚舉故實兮摠寫婉約進不尸利兮退不表襮齊其躬心兮夙夜有恪展如之人兮宜在臺閣陟彼月卿兮載推納言列戟樹槐兮步武之閒六馬在御兮馳驟天閑長轡甫策兮短馭斯艱昌于有位兮阨于無年嗚呼哀哉兮是亦難言宜兄弟兮叶璫虎有美子兮蓀蘭滋佳城鬱鬱兮墮山迴溪 帝命致祭兮牛羊孔時巫陽下招兮遠莫致之整容措筭兮宛其來思辭以告

哀兮雁哭吾私刻石墓上兮泐以爲期

瞿少潛哀辭 有序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網踈風俗美士大夫
閒居無事相與輕衣緩帶留連文酒而其子弟
之佳者往往陰蓄高華奇託曠達居處則園林
池館泉石花藥繁賞則法書名畫鍾鼎彝器又
以其閒散歌選伎博簫鼓無朝非花靡夕不
月太史公所謂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爲富
貴容者用以點綴太平敷演風物亦盛世之美
譚也少潛瞿氏諱式耒故禮部尚書文懿公之

以東齊集卷十八

十三

孫而太僕寺少卿諱汝稷之子也孝友順祥服
習家教多材藝書法盡品不學而能室鋪一几
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疎
窻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爲有
承平王孫公子之遺風王晉卿趙明誠之輩流
也家貧入貲爲涪州州判鬱鬱不得志卒于官
哀哉吾里中無復有若人矣東阡北陌可與杖
屨往來者鮮矣君初字起周請改字于余余以
張文潛之名耒也字之曰少潛太僕公之歿也
請余爲家傳余直舉其大節無所孫避族人羣

之少潛曰吾頭可斷此傳不可改也居平
然不勝衣其臨大義堅悍如此余悲少潛之死
而悼其無傳也於其葬也爲相挽之詞以餞之
其詞曰

瞿唐月峽白鹽赤甲高刺天孤根如馬虎鬚怒
張兩厓巔重巖疊嶂亭午夜分曦月偏晴初霜
旦高猿哀嘯獨引傳涪萬之水奔流回復爭沂
孤孤舟旅櫬羈羈鬼咽嘶出其閒猿鳴霜棠帝
啼樹流血鮮冤兮歸來捫參歷井無留連拂水
懸崖天河雲浪相鉤牽屢屢磨盤大痴粉本猶

以東齊集卷十八

十四

依然兩湖夾鏡長蘆堆雪孤浮煙東臯北麓巾
車果下榜吳船漁灣蟹舍團臍巨螯縮項編小
寒茗熟香梗白飯炊紅蓮白楊蕭蕭松風悲咽
流響泉冤兮大歸分張執引如別筵故國舊游
如夢如幻不可延哀哉人世暫游少別誰百年
宋稽勳哀辭 有序

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六日逆奴兵陷萊陽故吏
部稽勳司郎中宋君應亨死之嗚呼哀哉君舉
天啓五年進士擢文厲行蔚爲國寶以吏部郎
資祖母家居遭時多艱繕治守備勅戒子弟慨

然有致命遂志之思子璜舉進士司理杭州將之官請遂予以行君弗許曰若爲刑官我保鄉井各有事守母相越也十五年閏十一月奴陷臨清君率士民城守萊陽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決旬而畢奴至君獨當一面懸賞購死士殺一奴予五十金士奮躍夜劫奴營斬數級相蹂死者無算奴技營遁去二月初五日奴大衆奄至避北城不敢攻次日辰時縣城東北隅緣雲梯上君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勸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殺

蘇集卷十

十五

奴亦過當君項中一刀被執奴知爲宋裔勸也逼降之令以金錢贖死君厲聲大罵吾資產盡于城守家無一錢縱有之天朝宋司勳肯以金銀奉臊狗奴贖死乎奴不肯即殺考掠窮日夜君與其族子侍郎致彭縛左右柱嚼齒喋血漬涌交迸罵聲達旦交口如夜誦次日皆遇害嗚呼戎狄之蹂躪中夏也殘害生民擄掠子女玉帛稀突豕食以此爲嘗未有攻城略邑所至必斬艾其賢才如逆奴者也賢才之生也天地先岳之氣所發育祖宗數百年德澤所涵養其

所得也如珠玉其有用也如穀帛國家之倚任之也如柱屋之楹如扶老之杖一旦聚而殲于逆奴之手如斬蓬蘽如入鸞醢不知當此時三靈何若鬼神安在祖宗在天之靈何以爲心也丙子奴陷畿南殺鹿太嘗戊寅殺高陽少師奴中喜相告曰兩人死北方無敢言滅奴者矣奴去年九月長驅犯順如賊風暴雨前無留行攻萊城不下數酋斃焉僅而致死于萊非獨憤兵也其必以爲中國之大燕齊之廣東萊一隅猶有人焉以難我如行路者之遇虎落未能

蘇集卷十

十六

捷出不得不拔而去之也然則士大夫生於斯世爲奴之所指名嚙指而相戒者可懼其爲奴之所簡易置而不攻者亦可羞也君計至于杭司理璜頓踊號哭蘇而絕者數矣杭之民皆爲司理巷哭璜見星奔赴氣息支綴將列君死事墨衰經繫草索以上訴于天子使其門人吳百朋來計余余與吳生問於而哭嗷然失聲已而曰奴之惡至斬艾賢才極矣逆天心違帝命上帝之所必誅而不恤也海內士大夫報主恩雪國恥不待言矣觀其屠僇不冠剪除忠義若

此之毒也有不心戰骨驚甘以其含血負肉之
身供奴之刀俎而安受其刳斷乎璜也以不戴
天之讎請于天子寢苦枕戈誓滅逆奴以謝
君父海內士大夫咸思不反兵之義荷戈而從
之知者獻謀勇者效力縛奴之醜類殛為脯腊
以享九廟以獻天子以祭告天下之忠臣
烈士我知其不遠矣申旦不寐作為哀辭一通
篝燈屬筆文不加點庸以激發大義匪徒告哀
云爾其文曰奴嫫怒今殲帝疆謹害氣今薄萊
陽騎簇蜩兮矢飛蝗雷車轟兮焚輪狂舞衝梯
今羊馬牆趣巷戰兮我武揚戴角巾兮裝戎裝
領僮奴兮袴柄櫓刃迎刃兮槍屬槍短兵接兮
殺過當刀陷項兮身被創殪左驂兮縛馬柳手
反接兮口雷破血漬射兮齒裂崩馬抗詞兮聲
低昂目曙星兮炯相望穴頸血兮注兩囊營塗
地兮胃吐芒痛同日兮義士亡天蒼蒼兮日荒
荒萊城鞠兮馬戰場桐棺裹兮非黃腸屋三閭
兮棲破甍有美子兮腸寸傷號襲風兮哭履霜
排雲霧兮叫帝閭請六師兮殲犬羊拉胡昂
兮摧天狼烹羣奴兮充臚羹嗚呼哀哉兮帝

命孔彰起家祈連兮發卒治莽靈被髮兮下大
荒友天齊兮從國殤成山為肴兮勃海為漿陬
余辭兮酌扶桑有日夜出兮東海泱泱是年五
月十一日甲辰虞山錢謙益製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

林西亭

十八

啓

賀福清相公啓

伏陰擇位言歸稱觴初度退應四時之序卷之則藏壽居五福之先吉無不利其爲慶慰曷可名言竊謂完名全節抗章每歎於昔人迂身善君作相獨難於今日一辭而退則恐出山之小草徒然有負於蒼生抵死不休則爲耐彈之綿花畢竟何顏於黃閣誠進退之維谷豈上下之不交試觀近代之公卿少有完傳卽或引年而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九

壽考不免遺譏恭惟老師相公閣下生甫及申既明且哲先憂繫於民譽爰立簡於帝心當大任於人主拱默之時維其艱矣渙小羣於舉朝騰沸之日或者疑之矧猶有社稷之憂恐或在蕭牆之內蜚吻裂鼻如神農之嘗毒一日而百生忘寢遺珍如孔子之聞韶三月而不改以精誠之一寸格神聖於九閭已奏膚公遂從雅志封還御札猶聞中使之傳宣抗別都門遂藹羣公之祖帳未逮懸車之歲先爲秉燭之游臥里門者五年歷春秋始六十偕故人於里

答方長治啓

舍說彼平生列孫子於長筵藉以帝德樂聖人而飲酒顧影頽然想長安之奕棋推枰莞爾恩波浩浩長爲平地之神仙聖夢悠悠回想格天之事業自此坐致難老之壽予以仰祈有道之長謙益翰苑焦芽公門長物豈云報德足當衣鉢之私苟不辱知或在文字之末酌彼大斗占星嘗望乎高閭侑以南山歌風敢陳於下里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九

千里一士方興異代之艱片字百金遂獲同心之脫笑與朴會愛以知并竊念某章句小儒菴蘆賤士十年不字知偃蹇已久棄於時四十無聞悔氏名之浪傳於世紙窗竹屋念生平之况味仍是昔人金門王堂想年少之振登有如因夢蓋久已自分爲長物誠不敢竊附於名賢何意卑疎猥賜示問恭惟某官門下才全而德備外義而內仁以高文發跡賢科以異政著稱循吏固已名動區極聲薄雲天而又渾然天成絕去崖岸尚賢而與能崇知而卑禮如余廓落未奉聲塵徒以我友之云遂託伊人之好存其管則飾以青黃不鄙其篆刻蟲雕而獎以掌故下

期之業不笑其空而烈以河清有日之期通懷若斯負規何已至如疆場之多事正當朝著之乏人借箸而籌自笑何賢於博奕廢書而歎徒然仰視乎屋楹伏承來命之拳拳轉使我心之痒痒卽其談邊陲之大計不遺鄙人則知懷社稷之深憂尚有君子我之懷矣何解於安石之蒼生君其勉諸行將爲方叔之元老

帳詞

賀任文昇侍御考滿帳詞

伏以青蒲白簡渠橫榻之威名金鐘大鏞壯

北齊集卷十九

五

本朝之氣色雅望久崇於惟月肅公行著於爲霖薄海聳歡留臺增重恭惟某官秀山靈氣通海榮光宵苞吐鳳之雄文早魁紫榜手擅解牛之妙技出宰花封春歌寡和於郢中霜簡獨高於白下矢心憂國每懷焚草之忠勤抗疏辨奸詐滅裂麻而慟哭圖箱車而經武氣懾疆胡監閹棘以衡文風清瑣院爬垢蠹以裨國計何畏馮城蒐金矢以佐軍興用舒仰屋廷臣無出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比及三年游膺上考當國家厲精之日爭赴功名况疆圉多事之時尤資

俊傑人事修而天文數變戍心狡而民力中乾徒使至尊之獨憂誰恥四郊之多壘我之懷矣徒深向日之思國有人焉實藉回天之力不聞不見察周嫫之私憂未亂未危同越人於驚走朝廷深知治行豈但儀簪裳之班牙肅不足爲榮要當勉旃嘗之績某久欽白筆忻頌緇衣鬢已雙蓬兀坐閭閻而曝日身猶一葉喜聞臺閣之生風事大夫之賢徒跂望其儀羽聽輿人之誦敢嗣響於風謠調歸朝歡爲祖道贈石城天闕風光好鳳凰臺上春回早青袍御史去朝天嬌驄踏遍燕山草虜騎知多少演兵車風掀電掃白山前勒石磨崖紫禁煙花曉再敷奏治安書稿先記取東南枯槁將海內周回布算一盤棋從頭探討方叔今元老佐中興采薇天保要擎天但須隻手整頓乾坤了

書

上高陽師相書

謙益再疏得請已於十二月廿九日出國門歸而奉老母讀殘書長爲虞山下一老農不辱師門庶其在是惟是仰等國事僥念師恩幽憂慮

北齊集卷十九

四

是往復於懷義不忍以去國之人喑默而不言
也是以敢私布之恭惟老師以黃閣元老出而
視師更置將率蒐討軍實榆關一墻屹焉長城
老師一日在關奴必不敢牧馬南下而畿輔可
以高枕矣一旦聖天子念老師暴露良苦趣
召還政事堂關城之事其誰任之撫道有如胡
宗憲朱統其人者乎諸將有如戚繼光俞大猷
其人者乎語有之人各有能有不能羣天下高
足闊步大言不量之徒與夫小乘曲謹矜已傲
物之士而責之以決大計成大功吾有以知其

卷之十九

五

不能也又況巧飾塗飾容頭過身之人又豈可
以其寃言無當誤而聽之乎為老師計當亟擇
一沉雄博大可當戰守陵復之任者告之天
子一以關城之事委之而已則從容燕閒往來
登萊關海閒總其機宜而責其成功斯當今第
一切務也以神堯之聖史之伯鯨以孔明之賢
失之馬謖今日之費止在一關今日之守關
止藉一人昔日已非一誤今日何可再誤願老
師之熟思之也自古克敵制勝其不一要於
一鎮與將率為一將率與偏裨為一偏裨與士

焉一強惕之氣然後可以致果殺敵無往
而不利今關門之上營制已立行伍已明可謂
有律矣然有士行伍之兵而未必有父子兄
弟之兵千百夫之長以及士卒康虞奔命如不
終日大抵秋陰擎欽之令多而向榮朕發之意
少如是而何以戰戰何以勝即不戰而又何以
守也且夫勾稽米鹽會計出內為國家節省幾
何畜積幾何此計部度支之事也非行軍用師
者之所宜也用兵之道驅赤子而蹈白刃有退

卷之十九

六

死無進生而曰女必為我徒死女必不冒破一
錢不虛費一粒即身量腹而安然為我死則人
必失笑而却走矣范文正經略西夏臺諫劾其
所舉官侵漁邊餉文正上章理之且曰邊吏勞
苦酒食饒會不宜過為損削前輩知大體捐細
故如此士安得不為之死而功安得不成乎聞
守關之將令曰士登陴夜然燭相繼以便守望
今非不善也每燭一枝直三錢關城風急夜然
十餘燭才可達旦計一月然燭之費幾及一千
錢而官所給未及半也士月給糧餉不能宿飽

安得有餘錢買燭燭稍不繼猶才刺得之又必
出四五百錢爲請方得解此事甚小然大將親
細務而小卒困將令槩可見矣願老師正告將
率大創積習一如李牧王剪所以用衆之法使
關門有父子兄弟之兵則退可完守進可決戰
而奴不足憂矣夫謙益之所言者皆老師之所
知且以爲不足知者也然古之大人君子集天
下之事成非嘗之功必使吾之所知與其所謂
不足知者人人得挾以至於吾前而後羣策羣
力胥天下爲吾用而吾得以坐制而不勞詩不

牧齋集七十九

七

云乎詢於蒞菟夫不待詢採而冒昧以其言進
斯必爲蒞菟之所笑矣以謙益之將隱也杞人
之憂不敢以告人而效其一二於師門并以爲
別謙益惶恐死罪

答唐訓導 汝譯 論文書

謙益啓累辱 過存未獲接奉復蒙不鄙 賜
之書教欲推避以文墨事衰遲失學無以承命
歎息踧踖感然累日 門下兄弟以雄才博學
棹袂藝苑所著古今詩解各出手眼務爲世之
承學啓聾發聵其爲功於斯文也可謂專且博

夫反覆來教穿穴數千載極論本朝諸公而以
王弼州爲依歸殆以爲至於斯極者門下虛懷
下問不惜取道於瞽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
子矣安敢閱其所聞不一二陳道於左右夫文
之必取法於漢也詩之必取法於唐也夫人而
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
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
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
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
其不能爲唐可知也自唐宋以迄於國初作者

牧齋集七十九

八

代出文不必爲漢而能爲漢詩不必爲唐而能
爲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其間爲古
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
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然而文章之脈
絡盡然如江河之行地代有其人人有其傳固
非俗學之可得而亂也弘正之間有李獻吉者
倡爲漢文杜詩以叫號於世舉世皆靡然而從
之矣然其所謂漢文者獻吉之所謂漢而非遷
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者獻吉之所謂杜而非
少陵之杜也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爲漢唐有所

以爲唐而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爲遷固少陵盡在於足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獻吉之才固足以顛頓馳騁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牆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繆斯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嘉靖之季王李間作決獻吉之末流而颺其波其勢益昌其繆滋甚余州之年既富於李而其才氣之饒著述之多名位之高尤足以號召一世然其爲繆則一而已今觀弁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詠可傳者一卷

北齊集七十九

九

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佞背古人矩度其規摹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繆者累累盈快門其晚年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之文有久而自傷之語然而歲月逾邁悔之無及亦足悲矣夫本朝非無文也非無詩也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倣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僞

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厲鼎非博古識真者未有不鑒而實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真使夫人窮老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爲禍尤慘於俗學二十年來亦有知警李王者矣學彌摘而識彌下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於蚯蚓之窟遂欲以一隙之見上下古今公安袁小修嘗歎息曰少陵秋興元白長恨諸篇皆千秋絕調彼何人斯奮筆簡汰此輩無心所以昧目賢哉小修

北齊集七十九

十

其所見去人遠矣嗟夫古學一變而爲俗俗學再變而爲繆繆之變也不可勝窮五方之音變而爲鳥語五父之達變而爲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自良醫視之其所繇傳染要不離於本病而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豈能不追歎於獻吉哉門下力學校文卓然有志於古學者也故敢爲門下誦其所聞願門下於古詩解壹本古人爲解故而盡削妄庸附會之語庶幾古學粲然復明於世其爲功於斯文也誰能尚之昌黎有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夫學殖荒落文

筆衰退於文墨事誠不足以當蚺蜺顧其從事於斯深思而詳說之蓋有日矣如世之叫囂跋扈抵前修以要名者自分無有惟門下裁而教之某再拜

與京口性融老僧書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手唁法門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隕絕承示教著述種種蜀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敢以荒迷爲辭廢業自解

林東隱集卷十九

十一

哉第展轉思惟殊多疑惑庸敢披露真心酬諮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煙海諸大法師論師疏鈔注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年研味皓首披陳尚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眼縱復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譬諸日月中天而燭火螢火依稀自矜不亦勞而無功手維摩結所說經做秀才時曾閱肇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如郭象注莊王弼解易可以經經而孤行也今之擬微於肇公同手異乎如共同也何取於以水濟水曾無益乎牛毛徒自其蛇足如其異

也不冒吳楚僭王之譏則貽武夫亂王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遑諦觀授例斷駁當亦如是揚嚴一經集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剛定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莒大闡密微師之要領指歸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爲牽勸乎且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剗肉成瘡以教明宗則句後聲前又是無風起浪徒滋學人之擬議未蒙佛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目連願法具見慈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德深自思惟果能具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正

林東隱集卷十九

十二

覺撈籠含識津筏幽明不妨代金口爲宣說現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之齋儀慈悲之法懺勸勤頂禮利益弘多何必擅立科儀自創壇宇以世法驗之內制掌之閣臣外制草於翰苑欽承 帝命口代 天言又必先呈 御覽後付尚璽然後渙汗風行絲綸雷動若使六卿競管詞頭百辟爭揮書命則王言出自多門詔令能無掛壁吾有以知其不可也願法之作未知以何事因緣奉何佛勅旨誓願之力固不唐捐矯誣之嫌殆亦未免更須求大悲智人重加

勸辨耳昔人感婆子機緣立焚疎鈔伏願大德
狗芻蕘之狂言回桑榆之末焰於鄙人作婆子
觀於諸著述作疎鈔觀但能然祖龍一炬之火
卽是演法門無盡之燈心光炳然大千俱了若
不肖見短察眉過滋多口惟有然燈炷香向佛
前發露懺悔而已知我罪我惟師命之上已後
一日謙益稽顙再拜

與卓去病論經學書

謙益頓首前辱示經解數篇置几案閒偶一繙
閱得詩二傳考有詩傳宗端木之語蹙然而起

卷之十九

十三

曰世安得有此書恨無從取而徵之讀至終篇
乃益然而笑曰古今經傳之疑義有必須詳考
曲證而後明者有可一言而決者所謂可一言
而決者此類是也前漢儒林傳魯人申公爲魯
詩齊人轅固生爲齊詩燕人韓嬰爲韓詩趙人
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毛詩傳自子夏隋經籍志
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東漢衛宏所潤益
先儒相承授受如是而已子貢之詩傳傳之者
三家耶大小毛公耶古書之淪亡而晚出多矣
齊建武中得尚書舜典於大桁晉太康中得紀

平師春於汲縣此書何從而得之孟喜從田王
孫受易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
時枕鄰獨傳喜梁丘賀謂安得此事喜之詐僞
曲說史猶爲證明其非安有端木之詩傳與西
河比肩並出而自漢及隋不著經籍者乎近儒
尊之者曰傳鵠鵠則知金滕居東爲避魯而孔
書致辟管叔之說妄傳楚宮則知春秋城楚丘
爲內詞而三傳封衛之說妄夫周公之誅管蔡
也齊桓公之存三亡國也載在經史炳如日星
信斯言也六經尚書三傳皆當束之高閣燔爲
劫灰而左氏公穀司馬遷毛鄭以下諸大儒皆
千古眯目替聽寐言狂易之人乎誕誣不經莫
此爲甚而去病不以爲異何也以中庸九經分
配小雅諸什而以鶴鳴一章配修身冠小雅之
首程朱表章中庸之後委巷小生無知杜撰自
納敗闕首尾畢露其陋尤甚於豐坊之僞石經
以去病之高明淹雅老於斯文不肯一筆抹撒
顧爲稱量比擬曰詩傳毛傳孰異孰同孰得孰
失此不亦勞而無功用心於無所用乎譬之有
遺矢於此一人逐而甘之以爲飢飲也又一人

卷之十九

十四

從旁正之曰是有擇焉其可嗜者五穀之精英
其他則糞穢也甘之者可謂大愚矣從而正之
者亦未可以爲智也引喻不經聊以發去病一
笑耳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
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
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
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爲宗主如杜預所謂
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饜而
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挾槩異同疏通
疑滯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
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仍可窺
儒先之鈐鍵可得也今之學者不然汨沒於舉
業眩暈於流俗八識田中結縈晦蒙自有一種
不經不史之學問不今不古之見解執此以裁
斷經學秤量古人其視文周孔孟皆若以爲堂
下之人門外之漢上下揮斥一無顧忌於兩漢
諸儒何有及其耳目回易心志變眩疑難橫生
五色無主則一切街談巷說小兒堅儒所不道
者往往奉爲元龜取爲指南此無他學問之發
因不正窮老盡氣而不得其所指歸則終於無

卷之九

十五

成而已矣嗚呼有歐陽公之才然後可以黜繁
辭有朱子之學然後可以補大學然而君子猶
疑之以爲如是則不足以開王充之問孔誅楊
雄之僭經也若近代之儒膚淺沿習膠柱鼓瑟
當見世所推重經學遠若李本近則郝敬踳駁
支蔓不足以點兔園之冊而當世師述之令與
漢唐諸儒分壇立埤則其聽榮詩傳認爲典記
也又曷怪乎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以
爲今人反之曰作而不述疑而好今何也以其
疑於古不疑於今知援今而證古不知援古而
證今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吾
以爲今人又反之曰學而不學則罔思而不思
則殆非不學不思也學非其所學而思非其所
思也僕少不通經長而失學今老矣親見去病
專勤憤懣從事於經學白首紛如不知老之將
至以爲今之經神儒宗非吾所逮及也又不自
滿假虛心下問故因論詩傳而放言之以求正
焉身雖惜於經學不知一二猶冀百世之下得
吾言而存之可以藏俗學之膏肓而起其廢疾
也去病其終有以教之無以爲狂瞽而舍我焉

卷之九

十六

中甚幸甚謹益再拜

跋語

式紹編先生文集諸體略仿而書讀之
寥寥章義先生少而高簡自命無投知自
之啓壯而所言大抵關於國是人計不
欲以先覺居不欲以私恩示人其自
稿式紹亦編輯末繇也猶記戊辰首聞式
紹掖垣之信喜而寓書長安諄諄勗其略
曰凡人立朝先於布局有爲數十世之局者
有爲數十年之局者遞而降之有爲二終朝

式紹集卷七十九

十七

之局矣欲速見小進銳退速無論營身家保
妻子之徒即果有志於功名氣節而見不出
目睫志不在久遠亦所謂爲不終朝之局者
也今幸遇維新之朝事不世出之主不以
此時爲國家持數十世之局其何以副清時
報聖主乎足下今日既當事當以辨別人
才邪正爲第一義某樸而忠某材而奸某訥
而賢某辨而佞大都忠國家利社稷者必忠
不忠國家不利社稷者必奸忠者必真奸者
必偽真者多樸多拙偽者必巧以充衡

之百不失一苟其不忠國家不利社稷則雖
營三窟之巧借百足之助口舌翻心力翕
張必當鋤而去之剪而雜之若其他不關宗
社利害不係善類消長有可以功名驅使可
以名義攝持者一一當渙羣散黨引而歸之
大道如此則仕路自清人才日富元氣日厚
此爲國家持數十世之局者也新谷中賢者
蔚起幸以此意真切商量必有同聲同氣羣
起而應求者太平之期可立而待也卽此一
篇先生立朝之槩不可想見乎蓋先生平生

式紹集卷七十九

十八

持論一味主於和平絕無歎慨側枕之意特
忌者不知必欲以伐異黨同之見盡力排擠
使之沉埋挫抑槁項山林而後快假使先生
得乘時邁會吐氣伸眉以虛公坦蕩之懷履
平康正直之道與天下掃荊棘而還太和雍
熙之績豈不立奏而無如天心未欲治平人
事轉相撓阻歲月云邁白首空山徒令其垂
老門生閉戶誦讀共抱園桃之歎此式紹於
編纂之餘而竊不勝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
以綴於後崇禎癸未八月門人瞿式紹謹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九

龍野集七十九

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

書帳詞

復陽美相公書

兩年頻奉翰教裁候闕然屏廢日久生平恥爲陳子康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此閣下之所知也兵垣郵中復蒙手教具知存念簪履不遺一物感誦之餘繼以求歎一二門牆舊士頻煩傳諭謂閣下援引不遺餘力親承天語駁阻再三則罪廢孤臣不可枚拭之狀聖主業已洞若觀火而閣下欲息黥補劓求播種於蕉茅間

牧齋集八十

秋駕於病額不已難乎謙益衰年殘生日甚一日視鋒車祖道之時更復頽然篤老以迂愚頑頓之身費回天轉日之力萬一濫塵啓事必致顛踣道塗假憲朝命進無補于時艱退自慙其晚節不若因仍永錮長放山林庶可以上順天心下安愚分此亦操化權者萬物得所之一端也恭聞督師北伐汎埽胡塵台席戎旃曠世爲烈衰遲枯槁不能執戈前驅載筆後乘凱旋之日規撫韓柳作爲詩雅用以廢元和之詩嗣皇武之雅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此則

病夫退士之所有事而亦所以訓知已於百一也謙益謹再拜

寄長安諸公書

癸未四月

謙益衰頽晚放棄明時春明之夢已殘京華之書久絕此執事之所知也頃者一二門牆舊士爲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詣書連章累牘盛道其殷勤推挽鄭重汲引而天聽彌高轉圓有待聞其指意則以爲元老此出補浴之勳已成伊周之頌無忝惟是陳人長物尚滯菰蘆則格天之業尚欠分毫吠日之徒或滋擬議必欲

牧齋集八十

描頭畫角宣播其虛公拭舌膏唇補苴其罅隙又謂謙益狂奴如故倔強猶昔從此當析皮爲紙刺血爲墨涕淚悲泣歸命投誠庶幾平生之黥則可補晚歲之桑榆可異其詞誠急而其情誠可哀也嗟乎果若所言則元老之于我心已盡矣力已殫矣主上以師臣待元老言無不信諫無不從獨難此一人一事不啻如移山轉石謙益之冥頑頽放終不可枚拭齒錄主上周已知之深而見之確矣主上天也聖意即天意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而元老假此以

微回天之力諸人借此以市貪天之功不已難乎羣公以聖上爲天諸人以元老爲天其爲所天區以別矣謙益雖老鈍無似其肯附諸人之末光移羣公之所天以事元老乎假令從諸人之言包羞忍恥搖尾乞憐元老亦憐而與之以一官則此一官者非朝廷之官而元老之官也拜官公朝謝恩私室呈身識面廉恥埽地生平鬚眉皎皎頗思孤撐另立自豎頤頽于天壤之間迨乎崦嵫景迫棧豆戀深遂一旦覲顏俛首希隣女之光而附乞兒之火靜夜捫心清晨

牧齋集八十

引鏡能不啞然而一笑乎分義決絕事理分明擲糞不得不避食蠅不得不吐右軍誓墓之文中散絕交之論業已宣布簡牘流傳長安而復爲執事諄諄道之者誠恐執事伐木相引積薪見憐不深惟孤臣去國之本末不精求當路柄國之風指徒以一世虛名半生交誼交口而效推轂之力此輩陰陽其心丹青其口虞門果闢必將以吐哺握髮歸其德于一老湯網猶張又且以激聒喧呶卸其咎于衆正在謙益不退不遂咸爲絕地在羣公或默或語皆爲過端執事

而不知謙益不愛謙益也則可如其知而愛之也則必思所以處謙益且思謙益之所以自處矣爲謙益今日之計惟有一意入山永絕仕進之局進可以收拾晚節退可以保全殘生執事今日爲謙益之計則當仰體聖心俯察時尚令得官領山林優游齒髮則謙益之自處與執事之處謙益斯兩得之矣去年鴻寶館丈入都門詒書屬之曰寄語諸君子當爲我安頓一身勿但爲我料理一官斯言也豈遽忘于羣公之耳乎天日具在要誓凜然如其言不繇衷上欺

牧齋集八十一

四

君父下欺朋友則狗鼠不食其餘何面目見魯衛之士乎伏望執事矜其懇惻恕其狂愚力告冢宰諸公斷絕啓事屏除薦牘庶幾生平之微尚得全末路之葛藤可斬此沒齒之幸多生之感也詩不云乎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瞿瞿我言雖服勿以爲笑以謙益之得幸于執事也山林廊廟雖曰異事其誼固不敢自後于同寮也謙益之辭謝執事不以于進而以求退執事者勿以爲笑使丘伯瞿瞿之刺復作于今日則厚幸矣謙益拜

答鳳督馬瑤草書

自仁兄授鉞以來無向不推所至必克袁闓脅息逆超授首獻賊則潛山一役游寬假息之餘也天方割楚盈其惡而降之罰項者虎旅先驅元戎後繼山峙川行風旋雷擊此正死賊天亡之日賊遂撤浮橋飲餘衆待王師之至爲鼠伏兔脫之計則固已氣盡魄奪矣埽江漢復荆襄禽獻滅闓執訊獲醜在此行也固可以計日而待矣人謂羣盜蔓延駭駭乎類勝國之季獻闓二賊縱橫荆楚間燦發颺怒有似僞漢之友諒

牧齋集八十

五

而吾以爲非也元季盜之初起先自汝潁而後徐壽輝起斬黃布三王起鄧州孟海馬起襄陽各有其衆各戰其地布三王最早滅孟海馬後滅獨徐壽輝之衆久而彌熾歐普祥陷袁州妖彭項甲陷饒徽倪文俊陷武漢明王真陷蜀皆奉壽輝之虛號而友諒驍雄剽鷲居中布置故天完之後繼以僞漢而江漢之區終不入元之職方今闓曹革袁羣賊不相統屬非有友諒駕馭之略也闓陷荆襄獻陷武漢各不相顧闓不顧獻獻不顧闓心渙勢散易于摧敗闓陷荆襄

不能傾豫今保鄧不能顧荆襄即其一身首尾已不相顧而況能顧獻則獻之自顧亦從可知也吾謂今日之計當委秦蜀之兵以掣闓使不得南而我專力于獻九江之師扼其前斬黃之師擣其後勿急近功勿貪小勝賊之使自救援之使自潰此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兵法曰知彼知己今不知彼爲布三王孟海馬之賊而以爲僞漢之賊視之太重畏之太甚我先有退次之形于胸中其氣已未鼓而竭而何以制賊之死命乎楚豫之閒豪民大族多結寨柵以自固

牧齋集八十

六

斬黃真確光息之閒所在不乏彼非肯爲賊用者也其被殺則怨軍也其僞降則內閒也不可不急收也二賊多用楚人以爲守令傳聞武昌守曰謝鳳洲舉人有才名者也此輩必不死心爲賊用因而用之許以殺賊自贖未有不效死者也武昌有王孫容藩字石渠者毀家棄產奔走萬里結納豪傑求爲陳思王之自效今年正月閒關還楚試一訪求之周亞夫得劇孟隱然若一敵國石渠亦豈後于劇孟乎腐儒衰晚不能荷戈執殳效帳下一卒之用憂時念亂輪困

結轡耿耿然挂一馬瑤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今幸而弋獲之雖欲不傾倒輸寫其可得乎新安之事可謂大錯然金正希茹荼攻苦練兵守土實痼腸爲國家人也黔兵之殺必誤也非故也舍而不問則無以謝黔人執正希以爲大慘則舉世士大夫容頭過身者胥以正希爲戒以練兵任事爲諱亦可深慮也往年游黃山值土寇竊發親見正希宵行露處務面胝足爲父老子弟率先心竊避之不敢不以告于左右語云惺惺惜惺惺知仁兄必惻然隱痛不以爲狂

敬齋集八十

七

替而吐弃之也秋風蕭條行閒勞苦惟爲社稷努力強飯自愛

上應撫鄭公書

謙益以辛巳春爲白岳之游于時土賊竊發金正希館丈督率鄉里丁壯腰刀帕首身編行伍捍禦桑梓已而賊退解嚴親見正希食粗糲衣大布朝空暮隨如苦行頭陀奮臂橫身讓夷急難心竊壯之重之以爲士大夫盡如正希朝廷尚有人天下事尚可爲也不意有黔師之役牽連誣誤橫罹法網又竊壯之惜之祈門之事甚

易明也裹漢陷及兵民奔潰而黔兵突入徽境風雨奔驟聲勢洶涌安知其爲兵乎寇乎抑亦寇而冒兵兵而冒寇乎當此時有能統衆捍禦使片馬不入四竟按堵將以爲功乎罪乎有捍禦不能無格鬪有格鬪不能無殺傷有殺傷不能無鹵獲主兵者亦安得而禁之乎魏勃有言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後救火乎此切喻也鳳督有事征勦方思投醪挾纊以鼓三軍之氣黔師之殲也安得不拊膺痛哭呼憤告哀庶幾慰死者而勵生者恐 廟堂未知本末重有處

敬齋集八十

八

分微人以禦寇獲罪正希以任事受惡海內搢手相戒以聚鄉兵保鄉里爲禍首而首鼠兩端之徒開門揖盜者反有以籍口良可慮也竊謂明公宜據實抗疏爲 主上別白言之善爲調齊用以平鳳督之氣服黔人之心解微人之禍中朝必听然叶應而鳳督亦降心以相從則此事了矣詩不云乎王于興師修爾于矛豈曰無永與子同仇今之所仇者東奴也聞與獻也風督之募黔也微人之殺黔也同爲臣子同事師旅皆有同仇之誼焉敢爲賦無衣之詩以告于

下執事伏惟采擇可勝瞻望

回金正希館文書

比年流氛披猖所至陷沒雖守土者之不職亦
繇士大夫里居者繩管拘苟彼此顧望以致一
敗塗地載胥及溺而莫可如何也春夏之交風
鶴震驚流聞影邪閒殺賊差強人意臥病委頓
爲躍然投袂而起不意乃有殺黔索償之事牽
連註誤議論鋒涌良可爲三嘆也嘗觀元末盜
起汝穎而襄漢斬黃應之斬黃之賊既陷江州
旋略南康鄱陽卽由婺源犯休寧一夕而陷徽

卷八

九

州由是而陷昱嶺關破杭州蔓延吳興延陵江
南之塗炭從此始當時克復徽杭殺妖彭項奴
兒諸盜魁遏楚賊方張之勢雖董搏霄三旦八
輩督師勦禦而汪同程國勝俞茂結集民兵誓
死血戰恢復城柵其功尚多不肖見吳中士大
夫如處堂燕雀每談及捍禦鄉井輒努目詛詈
以爲妖言怪物而楚之賀對揚以閣臣居會府
一籌莫展投身江流雖曰死忠與魚鱉何異衰
殘病廢仰屋嘆詫每思新安土風高堅士氣猛
獷忠義感激遺風尚在每欲舉黔邪之役以激

勸當世之首尾縮瑟甘以都邑身家拱手而奉

賊者今舉事一參錯而吏議隨之吳中之鄙夫

恆人爭搔首閉目以新安爲戒天下有事誰復

敢奮臂爲國家出死力者此不惟新安之憂實

重爲國家慮之也鳳督慷慨誓師滅猷闖而後

朝食此事不憤盈執奏何以謝黔人何以鼓舞

三軍壯式蛙避螳之氣使其設身易地深知徽

人之捍禦如此邪戰之本末如此同爲臣子同

爲國家寧有不相憐相恤降心以相從者乎仁

兄純忠大誼鬼神所知 聖天子拊髀頗牧朝

銀鐙而暮節鉞往往有之此行也必且大用

必有爲也吾敢爲天下執左券矣區區所祝者

更望仁兄平心易氣以天下事處天下事念督

撫擔荷之苦思師旅召募之艱深惟憤盈執奏

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救爲心

則一切葛藤口語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國家之福也非調人賤媒之私語也伏承來命

信筆奉復寒暄慰唁之詞皆未敢聞及萬惟昭

鑒不宣

求豐詹京兆七十壽帳詞

伏以五百年有名世見堂構之相仍七十歲爲
 古稀祝期頤之未艾瑞徵南極慶在本朝恭惟
 某官閣下道叶先知昭降幾庶凜若大河之一
 斷裁剴不留巍然象鼎之萬均表儀斯重堅持
 素節不事浮華慮囚以平反爲能如于定國之
 在廷尉出守以清淨爲治繼汲長孺之牧淮陽
 褰帷致蠻蛋之賁琛澤流嶺海削牘柱貂璫之
 廟貌霜肅秦川乃陟月卿晉除日尹玉衡冰壺
 之與方藹清時岫峴雲開之思彌深晚節臧孫
 有後范氏世家羔羊本潔白之風驄馬繼澄清
 之志惟茲小歲正值大年對冰水之如澗香浮醴
 醪倚玉山而列俎光映僊俄席長筵以祝延舉
 壽觴而相屬金章紫綬昭耀清尊綠鬢方瞳輝
 煌黃髮江梅破白比韓圃之晚香岸柳催青荅
 陸家之夕秀家傳忠孝是先師無盡之燈心養
 和平卽仙家不老之藥益也紀羣輩行孔李通
 家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恭紀冥靈之曆周
 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式瞻橋梓之榮投我以
 桃何以報之青玉案旣醉以酒我姑酌彼黃金
 盞調瑞龍吟徵普天樂

牧齋集八十

十一

長筵繞爭看待臘春回試花梅早千年面啓樵
 陽龍沙期會依然又到○華顛老羸得西清鍾
 寂東華塵杳天家乞得閒身霜筠雪竹相將壽
 考○膝下兒童鵲起留臺簪筆雞栖焚草攜取
 後湖春波遙送清醪綠章白簡頻寄朝天表停
 杯問蓬萊烽偃台階星圻笑指冰山倒合樽列
 坐觥籌了滄海塵多少寰區內渾如樽疊平好
 光華日月堯天清曉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

牧齋集八十

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一

疏

五臺山募造尊奉

欽賜藏經寶塔疏

五臺山晉齊法雲等寺各有尊奉藏經 皇明弘治萬曆兩朝先後欽賜者也洪惟我 孝宗敬皇帝奕世肆德天下歸仁迨及我 神宗顯皇帝久道化成軌迹夷易是以琳宮寶塔移梵平於人閒玉軸琅函徧山川爲海藏觀五臺之頒賜若此則四海之尊崇可知蓋我佛塵刹現身寶馬 二聖故斯世撈籠被化遠及百年惟豐亨豫大之靡嘗致奴虜寇盜之交作兵燹纏綿於赤縣干戈旁午於靈山崇禎六年九月流寇入焉七年七月逆奴入焉奴則旋去而復來寇則久踞而後遁赤糜辦髮更番選佛之場塏賊羯胡蹂踐清涼之國按金剔玉腥穢佛身碎錦剝綻毀傷法寶飛灰蕩燼慘悽經雷火之輪兩血風毛恍惚洒人天之泣比丘妙象感是因緣誓欲度此殘經鎮以寶塔將諮謀於介衆乞唱導以一言余惟萬曆全盛之時正三寶昌明

牧齋集卷八十一

一

牧齋集卷八十一

二

之運北胡削衽受戎索於法王西虜扣關回狼心於佛乘肆我皇風之宣暢彌增佛日之光明劫運漸開風流滋下闢諍之禍國種彼刀兵食黷之殃民慘於殺掠島夷冒帝釋之名號魔民倒龍象之刹竿凡茲孽蠹之萌芽皆是氛祲之徵兆欲躋昭夏應仰慈恩山僧之誓願聿堅我佛之鑒觀斯在所建之塔非塔卽諸佛之全身所藏之經非經乃諸佛之慧命一旦浮圖建堅崔離涌見於虛空從此多寶輝煌龍藏何殊於半滿顯惟 列聖御寶刹以周天佑我 聖皇

乘金輪而柱地威神炬燭則犬羊戎馬投戈聆皆戾之音聲慈炤燈明則南戶左言率土現宰波之影像彌天寶網修羅永遁於藕絲匝地金繩震旦盡登於蓮界卜年卜世比國祚於塵沙聖子神孫鞏皇圖於法界如上功德資廣長以證明若欲稱揚書海墨而難罄崇禎十年九月嘗熱錢謙益謹疏

西方蓮社小引

愈光上人梵行精嚴住持畿南之永聖寺海內學士大夫過斯地者靡不停騶解鞍參禮扣擊

信宿而後去丁丑初夏余被急徵抵新城去上人
人所居不一舍有感於杜子美宿大雲寺贊公
房之事申旦不寐枕上成四詩及抵寺而上人
已赴碧雲講席洞門深院梵放鍾殘詠于美沃
野塵沙之句與其徒佇立久之徘徊悵快而去
所作四詩不復繕寫亦不復省記爲何語矣戊
寅秋余解獄南歸上人順世已逾年枉道出高
陽不復過高橋拜上人影堂殊以爲恨今年其
上首弟子龍堃訪余山中奉上人遺命將糾合
宰官居士結西方蓮社於寺中請余一言以爲

牧齋集卷十一

三

唱導嗟夫斯寺也當神京之要路居扶風之上
游馬足塵飛車輪霧合當其戒徒御騁輜軒綸
閣闕員延英促對往往望招提而掉臂聽梵唄
而攢眉一旦權失寵衰時移物換漢相憂養牛
之賜秦市思逐免之游政事堂中覽州圖而悻
悻夕陽亭畔仰藥盃以流連當斯時也顧欲羨
山寺之高眠聽禪堂之粥鼓其可得手若乃刀
兵劫起刑獄政煩白骨青燐猶入深閨之夢單
衣葦席半爲通籍之人嗟玉石之俱焚感蕙芝
之互歎丁茲殺運哀我生民不空門之歸也不

樂邦之往也將安住乎將安歸乎愈光運無終
之慈流宿因於沒世龍塋發廣大之願傳遺傳
於師門唱此勝緣共延法侶將使天涯道路轉
盼西方宦海風波回頭彼岸春明門外無非覺
路津梁王舍城中盡是華嚴樓閣不獨同登寶
筏受佛勅於再來抑可長護金輪報國恩於無
盡余也菰蘆長物草土餘生以是因緣遙爲贊
歎欲懺銀鐫之業債聊舒筆墨之光明嘗寂光
中知上善必爲印可塵沙劫裏仗諸佛共賜證
明云爾

牧齋集卷十一

四

化城寺重建大殿疏

雙溪化城寺者徑山興福萬壽禪寺之下院也
接待之工經始於佛日化城之號肇錫於寧宗
歲月滋深壞成相續牛眠馬鬣兆域族於寶坊
鳥革葦飛尋斧縱手行樹斷碑欲泐遺礎僅存
嗟像教之式微蓋人天之有待今兵部右侍郎
總督薊遼本如吳公最初承紫栢之付囑身任
金湯旣而作牧伯於斯邦大弘誓願爰有尊宿
號曰鎧公實惟仔肩同惜層髮于是機緣輻輳
攝折雙施革面革心非焦瑕之設版我疆我理

若汝陽之歸田形勝頓還灌莽斯闢琅函貝葉
咸有皮棲軍持澆囊于焉至止禪誦不改像設
有嚴名曰化城實則寶所矣鎧公草昧伊始規
畫方新逝將大建法幢重構寶殿忽焉順寂時
不待人其法嗣曰慈門德公念本師之云亡慨
堅言之猶在矢志紹述努力經營吳公乃自薊
門詒書某曰吾子德公之族姓而鎧公之雅游
也無靳一言以告四衆余惟吳公身連重鎮道
栖空門鈴柝相聞而鐘魚互答夕烽傳報而禪
燈湛然故能視空有爲一如融理事而無碍且

牧齋集卷八上

五

公護塔廟如頭目則何忍三韓之故土陷彼犬
羊憫衆生如裏毛則何忍遼海之遺黎沒於湯
火運慈悲爲神武借撻伐爲撈籠則白山可夷
黑水可塞腥羶可以爲淨土椎髻可以爲佛奴
以是機緣煥然建立豎浮圖於雲際固將譬彼
聚沙移梵率於人間又復何殊折草哉斯言也
塵沙諸佛大千劫內自應彈指證明紫栢諸公
嘗寂光中亦有合掌讚歎云爾

一樹菴募造佛殿疏

崇禎庚午孟冬余與孟陽共栖拂水山居太空

上人過而訪焉於時霜楓未落秋潦始清停車
則千林放紅晏坐則萬頃韻碧上人顧而樂之
留連旬月然且別去乃踵門而請曰性融所居
一樹菴在新安黃羅山中偕同衲性智經營滋
久庵廬一新佳持有嚴禪誦不絕惟此如來之
像設尚無殿閣以莊嚴敢祈一言以告四衆余
惟能仁之慈願歷河沙而不窮象教之冥搜書
海墨而未了况茲庵締構之終始與上人履歷
之因緣孟陽所敘大緣起備矣余復何言哉余
嘗謂壞空成住上觀千歲則塵沙之器界歷然

牧齋集卷八上

六

報應果因近考目前則昆明之劫灰如在惟茲
徽郡昔號繁雄旋觀寅卯之間幾成百六之會
虎入邑而傳翼豕擇人以磨牙絳帕黃旗布地
有模金之尉朱提赤仄傾家無避債之臺僂辱
橫及於妻孥屠殺不免於難狗亂將作矣閔孰
甚焉一旦天晶日明波恬浪息仰父俯子無虞
瓜蔓之抄戶誦家絃盡脫葦筍之籍黃白之山
林無恙金銀之氣色如新凡此 皇恩誰非佛
力當知昔年之水火竝衆生之業識所招則今
日之清寧正我佛之光明所被誠欲迎和而避

殺無如植福以種因况此邦之人夙饒物力結構則丹楹刻桷上薄雲霄宴會則脰臄臄鳧下窮水陸捐華屋一椽之直省玉筵一金之需用以回向佛門庀治精舍聚沙可以建塔累土可以爲山兩上人無著天親業已現身而應化諸善信慈悲法喜何難彈指而落成哉上人曰善哉融等將奉此木鐸開彼金繩子他日腰包扣訪樂觀厥成可也

徑山募造大悲閣疏

雙徑山中有一比丘名曰大舟發大願心願於此山起大樓閣作大悲菩薩像建大悲懺壇誓願利益有情紹隆三寶俾此山中祖師代興重規疊矩熾然建立如唐宋時走五百里踵居士門願得一言以爲昌導居士合掌讚歎而語之曰大悲觀世音以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遍入微塵國土極拔一切有情離諸苦惱種種善巧方便現身說法必以時節因緣爲主如華嚴普門品所陳是也佛言一切國土種種災難起時當造千眼大悲像誦持大悲心陀羅尼神呪能便敵國歸降雨暘時若百官

萬民皆行忠赤諸龍鬼神靡不擁護今 聖天子在宥天下具正等覺乘轉輪位謂非大悲菩薩現身不可也然而東虜游魂尚在海內奸宄間作 宵衣旰食四顧而未舍然是豈山川鬼神有不率俾而百官萬民有未盡忠赤者與成祖文皇帝御製大悲經呪序曰如來化導首重忠孝忠臣孝子跬步之間卽見如來如其不然轉盼之間卽成地獄末法衆生造孽深重不忠不孝上干天地之和下結山川之沴故水旱刀兵之劫起而應之當此時節因緣化導忠孝消疵癘以還太和牢籠拔濟人王法王之願力均有賴焉 文皇帝之心其卽 今皇帝之心亦卽大悲菩薩之心也歟山僧野衲麻鞋草食無高目當世之志以何因緣弘發誓願豈非塵沙諸佛所護念而 文皇帝之靈寶式憑之者歟大舟勉之吾知吳會之間金錢布地飛樓傑閣如梵率天宮下移人世在一彈指間而已

天台山天封寺修造募緣疏

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之一鼎三足不可闕一者也然而權實隱顯開遮歷然各視其時卽因

祿以爲唱導譬之醫王因病發藥寒熱溫涼君臣佐使用得其當卽烏頭狼毒皆可以療病苟爲不然則用參朮以殺人與毒藥何異哉萬曆年中諸方有三大和尚各樹法幢紫栢以宗雲棲以律慈山以教三家門庭稍別而指歸未嘗不一譬之近世名醫其亦猶東垣河間丹溪之診治不執一方而能隨方療病者歟三老既沒魔外煩興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聲替相尋愈趨愈下師巫邪說施符呪棗亦皆借口參禪誑惑愚昧邪師惡道下地獄如

牧齋集卷八

九

箭射良可悲也良可懼也長夜將旦台教聿興鬼神爲之唱緣人天爲之呵護喚迷頭者必資明鏡刮昧目者必仰金篦攻台教以治狂禪庶幾廢疾可與膏肓可砥立方療病其莫先於此乎天台寺萬曆某年不戒於火比丘某發大誓願勵志修復而乞余言以告四衆嗟手寺之火也火於正教將燬之時比其修也修於狂禪漸息之日天火之以示戒而人修之以顯法除舊布新扶衰革弊其亦有因緣時節示現於其間乎我知斯寺熾然建立智者大師現身佛刹如

寶羅網豈待余言爲讀歎哉

華山寺募緣疏

吳郡華山寺者晉支公遁擁錫地也靈峯鬱起青牛垂度世之文古澗奔流白馬著飛山之跡蓮花一瓣六時之刻漏交傳鳥道千尋七寶之樹聲競奏雲棟風窻信物外靈真之宅殘燈仄壁豈人閒香火之宮自榛蕪載闕於千年而謠詠僅存其一畝禪誦不改衣衾之巢鷗暫驚雲樹依然洗鉢之孤猿乍返居士旣惟力以護持名僧乃應機而至止演四十九年之法笑比拈

牧齋集卷八

十

花剎一百八句之宗頭能點石印以息心似化人之語幻然必了義猶答響之答泉可謂釋網重維靈山生色者已然而班荆布席茂草尚深於法堂捉麈譚經天花僅散於文室將薙草崇基依巖表刹功德譬之河沙唱導先乎隻宇余惟今代像教凌夷波旬放恣濟空山而設版逐法王爲遁客攘臂仍之恬不爲怪矣今夫高岸爲谷屈指已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何況功名舟壑薤上之露易晞第宅滄桑局內之棋不定一旦金穴旣圯銀海不飛碧血化爲鬼燐黃腸

穿爲兔穴而空門之鐘磬映玉匣以傳聲古殿
之燈火拂金蚕而流焰竟游知蜺灰冷何堪人
皆爲佛法而拊心余則愍斯人而雪涕且土固
有宜物各有主即使佞佛匪福謗法無郵而經
像煙銷致精舍爲甲乙之第梵唄響絕鞠花宮
爲木末一場闌宇擊悲松巖獻誦是可忍也誰
能說之嗟乎佛法無諍象法有爲凡具信心各
發弘誓使殿閣相望丹青並勒金姿寶相三身
璀璨於中天白足赤髭四花焰曜於萬品則揭
慧日於昏衢在我不徒自利而扇涼風於火宅
使彼亦復無他苟能讚歎於斯言即可迴向乎
諸佛

牧齋集八十一

十一

重修虎丘雲巖寺募緣疏

虎丘雲巖寺之燬於火也蓋八年於此矣丙子
二月相國茂苑公投簪海岸邀野老以來游載
酒松關偕同人而至止於時風物駘蕩花柳芳
妍相與縱覽雲山俛仰今昔香樓金道無復舊
觀架壑梯巖僅存遺址天荒地老悲昆明之劫
灰鬼爛神焦悵陸渾之新火琅函寶笈仰惟
英廟之奎章尚爾騰輝於草木金鳧白虎緬想

中吳之地脉能無寄旺於林阜靈山遭灰墨之
刑同罹一劫福地具莊嚴之相終免三輪山僧
既袒右而告哀羣公咸虛左而授簡資其固陋
俾爲秉章之先相此機緣用作布金之導余觀
吳下長安之甲第錯列皆衢雒陽之名園彌望
阡陌然而土木日廣工作滋興役鬼神而不休
靡金錢而無算其於茲山則未聞有咄嗟檀施
歡喜經營者亦獨何歟夫燥濕暑寒宜有闔廡
之辟歌哭聚族豈無輪奐之稱若乃廣廈曲旃
制逾北第右平左城僭倣西都故知傳舍之閱

牧齋集八十二

十二

人亦懼高明而瞰室一旦金還車子夢醒役夫
朱戶丹青俄爲外廐黃衫步輦忽降中堂玉盞
金杯取次資爲口實斷椽磐石寧渠寫入券書
嗟何及矣不亦愚乎有白傳之文章斯可以居
履道之亭館有晉公之勲業斯可以治集賢之
池臺怪石奇峯遠接磐固之苗裔丹楹綺戶近
撫威遠之家園方謂興突風樓并攢一室更詫
十洲三島幻出人間何待高傾而曲平早已堅
譏而率誚袁廣漢之花木移置上林何將軍之
山林鞠爲茂草固其所也又何歎乎若能省彼

錢刀惜其物力追昔賢捨宅之意伏今日興復之工以名山爲園林園林莫佳焉以古寺爲第宅第宅莫甲焉以青山白社爲主人則主人嘗在不須悲更易於王侯以高人勝流爲徒侶則徒侶不孤無事戒傷殘於草木東西二寺之名勝固將煥發千年珣珉二王之風流何難接踵後世哉若夫紹興之經藏修佛事於戎馬倥傯之時則張魏公逗機而說法永樂之興修表佛刹於神聖雍熙之日則楊文貞順化而鋪文凡我龍象之倫竝了金湯之義願力堅固一切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來所證明因果弘多無煩窮子爲唱導者也崇禎九年三月廬山老民錢謙益疏

募修開元寺萬佛閣疏文

我太祖乘金輪以御世嘗稱佛氏之教幽贊皇綱列聖繼承崇奉不替三百年來華夏又安戎狄賓服華嚴世界涌現於閭浮提何其盛也神廟之末泰西狡夷竄入中夏蟻聚螺傳久而益滋士庶惑其教者敢於背違祖訓毀棄佛像甘爲左食侮言之徒未幾而羯奴叛逆妖興生民塗炭王師在野刀兵之禍迄今未艾

卒有興嗟於被髮邵氏致感於聞鵲西教之來識微之君子不能不爲之三歎也今年奴越畿輔彌山東血肉狼籍骸骨撐柱蓋燕趙齊魯之間旁趨倒植背佛乘而崇西教者多矣宜其及也開元寺僧海能慨寺後萬佛閣久圯以修復爲已任吳君子張異度徐九一皆感其精誠爲之唱導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惟今天下奴寇交江淮海震動而吳中獨不受兵此聖天子之福力也亦佛力也然西教之浸淫闖入亦有年矣豈生而孽牙不可以不備開元建自赤烏

欽定四庫全書

十四

石佛因緣宣布於震旦於斯地也作危樓傑閣供養諸佛爲人天之眼目士庶瞻禮見像起信其必能仗金剛力墮彌戾車我知西教不崇朝而滅熄矣予以仰祝萬壽寧風旱彌刀兵俾吳中永爲樂邦佛國而海內重觀金輪之盛豈不休歟昔僞吳張氏改易開元臥佛爲立佛吳中齊齊不寧國初重建臥佛有時和年豐之瑞開元居郡治之坤方其興圯修廢於郡國形勝不可謂無關也余願吳之君子慨然布金俾不日成之可矣

北禪寺興造募緣疏

吾郡之北禪寺卽唐之乾元寺皮陸集中所云戴宅蓋戴逵與其子顓捨宅爲之宋祥符中賜名大慈講寺其詳見於顧逋翁趙子昂記中本朝興圯不一隆慶萬曆之間三空恩公量虛惠公野懷果公相繼住持三公之後有熙遠胤公深修五定淨持七支盡力宏護以起廢接衆爲事而屬余爲唱導之文余惟今世法幢倒折魔外盛行波旬之屬儼作導師師子之蟲推爲龍象聲聚聲而擊鼓替扶替以拍肩黎丘之奇鬼

永齋集卷八

十五

殺人子而不疑西土之迷夫失已頭而狂走佛法之凌夷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惟茲古寺肇自乾元是法珣法藏二公之所以闡台教也是淨梵法主之所以演法華也是東屏澄炤諸老之所以弘講席也居今之世而欲樹末法之津梁救衆生之狂易非反經明教遵古德之遺規其道無繇也夫佛法如大地之載衆生從地倒者須從地起經教爲藥草之療百病中藥毒者還用藥攻知假子之非真則真子故在黎丘之鬼禍自銷識迷頭之非我則明鏡了然若多之狂

性立止窮冬凜冽咸借庇於復陶儉歲饑均待命於良稷胤等發願興復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凡我善信共葳勝緣風樓月殿溯寂公禪坐之時金磬貝書似皮陸談經之日重耀昏衢之燭盡覆彌戾之車不惟珣梵諸老衣鉢嘗新抑亦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矣

募建表勝實恩聚奎寶塔疏

茲塔之建也故觀察觀復蕭公大發誓願力任仔肩自哲人有摧木之嗟而實地乏布金之助經始垂及廿載量工僅逾四成厥維艱哉嗚呼

永齋集卷八

十六

嗚矣原夫觀察之造塔願力固歸元於佛事緣起實發因於形家語佛法殆書海墨而不窮論形家乃留更僕而可數蓋邑之有來脉也自沙山而顧山而虞山而縣治結焉邑之有朝水也自曹湖而宛山而華蕩而州蕩而環流聚焉兌龍結則巽維之體勢宜高客水朝則城口之關闌欲緊乃今平沙鋪展分支徑落馬鞍流派奔騰順勢直趨婁水縣治已結無層拱疊衛之形水口長流寨磅礴紆之勢山自西來者既抱我而復去水之東下者欲顧我而不留是以烝

有所鍾我不能審其所會而支有所止彼反得
乘其所來屹彼浮圖真茲異位內可以朝揖縣
治外可以攔截眾流移主客反背之情成龍虎
回抱之局在昔東西瀟湖卜雒所以笑也陰陽
流泉居岐於焉相宅又况托因緣於像教表福
德於法輪者哉乃者畚築弛工登焉檉樹網
侵凌於鳥鼠雕角穿穴於兩風未能符儀鳳之
祥抑且犯青鳥之忌何也異爲文章之府塔有
卓筆之形人言卓筆無鋒當主文星缺陷且入
城而瞻塔猶坐堂而視檻朽木枝朽日則觀

牧齋集卷八上

十七

戈矛之狀積拱斷爛觀象則應彼之占是謂
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缺年來白茆淤塞
七浦奔趨昔猶或却而或前今則有瀉而無折
譬如千帆競驚萬馬橫馳達蛇蜿蜒舞之經犯
簾切箭割之識水局既汗漫莫鎖龍身將昇洩
無餘陵谷之變如斯桑梓之憂曷已矧斯邑夙
稱富庶久際昇平黑白之業橫陳人物之蕃多
有而訛言屏息於邑屋奸軌斂跡於郊圻凡我
邦國之牧宰孰非佛力之加被惟茲塔廟號曰
支提用以表勝而報恩亦能滅惡而生善祥雲

蓋覆故知劫火不焚淨土莊嚴定使三災永息
役鬼神而周沙界有若微塵寧風旱而彌戢兵
何殊影響此又人天交贊事理同符者矣謙益
往觀勝因會叅末議久慙病廢莫效涓埃爰有
老人粵惟戴氏甲子齒逾於絳縣晨昏行比於
緇衣載感辟容屢占異夢趣斯塔亟宜建豎不
啻三令而五申囑謙益力爲導揚幾於辟咎而
提耳嗟乎方今叛冕鶴列俊乂鷗飛卿大夫翹
首而分王國之憂都人士拭目而觀用賓之利
惟此比閭之有事宜屬版籍之老民古稱謀及

牧齋集卷八上

十八

庶人亦曰詢於介東管仲求識道於老馬田單
拜小卒爲神君斯佛勅所以下及芻蕘在凡夫
何敢仰辭筆舌伏望巨公大人善男信女觀形
覽勝知鄙言之不爲無稽揆果察因信佛說之
歷然有據共矢宏願大施淨財俾雀離之浮圖
一新烏目之地形增勝三輪湧地何須玄度重
來七寶現前卽是育王出世從上諸佛當共證
聚沙之緣庶我愚公亦允叶移山之願天啓七
年歲在丁卯八月朔日聚沙居士錢謙益疏

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

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風蟋蟀之章修文譙之樂
絲肉交奮履舄錯雜嘉禾門人以某禪師開堂
語錄緘寄且爲乞敘余不復省視趣命僮子於
蠟炬燒却颺其灰於酒廁勿令汚吾詩酒場也
猷歲孖舟游武林泊蔣邨策杖看梅徧歷西溪
法花憇鄭家庵濟舟長老具湯餅相勞觀其舉
止樸拙語言篤摯宛然雲棲老人家風也口占
一詩贈之有頻炷香燈頻掃地不拈佛法不談
詩之句不獨傾倒於師實爲眼底禪和子痛下
一鉗錘耳師以此地爲雲棲下院經營數載未

集卷八十一

十九

漬於成乞余一言爲唱導余惟今世狂禪盛行
宗教交喪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師一祖師便刻
一部語錄吟詩作偈拈斤播兩首聲啞啞互相
讚歎架大屋養閒漢展轉牽勸慧命斷絕同陷
於泥犁獄中披毛戴角宿業未艾良可憫也良
可哀也師能守雲棲家法持戒護生專勤淨業
肯堂肯構爲雲棲荷擔兒孫當魔外猖披之日
隱然爲正法長城天龍鬼神所共護念區區下
院一茅蓋頭於建立乎何有或謂雲棲立法平
穩門頭稍弱其後人未必有豎起脊梁負荷大

事因緣者余以爲不然譬如人家祖父創業重
規疊矩子孫懦下不失爲鄉里善人不至爲惡
劣敗類滅門絕戶也爲雲棲之弱子猶愈於爲
魔外之狂兒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書之
以爲下院募緣序并以誌於世之爲末法金湯
者辛巳仲春聚沙居士書於蔣邨之舟次

追薦亡友綏安謝耳伯疏

同志曰友誼本結于三生今也則亡悲益深于
一旦輒陳微悃仰資慈尊亡友太學生綏安謝
兆申少能振奇壯而學道疲精竹素誠蕝林之

集卷八十一

二十

勞人矢志金湯信法門之爭子乃以命運之蹇
兼之疾疢之凶一領青衫不分生埋于場屋半
生白骨終然死客于道涂嗟哉身之一棺何殊
牖下數藏舟于半夜已隔生前塵尾劇談尋味
齒牙之論蠅頭細字摩娑篋笥之書陳迹依然
新吾安在伏念兆申負氣壯往種性多聞惟其
以俠而兼儒未免借嗔而作佛捨身布髮固肯
爲法而忘軀努力信眉亦多輕死而重氣心依
蓮漏久已種淨土之因緣身入藕絲或恐作修
羅之眷屬在凡夫何從何去惟如來悉見悉知

敢以未了之交情仰証無遮之法會恭惟大覺
早賜證明放嘗寂光攝旅覓于孤圓之白月入
無生忍銷客氣不方熾之紅爐誓願利塵窮劫
報恩于無量因融淨極它生受勅以重來

爲卓去病募飯疏

農山先生學本真儒仕爲廉吏有包函宇宙之
大志而蓋頭僅存其一茅有饑寒溝壑之深心
而量腹不充其數口三旬自笑一飽無時原憲
之固窮貧也非病潘岳之用拙信而有徵奇矣
富人誰與指道旁之困傷哉貧士終然泣泉下

牧齋集卷八上

三十一

之珠敢告同人共思周急或授餐致弟子之養
豈必萬鍾或扣門送賣文之錢何妨滿陌無今
方朔長美飽于侏儒如彼淵明亦銜恩于冥報
向仁祖而索食故自農山之素心效微生之乞
醯抑亦我輩之能事謹疏

初學集卷第八十二

贊

佛母大準提王菩薩贊



初學集卷八十二

關壯繆侯畫像贊

惟壯繆侯虎臣國士王封帝崇我明祀羯奴
蛾賊盜賊之孽游寇未滅惟侯之恥都山鐵刀
東沸黑水長沙銅柱肅鎮南紀陰護金繩陽耀
王璽佑我 皇明億萬年只

慈山大師真特

昔人悼君子之沒以謂如米山大澤龍亡虎逝
則變怪百出舞魃魃而號孤孤而師之化去一紀

于斯盲子據後貌之坐魔民稱八天之師聚盲
導替居之不疑自紫柏雲棲辭世而師繼之法
門龍象亦有子遺則所謂鰥鰥孤狸者何怪其
草萊而吟嗚呼巍巍堂堂儼如王之氣宇慈
顏成相悅月滿而雲披繹微言於將絕念記前
之在茲利竿倒却誰與杜楮拜公遺像能無顏
厚而忸怩也耶

清源好德何氏歷世畫像圖譜贊

初學集卷八十二

昔我登朝迨事司空金聲王色移如清風退朝
多暇步屨相過酌酒切脯寤言未歌我懷司空
鵠鵠元氣公叔矯時徐公不二我冠委佩國有
典刑振衣緩帶兔園老生幡幡黃髮姜姜宿草
有子競爽蔚爲國寶乃輯語像乃裝卷軸九京
一堂聚此尺幅我獲拜觀退而聳然如見眉目
如聞語言人亦有言七世觀德惟茲世家譬彼
故國原廟再修寢園或毀展如斯罔圖像有煒
猗與司空源遠流長龜山之謠百世有慶在漢
征和祥刑格天帝錫符策以授比于我頌好德
亦天所予作替代簡敬告策府

王氏世德贊

客游吳入昌門游塵市第爲高樓閣道相上下
其中無逸民高士之居也望而知之出問門可
三四里去綵雲橋百步有宅一區黃土築牆
蒿縱屋夾憲疎櫺明淨可數有人補衣苴履讀
書味歌聲出金石者王人鑑德操也余過訪德
操讀吳叅議文仲所述世德敘德操四世一身
皆持齋斷肉泊然如老僧卜隱于斯者百有餘
年矣余閒居訪求吳中舊事勝國時有俞琰先
生隱居南園著書讀易而琰之子仲溫仲溫之
子楨楨之孫嗣之皆隱居尚志楨爲都昌今未

四 世 集 卷 之 三

三

期月解官食貧蓋亦范史雲之流也今王氏亦
四世矣後之人有習于吳之故者其亦可以附
俞氏之後與余觀俞氏家集名人逝老若陳子
平鄭明德陳叔方于壽道諸公之詩文皆備載
焉而王氏之序世德右則文仲一人而已今吳
中所謂文章家者壇坫相望于謁走其門碑版
昭四裔往往而是文仲前輩名家詩筆爾雅吳
人以爲東家丘未嘗過而問焉德操素著先德
不走集世之煇煇者而惟文仲之求斯可感也
唐人有齋持金帛求牌版於王籍者昏夜扣

詰之門摩詰笑應之曰大作家在彼蘇昔視今
亦可爲一笑文仲序述後又二十年而德操屬
余繼爲之贊贊曰

卓庶不存樂園已荒天隨往矣杞菊不芳太原
四世石礪七葉德園並游竹素相接吳俗器器
吳文靡靡巢車載塵細帙盛矢蕭然斯編如水
中月文心道韻千秋可掇

鄭仰田高士真贊

其爲人也蓬頭突髻垢面跣足行及奔馬健如
黃犢貌王公如僮兒視禮法如桎梏其爲術也

四 世 集 卷 之 三

四

雜物撰德節解釣連東方之射覆管輅之占候
趙達之算著隗炤之書版縱橫穿穴於一點一
畫形聲指意之閒嗚呼仰田今其逝矣有諱而
來限滿而去化白蜺以小別乘青牛而蹕駐謝
緩氏之時人宴慢亭之親故爲我寄空中之書
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也

張元長真贊

與之居隱几而引鏡不見天日與之行拍肩而
扶杖不辨徑術嘗試與之布席而坐更僕而語
其深譚雄辨可以炤秦宮而燭水府也其微詞

妙義可以登毫楮而視懸虱也攬世界於一掌
圍八極於寸眸雖有離朱之明固將爽然而自
失也斯人也韓子所謂盲於目而不自盲於心以
天眼觀之其殆無目而視證入圓通之室者與
張異度真贊

張世偉異度吳郡松陵少負雄駿好直言危行
幾陷羅網以此有聲被服儒素栖遲泌水自命
爲老生公車辟召稱疾不就屏貴遺榮郡國有
大事就而問焉其言明且清封門之教授南園
之著述庶矣齊名友人錢謙益稱其風節足繼

東京年七十餘歸如魯靈光爲鄉先生

劉西佩僧相贊

以爲非僧僧相宛然以爲是僧僧在誰邊儒衣
僧帽筆床應器一彈指頃現去來世破琴無弦
甕書有跡夢中了了覺時已失君往來之誰與
證者覆蕉之中古松之下

御史族兄汝瞻畫像贊

顒顒昂昂應鍾大呂不吳不敖不茹不吐斯其
執法西臺巡方齊楚橫秋風於鐵冠肅霜威於
繡斧者與委委佗佗開顏舒眉倦扶靈壽醉倒

接離斯其投老自放天解帶羈窮園林之勝事
樂鐘鼓於清時者與望之如霧雨之豹即之如
晴天之鶴軒豁呈露譚笑大噱愁人爲之解頤
病者可以已瘡余每當左絃右壺輒愾然而三
歎恨斯人之不可作也

瞿元立畫像贊

有序

公之生平少保福清公誌及余傳備矣公遘會
家難忼慨立節故其眉宇溫然栗然曾不可以
犯干少無子弟之過長有長者之言故其視卑
其息深退然有以自下國論之糾紛人才之變

林肅集卷之三

六

衰居恒愴然以咨愴然以惜故有勞人志士蒿
目憂世之容讀書譚道假年窮老隱囊在前蒲
團在後故有儒生衲子秀羸戍削之色太史公
有言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之圖公者像也而
豈遂能貌公也哉公往官兩都與會于健于中
甫丁右武諸君子游清譚緩步高自標置于時
以爲俊流至有圖之絹素者公狀貌短小而右
武眇一目公呼右武君子右武亦呼公丈夫右
武嘗謂公元立長不滿六尺而氣雄萬夫公應
之曰右武目不具二睛而見空乎古公嘗與余

言以爲歡笑因贊公係及之前輩風流猶可思也贊曰

有美瞿公金帶朱衣我儀圖之是耶而非薰然而春凜然而霜憂國攢眉撫已循牆公之形似畫莫能圖可想像者山瘠澤涸製其章服易以布素書囊禪版庶得我故警咳猶在世事已陳我思典刑慟彼虎賁拂拭絹素永言企之茫茫九京誰其起之

宋主事畫像贊

天門我我一夫九首君折其角負創以走皇

明

七

明天咫洞燭滿調以此幽繁當彼寄館詩書絃誦優游尚羊月臨貫索風動銀璫遇坎不慄出陷不喜雪泥鴻爪適然而已君之興會寄於此君免起鵲落舒煙卷雲世間風雨如一小劫不見此君改柯易葉怒而偃雨喜而笑風渭濱千畝在其胸中

傅右君畫五老石戲贊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與妖作怪著甚來繇此五老人不會佛法無頭無面誰扣誰答鑪峯謫謫蓮漏遲遲歸然五老遠公之師

題滕公遜像

我坐釣黨歸于司敗追捕飲章銀璫繫械天地爲籠白日荒荒聚觀嘆息夾道負墻君獨奮袂相送入獄雜彼僂從襲我囚服紛紛朋舊我我冠冕豈無頸縮亦有顏腴彼丈夫哉弱不勝衣我觀畫像激而贊之

戲爲廣陵張李二生小像贊

出則連騎而遊居則共茵而坐啖張公之酒難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爾我之二豪者侍劉靈之側我知其不爲螟蛉與螺贏也

張中吳真贊

貌何蕭閑人本儒素畜刀圭以活人能起捐瘠揮千金而急難如棄涕唾人高其輕世肆志我憎其離鄉去故嗟乎飲宜城之酒何如炊長腰之米釣槎頭之鱸何如烹四腮之魚遊冠蓋之里何如傍言公之盟壇近豬蘭之橋何如訪採藥之舊居歸與歸與我願與子煉銀筒發丹井招神翁而尋慧車也

莊樂居士命工采畫阿彌陀佛丈六身形相殊妙普勸道俗造像閣以安之欲使見

聞隨喜禮拜讚嘆各乘願力往生安樂聚沙居士謙益歡喜踴躍謹再拜稽首而作偈曰

稽首大慈父南無阿彌陀念佛生西方佛口無誑語我觀一番紙舒卷二丈餘膚理如白疊潔淨不容唾居士請畫師畫作丈六身如是三十二百福莊嚴相八十隨形好一切皆具足能於牋紙上涌現佛形相當知衆生心具足諸佛故畫師作繪事幻出諸形像山河及大地鬼魅與牛馬今此善畫師改技而畫佛丹黃五采色化為佛光明而此一畝宮山林冢墓間或爲尸陀

林孤兔之窟宅或造市廛屋淫坊屠沽肆彈指

九

成樓閣供養阿彌陀恍如兜率宮下移人間世此地垢穢相今復在何處穢土轉清淨變現亦如是我悲世間人念佛求西方口口阿彌陀心心不相應念佛求慈悲心毒如虎狼將錢放魚蝦見人却吞噉念佛求淨土心穢如糞土爭名又奪利結蜣轉丸中念佛求極樂心中大苦惱猛火然膏油煙焰徹腦髓念佛勤禮拜捨身爲弟子欺君傲父母竊嚙如仇讎念佛懺罪過懺已旋復作懺作相循環如撒捕魚網愚人顛倒

具仗佛作罪愆却如西方國乃是遁逃藪又有狂易人妄認罪福空撥無淨與穢橫作諸惡業直待大期到臘月三十日憑仗一聲佛撒手西方去豈知眼光落有口開不得譬如作惡人造下彌天罪家藏大誥書罪發求減等罪大法令嚴畢竟饒不得作惡求生方亦復何異此我思維摩詰金粟古如來心淨佛土淨亦是佛口說直心是道場慈悲方寸母諸惡切莫作衆善須奉行在家及出家士農工商賈箇箇脚跟邊自有西方路作善勤念佛自然得往生如人好春

屬大家團樂住作善不念佛佛亦來接引如路

十

遇好人面生亦歡喜世皆勸念佛我亦念佛者南無阿彌陀我今念佛竟

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

慈門上人寫華嚴經八十一卷一畫一佛自一畫起乃至多畫如海中沙如空中雨而所念佛作妙音聲億千萬畫無錯亂者字畫無量佛亦無量一畫一聲不可算數而此一畫含攝多畫億千萬佛具一畫中寫經用手念佛用口口手一相開遮歷然而彼上人不知有我我身亦無

誰用手口我無有手誰寫經者我無有口誰念
佛者手亦能念口亦能寫手口互用無有分別
我聞是經佛口親說佛於衆生如一父母佛身
是骨經典爲肉而彼上人誓報佛恩我骨卽佛
我肉卽經垢骨剝肉供佛與經亦無難者而况
手口垢骨還佛剝肉還經我身手口尚復何在
此佛與經如我手口了不可得而况種種福田
利益人天福報如空中華如夢中事此何以故
無寫經故無念佛故無獲報故是真寫經是真
念佛是故上人應如是觀有一居士錢姓謙益

作是語已而還其經

造大悲觀世音像贊

女弟子河東柳氏名如是以多病故發願捨財
造大悲觀世音菩薩一軀長三尺六寸四十餘
臂相好莊嚴具慈愍性奉安於我聞室中崇禎
癸未中秋大悲弟子謙益焚香合掌跪唱贊曰
有善女人青蓮淤泥示一切空疾病蓋纏非鬼
非食壯而相攻歸命大士造大悲像瞻禮慈容
我觀斯像黃金塗飾旃檀斲磨猶如我身四大
和合假借彌縫云胡大悲紺目遍炤地獄天宮

母陀羅臂屈信爬搔億劫撈籠而我一身兩目
兩臂兀如裸蟲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呼天告窮
以是因緣發大誓願悲淚漬胸因愛生病因病
懺悔展轉鈎通是愛是病是大悲智顯調伏功
我聞之室香華布地寶炬晝紅樓閣涌現千手
千眼鑑影重重疾苦蠲除是無是有如楊柳風
稽首說贊共發誓願木魚鼓鍾切切生生親近
供養大慈鏡中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二

牧齋集八十二

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三

題跋一

跋淳熙九經後

淳熙九經槧本元人俞石礪所藏後歸徐子容侍讀余得之於錫山安氏孝經易經復俱有王文恪題字此書楮墨尊嚴古香襲人真商周閉法物可作吾家宗彝也石礪者名瑛隱居吳之南園老屋數間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號南園俞氏金張七葉不足美也吾子孫得如俞氏足矣

又

淳熙九經點斷句讀皆精審如論語書云孝手惟孝友于兄弟又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予不得視猶子也也夫二三子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別學者宜詳考之

讀左傳隨筆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注曰賦賦詩也以

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傳敘事之辭加抹而評之曰俗筆令人學問麓淺敢於訾議古人特書之以戒後學

二

僖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建安本公子士洩岳珂本公子士按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夫者洩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今人皆以洩屬上讀宜從岳本二十五年楚子伏已而監其腦

建安本伏字絕句則已當音以岳本及淳熙本

皆伏已絕句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已也讀書句讀宜詳勿以小學而忽之

三

少讀宣十二年戰於郟傳云屈蕩尸之殊不覺其誤讀前漢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關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尸之乃知流俗本尸字乃戶字之譌也本傳云蕩子尸之又云

以表尸之遂謫尸為尸耳淳熙九經本長平洪御史本相臺岳氏本中箱小本並作尸而建安本却作尸知此字承謫久矣宜亟正之

四

襄二十四年傳蒙君是以請罪焉陸德明本是以請請罪焉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請請罪焉句法當拈出

五

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紂以度城而藏之音義云去之起呂反藏也裴松之注魏

杜預集卷八十三

三

志云古人制藏為去今關中猶有此音正義云字書去作奔莒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為奔東人輕言為去音莒前漢陳遵傳皆滅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滅也音丘呂反又音舉字書陳遵傳作奔宋景濂文屢用藏奔字

六

子服景伯既言伐邾之不可而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言季孫自賢其伐邾之謀而諸大夫不敢逆也對曰以下皆景伯之言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

子知魯不當以不德加邾已知其危而不得言也杜注云何故不言以上大夫阿附季孫之言魯德如邾云云則孟孫愈答大夫也文義連背似為未允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造於邾子服何於吳釋舍也釋我猶言舍我與邾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當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後兩止皆非也

杜預集卷八十三

四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紀作書以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而其體例各有不同史於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歷舉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并次年江中賊殺之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廢韓王成爲侯已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滅荼因此擊殺韓廣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并王三齊而齊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反

矣陳餘說田榮擊嘗山以復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橫亦反城陽矣撤項王舉事失人心局勢之大者總序於漢元二之間提綱挈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班書以事之先後爲次首序田榮之反次及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一循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

卷八十三

五

北擊齊一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具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臯漢使兵距之鞏今其不得而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城臯軍廣武就故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

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敘楚漢榮陽成臯間轉戰相持之事先舉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願與漢王挑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漢殺曹咎等汜水上復取成臯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間而語漢王傷走入成臯卽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已下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咎守成臯及漢復取成臯之事曰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卽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

卷八十三

六

一事也漢大破楚軍汜水上盡收楚國貨賂卽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故倉食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榮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綱而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嘗例然於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班馬之異同學者之所有事也繇吾言而求

之庶幾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而不徒汨沒於句讀行墨之間乎書之以俟好學深思者政焉

又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序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竊窺者鴻門霸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軍相望之形也而漢略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云云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

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此兩軍強弱之大

勢也而漢又略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之下然後及范增說羽云漢紀旦日合戰直係於增言之後雖略本高紀而序事之先後則有閒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盡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危急之際突兀譙讓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

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略之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矣却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略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問其少長願得兄事一時無可奈何誣諉相屬之意可以想見奉卮酒爲壽何其鄭重也而漢略之項王卽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序某嚮坐者爲下文舞劍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夫者范增也於此燕一坐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略之樊噲直入燕羽之事漢紀從略具噲傳中史云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嘗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惶駭噲曰與之同命

何其壯也而噲傳略之噲卽帶劔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劔而跽曰客何爲者披帷西嚮立立於張良之次也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於噲與一生覩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劔切而啗之此真爲噲開生面矣而噲傳略之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瑣珠氣奪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沛公曰今者出

世說新語卷之三

九

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云云何辭爲於是遂去此脫身至軍之決策而漢弗載也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敘沛公置車騎閒行之事而先言兩軍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昏夜閒道踟躕促迫狙伺免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載也錄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盡然迥別與抑亦班氏父子所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與二書之可擬議者多矣聊因二紀以發

其端爾

跋季氏春秋私考

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純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成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已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爲春秋三傳來高閻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傳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手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閻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卽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誤後生也

題何平子禹貢解

往余搜探國史獨儒林一傳寥寥乏人國初則有趙子長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厭膺以爲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鄆水經古今水道分劈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

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
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吾每嘆
之以爲絕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平子其茂勉
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
朝盛事哉

跋王右丞集

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
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齋種松皆作老龍
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竝以英華爲佳送梓州
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

卷八十三

十一

半雨尤佳蓋送行之詩言其風土深山冥晦晴
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續之以雙女巴人之聯
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
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顥此句爲求知矣如此類
甚多讀者宜詳之

讀南豐集

臨川李塗曰曾子固文學劉向余每讀子固之
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來因塗之言而深思
之乃知西漢文章劉向自爲一宗以向封事及
烈女傳觀之信塗之知言也及觀王子發南豐

集序云異時鬣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鶩奔
放雄渾環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扶江湖之
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
爲劉向不知韓愈之言其退之進學解言太
史相如子少而不及之古人之學問各有
原本深造獨得如昔賢之嗜甘苦自知非
如今之人誇多炫博而其中茫無所解也歐陽
公曝書得介甫許氏世譜忘其誰作曰當是子
固作介甫未便會如此荆公銘子固之母曰宋
且百年大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

卷八十三

十二

子今人或謂子固不知其自視於歐陽公及
荆公果如何也

讀長公文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
平鋪直序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爲古今未
有此體然其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
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
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
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涌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
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

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賸
經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嘗論文曰某獨
不曾作華嚴經耳季嘗指魚魠冠曰請擬華嚴
經頌之坡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少章知魚魠
頌之爲華嚴而不知其之皆華嚴也此非知
坡之深者也蘇少章習制舉與先兄相
後先自黃州已後少步趕不上其爲子瞻行
狀曰公讀莊子則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
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
實相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

以本集卷十三

十三

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
得於華嚴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
是之爲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
爲極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
也其幾矣乎

題中州集鈔

元道山編中州集十卷孟陽手鈔其尤雋者若
千篇因爲挾槌其篇章句法指陳其所繇來以
示同志者蓋自靖康之難中國文章載籍相載
入金源一時豪俊遂得所師承咸知規摹兩蘇

三唐各成一家之言備一代之音而勝固
詞翰之盛亦嚆矢於此孟陽老眼無花能照見
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不獨于
中州諸老爲千載之知己而後生之有志於斯
者亦可以得師矣遺山論溪南詩老卒愿曰敬
之業專而心敏敢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諸人
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
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
文峻網密絲毫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微詰
開示幾于截斷衆流同志中有公鑒而無姑息

以本集卷八十三

十四

者必以敬之爲稱首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
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遺山上丁百年
尚論一代風雅而獨津津于一老豈徒然哉吾
觀孟陽殆無愧于斯人而余之言不能如遺山
之推辛老使天下信而徵之則余之有媿遺山
多矣癸未夏日書于玉篆軒

題懷麓堂詩鈔

弘正閒北地李獻吉臨摹老杜爲槎牙兀傲之
詞以警警前人西涯在館閣負盛名遂爲其所
掩蓋孟陽生百五十年之後搜剔西涯詩集洗

判其眉目發揮其意匠於是西涯之詩復開生面譬如張文昌兩眼不見物已久一旦眸子清明歷歷見城南舊游豈非一大快耶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餘瀋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門蛇聲蚓竅晦昧結惜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孟陽論

東齋集卷八十一

十五

詩在近代直是開闢手舉世悠悠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其孰從而信之可一喟也癸未夏日書

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後

西涯先生李文正公東祀錄一卷在懷麓堂全集中此其手書以貽太原喬公白巖者劉司空敬仲藏弄是卷出以示余余嘗與敬仲評論本朝文章深推西涯語焉而末竟也清因是而略言之國初之文以金華烏傷為宗詩以青丘青田為宗永樂以還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

涯之文有倫有脊不失臺閣之體詩則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迄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後起力排西涯以劫持當世而爭黃池之長中原以俊交口訾訾百有餘年空同之雲霧漸次解散後生乃稍知西涯嗚呼唏矣試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剝專橫呿牙齟齬者而空同之面目猶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詩有少陵有隨州有香山有眉山道園要其自為西涯者宛然在也卷中之詩雖非其至者人或狎而易之不知以端

東齋集卷八十一

十六

揆大臣銜君命祀閭里紀行之篇什和平爾雅冠裳珮玉其體要故當如此狎而易之者祇見其不知類而已矣若近代訾訾空同者勉吟鬼嘯其雲霧尤甚于空同而不自知也又烏足以知西涯哉余將與敬仲別矣敬仲暇日焚香簾閣勿著西涯空同于心眼中取兩家之集平心易氣旋而觀之以余言為何如他日幸有以教我

題歸太僕文集

歸熙甫先生文集昆山嘗熟皆有刻刻亦皆不

能備而送陳自然此上序送蓋邦式序則宋人馬子才之作亦誤載焉余與熙甫之孫昌世互相搜訪得其遺文若干篇較槩本多十之五而誤者芟去焉於是熙甫一家之文章粲然矣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世家撫仕主盟文壇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端拜雜誦自相倡歎於荒江虛市之間嘗爲人敘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未

世宗集卷八十三

十七

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讚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犖牙詘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

子學殆有遜之無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漸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賃驛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元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字于庶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文理和得過無枯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缺兩期滿至五十餘過聽者皆大申欲臥熙甫沉吟以語猶有餘味宗伯歎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及焉好也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

世宗集卷八十三

一八

所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三

初學集卷第八十四

題跋二

記鈔本北盟會編後

崇禎己巳冬奴兵薄城下邸報斷絕越二十日孤憤而作此長不主爲宋人三朝北盟會編備有卷目凡乙未年條下終寫成快整爲三卷古今以不可痛可恨可恥可觀可感未有甚於此書者也 神宗末年奴初發難余以史官里居思纂輯有宋元祐紹聖朋黨之論以及靖康北狩之事考其始禍詳其流毒年經月

緯作爲

緯作爲論斷名曰殷鑒錄上之於朝以備乙夜之覽遷延并棄書不果就奴氛益熾而余亦冉冉老矣是編之錄其亦猶殷鑒之志乎錄始於政和七年丁酉盡於靖康二年丁未宜政末馬定國題酒家壁詩云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到頭奸黨是何人錄成點筆一過又書此詩於跋尾是冬之小至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書

記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做鎖院試士之法以丙戌小春月

命題丁亥正月望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曉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自第一名羅公福至六十名賞羅紳深衣布筆墨有差送詩賞各有小劄往復主其事者浦陽月泉社詩盟吳渭清翁主考謝翺畢羽其年前至元二十四年也按胡翰作謝翺傳謂其自勾越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永康吳思齊亦依鳳三人皆高年俱客吳氏里中柳貫作方鳳墓誌言浦陽吳明府渭與其伯兄弟聞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晚善括蒼吳善父

武夷謝

武夷謝畢羽則知翔傳所謂依吳氏以居蓋依渭也畢羽元葬睦之白雲邨其徒吳貴買田祀之月泉精舍貴必渭之子弟也畢羽以丙戌哭信公於越臺丁亥哭於西臺距信公亡五六年正吟社考詩之年也當有宋初亡黍離板蕩之日遺民舊老皆依渭以居渭可謂非嘗人矣西臺慟哭記稱友人甲乙若丙張孟兼之注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而不及渭諸爲畢羽立傳者亦不列渭名非吟社之刻則渭幾泯沒無存余故表而出之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錄載

王鼎翁謝臯羽輩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文逸事吳越間遺民已不啻數十人欲網羅之以補新史之闕以洗南朝李侍郎之恥世之君子其亦與我同此歎惋者乎癸未初夏日記

跋汪水雲詩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國亡隨之而北後為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間人鈔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為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

北齋集卷八十四

三

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有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既醉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與鄭明德所載花底傳書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青衣行酒豈足瘡哉水雲作謝后挽詩曰事去千年遠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爐詎可以金源為夷狄而易之乎余欲續吳克夫桑海餘錄卒卒未

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免流涕漬紙崇禎辛未七夕牧翁記

跋王原吉梧溪集

江陰王達原吉元末不應辟召我太祖徵至京師以老病辭歸有梧溪詩集七卷載元末之際逸民舊事多國史所不載原吉為偽吳蓋策使降元以拒淮故其游昆山懷舊傷今之詩於張楚公之亡有餘惘焉而至於吳城之破元都之失則唇齒之憂黍離之泣激昂慷慨情見乎辭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

北齋集卷八十四

四

見獲故國舊君之思可謂至於此極矣謝臯羽之於亡宋也西臺之記冬青之引其人則以甲乙為目其年則以羊犬為紀庾辭語暗啞相向未有如原吉之發摠指斥一無鯁避者也戊申元日則云月明山怨鶴天暗道橫蛇丙寅築城則云孺子成名狂阮藉伯才無主老陳琳殆狂而比於諍矣或言犁眉公之在元籌慶元佐石抹誓死馳驅與原吉無以異佐命之後詩篇寂寥或其志故有抑悒未伸者乎士君子生於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義雖國亡

社屋猶不忍廢則其居華夏仕中朝又肯背主賣國以君父爲市儉乎夷齊之不忘殷也原吉之不忘元也其志一也孔子必有取焉彼謂原吉爲元之遺民不當與謝臯羽諸人並列於忠義者其亦闕於春秋之法已矣

跋朱長文琴史

朱長文琴史載董庭蘭事云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貞古心遠意閑體和撫絃韻聲可以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琯爲給

朱長文琴史

五

事中庭蘭已出門下後爲相豈能遽棄唐史謂其爲琯所昵數通賄謝杜子美論救琯亦云庭蘭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易簡在天寶中以琴侍詔翰林與琯同時其言必信錄易簡之言觀之則庭蘭固高人也賄謝之事出於諧琯者之口唐史固出於流傳而子美亦未爲篤論也以次律之賢抱誣簡牘而庭蘭一老亦悠悠千載伯原詩史一旦洗而出之可謂大快次律貶廣漢庭蘭詣之次律無愠色唐人詩云惟有開元房太

尉始終留得董庭蘭庭蘭果通賊尉依倚爲非者肯以朽耄從房公於蜀漢貶謫之日手書此以訂唐史之誤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郡文粹

吳郡錢穀叔寶以善畫名家博雅好學手鈔圖籍至數十卷取宋人鄭虎臣吳郡文粹增益至百卷以備吳中故實余從其子功甫借鈔與何李穆周安期共加芟補欲成一書未就也功甫名允治介獨自好不妄交接口多雌黃吳人畏而遠之余每過之坐談移日出看囊錢市餠餅

朱長文琴史

六

嗽余老屋三楹叢書充棟白晝取一書必秉燭緣梯上下一日語余吾貧老無子所藏書將遺不知何人明日公早來當盡出以相贈吾欲閱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凌晨而住坐語良久意色閑默不復言付書事余知其意亦不忍開口也辛酉冬余北上往別病瘍初起瘡癰滿面衝寒映日手寫金人弔伐錄本子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彼覓通志寄我余初欲理付書舊約語薄喉欲出而止無何功甫辛藏書一夕迸散鈔本及舊槧本皆論秤擔負以去

一本不直數錢也功甫少及見文待詔諸公
言吳中先輩學問皆有原本惟黃勉之為別派
袖中每攜陽明空同書札出以示人空同就醫
京口諸公皆不與通問勉之趨迎為刻其集諸
公皆薄之又云李空同言不讀唐後書左國璣
為左宜人之弟空同文稱內兄內外兄弟在小
戴禮亦唐後書耶四部大函之書別字譌句堆
積卷帙兩司馬當如是耶每挾摛時人制作余
每指其口失笑而止嗚呼功甫死吳中讀書種
子絕矣余欲取吳士讀書好古自命石礪以後

牧齋集八十四

七

跋趙忠毅公文集

高邑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卓犖負大節悲
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
節公蓋兼而有之其為文章疏通軒豁能暢其
所欲言不拘守尺幅而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
擊排朋黨伸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曆間文人當
世公為首其詩瘦勁有風致惜其猶未脫李空

同哇運搬擐戟手時露陰父面目耳公嘗酒間
屬余我死子當志吾墓公歿後余罷官里居其
子請輦上名高者為之往聞王弇州以四部稿
遺公公緣手散之邨僮里媼人持一二帙而去
余為志豈遂足以當公幸公子為我藏拙也

跋傅文恪公文集

近世翰林先生人各有集詩賦制誥敘記碑志
之文無不臚列觀者多束之高閣或用覆瓿
耳先師定襄文恪公之集高可數尺余為存其
可觀者數卷文之傳也貴使人得其神情營款
千載而下如或見之若應酬卷軸之文學徒胥
史互相傳寫槩而存之則其人之精神反沈沒
於此中不得出矣或曰公之精神在大事狂言
此集雖不傳可也

牧齋集八十四

八

書王損仲詩文後

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彊記與人覆射經史
每弋獲摩腹大笑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
外錄挾摛其紕繆軒渠向余兄每為此君護前
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穉孝修
明史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

此何爲者吳原博修杜蘇志成楊君謙遜見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豈爲過手損仲家無餘貲盡斥以買書畫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譚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其詩婉弱有俊語爲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摩切之力未免於無佛處稱尊也

題王司馬手簡

崇禎元年余以閑訟待罪長安臨邑王公和仲爲大司馬手書慰諭一日至數十紙恨不能爲余排九閭叫閭閻執讒惡之口而白其誣也余既罷歸公以疆事下獄死精爽可畏時時於夢寐中見之其手跡久而散佚櫝其存者以示子孫公書法蒼老語多稜稜感激想其掀髯執簡欲盡殺奸諛小人於毫兔閒可敬也

跋董侍郎文集

閩中董侍郎崇相以所著文集示余引丁敬禮對陳思王之語俾余剛定其文余感其意不忍辭朱黃甫竣而崇相沒矣萬曆閒崇相爲吏部郎遼左全盛建州夷方戒車入貢崇相獨策其必叛每逢邊人輒問遼事嗟咨太息若不終日

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遼事謂建夷之禍不出四五年奴酋有子歹商德明之元昊也又謂金人兩道伐宋以四月舉汴今之災異不下宣政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首尾牽制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以不聽李綱散遣勤王諸將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爲之所乎承平日久頗以崇相言爲不祥亦不重怒懲置之而已六七年而奴酋難發崇相之言若左券崇相老矣耳聾目眇龍鍾班行中與談遼事則目張齒擊劃然心開精強少年弗如也飛章削牘大聲疾呼指畫安危激勸忠義風擊泉涌筆有舌而腕有口也余所取崇相之文胥以此類求之其它泔襲應酬者多所塗乙焉亦崇相之志也天啓元年奴陷遼陽袁自如以邵武令入計匹馬走山海周視形勢七日夜而返崇相要過余邸舍共策遼事夜闌燈地僮僕僵臥崇相拍案擊節殘缸吐綵朔風獵獵射窗紙迄今更二十三年狡奴益橫自如磔崇相死而吾衰已甚約略如崇相往年摩娑遺集掩卷三歎爲書其後如此癸未三月晦日記

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後

故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丹陽賀公之卒也吉水鄒忠介公書其墓碑後十九年爲崇禎壬午公以子世壽貴得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乃磨石以斷忠介之碑刻趺篆首陳之隧道而屬謙益記其事余與世壽兩勝皆同舉得以契家子事公公與嘗州沈伯和長興丁長孺金壇于中甫吾里繆仲醇爲友以節槩意氣相期許余晚出亦參與焉公遂以弟畜余不以年輩行也長孺中甫時人以爲黨魁公與

世壽集六古

十一

周旋患難不少引避仲醇布衣章帶伯和老於公車公以長兄事之肩隨却立老而不衰應山楊忠烈今嘗熟官滿不能貨車馬公質貨爲治裝楊公被急徵語所親曰江左更安得一賀知忍乎世壽以鈞黨被錮公告余曰吾喜吾兒之得與黨人也吾又喜兄之碩果不食也辛酉冬余報命北上公病亟矣執手榻前氣息支綴諄諄念主幼時危國論參錯而以枝柱屬余余至今愧公堅言也漢之黨人自相署號以財救人者曰八廚其中如度尚張邈胡毋班皆以將帥

顯名而劉儒有珪璋之質以災異上封事桓帝不能納此其人皆與君俊顧及互相題拂蘊義生風俗儒不察希風元凱而以廚爲諱陋矣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發矣繇此觀之人富而仁義附孔子不諱言廚而俗儒顧諱之者何也公家不逾中人晚年匱乏減先人之產未嘗以無爲解公歿而江南節俠之種子絕矣緩急扣門無可告語者矣忠介之文書公之大節爲詳世道休明

世壽集六古

十二

黨論屏息雖有范蔚宗亦何容以朋徒部黨之議標榜於今日乎然而千里誦義亦太史公之所亟稱也遂假其陰以記

跋劉司空同年會卷

咸弘之際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三同五同之會賦詩繪像至今流傳人閒以爲美談其所謂同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也當是時朝野恬熙士大夫仕宦不出都門雍容館閣邸舍中皆有佳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分韻以相虞樂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想見

也今年丁丑劉大司空敬仲與其同榜五人俱在請室中敬仲手書綃素以紀其事而屬余識其後夫敬仲之所謂同者同榜同繫二同而已與夫先朝之三同五同殆不可同日而語矣杜子美之詩云空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豈不可爲三歎哉吾旋觀諸公或估居河渠或執掌國計或修力疆場或諷議臺省皆奉公憂國有古勞人志士之風在園土之中捨首交臂悒悒相向者其人材卓犖如此則夫紆朱拖紫高議雲臺之上者又豈不有什百於此者乎

蘇東坡集卷十四

詩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又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請室中之人才觀之則今天下動稱乏才或非篤論也嘉靖庚戌虜薄城下徐文貞趙文肅建議請用廢臣聶豹廢將周尚文等天下多故阨塞磊落之奇材不容於廟堂而掩沒於荏苒之間則此中固亦人才之淵藪焉工師匠石者固未可過而不視歟余觀諸公多感時惜別留連光景之語故書此以振其朝氣并以告世之爲文貞文肅者也時崇禎十年七月十日

書姚母旌門頌後

余爲姚母作旌門頌在萬曆之丁巳又三年已未孟長舉進士高第選入翰林太孺人文駟雕軒就養玉堂之署蓬池之鱸郢水之醪孟長晨夕視其雜腆洗而進之詞林傳誦以爲美譚天啓乙丑逆奄構禍衣冠塗炭孟長奉太孺人喪南歸廬於墓側攀栢哀號聲動林木佛燈熒熒與素帷相映三年如一日也 今天子卽大位元兇就殛卽家擢孟長爲太子贊善盡給所奪官誥且有後命孟長悼往事感新恩而悲太孺人之不及見也屬文起侍讀書余所作頌刻之

蘇東坡集卷十四

十四

樂石而復命余志其後余與孟長定交二十有五年登堂拜母於太孺人有猶子之誼而文起則太孺人之稚弟也奄禍之方熾也以余三人爲黨魁刺探之使朝於吳門而夕於虞山句句如不終日孟長閒遣余赫蹠書語不及他輒曰得無損太安人眠食乎以孟長之念吾母則其念母勤可知也以孟長之篤摯於念母太孺人雖長寢其榻指之思倚門之望終不能舍然又可知也一旦天晶日明余三人同日竝命余旣具冠衣拜母堂上退而念孟長之所以諗余者

痛定思痛君臣母子之間其不能無泫然也已
昔蘇子瞻自黃州召歸爲王晉卿作詩道其出
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余於孟
長之刻銘石也其感殆不後於子瞻故評著之
如此詩有之孝子不置永錫爾類余三人期交
勉之哉崇禎改元之六月

跋高存之邨居詩卷

存之丈家食幾三十年閉門學道時方鈞黨風
濤喧逐優游自得自終焉之志讀邨居詩可想
見矣今方官御史大夫踞獨坐雙簾倚戶外羣

修齋集八十四

十五

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蒞
蘆中老屋數間又何如也廣陵舟中爲密緯題
此卷入長安見存之當以語之天啓甲子八月
書竹林七賢畫卷

天啓壬戌冬余請告將出都門高邑趙忠毅公
過邸舍曰此後再晤未省何時明日當攜一尊
酒偕高存之來劇譚盡日而別時內計戒嚴余
以爲辭公大笑曰公亦爲此言乎避嫌疑存形
跡豈我輩事哉遂以刁酒固始鴆爲餉公亦不
復來此後遂不得見公矣存之者無錫高忠憲

公也逆閹之難二公相繼受禍余僅而不死曾
爲忠憲作神道碑序其師友部黨之詳而不獲
效一言於忠毅蓋忠毅與余氣誼感激有後死
之託其家子弟未必知也丹陽姜中翰以所藏
竹林七賢卷求題開卷而忠毅忠憲之手跡儼
然爲之掩袂拭而不能自禁嗚呼十四年以來
死生患難宛如度一小劫其間世事可悲可畏
可涕可笑亦不復堪再道也總付與阮公一慟
并借諸賢酒杯澆我塊壘耳崇禎己巳七月

題張天如立嗣議

修齋集八十四

十六

天如館丈之歿也諸執友議立後焉論宗法以
次及次房之應立者又於應立之中推擇其稚
齒便於撫育者天如之母夫人暨其夫人咸以
爲允諸弟皆曰諾嗚呼天如之歿而耿耿視
不受舍者獨念母夫人耳自今以往庭戶依然
田廬如故夫人其衣美食僮奴指使久而忘天
如之亡也天如之魂魄晨夕於母夫人之側久
而自忘其亡也季札有言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吾誰敢怨吾輩庶可以慰天如於地下
乎嗣子生十齡未有名宇諸公以狗馬之齒屬

余余爲命其名曰永錫而字之曰式似詩有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是子也推孝子不匱之思應螺贏類我之祝
善事其大母及母天如猶不死也豈必屬毛離
裏而後使人曰幸哉有子也哉

書寇徐記事後

子暇爲舉子時時花藝藥焚香埽地居則左琴
右書行則左絃右壺一旦爲廣文於徐當兵荒
洊臻寇盜盤平之日挾弓刀衣袴褶授兵登陴
厲氣巡城日不飽菽麥夜不御莞草世間奇偉

卷八十四

十七

男子磊落變化何所不有試今子暇攬鏡自照
不知向來有此面目否故當盍然而一笑也徐
爲南北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以謂徐城三面
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
屯千人於戲馬臺與城相表裏而積二年糧於
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攻也子暇則以爲徐城
東北枕河南阻重山獨西方一望平原四戰衝
要所宜厚防宜選一能將結營戲馬臺專事訓
鍊不與調遣以與道衛相犄角則徐城可保蓋
古今形勝不同攻守之略亦與時互異徐城獨

不然自元豐至於今日一也屯兵宿成襟帶南
北豈獨爲守徐計今子瞻生於今日不知其懷
慨建白又當何如子暇又云徐一道一鎮一州
牧二衛三營雖有多官之名不得一官之用徐
之不破亡者幸耳痛哉斯言以襄雒兩都會親
藩肅上嚴然城閉而賊燬之如燎毛何有於徐
濟不戒而有襄襄不戒而有雒文武大吏不肯
爲國家同心辦賊開門揖盜寇何能爲襄雒之
不戒徐之前車也徐之能戒天下之左券也余
故讀子暇之記事謹書其後以勸能者且使讀
子暇之書者撫掌歎息無謂今天下遂無子瞻
也辛巳冬日牧翁書

卷八十四

十八

題程孟陽贈汪汝澤序

閩中董侍郎崇相負經濟喜功名當遶事孔丞
號眺呼躍每逢人輒詠將伯助予之詩涕泗橫
臆雖以余之不肖數相招邀期爲縣官助一臂
而余未有以應也余未識汪汝澤然爲崇相之
客而孟陽之友卽其人可知矣孟陽此文磊落
抑塞使人起勞人志士息機權權之氣崇相老
矣屏居海上令見此文當作廉將軍被甲躍馬

狀而余方煨飯折脚錯邊如枯木寒灰都無煖氣可爲一笑也

題張子鵠行卷

金陵張子鵠世將家也天啓二年督漕入京師甫踰淮東方盜起烽煙四塞子鵠荷戈坐甲與漕夫艘卒拮据於宵旰夜析之閒戒嚴稍解以其閒作爲詩歌息勞舒嘯過邸舍請余是正焉子鵠深目戟髯有幽燕老將之風談孫子兵法妙得其解大江南北襟帶險要與夫江淮習流之卒吳越擊劒之客無不收貯奚囊中天下方

林森集卷十四

十九

多事何暇以翰墨爲勳績耶慶曆以來稱名將者無如戚南塘俞吁江南塘之練兵實紀吁江之正氣集使文人弄毛錐者爲之我知其必縮手也子鵠繼俞戚之後登壇秉鉞方當論兵法議東伍修緝方略有用之書長歌短謳請一切度置高閣他日功成奏凱效曹景宗競病之什余當屬而和之

書笑道人自敘後

顏延之稱陶淵明畏榮好古此非知淵明者饑寒叩門冥報相貽淵明之畏饑寒慕祿仕亦猶

夫人耳饑凍誠不可耐而遽已不堪其病口腹自役悵媿交作就官少日眷然懷歸固卽其畏饑寒慕祿仕之本懷耳淵明固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而以畏榮好古爲言則亦遠其懷矣今世文煩吏敝獨太倉州太守同安陳君清靜寡慾蘇醒氓庶有古人之風觀君之自敘峭獨自意意有不可卽日解綬其亦昔人所謂腰下有傲骨者歟君年五十餘奮跡仕途與淵明少異然吾觀淵明賦歸去來年四十一而白樂天作醉吟傳司空表聖記休休亭年皆六十七千

林森集卷十四

二十

載之下第其品級初無間然則後世之視君其又可知已矣

書于廣文崇祀錄後

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于公爲廣文恂恂不勝衣舉杯浮白听然移日一旦捐館舍弟子廢講行服縉紳先生及里巷細人皆爲流涕此豈非太史公所謂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者歟唐張旭爲書熟尉志但載其與老父判牘一事而草聖祠之祀至於今不廢公之酒德與旭略相似昔王無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

之尊爲師以焦草配他日稱公草聖祠比於杜
康之焦草有如王無功其人者埽地而祭吾知
公必顧而享之以爲賢於兩廡之餘瀝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四

集卷第八十四

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五

題跋三

跋宋版左傳

宋建安余仁仲校刊左傳故少保嚴文靖公所藏其少子中翰道普見贈者脫落圖說並隱公至閔公五卷昭公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却以建安江氏本補足紙墨差殊每一繙閱輒摩娑歎息今年賈人以殘闕本五冊來售恰是原本失去者卷尾老僧印記亦復宛然此書藏文靖家可六十年其歸於我亦二十年矣其脫落在

宋書集八十五

未歸文靖之前不知又幾何年也不圖一旦頓還舊觀羽陵之靈復完河東之亡再觀魯國之王雷氏之劔豈足道哉此等書古香靈異在在處處定有神物護持守者觀者皆勿漫視之崇禎辛未七月曝書日跋

跋前後漢書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爲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吳中陸太宰家余以千金從徽人贖出藏弄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

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俊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悽涼景色約略相似癸未中秋日書于半野堂

又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書法撫顏魯公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媿其言

跋坡書陶淵明集

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爲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雄秀絕似司馬溫公墓碑其出

宋書集八十五

六

披手無疑鏤版精好精華蒼老之氣凜然於行墨之間真希世之寶也西蜀雷羽津見之云當是老坡在惠州徧和陶詩日所書吾以爲筆勢道勁似非三錢雞毛筆所辦古人讀書多手鈔坡書如淵明集者何限但未能盡傳耳先生才大如海不復以斗石較量其虛懷好古專勤篤摯如此吾輩無升合之才慵墮玩愒空蝗梁黍讀古人書未終卷欠申思睡那能繕寫成帙每一繙閱輒興不殫將落之嘆未嘗不汗下如漿也癸未夏日書於優曇室中

跋張司業詩集

唐新書韓愈傳後云張籍和州烏江人番陽湯中據退之張中丞傳後序稱吳郡張籍及司業寄蘇州白使君云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是州民知司業爲吳人後嘗居和故唐史誤以爲和人也同時張洎亦曰蘇州吳人此本多古詩十數首學仙董公二詩樂天所稱可上諷人主下誨藩臣者亦具載焉較它本爲完善

跋東坡志林

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爲卽俗本

世宗集八十五

三

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世所傳志林則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摭拾成書而譌僞者亦闌入焉公北歸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則知十三篇者蓋公未成之書而世所傳志林者繆也宋人編公外集盡去志林詩話標目入之雜著中最爲有見近代所刻伏池筆記志林之類皆叢雜不足存也

跋東坡先生詩集

吳興施宿武子增補其父司諫所注東坡詩而陸務觀爲之序務觀序題嘉泰二年是書刻於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後出故其考證人物援據時事視他注爲可觀然如務觀所與范致能往復云云不知果無憾否詩以記年爲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詩盡於此矣讀者宜辨之

跋渭南文集

先輩題跋書畫多云某年月日某人觀陸放翁跋所讀書但記勘對裝潢歲月寥寥數言亦載集中蓋古人讀書多立言慎於古人著作非果

世宗集八十五

四

援據該博商訂詳審不敢輕著一語亦文章之體要當如此也今人於法書名畫強作解事蟬連滿紙必不肯單題姓名坊間槧本不問何書必有跋尾附贅其後如塗鴉結蚓漫漶不可了試一閱之支離剝削千補百綴天吳紫鳳顛倒極禍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知其無看囊一錢耳偶讀渭南文集聊書之以爲戒

書東都事略後

河南王損仲數爲余言東都事略于宋史家爲優長安呂少卿家有鈔本這但借繕寫天啓三

年春錄濟上放舟南下日讀數卷凡半月而畢
余觀作者之意可謂專勤矣貫穿一百六十餘
年爲北宋一代之史以事在本朝故孫而稱事
略云爾其書簡質有體要視新史不啻過之本
紀載詔制之辭與朱勛傳載華陽宮記之類尤
爲有識信損仲之知言也本紀最佳列傳佳者
幾十之五亦多錯互可議世有歐陽公筆削宋
事以附五代史記之後則是書亦宋史之世本
外傳也嗚呼余安得而見之哉損仲博聞強記
剛定宋史已有成書以其言考之殆必有可觀

世宗集八十五

五

者是年二月十四日丹陽還中書

跋宋版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文選以後文章之淵藪也閩本苦多
譌闕莫可是正曹野臣爲余言王戶部芥庵有
宋刻殘本七十冊購得之廟市者屬野臣借閱
芥庵欣然見授得縱觀者匝月諺云借書一紙
還書一瓶宋葛文康公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
公輔假太平御覽詩在丹陽集中詞林至今以
爲美談余次韻答芥庵詩有酒券除文籍之句
蓋謂此也長安酒貴余無從買一鷄又無酒券

可以當假許之璧余比于文康爲幸而芥庵之
勝公輔遠矣遂題而歸之他日亦可作吾兩人
故事也

跋劉原博草窻集

此故太醫院吏目原博劉先生諱溥之集也余
七世祖竹溪府君諱洪字理平景泰中以國難
輸馬于朝得賜章服其南還也朝士多賦詩寵
行先生詩爲壓卷今載草窻集第八卷中先生
爲景泰十才子之冠土木之難奉使邊塞作爲
詩歌感激悲壯有塞鴈南旋又北旋上皇消

世宗集八十五

六

息轉茫然之句朝士皆爲流涕讀先生之詩者
苟有忠君愛國之心斯可以興矣况有先世遺
文在手吾子孫其寶藏之天啓元年六月錢後
人謙益謹書

跋湯公讓東谷遺藁

吾七世祖竹溪府君節俠有文于時名人如晏
鐸振之聶大年壽卿方榮華伯劉溥原博皆定
文字交而於湯胤勛公讓爲尤深今東谷遺藁
所載永福庵記奚浦觀音堂碑爲府君祖父作
也後德堂記鐵券歌爲府君兄弟作也平軒記

竹深堂水月舫詩賦爲府君作也公讓爲東阮
襄武王詩孫寧大署其廳事曰片言會折房一
飯不忘君力戰死虜之後題詩驛壁詞翰凜然
而其生平傾倒于吾祖若此此可以知吾先德
矣公讓在景泰十才子名亞劉原博故以東谷
遺藁大草憲集合爲裝潢并錄家乘中詩文遺
藁所未載者以備吾家之故云天啓四年六月
錢後人謙益謹書

跋顏魯公自書誥

魯公以精忠大節不容於本朝元載既誅又焉

跋顏魯公自書誥

楊東所惡代宗山陵畢授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依舊爲禮儀使此告云建中元年八月廿八日
下是也舊書以謂外示崇寵實去其權明年盧
杞尤忌之改太子太師并罷其使又明年而有
許州之行君子之不能勝小人與小人之善禍
君子若此德宗號英主受災杞輩牢籠若出手
掌何也此告流傳至今雖悍夫弱女見之皆知
改容斂手然當日之事回環思之猶可爲感激
流涕也崇禎四年八月廿八日謙益拜觀謹跋
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携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云此
張擇端真本也卷首有五言律詩一首題云賜
錢貴妃下有內府珍圖之印又有清明上河圖
五字卷尾有天輔五年辛丑三月十日觀十一
字按金太祖天輔五年辛丑即宋徽宗宣和三
年也若宋人題此則不應以天輔記年若金人
所題則當是時阿骨打繼楊割而起方與遼日
尋干戈其所謂文臣僅楊朴高慶裔高隨等三
四人華路藍縷何暇拈弄文墨宋雖與金通問
馬政趙良嗣輩國書信使浮海往還皆講論夾

跋顏魯公自書誥

八

政割地之事此卷何以得入金源而有天輔五
年之題識耶靖康二年少帝在青城金人盡索
法服玉冊五輅九鼎之屬及國子監書版三館
秘閣四部書太嘗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
以至乘輿服御珍玩之物輦致軍前此卷或因
以入虜則題識當在天會以後不當在天輔也
大梁岳璠跋尾謂清明上河圖五字爲宋道君
書而定以爲道君之書金主之印殊未可信或
云五言詩蓋金章宗之作尤非也章宗所幸李
元妃性慧黠知文義即陳剛中所咏李妃粧臺

章宗何以不賜李而賜錢金史所載章宗諸妃亦無錢姓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爲袁州所鈎致袁州籍沒後已歸御府今何自復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啓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題詹希元楷書千文

中書舍人新安詹希元以書法著于國初嘗楷書千文字大如手掌好事者摹刻行世嘗侍劉君潛熙所藏弄是也希元之後爲永嘉姜立綱輩後生習書者皆賤簡之以爲佐史之筆幾用

九

九

以蠟車覆馭余則以爲希元之書遒勁整栗視近代名家反爲勝之妄庸之徒目無古人往往竄叔重之解字詆義之爲俗書於詹姜乎何有蘇君子觀之譌謬成種迷妄相仍書學亡而書法亦弊會不如詹姜佐史之筆猶庶幾乎六書之嫁特分隸之螺贏也立乎今日以指國初制度文章莫不有高曾規矩之歎豈獨翰墨一小技哉後漢宦者汝陽李巡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三經一定熹平之刻石經儒林傳之以爲美譚而

不知其原本於巡也劉君博學多覽精研六書求章希元之書爲後生楷則其亦有汝陽之志乎嗚呼世之學士大夫亦可以勸矣

書中書科書卷後

今人書法多塗雅結蚓又每自書所爲詩文往往如鳥言鬼語使人展卷茫然不可別識昔人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良可一笑也此卷皆宣政閒書史之筆遒謹可觀且所書皆古人詩文偶一展玩如人當裸裎同浴時忽見握衣整冠者不覺爲灑然變色易容於

九

乎此亦可以觀世矣

跋董玄宰與馮開之尺牘

馮祭酒開之先生得王右丞江山霽雪圖藏弄快雪堂爲生平鑒賞之冠董玄宰在史館詒書借閱祭酒於三千里外械寄經年而後歸祭酒之孫研祥以玄宰借畫手書裝潢成冊而屬余志之 神宗時海內承平士大夫迴翔館閣以文章翰墨相娛樂牙籤玉軸希有難得之物一夫懷挾提挈負之而趨往復四千里如堂過庭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嗚呼此豈

獨詞林之嘉話藝苑之美譚哉祭酒殁此卷爲新安富人購去煙雲筆墨墮落銅山錢庫中三十餘年余游黃山始贖而出之如豐城神物一旦出於獄底二公有靈當爲此卷一鼓掌也

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

陶仲璞守寶慶強項執法獲罪岷藩罷官還滇南舟中無長物惟董宗伯所書少陵詩一卷是其生平所寶愛者藏棄篋衍出入懷袖鬱林太守以廉石壓載以此方之彼爲笨伯矣宋人有渡江遇風者悉索舟中寶玩界之風益急最後以黃魯直書扇投之立止江神故具眼如此其視此卷安知不寶重於南金大貝乎仲璞其善藏之

題長蘅畫

長蘅每語余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也余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長蘅沒後七年從昭彥見此幅爲之慨然遂題數語使後之觀者不獨賞繪事之妙亦知其虛懷好善不自以爲能事真有前輩風流也乙亥新秋日題

題劉媛畫大士冊子

吳道子畫佛昔人以爲神授今觀劉媛所畫大士豈亦所謂夢作飛仙覺來落筆者耶沈生乃得此嘉耦豈非宿祿孽緣華降羊權南岳夫人曰冥期數感亦有偶對之名耳東坡云羊生得妻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殆謂沈生夫婦也

跋一笑散

此書傳自秦西麓氏秦疑爲康濟西之筆余則定爲章丘李中麓以所載沉醉東風有傳自吾章弭少庵之語且熊南沙王遵巖唐荆川陳后

牧齋集八十五

十二

岡皆中麓之友與濟西不相及也家有中麓閒居集貯書樓壁角中發而觀之中麓歸田後專肆力於詞自製六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此書之所錄名也其自序以謂無他長獨長於詞遠交王溪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忘世樂而忘老故此書稱溪陂西野爲多又曰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索傑嗚呼其尤可感也何季公者西麓之友讀書好古人也亦手鈔此書余從其孫士龍借看題其後而歸之辛巳良月望日記

題徐陽初小令

里中徐生陽初爲其族子于王以所著小令示
余余方攤書病臥客有善謳者使之按節而歌
歌竟病霍然良已蓋余方有幽憂之疾歎歎煩
醒而陽初詞多嗚咽感蓋如雄風之襲虛牝宜
其能愈我疾也陽初博學能詩妙解宮商工於
填詞度曲所製紅梨花院本窮日落月身自教
演高則誠作琵琶記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
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窄陽初庶幾似之詞曲雖
小道求其清新華豔負歌山曲海之名亦豈易
言哉昔人言關漢卿雜劇可繼離騷漢卿仕元

秋齋集卷之五

十三

爲太醫院尹一散吏耳馬致遠爲江洲行省屬
張小山以路吏轉首領官鄭德輝杭州小吏官
大用釣臺山長元時中外雄要之職皆其國人
爲之中州人每每沈抑薄書老於布素窮困不
得志其詞曲獨絕於後世陽初秦川貴公子連
蹇坎軻故能以詞曲顯于王亦恨人也與陽初
獨深吾益以此知陽初矣

題程孝直印籍

私印之作獨盛於元吾子行三十五舉言之最
詳而趙子昂陸友仁輩靡不究心於此蓋印文

雖一藝實原本於六書六書之學自非上窺六
經下窮小學其有能貫穿者鮮矣吉日之題爰
陽之鼓仲山甫之鼎以至於歐陽永叔趙明誠
之所錄洪景伯之所釋朱伯原之所編苟不蒼
最而通譯之則下上千古其能免於駁亂混淆
者亦鮮矣然則非博雅君子深思而好古者印
文亦胡可輕議哉吾友嘉定程孟陽有子曰士
顓字孝直善譬窠大書且志篆籀之學以所摹
印章見眠余觀世之篆刻者人自爲譜幾如牛
毛喜孝直之有志於此而又欲其進而之古學

秋齋集卷之五

十四

吾趙之學而不以一藝自小也故書此以告之
跋朱水部誥命墨刻

唐徐浩所書朱巨川告余曾見之於長安蓋唐
人最重告命往往令攻書者爲之開元中如皇
子榮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
朝士蕭嵩等十二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
而顏魯公所受誥及父贈誥皆公自書浩爲肅
宗中書舍人當時以謂遣辭贈敏而書法至精
故足寶也吾同門友朱水部恭遇兩朝霽恩
三受寵命皆出翰苑鉅筆而最後則吾師高陽

公之辭也水部隆重其事乞董學士玄宰書之而斲石以傳於後余不知學士書法於季海何如第巨川告辭寥寥簡質而水部所得則極鋪張揚厲之致此亦古今文章之流別也余承之當制者幾二載竊歎於斯久矣承水部之命漫書於跋尾

書黃宮允石齋所作劉招後

古人之文未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雖作而不傳傳而不久不作可也余少時讀蘇子綰三宗漢昭帝論忽易其文詞竊疑呂成公不當錄

林齋集八十五

十五

之於文鑑已而深考之子綰爲此論當哲宗初元之時人主方富於春秋冀其學道愛身祈天永命而託論於三宗昭帝愛深慮遠古之大臣獻金鑑而箴丹扆者殆未有以過此吾以此益信古人之文斷無無爲而作者而少之時輕於特論爲可愧也漳浦劉漁仲挾策游吳經年未歸黃宮允石齋作劉招以招之其文倣大招招薨而其纏綿惻怛起興於朋友而託論於君臣之間則亦屈宋之遺也今之名能文章者多矣如宮允之斯文吾以爲古之有爲而作傳而傳傳

而可久者也崇禎九年三月嘗熟錢謙益書其後

跋練君豫中丞詩卷

余屏客家居君豫開府秦中逢人輒問余起居且有知已之言余入請室訪君豫舊游壁間殘墨如醫局結蚓漫漶煤土中每低徊拂拭不忍置周維汝君豫之鄉人也出其中南詩卷示余是時秦寇未憖羽書旁午乃爲中南三日游從容賦詩亦所謂好以暇以衆整者乎當國者借疆事鈞黨君豫極車急徵而秦寇益蔓延不可

林齋集八十五

十六

爲讀此詩尤可以三歎也君豫荷戈瘴鄉其老謀壯事具在一旦起行閒爲天子汛掃螳賊凱旋入秦賦詩志喜有如韓退之所云日射潼關四角開者當竝此詩刻石流傳人閒余尚能泚筆以和之

題張子建奇游草

唐人論詩每云工於五言五言工不必問七言也今體工不必問樂府古詩也今人篇什自賦騷樂府以下無不勝列如五都列肆貨物充初過而問之無可著眼者災木膏紙良可一笑涇

上張建元字子建以詩示余余苦愛其五言令體如云煙香歸草霽日隱貨松涼冥落催游子花殘失故人石香浮露氣松影落溪聲魚龍爭積氣天地避朝暘空江聞鴈劇疎樹領秋多清新深穩有言外之味置之劉文房司空表聖集中殆不可辨子建勉之深造自得他日稱五言長城亦可矣兼工而不足固不若專詣而有餘今人之不及古人此亦其一端也

題項君禹鴈字詩

鴈字詩唱於楚人龍君御袁中郎小修海內屬

林齋集八十五

十七

和者溢囊盈帙其在吾吳則嘉定唐叔達爲最工叔達之詩不拘拘於模擬比物連類縱橫格繹標舉於意象之外而求工者反失焉余嘗語程孟陽叔達之詩亦詩中之鴈字也孟陽以爲知言構李項君禹亦爲鴈字詩意象開拓約略如叔達而蒼藎百家穿穴瑣碎殆有加焉詩家之稱詠物者如鄭谷之鷓鴣求凱之白燕皆七言五韻而止若夫極命庶物原本篆籀衍造化之生機扶文人之靈府未有如近日鴈字之盛者也君禹詩固當孤行於世蓋亦悉心同調都

爲一集爲鴈字之瑤林玉海乎君禹笑曰吾與秋潭老人於折脚鐺邊拈鴈字詩作沒意味話過長空影留寒水無作延津刻舟人爲老人笑也

又題項孔彰鴈字詩

詩而至於詠物詠物而至於鴈字此詩中之詩畫中之畫也鴈字詩唱於楚中秋肱老衲與構李諸君更相訓和卷軸麗於牛腰而孔彰詩後出而彌工吾觀孔彰畫後招隱圖蒼茫蒼蔚備極山川林麓晴雨晦明之妙發之於詩氣韻生

林齋集八十五

十八

動傳模模寫使人徘徊吟咀如度鴈門遵衡陽親見其飛翔行列縈迴於楮墨之間也古人詩畫無取於多袁海叟白燕詩月明雪滿二語三百年詞人不能及其髣髴郭忠恕之畫最爲寶重者山亭一角遠山數峯而已詩耶畫耶詩中之詩畫中之畫耶微孔彰吾誰與言之癸未正月

題張日永詩草

樂清張日永渡江應省試裹十日糧徒步訪余虞山且將游福山觀大海望依五山而還余甚

壯之吾邑僻陋在東海之隅在昔名賢東游吳
會者未嘗過而問焉然吾觀杜之壯游曰東下
姑蘇臺已具游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安知其不嘗問渡於斯望涯而反歟文文山自
真州浮海而歸亦取道於此有詩在指南集中
張吳之季陳敬初海道出師之詩甚夥卽九四
入吳故道也日永舟中讀文山希古之集爲詩
以弔之愴然有曠世之思今之觀海而還也望
洋擊楫弔古悲歌志節當益豪詩當益壯安知
不爲少陵之壯游手

牧齋集卷八十五

十九

題李長蘅書劉賓客詩冊

壬申秋夜夢與長蘅遇於濠淮間隔船窗相語
顧視舟中筆床硯屏位置楚楚同遊三人幅巾
道衣皆有韻致余問長蘅兄今筆墨之債約略
尚如生前乎長蘅曰甚苦今早正受人刺促紙
燥筆枯心癢癢不耐故出遊耳觀其意思洒落
故知不墮鬼趣却未知所與同游者爲何人也
樂天哭夢得詩云賢豪雖沒精靈在此語信然
偶閱長蘅所書夢得詩冊漫記于此嘉平九日
書于榮木樓之殘雪下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五

牧齋集卷八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六

題跋四

書金陵舊刻法寶三書後

金陵少宗伯殷秋崖先生手訂楞嚴解十卷宋錄華嚴合論爲約語四卷又得宗鏡會要於長干精舍鈔梓行世又七十有餘年而滇南陶仲璞太守獲其版於公之諸孫將募途嘉興經藏以廣流通而爲余書其事當嘉靖中士大夫之崇信佛乘者公與故太宰陸莊簡公爲最陸以弘護金湯爲能而殷以精研性相爲要皆法門

林齋集卷八十六

龍象自具金剛眼睛者近世魔禪橫行聾瞶啞證瞎棒胡喝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彼將束之高閣屏爲故紙而何有於此三書乎宰官長者影慕禪宗互相唱歎以爲甚難希有經所識佛法將滅魔子出家師子身中蟲還食師子肉正爲此輩授記也今者狂饑少息病根未除正須昌明宗教以扶元之藥治狂易之症譬如奴寇交紅生民塗炭必差擇兵將儲備糧食然後可以爲撲滅之計欲救魔禪則此三書者亦佛法之寶糧兵食也佛言烏洛迦蛇最毒嘗患毒熱以

身逸旃檀香樹其毒旋息魔禪如毒蛇三書如旃檀香樹流布津梁此末法中第一義諦世豈無如陸殷兩公深心塵刹者乎仲璞爲龍湖高足弟子而時時抵齒於三峯禪余嘗以牒國解衣賦之今觀其沈酣於三書汲汲然歡喜讚歎知其眼光燦然不爲波旬隻手所障也喜而爲之證明如此癸未正月聚沙居士書

跋傳文恪公大事狂言

近代館選丙戌巳丑爲極盛諸公有講會研討性命之學丙戌則袁伯修蕭允升王則之巳丑

林齋集卷八十六

則陶周望黃昭素董思白及文恪公幅巾布衣以齒敘不以科敘詞林至今以爲美譚文恪公溫文靜退光風淑氣熏然衆人不以講學樹壇墀而其學視諸公爲尤精每謂昔人移頭換面是學問中穿窬手於單傳直指深信不疑然實死心於儒門乃能穿穴逗漏打破漆桶非如今人影掠話頭從鬼窟中作活計也狂言謂大慧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元晦先生及伊川橫渠我朝羅整庵雖嘗學禪微有所見安能透徹如許又謂陽明龍溪尚未了向上一著獨

知一念禪家謂之獨頭無明蓋無量劫來生死本也須知有向上事將此生死根本轉為涅槃妙智陽明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認此為極則毫釐千里矣此公之心學也考公之為人繩趨矩步進寸退尺作省心記記過差以自省曰平生亭亭楚楚以丈夫自雄乃為百欲作臧獲驅之禽獸之羣又云今之譚禪者皆宗趙大洲只貴眼明不肯踐履之說終日談玄說妙考其立身制行辭受進退之際無一毫相應者乃反貶剝周程豈知彼在塔中安坐而

卷八十六

三

我乃遙說相輪耶因病發藥箴乾慧口鼓之流可謂至矣讀公書正宜於此處著眼庶可謂學佛作家不負吾師一片老婆心也

跋雪浪師書黃庭後

余少習雪浪師見其御鮮衣食美食譚詩顧曲徒倚竟日竊疑其失衲子本色丁未冬訪師於望亭結茅飯僧補衣脫蕭閒恬淡了非舊觀居無何而示寂去矣師臨行弟子環繞念佛師忽張目曰我不是這箇家數無煩爾爾嗟乎師之本色如此豈余向者號嘆兒童之見所能相

其髣髴也哉讀師所書黃庭經當知與五千四十八卷一切法寶等同無異雖然作如是觀所謂又是一重公案非師本色矣

跋慈山大師大學綱領決疑

此慈山大師所著大學綱領決疑也大師居曹溪章逢之士多負笈問道大師見舉子身而為說法今年過吳門舉似諒益曰老人游戲筆墨猶有童心要非衲衣下事也子其謂何某聞張子韶少學於龜山聞見未發之中及造徑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叩擊頓領微旨晚宋稱氣

卷八十六

四

節者皆首子韶繇今觀之子韶抗辨經筵晚謫橫浦執書倚立雙趺隱然視少年氣節殆如雪泥鴻爪非有得於徑山之深而能然耶然徑山以物格折子韶而大師欲遍攝今之為子韶者願力不同其以世諦而宜正法則一也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今世尚舉子故大師現舉子身而為說法何謂非衲衣下事乎子韶嘗云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一榻而開今之舉子能作如是觀大師金剛眼睛一一從筆頭點出矣

書宋文憲公壁峯禪師塔銘後

金陵梵刹志載嘉靖元年碧峯寺記云洪武五年壬子勅工部黃侍郎重建先是碧峯禪師奏上建寺請名高皇帝御賜號因以題寺按建寺之年卽禪師示寂之歲也宋文憲碑文立於次年癸丑七月既望何以不載建寺緣起章明法門盛事耶國初工侍僅黃立恭一人攷之欽錄集洪武二十年五月鞍轡局大使黃立恭於大庖西奉聖旨至二十一年戊辰御製修報恩寺塔記始稱工部左侍郎黃立恭昔本技流

牧齋集卷八十六

五

今職工部安得於五年先官工侍耶記稱師棄髮存蹟出使西洋諸國授爵固辭俗所傳西洋記稱碧峯同三寶太監下西洋事蓋委巷小人之語寺記殆承此謠也鄭和等使西洋始自永樂七年師示寂久矣如有之則文憲於天界曇公記奉使西域事甚詳何獨略於師耶記又稱師祈雨靈異爲真人所潛投之水火無損後辭歸西域已時陞辭期午時出潼關是日以上賜袈裟遣守關吏奏上師生於乾州名族而曰西域胡僧示寂金陵茶毗聚寶山而曰辭上西歸

師世壽六十五而記稱高帝讚碧峯像云年逾七十幾益又謬矣國初大浮屠惟碧峯最著流傳神異未易更僕寺記所載皆非實錄他可知已示現像僧與諸法實相無二末法無正知見往往以神通相眩惑請以文憲塔銘正之

跋善繼上人血書華嚴經後

半塘壽聖禪師藏善繼上人血書華嚴經故學士承旨宋文憲爲序讚新安有謝陞少連者爲之跋尾備載此經去來事而曰永明師一轉爲善繼再轉爲文憲以文憲爲善繼後身誤也文

蘇齋集卷八十六

六

憲序云無相居士未由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其贊永明遺像曰我與導師有宿因忽悟三世了如幻此文憲爲永明再來之證也若永明之爲善繼善繼之爲文憲陞之言將安據耶文憲序讚載其門人李嵩鄭淵所刻潛溪後集中蓋文憲未入國朝之作而善繼寫經始於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成於次年丙午文憲生於元至大庚戌計是時五十有七年矣序云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文憲殆親見

德者安得爲善繼後身乎三世去來如屈信
不可思議然以應身信之則後先歷然謝氏
之謫不可不訂也丙辰冬十月過半塘瞻禮是
經因志其後

跋清教錄

清教錄條列僧徒爰書交結胡惟庸謀反者凡
六十四人以智聰爲首宗泐來復皆智聰供出
逮問者也宗泐住西天取經其自招與智聰原
招迥異宗泐之自招以爲惟庸以賊鈔事文致
大辟又因西番之行絕其車馬欲陷之死地不

獲濟集卷八十六

七

得已而從之智聰則以爲惟庸與宗泐合謀故
以賊鈔誣奏遣之西行也果爾則宗泐之罪自
應與惟庸同科聖祖何以特從寬政著做散
僧耶豈季潭之律行素見信於聖祖知其非
妄語抵謾者故終得免死耶汪廣洋貶死海南
在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去惟庸之誅纔一月
耳智聰招辭惟庸於十一年已云如今汪丞相
無了中書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則智聰之招
未可盡信也聞清教錄刻成聖祖旋命度藏
其版不令廣布今從南京禮部庫中鈔得內閣

亦無之

又

按清教錄復見心招辭本豐城縣西王氏子祝
髮行脚至天界寺除授僧錄司左覺義欽發鳳
陽府槎茅山圓通院修寺住洪武二十四年山
西太原府捕獲胡黨僧智聰供稱胡丞相謀舉
事時隨泐季潭長老及復見心等往來胡府復
見心坐凌遲死時年七十三歲泐季潭欽蒙免
死著做散僧野史稱復見心應制詩有殊域字
觸上怒賜死遂立化於階下不根甚矣田汝

獲濟集卷八十六

八

成西湖志餘載見心臨刑道其師所笑隱語
上逮笑隱而釋之尤爲傳會笑隱入滅於至正
四年而馬之弟子者宗泐也來復未嘗師笑隱
野史之傳訛可笑如此

石刻首楞嚴經緣起

新安程生高明少而好學歲乙卯有真靈降於
其室如紫陽桐栢之於楊許者久之辭去有馮
于叶者而告曰余唐李太白也有問焉則如響
多譚名理書畫奇逸無俗筆人以爲真太白也
爲生書首楞嚴經將刻之石以傳而屬余序其

緣起夫首楞嚴言鬼道則莫辨於十類矣言仙道則莫辨於十種仙矣今之馮子程生者以爲仙則猶有馮焉而所謂晝伏而夜游不及於人者其族類猶未離乎鬼也以爲鬼則歸依大乘以筆墨流通佛法其識已超越於仙趣矣而況於鬼歟然則其爲鬼與仙歟非鬼歟非仙歟固不可得而定也麻姑取米擲地成丹砂王方平笑曰吾老矣不喜作狡獪變化也太白少遇司馬子微自謂神游八極之表而今猶作此伎倆比於神君紫姑之流得無爲方平笑歟以仙籍

林森集卷八十六

九

考之如太白者未有不度名東華簡刊上帝者也使世有陶隱居則真靈位業之圖周班固有序矣而猶滯淫於鬼與仙之界歟然則其太白歟非太白歟又不可得而定也真誥稱有聖德爲地下主者凡二千四百年乃得入仙階而又以三百年爲一階者以二百八十年爲一階者蘇實應壬寅以迄今日遠矣以仙階之遷轉則年限歷然非如人間歷數考如歷劫也今之馮子叶者卽真太白也其鬼道歟仙道歟抑錄鬼而仙如仙階之有等數歟吾亦無從而定之

也吾所知者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人之情倣化而親誘尊鬼而說仙有鬼神馮儀其閒游戲神通以引衆生而起其正信神道設教庶乎末法之宜也是舉也無問其爲鬼爲仙爲太白與非太白要爲諸佛所共護念有歡喜讚歎而已

跋宋元章記顏魯公事

忠臣誼士歿而登真度世往往有之蓋當其見危授命之死靡佗脫離分段生死如旅人之去其次舍耳東坡云顏平原握拳透爪死不忘君此正其修煉得力時也劉聰自知爲遮須國王

林森集卷八十六

十

且不畏死而况如魯公者乎讀米南宮所記魯公事方攤書欲臥時不覺悚然而起

記峨眉仙人詩

巴陵楊一鵬萬曆庚戌進士爲成都府推官登峨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三十後見汝於淮上楊後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七首傳其五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

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
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
將大事等閒看浪游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
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痴難將
蟬玉拒無嘗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
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頌來法旨不容違僊律森
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
其二首秘不傳質明大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
矣流寇焚鳳陽陵寢揚以失救論死西市神色
揚揚如平嘗但連呼好師傳數聲而已楊之仲

卷八十六

十一

子昌薦告余曰萬世尊名大傳今尚在峨眉往
來人間無嘗處人亦時時見之

題劉西佩放生閣賦後

天台泐子後身為慈月夫人以台事示現吳中
勸人蠲除殺業最為痛切其言曰魚蝦之屬方
下箸時猶唧唧悲鳴入喉方止惟天耳能聽之
而人與鬼神皆不知也現身鬼神道中勸誘血
食者俾受佛戒雖未盡奉行亦有為減膳者嗚
呼可以人而不如鬼乎豫章王于一持劉西佩
放生閣賦示余以錦繡綦組之文宣揚戒殺放

生第一義諦以慈月之事觀之此諸天鬼神所
共護念者也而況於人乎東坡作岐亭詩岐亭
之人化之有不食肉者坡作詩以戒殺西佩作
賦以放生世之君子願以文章作佛事者應作
如是觀

書放生池冊後

嘉生議捐華漚田三十畝鑿放生池歸之福城
塔院為一邑普利時武林無生上人住持福城
而佛日法師以講演疏鈔至相與證明其事合
掌讚歎嘉生兄弟服習宮相之教訓而乃祖封

卷八十六

十二

太史公往游長安結放生社於燕中旃檀佛前
著為條約蓋慈心功德其家世演迤若此昔北
齊顏侍郎作歸心篇勒之家訓言好殺生之報
驗最為詳切而其五世孫魯公撰天下放生池
碑銘流傳金石今之許氏庶幾近之夫放生之
福報莫先於多男子而詩人美周之公子必取
興於麟趾以其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為文王后
妃仁厚之報故知此生孤單短折為多生殺生
之報即子姓煩多而產破鏡鴟鴞之屬或噬人
或自殺其種殺業尤深感殺報尤重而世人或

未之知也邑之人莫不願多男子莫不願有賢子弟觀嘉生此舉其誰不歡喜踴躍竭心力而伏助之兩湖澤國皆將化爲八功德水而何有於斯滙乎

題佛海上人卷

佛海上人欲續修傳燈錄謁余而請曰願有以教我嗟乎禪學盛衰至今日而極矣吳中魔民橫行鼓聾導瞽從者如市余辭而闕之良苦要之殊不難辨也拈椎豎拂胡喝盲棒此丑淨之排場也上堂下座評唱演說此市井之彈詞

紫雲集卷八十六

十三

也繆立宗祧妄分枝派一人曰我臨濟之嫡孫一人曰彼臨濟之假嗣此所謂鄭人之爭年以先息爲勝者也古德之立言如精金美玉而今人如瓦礫古德之行事如寒冰凜霜而今人如糞土希聲名結僞黨圖利養營窟穴以乞兒市駟之爲而襲訶佛罵祖之跡入地獄如箭射鬼神皆知謫訶而愚人如蛾之附火死而不悟豈不悲哉昔人謂贊寧爲僧中之董狐覺範爲禪門之遷固當斯任者必如將印在手縱奪惟我又如摩尼在握胡漢俱現然後可以勘辨機緣

發揮宗旨不然手眼未明溜澠莫別宵行之熠燿夜然之陰火將與蘭膏明燭爭光奪焰長夜昏塗俛俛乎莫知所適從何傳燈之與有續禪燈者所以續佛命也傳燈之指一清則佛命亦幾乎斷矣可不慎哉上人將徧走海內名山古刹網羅放失以藏續燈之役新安江似孫輯本朝僧史有年矣上人之採訪必自似孫始也其并以余言告之

又題

佛海發願修續傳燈錄乞言於余別去八載已

紫雲集卷八十六

十四

儼然成帙矣當佛海載筆之初魔民外道橫踞法席靡然從之者如中風飲狂叫號跳踣余辭而闕之欲以一掌堙江河故於斯錄之修嗟客太息三致意焉曾幾何年而向之橫行倒植者灰飛煙滅其所著之書皆已賜爲塵沙鞠爲糞土矣從上諸尊宿真參實悟一言一偈如牟尼寶珠揭日月而嘗新經劫火而不壞有真必顯無假不歸可不畏哉可不醒哉佛海斯錄區別宗派勘辨機緣其用心良苦傳燈之源流既明一切野狐惡又不攻而自破矣閑邪去僞之指

隱然於華削之間此又其錄之深意也雲漢淨土之宗子雪浪論師之巨擘其於單傳一宗門戶少別要其歸宿如旅人之赴家未始不一也末法利敵影掠話頭者往往嚮禪門而薄宗教故以一門該之收其不禪而禪者正以拒其禪而不禪者兵之有交有攻藥之有泄有補皆此志也世固多金湯弘護者人天眼目從此不孤矣

題同學會言

自梁溪有東林之會顧端文高忠憲以明善爲

批齋集八共

十五

宗力闢吳門無善無不善之宗旨卑比之席海內望風奔赴忌者側目遂合道學黨錮而爲一禁迄於今未衰毗陵孫文介公生同時講同學而其意旨有異焉其論學以易爲宗其論易以艮背爲宗端居索處窮理盡性不聚徒不設教一二同人布席函丈覃思瞑目相與疏通證明而已梁溪之明善也有善則有不善太極降而爲陰陽五行吉凶悔吝生焉其猶有立極之思乎毗陵之艮背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身且不獲人且不見而何有於善惡

吉凶之紛紛

象無極也無極則無善無

不善之紛紛五行矣微乎微乎兩家之宗旨異而同同而其有可深長思者乎諸子生毗陵之學又介之學又有張席之吳巒稚兩公導其先路離經辨志縣制科之業而視歸乎聖賢也不遠矣於其以文來謁也書此以誌焉

讀嚴道微獨寤寐言

余讀道微子獨寐寤言視瞿元立所著生傳大有徑庭焉古之文人多好反言擊排如所謂反騷非國語者未有躬自擊排如道微子者也白

批齋集八共

十六

公有言人固可與微言夫人之可與微言者亦鮮矣人生而吉凶相攻情僞得失相感猶形之有影也人有形而影斯傳焉至於影又豈有傳之者哉坐而起行而止離之則宛然而即之則無有也貌影中之人而別其美醜象其色笑雖善畫者必窮執影中之人而加以玄冕施以桁楊雖善使物者不能也元立之傳道微子按次其生平比於曾史皆影也鏤塵盡空飾以青黃豈有實相可指據哉道微子乃作寤言痛自繩削僂僂乎惡其影而去之而不知其亦影也道

微子之爲道微善者之所不能圖而善使物者之所不能索固自若也元立也道微子也以影問影將使誰正之哉且道微子之痛自繩削不以飾智而盜名乎而盜固聖賢精爲之者東郭先生之語盜曰若一身庸非盜耶道微子之盜東郭先生之所竝席而坐也古之人有所盜必有所捨堯舜不盜慈湯武不盜忠周公不盜弟道微子循覽於家人婦子自視欲然所不盜者固已侈矣獨盜名足病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極元立所按犬不出仁義道德之爲皆盜餘

世壽集八十六

十七

也元立以爲金玉而道微子以爲土苴視世儒之發家臚傳攘臂而仍者不已遠乎道微子語余寤言之爲夢嚙也久矣子何以覺我余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莊生爲子作注脚矣余復何言道微子笑而不答或曰道微子姓嚴氏古稱蜀莊亦曰嚴周道微子今之莊生也

題顧與治偶存稿

今天下文士入閭無不謁曹能始謁能始則無不登其詩于十二代之選人挾一編以相誇視如千佛名經獨與治有異焉能始題其詩曰偶

存所以別與治也詩之爲物陶冶性情標舉興會鉅然如朱絃王磬悽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觸而詩出焉今之爲詩者以剽賊排比爲能事如貧兒之數寶如買菜之求益是豈復有詩也哉與治寄托高深風義綿逸襍被絮酒吊亡友于陳根絕哭之後胸中聲氣伊鬱蜿蜒泄爲聲詩劉夢得所謂孤桐朗王自有天律吾于與治見之王輔嗣論易曰召雲者龍命律者呂隆墀永歎遠整必盈吾取以爲論詩之法且以論與治之詩試以吾言寓能始視如何也

世壽集八十六

十八

題胡白叔六言詩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爲此體熟爛可厭也白叔近作六言絕句二十餘首如雀噪鳩呼時忽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爲一快雖然白叔其善藏之若今紛然屬和王右丞一日滿人間又將恨白叔爲作俑矣

題吳太雍初集

古人之詩文必有爲而作或託古以諷諭或指事而申寫精神志氣抑塞磊落皆然發作于

行墨之閒故其詩文必傳傳而可久余觀西吳
吳太雍之文憂時憤世抗論俗如道人之警
道路如司寤之詔夜時此吾所謂有爲而作者
也漢始元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汝南桓寬
稱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九江祝
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議公卿而車丞相及兩
府之士括囊不言阿意苟合皆有彼哉斗筭之
誚海內多故天子方號號求太雍執此以往
論列殿廷與劉子祝生何異憂時橋世之士豈
無著論以相明如桓寬者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七

疏

蒙恩昭雪恭伸辭謝微悃疏

臣去歲以枚卜被訐闔門席蒙靜聽處分伏遇
皇上神明獨運 慈炤竝施關節既明之
旨既以 天語定其鐵案失于覺察之罰復以
公錯薄其金科於是臣之覆盆得白而孤生可
保矣夫枚卜 大典橫致攻訐上厪 聖衷下
關 國體 皇上安得不 赫然震怒此天地
之公而風雷之斷也 天威震疊之後尚不忍

批書集八十七

遽信單詞付之所司公同審讞再三駁正此兩
露之仁而山澤之虛也以 國法東三尺以公
議聽舉 朝凡廷臣上殿之爭一任其詞辯益
湧而要其理之所是卽一夫如簧之口亦縱其
蜩蟬沸羹而觀其遁之所窮水落而石出火炎
而玉見此化工之神機而曲成之妙用也臣生
生世世子子孫孫頂戴 聖恩與 天無極又
何容贅一詞哉臣才能淺薄命運迍邐上負
四朝養士之德莫報秋毫俛懷半生致 君之
恩未酬尺寸幸得再見 天日曲荷 恩波自

今以往益堅素心自守樸學耕山釣水長爲清
白之民誦詩讀書終老丹鉛之業他日做周六
典作唐一經備掌故于 清朝續長編于 聖
世此則職之迂愚庶幾仰答 殊恩而自期晚
節者也惟是臣之問擬已奉 明旨法當束身
歸里臣受 皇上深恩淪肌刻骨犬馬猶知戀
主豈敢忽然徑去卽日赴鴻臚寺報名謝 恩
陛辭該寺以 朝儀不載此款不收報單只
得齋戒盥沐向 大明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辭
朝前去臣自此望觚稜之雲氣想長安于日

批書集八十七

邊惟有瞻 天仰 聖依戀屏營而已

微臣束身就繫輔臣蜚語橫加謹平心剖
質仰祈 聖明洞鑒疏

臣於本年正月被本縣管糧衙門革書手張漢
儒具疏訐 奏欽奉 聖旨著該撫按拏解來
京究問卽日泥首就道聽候起解流氛阻隔道
路閒關疾病頻連旬旬詣 闕恭遇 皇上如
天好生理冤清獄靈雨應祈懽聲雷動臣惟有
瞻 天仰 聖靜候處分及接邸報見輔臣溫
體仁辯許自表疏爲之喟然太息曰臣尚未忍

薄視體仁何體仁自視之薄乃爾乎臣昔年去國因體仁以枚卜許 奏此 聖明所洞鑒海內所著聞也今日奸棍鑒空誣 奏驟干 聖怒猶不忍即僇而付之所司此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深仁也體仁從旁睨視則亦已矣又從而下石焉者何也 聖明在御如日中天臣而有罪即逐體仁庸何補臣苟無罪即不逐體仁庸何傷今謂臣朋謀合算必欲逐之而後入豈明謂臣之死生懸于其手有必不相容之勢非所謂神者告之于臣十載田園三年苦塊自表

卷八十七

三

同鄉不識一面何況其他渡淮而北病寒病暑沿途就醫僅存喘息安能分身縮地潛住近郊漢儒之疏體仁自言無與然漢儒誣臣多賊體仁亦曰賄賂漢儒誣臣廣布體仁亦言合算何其異口而同喙也且非獨于此也體仁往許臣浙聞舊案蒙 皇上勅下法司勘問欽奉 聖旨錢千秋閹節等事會審既明大哉 王言一言而科場之斷案定微臣之冤誣白矣漢儒一則曰賁舉人再則曰賁舉人何敢于弁髦 明旨而肆無忌憚也體仁曰舉朝皆謙益之黨漢

儒亦曰杞持黨局體仁曰在朝在野呼吸相通漢儒亦曰幫助黨局遂執朝政何物漢儒與聞鈞黨若此之精也漢儒揚揚長安道上誇謂體仁倚爲牆壁合而觀之可謂盡無影響哉體仁謂已經 乾斷於臣毫無芥蒂體仁輔政以來每遭論劾無以自解輒以嗾使坐臣其辯主事賀王盛之疏尋端及臣尤爲憤憤具在 御前此可謂之無芥蒂乎八年揆席呼吸霜露埽門媚竈之徒聞風應募爭欲殺臣以效首功表不正則影邪況于明示風旨而顯爲質的乎體仁

卷八十七

四

年來每自稱曠眊置 國事邊事于度外獨至于刺探羅織鷹擊毛摯則剴然心閱而其於臣尤甚向令念 皇上特簡勉圖報稱移此等精神心術用以東籌奴南策寇中理軍國重事豈不亦弘濟時艱偉然救時之相乎臣竊爲體仁惜之傳有之君子不阨人于險又曰高伯其爲僇乎復惡已甚矣體仁逐臣之官錮臣之身目睹其跋扈困窮若此亦可以已矣人言飽其毒手必將曲殺臣罔圖之中身填牢戶而後快得無犯阨人已甚之戒乎 皇上好生而體仁好

殺 皇上解網而體仁結網於以上副 天心
仰贊 聖德似亦不當如此臣終願以大臣之
誼長者之言爲體仁效忠告也臣初仕 先朝
觸魏崔之昭而 皇上生之繼遇 聖明櫻體
仁之鋒而 皇上再生之臣之身 皇上之身
也惟有呼 天呼父母歸命投誠於 君父而
已至若漢儒誣 奏錢糧兵餉一切單款 皇
上神明洞鑒一勘自明臣尚有另疏辯析不敢
贊陳伏乞 皇上念臣孤危冤誣幽囚覆盆
勅令該部作速審結或做 本朝大獄廷鞫事

集卷之十七

五

例 特賜研審臣沉寃得白微生復全生生世
世子子孫孫感荷 聖恩與天無極矣

剖明關節始末以祈 聖鑒以明臣節疏

臣繫獄經年欽荷 聖恩解網不敢詣 闕謝

恩惟朝夕焚香頂禮祝誦 萬壽本月二十

六日接得邸報大學士孔等題奉 聖旨鄭三

俊兩案蒙徇原應重治以爲法官之戒卿等既

說他老耄無子歷任清勤姑著贖徒三年去錢

謙益關節之事其風節可知俟擬請自有鑒裁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不勝慙悚不勝感激安敢

照 照而處於此臣於崇禎元年濫與枚卜舊與
溫體仁憤不列名借浙閩舊案訐臣體仁指臣
賄賣關節事露後陰使千秋脫逃沉閣不結不
知關節指騙緣繇是臣抗疏指摘千秋與二棍
提到法司天啓二年十二月問遣結案此體仁
之欺 君說謊最爲昭著者也欽奉 明旨下
法司勘問御史多至六人刑部司官多至十三
人夫天誓神嚴鞫確供然後具獄上 請欽奉
聖旨錢千秋關節等事會審既明其軍犯放
回來京應得罪名還察議具 奏欽此臣旋以

集卷之十七

木

不能覺察問擬公杖荷 皇上俞允具疏謝

恩回籍恭惟浙閩一案案牘山積評論波翻究

竟折衷於 皇上會審既明之一語此微臣勘

問昭雪之始末也體仁攘踞揆席慮臣姓字尚

在人口死灰或至復然顯示風指陰設陷阱必

欲殺臣而後已卽奸棍誣 奏亦訟言賄賣關

節敢於弁髦 明旨則體仁指授線索業已滿

盤託出矣臣束身待罪感荷 聖慈靜聽處分

不復抵齒前事今幸 皇上明旨及此此正臣

感剖心自明之日也當逆璫用事以臣爲楊漣

趙南星之黨矯 旨削奪亦借關節爲辭 皇
上既杖拭臣而 召用矣體仁所投拾者逆璫
之餘唾也 皇上所昭雪者逆璫之舊案也
皇上於此案爲臣昭雪者再煌煌 明旨凜於
金科玉條矣臣敢不投誠歸命挾漚於 君父
之前乎臣竊惟人臣立身事 主風節與名節
不同風節者標致勵千古激揚動一世聖賢豪
傑之所優爲也名節者如中女之不倚市門凡
民之不爲盜賊如坊止水斷斷乎不可踰佚夫
人而知之者也臣資性篤下行能踰薄猥以風
節舉臣臣當媿死若交通關節賄賣舉人此無
行義壞名節之尤者也 聖主不以爲臣哲父
不以爲子生難戴顏面而爲人死當薦棘毒以
入地臣讀聖賢之書奉父師之訓於名節二字
亦既籌之熟矣而謂臣忍爲之乎臣恭繹 明
旨深惟 皇上辯析風節勵世磨鈍之至意臣
一線餘生賴 皇上覆露保全得有今日竊以
爲 皇上全臣之軀命尤 不若全臣之名節全
臣之軀命臣之得生在一才在一家而全臣之
名節臣之得生在天下在 後世此臣之所爲披

丹瀝血懇祈 天鑒者也 伏乞 皇上勅下法
司及九卿科道將前後 辭公同會勘如有纖
毫干涉請即日戮臣於 爲人臣敗壞名節欺
國誤朝之大戒如其不然仍望 皇上天語
昭雪臣生生世世子子 孫竝荷 聖恩於罔
極矣
微臣荷 恩誼重戀 主情深謹瀝丹誠
仰祈 天鑒疏
臣竊惟臣子之於 君父孰不戴 天履地沾
被 洪慈然而荷 恩高厚瀕死屢生蓋未有
如臣者始以閹禍削奪 皇上收採淪廢起自
田間頓躋卿貳臣之死而生者一也繼以枚
卜被許 皇上勘鞫始末放歸鄉里無玷生平
臣之之死而生者二也十載歸田三年喪母草
土餘生橫罹誣詆挾排山壓卵之威騰負塗載
車之謗 朝野爲之沸騰道路無不震悸 皇
上恩同覆載 明竝日月含沙者死伏都市覆
盆者生出棘林臣之死而生者三也臣觀
本朝大獄代不數見遠則門達之構陷李袁近
則許顯純之曲殺楊左臣之孤危有甚於此奸

胥既倚勢而飛章宵人又承風而造獄鉗網獨萃於一身萋菲共成其貝錦自非 皇上堅持廉斷力雪冤誣臣之殘骸未知死所臣之孤生寧有今日雖復巫陽筮魄斗極收冤方之於臣未爲厚幸若乃禍之初煽也銀鑰急徵直截勘問然後羣奸張設之細羅一擊而立破獄之漸解也驗冬久繫再三駁正然後愚臣覆節之情事經久而愈明而又矜其負氣自矜其嫉惡已甚鎔鑄以大治之鑪箴砭其狂易之疾此又我 皇上範圍曲成造化之妙用超出古今萬

卷八十七

九

萬者也臣惟自古奸邪小人禍國家者其初必假朋黨以攻君子其後必興大獄以空善類皇上 天縱聖學博覽今古神明獨運灼見獄禍之根株洞燭黨論之枝蔓故微臣刀俎魚肉僅而得免此非獨臣一人之幸也臣伏觀 皇上克謹 天戒矜恤庶獄解網遍囹圄謳歌滿寰宇如臣愚昧得與罷民庶女竝荷 昭融臣在 國家不啻春林之片羽秋風之一葉其獲生全至爲微末然 皇上深仁厚澤霑被士類則已弘長無窮矣從此悖卞之奸絕跡清時同

文之獄屏息 聖世善人競進國論清爽億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此此又臣之所稽首以誦引領以幾者也臣性質剛褊學問迂疎有不負所學之虛願而孤悰每踴於清時有同人決羣之素志而奇禍獨深於鈞黨遠慙 神祖之拔擢近負 皇上之生成自今以往幸得解網山林全生魚鳥然而長安日遠貫口星遙曾不若城南片地咫尺禁門猶得同瞻尺五之 天近望觚稜之氣惟有朝朝暮暮祝頌 岡陵子子孫孫報稱狗馬而已臣往年革職聽勘奉有關

卷八十七

節等事會審既明之 旨問擬公杖解 朝還籍今茲再蒙 恩宥豈敢咫尺 天顏不一稽首 闕下謹力疾扶掖向 大明門行五拜三叩頭禮卽日辭 朝前去臣不勝瞻 天仰聖依戀屏營之至

遵 旨回話疏

臣自往歲觸權被構蒙 皇上鑒臣無辜寬赦歸里頂踵高厚杜門屏跡朝夕焚香祝誦 萬壽項於十一月十二日接得刑部咨文內開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琛 奏爲再陳神通廣大等

事奉 聖旨復社一案雙奉 明旨延捱不結
明有把持今觀復社或問及十大罪之機借妄
奸貪兼備於人才治亂大有關係何可不問張
溥張采錢謙益殊干法紀俱著回將話來還勒
限去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扣頭捧讀仰見
皇上神明睿知獨觀萬化之源惻然於人才治
亂之大關思所以力創而亟返之甚盛心也臣
於復社有無干涉不容不力辯於 聖明之前
者敢矢心瀝血爲 皇上縷陳之奕琛疏稱張
溥首創復社臣中萬曆庚戌科進士溥中崇禎
辛未科進士相去已二十餘年結社會文原爲
經生應舉而設臣以老甲科叨冒部堂何緣履
跡其間其不容不辯者一也復社或問係原任
蘇州府推官周之變所作及徐懷丹十大罪檄
原本具在未曾變字及臣若臣果係復社則之
變何不先指臣直待奕琛始拈出耶其不容不
辯者二也復社屢奉 明旨察奏亦未曾有臣
姓名 屢旨見在 御前其不容不辯者三也
復社一案聞係年撫按回 奏已經部覆臣方
被逮在京無絲與知其有未經回 奏者事在

所司有無把持諸臣見在可問其不容不辯者
四也復社自復社也臣自臣也奕琛欲紐而一
之而無端插入一語曰謙益發縱此所謂捕風
捉影也其不容不辯者五也復社自復社也奕
琛自奕琛也復社自有周之變之案奕琛自有
薛國觀之案奕琛又欲紐而一之而曰復社操
戈繇臣指授此所謂桃僵李代也其不容不辯
者六也臣雖愚陋亦素講君臣之大義四方多
故 聖主側席謂中外臣子皆當以報恩讎之
心報 君父以剪異已之心剪奴寇勿沽直以
邀名勿背公而植黨此臣朴忠一念退不忘
君可質鬼神者也顧坐以遙執 朝權黨同伐
異則冤而又冤誣而又誣矣其不容不辯者七
也果如奕琛言則臣等真江南之大蠹也官於
江南者與生于江南者是不一人何皆喑默不
言豈舉 朝之臣子皆朋黨不忠而獨奕琛一
人忠乎抑亦居官任職時不忠而負罪之後乃
忠乎其不容不辯者八也此八者事理昭灼確
有証據 聖明在上一覽了然臣豈敢隻字支
飾哉至若奕琛以王陞彥一案坐臣傾陷臣不

必與辯也何也陞彥之獄出於 睿斷非外廷所敢與也 皇上天縱神明乾綱獨攬而謂草野小臣能於三千里之外簒弄神通 皇上至聖至神明見萬里此不辯而知其誣者也奕琛疏滿紙鑿空無論監生盛順從不識面即如錢位坤登途驟病就醫金陵京口未嘗渡淮一步而以爲潛入京師此而可誣孰不可誣其他正不必置辯也奕琛以舊輔溫體仁姻戚疑臣報復不知臣生平素無藏蓄固未嘗讎體仁於生前乃奕琛顧欲代體仁讎臣於身後人之不同量若此又何言哉伏乞 皇上洞鑒復社或問諸原刻果否有臣姓名王陞彥一案果否繇臣構陷并 勅下九卿科道諸臣公議奕琛累疏誣臣果否真僞則公道大明讒網立破臣得以漁樵沒齒生生世世戴 聖德於無涯矣

議

輸丁議

自有流賊之警本道公祖諄諄以出丁出賃捍禦桑梓勸諭鄉紳俾爲士民倡率凡兩閱月巡未應者近日賊勢未解警報日至縣父母

奉道檄催督遠有開寫輸丁姓名造冊報進之說不肖駭曰神矣哉何其具也已而聞諸道路則曰所謂輸丁者輸其所自有之丁也一紳有家僮若干人具名開報有事率以守城不費一錢不待督刻而丁已具矣不肖沉吟竊嘆不解所謂久之乃冒昧獻議曰家丁之說與排門夫不同排門夫專爲城守而說也城守之日民之少壯者登陴老弱婦女更番接應舉邑之人編入行閱所謂排門夫也若家丁必其人勇敢便利嫻習武藝緩則用以教練守望急則用以乘城出戰者也今以家僮具數充報此輩富饒者危帽輕衫如游閒公子貧窮者鶉衣草食如卑田乞兒一旦有事何所用之此爲欺上臺手抑自欺乎將誤地方乎抑自誤乎鄉紳平日自視過尊視其家人過驕以爲編作家丁排門造冊爲地方不惜痛自屈損一至于此不知有事城守雖鄉紳與齊民無異家僮上城何煩主人輸助正德中齊劉之變楊文襄居京口誅法登城與編氓共事又何有於鄉紳之童僕而斤斤以開報爲能事乎縣傳道檄曰輸丁自守自守之

云本道公祖欲鄉紳各自爲身家妻子墳墓之計勸而激之之詞也非果欲其自守也譬如一城有事某雉堞墮矣某紳能自率其丁以某堞完乎某家門殘矣某紳能自占其丁以其家免乎此萬萬不通之說也道檄所謂自守者正古人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義而非謂其各率家丁以自守也不肖伏思之與其募家丁不如募鄉兵與其私募家丁不如公募鄉兵流賊非生而爲流賊也拳勇無藉饑寒不逞之徒睥睨怨望乘閒而起者平時之奸民卽突發之流賊也

卷八十七

十五

今籍記某鄉某保拳勇之人若干拔其尤者取的當保結募而收之此輩一爲我用則其黨與回心矣有事則各募其徒黨以爲爪牙募百人可以得千人此一便也江海之間嘯風跋浪窺伺內地者多矣我招募鄉兵朝夕訓練彼將以我爲有備望風屏跡且可以絕勾引之途防竊發之盜此二便也異鄉之人小小營販寓籍于此者不驅則奸宄叢雜驅之則流冗可憐宜各就其行戶編爲一甲擇其久著此土人共識認者資以保結卽抽其輕便驍捷者署爲丁壯此

輩喜于得食便于見留卽於保甲之中行寓兵之法此三便也兵旣募矣餉將安出曰道檄原以輸丁爲言輸之爲言輸而歸之于官也輸餉卽所以輸丁也鄉紳爲身家妻子墳墓之計各發本心捐貲省費勉竭助則富監富民必從風而響應矣有不率者所司以三尺繩之何辭之與有巢縣之破也吾郡沈生重傷困斃伏積屍三日寇退而後出親見縣令勸富家出粟募守皆慳不肯應城破之後駢首就戮哭聲震天悔不從縣令之言此殷監之不遠者吾邑富庶

卷八十七

十六

百倍于巢願爲綢繆桑土之思無忍焦頭爛額之議此不肖所不忍深言者也或者以爲募兵未用恐其難輯已用懼其難散不知旣募之後有東伍之法有訓練之方雖千萬人可以進退如意而況區區數百人乎爲此說者不識時務不知方略借老成隱憂之語以爲藏慝飾客之地置之不足道可也若夫鄉兵之利更僕未可悉言本道公祖所稱李茂明梅長公保吉保麻之事不肖深知之故敢以爲桑梓勸崇禎八年三月朔日虞鄉老民錢謙益謹議

與楊明府論編審

臺下以指日 朝天之身爲五年編審之計蒐討伏匿摘發姦竇窮日分夜舌敝唇乾爲百姓均繇役爲地方計長久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惟是法立弊生役多田少欺匿日煩爬搔無術臺下日不暇給尚苦其紛紛而道路嘖有煩言不勝其洶洶伏而思之其大端有三客田之濫免不可問則不得不取盈于額田富戶之花詭不可問則不得不歸併于窮戶笨點之上下其手不可問則不得不責成于區書此三者臺下

林齋集八十七

十七

與通邑之所同患也竊以爲此番編役宜首清客戶當浦城徐蘭吾撫臺限田之時邑中別無客戶東倉一孝廉入替其婦翁借壻名立戶楊忠烈公編審此戶之役反重于他戶於是借戶者屏息矣客戶之多不知何年始其多而濫免也又不知從何政始此今日第一弊端也可不鋤而去之乎或曰新泰茂苑相公亦占戶嘗熟避茂苑不敢問則客戶俱不可問也此其言甚陋茂苑生平清節海內著聞客戶之立必不與知況爰立之後與官坊冷局事體不同今方平

林齋集八十七

十八

章軍國以天下爲己任安肯以絕不相干之客戶妨礙一邑之役法乎一旦毅然改正茂苑聞之不惟無後言也必將大喜借茂苑作榜樣則其他客戶便可一筆勾除一舉而可以清寄庄之弊甦窮民之困又可以成執政之清名而逢其所喜何憚而不爲客戶之濫極矣有他省之鄉紳物故已久而占籍隔省者有江壯之鄉紳江海懸絕而占籍江南者其尤可笑者則錢司廳名選之戶也司廳初舉順天以同宗刺來謁問之則曰祖上傳聞記憶是嘗熟人耳後遂欲領坊銀于嘗熟當事者不可而止未聞有寸田尺土在嘗熟也非宗認宗無譜通譜此近來流俗惡套今不知何人借其戶以避役是又以司廳爲市也如曰以原籍之故則寒家原自浙東遷來何不立戶于浙如曰以同宗之故則寒宗有儀賓在江右何不立戶于南新此事理之萬萬不通者也諸如此類非但當釐正點役更須重加剴治以爲欺隱之戒者也其或事出有因法可假借者如錢職方大鶴本嘗熟人也而於長洲登第則當覈長洲之會免與否而不當但

以原籍爲辭蔣邑宰介如本無錫人也而於嘗熟發科則當覈無錫之會免與否而不當但以本庫爲解循本責實徹底打算免不任受德不免亦不任受怨何愛客戶之不可問哉花說之弊不可窮詰假如千畝之田一旦化爲百戶世有千畝而百人爲買主者乎百畝之田一旦化爲十戶世有百畝而十人爲買主者乎此可一案藉而了然者也又有不花而花不詭而詭者於官戶民戶之外多設款額者是也又或有不當優而優者于本分應免之外加倍優饒有不

林齋集卷八十七

十九

當免而免者於鄉紳科貢之外另立名目此等弊竇不除情面不去但于窮戶窮民行一切歸併之法恐紛紛者卒未有定而洶洶者亦終未有已也爲臺下計與其獨裁之不若公議之也與其拮据料理于一堂不若疏通商榷于一邑也今將通縣優免數目本邑鄉紳舉貢等項若干客戶若干別戶若干據現造冊籍先送闔邑縉紳公議或免或否各各公同注定一則爲通邑清役一則爲父母分怨料縉紳必不辭也次則送本學師長集諸生公議諸生公爲桑梓私

爲門戶苟有所見必竭誠相對不敢誣且隱也又次則行首告之法或投匭或面陳許其直言情弊覈實施行則言者摩厲爭進而其可採者必十得五六雖桀黠之上下其手者亦將形見而計窮也併此數日功夫花說可清冒濫可覈差不患多田不患少榜額一出便如金科玉條不可移易雖曰五年編審造福于地方者不啻百年千年在臺下更加之意而已矣或曰如是而役猶不足則奈何曰繇役者一邑之公事也非縣父母一人之事也在縣父母當與縉紳公

林齋集卷八十七

三

議在縉紳當與縣父母分憂吾輩之受國恩多矣視力役小民便多吃虧一分亦復何妨役果不足則於見在優免額中量出幾何或領差或貼役不佞當努力以爲士紳倡首孝廉子衿之賢者自當聞風響應庶幾往役者不困而民力可漸瘳乎往時官戶槩不當差官田漸多民田漸少徐浦城爲松江司理慨然有限田平役之志及聞府吳中奏請舉行楊忠烈力贊其事迄今吳民不至盡爲捐瘠二公之力也未及三十年而吾邑之役法盡弊至此波靡魚爛誰執其

答伏惟老父母推浦城之成法踵忠烈之芳規
廣詢獨斷爲虞民造無窮之福不肖雖老且賤
猶能從閭史之後執簡而書之狂瞽之言不識
忌諱伏惟裁擇

與蔣明府論優免事宜

伏承頒示優免書冊俾各竭勤勞仰佐臺下平
役恤民之百一甚盛心也臺下化洽飲羊智周
握盞冊中情弊豈不洞若觀火而猶折節下問
敢不臆舉以對竊見所頒書冊似猶出胥吏筆
牘有意上下其手未經台覽者也客歲以客戶

牧齋集八十七

二十一

濫免上書前政楊公以蔣邑宰介如職方錢大
鶴相提而論今大鶴則推置客戶介如則收廁
邑紳于客戶之中獨收東倉吳志衍一人此何
爲也介如應入邑紳則何以獨外大鶴志衍既
應優免則何以謝凌正卿諸公手閱此冊者假
手于二公顛倒簸弄以挽亂經理客戶之議以
巧爲容宦攪越盤互之地設謀甚狡伏機甚深
此其人必老吏舞文敢以役法爲市者似不可
不察也冊中事宜吏有可得而商者功臣撥賜
田畝免糧免差此國制也本縣舊有宋西寧庄

田濫免至萬畝外今又改爲薛陽武此何說也
西寧庄田撥賜出自何 朝奉何 御批據何
部割果有之也自當仰遵 典制免糧免差若
猶未也則有餘田一體當差違者一畝至三畝
杖六十之律例在况庄田昔係西寧今歸陽武
果 欽賜也其敢私相授受乎元勳如中山國
戚如嘉定假令設版焦瑕動稱四履盡三吳之
土田不足供勳戚之湯沐矧最爾一邑乎愚以
爲庄田一畝斷宜窮究假冒根繇不得因仍姑
息亦所以正 國法也其當裁者一也故官優

牧齋集八十七

七十一

免出自上臺德意誰敢非之士大夫生叨 國
恩沒而優免三年逾涯極矣官于他方者誰無
故吏誰無門生宦于茲土者誰無舉主誰無座
主故宦之後又有故宦十年之外又復十年率
是而行安所底止上臺篤念故舊夫豈不軫惜
小民小民之膏血有窮上臺之恩施無已愚以
爲故宦不論官職崇卑有無批免斷以三年爲
限在小民無不心服即上臺亦當首肯其當裁
者二也忠臣後裔王錢世襲錦衣論官優免無
容置喙矣其他應炤奉祠生員量加優免若假

忠裔名色濫寄多田其端不可開也忠臣死杖死獄志在報國國家業贈恤優報若其後人詭田避役倚忠裔以厲民必非忠魂所樂也尤可笑者李仲達列之忠臣戶則繆西溪諸公何得不與王蒼野錢雲江皆死倭難忠臣也王道燁之外又立王蒼野一戶則錢可興之外又將立錢雲江一戶手奸胥目無三尺一至於此其當裁者三也名色錯列朱紫混淆有一紳而列兩戶者有故紳而列見在者有已故封君免三年之外者有已故雜流混免三年之內者其當

校書集卷十七

二十三

裁者四也雜流承舍吏員儒士此等蠅附多人狐假莫辨本是過海活切之流又多子虛亡是之輩不如一切抹殺論田起差其當裁者五也命婦守節一款事無大謬理則不安會典旌表守節必夫亡三十以下者若曾應封典不得與旌今曰命婦守節此非名也夫人再醮前輩曾有謔語即命婦微恩優免不當以守節爲詞目前見謂何傷異日終成話柄向雖列名公啓亦自悔斯言之玷矣其當裁者五也凡此皆臺下所朝夕講求一經拈出便自了然但在臺下推

造化之心放霹靂之手滿盤打算徹底施行則劇邑之絲役可平小民之疾苦少息矣雖然此所論於冊之內也通邑之積弊莫大乎花詭往時之花詭者奸頑小戶雀鼠穿穴耳今則富家巨室無戶不花無田不詭矣有巨萬之田而僅存百數者矣有一戶之田而化爲千百者矣冊籍有田而富戶無田收租放債則有田而點差應役則無田過此以往弊將奈何說者曰有兩法以治之一則併田當差也一則論田貼役也此兩說者似是而實非也假令併田當差則一

校書集卷十七

二十四

區之中必以千畝數百畝之戶領差而萬畝之花詭者影附於各區小戶之中間領小差永避大差是花詭者於併差甚便也假令論田貼差則一邑之中亦必以千畝數百畝之戶領差而萬畝之花詭者藏躲於一畝一戶之列豈惟避大差併避小差是花詭者於貼差尤便也預差之中戶下戶艱難跋涉破家蕩產甚且以身命償之而富家巨室上不應公家之急下不惜閭閻之窮安享銅山金穴之利恣行敲骨吸髓之惡役法從此大壞民生從此日蹙而不平之極

焚搶劫掠之禍亦從此而醞釀決裂可不懼哉
當今不窮搜花詭之弊則徭役不可得而平也
不重加花詭之罰則花詭不可得而禁也試覆
按歷年推收冊籍過邑之田非有海漲沙壩也
冊上之田又非有蟲蝕鼠耗也昔何以多今何
以少昔何以有今何以無昔何以歸併今何以
瓜分昔何處來今何處去按圖而索之履畝而
求之不亦了然在目乎按得此等弊端罪在吏
書嚴治吏書罪在業戶嚴治業戶行不赦之誅
立倍等之罰花詭何患乎不消役法何患乎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善哉若夫花詭之淵藪顯明易見者則客宦之
戶是也一富戶立一客宦則邑中少一富戶矣
兩富戶立兩客宦則邑中少兩富戶矣有為調
停之說者曰每戶優免其半以謝客紳此法一
行為富室者各立官戶各免半差自此客宦糜
至如市賈之相求不十年內膏熟無民田矣凡
立客戶者皆奸頑大戶借蔭避役者也昨與陳
益吾趙景之二公而商以爲令邑北運等重役
宜先點客宦戶充當後及本邑庶可以懲詭寄
之奸絕寄庄之跡此事理之確當者也客戶之

田皆奸頑大戶之田也免則奸頑大戶被其利
客宦不任受德不免則奸頑大戶寢其奸客宦
不任受怨台臺爲民父母三尺在手斬釘截鐵
爲斯民造福百年亦何嫌何憚而不爲哉往年
議清客戶楊父母每告人曰極欲周旋只是錢
老先生不肯爲之听然解頤今日口快手癢不
能自禁復爲臺下發此狂言轉復自笑也如有
可聽伏望留神採擇如其不可如候蟲之聲自
作自止於籬落之間冀高明無以聒耳爲罪此
後亦不敢更置一喙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請調用閩紳議

竊惟天下大勢以人身譬之京師其元首也東
南其腹腴也齊魯豫楚其肩背肢體也方今奴
寇交訐豫楚殘破齊魯瘡痍獨東南腹腴無恙
是以元首晏然而肩背肢體可以徐圖補救今
荆襄陷矣江州殆矣竝江交下羽檄四至蕪關
又以焚劫告矣賊在荆襄則雄據上游無日不
可以直下賊在蕪關則潛伏內地無處不可以
窺渡我無將無兵無舟船無車馬無器仗無片
瑕奸人勾引盜賊竊發上何以衛陵寢下何

以固陪京東南腹腴之地將蹂踐爲豫楚齊魯而神京何所恃以無恐此可爲膽寒股栗蹙然不終日者也爲今之計拯溺救焚權宜急切惟有調用閩帥一著悉心籌之其便有五鄭帥方略諳曉師律精嚴感激聖恩誓以死報新舊登撫二會公皆以百口保之用節制之師鼓義激之氣閩賊游夏可以滅此朝食此一便也鄭兵皆島卒番鬼習汨善沒如長魚擁劍跳躍於驚濤巨浪之中賊雖多梟悍原野奔突而水戰非其所長以鄭之長制閩之短此二便也其

牧齋集卷八十七

三十七

銳礮之猛毒槍刃之犀利牌甲之輕堅船艦之完好皆二十年以來積歲月閱戰竭費力而就之者也彼在行間必悉索以來無製造簡稽之勞而得利兵堅甲之用此三便也禽鳥之制也以氣鄭來則閩必縮足不敢南下而江海間荏苒伏莽可取次收服爲我之爪牙此四便也江南無知兵之將無東伍之卒一經調度旌旗壁壘煥然改色東南半壁轉弱爲強此於閩海此五便也愚以謂當事諸公宜亟以江南急危情形飛章入告伏乞皇上立勅鄭帥移鎮東

南專理禦寇事宜若寇信孔亟一面上疏一面移文令尅日就道勿遲畧刻須其至商榷信地酌量戰守庶幾流氛可立淨江上可安枕而中原可一意辦奴此非獨東南之福也優其辭命厚其禮幣許之以懋賞申之以信誓使之踴躍鼓舞欣然趨事其將領士卒一應安家衣甲器械船隻行糧月糧一炤鄭帥弟鴻達赴登事例移文閩撫於正項錢糧支給開算明白江南卽支正項錢糧代閩解京則將士樂於用命而錢糧無彼此牽制之慮矣或曰閩海之所恃者鄭

牧齋集卷八十七

三十八

帥也鄭左足一動閩撫將多方以阻之必不成行曰今天下之患莫劇於閩賊地莫要於東南國家之命脉莫重於高皇帝之陵寢閩撫自爲閩海計獨不爲孝陵計乎獨不爲東南桑梓計乎東南閩粵之門戶爲東南卽所以爲閩粵也炎風朔雪莫非王土爲臣子者其敢以四履之地自分疆索乎新登撫赴登也屬鄭帥造船於瓜洲鄭慨然曰此王事也萬里不敢辭况京江咫尺乎已而語其弟鴻達奴警更急我當親督師渡江其慷慨赴義急病讓夷如此而閩

中忍以他詞視之以機發則會遼緩之手卽閩
有他盜不過狗鼠噬噉故有鎮守總戎在漳潮
之策委偏裨暫署江南事有端緒卽建節還閩
固未嘗奪鄭於閩而閩何必爲及瓜之慮乎客
歲征徭以兩廣片檄而往今茲援登逼歲而奉
詔獻歲而出師此一役也簡書切於征徭警
急同於赴登鄭必行閩撫必不阻皆可以執左
券也或曰流言洶洶螻蛄之聲遠山十里若寇
不南下東南解嚴召鄭而以重兵至何所置之
嗚呼噫嘻謬哉此言天下未有賊據荆襄一日

世宗集八十七

二十九

不撲滅而東南可一日解嚴者也孫吳時西陵
合暮舉烽火三鼓竟達吳郡之南沙南宋之鄒
杭也倚荆襄以爲固賈似道不救呂文煥襄陽
失而東南隨之天下安有失荆襄而可以固守
江南者乎我若戍守得人舟師繕完卽當爲進
取之計及其未定而擾之誘其來而蹙之乘其
便而襲之天厭其惡安知不投首于我如今之
爲拱手而待其來且傲倖其不一來忽然而來
其及圖之乎自古敵國之勢我不往則彼來非
我薄人則人薄我今以颶舉霖合狼吞獸突之

閩賊而望其爲彼疆我理耕桑交境之敵此且
古必無之理也東南之要害不止一隅旣奉命
移鎮則東南皆信地也皖急可借以援皖鳳急
可借以援鳳淮急可借以援淮譬之奕棋下一
子於邊角而全局皆可以照應則下子之勝著
也天下事已如奕棋之殘局矣誠有意收拾則
滿盤全局著子之當下者尚多而恐當局者措
手之未易也姑先以救急一著言之袁晚罪廢
不當出位哆口輕談天下事警急旁午吳中一
日數驚頃見南省臺傳議曰上護陵寢下顧

世宗集八十七

三十一

身家聽斯言也如寐睡中聞人聒耳大呼不覺
流汗驚寤推襪被而起庸敢進一付之愚以備
左右之采擇癸未三月朔日

萬曆三十八年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盡一天下之大法而後上下之紀綱肅必有貫徹天下之真心而後上下之命脉通何謂大法名實相稽威德相御下不得有煩囂之國是而上不至有壅遏之國成此宇內之大同也不可以假借者也何謂真心堂階一德官府一體上不以積疑爲

牧齋集卷八

悅權而下不以積威爲奉職此君心之真同也不可以假襲者也有法以運用其心則人主之心源曉然分布于宇宙之上宣也如吾喉舌令之下流也如吾臂指而天下帖服於風行草偃之化有心以宰制其法則天下之治理井然受象於君心言之有是非也君心不受其兩岐令之有通塞也君心不開其旁竇而人主坐制其繩聯絲制之機古之帝王不綜核而言路自清不振勵而廟謨自定以君心之真同成宇內之大同君之惠澤流而臣之惇誠達源仁厚化

蔚爲太和其道端不外此藉今法不求其大同則言有異指令有異門人主置天下於有同有異之域而天下不得同藉今心不求其真同則君與相異心君相與天下異向人主先置其心於互同互異之域而天下且不得不異是故天下之治者天下同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君心同而天下無弗同也欽惟我 皇帝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天德獨純於乾健具大有爲之略景運方撫於日中應門深拱而天災譴告小心時凜于握水王几遙臨而朝事紛紜獨斷常洞于觀

牧齋集卷八

火潤直北之大稷則仁先四民不惜留稅以賑畿輔怒滇南之失律則威行萬里行將傳首以慰昆明春秋鼎盛氛孽削平千載一治也老成在位宵小屏跡又千載一時也猗與盛哉以此登三咸五流唐漂虞可計日待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上嘉皇虞三代之盛言底績今從風而以輓近之混轍廢閣者穆然引咎責躬願與二三元老共襄同德一心之治臣草茅賤士新從遠方來望日就雲夢寐不敢忘其敢無說而處於此臣竊惟天下有大防二

議論與詔令是也議論之播騰也在下而所以司其氣機決其闕竅者則屬之于上故有形在下而下不得衡操者議論也詔令之傳宣也在上而所以導其血脉應其條理者則屬之于下故有權在上而上不得臆逞者詔令也議論之先有神焉以主之忽而澄清忽而橫潰其故不可以口耳揣也故古之畏言者必取喻於防川之決也乘於一隙而奔於莫禦則主議論者重詔令之表有幾焉以制之不踴而馳無端而過其故不可以耳目求也故古之重令者必取

北齊書卷八十八

象於渙汗汗之渙也出之則順而反之則逆則制詔令者重詔令無關於議論也而議論之一起一伏有因詔令而息亦有因詔令而滋者詔令爲端而議論爲之委也議論無關於詔令也而詔令之一純一駁有得而爲議論坊亦有失而爲議論叢者議論爲矢而詔令爲之的也斯二者省則俱省煩則俱煩行則俱行格則俱格在上在下皆若有使之然者而莫知其所以然蓋自古以來固然矣以唐虞極治之會七政齊庶尹諧六府修三事治當此之時言不聽於無

稽治必期乎從欲何惑乎羣言何愛乎梗令哉而說說殄行至震驚於朕師苗民逆命猶待化於干羽蓋議論之難清而詔令之易格如此又况漢唐以來類多雜伯雜夷之治雖綜覈可以息羣言削牘可以驚萬里亦惡足以爲今日獻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崛起田間廓清宇宙其於政務之幾微民情之委悉與夫人材國運之盛衰隆污莫不蚤見而灼計之朝廷之上有職掌無議論有議論無是非每一詔下薄海內外爲之心戰而股慄蓋郊郛之鼎卜年者既二

校齊集卷八十八

四

百餘而高皇帝神武式憑猶一日也肆我皇上又以篤生之聖嗣服承休主勢尊國勢強東征西討威靈赫然八襲九重神明旁燭固宜垂裳端拱之化遠繼唐虞近符高廟矣而人心浮薄國論紛呶議論未必屏息詔令未必奉行誠有如聖制所慮者臣嘗觀今日之議論矣懷顧忌則事事類於寒蟬瞰機關則人人託於鳴鳳彼蜀我雒朝繇暮跼卑囊白簡盡如捉風何議論之爲也臣嘗觀今日之詔令矣宮禁未必行之於部院部院未必行之於郡邑溫綸

讓德於夏雨嚴旨遜威於秋霜連章累詔盡如掛壁何詔令之爲也臣以爲以寡言省議論議論之似省而實煩者此也如欲省之莫若先使議論之明彼所攻擊者爲事也必剖白其事之根株彼所黨伐者爲人也必嚴核其人之儔黨彼爲引繩批根之言以劫衆而行其私吾以公論裁之彼爲函端匿跡之言以疑上而傾其敵吾以明斷決之有疏必答有覆必行下有部院大臣之職掌而上有聖明之批發何嫌何怨何辭何黨議論之途明而議論之曹破矣臣以

欽定四庫全書

五

爲以空言行詔令詔令之似行而實格者此也如欲行之莫若先使詔令之信守令之貪殘當先厲苞苴之禁而貪風可懲封疆之破壞當先正失事之誅而邊臣可警逢掖之囂陵無已也臺省之尋戈曠林者無乃導其先路文章之怪誕日甚也章奏之射覆宴數者無乃樹之前茅嚴爲章程勤爲批發令前必無不明不昧之言而令後必無可貸可輕之罰何蓋何藏何趨何避詔令之源約而詔令之流順矣臣竊以爲清言路正國體莫先於此而又非其本也 聖制

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求治之本一言蔽之矣臣姑無遠引 先朝盛事如左劉右戴從容夜分爲千秋美譚者卽 皇上御極初亦嘗以優崇召對倚毗重臣而其人亦能以彊力把持天下蓋六事疏中所稱省議論重詔令者一時綱舉目張班班可考則君臣同心之效可見如此矣自茲以後諸庸輔之紹述者但用其餘威緒謀搏擊言路牢籠私人而未聞稍爲社稷計諸臣之伎倆才品與夫傾危委靡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於是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

欽定四庫全書

六

易用舍舉錯務爲一切不可測以勝之而天下事幾不可爲臣以爲宜亟自今日返之矣平臺煖閣晝日延見無徒以中旨慰留也訓儲卜相旦夕舉行無徒以留中羈係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以慶賞刑威歸之 主上而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爲汝聽汝明上又以其股肱耳目共之於臣下君心下濟而臣心上行議論自省詔令自行豈事更張治具乎哉臣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游曰歷代君臣同德一心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大哉 王言真所謂以

君心之真同成天下之大同恭隆盛治度越千古而我皇上所宜冀牆祖述者乎抑臣又有獻焉臣嘗誦唐陸贄之言曰人主智出萬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炤羣情有先事之察此數言者英主詰辟多受其病而皇上固萬無是也然以臣愚管窺今之網紀未肅命脉未通天下未盡大同者則以皇上聰明神斷無時不用而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常用之處耳贄之言儻亦非無當乎書稱堯德則曰稽於

六
集卷八十八

衆舍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湯之所繇興則曰禹拜昌言用人惟已故能無我者始能同人而獨智自賢之主雖欲同德一心其道無繇也伏惟我皇上虛心以諮訪耆碩大心以茹納臣工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不用威而人畏之如雷霆天地交而歲功成上下交而理道立此可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不然今天下亦多故矣所恃者惟上下同心庶可無棟橈軸折之禍而皇上又以獨智絕之患豈止於議論煩詔令繁而已哉臣不識忌諱干

目

宸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封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八

牧齋集八十八

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九

制科二

萬曆三十八年會試墨卷

論一首 表一道 策五道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論曰王道必本於無欲非無欲也以天下之欲爲欲也夫天下大矣民生其閒知勞而不可規表測也力橫而不可約束繩也人主安能一一均調之劑量之而曰必以天下之欲爲欲豈其舍廣廈細旃之奉而貶損其躬以爲窮簷蔀屋

牧齋集八十九

計哉聖王之道執大象而天下往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則先儒所稱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者蓋盡性之旨也請推言之人各以性盛心以心盛欲欲也者感於性而竅於心其微無形而其危不可圍聖王與天下之所總也欲之初萌也如燭火之始傳欲明欲滅而不可撲也其漸漬而來乘閒伺隙如積火之消膏不自覺也其內引而外射也如火之燎於原流金泐石而莫可控揣也織繡塞耳則不聞鐘鼓一塵眯目則不見丘山片欲翳心則不辨

台鼎之貴我而有而思我亦大矣而况人主之身立于四累之上而隔于九關之內威福爲之轡御好惡爲之毛羽一切聲色利娛心極慮之事爲之鈞餌而射的吾欲念一萌而天下已有市吾欲而進者人主厭縱其欲以亂百度而天下與人主日隔宵人射聲忠賢匿影人主重襲而不自知天下吞聲而無所訴而天下事乃不可爲矣聖王乃伏而思曰天下之人五方異宜四海異俗廣川大谷異居剛柔燥濕異氣有好必有憎有愉必有拂天下人各有欲也豈獨

牧齋集八十九

人主且人主以一身司牧億兆人哀樂慮數無不寄命於人主善御者之於駕也馬體調於車人心適於馬御者之心不自用而爲馬用而人主獨能外天下以成其欲乎然則人主以天下之欲爲欲者也人主安得有欲惟人主不以天下爲欲而自以其欲爲欲吾目欲選色而天下下爲欲轉死者吾不見吾耳欲流聲而天下呼籲道旁者吾不聞吾口欲爽味體欲重裘而天下木食鶉衣者吾不恤天下瘁瘁焉人苦其生而又何賴於人主爲夫數者之欲非庸主有之而

聖主獨無也。聖王之欲，卽庸主之欲。又卽天下人之欲，而特其見有公私量有廣狹，爭於一念之轉聞而已。是故天下有覆盆向隅，不敢望天者，則天下之日苦不得視，而吾之欲色者，詘矣。天下有呻吟歎息，危涕相告者，則天下之耳苦不得聽，而吾之欲聲者，塞矣。天下有結轡底滯，無生人之樂者，則天下之痿痺苦不得伸，而吾之欲甘美者，却矣。深宮曲房，嘖號笑舞，進斯民於應門九重之內，而撤一心於閭閻，猷猷之下，斯所謂以天下之欲爲欲，與封已一膜者，迥異。

牧齋集卷十九

三

乎而要之，聖王非無欲也。蓋善用其欲者也。鄉令已不欲色，則天下之憔悴者，誰見之？鄉令已不欲聲，則天下之呼籲者，誰聞之？鄉令已不欲口體之適，則天下之鵜耒木食者，誰憫之？而誰恤之？節嗇其形勞苦，其神自以爲能繩約，吾以就天下，而其與天下之心，隔于凌理，則已久矣。然則聖王之所爲有欲者，乃其無欲之至，而其所爲以欲從天下之心者，不過自從其心而已。當其時，人主之欲回環旋復於一世如斗柄之所指，四時寒燠各順其令，而天下寄命於人主。

如中衡而致尊過者，斟酌焉，各得所欲而莫知其所以然。一以爲家人父子，一以爲心膂手足。人主無欲，以天下之欲爲欲，而天下亦無心以人主之心爲心，故曰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此聖王盡性之術也。雖然，治欲亦難言矣。大抵庸主之欲，依附於情習之內，而英主之欲，飄忽於理氣之間。夫欲至飄忽，于理氣閒者，規矩不及，攻治不至，急之則適緩之，則伏其與天下之心相拒最微，而相隔最鉅，則惟有聖賢盡性之學，足以破之。故英主必不可使不知。

牧齋集卷十九

四

學而引君格心，其權又屬之大人。人主治其欲，而後可以通天下之心。大人能自治其欲，而後可以通人主之心。其始也以欲從天下，而究且天下從欲以治此，又盡性之本，不可不亟講者也。

擬

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廷臣謝表。
七年

伏以 皇心忽轉，聿修實政，以祈天 帝德，旁

教暫撤空儲而濟國春溫 天語頻舒數載之
屯膏雨漢 王居大暘一時之解澤軍民視福
中外傾心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民爲
國之根本而兵乃王之爪牙八政攸關六官並
重 國家建都三輔藉右扶左翊以實 神京
而屯戍九邊設內營外衛以雄重鎮兵農基置
鎖鑰固於北門糧餉灌輸轉運資於南極充都
奉邑生聚何止于十年投石超乘訓練不忘于
千日蓋培養係 累朝之德而干城實一代之
基也自礦稅相仍於邇年致釋騷日甚於內地

朱肱集卷八十九

五

告終迭起權利無方金石窮搜奚止貢珊瑚之
樹照璫橫出不須勞獬豸之冠赤地蕭條盡是
含冤於中使黃封絡繹何曾介喜於 天顏徒
以羣小之紛紜遂致 帝心之震恐自南徂北
非早卽霖焦土鏤金誰懷四目之魑懷山拔木
頻舞一足之羊飛蝗蔽天捐瘠蓋地東南負剝
肉之苦嗟彼奧區西北起剝膚之憂念茲上國
閭左之災荒如此卒伍之流離可知野無青草
之儲牂羊誰托邊有黃花之戍牧馬不肥釜飢
生塵猶懼怒捉人之吏兇鑒如洗豈堪逢宿飽

之胡千里污萊計已窮於露肘三邊精銳智徒
出於脫巾弄赤丸而縱橫半作潢池之盜臥綠
沉而怨詛誰當紫塞之雄仰屋計臣數一籌之
莫展籌邊司馬補萬牘以何裨雖運際泰寧朝
廷方撫虞淵之日而災當陽九草野或憂杞國
之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治法無私貞貞同得
一璇臺八襲垂裳想像於六宮綈几九閭削牘
震驚於萬里念公私告匱之日借箸良難且軍
民交瘁之時燃眉何繼遂以一年之稅額肆爲
萬姓之恩膏蓋謂本非惟正之供取無藝以充

朱肱集卷八十九

六

內帑不若卽寓餉租之意留有餘以散民間二
分給軍知水火之尤迫一分議賑諒升斗之非
虛德意風行頌聲雲起疏觀郊野頓息鴻雁之
哀鳴迭聽邊陲已見熊羆之踴躍父老扶杖觀
風相慶於溝中壯士挽弓貫月競傳於塞外雉
馴四境太平可興桑麻馬立千門警急無虞烽
火此皆繇我 皇上克備 大君之德迪知小
民之依初緣國計空虛誤開利孔於探取今以
天變警戒遽騰 明詔于捐除始悟搜金剖壁
之徒病國已延於數載從此投珠抵璞之令崇

朝且遍於四方蓋非徒 皇上不世之仁抑亦
高廟萬年之賜也臣等日擊時艱心懷國恤
流民可繪叩閭無當於 嚴君竊祿何能恤緯
自慙於嫠婦思及臨之矯詔空負頻眉念韓泥
之餉邊莫伸指掌驚逢曠典仰悉宸謨下臣無
待伏蒲之勞高天已沛潤朽之澤向來否塞皆
臣子自失於格心此日恩施知 君父不難於
啓牖喜極淚零歡并愧集伏願益虛咸炤恒繼
離明足食足兵節五材之用厚生利用修六府
之功念輦轂之反表劬勞甫息軫遐荒之竭澤
疾痛宜瘳弓掛扶桑繼民不見兵之盛事粟陳
紅朽致天不愛道之休徵咸五登三快觀巍巍
之治襲六爲七行看永承之傳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第一問

今之扼腕而計國者官府釜鬻邊陲伏戎敵舌
綴牘不下數十萬言人主亦愁寢之耳恬不動
色而明問獨以安危大勢總挈之人心則愚嘗
深惟標本之計而重有慨矣愚觀二百年來莫
掎杌如二正之季而國祚卒晏如泰山者二正

欽定四庫全書

七

之季內孽於權奸外孽於強虜逆藩天下騷騷
動矣而二季之主僅以狗馬蹴踘輕裘挾瑟之
好生禍患於宵旰未嘗有深知獨力隔絕天下
之腠理而壅廢 祖宗之法度故天下之心有
厭亂而無喜亂輕於發亂而亦易於收亂乃今
日則異是 主上神明獨運妖孽削平自謂已
安已治矣而上自三輔下自百粵民心若搖搖
然無所維繫者有亂形而無亂徵者二正之季
是也無亂形而有亂徵者今日是也乃今之憂
亂者動則曰 主上不親大臣不信羣臣奏請
不行帑藏不發卽拊心碎首計畫無復之耳愚
以爲不然千金之子駕巨舟而游於江湖衝風
破浪檣傾揖推舟子長年爲之號呼涕泣慮無
不立返者今諉 主上以操舟而下不任舟子
長年之責有是理乎愚以爲今之民所以不治
者上不以實政課下而下不以實心應上大臣
過於自疑而小臣端於自爲有職掌而無操柄
有體統而無精神名爲刻勵實則叢脞耳 上
御極初有以管商之術秉國成者其人雖任智
力劫持天下然一時尊主權核吏治循名實省

欽定四庫全書

八

謀論蓋然可觀後之紹述者變操切而塗澤反
綜核而模稜使天下事不斬廢亦不勸行能者
無所見長不能者無所見末積頽積廢以有今
日則救弊之方亦大略可見矣惟是公卿輔弼
之臣盡洗其惜身顧名畏首餘尾之念爲天
子振刷紀綱圖維命脉令出惟行毋以掛壁藉
尸名期責實毋以塗飯貽譏而後內之臺省部
寺盡戢曠林之戈外之監司守令各去撲滿之
智一德一心以民生國計爲事則上心不難
轉移而瓦解之勢可無作也不然諱言振飭而
猥以調養爲事譬之放舟於瞿塘不迴旋避險
而捧土以實其漏爲之舟子長年者不亦太短
智乎卽欲如明問所稱爲主上引過者又何
塗之從也雖然愚又有感於二正之事也已已
之變于郭諸能臣戮力內外北轅始歸當武
廟南巡天下岌岌矣王守仁擁強兵據上游逆
瑾懼伏莫敢動今天下不幸不爲二正之季耳
脫一旦有事卽有諸臣者出誰能假以事權寬
以文法乎哉愚之風憂過計蓋有不能釋然者
執事亦笑其爲癡言否也

第二問

性不可以言也言性者如以勺取水以指得月
必破其所執而後可無執則隨言皆性言性固
性也結而爲習動而爲情作用而爲才種種皆
性也有執則隨言皆執雞鳴夜氣非性也舍習
而才舍才而情舍情而言性善亦非性也請因
是而發言性之旨大抵聖賢之悟性必徹於無
而証性必根於有性可悟不可言言者爲未悟
者指迷也非爲已悟者標悟也今之論性者皆
宗孔子性相近之言夫性渾然太極也太極本
於無極陰陽未分淑慝未判何相近之有蓋亦
就天命之於於氣質者微指其端雖不落感物
而動者而亦未及未生而靜以前相近亦非性
初也子思直指天命似稍露本原而歸根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亦借感物而動者以指點
不容言之機耳至孟子而性學乃大著矣發源
孔氏引繩百家而斷之曰性善然不能直指性
之何者爲善也曰情亦可爲善云耳曰才亦未
始不善云耳卽言夜氣言雞鳴取証益廣標旨
極員卒未嘗執善而卽爲之性也何也性太極

也太極渾無善惡是爲至善動生陽靜生陰則善惡之幾伏焉善與惡偶均不可執爲性猶陽與陰偶均不可執爲太極也然太極雖分陰陽必以純陽爲根性雖分善惡必以至善爲根習相遠而性必不相遠以此耳自孟子之宗旨不明言性者執善爲性而不究其所從來於是義襲之學起矣不知天下有見性之善善卽性也有執性之善執卽非性也忠一也比干爲自靖自獻而令尹子文弗與廉一也伯夷爲求仁得仁而陳仲子弗與事功一也伊尹周公格於皇

牧齋集卷十九

十一

天而管仲弗與豈非見性不見性之別乎爲善而不歸於見性將一切揣合名行摹倣聖賢以似溷真以真數僞俗學起而本性隱矣是故因善而悟性則可執善而忘性則不可悟此善於性而還歸太極則可岐此善於性而墮落陰陽五行則不可程伯子有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可言者皆感物而動者也通於此言者孔子之相近子思之未發孟子之性善與宋諸君子天命氣質之辨脉絡合蹊徑融無精麤無分別總之破其所執而性可得而言矣夫執善非性

則善不足爲乎曰非也於有善中求善於有惡中去惡此緣陰陽五行以還太極者也無善可爲而善始純無惡可去而惡始盡此卽陰陽五行以還太極者也倘其辯口於無善無不善謂聖狂仁暴總在性中以破善不善之隄防而混性之物則則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嗟乎自姚江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後之君子爭以爲射的愚固墨守傳註者何敢影響其說以射執事之策蓋有感於性學不明而爲善者日趨於僞且借言性惡者以攻端也倘自以爲能知性乎則又

牧齋集卷十九

十二

所謂認勺爲水而認指爲月者其爲執也已甚矣愚則何敢

第三問

執事有味乎興詩立禮之教而下詢於羣瞽其將求古之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與夫禹行舜趨有君子之容者乎則非執事者之指也雖然言詩而及楚之屈子言禮而推漢之董子愚爲之俛而深惟而重有感於世道也夫詩之爲教也溫柔而篤厚其麗情婉其抒意異故古之忠臣孝子有所苞塞而欲引喻必發乎詩禮之爲教

也齊莊而中正其範物方其標矩嚴故古之端人碩士有所刻勵而欲自閑必本諸禮詩與禮異途而同轍者也屈子者得詩之真者也當懷王之時井渫不食不知其主之不悟而憂思彷徨睠顧宗國蓋至於蛾眉謠諺終不容於衆女黨人猖披願下從夫彭咸而屈子之拳拳者不少變也彼蓋曰吾縱志潔行芳豈可以泥滓君父而自爲高吾寧悲憂飲泣使世謂我爲愚爲誕而已故寧君棄我無我棄君者屈子之詩教也董子者得禮之正者也當孝武之世方鑒不

批齋集卷九

十三

入不惜其道之終不庸下惟著書足不窺園蓋至於三仁之問抗嚴詞於伐國兩電之對引事應於春秋而董子之斤斤者不少假也彼蓋曰吾縱身隱道晦豈可以弁髦名簡而自爲通吾寧被服禮義使世謂我爲拙爲迂而已故寧世棄我無我徇世者董子之禮教也嗟夫今之士大夫則可慨矣戈矛伏於胸臆名利深於釣餌其謀國也瞋目裂眦挾憤思逞而無同舟共濟之心其自爲謀也望塵逐臭盛飾自媒而無懷楊善藏之意試還而思夫詩之爲教戒同官念

我友豈無盛氣不敢介於顏面者何也試還而思夫禮之爲教三日而後見三揖而卽退豈無矜念不敢錯其寸趾者何也士君子之相與也如兄弟之協比墳窺相和而急難相呼應也其自守也如處子之未嫁而婦人之不離傳姆也奈何叫囂凌詐樸遯無恥有城府而無廉隅有鱗甲而無繩墨傷國脉而薄士氣以招號於天下爲哉則莫如敦詩說禮之教可以潛消而明蕩之雖有醒喜醉怒者進之以清廟明堂一倡三歎之音則訕然而止雖有冥趨倒植者語之

批齋集卷九

十四

以和鸞節奏進規退矩之度則肅然而恐此詩與禮之爲教也取古人之糟粕而箴舉世之膏肓異途而同轍者也執事言詩而及屈子言禮而及董子豈以是乎哉不然將使愚舉申公毛萇之短長辨王肅大小戴之同異悉舉其謾聞以復於執事此楊子雲所誚說鈴書肆而莊生以爲已陳之芻狗不可再薦者也執事之唾而棄之亦已久矣

第四問

愚聞之謚者紀行之跡也大行受大名小行受

小名諡之有法也自周公昉也晉唐以來諡典
甚重如賈充何曾許敬宗者皆藉人主之威命
以乞靈一字而卒不能杜駁議者之筆舌蓋勸
懲係焉我高皇帝以風教鼓舞一世尤慎惜
諡典至以愛子重之爲荒爲愍不少曲筆而一
時大臣亦罕得賜諡乃輒近則稍稍變矣大抵
爵位之崇卑子孫之貴賤與公論之軒輊互相
低昂諡者未必賢賢者未必諡人得以覲覲出
入而易名之典稍輕日者皇上特俞禮臣請
應補諡暨子諡者若干人典刑不亡九京可作

性書卷之九

十五

愚何能贊一辭哉雖然禮失而求之野愚亦嘗
謀於野矣曰開國之功宜錄也李韓公之居守
饋運比功蕭相陶主敬之帷幄謀議接跡留侯
其他武臣如耿炳文等文臣如葉琛孫炎等皆
戎馬汗青表儀一時而猶未得諡恐亦國初之
缺典也曰革除之節宜錄也遜國諸臣開賢喪
師捐軀死事功罪往往參半至大臣如鐵鉉詞
臣如方孝孺臺省如景清黃鉞守臣如姚善皆
有功無罪不惜以九族百口爭頑民之名文
皇帝固有子寧若在之歎矣當箕裘奕葉之後

別賜諡所以述文皇帝之隱志而杜後
世之譏端者非淺鮮也曰抗節之賢當錄也二
百年來死事効忠之臣後先接踵如逆瑾之變
有三疏死枕下者有坐草疏被逮幾死詔獄者
其事炳烺人耳目至鄒智沈鍊楊傑之徒犯難
投荒百折不悔不可廉其遺忠而差等賜諡乎
曰理學之賢當錄也廊廡之列祀者無論已他
如吳聘君羅明德諸君子造詣卓絕者固不乏
人且有繼絕學迴倒瀾而位不登三事者其可
泯泯無聞乎凡此者宜及時討論楊乾廣天

性書卷之九

十六

子風厲之至意而章一代華袞之盛事者也然
愚又以爲諡之未定由史之不立也我二祖
列宗之德業如日中天而金匱之藏寥寥未有
聞也實錄所載不過剛削邸報而國史又多上
下其手乞哀叩頭之誣故老多能道之恐難以
信後也國史未立而野史盛汲之豕齊東之野
至有以委巷不經之說誣高皇爲嗜殺者非
裁正之其流必不止愚以爲亟宜網羅放失舊
聞考訂得失以國史爲經以野史家乘爲緯州
草部居條分縷析而後使鴻筆之士潤色其辭

國史既定衮鉞隨之宜諡者諡宜去者去宜更定者更定以史裁諡以諡實史庶無虛美隱惡之恨乎哉是舉也創議易而卒業難卒業易而盡善難然而不可緩也執事者其亟圖之生願謹管以從焉

第五問

自皇上靜攝以來朝著困於空署臺省窮於餉餉卿貳之乞骸者以聽不聽爲羈草野之待環者以行不行爲餌議者紛呶謂皇上深宮重襲運其獨智有輕天下士之心而賢士大夫

卷一百一十九

十七

亦有願爲冥鴻不願爲籠鳥思旦夕颺去者上與下有否隔不通之勢十年於此矣而一旦欲挽回天聽聳動其尊賢敬士之心豈不難哉愚竊思皇上之慢士久矣驟而望以虛懷折節爲社稷愛士卽伏轅如車右碎首如禽息且以爲狂瞽無當益堅其外距耳夫爲皇上計則當思所以積賢爲士大夫計則當思所以自積所謂自積者何也士之積威望以動主者士氣也皇上以一官羈繼天下士去不成去留不成留置之如積薪而玩之如股掌士又不自

相於口稱掛冠身難脫屣如小兒之嗜飴啼哭不自勝則人得而侮弄之矣此士之積輕一也士之積悃誠以悟主者士論也上惡立名而下喜於借名上惡樹黨而下惡不立黨口腹之閒有蜜有劔羊舌之上一矛一盾卽有披鱗請劔之士主上亦以規璫置之矣此士之積輕二也士之積清白以格主者士節也一捷徑而爭爲營一利孔而互爲市不救積澤之火而能取麗水之金不辨一車之豕而能制兩敵之虎愈巧愈陰愈亢愈靡此士之積輕三也士既以上

卷一百一十九

十八

之輕士者自輕而上并以士之自輕者輕自重之士士之自視也以爲股肱手足而上之視士也無以異於厮養婦寺士安得不積輕而主上安得不積重哉吾願今之士大夫反是三者而圖所以積重決去就而尊國體息競爭以定國是澹營求以養國幹則主上輕士之心可徐反也夫燔柴可以祀天其精通也積灰可以止水其力厚也以皇上之神聖豈難於天回牖啓而以士之不自重者成主上輕士之名爲臣子者其忍自菲薄乎哉不然士業已不自

輕而上終不重士有接履而去耳不受驕君之
餌亦安往不得貧賤此亦士之嘗也然而非君
子所忍言也愚所願於今日者士無漫受上之
輕上亦無遂聽士之自重而天下事乃可為矣
至愚所以為皇上獻則有虎會之對趙簡子
與麥丘邑人之祝齊桓公者在主上亦既厭
聽之故敢以自積之一言發執事者之微指焉

牧齋初學集卷之八十九

牧齋初學集

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制科三

天啓元年浙江鄉試程錄

序一首 論一首 策三道

浙江鄉試錄序

天啓元年秋八月天下當鄉試之期 上俞禮臣請命編修臣謙益偕刑科左給事中臣謙貞往典浙試臣等受命惟謹比至則巡按監察御史臣某申屬功令劾恣有加提調監試則臣某某藏事庀物不愆於素同考試官則臣某某相

與炳蕭誓戒而後蒞事乃進提學僉事臣洪承疇所取士鎖院而三試之浙貢士凡九十有七人先按臣某以 上嗣服改元疏請廣解額

上可其奏命以今年貢士一百人它省皆以次及焉既撤棘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鏤版以獻而臣以職事爲其序臣嘗讀宋陳亮所上書以謂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也而極論當世之人主據已耗之氣用日衰之士難以北向而爭中原未嘗不三歎於其言既而思之我 高皇帝既定金陵卽聘四先生於浙帷

幄祕近之臣皆浙產也自時厥後名卿偉人銘書於大嘗者氏名相望又何耗且衰之云乎聞嘗原本而論之自中原之文獻獨傳於婺又參以東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于是黃潛柳貫吳萊之徒衍其遺學涵肆演述而後彙粹爲金華之道德文章自祥興以後宋之遺民故老多在舊國高風苦節凜冽於浙河之西東而後激颺爲烏傷聊海餘姚之節義自渡河之志不獲遂於宗忠簡而陳亮王自中之徒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恥其志略憤盈與江湖海氣相爲

參錯而後發泄爲誠意新建與于忠肅之勳業

海有宋建都之初以迄勝國浙之賢才之生多矣曾無補於地氣之耗息人才之衰盛而卒以大奮於我明繇此觀之向之所謂耗且衰者固其所以瘳盈烝發鍾美於今日者也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 祖宗得人之盛豈非神之相之也哉自建州難作憂時危涕之士蓋尤吞嗟憤歎於忠肅恨不得起之九京而臣等乃以 上命取士於浙得一士於忠肅之鄉用以敵王愾而振國恥其亦天之所以助順而人臣

之所有事矣乎踰淮渡江以達於浙問獨松之
闕隘持阜亭之壁壘爲之悄然以恐觀省會之
繁華浩穰想像所謂行都故宮者爲之悽然以
悲然後作而歎曰吾今而後知忠肅之功遠也
鎖院之試衣巾筆牘而至者四千九百餘人曰
是皆忠肅之鄉之子弟也摩娑卷帙焚膏繼晷
夜旣向午燭影熒熒於几間有風肅然如聞
告語已事而竣相顧而不能舍然或曰庶幾得
忠肅其人者而獻之乎又曰未可知也於乎是
未可知也臣之於浙也攷諸職方循覽其鎮山

卷之十

三

澤藪則有以徵其地氣觀乎人文東南竹箭之
美不可勝用則有以徵其人才較之以帖括取
之以糊名而遂欲得一士焉以敵王愾而振國
恥所謂有相之道者也則不得不徵之於神詩
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以國家有道之長
列聖扶養之久而我 皇上聰明睿知閔子
訪落其不忘忠肅於此邦也神之聽之可知已
矣自今以往多士其蹈厲奮發以王勳國功永
有聞於世使地氣之息者不復耗人才之盛者
不復衰而後之人無復有感慨歎息如陳亮所

云云者斯我國家之慶則亦惟神之庸若夫多
士之簡牘與臣等之心目皆 皇上之所使也
皆神之所憑也告成事而已而又何譏焉然臣
聞往者江西之事浙間之中有神告之是錄也
亦旣獻而登之矣而終未知神之告之者如何
也於乎敬之哉於乎臣與多士咸敬之哉翰林
院編修文林郎錢謙益謹序

志伊尹之所志

卷之十

四

論曰古之聖賢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
地萬物與於吾身公其身於天地萬物則吾之
身卽天地萬物也是之謂無我無我則至公矣
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則有我之人豈惟
養身封己之爲病哉卽摩頂放踵迂其身以爲
天下亦所以爲私也是以君子慎所志射者之
有志也其審固或差以毫釐而命中必遠於尋
丈士之志其相去也豈在尋丈之間而已哉昔
者周子論士之希聖也曰志伊尹之所志爲說
者曰周子之言患人之專以發策決科榮身肥
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斯言也似矣而未盡也請
於其道說而略論之夫士之以發策決科榮身

肥家希世取寵爲事者其於取進若鉤之索物也持祿養交以苟歲月若蠹之食木也而豈周子之所深患也哉夫惟有志於聖賢以榮身希世爲恥而其志之所有未辨焉汲汲然以聖賢之學行其功利之心則其爲患也滋大不知聖賢之所爲汲汲者汲汲於斯道而非汲汲於天下也使聖賢而汲汲於天下則聖賢之志亦無以辨於功利者矣周子有憂之是故不徒教人學尹而先教之以志其所志伊尹之志何志哉恥其君不若堯舜伊尹之志也一夫不獲時

卷之十

五

予之事伊尹之志也雖然以此爲伊尹之志是正所謂毫釐而千里者也古之聖賢其汲汲於斯道也沒身焉而已矣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也樂則有行之道而憂則有違之之道道之在天下如水之行於地無往而不在而豈吾所能行之違之者哉夫如是故其視斯世斯民也甚切而其視功名富貴漠然無所繫於我其自視也大故其氣足以冒天下其自任也重故其力足以運天下其位置也高故其地位足以卑天下今也不然能樂而不能

憂知行而不知違汲汲然以天下爲事而我之氣不足以冒之力不足以運之地位不足以卑之則亦眇然天下之一物而已矣以眇然之一物而出其心神強力以楷柱天下天下大而我小天下重而我輕天下高而我卑雖然側出於功利之途負之而趨而不自覺也是故恥其君不若堯舜詭遇之徑竇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功利之郵遽也五就湯五就桀夫身者之節傳而放君竊國者之表識也此無他繇志之不蚤辨也志一不辨而其流至於如是可不慎歟伊

卷之十

六

尹之志何志也吾所謂汲汲於斯道者也憂則違樂則行者也當其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於光華見其日月於耕稼見其生民於東作西成見其時敘尹固無以天下爲也及其幡然三聘僇力於伐夏救民也胥曷喪之時日而光華焉胥塗炭之民而耕稼而東作西成焉尹曰此吾憂違樂行進德修業之一事焉矣而終無所與於天下也尹之志若是者何也人皆汲汲於天下而尹則汲汲於斯道也汲汲於天下則有我而汲汲於斯道則無我有我無我之間辨志之

大閑也。縣是觀之，則志伊尹之所志者可知已矣。天地大矣，我於其中眇然一物也。自有生民以來，聖者創賢者述，開物成務，興作補救，紛紛浩浩，至不可以算數。其裁成之則，天地之性靈也。其還歸之則，亦天地之能事也。於聖賢也，何有於天地也？又何有而我欲於其中鋪張之以爲功名採緝之，以爲道德譬之，如繪畫太空而追逐日景，斯不亦勞而無當乎？憂而違樂而行，憂與樂非天下而違與行非我也。堯舜其君者，吾之願而致君不必已功也。一夫不獲者，予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七

事而救世不必已德也。出處可以異道而行，藏可以不相背，惕躍可以異位而潛見，可以不相師。禹稷臯臯而巢父可以去而掛瓢，周公明農而仲尼可以出而旅人，涖泗之閒，述作徧六經而顏氏之子可以退而殆庶如是而後謂之無我。如是而後公其身於天地萬物而不以天地萬物與於吾身。志伊尹之志者亦若是則已矣。易之乾曰：亢龍有悔。曰：見羣龍无首，吉。尹以匹夫而放君以冢宰而放其君之子，不可謂不亢矣。復政厥辟之後，陳戒而告歸，自耄耄來朝之

外求其一言一事之著見於史冊，不可得也。當是時，尹蓋已復爲有莘之野人，舍然無所與乎天下國家之事矣。故其告太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斯其祿以天下而弗顧之心，與斯其爲不可爲首之天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歟。凡德之有首，以其有我也。天德無我，故不可以爲首。伊尹之處亢而無悔，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以其無我也。志伊尹之志者，於有我無我之間，辨之則思過半矣。嗟夫，三代以還，豪傑之士以學術亂天下者，大抵學伊尹而差者也。周子

欽定四庫全書

八

深憂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而卽繼之曰：學顏子之學。顏子者，單瓢負郭之人，其流風遺書蔑如也。乃足以上配伊尹，士何必汲汲於天下哉？周子之在宋也，獨抱遺經以唱不傳之學，先儒以爲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蓋亦孟子所謂天民者歟。吾觀宋之世新法之紛爭，雋蜀之鉤黨，其人亦皆慨然有志於聖賢，恥以發策決科榮身，希世爲事而一以有我爲主，亢而不知悔，遂幾於相率而禍天下。周

子渾然太極之學也無極而太極是爲羣龍元首其他則轉入於陰陽五行矣用是以建立事功標準道術不能無我則亦不能以無首首既見而龍德亦少衰矣於手有我無我之間蓋學者誠僞之關而亦世道治亂之幾也有志於伊尹者又當以周子爲法謹論

第一問

問天保之詩下報上也故其詩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然則古之君子憂盛世而危明主者其殆非與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中興則

朱書集卷十

九

莫如宣王詩書所稱何其咨嗟告戒如不終日也我皇上嗣無疆大歷服克新祖宗之功德道揚先帝之末命天休滋至億萬斯年爲臣子者歡欣踴躍爲天保之報上猶恐不及然或者以謂皇上冲年踐阼有如成王而狡夷稽誅有事攘斥又彷彿宣王者世則詩書之告戒殆未可廢於今日與宣王者中興而怠厥終者也不足爲皇上道則成王不足法歟或者又以謂成王之時周公在前召公在後數陳剴切極於祈天永命享國長久故成王之德業爲

獨盛其在今日所以進金鑑而箴丹扆者亦必有道矣臣子之愛君也無所不至諸士子起於草野忠愛篤摯而忌諱之禁無所關知其言之無罪也將以聞於當宁

天保之序不云乎天保下報上也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夫福祿壽考人主之所受於天也臣子以是歸美於君取償於不可知之天以報其上不已誣乎盛世之臣子其愛君也切而其視天也甚近其視福祿壽考全而歸之君也不啻日用飲食之相須而仰而責之天也可以交手

朱書集卷十

十

而相付惟其如是是故其於盛世有不得不憂而其於明主有不得不危也憂危之極自視若父母師保而畜其君如小子諄諄告誡攜手而提耳不諱危亡不辟不祥不惡徑直而不厭累複以謂福祿壽考吾之所可索取於天而挹注於人主者必至於如是而後已也無報上之心無憂危之實而徒爲福祿壽考之誦祝則寺人宦妻之愛其君而已矣執事當聖明初服發策諸生而拳拳以憂危忠愛爲問吾有以知執事之所存矣昔者成周致太平之主莫如成王

而中興則莫如宣王成王免喪御政蕃羣臣以謀始不於朝而於廟優然愜然如祖考之臨之也一則曰閔予小子再則曰維予小子當是時嗣天子王矣卑巽悼閔情見乎詞惟恐人之不以孤孩童已也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曰未堪家多難譬諸楮一木於危廈上兩旁風發作無時而恐人之去已也羣臣進戒嗣王曰敬之曰不易其言亦危且苦矣而嗣王虛已以荅之廩廩乎若洪範之錫若丹書之受而惟恐其有隕越也攷行葦以下之詩所謂君子萬年千祿百

卷之十

十一

福者成周太平之盛是以加矣而詩人歌之曰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夫其不敢康也斯所以爲萬年百福者也宣王承共和之後興衰撥亂視成王抑又難矣其恤民憂旱中心惻怛備見於雲漢之詩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窮而歸咎於身胡不昉畏先祖於摧則迫而告哀於宗祀其諄諄於昊天上帝之莫我聽若赴愬者之於長吏疾聲大呼而冀其愍已也其閔閔於羣公先王父母先祖若陷溺者之望徒侶呼號燥吻而慰其不我援也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

暑而求福於不可必是說詩者所謂不知人於鬼神之別知祈於此而報於彼者也攷斯干之詩所謂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宜王考成之盛可以槩見矣而詩人序之曰遇哉而懼側身修行夫其遇哉而懼也斯所以爲王室家君王者也恭惟我皇上誕膺天命嗣守丕基日月貞明神人交慶宮禁肅清享祀愍勤淵嘿臨朝辟穆御講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而將大有爲之君矣草莽之臣不知忌諱竊以謂我皇上冲年踐阼二后在天遺大投艱正閔予訪落之日

卷之十

十二

而東方小醜作孽於白山黑水之間譏見於天蓋不徒早魃之爲虐而已也是故以萬年百福誦皇上太平之業不若以夙夜不敢康誦也以室家君王祝皇上考成之盛不若以遇哉而懼祝也皇上誠如成王之不敢康則小愆之求助將進而爲洞酌爲卷阿而既醉之備五福不待言矣皇上誠如宣王之遇哉而懼則雲漢之憂旱將進而爲六月爲車攻而斯干之頌君王不待言矣雖然宣王者中興而急厥終者也皇上之所師法者宜其如成王矣亦觀

於成王之臣所以訓戒其君者召公之誥曰
監於有夏有殷肆惟王其疾敬德欲王以小民
受天永命周公作無逸稱殷先王享國長久文
王享國五十年繼自今嗣王無皇曰今日耽樂
夫召公之戒歷年也周公之戒克壽也非詛祝
之口則殤悼之辭也非獨自敵以下所不能堪
蓋亦慈父所不忍出之於口而愛子所不能瑱
之於耳者也周公召公言之不以爲諱成王聽
之不以爲迂孔子則書又大書而竝列之以爲
萬世法何哉人主之所畏者天也而所狎近者

宋集卷九

十三

寺人宮妾也寺人宮妾未嘗不愛其君也而愛
之不以其道悅之以聲色狗馬縱之以沈湎叫
號教之以燕安怠惰惑以喪志陰陽交爭其不
至於夭折者無幾也又其甚而國運隨之則是
人主之福祿壽考上制於天而下制於寺人宮
妾也甚矣寺人宮妾之足畏也古之君子知其
然其於君也震動之以祈天永命磨切之以荒
寧耽樂使之上畏於天而下畏於寺人宮妾祈
天享國之訓聒呶於耳而清明彊固之益叢集
於躬天保之臣所以報上者如是而已矣皇

臣固今之成王也公卿大臣亦有以周公召公
之訓陳於左右者乎夫以匝歲之閒鼎成相逮
天地閉塞嚴霜夏零以時序言之蓋亦日窮於
大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
也皇上初服於歷爲孟春於律爲泰族於卦
爲乾之九三去凝陰返寒之時猶未遠也陽氣
蒸而易淪土脉發而易青不可以不戒也不可
以不慎也宋臣蘇轍當元祐之初嘗論成王之
壽考以爲周公輔導之功而又深致戒於醫和
之語趙孟者然則房中之樂應門之刺殆未可

宋集卷九

十四

以爲迂而忽之也是故燕私不可以不謹也宋
真宗欲與後宮遊內庫章穆后曰婦人之性不
能無求府庫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嘗也不宜
濫耗之是故賜予不可以不節也大婚之後阿
母未就於外舍燥溼之勤封爵求加於小君
祖宗之典例未之有也夫野王之封楊震之所
力爭也山陰之封左雄李固之所極諫也今事
雖寢格不行得無爲干政市恩之漸乎是故恩
倖不可以不裁也凡此皆大臣之所當朝夕納
誨而皇上之所當日慎一日者也然其端在

於畏天而其要歸於愛身蘇轍有言知道而後能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斯言也非轍之言而周公召公之言也祈天永命恒于斯享國長久恒於斯在公卿大臣善爲愛君計無使寺人宮妾之愛得以勝之而已夫以人主之尊推極而上之而有天自人主以下累而下之不可算數而後有寺人宮妾乃寺人宮妾遂能與上帝參制人主福祿壽考之柄以成王睿聖之質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夾侍殫竭其丁寧告戒之力而後乃僅而勝之

蘇轍集卷九

十五

於乎亦已危矣吾學周禮內臣自內小臣以下女宮自世婦以下皆統於天官而內宰之職掌閤寺之版圖與其政令稍食自內宮以下皆掌教以陰禮周公爲師位冢宰則內臣女宮皆其禁令政教之所及也惟禁令政教可以及於內臣女宮故其嚴重之體統足以壓服官府而忌憚操切之辭不至扞格於人主之左右此周公建官立法之深意而致太平作禮樂之本原也宋真宗之時文彥博叱內侍史志聰曰爾曹出入禁閤不令宰相知人主起居吾行斬爾矣宋

之宰相其威重行於近侍若此而今何獨不然生竊願公卿大臣深惟先帝仍几之言仰思宗社付託之重引師保之大義攷周官之遺法繹蘇轍之危言而做文彥博之故事如是而皇上之福祿壽考不遠過於成王而天保之詩不作吾不信也生也率意以復明問干犯忌諱不爲不多矣雖然丹衷金鑑之規忠臣碩輔之職志也負暄采樵之獻田夫孺子之所有事也其愛君不同其不比於寺人宮妾則一也執事所謂言之而無罪者此也謹對

蘇轍集卷九

十六

第三問

問史以事辭勝亦兼道與法而有之夫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史其可以無法歟近世之論者侈言古文曰遷固而下無史矣歐陽氏之五代史記君子深歎焉以謂可與遷史同風其信然與宋遼金三史修自勝國元史修自聖祖編綴叢雜卷帙浩煩其間國統之離合紀載之得失亦可得而悉數之歟明興二百五十餘年文人獻老亦多言史事矣而迄無成史萬曆中嘗開局纂修未幾報罷使名山之

藏有聞石渠之業不輟則本朝之史遂可踵唐宋而上之歟天子初踐阼既命纂修兩朝實錄留心史事甚殷盛也誠欲網羅十廟之書勒成一代之史草創潤色若何而可宋以後四史識者謂當亦隱括芟削以附歐陽氏之後不識可歟諸士子學知古今於筆削之義蓋竊取之久矣其以所聞悉著於篇嘗竊聞史家之法矣以一代爲經以一代之事與人爲緯何言乎其經也創守治亂興廢存亡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是也何言乎其緯也律歷禮儀河渠食貨其事不一而一事亦有首尾也公侯將相賢姦順逆其人不一而一人亦有本末也以言乎經緯錯綜則一代之事裂裂爲千百而千百事之首尾不出於一事一代之人臚傳爲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於一人所謂一事一人者何也吾所謂創守治亂興廢存亡升降質文包舉一代之全史者也匠人之營國縣地祇景規方既定則存祖布社面朝後市舉不出其經營之內運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自晉以後變尤多而其文

益下奮乎百世之下斷然以古人爲法而後世有所準繩則無如歐陽氏矣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爲主而瑣事新語於家人雜傳發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弑而書崩而其事詳於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杏爾子晉王之冊著於四夷附錄爲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爲之區分有雜傳以爲之隱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義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恥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季貫穿八姓十國如一國舉其二其全書可知也以歐陽氏之史法考之運固若合符節而其文章之橫發旁肆與太史公掉鞅上下則又其餘事焉矣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運固以下無史又曰歐陽氏之史歐陽氏之文而非史漢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歐陽氏哉文中子

不云乎昔聖人述史三焉六經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繼別之宗也歐陽氏繼禰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後海則以六經爲原等而下之旁搜遠紹則以歐陽氏爲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識而論史者之質的也五代以後則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國統之離合昔人辨之者衆矣元人修端之議以謂當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遼兼五季前宋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宋史金源與南宋爲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虜而卑諸夏無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論則謂當以宋統遼金如劉

東坡集九

十

石符姚之載記盡削帝諡陵號以比四夷稱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於帝昺既亡之後此又非通論也當勝國修三史時正統之論諠呶史局揭傒斯曰莫若釐爲三史而各統其所統衆論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國一百六十二年國可滅史不可滅大哉斯言萬世不能易也然則國統之離合蓋可以無辨矣以紀載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金史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獨於史法皆不能無

憾焉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古之爲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爲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迂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闕略亦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致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未綴

東坡集九

二十

數語誦其姦邪首尾兩截褒刺失據不已疎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煙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冒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僣手秉筆之巨身在勝國有烏夷索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攘恢復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羞嚴事讎之討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詞不

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於洪武二年元統已後續成於三年自開局以至削彙皆不過五六月而已國初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勦而成書非有老於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彙草而已其初進之表所謂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叅攷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者蓋實錄也此四史得失之梗槩也 明興至嘉靖萬曆之間談史者紛如矣以鄭端簡之博雅其論贊可

卷九十一

十一

比於陳壽而才識遠不逮於歐陽又況於所謂侈談古文者其於史家之法槩未有聞焉者手萬曆中以閣臣之請開局纂修未卒業而報罷論者惜之雖然今南充不死史局不罷一代之成書遂可浚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敢知也以二百五十餘年之久日曆起居因仍往事輜軒上計弗詢郡國一旦欲貫串掌故羅網放失蓋已難矣其尤難者則無甚於國初秦楚之際太史公有月表矣繫楚於秦所以繫漢於楚也龍鳳之於我 明也 高皇帝未嘗諱

也而載筆之臣諱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當存以月表之法而誰與徵之偽周之事一時遺臣故老如陳基王逢所紀載皆鑿鑿可據而攷之元史國史無論事實抵牾即歲月亦且互異基與修元史非見聞異辭者也而又使誰正之至於鄱陽代溺之事青田牧暨之言傳訛增益其誣較然而至今未有是正者也生以爲史未可輕言也誠有意於史則亦先庀其史事而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先使其僚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

卷九十二

十二

長編漢則劉攽三國至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通鑑之有長編所謂先庀其史者也今之會典古之六典會要也唐六典爲卷僅三十一代之典章備焉今不可及矣唐宋會要皆不可得見獨元朝經世大典出於虞集輩之纂修者做六典之例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凡君事四曰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曰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讀其序錄篇目其義例井如也做而爲之而書志之事舉矣宋人琬琰之錄彙衆家狀別錄以備采擇而元人蘇天爵名臣

事略之輯先疏其人而件繫其事自魯國淮安以迄於司徒文正有元一代之人物皆採於數卷之中今所傳獻徵諸書足汗牛馬以方天爵之書蔑如也倣而為之而列傳之事舉矣此所謂史事者也若夫史法則存乎其人而已李翱有言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以盛明之世蓬山芸閣比肩接武豈無歐陽氏者奮筆其間而徒如李翱之憤懣於唐乎則亦待其人而已矣明問又謂宋以後四史亦當櫟括芟削以附歐陽氏之後此格論也然而其任益難矣曾子固為南齊書目錄序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是故能會通一代之事者其中能囊括天下之事者也能銓配一代之人者其中能包舉天下之人者也譬之匠人縣地眡景其目力絕出於都邑之外而後可以營建都邑不然雖審曲面勢窮老盡氣亦謂之眾工而已愚生伏習章句見不出水魚鹽蠶之外何足以知史事輒因明問而述其舊聞如此執事者其進而教之

世宗集卷十

二十三

第五問

問世之言兵法者皆宗黃帝所謂餘奇為握者是已然又以謂或本於八卦或出於井田其說可得而詳歟三代以下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李衛公之於唐皆以善陣名皆有合於握機之遺法與說詩者以嘗武之詩為先王用兵之法夫兵之有法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以有兵勝無兵以有法勝無法是不可以不極論也東師之出蓋累年矣敗兵蹙地疲民費財其為禍不可勝言然至於今尚未知所御者何兵所用者何法也善療疾者脈病而處方遼左之事既以無法敗矣今欲療之其方安出握機之法在近代猶多用以取勝此亦已試之方也今何以置不講歟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師之以律兵法也而丈人用法之人也然則握機之法亦有待其人歟諸士子投筆而歎其有日矣盍為我條疏之子言之我戰則克則亦安得曰未之聞也已哉

世宗集卷十

三十四

病也蜚吻裂鼻以嘗百草而本草興焉知天下之不能無爭戰也仰觀俯察以制八陣而握奇興焉本草所以療病也握奇所以療亂也用兵而不知法是欲治病而不用藥也諺有之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建州之事其爲人費也亦已多矣則或診視之過而醫國者之有未審也敢因明問而妄言之夫握奇之法傳於世者十九言而已以易象言之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是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卦之方位也以井田言之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於五成於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是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井田之規制也以周官攷之萬有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皆所謂餘奇爲握者也大司馬以農隙講武事教衆庶修戰法而漢武帝命霍光習陣法於未央皆是法也自時厥後諸葛武侯用之於蜀李衛公用之於唐武侯之行爲六十四也其法一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豈其妄作文本河圖薛仕隆之所以贊八陣也衛公之改爲七軍十二辰也其法又變而餘奇爲握者不變也握機握奇本無二法衛公之

所以對太宗也蓋古今兵法已盡於十九言矣而十九言之變不可以勝窮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握奇之定位也先出遊軍定兩端握奇之大用也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應敵之勢也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束伍之法也故曰此兵法之祖也張文潛之說嘗武也以爲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兵尚神速且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爭利保者依水草丘陵以爲固也如飛如輪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赫赫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於乎兵者先王所以止殺而非所以殺殺也司馬法曰不加喪不圍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夫敵之民猶愛之而況於吾民乎我勝而人賤猶不忍於盡敵也而忍於取敗而自盡乎先王知兵之難弭而殺之不易止也徒使之劒戟擊撞牙者摧柱而不示之以法所傷實多是故作爲兵法以教民吾所謂天衡地軸前衝後衝之法語其精微

變化士君子未必曉暢而就其行列坐起左右
共命則伍兩卒聯之人固已如服之便於身而
器之習於手矣居而爲壁壘出而爲行陣勝而
不驕敗而不亂我有車攻薄伐之能而天下寡
伏屍流血之禍用此法也故曰握機者先王仁
天下之具也東事之殷也於今五年矣徵兵數
十萬而不知所召募者何兵也屯兵四五年而
不知所教練者何法也聚而聚之則如列芻靈
委而煩之則如捐土梗縻而縻之則如割羊豕
竭海內之力驅內地之人延頸重足屬驚行列

牧齋集九十一

二十七

以青奴之鋒刃比其盡也又牽率而請益兵我
之兵有盡而奴之鋒刃無厭則是豈可爲長計
哉耶律淳之伐金也旌旗戈甲綿亙如錦山阿
骨打撈面一呼拉然而頗兵固不在多也王翦
之破楚也日夜飲食撫循其士卒至於投石超
距而後用之令不計其士之可用而徒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則翦豈知兵者哉以有兵勝無兵
以有法勝無法古之訓也故曰有制之兵無能
之將不可敗也往者女直棄鞬渡易水并遼
躡宋如反手者以其兵法習而什伍連坐之令

嚴也其後用拐子馬構中堅張兩翼略如翼虎
陣之法奴今蓋猶襲用之而我顧不知也彼有
法我無法則是彼有兵而我無兵矣不此之講
而徒曰增兵者何也人言遼之陷也川浙之兵
猶殊死血戰結陣相嚮奴酋憚之夫浙兵之束
伍威繼光之教也川兵之力戰劉顯之遺也今
不問其所以能戰不卹其所以徒死謹然合喙
而稱之是無以異於從旁而觀劇者也於乎東
方之受病可謂深矣當撫順之失悻然以用壯
爲事戰而不知所以戰也我是以有渾河四路

牧齋集九十一

二十八

之衄及四路之敗靡然以用兵爲懲守而不知
所以守也我是以終有遼陽之沒譬之治病者
焉君臣佐使悞然而莫辨寒熱溫涼交手而雜
投其不至於殺人者無有也靖康之事業適以
謂不戰而敗不守而亡今之河東已不幸而類
之矣旣敗而後策戰旣亡而後圖守則非反其
所以敗而易其所以亡固不可也夫遼何以不
守以其不戰也遼之兵何以不戰以其無法也
向者懲渾河四路之敗欲屯聚二十萬衆緩則
畫疆而守急則嬰城而守而不復以進戰爲事

是故開原陷退而守瀋瀋陽陷退而守遼今已
盡河西而守彼有進我無退矣其勢不得不戰
而議戰不得不力懲於向之無法今夫握機之
法余子俊以之平瓦剌矣王守仁以之平寧藩
矣王驥師其意以初什伍之法亦以之征麓川
矣其事皆在近代非遠而不可稽也吳璘立壘
陣法諸將疑之璘曰此古東伍令也得車戰餘
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璘以一軍破金人貫戰之老酋其所謂戰
士心定敵不能當者此古人用法之妙也為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之計宜急用知兵之將簡汰老弱遺去傷殘思
歸之士得精卒二三萬人益以江淮習流之卒
與川浙畿輔蹶張伏飛之徒本握機之意用束
伍之法刻期教練自成一軍以文臣知兵者監
之奴若來厚集以待之不來則四出以擾之使
奴知我有兵可戰而我亦知有戰可恃所以守
河西而窺河東者計無要於此若不知出此徒
日夜徵兵益戍老師費財以賴兵進取為名而
以盛地退守為實無法必不能戰不戰必不能
守遼陽既失退守河西河西有事退守何地此

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易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師之有律兵法也人徒咎渾河之冒進
四路之喪師以謂失律之凶而不知遼事之否
臧咎不在戰而在於不戰而圖守有兵而無法
也東方之病亟矣求已試之方而收瞑眩之效
在醫國者審臆之而已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
无咎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也為師之正丈人
乃吉也子言之我戰則克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繇此言之行師之人嚴莊之丈人也行師
之事戒懼好謀之事也有黃帝風后之人則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以制法有武侯衛公之人則可以變法有師貞
好謀之人則可以用法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東
山之盛也雖絕成陳雖散成行其眾可令而不
可離名曰父子之兵孫吳之制也握機之法未
有不待其人而行者也 聖天子神武不殺以
奮德而立武事所謂丈人元老者殆將必有其
人焉生也呻其佔畢羅兵事於故紙之上譬之
庸醫按軒岐之成書處方而臆病豈不或驗以
進於秦越人之前多見其不知量也於乎遼左
陷沒以來蓋亦有瞪目拱視謂虜國可置而狡

夷不足憂者矣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
虜歲時祀父母衣國中之服號恟而蔽之河廣
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魏文城堇老見唐使者拜
且泣白頃從軍沒於此朝廷尚念之手中國而
不念河東則已中國而猶念河東也其亦可以
深思而早計之矣夫庸醫之診病也一言而中
則病者改容而聽之何也以爲庸醫不足信而
諱疾忌醫者其病必不可爲也執事者以生言
爲如何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

牧齋集卷九十一

三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一

外制一 并序

外制集序

前代學士院掌內制舍人院掌外制國朝兩制皆屬翰林設中書科就翰林承草登軸而已太祖嘗言翰林鮮人制誥多自作今內閣尚有存者詞意諄重足以仰見聖祖審慎職司勸勵臣工之至意成祖始掄七人入內閣備顧問兼司兩制孝宗時李文正公以侍郎入閣專管誥勅嗣是皆以尚書或侍郎兼閣學專管可謂極重矣然文正諸公文集皆刊落制詞不載或謂綸綍尊嚴不當錯置別集或謂館閣隆重無暇簡點文字理或然也正統以後迄於正德簡牘相沿郎吏胥吏可以按籍繕寫王言遂爲故紙而代言之任日輕嘉靖中天子雅意右文每與相臣言祖宗任翰林故事推舉翰林春坊官入管誥勅於是瞿文懿高文襄之流訓辭爾雅彬彬可觀久之而增華加厲鋪張藻飾予取予求無復體要代言之任重而王言則未嘗不輕萬曆初江陵特疏駁正以君詔其臣

牧齋集卷九十一

牧齋集卷九十一

爲譏中飭嚴厲而迄未能止也天啓元年少師高陽公以官庶領外制初爲嚴切典重之文援摺職掌諄復訓誡闡潛德章壺儀鄉里婦孺纖芥畢舉於是制誥之體粲然一變余以史官承乏從公之後大端皆取法於公而參酌質文規撫唐宋則竊有微指焉余謝事不及十年而制誥之文又再變矣嘗哀不云乎其文流則失正其詞質則不麗夫質而不麗非吾之所逮及也近代之流而失正者有二抽黃對白肥皮厚肉其失也靡標新豎異牛鬼蛇神其失也纖靡之與纖其受病於卑俗則一也然而世之病之者則寡矣嗟夫以余之老於史局在著作之庭又幸附通儒元老之後塵不能洗心縛力明綸旨之典要定後作之章程而所謂流而失正者在後於余者乃滋甚豈余之不肖不能障狂瀾而東之顧反爲之掘泥而揚其波乎權載之曰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余誠無所逃罪也矣歸田多暇發誓所作制草而閱之顏面墳赤愧汗交下錄爲十卷積而藏之且略述代言沿革升降之槩以叙于首閱一省視

庶可以知余之有罪而長遺恨於斯文也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嘗熱錢謙益序

皇后冊文 李外制日恭撰

維天啓元年歲次辛酉四月壬申朔二十八日

己亥 皇帝制曰朕嗣服守成側身思永繼

兩朝億萬年之令緒在余一人奉 二祖 十

一宗之享嘗惟末小子言念基圖之重敢謀宮

室之安乃左右弼臣宗伯副貳暨大夫宗婦道

揚末命祈協神民咸曰眇躬不可以不承中宮

不可以無主仰稽俯詢先志後占擇建賢明宣

集卷十一

一

理陰教若時元吉正位黃中國有故嘗余敢弗率咨爾張氏博厚配地淑哲倪天上應張星主太廟明堂之位下臨角亢叶后宮軒轅之占文定厥祥天作之合嘉典大備 祖考有聞乃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於戲閔三年在疚之時思三日嗣親之禮母儀不遠邇遺範于 兩宮內治惟艱攸我將于 九廟惟爾之贊奏于治效聞睢之進賢惟天之右序予家篤茲斯之衍慶服我彝訓惟乃之休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劉一燝授光祿大夫

制曰朕嗣守基圖祗承鼎革受遺緒于 祖考

閱我成功念嗣德于眇躬惟于報誥永言顧命

曰有蓋臣深惟弘濟之艱敢後勤勞之獎式涓

穀旦播告路朝具官劉一燝四氣均和五行鍾

秀學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材足以亮邦采而

熙天功綿歷禁塗休有譽處暨茲登用自我

先皇甫膺恤宅之知遽道憑几之命保全涼昧

莫此危疑秘殿應門力捧繼離之日高文典冊

載宣重異之風雖參預機務之閒實首任安危

集卷十一

四

之寄在昔周家綴衣之命太保俾爰以及宋室撤簾之功上公定策肆我陪輔奮爲宗功自非謀國而後身孰能沉幾而先物矧余垂拱之日尤資輔弼之臣若占筮以決疑賴屋樞而任重是用參華槐位晉陟鼎司重以訓辭著之冊府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子王矣爾將稽首以颺言股肱良哉余乃敷心而歷告閱一人之在廟恤我無疆荅 二后于在天暨其有比有嘗德而立武事正朝廷以正百官永承于休往篤爾烈

妻徐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於君臣艱難懃瘁以相成而
死生契闊以相卹今吾陪輔宣力王家漏澤下
泉及爾同室循念終始良用愾然具官劉一燦
妻累贈夫人某氏教成師氏歸于德門有雞鳴
戒之心有葛覃潄濯之德命之不永中道棄
捐當輪扉夙夜之時遡蓬華辛勤之日絲麻管
蒨曉彼勞人匍匐有無有懷國恤心之憂矣何
以告之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我有寵章責其終
始尚爲觀于家國亦有聞于冊書

曾祖廷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古之人崇重輔相之臣原本于神天而歸
功于五嶽若此其極也又况于其曾祖王父淵
源自出者乎劉某乃具官某之曾祖父潛于丘
園躬有善行劬躬素履再世而顯至于曾孫作
吾良弼鼎革之際忠勳茂著余曰惟乃曾祖王
父佑啓後人若泰山之出雲雨若五嶽之降神
靈原深祉厚不可以不顯是用特贈具階官於

戲衮衣纁裳有事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爾
祖爾思可以教忠來享來覲可以觀德於戲休
哉

曾祖母陳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迺者卽位改元朕布恩賚均慶方夏漏澤
泉壤所以勸臣勞而敦孝治也矧子良弼逮受
顧命自祖以上內外德其可忘哉某氏乃具
官某之曾祖母儀法在躬作嬪令族陰教純備
含德弗耀用能使其後昆丕弼我國家以有聞
于世淵源深長肆余寵嘉之茲特贈爲一品夫

曾祖廷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人於戲鄉里婦孺晦昧百年翟弟副并詔于幽
寥國恩至是可謂隆矣惟爾其服享哉

祖士沃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昔楊袁二氏爲東京名族德業相繼史傳
稱之然其祖父或以歐陽尚書教授鄉里或以
孟氏易起家爲令世學所開必有其自或原或
委豈偶然之故哉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
父經明行修夙夜強學一畝之宮終焉以老畜

積演迤遠經紮然及子而顯至孫而大肆吾輔
臣被服舊德紬書載筆宣力政府一經之詔百
歲之樹光華蕃衍顧不休與是用加贈具階官
服我休命益大爾家無俾楊袁專美于漢

祖母何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大其祖先者備矣
惟將相能致備物家廟有嚴宗祖具享而于王
母無所加命烝昇之義何以上及于祖妣也哉
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恭儉肅祇寬
仁慈惠克媿君子以昌厥後山澤氣合而百物

牧齋集九一

七

以生律呂位同而五聲叶應再世之後莫之與
京和鳴鏘鏘發祥有自茲加贈爲一品夫人饋
享用加典禮爲稱尚其幽窈知享此榮

父曰材原任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人才之生必有原本如採珠玉以供服御
如植杞梓以備器用國既養之累朝而家亦培
之奕世今吾元臣曰惟舊德名德重光保世滋

大推本所自余用歎嘉原任具官累贈具官某
乃具官某之父風操廉辨訐謨經遠執持之節
著于郎署馳驅之略效于邊陲而命不永年位
不愆德篤生三子蔚爲民譽肆我陪輔遂秉國
成朕毗倚顧命之老成循覽國家之故事爲棟
爲棟胥本一木之材若梓若漆咸預百年之用
瞻惟堂構之崇高追溯淵源之深長是用加贈
具階官於戲邇設官之初意外咸正中書稽
加命之舊章公孤皆懸歷考追以命汝用嘉有
子傳之史冊惟良顯哉

牧齋集九一

八

母楊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嗣大曆服得名世之士以保余于多艱
余嘉乃績考次其家世於稽其內則母儀艱難
勤苦可以觀感余愾然念之贈夫人某氏乃具
官某之母言有物則行應圖史相夫子于盛年
則冰檠有聞撫諸孤于稚弱則荼苦無間恒其
貞德終爲母師肆我蓋臣弼余初服惟此泣涕
受遺之日何異號呼誓死之時旋觀屯難之餘
尚識艱貞之自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昭我管彤
著于國史庶幾今名與子俱傳于天下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韓爌授光祿大夫

制曰惟上天之降割闕我成功惟勛相之有人保予冲子昔者宅憂翼室周王垂荅拜之文定策兩朝宋代厚元勳之報闕余小忠之始無競惟人肆我大賚之恩若古有訓載錫剛日敢告治廷具官某道亞黃中文稱白賁世家有舊勵王臣之匪躬王國克生應天民之先覺飛華夷路爲文學侍從之臣抗志丘園蹈易退難進之節出處一致望實兼優迺平進于詹端遂擢叅

韓集卷十一

九

乎揆席念 先皇仍几之託夙夜在公當眇躬受同之初疑丞不貳推同心而調鼎允叶規隨若昆命于元龜相資謀斷毅然懷體國之色弼于一人俞哉有讓德之風聞于兩社朕用嘉止特乃之休是用晉秩地官游登宮保仍兼祕閣之直對司魁柄之尊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以嗣服之多艱屬邊陲之有警內以又安百姓外以鎮撫四夷若澆之領度支北軍爲之氣壯若琦之任經略西賊于焉膽寒體一人及席之思雪四郊多壘之恥無荒朕命永世有辭

妻楊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于君臣國有夾介之勞睦惟舊德家有賢明之助無間死生具官某妻累贈夫人某氏蔭藉高華操持謹肅奉元臣之家教故環珮有常聲習夫子之間儀故珩璜有茂矩擬箴圖于七誠蔚矣管彤佐膏火于三餘居然賓友大命不淑德音永存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於戲媲美大家之風沒而不朽正名小君之禮死其有知

繼妻楊氏加封一品夫人

韓集卷十一

十

制曰人臣之事其君也有坤道焉女子之事其夫也有相道焉蓋無成有終德本相叶而疏榮從責禮亦交并具官某繼妻累封夫人某氏禮含文嘉則成美順應歸妹其娣之吉尸有齊季女之賢相我元臣叶于令德負屏徽戒在于戈逆子之時脫珥辛勤爲吐哺進賢之助宜有便蕃之錫以垂燕譽之光茲加封爲一品夫人於戲爾熾爾昌咸有大君之命不求不忒允爲小君之儀

曾祖霽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宋制不云乎古之君子有種德于百年之前而待報于數世之後者此爲司馬光之會祖言之也有宋丞弼之家稟顯其上世者多矣而司馬氏獨著豈非以其人之故哉韓某乃具官某之會祖父孝友純備文質渾全如山川之出雲不見其跡如珠玉之利物莫言其功天不我欺三世而顯作我陪輔實惟會孫是用特贈具階官於戲爾尚佑爾孫子記于功宗母俾司馬專美有宋爾從與享其朱艾哉

杜齊集九十一

十一

前會祖母蕭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宗廟之數諸侯以五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蓋不惟丘園之責得以有聞而閨門微暖之德亦茂著焉此或古制所未逮也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會祖母儀法夙嫻綺紈不御處家人而口無評語憂宗祀而日以喪明德孰懋焉人無知者惟聞孫作我良弼故積慶著于後昆誰知婦孺之沒身乃有休光于長夜茲特贈爲一品夫人惟靈在幽尚克膺此

會祖母郭氏贈一品夫人

制曰爲吾股肱之臣所以上逮三世而責及其閨門者可謂至矣乃其發祥所自如水木之本源報必有初豈可忘哉某氏乃具官某之會祖母組紉告虔賓祭祇飭以弗無子是徵祿祀之祥施于會孫式啓功宗之望於戲億之三子咸秉國成琦之再世繼參大政眷惟昭代亦有世臣自非韓姑之相攸疇與續戎而受命茲特贈爲一品夫人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杜齊集九十一

十二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詩有之韓侯受命續戎祖考古之人主錫命于其臣未有不追崇其先德者也今吾輔臣曰惟韓氏無念爾祖肆予寵嘉之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居身有孝友之實行已在儒俠之間藝黍稷以力田克盡數菑之事牽車牛而服賈用爲洗腆之資市義有年種德滋茂啓箕裘于再世蔚爾耿光叶隆棟于三公作于毗倚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旌旄榮戟進有錫于在朝衮衣繡裳退有事于家廟用繼有倬之命

以彰率祖之休詔于有神尚克享哉

祖母薛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古之烈婦著在史冊然或以毀容截髮爲節或以劬躬煮後爲能名節有遺風規不朽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相夫而龜勉蚤歲自誓而凜冽盛年如松柏之有心矢冰霜而爲質求忠臣于孝翼子及孫以婦道爲臣自家刑國肆子良弼惟爾聞孫憑几受遺顧託有同於六尺匪躬事主堅貞何異於兩髦爰有成勞睠茲苦節茲加贈爲一品夫人於戲哀榮被於

牧齋集九十一

十一

三世固中勸於明綸忠義萃於一門尚有聞於青史

父揖中議大夫原任通政司右通政先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制曰朕循覽祖宗之遺迹永懷慶曆之人才得士不減於武宣儲材必裕乎梓漆是以譬之喬木蔚爲世臣取諸一家之中遂爲百年之用推本所自良用歎嘉原任兵官累贈具官某乃具

官某之父飛華翰苑抗論諫垣當先朝革鼎之時直羣相沸羹之會孤行一意惟知砥節而首公櫓柱衆言不屑市名而避怨雖海登於卿貳終偃蹇於功名彊諫不忘知臧孫之有後見過能隱宜韓氏之多賢緬思弘濟之艱難益念箕裘之綿邈拮据於內安外攘本拾遺禁闥之極思耆定於主少國疑慰持忠入地之遺蓋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保子冲子用對越於先皇其惟哲人亦有光於乃考爾尚格有家之享余益勤世德之求

牧齋集九十一

十四

前母傅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顧瞻長樂眷念兩宮嘉與庶工共追本始惟我丞弼若時登庸錫類必有所先而移孝亦有自始朕蓋尤穆然思之累贈夫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育德名家作嬪良士寒燈宿火輔德業於夕郎永夜視星資儆戒於辰告命之不淑中道弃捐豈知追命之榮乃在後生之子於戲情不親於毛裏豈云執器而悲教不逮於機絲亦已列鼎而祭先河而後海著先王追遠之仁本本而末原邇再世發祥之慶茲加贈

第一品夫人於戲無德不報固明貴我愍綸有
聞必先尚幽贊予良弼

母祁氏加贈一品夫人

制曰朕聞善臬於親行成於內徒鄰斷織母儀
有聞況為吾疑丞之臣本諸聖善之訓徽華生
播儀範歿遺者與累封夫人祁氏乃具官某之
母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恭儉信順以相其夫嚴
翼慈和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而國有弘
濟之臣共秉國成庶幾樞軸相資之教豈不夙
夜尚遺寢門治業之思責之簡書昭於彤管茲
加贈為一品夫人於戲肩輿上殿雖不及儀灋
於六宮錫命下泉亦何美起居於八座靈其不
昧服此殊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孫承宗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觀古先哲王求助訪落咨於在廟其於
以夙夜就將示我德行若此其急也余末小子
永言繼序惟一道德博聞之儒左右輔德余
曷敢後具官孫承宗裕和而肅又淳厚而高明
學通今古之淵源有倫有要識際天人之精授

北齊集九一

十五

惟幾惟深禁苑桂坊回翔滋久代言造士裨益
弘多及儲端晉陟之時政講席登延之日爾乃
齋戒其德拜自獻其先資堯舜為君恒道揚夫
末命巍然山立羽儀茂著於殿廷偁爾昌言獻
納發皇其間奧粵余明日達聰之漸惟爾啓心
沃心之能乃以覃思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以多難之未堪而紹庭之不易自貽哲
命若人子之初生以養聖功曰童蒙之求我余
祇求納誨於朝夕人咸責君德於經筵尚無替
於展猷終有辭於永世

北齊集九一

十六

妻王氏加贈恭人

制曰人臣翔集禁陞譽處清班雖閱歷高華而
被服儒素其閨門相貳亦既勤矣况又有生死
之感乎朕深念之具官某妻贈宜人某氏躬女
圖之淑茂秉陰教之肅雍嫺德令人如珪璋之
作合御窮沒世終荆布以為儀迨禁近之升華
已棄捐於宿草藤麻曉直未忘昧旦之規鈴索
夜闌尚想何其之間肆余贊冊貴爾下泉茲加
贈為恭人默裏受稷之猷尚正名於大國茂啓
高陽之胤載申命於九原

父麟先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讀加贈中憲大夫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制曰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今其遺民猶
有存乎其或慨有大志篤生異才權奇不偶於
身而風氣鬱閉於後余有寵告想見其人累贈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負果毅之姿稟尊嚴之
氣礫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成弗示良
工之朴家庭榮交讓之木蔚彼仁風里社成不
言之蹊瞿然顧化託深心於文酒俛仰千秋敦
宿好於詩書丹鉛一室惟而才子為我寶臣元
氣昆侖充無欲害人之雅志清風披拂奉可為
廉吏之遺規蓋有閒而必先信可大而可久是
用加贈具階官於戲高文典冊可用為幽宥之
光衮永繡裳庶以慰生平之志靈其不昧佇我
訓辭

母張氏加贈恭人

制曰三光五岳氣合則人才挺生高山大川神
降而名世間出故賢詰之有作必推本其所生
非獨母儀是亦天道累贈宜人某氏乃具官某

之母禮虔濯概矩叶珩璜貧而好施稚有丈夫
之志食而能教不忘師氏之儀肆育子以多才
乃娠賢之特異高峻著河山之象夾侍殿廷雍
和擬環珮之音敷陳講席惟予慙冊頌彼母師
身貽樞軸之良規洵矣有聞於百世手闢斧堂
之屯域豈獨可置乎萬家茲加贈為恭人於戲
際五百年之期鍾美同功於惟岳應十六相之
數發祥比跡於高陽

翰林院檢討繆昌期授徵仕郎

初曰昔我神祖妙選吉士翔集禁林山陵既

成人物茲茂朕臨朝顧視文石螭陛之間載筆

夾侍者皆先朝宿學舊儒也豐芑之思其曷忍
後具官繆昌期經術淳深風操端直升華祕館
則彊學有聞養資丘園而蹈道彌固蓋以特立
獨往之士當譏說殄行之時淡然孤貞蛾眉何
憾於謠詠瞻言忠愛龍聲想見其攀號指魏闕
以來儀及虞門之再開道揚末命不及秉賓階
之書劼忘新朝亦曰藉太史之友伊余謀落顧
此周行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以執簡細書則
取其文直事核以橫經論道則責乎道德洽聞

為吾異日之獻臣無愧兩朝之舊學思有以稱尚勉之哉

妻李氏封孺人

勅曰凡我臣工宣力在朝委蛇退食朕靡不省察其私至於禁近之臣朝夕載筆其閨門相貳尤人主之所深念也具官某妻某氏動應衡規言無疵悔饋祀著克羞之禮贈問有解佩之風秉是壹彝以恭大而慈小恒其貞德能屏貴以御窮其惟淑人相爾吉士悠然靜好若雅琴之相和襲彼清寒與冰銜而交映茲特封為孺人祇服舉命益勉歲時庶幾管彤之高風將與汗青而並著

父炷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勅曰士終身晦跡隴畝而躬服禮法施於後昆其誠心樸學有久而彌光者焉夫教始於家而禮求諸野是豈特家門之範而已哉繆某乃具官某之父含章可貞介圭不飾少無子弟之過長多長者之言家有嚴君凜然取法於俯梓克念天顯終焉啜泣乎分荆其言行規矩古先有坊而有表其動履楷柱末俗不徑而不游秉四

禮以御家鑿鼓唯肅躬以教而迪後梗楚有嚴念彼先民嗟虎賁之不作識其遺訓用鴻羽以為儀是用特贈具階官稽古表宅之風漆書何愧附於一行之傳青史可徵

母夏氏贈孺人

勅曰古之女子言動有父自處闈之教廢而今德懿行秀於閨門者獨賴子孫之賢以發聞於後國有寵章其亦以佐彤管之不逮與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出於冠族少有令儀事嚴重之尊章辛勤無閒於膏火支零丁之門戶漂搖有甚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繆昌

於雨風敬則如賓肅逾朝典宜有令子為我近臣正色寡言宛爾珩璜之遺教紬書載筆居然辟呬之良規風範有初光塵未昧茲特贈為孺人於戲能勞有繼誠不愧於母師可頌而圖終有聞於女史

期授儒林郎

勅曰古有贊善大夫翊贊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國家監古設官選擇名德追懷先正風烈凜然今吾簡用史臣寵以

書命慎重茲選猶前志也具官某學得精華性
成肅括升自祕館蔚有君子之文資於丘園淡
然堅貞之德回翔久次真彼周行造士代言良
多裨益擢居門下實在左坊人地深嚴兼侍直
編摩之任器資清篤在商敦周鼎之間乃以覃
恩授具階朕前制不云乎所貴乎史臣者謂其
道德洽聞而文直事核也今史局紛如筆削錯
互爾諳掌故之事而有左董之心所謂陳古以
箴者且以史事爲職志焉朕則顯陟女

妻李氏加贈安人

宋齊集九十一

二十二

初曰朕登進近臣庶幾德選幽貞靜默翔集宗
林有窈窕之風焉然非相貳有人則退食委蛇
誰與媲美召南之詩朕深爲臣子念之具官某
妻封孺人某氏儀度肅雖性資淑茂衣有穿弊
秉共儉以爲師珥無光輝謝華丹而自遠靜好
在御宜彼清寒道誼相規凜於圖史展矣素沙
之德蔚然彤管之風茲加封爲安人服我訓辭
永綏福履

父炷先贈徵仕郎翰林院簡討加贈

儒林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

討

初曰朕慨想先民追懷本俗思得鄉里一行之
士倣古表厥宅里之風今吾近臣粵有先德肅
以熙冊代彼漆書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某
性尊嚴褻躬方大焉孝焉友德行之教有三曰
祭曰喪吉凶之禮唯四蓋昭代論民之今甲著
在民間而古先範世之格言遺於家塾是以躬
行君子脗合師氏之規家有嚴君不替家人之
則肆而今子爲我儒臣惟其是訓而是行所以
可大而可久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禮失而求
諸野尚亦有先進之思匹夫爲善於家宜其食
後人之報

宋齊集九十一

二十二

母夏氏加贈安人

初曰朕方弘開史局博求鄉里婦孺之賢以光
於琬琰而吾之史臣有賢母焉於其登進著之
冊書非直廣恩亦以知教贈孺人某氏乃具官
某之母克肩彝則式備言功孝慈以事尊章戒
慎以事夫子饁耕知敬賓禮具於丘園舉案相
莊朝典肅於閨壺積習名教篤生俊民無險詖
私謁之心本於胎教有貞白端莊之德似其母

儀樞軸有微機絲安在茲加贈爲安人於戲生
貽徽範已著敎於闕門死列藏圖尚流風於比
屋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周延
儒授承德郎

勅曰國家於翰苑近臣處之以深嚴親之以侍
從崇體貌以作其氣寬歲月以養其才誠欲使
人才鬱然在帝左右則元氣以固而朝廷日尊
朕覽觀禁近之臣深惟儲養之意臨朝顧視穆
然有懷具官某淵如特達之姿粹然清朝之器

世宗憲皇帝

二十

早以英妙冠於南宮臨軒獨見其縱橫 皇祖
親爲之嘉歎久游詞館爰晉宮僚密侍禁林兼
金馬承華之署休有譽處在珪璋琬琰之間簡
權方新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豐水
有芑念詒厥於前王左右奉璋賴攸宜之髦士
惟靜深可以畜德惟博達可以濟時益勉自修
以須不次

妻吳氏仍前封

勅曰詩不云手有齊季女言大夫之妻能奉祭
祀而尤美其少而能敬也今吾近臣內有相貳

齊敬之風何以異此具官某妻封安人某氏生
於冠族作配君子布衣疏食身謝穠華濯概組
紃行應圖史靜好之音叶而相和白賁之德貞
而不改所謂少而能敬殆無愧焉茲仍封爲安
人余欲陳采蘋之詩被之弦歌以風於閨房必
自爾始

父天瑞先封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加
封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
編修

勅曰人才之生必有原本棧樸杞梓固非一時

世宗憲皇帝

二十

之材舊畬耕穫亦豈一世之積風流弘長我有
近臣考厥世家著之書命封具官某乃具官某
之父性資拔傑器縉純明獨抱遺經陋訓故蟲
魚之學慨有大志希王杯繁露之儒藏器不沽
詒於爾子昔在乃考蔚爲名賢射策未對於天
人作令有聞於俎豆而爾躬服箕裘之訓身居
作述之間用啓後賢大光前志詩不云乎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爾子念之矣先河之報或委或
原紹聞衣德是誠在爾是用加封具階官聿求
世德式廣貽謀將三命而益共知百福之未艾

母徐氏仍前封

勅曰凡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
信立吾朝皆聖畀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矧吾
侍從曰有母師不大封崇是忘報施封安人某
氏乃具官某之母少躬圖矩具有壺彝經之以
孝慈緯之以恭儉是生賢子早踐禁途簪笏依
然時引外家之故事樞軸宛爾每陳女史之良
規宜服殊恩以章內教茲仍封爲安人於戲文
馬雕軒時游玉堂之上翟第副笄不改素沙之
德傳之禁林稱爲盛事益綏福履副我訓辭

牧齋集卷九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二

外制二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投資政大

夫

制曰朕聞天下有道則鳳麟畢游其郊而君子在朝則猛鷙咸斂其毒故自古久安長治之世必有老成典刑之人骨鯁著于先朝壽考遺于累世聲色可以不動而朝廷爲之日尊敢告路朝誕敷休命具官鄒元標三朝遺直一代名儒當弱冠以登朝已許身而殉國一朝抗疏正君

牧齋集卷九十二

一

臣父子之倫九死投荒皆窮理盡性之日賜環滋久介石不移浮湛披垣郎署之間身如傳舍歸休華門環堵之內望若斗山追我初元首先召用中外爲之相慶父老至于涕流望李邑之衣冠果有異于當世省唐介于圖像恍或疑其古人遂以貳卿擢爲執法孤忠一節固以彈肅雄班正色斂容亦可楷柱國論匪獨僉言之惟允蓋亦風聲之凜然乃以覃恩授具階錫之誥命於戲惟此中臺古爲峻秩包拯張昇之于有宋竝號敢言顧佐黃綬之在本朝咸稱不撓以

臺綱之類應奉黨議之喧呶朕欲正是國人爵尚庶幾前烈顧我舊德豈煩訓辭欽哉

妻吳氏加贈夫人

制曰夫婦之義比之君臣國家不忘耆舊之恩而室家亦有新故之感死生契闊良有同悲用以廣恩是爲知教具官某妻累贈淑人某氏珩璜叶則榛栗告虔佐夫子于盛年如旭日之始旦躬婦順于卒歲恒夙夜以視星邈矣微華悲哉淪逝人不如故在昔咸記遺簪之悲而義或勝恩朋友乃輟宿草之哭雖永逝之傷已往而偕老之託如新茲加贈爲夫人尚其淑靈服此休命

牧齋集卷九十二

二

繼妻江氏加贈夫人

制曰忠義之臣蒙危難以殉國賢明之配茹艱貞以殉夫苦節以相成而令名以相報此鬼神之所佑相也而國家安得遺之具官某繼妻累贈淑人某氏歸于今人備著婦德當抗章嚴誥之日有問闕從成之行哀矣流人邈焉鬼國六年瘴癘初何意于生還廿載浮湛乃纏悲于死別吁其逝矣命之不猶臣猶有賜環則復之期

而婦終無翟弟以朝之日觀此恩波之浩蕩悼
彼下泉追惟放逐之顛危有如噩夢茲加贈焉
夫人於戲夫子既保全晚節而爾亦復享有令
名風霜凜然何異偕老于白首管形不朽故知
無憾于黃壤不徒著貞順之名可以爲節義之
勸

繼妻高氏加封夫人

制曰人臣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蓋必有賢明之
助焉老而彌堅者士節也少而能敬者女德也
修女德以佐士節誰其尸之有齊李氏斯所以

欽

于

爲有寧家之美乎具官某繼妻累封淑人高氏識
明鏡鑑訓習休阿却丹華而不御龜勉盛年躬
澹泊以相成保全晚節衡門泌水甘偕隱以終
身宿火寒燈恍友賓之相對庶幾松栢之性說
而相成是以姜桂之風老而逾烈惟爾令德媿
我老成旋觀退食之委蛇彌見在御之靜好茲
加封焉夫人永綏福履服我訓辭尚繼采蘋之
詩以昭管彤之烈

祀璣先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加

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制曰節義之臣國之元氣國家之培植固必本
之累朝而家庭之養成蓋亦胎之百歲朕曉懷
豐邑追念箕裘眷我蓋臣聿求祖德累贈具官
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德無考類言成文章慷慨
有丈夫之風孝謹修長者之行仁心爲質昆蟲
亦荷其生全至德感通虎豹咸屏其搏噬親朋
待以舉火閭里薰而成風蔚矣詒謀施于孫子
孤忠一節大奮世德之光樸學素心不改先民
之質尚識遺風之自可無邁種之嘉是用贈具
階官於戲雄班峻秩進專席于在朝衮衣繡裳
退有事于家廟其將朕命詔于有神爾祖爾思
可以觀德時乃休哉

欽

于

祖母歐陽氏加贈夫人

制曰宋制不云乎古之賢母稱于天下能教其
子此爲歐陽修之母言之也今吾錫命蓋臣及
其祖妣于稽其家世所謂以能教稱者至于今
未艾豈可誣哉累贈淑人歐陽氏乃具官某之
祖母祖風綿邈女範肅離事夫子則敬如賓友
治寢門則肅如朝典至其詒厥孫謀辟咎相詔
能使節義道德之士出于襁褓頭角之中豈亦

歐陽氏之遺教猶有存者與肆我追命正名小君傳之典冊于宋制亦有光焉不獨一家之盛事而已

父濟先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加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制曰賢才之生必有原本國有協氣必爵蒸為禎祥家有善人終濟發為賢哲天之所助非人所為余有寵章用昭誘勸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王介不琢金扣有聲百行渾圓洵慥慥之君子六德純備蓋謁謁之吉人正喪祭之禮

集卷之十一

五

于一家是亦為政施任恤之恩于三黨惟恐人知嘉我蓋臣率繇遺訓守其樸學曰惟孝而惟忠惟此仁心誠不踐而不履用保世而滋大洵積善之有餘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祀于瞽宗鄉先生之可祭于社詔以追命卿大夫之有位于朝展如來止而來游庶幾有觀而有感

母羅氏加贈夫人

制曰蓋臣必移孝以為忠賢母必教忠以為孝道一而已蓋百世以為師天之所為殆十年而必復累贈淑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家惟舊德

範為女師提躬一本于頌圖教子無逾于忠孝六年瘴癘初無憾于辭親數載丘園遂決計于偕隱在昔范氏之母徒慨想于齊名若彼介山之封猶感嘆于言祿惟爾母子之際謁有道德之風教誠炳然微華已往風停樹靜空悲一命于下泉創鉅痛仍長感孤生于萬里迨乎三朝愁遺之日乃霽九京追命之恩蔚矣生榮而死哀誠哉是母而是子茲加贈為夫人於戲雕軒有煒不以易管彤之名照開追崇終能昭節義之報旋觀瀧岡之表何慰駟國之稱

集卷之十一

五

巡撫天津備兵海防贊理征東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邦華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鎮撫疆圉規圖遼海控三方而建節鉞地利惟均當一面而制咽喉天津尤要克厭疆場之難有安社稷之臣佇爾膚公聽余休命具官李邦華謀猷膚敏器縉純明早以循良擢居臺諫正繩糾駁柱國論于紛呶持斧巡行肅官嘗之頽阬遭逢鈞黨淹抑家居志九折以不回才百鍊而愈老惟茲重遣實允師言當于戈戢

塞之時單車就道受方隅倥傯之寄夙夜視師
推心來伍行陳之間比于家人父子置身島嶼
風濤之內有如舟子長年凡其草昧以經營靡
不拮据而茶枵節鎮伊始勞勩有聞乃以覃思
授具階於戲天津上應天文拱垣牆為內屏下
臨溟渤控弱水為外藩遠扼渝水鯨鯢之區近
通直沽芻粟之路以要害莫強之地付緩急有
用之才能釋服衣領之愛斯為我北門之管嗣
有崇叙須爾告成欽哉

妻周氏加封恭人

世系集九十二

七

制曰人臣修力疆場豈暇顧其室家而婦人治
業寢門恒有資于軍旅肆我節鎮粵有勞臣相
助有人朕所深念具官某妻封恭人某氏德成
柔順禮合文嘉勤音蓄以相夫宦成不替服布
荆而屏貴偕隱彌堅居然女士之規雅有丈夫
之槩今爾夫既分勞節鉞而爾益勉機絲鈴
索蕭然尚想向屏之託纖薄作苦猶餘碎績之
風茲加封為恭人益勉閨內之勞用佐師中之
錫

父廷諫原任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

署郎中事主事封中憲大夫巡撫天
津備兵海防贊理征東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

世系集九十二

八

制曰人才之生多本家世苗裔堂構自古記之
若乃家庭之閒節目礪礪名行茂著志義蔚然
則豐芑之遺休而式穀之盛事也朕深嘆焉原
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天性仁厚少成
衾影無慚教人必本于律已脂膏不潤服官無
異于食貧白首為郎皆隨牒以平進青氈舊物
終解組以言歸蓋爾子既有抗節之名而爾遂
惟鈞黨之禍丹鉛一室有父子之自為相知風
雨中宵笑諧人之亦已太甚流言已息蹈道彌
高移孝教忠誥誡昭回于節鉞束修勵節風猷
炳著于箕裘惟此象賢用嘉燕翼是用封具階
官於戲建牙設旄爾方屬目于壯猷安車蒲輪
余尚興懷于耆舊尚其彊飯遲我乞言蔚矣令
名著于策命

母周氏贈恭人

制曰書不云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蓋胎教
若有使然而娠賢本之天性古之母師所以善

其子豈獨以辟呶提誨為能事與贈孺人某
乃具官某之母德比珩璜訓閑圖史嬪繇華
月奉井臼以如飭事彼嚴姑凜清溫而式度寢
門寂若笑言不聞于鄰環珮穆然溫怒不形于
色是生賢子似其母儀藹然麟趾之風本其仁
厚肅矣羔羊之詩似彼安貞宜其沒身体有華
母為恭人抱文和時之感極彼窮塵
慰白華朱夢之思服茲寵命

繼母萬氏加封恭人

制曰朕巡觀漢事至翟母之育方進而知禮之

卷九十二

九

所謂繼母如母也矧相夫勗子並有令名女士
之徽慈可無褒與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
母敬德不愆令儀有淑維筐及管恪修蘋藻之
誠曳縞與綦力贊素絲之德至于辛勤而嚮子
蓋尤篤摯于所生視無間于一心祝有同于類
我深慈茂著儀範滋章茲加封為恭人尚齊織
屨之名終迂雕軒之福

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理
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鳳
翔授中憲大夫

制曰乃者役夷繕誅郊問多壘朕既聞鼓鼙而
思將帥士爭釋禮樂而稱于戈曉維畿甸之間
兼控邊關之重烽火易達鎖鑰須人我有賢臣
受茲重寄具官某器資拔傑風力肅明筮仕理
官晉登選部精柱流俗如止水之不波澄汰官
邪若操刀而能割荷有體望著于清卿出撫近
畿屹為重鎮內連三輔據河朔為北門外控三
關捍燕趙之右臂以邊腹交并之地付緩急有
用之材仗鉞受脰副此臨軒之特遠建旗設旆
分吾戎閭之深憂旋觀節鎮之勳敢後便蕃之
錫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扼吭拊背無徒問故
事于前朝倒馬飛狐尤當警胡塵于近代相視
衿要繕西關以轄東隅警服民夷壯近畿而威
遠徼尚有資于捷伐豈無係于安危勉思令猷
答此休命

卷九十二

十

父道情先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卿加
贈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
理海防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階
仍前

制曰先王崇獎孝義表履宅里迄于後世猶有

崇臺梓楔之棄今吾蓋臣追命先世潛德弗耀而卒以發聞亦以佐吾宗英之未逮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禮充物簡言炳身文孝弟力田躬親德行之敬敬敏任家傳保受之風建塾以合鄉之子弟本六俗之聯師儒捐租以救歲之凶裁縣五家而及閭族是生令子教以義方羽可用以為儀先自遠而有耀是用贈具階官於戲誠心質行生而為德于鄉揭德振華歿而可祭于社是可徵博史壹行之傳不獨膺治朝三命之榮

卷九十二

十一

母馮氏仍前贈

制曰今吾臣子推恩必始于前母蓋澤必流于自葉而祭必重于先河禮有本而典有彝亦所以著教也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贊虔秉儀茂蕙蘭濯慨盛克盡女宮之教毫羹滌醢無忘內則之勤胡不永年克昌厥後無子而有子邈矣梧椿手澤之思因親以及親依然食粉口脂之慕茲仍贈為恭人於戲德無不報教必有初閔于長樂之思及爾漏泉之澤

繼母吳氏仍前贈

制曰序稱公子仁厚之德必本后妃逮下之賢本立而後道生自家可以刑國肆余慈罔視彼漆書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嫡母婉婉宜家順柔婉德代姑滅算純孝質於神明助施傾囊為德徧於里黨恩勤鬻子愛有逾於所生辟叫為師食不替於能教順能逮下和以致祥惟此纖履之深慈增華於圖史益知鼓琴之靜好叶德於閨房宜有令人鍾其餘慶茲仍贈為恭人於戲美哉蓼蕭之什取其攸同展矣樛木之詩可為風始

卷九十三

十二

生母趙氏仍前贈

制曰天有法象恒垂須女之占易于妹歸尤著其婦之吉故家茂娠賢之德則國崇追命之文雖出曠儀亦應彝典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生母蘭儀式備蕙問身謝丹華協素風于閭闔動循環珮應和氣于房幃肆徵大國之詳允叶小星之德載霑寵命用卹恩私追長樂之鼓鐘愴矣纏悲于下地攷孝慈之典罔殷然動念于終天歿者有知存者不匱茲仍贈為恭人於戲母以子貴已徵禮經之文無忝所生尚

念詩人之義

巡撫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
會都御史何士晉授通議大夫

判曰朕臨遠節鉞錯置方隅蓋將極選一時之
材用以張皇九牧之寄矧粵西一道僻在西南
鎮撫之艱得人惟允具官某性資拔傑風力肅
明擢在瑣闥綽有休譽當先帝之在潛邸值
春官之有震驚發憤扣關奮譴言以奠安儲位
孤忠去國在外藩而雅意本朝迨我初元召居
卿寺以風猷之茂著遂節鎮于遐方蓋爾既宏

世爵集九十二

十三

才而粵又舊治吏民服習撫烏蠻黃洞以長子
孫地利熟諳列三江八寨而為門屏矧中朝授
鉞之始正鬼方告急之時觀其慷慨以治行知
能譚笑而戡亂乃以卓恩授具階於戲往代邑
管之跡具在荒陬先臣藤峽之勛紀于國史至
乃勅苗之近事多從西粵以會師竭爾忠誠著
為方略佇彼福牙之日紆余拊髀之憂爾往欽
哉無荒朕命

妻吳氏加封淑人

判曰為吾才節之臣必有賢明之配勤勞既著

榮爵惟均國有常經亦以示教也具官某妻累
封恭人某氏出自甲族歸于名儒門戶伶仃則
茹荼偕苦服官黽勉而羸羸戒廉迨夕垣抗疏
之時正閭門惶恐之日一朝放逐念門屏之蕭
然數載栖遲喜室家之宛爾幸哉牽復及此寵
光以我御窮永言肯畜于家食與子偕隱豈知
翟第以來朝國既昭從爵之榮天亦厚勞人之
報茲加封為淑人予之石笏蓋有待焉昭于管
彤斯亦可矣

父其孝先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

世爵集九十二

十四

加贈通議大夫巡撫廣西等處地方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判曰人之有福祉如有基而厚壙也基既浚矣
壙亦如之故士有文明柔順蒙難于身而發聞
于後者天道雖遠固可以量測也累贈具官某
乃具官某之父寬然長者溫溫恭人孝友性純
若珪璋之渾合中和氣備類桃李之不言遶閭
孔多遺家不遺事久而論始定身沒而志乃伸
天不吾欺白日賁臨于幽室人誰無死丹書昭
雪于下泉矧茲牙纛之煒煌兼以絲綸之重疊

種冥冥之德終能獲報於人間視夢夢之天誠亦何憾於造物蓋十年而必復信百世其可知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惟我有臣惟賢有子求忠於孝蔚然青史之光資父事君邈矣先河之澤爾靈不昧尚服享之

前母黃氏加贈淑人

制曰士以拮据起家爲能婦以黽勉相夫爲德其或年德不配勞勩有聞不羸其躬以昌其後朕尤盡焉傷之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秉是壹彝作其內治度身量腹躬操作以窮

世宗憲皇帝

十五

年宿火篝燈與壺鹽而并日命之不淑惜矣無年用啓右爾後人遂發聞於再世自古開國承家之事惟草昧爲艱難而先王先河後海之文在典祀爲殷重惟予慈罔念彼勞人茲加贈爲淑人匪徒爲泉壤之光亦以著閨門之勸

母錢氏加贈淑人

制曰古稱母師必云胎教非獨辟呬之相詔抑亦風氣之有傳爲我娠賢可無揚美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生柔而并禮下肅而上慈當家門不造之時正相助惟艱之日漂搖風雨

進雞鳴如晦之箴黽勉晨昏爲卯翼自全之計高朗有丈夫之德嚴恪修女士之儀惟爾藐孤率繇慈訓夕垣奮筆緬然晝夜之遺規辰告宣猷宛爾機絲之餘教雖風微已沫於當日而儀法具存於後賢茲加贈爲淑人有命在天旋觀瀧岡之表其則不遠永爲彤史之光

繼母吳氏加贈淑人

制曰烈婦之於家也忠臣之於國也皆奮不顧身以信其耿介者於方寸而已然而母著苦節子抱孤忠一室用以相成而千秋萃爲盛事余

世宗憲皇帝

十六

有典冊宜亟著之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母仔肩壹彝式是嬪則誓白骨於泉壤不負所天撫黃口之孤童逾於已出付餘年於血淚之內九死而一生出遺孤於刀俎之中再世而一息迨子既奮身於上第而爾遂畢命於下泉倘逝者之有知信下報而不愧於戲覽孤生伏闕之疏鬼神涕洟迨夕郎扣閣之章天日震動忘身殉國固知其志義之激昂移孝作忠亦本於賢明之風屬茲加贈爲淑人於戲勸懲存手百世忠節聚於一門褒敘死生厥有徵於故府

區明風烈庸有裨於王章

大理寺添註右少卿洪文衡授中憲

大夫

制曰朕惟今日振驚克廷皆皇祖之所以詒朕也然而人才實難摧剝滋久起於梓漆之舊屹為棟棟之材誰其尸之我有人矣具官洪文衡學有淵源行無考類踐更郎署閱歷清華每懷憂國之心屢發矯時之論蓋嘗首陳國本之程杞不以主怒為嫌疑力折黨人之披猖不以宦成而消阻後先流落抗論不衰取次登庸蹈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七

道彌固越予嗣服佇爾起家瞻黃髮於三朝衣冠惟舊瞻白首之一節志氣幸新豈惟為廷尉之平抑且司邦家之直永言宿德需此明綸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惟祖宗豐芑之遺實東南竹箭之美以風簡著龜一世以霜稜枝柱本朝廷有奸回人爭避神羊於李絳政多闕遺朕將取人鏡於魏徵爾其念哉無荒朕命

妻程氏加贈恭人

制曰士君子風義篤厚其於室家黽勉死生契闊之故未嘗不愀然也人主其有以卹之具官

某妻累贈宜人某氏出自冠族歸於令人膏火清宵悵矣內言之猶在機絲永夜惜哉中道之已捐惟君子之舊履不遺故國家之絲終有耀茲加贈為恭人用以昭管蒞之義不徒念宿草之光

繼妻汪氏贈恭人

制曰為吾砥節奉公之臣其於高華靡厚之思亦已薄矣故必有賢明之配攻苦而食淡者以飲助之具官某妻累封宜人某氏名家作配季女有齊以慎物其身省同惟月以勤勞佐其耦微逾視星至於淪落之有年期於沒齒而無憾賜環如舊舉案已非茲加贈為恭人尚永貞於泉臺以區明其風節

卷一百一十二

十八

父蒙先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加贈中憲大夫大理寺添註右少卿

制曰士有內行淳備不階咫尺之權勢而鄉里誦義無窮者斯其人已足述矣矧其後人用能衣被厥德以昌明於世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飭躬厲行陳義本仁事嚴父以承顏僊僊

不同乎俯梓養慈庭而竭力夢思無間於背篋
薰其德而善良幾千人矣意其賢而尸祝以歲
計之里社就以質成無煩鑿鼓終訟于焉屏息
視彼丹書宜爾後賢載其遺德咸曰其表之滋
大惟其播穫之有聞是用贈具階官於乎高廷
尉之門人誰不勸贈比干之策天其有知

母程氏加贈恭人

制曰古之賢母所以稱爲母師者以其磨切道
義勗其子以古人之能事而不以熏灼動其心
也累封太宜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相夫以淑

光緒集卷十二

二十九

慎爲儀育子以愛勞爲訓辛勤三世終身謝彼
丹華黽勉一生爲婦逾於白首內美純備修能
有聞至其教子以事君不惜違時而淹久浮湛
家食期偕隱以長終騰蹕興朝惟備官之是戒
以爾子體望滋茂知母氏徽範不忘茲加贈爲
恭人是可繼介山之封行且觀瀧岡之表

大理寺右少卿曹于汴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睠懷弘濟思見老成如重器之有河圖
以昭法象如佩物之有觚瑛以解嫌疑苟得其
人有益於國我有好爵申以訓辭具官曹于汴

明允篤誠正直忠厚早以民譽登於諫垣矩行
禮容庶幾還風俗之厚正繩直筆有以知朝廷
之尊屬國論之喧呶能危身而措枉道無可枉
歸不待年卒歲優游惟有讀書而譚道輟耕歎
息或以畏天而悲人茲予旁求爲朕強起既見
君子爰復綴於清班尚有典刑將每詢於黃髮
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若古有訓無競惟人挺
然孤忠人誰完節於白首蔚然難老天其愍遺
於本朝尚鑒余求助之心庶不負平生之學

妻侯氏加贈恭人

光緒集卷十二

三

制曰詩不云乎刑於寡妻有道之士束修砥節
家人婦子之間有素風焉具官某妻封孺人某
氏備有壺則克配君子事上則榛栗告虔相夫
則壺鹽不厭少而御窮長而屏貴環佩穆然閨
門化之徽華雖往儀範滋著茲加贈爲恭人自
家刑國庶有觀感不獨慰其死生而已

父希堯先贈徵仕郎刑科右給事中

加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

制曰人才之生國之元氣天降時雨則山川效
其能國產賢人則家庭彰其美明德之世有開

必先自古記之子何疑者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修長者之行爲君子之儒言有物而行有恒入則孝而出則弟強學忠信士類望爲表儀中和祇庸間里薰而顧化肆而有子爲我賢臣風教一稟於先民節義大光於天下如雲於嶽旋觀膚寸之興如水於河尚識濫觴之自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祀以仁者之粟爾其顧歆祭於替宗之間人咸觀止終有聞於永世夫何愧於冊書

前母喬氏加贈恭人

卷九十二

十一

制曰或委或原著於禮典報本反始誰昔而然今吾臣工追思前母混澤泉壤朕何忍忘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德稟柔明性淳淑茂嬪於令族綽有懿風享命不延發祥有自毛裏雖隔孝思永存茲加贈爲恭人淑靈有知尚克享此

母張氏贈恭人

制曰古之母師粵惟孟氏能教其子蔚爲儒宗吾有賢臣率繇慈訓是母是子趾美頌圖肆余寵嘉之累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婦道

可宗母儀茂著起家仁厚是生麟趾之賢教子義方不替羔羊之訓樞軸之範逮我名卿珩璜之風本諸賢母茲加贈爲恭人於戲爾子名德滋顯饋享用加昭於彤管追配騶國朕之策命亦有耿光哉

太常寺少卿鄭三俊授中憲大夫

卷九十三

十二

制曰太常卿貳位任特隆歷代迄今謂之清選朕旁求俊乂克典神天蓋將妙簡禮樂之司所以增重廟廊之寄中我茲選莫非正人肆有覃思可無書命具官鄭三俊性資恢傑風操端莊初以循良進於留署回翔守郡數歷憲司不競不隸惟隨牒以平進所居所去皆有跡之可書閭閻既深體望滋茂爰躋卿寺留貳秩宗奉珪與璋展矣禮容聲樂之器匪朝伊夕肅然寅清絜白之心考資望以孰先在廟朝而惟允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磬若多節表廣廈之棟梁居然雅音中清廟之琴瑟惟不器斯所以爲君子惟大受斯不可以小知爾尚欽哉服乃休命

繼妻呂氏加贈恭人

制曰詩云有齊季女爲說者以謂美其少而能

也而周南之化在焉今吾名卿身居禮樂之地而家有齊敬之德朱蘋之云豈不信哉具官某繼妻某氏出自德門教成師氏珩璜琚瑀具有禮容酒食祭賓動協內則相在公於夙夜觀退食之委蛇居然惟謹及宮之規蓋亦在廟在朝之助茲加封爲恭人無忘蘋藻之風益茂管彤之德

父國光先贈中憲大夫河南歸德府知府加贈太嘗少卿仍前階

制曰國有百世之計莫先於樹人而家有百年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二

之貽咸本於種德樹人之源流遠其發祥恒始於家而種德之善慶長其元氣必鍾於國我有卿士蔚爲寶臣邇其家風厥有原本累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天性真淳躬修悃悃本六俗之聯兄弟欣彼昏喪自五家以逮閭閻賙其難阮仁風扇物桃李之下不言至德感人桴鼓之應如響風規已遠名德滋章皎皎白駒世咸慕逸民於空谷瞻瞻黃髮天不遺壽考於清朝旋觀燕翼之貽彌想鴻漸之羽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沒而可祭於社斯其人與生而未竟其施宜

有子矣

母柯氏仍前贈

制曰小雅之不作而白華之詩廢也朕深念之今吾有南陔潔白之臣而家有孝我違背之感惟恩之典豈可後哉爾累封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事夫資敬訓子移忠宿肉異糧洗腆克供于兩世恭人小恩勤逮及于一家惟此令妻兼爲壽母迨爾子既升華清選而爾遂弃養高堂竊竊自將此念菽魚之祭夙夜黽勉長懷機杼之規生已播其徽華沒益徵其儀範茲加贈爲恭人於戲再命之恩已便蕃矣三釜之歎有窮已乎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九十二

外制三

太僕寺卿吳默授大中大夫

制曰在昔久安長治之世必有骨鯁彊直之臣如觸珥之解嫌疑若猛鷲之衛黎藿名在海內望及累朝朕用慨然想見其盛其官吳默巍然山立湛然淵停以高文冠冕南宮以素節回翔郎署議易名于典禮則出入陽秋著雅望于璽丞則忠勤夙夜迨納言封駁之日正衆議誼歟之時職思其居侃然以喉舌爲任義形于色再

三上駁正之章將朕師之不驚庶國論于有底

此游登乎卿寺猶養資于丘園羽儀滋章蹈道彌固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繼序伊始多難未堪人皆競進于本朝余方求助于在廟如聞風烈尚有典刑母壹意于卷懷其勉思夫正國欽哉

妻麗氏加贈淑人

制曰夫婦之義備于風人雞鳴有交儼之勤琴瑟有偕老之嘆百爾君子閔焉傷之具官某妻贈宜人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克有令儀作

配君子命之不淑溘矣長終翟弗以朝何以慰痛承之歎蘋蘩可薦依然與宿草之悲茲加贈爲淑人貢此愍綸詔于幽窆冤兮不昧尚克享之

繼妻殷氏加贈淑人

制曰朕聞嚶鳴之好莫如友生替履之求不遺故舊夫婦之際二者兼之死生并開尤足悲也其官某繼妻贈宜人某氏有齊季女來嬪德人修織衽而有儀操井臼而唯謹迨于臚仕已絕哭于陳根以我御窮尚典思于旨畜式觀新恩

于象服永言舊事于牛衣茲加贈爲淑人庶幾

百年之遺思不與長夜而共盡

祖奎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制曰朕休承丕緒盼布湛恩凡我臣僚均茲介福今吾九列之臣里居休沐乃獨請堅辭蔭叙追思祖妣用以錫孝思于無窮風廉恥于有位余嘉乃志著之訓辭吳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慷慨慕義惆悵多奇以任俠而長貧雖屢蹟而不悔慨有大志詒于乃孫今爾孫志節巋然覃恩之典猶能楷柱末俗非爾之遺風也與是用贈

具階官於戲率祖以霽恩辭榮以教讓傳之舞
典著爲美譚豈不休哉

祖母孫氏贈淑人

制曰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夫臣之孝
移于君也婦之孝移于夫也孝之爲德錫類自
天雖在沒世必有譽聞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
克謹內行動應閨彝移孝敬于夫家事尊章于
篤老宗族稱孝閨門化之施于孫子資以作忠
令德藹然再世滋大茲特贈爲淑人我有訓辭
表于幽宅崇臺綽楔何以加諸

牧齋集九三

三

父鵬先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

司員外郎加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制曰人才之生原本有自凡志節之茂著必風
氣之先開如燧于火如鑒于水默喻爲壹非有
使然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倜儻負奇修潔
自好孝友急難茹荼蓼而彌甘孤特寡援老蓬
蒿而不悔抱遺囑而教子引古人以爲師命筆
丹鉛博喻出蟲魚之外矢心白首風期在牖戶
之間爲我蓋臣率由茲訓悵話言之已遠儼微
範之猶存是用贈具階官非獨示教忠之規用

以爲壹行之表

前母施氏加贈淑人

制曰今吾臣子推恩必及前母接之典禮無可
考見而先河之祭自葉之恩有攸寄焉凡以教
民厚也贈宜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仔肩壹
彝率由圖史拮据荆布閔不逮于春華黽勉歲
時湓已先于朝露幸矣其追思之子乃在所不
知之人蓋簪履之棄捐猶不能遺忘于舊故而
栝栢之戀慕安得有限隔于裏毛茲加贈爲淑
人用以使觀感之人衆著于水木之義

牧齋集九十三

四

母陳氏加贈淑人

制曰名材之生必依喬嶂簡珠之蘊不在潔流
旋觀哲人之興必本娠賢之德休有華問在其
沒身贈宜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稟德靜專結
心貞淑少勤濯概謹婦式于蠶桑長服并春操
家門而荼苦辛勤十指每中夜而篝燈顙領一
身恒計日而并食嗟相夫之多閔乃教子而有
聞藹然麟趾之風本六仁厚肅矣羔羊之節似
彼安貞我有寵章邇其聖善茲加贈爲淑人惟
此彤管之美傳之無窮庶幾白華之悲釋于有

求

太僕寺添註卿管京營少卿事畢自
嚴授大中大夫

制曰朕嗣守丕構瞻顧封疆每思折衝之臣稱
吾臨遣之奇其有文武大略久著行閒邊塞威
名暫居卿寺者朕之錫命豈有愛焉具官某質
性廉直姿材敏明自理官而陟水曹載膺民譽
歷臬藩而推卓異三奉璽書逮入西陲益騰宿
望山川諳習撫長城湟隴於聚米之餘種落畏
懷臥羌羊胡馬於儲胥之內圖像競傳于板屋

牧齋集卷之三

五

萬帳知名軍容留鎮于拉邊諸戎喘指乃登九
列作我僕臣秉心塞淵允叶元年之頒錫馬蕃
庶正當晝日之時式伸眷倚之懷聿有便蕃之
命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王師在野賊壘未平
當爾釋干戈叅廊廟之際是吾聞鼓鼙思將帥
之秋我馬斯臧既有聞于卿月在師中吉且上
應乎將星爾往欽哉朕有後命

其胡氏仍前封

制曰人臣之任閒外也猶女子之任閒內也古
之卽戎者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則寢門之業

豈不亦有助于疆場乎具官某妻累封淑人某
氏溫恭叶德雖肅爲儀佐誦讀于寒窓相高寒
于臚仕爾夫子馳驅秦晉數歷邊陲而爾能寄
軍令于向屏風清鈴索親女工于織薄氣震鼓
桴曰惟女能相在爾室茲仍封爲淑人爾夫子
有師中之寄爾之仗助于閒內者將與膚公俱
奏可不懋哉

祖忠臣先贈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

右叅政加贈大中大夫太僕寺添註

卿管京營事少卿

牧齋集卷之三

六

制曰古之有鼎銘也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
之後世則夫子孫之有勲德而追美其先自義
率祖亦禮之經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
情金未鎔良玉不琢馴行孝謹家傳澣滌之風
根本農桑手創詩書之業瞻予卿士惟爾聞孫
于公之門已高歸然綽綽畢萬之後必大蔚矣
雲仍是用加贈具階官酬而勛後之勞示我流
光之報

祖母王氏仍前贈

制曰詩不云乎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

事其先也今吾大寮亦得用此推恩之典所謂
自上而下者與贈淑人某氏具官某之祖母頌
圖叶德賓祭飭躬風雨饁耕具有家人之禮法
農桑創業用培絃誦之本源偕老難見于百年
餘慶有光于奕世絃仍贈爲淑人尚思介福于
王母無忘僇力于冲人

父木先贈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加
贈大中大夫太僕寺添註卿管京營

事少卿

制曰士抱遺經于一室讀出車撻伐經營告成

林書集卷九十三

七

之詩豈不願于身親見之手已不得而得之其
子有志之士爲之默舉焉累贈具官某乃具官
某之父學窺墳典行應範模飲水盡歡孺慕有
聞于白首舉火市義好施不問乎黃金肆有後
人繼其大志虎鈴祕卷發揮篋笥之書龍塞宜
猷茂著揣摩之略是用加贈具階官節鎮方新
于臨遣威靈默贊其折衝

母劉氏仍前贈

制曰古之賢母望倚門而辭伏劒者無不教其
子以作忠也爲吾首公之臣弘濟時艱所以慰

哀哉十寒者豈有窮哉累贈淑人某氏乃具
官某之母玕璫載德蘋藻揚芬昭婦道于組紃
著母勤于辟績服官滋久告誡彌新絕塞馳驅
已斷許身之志憂時忼慨常懷恤緯之忠瞻我
寶臣率茲慈訓絃仍贈爲淑人慰爾栝樅之慕
釋吾鼙鼓之思

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
安插遼民事務太僕寺卿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董應舉授中大夫

制曰爲國以得人爲急人臣以憂國爲先今吾

林書集卷九十三

八

瞻顧多艱緬懷共濟而國有臨事之使之慮人
無急病讓夷之思朕是用聽鼓鼙而咨嗟在朝
廟而嘆息肆我卿士猶有人焉具官董應舉既
直且溫亦彊而義以通達世務爲學以奉公體
國爲心自擢銓曹以歷卿寺回翔滋久風操愈
修乃者狡夷不廷東隅失守追惟桑土綢繆之
策可謂蚤見而先憂屬當烽火震驚之時遂能
奮身而抗議朕不忘收復乃眷忠勤欲試其折
衝之能先付以屯牧之寄爾受命往矣乃以覃
恩授具階於戲撫生齒而念版章遼人固吾人

也因屯種而寓軍令遼人卽吾兵也在爾之
地按圖已非一日因用以生聚教訓何待十年
尚其策將帥之勳豈徒課農田之績嗣有崇叙
須爾告成欽哉

妻陳氏加封淑人

制曰爲吾志義之臣攻苦食淡勞其身以徇國
必有賢配艱難勦瘁以相成也朕深念之具官
某妻累封恭人某氏生于德門得配君子布素
之風被于閨門壺鹽之操凜于白首爾夫子爲
清郎爲清卿其得以壹意東修無交謫之慮也

敕書集九十三

九

爾則成之茲加封爲淑人闕狄洵加素沙如故
永綏福履肆余寵嘉之

祖父公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

制曰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而
銘之祭器其欲稱揚其先祖也可謂至矣今吾
臣工追思及祖必有其命視諸其子孫之自名
也不滋重乎董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天性篤誠
內行淳備規言矩步則子弟從之敬敏任恤則
鄉里化之畜其善慶以壽後昆厥有聞孫爲我
邦士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惟乃孫祗懋厥績

于太常德善功烈皆本厥祖朕之書命尚有耿
光哉

祖母王氏贈淑人

制曰善無不報天不吾欺以鄉里婦孺家人環
屑之行而天道罔不監觀焉用以發聞于孫子
吾有寵章亦以著教也王氏乃具官某之祖母
含德在躬壺儀攸備親井臼以相夫飽糠覈而
沒齒辛勤弗懈善慶有遺施及孝孫陟于高位
茲特贈爲淑人烝畀斯及饋享用加謂天蓋高
尚克監止

敕書集九十三

十

父克濟先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加贈中大夫太僕寺卿

制曰賢才之生譬之巨木礪若多節斯爲大廈
之資傑然羣材夫豈拱把之積我有卿士蔚爲
棟梁邈其家風厥有原本贈具官某乃具官某
之父馴行孝謹厲節激昂雖在布衣慨有大志
捐貲讓產視財賄如毫毛排難解紛以然諾爲
生死至于版築以禦寇平糴以賑貧高岸崇墉
建于指掌滯穗閒粟化爲社倉蓋誠奇偉倜儻
之人豈曰匹夫咫尺之行宜有賢子以大而家

繼志事以大光洵風骨之不朽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惟爾有子惟我有臣移孝作忠斯肯堂而肯構允文允武曰民功而國功尚其冥靈佇此休顯

母馬氏加贈淑人

制曰古之賢哲必有母師蓋圖頌之風珎璜之訓母儀克舉臣道具焉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無非無儀共大慈小備嘗辛若盡家人之道責備行誼有丈夫之風惟我賢臣率繇慈訓貞白端莊儼華丹之弗御共儉純壹祭魚菽而不慙先塵未昧儀範有傳茲加贈為淑人爾為賢母子為寶臣豈惟先昭彤管亦可以具訓于蒙士矣

太僕寺少卿陳大綬授中憲大夫

制曰聞者官常利敝習俗競流思得秉正守義之人以幾疏穢鎮浮之效士多容悅此風寂寥誰其似之我有邦彥具官陳大綬器資肅括德性堅貞淵如止水之不波斷若精金之能割自為邑令以及南曹擢真外臺評視學政奉公砥節謝苞苴竿牘之私守已俟時絕傳遽拜除之

實十年高臥一旦升華騰顯親闈豈忍絕裾而出倉皇國恤遂不俟駕而行正色立朝如猛獸之衛藁藿夙夜謀國猶行旅之憂負擔惟其誠結于中是以義形于色茲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汲黯抗論則淮南寢謀于木踰垣而秦人偃息爾尚勉思夫正國行且收效于折衝服乃訓辭欽哉勿替

父時霖原任文林郎四川叙州府高

縣知縣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

清吏司郎中加贈中憲大夫太僕寺

少卿

制曰士有試于一命屯膏不施而光大于其子匪獨積習名教有開必先挹彼注茲天亦以著廉吏之報焉母謂廉吏不可為也原任具官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文章炳蔚德性溫文發跡賢書分符蜀地脂膏不染首周官廉善之稱襦袴有聞最漢吏循良之等懸車致仕歸休乎一畝之宮俛首受書遺子以一經之業率歸家訓惟我賢臣環堵蕭然坐客之寒襦未改門庭若傳家之廉石猶新睠茲黃髮之賢弁我緇

衣之好是用贈具階官厥考作室豈曰莫爲之前其子和之是以沒而不朽

母馬氏加封太宜人

制曰白華之詩孝子相戒以養也然而必以潔白爲義則孝子之所謂養者蓋有異焉今吾賢臣家有壽母白華之養再見于今余深嘆之累封宜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淵懿可度柔嘉有章惟布練裙却華丹而不御衡門泌水甘清白以相安是有素風施于令子守身無點養志有聞夕膳晨餐菽水致潔馨之養來歸燕喜飲御皆孝友之朋是豈非當世之美譚而清朝之盛事矣乎茲加封爲太宜人令妻壽母洵未艾于頌圖文駟雕軒誠何浹于古昔

太僕寺添註少卿熊明遇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眷顧疆宇寤寐俊賢願得環材任重之人以建經營告成之業却騏驎而不御人皆歎之聽鼙鼓而興思吾有望矣具官某謀猷夙敏器縉純明蔚有君子之文兼通當世之務而自起家已令奮筆諫垣政邁等夷言多補助出自

瑣聞不薄外藩風力愈修槃根盡解頃者人才隕阨國事動勦惟爾之能效在已試欲付以遐衝之寄人皆曰賢先置之禁近之閒夫然後用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惟靜而共可以明德惟深與幾可與盡神材周于五行用乃不匱氣備于四序志乃不盈益勉自修以答民望無忘休美服我訓辭

妻朱氏加封恭人

制曰爲我志義之臣束修砥節必有賢明之助焉夫婦之誼同于賓友詩之所以賦彤管也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溫柔顯靜得媿君子作其內治壹以儉共爰自于歸以及宦成晨昏之儆不替終始茲加封爲恭人服我訓辭比于圖頌檀衣編服終當女加

父儒先贈文林郎浙江湖州府長興

縣知縣加贈中憲大夫太僕寺添註

少卿

制曰朕聞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國之元氣發爲賢才邇其家風必有原本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志節

碌何風氣激昂身致千金而不以居積射利澤
及三黨而不以施予取名以奇偉倜儻之人修
退諱君子之行從置厥德不羸其躬施于後賢
善繼爾志疎節嗣日故知爲大廈之材駟馬軒
車庶以信高門之願是用贈具階官旋觀晝日
之錫爵爲長夜之光國猶有人爾復何憾

母王氏贈恭人

制曰古之女子莫不有左圖右史之訓珩璜琚
瑀之規故能蔚爲母師克成賢子朕加恩人母
原本慈訓蓋尤寵嘉之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

牧齋集卷十一

十五

某之母某嘉可章淵懿有度發言先于訓箴動
容資于典禮異振宿肉敬事罔愆夜績晝春劬
勞匪懈殉夫歿世鬻子孤生針縷之勤不忘于
垂老魚菽之祭尤儉于官成居然女史之風茂
矣孀賢之德茲加贈爲恭人於乎令妻壽母固
已生而發聞彤管漆書蓋將沒而不朽

太僕寺少卿杜士全授中憲大夫贊

治尹

制曰太僕卿貳國家用專理馬政與古稍異然
書稱僕臣之正詩頌我馬之臧自非秉心不回

邦之司直其可與于茲選哉具官某風操端莊
訂謨經遠作令楚澗治行籍甚如玉在珮動必
有聲迨登諫垣益著令聞憂國之心有忤其容
使時之策不啻出口秉金聲玉色之姿著疏穢
鎮浮之望朕顧瞻周行擢貳大正蓋非徒以歲
月叙進而已也而爾果能淵塞自將交脩不逮
精詳辨馬物之屬彊敏授畜烙之弊朕甚嘉焉
茲以覃恩授具階夫兵興以來需馬甚急勞騎
疾如風雨而我馬虺隤不能戰又牧監非不錯
置也而內地苦乏馬此皆爾之事守也爾尚悉
乃心力以欣厥政汧渭之盛在吾郊垌予亦何
愛于康侯蕃庶之錫乎爾其懋哉

牧齋集卷十一

十六

妻施氏加封恭人

制曰清公純壹之臣乃心王事者其退食委蛇
室家相貳之私人主亦有以知之矣具官某妻
封孺人某氏秀于閨門動以儀法珩璜之訓以
勗子孫布素之風以較僕御爾夫之能其官爾
勞懋焉茲加封爲恭人於戲婦人之相助其夫
也同于賓友人主之省視其臣也近于戶庭風
俗有不美而天下有不治矣乎

父宗翹先贈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加
贈中憲大夫

曰書稱堂構播穫所以教爲人子者至矣雖然作室與舊獨非厥考之責也與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彊學勵行實有其文也膏不施以昌其後肯構肯穫蔚爲名卿爾有子矣然而本仁祖義爾之底法既勤而讀書繼言爾之望歲良苦矣于其可以忘所自乎是用贈具階官夫生不逢時而身食其報沒又加渥焉爾豈知其所使然乎詩不云乎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母唐氏加贈恭人

制曰麟趾之詩序以爲闕雉之應蓋因公子之信厚而原本于后妃也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祖風綿邈儀法肅明腴洗致養洽比逮于里鄰羶薌薦嘗和氣藹于媪御發其長祥篤生爾子正色欲容而不履不踐之德人皆望而儀之則豈非爾之胎教者周而娠賢者至與茲加贈爲恭人朕思致成周之盛治仁及草木爾之遺休其未艾哉

太僕寺少卿史弼授中憲大夫

制曰頃者劄吏稽誅河東陷沒朕拊髀興歎願與卿大夫洗四郊多壘之恥凡公忠憂國之臣有言入告朕必知之具官某德器溫文風操廉幹起自己今躋于西臺正色寡言而班行肅括登車攬轡則江楚澄清家居有年體望滋茂迨罔寺服官之日正軍書交至之時而爾乃忼慨憂危指陳戰守崇墉樓櫓屹立目前大海重關廻環掌上蓋其氣吞醜虜直欲章天討于出車矧乃職在庶蕃何難整軍容于牧馬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以爾之志其肯忘茲戎索而服我寵詞乎余不以國方蹙土而廢我舞章亦不以虜未渡河而忽爾微戒有臣若是惟良顯哉

妻李氏加封恭人

制曰惟我勞臣必有賢耦蓋庭屏之不飭推諫之無時牽內顧以縈心顧前期而情氣此北門之刺所以作也具官某妻封孺人李氏嫻于內則秉是壹彝指龍具以厲功名長塗云邁問難鳴而資告誡短檠相依膺仕有年御窮如故閨門如洗清風可激于埋輪言聞不踰淑慎有同

于焚草茲加封為恭人佩此素沙之服空以爲
伊故知荆布之風終焉不替

父洪達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

史加贈中書大夫太僕寺少卿

制曰記有之士庶人百華本諸父母而況于卿
大夫乎朕作求世德發皇幽潛教必有初其敢
忘報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強學有聞負奇
不偶醇風弱物蘊孝友于家門和氣襲人解紛
爭于閭黨終身數卷人曰君子之儒教子一經
使爲清白之吏紹其素業爲我清卿十載孤貞
藉用白茅之舊承年建白發揮青簡之道是用
贈具階官用酬塗墍之心爾有子矣庶叶屋楹
之望國有人焉

母吳氏加贈恭人

制曰楊雄不云乎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士淡
然忠貞白首一節斯不以華丹亂者乎非有母
師誰與成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含章
可貞柔嘉維則饋祀而公姑交賀持家而媼御
威宜攻苦服勞迄無寧日御窮屏賁遂以終身
朝齋暮鹽尚閔告勞于田畯輕綃綺縠終嘆爲

素于女紅泊然儉德之可師宛爾素風之不替
茲加贈爲恭人永以詒女史之範不徒成爾子
之名

尚寶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

制曰我皇祖化成久道遐不作人摧挫有時
扶養無已留界皇考迨于冲人閭門登庸猶
恐不及具官某風簡清真文章炳蔚祥刑惟允
執法有聞乃以震門之言旋于削籍之譴口不
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
之志越朕嗣服起自田閒奉英蕩以周旋人咸

教習某氏三

二十

想望其風采歷殿陛而進止朕尤屬目于老成
騰茲典瑞之賢永懷仍几之託晉爾卿佐爲我
典刑遂用覃恩授具階於戲凡今一時起家之
人率多兩朝慙遺之老白首完節爾尚念皇
祖養士之仁黃髮在廷余敢忘古人求舊之義
勉旃夙夜服此訓辭

妻宋氏加封宜人

制曰主聖則臣直故思忠義之臣家人利女貞
尤賴賢明之助具官某妻累封安人某氏蘭行
彰信蕙風滿盈當相夫臚仕之時能自勵御窮

之操及手一朝抗疏二紀歸田風雨饑耕不廢
丘園之禮燈窓課讀宛如賓友之期使爾夫幸
偕隱之有人期沒齒而無憾惟此女士無愧古
人茲加封爲宜人服茲翟茀之榮益念縞素之

父淮先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奉

直大夫尚寶司少卿

制曰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親之成其子也
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子之成其親也贈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行無考類言有表坊以

北漢書卷之三

三

孝友淑其躬居家無子弟之過以忠義勉其子
過庭多長者之言克生直臣事我 皇祖于嚴
謹而不悔固云無忝所生選盛名而弗居亦曰
皆本諸父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沒祀以仁者之
栗矣五鼎之足云求忠于孝子之門庶百世以
不朽

前母陸氏加贈宜人

制曰忠臣不顧寵而事君孝子不怙愛而慕親
故禮有舊君之服而傳垂如母之文國家異數
霽恩推及前母教孝勸忠率用斯道贈安人某

氏乃具官某之前母行應箴圖動循珩珮新昏
燕爾中道棄捐哀哉若人命之不淑乃無子而
有子得因親以及親比及一年遂膺再命茲加
贈爲宜人於戲以爾子之于爾毛裏漠然枯槁
何慕顧此禮編之錫曾不問于烏鳥之懷是知
簪履之遺益無解于龍胡之痛用章諄勸非我
恩私靈其有知尚克享此

母安氏加贈宜人

制曰爲人母者或賢而不著于綸綍或貴而不
昭于管彤其能兼而有之幾何人哉贈安人某

北漢書卷之三

三

氏乃具官某之母蔚爲女士實惟母師機絲閒
讀誦之聲七著著平反之教迨抗章之怒未測
而偕隱之願不違歡然舉觴喜常在于目下慨
焉太息想齊名于古人宜爾振賢作吾遺直茲
加贈爲宜人瀧岡之表未艾于今介山之封有
光誰昔

尚寶司少卿王之宋授奉直大夫

制曰朕嗣服以來念我先帝往居儲副備歷
憂危惟昔年調護之人多今日登庸之士龍胡
莫遠鴻羽日新顧彼周行爲之慨嘆具官王之

來風期魁鼎志節激昂歷邑宰而稱能在刑曹而有執乃東朝艷軌之日正 九廟震驚之秋爾猶能窮究要辭抗言奸狀我 皇祖是以有慈寧之召而舉朝得以釋宗社之憂惟爾孤忠著于易世還追奪之恩命寵以訓辭起淪棄之餘生置之禁近蓋隻身嚴譴固聖朝養士之深仁而一旦召還亦 皇祖安儲之本意致其忠愛爾方感痛于山陵思其著存余尤瞻顧夫簪履乃以覃恩授其階於戲惟靖共爾位可以繼前修惟夙夜在公可以終後舉尚終念生全之德其無忘死諫之時欽哉

集賢集卷之三

二十三

妻孔氏加封宜人

制曰朕觀古忠臣志士身名坎壈而妻子流離未嘗不惻然傷之今吾追念先朝召還遺直而分榮及其室家國家寬大之恩顧不著與具官某繼妻封安人某氏女國母越婦道可宗相夫子以能官奉先姑于篤老迨抗章嚴譴之日正闔門皇恐之時環堵篝燈晤對有同于賓友田園饁餉沒身何羨于榮華是以雷風之震驚不廢瑟琴之靜好國論既定閭閻滋章茲加封焉

宜人爾其言念國恩勉勵內治砥節必期于表白立名相勸于汗青服我訓辭永綏福履

父登洲累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

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

制曰國家激勸臣工莫先恩命以追奪為辱則尤以補給為榮至于牽復未幾而褒冊相逮度越彝典佩服異恩移孝教忠顧不美與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天性剛方人倫篤厚抱遺經以究終始業不在于蟲魚負俠骨以游里閭志安知夫鴻鵠慨有大節傳之後賢惟茲法署之危言實乃家庭之遺教奮一身以為九廟子可下報其先人體一命以及九京父亦何憾于沒世迨 國論之既定肆恩命之載頒試觀日月之昭回言念雷霆之摧擊人心不死何待三錫以為榮天道有知豈曰十年而不復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是父是子惟孝惟忠徵于本朝固當垂之掌故為觀後世尚亦視彼冊書

母趙氏加贈宜人

制曰古之賢母躬躬於後其後必有砥節立名之人以顯揚其親我有賢臣率由慈訓贈安人

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言不出閭德宜爾家風也
相夫有難鳴傲戒之義恩勤鬻子有螺贏負仇
之仁既娠賢而有聞遂收華而長逝惟爾令子
茂著忠賢奮為死諫之臣志義有光于彤管祀
以仁者之秉顧養何慙于白華茲加贈為宜人
於乎邇今古之榮名惟忠孝為不朽不獨著珩
璜之教亦以垂巾幘之規

尚寶司卿歸子顧授奉政大夫

制曰尚寶之卿掌司符璽夾侍殿廷其班行最
為清切非其人名德老成宜在帝左右不以處

集賢集卷之三

二十五

為具官某德器溫文訐謏經遠初在給省已謝
聲華旋登掖垣益章體望蓋爾之正直忠厚本
諸先民而吐剛茹柔乃其素守當徑實奔趨之
日遵彼周行處羣言沸羹之時默為楮柱縣歷
滋久簡用惟新列在清卿職司尚璽出入殿陛
運顧瑣闥獻納之班回翔禁嚴彌覩夙夜在公
之節甄陞惟允咨望幸先乃以覃恩授具階於
戲世變風移所貴得沉實守正之士尊賢求舊
庶幾倡靜共爾位之風尚為吾之典刑以勉須
夫不次欽哉

原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馮有經贈禮部右侍郎

制曰我先帝儲闈日久育德通儒踐阼未幾
追懷舊學德音不遠山陵告成顧瞻懷思潸然
出涕聿舉追思之典以終憑几之言咨爾營蒐
聽余申命具官馮有經湛涵經術蹈履中和蚤
踐禁林拔自聖祖遂參講幄侍我先皇誦
文王世子之篇有伴寢門之孝非唐虞三代不
道無忘東序之規啓沃有聞勤勞茂著胡收華
于朝露徒齎志于辰猶昔在先皇為之三嘆

集賢集卷之三

二十六

惟余冲子悼以百身是用洊越宮僚峻副宗伯
漏彼下泉之澤蔚為儒者之光於戲涕泗何從
言念春宮之舊事話言猶在追懷青殿之執經
尚與享于在天誠何憾于入地靈其不昧鑒我
盡傷

諭祭原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贈禮部右侍郎馮有經文

惟爾蚤踐翰苑洊陟桂坊事先帝于春宮若
甘盤之舊學蓋亦馮翼孝德之士不獨章句誦
說之儒回翔有年奄忽長逝霜天雪夜尚想遺

心猶崇龍樓遂成陳迹悼弓劍之已往念簪履之如存瞻我先朝式章異數賁茲新寢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下葬文

惟爾望茂官僚勞深講帷寵數追錫日月有時爾尚收歆營寇追超弓劍其從與享長侍先皇居此幽宮庶幾不朽

原任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謚恭襄石茂華追贈資德大夫

牧齋集卷九十三

二十七

制曰閼闔在朝永念鼎鍾之績羽書旁午式勤輦鼓之思無競惟人逝者可作瞻言舊烈敢告治庭具官石茂華志慮忠純材術膚敏踐更中外歷著風猷馳島寇于維揚捍強胡于汾石入登樞武等邊屏幃之閑出總元戎宣威區落之外上首虜者二十餘章警羗夷者七十一族再臨秦隴俄然星隕于營中一望節旄尚爾風驚于塞上睹絃鈴索之警視彼兩府之勳矧予將帥之臣亦有箕裘之胤乃以覃恩追贈爾資德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肆承平之日久致戎索之

漸隳黑水白山尚留殘孽旄頭畢口未斷夷氛起冢象祁連猶恨匈奴之未滅將星高太白誰當長子之帥師推九原猶視之忠稱一人拊髀之意惟靈不昧服我訓辭

原任太常寺卿洪文衡贈通議大夫

工部右侍郎

制曰朕簡召遺逸登用老成蓋將網羅武宣之人材修舉成康之政治虞門載闢黃髮在廷其不幸而淪亡余何愛于贈卹具官洪文衡學術醇正風操端莊當束髮以登朝迨白首而壹節

牧齋集卷九十三

二十七

奉公體國殆庶幾知無不言言無不為蹈道潔身則可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追我初服載陟清卿雖回翔卿寺之間實蔚為本朝之望論不阿世抗議以存祀廟之規義深愛君盡瘁以藏園陵之禮方期枋用胡不憖遺撫先朝梓漆之材慨漸凋于再世念夙夜寅清之德恍或在于周行爾生平懷報國之心持以入地余一人懋厚終之典書而納棺是用特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錫之誥命於戲士有令名至身沒而論定國之彝典蓋生榮而死哀惟朕言之有聞

庶逝者其可作管窺不昧尚服享哉

原任南京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安

希范贈光祿寺少卿

制曰爲國以養士爲先養士以厲節爲本昔我神祖野多遺賢蓋將鬱積一時之材以爲子孫百年之用如鳳麟之服猛驚若珠玉之茂山川追我新朝時咨故老或有淪沒余深嘆焉具官安希范德行溫文風節凝遠抗章郎署力陳社稷之言削籍編氓固守丘園之責窮而譚道誠畢世以何求退不忘君蓋沒身而後已方當召

北齊書卷九十三

三十九

用竟不假年曉彼遺民至于今日風霜閱歷徒知松栢之心節目料喬莫竟梓材之用爲之一涕胡不百身特贈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戲考完節于生前蓋棺始定表令名于身後簡冊猶新尚念我祖百世之仁庶亦慰爾生平之志

四川叙州府興文縣知縣張振德贈

光祿寺卿諡烈愍

制曰比以疆圉多故奔潰相仍余欲僇死而施生責以致命必先憫忠而厲節教之事君庸峻

以昭激勸具官張振德入孝出弟經明之爲吏有儒者之風居官以保障爲事屬逆會之作率郡風靡遂登陴以授兵孤城斗絕力壯矣閭門之婦孺皆爲國殤惟吾謀軍師國邑之臣率多保身軀妻子之輩誰無百口甘視息以偷生視爾一門尚汗顏而愧死是用易名烈愍峻秩司光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異數以彤寵錫斯備於戲生吾所欲矧二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餘

北齊書卷九十三

三十九

年養士之報庶幾精爽尚克顧歆

自兩制專屬館閣而贈祭誥文及武官恩命誥勅房辦事者據爲職掌天啓元年余當外制中書譔馮庶子贈官誥鄙俚不典有抱明月而長終之語余信筆爲改竄自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相率來請余受其辭而却其幣中書忘余侵官往愬於中堂中堂唯唯余不與置辯也迨今上初褒贈應山諸公制詞皆出詞林歷數年而吾邑許祭酒以謨高忠憲制左官蓋中書

挾摘其制語獻之韓城藉手以報東門之
役韓城喜于斥許初不問故事云何而許
亦未悉余之爲始禍也 穆廟初高文襄
當國歸熙甫以僕丞管制敕一時贈祭文
爾雅可觀厥後辦事者多用乙科闕入閣
中亦視爲故紙不復簡括制詞日陋王言
日輕閒與諸老言之相視目笑而已於乎
亦可爲一慨也壬午長至後五日記

牧齋初學集卷九十三

牧齋集九十三

三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四

外制四

工科給事中魏大中授徵仕郎

勅曰朕運撫多艱求助小忠歷選賢俊充斥諫垣安得公忠體國之臣參錯其間使風聲凜然而國是以定與具官魏大中恭敬溫文弘深肅括蔚爲民譽久在使垣周爰咨諏載驅英蕩瑣聞晉列封駁有聞蓋爾有正色寡言之風而懷澹然無我之志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居無墮替之容進無扳援之黨先資之獻視彼周行而如結之心形於入告朕有嘉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開門伊始納牖惟人以緇衣巷伯之恩勵其素節以彈冠振衣之想立我新朝誦虞人之箴爾尚輸忠於辛甲以鄭公爲鏡余將取法於貞觀益勉辰告之猷無負夕郎之拜

妻錢氏封孺人

勅曰士淩然孤貞窮通一節何暇問室家乎然而北門之歎未免上聞則相貳之賢蓋亦砥節之資也具官某妻某氏頌圖叶德棠果告虔奉白髮以服勞辛動生死却丹華而攻苦龜勉歲

時迨通籍之有年益負屏而相勵夜行多畏凜然行露之防辰告有章宛爾因風之微如茲媿德何靳分榮茲特封爲孺人闕狄之章尚頻仍於殊錫素沙之德知不改其生平

父邦直先贈奉職郎行人司行人加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

勅曰士有沉冥沒世身不出一畝之宮而束修砥行以見於後斯所謂鄉先生沒世而可祭於社者與朕思式而表之矧其有子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人之逸民天之君子內行純備儼

母蔣氏贈孺人

介圭之有章至德可師扇和風而被物因心制行非有使然博喻爲師是亦爲政乃其式穀於爾子蓋皆模範以古人青簡猶新指鬚眉而激勵丹心未死按圖像以考求攻木之教有聞匪石之心不改是用贈具階官於古有曜宜揭德以振華非朕敢私用厲世而磨鈍

母蔣氏贈孺人

勅曰敬姜不嘗稱乎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夫愛其子而勞之不若勞其身者之以身教也爾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性閑圖史訓奉姆師採茶藝

以爲心習井春而作苦抱絲貿布勤敗杆以相
元并食易衣市遺編而教子劬躬已逝姬賢有
聞封駁禁闡尚想指陳於畫荻隱憂瑣闥終懷
手澤於斷機茲特贈爲孺人庶幾釋孝子之悲
亦以章女宗之德

工科給事中方有度授徵仕郎

初曰朕博求俊乂廣置言官班行載盈臨朝發
歎思見正色讜言之士以幾鎮浮疏穢之風苟
得其人中我茲選國有彝典先以訓辭具官某
風操端莊言行謹直肅然清廟之器粹然乎尹

卷之四

之姿爲今歲能冠於澤潞報政優異擢在諫垣
既明且清其言不愧乎先正允文而靜立朝有
慕乎前修君子之德風曰不流而不倚吉人之
辭寡蓋有矣而有倫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國
家以得人爲彊若虎豹之衛藜藿以一言取重
若鵬鵬之解嫌疑故崔公發言則溜青慙服而
汲直在內則淮南密謀爾其以靖共正直爲倡
余豈以蜩蟬沸羹爲患欽余時命慎乃攸司

妻閔氏仍前贈

初曰夫婦之義始乎人倫故谷風有御窮之悲

而鷄鳴致偕老之祝朕於臣子蓋深歎之具官
某妻贈孺人某氏來是壺彝作其內治夙興夜
寐躬濯概以有虔朝壺暮鹽服井春而不解吁
其悲矣胡不永年中夜傍徨尚想牛衣之感涕
日月逾邁誰其瞿弗以來軫茲仍贈爲孺人尚
有聞於管彤知無憾於宿草

繼妻張氏仍前贈

初曰爲吾志義之臣服官廉辨有事殿中則其
相助之賢攻苦而食貧者亦已勤矣朕有愍冊
其何忍遺具官某繼妻贈孺人張氏既靜而顙

卷之四

終溫且惠箴圖之訓學於先姑沆臚之供及於
再世竭黽勉而相讀珥無光輝躬操作而之官
衣猶穿弊光塵已往儀度有存治業寢門儆戒
尚思夫行露上章瑣闥風規彌感於視星茲仍
贈爲孺人不獨慰夫子之心亦以章女宗之範

父恒先贈文林郎山西潞安府長治

縣知縣加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

初曰國計莫先於樹人家修必本於種德樹人
如積穀以既穫爲成功種德如力田以勤數爲
能事肆我瑣闥粵有賢臣原本先人著之書命

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器資恢傑德性溫文
孝養厥親牽車牛而服賈好行其德解服駢以
郵貧篤厚深中與人無厓岸之異感槩立節行
已在儒俠之間不羸其躬以昌厥子高吾門可
容駟馬既有徵於里閭度其旁可置萬家誠何
恨於泉壤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或源或委宜
食報於先河爾熾爾昌尚流光於後裔

母程氏仍前贈

勅曰麟趾之詩咏公子信厚之德而原本於后
妃國家之治所以仁及草木也我有賢臣追念

慈訓

五

慈訓娠賢後余寵嘉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
某之母天性鍾慈女圖叶矩易衣并日儉共迄
於沒身洗腆盛勤勞萃於十指慈和藹於嫗
御頤靜化於閨門發其長祥篤生爾子無險詖
私謁之念似其母儀有不踐不履之仁本於胎
教茲仍贈為孺人關雎之應既有聞於爾身麟
趾之徵尚茂著於爾後

刑科給事中薛大中授徵仕郎

勅曰有事殿內之臣吾所為職諫諍資規益者
也苟得其人咫尺丹陛執簡却立朝右屏息而

人主動容其責任顧不重與具官某器資恢傑
風力肅明早以長才試於為邑屢居上考擢在
諫垣當羽書交至之時兼國論紛紜之日悉心
條奏信志敷陳盡地聚圖有言必底於可績正
繩直筆無論不期於矯時甫踐月請之班已著
日聞之効乃以覃思授具階在昔三原粵有前
詰奏牘流播炳若丹青爾生於其鄉亦有替宗
之思乎惟篤誠可以繼前修惟博達可以經世
務爾必勉之無姑求賢於世之君子而足也則
余汝嘉

妻秦氏仍前封

六

勅曰周官之以六計弊羣吏莫不以廉為主然
而士君子之能廉多始於家室北門歎交謫而
家人利女貞斯可以觀矣具官某繼妻封孺人
某氏環珮應圖衡規合德恭大慈小朝壺暮鹽
自誓以裙布之風佐夫為清白之吏突煙朝冷
坐看釜甌之生塵鈴索夜闌共喜寢門之如水
清班既踐內美滋彰茲仍封為孺人祇服訓辭
永綏福履益勉夜央之間用襄辰告之猷

父約封文林郎河南歸德府寧陵縣

知縣贈徵仕郎刑科給事中

勅曰易稱積善餘慶傳言德厚流光故除德之門必高於後而祥刑之策或授於先挹彼注茲蓋天道使然也對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飭躬厲行陳義本仁矩行規言師孝友於千古春華秋實備文行於一身折節以爲善於家傾貲以好施於國流離載道望之如歸饑寒塞門待以舉火敦六行以重任恤既以仁厚起家本六計之弊廉能又以清白訓子凡此象賢之美誰非燕翼之詒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手鴻羽爲儀大

刑科給事中

初於堂坊之後虎賁猶在試觀於殿陛之間

戶科給事中史孔吉授徵仕郎

勅曰昔稱王仲舒爲拾遺秀出班行乃動帝目蓋有事殿內之臣密侍瑣闥風流吐茹皆有獻替非獨能言而已具官某經術湛深器縕純茂發跡賢科兩宰劇邑所至治理風績炳然迨登諫垣封章屢上論事以和衷爲準籌邊以竭澤爲憂策皆便時言可底績至於進止雍頌敷奏詳雅如良璧之有邸而精金之有聲朕臨朝顧視念彼周行先民之風藹然猶在若爾者可以

爲文丁法從之臣矣茲以覃恩授具階夫給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爲之而後世徒以爲言官而已朕今欲使封駁凜然殿陛動色諫官之勢不輕而朝廷日重其所以望爾者遠矣靜共爾位勿替朕命爾其念哉

妻蔣氏仍前封

勅曰婦人之貴從夫者也倘從其貴不從其賢則翟氏之榮不光而綢繆之思彌苦已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環珮應圖琬琰合德異軀宿肉則舅姑忘貧荆布操作則家人屏貴惟茲米玉

安縣知縣

之姿迄無初終之異夫婦之間宛如賓友婉賢如是不已難乎茲仍封爲孺人服此休命不替素風蕭然瑣闥之游何異鹿門之隱

父餘道先封文林郎福建建寧府崇

安縣知縣加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

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爲人師者有相於國家之養士者也而食報於其後又何疑乎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成性溫栗比德家傳載廉之石菽水爲歡庭生交讓之木冠水相代嗟數奇而不偶能博喻以爲師不收覆楚之威

益行菁莪之澤遐不作人施及其子今爾子續言勵行蔚爲實臣是則爾之成勞也是用加封具階官爾方白首窮經豈知章服之榮有以加於韋布乎先河後海國家崇本之道宜爾爾其善承之

母潘氏仍前封

勅曰 皇考庚戌之歲予大夫登於朝者不爲不多矣官於禁近者少也官禁近矣父母俱存者又少也兼而有之矣當需恩之際值稱壽之日者抑又少也於戲是不惟人之全福家之積

慶不可多遘而天地休明之氣亦有限焉封孺

九

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出自德門備有儀法今爾子爲青瑣之臣而爾與夫俱黃髮之老吉祥善事駢集一門可謂盛矣夫德者福之基也家者邦之基也朕旣已觀德於家又以徵天地休明之氣朕甚憚焉茲仍封爲孺人朕方有意於養老乞言之事而侍養之臣祥祉如是其尚善持之思其所感應召致也則豈惟一家之慶哉

兵科給事中李遇知授徵仕郎

勅曰乃者東夷不靖河東失守徵發填委朝野

經緯謀者率以謂議論不省則無以責成功封駁不嚴則不可振積習兵垣得人而疆事思過半矣具官某風力肅明機用周敏初爲健今在我近畿尉有令名躋於諫署班行秀出如衡牙之有聲糾覆精明若操刀之能割至於論兵事之疎尤多切時務之言指顧遼山渝水之間可以坐而籌畫敷陳出車命將之事庶幾立見施行若爾者可以爲兵垣之選矣乃以覃恩授具階自兵興以來道謀孔多戎律利敵夷耽耽志日在我我睽睽目不在敵夷所以逞我所以感也實爾之言無忘國恤掖垣瑣闥之地皆枕戈坐甲之人人咸以遼爲事斯遼事辦矣爾其懋哉

集 卷 四

妻王氏贈仍前封

勅曰讀小戎之詩而知秦之婦人女子皆能先國恤而後室家斯然有士行也遺風有存予其恡此贊冊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動稟詩書言光箴訓醴耕佐讀甘羈羈以御窮荆布之官比素絲而叶德收華已舊錫命維新風動掖垣誰問封章於右省霜清板屋空懷茵綬於西戎茲

仍贈為孺人尚其默贊夫德音用以有裨於王事

父友竹先贈文林郎直隸大名府東明縣知縣加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

勅曰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夫教非其辟耳之謂也生而有氣誼可見歿而有風骨可詒式穀之似有深於提耳者與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學有根柢言成文章驥足未展於名場燕翼每勤於誥嗣以任恤教鄉里肅如磬鼓之招以德義愧器浮嚴於榷楚之撻用為庭訓施及官方啓迪有聞規摹滋茂是用贈具階官於戲再世而昌既有徵於播種九原可作斯無愧於典型

母某氏仍前封

勅曰臣子勤勞王室砥節首公進才入彀之思退而有燕喜之慶一悲一喜未嘗不回翔錯互也國家蓋有以慰之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躬傳茂矩性稟深慈機絲攻苦於一身膏火佐勤於兩世今爾子既顯融瑣闥而爾尚優游板輿惟榮與壽可謂兼之矣於戲王于興

師為人臣者咸有無衣之賦不遑將母為人子者寧無絕裾之悲爾既勉其子以事君余當因其子以念母茲仍封為太孺人尚其彊飯以迓餘休母重倚閭以牽內顧

兵科給事中明時舉授徵仕郎

勅曰國家六科之設名應六曹東師之出兵垣尤重籌邊論將以封駁為折衝非真心弘濟之臣曷與焉具官某心事樸忠局幹縣遠出宰西江報政北地爬剔疾苦扶養小弱可謂良吏矣頃者東事方殷兵食坐困爾新從西方來封事數上勾稽夷虜言表評制禦之謀勞畫戰守有畫地指陳之狀朕東顧旰食每三歎焉茲以覃恩授具階夫言官率戰於廟堂邊臣心戰於疆圉此今日之通患也使言官之畢牘與邊臣之烽堠胥用以向賊而不恤其它東方豈足慮乎爾典司兵垣且憂邊事良苦朕將倚以辦遼矣爾其念哉

妻唐氏仍前贈

勅曰國家需思推及家室死生契闊成卹其私具官某妻贈孺人某氏溫恭婉德冠絕御窮節

衣量腹以事尊章風雨雞鳴以相夫子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第以朝命也如何為之永歎然爾夫不以絲枲而忘管蒯之思國家不以宿草而遺采蘋之德則爾亦可以無憾矣茲仍贈為孺人膺國之再命我有訓詞從姑於九京爾其與享

繼妻王氏仍前封

勅曰古之賢婦克相其夫者多明識道理有忠君憂國之思焉不徒以織紵饋食為能事也具官某繼室封孺人某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撫

孤孩有莫辨之仁事君姑有在側之孝至於心

念國恤勉其夫以急君而身留子舍代其夫以事父割兒女婉孌之私成丈夫慷慨之節若爾者可謂女士矣茲仍封為孺人爾夫方拮据兵垣指畫邊事爾尚益庀內政贊我諫臣爾亦與有成勞哉

父誥先封文林郎江西吉安府廬陵

縣知縣加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

勅曰予觀於土風巴之人有好古樂道之詩焉今其遺民猶有存者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

被服儒素規矩古人事親而飲水盡歡教弟而膏火無間爾子通籍起家而爾終守幽人之吉退修長者之行蔬食布衣宛然野老渥顏白髮話彼平生好古樂道誠無愧焉是用封具階官於戲疏榮霈恩國有彝典然白駒空谷之思亦攸寄焉非爾不足以與此

母王氏仍前贈

勅曰嘉穀旨酒可以養母此亦巴人之詩也朕推恩臣下循覽怙恃之間蓋愴然傷之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相夫有佩章之順教子有

宿火之勤黽勉劬勞不媿女史爾子出宰百里

爾能封鮮訓廉加飯問獄三年有成猶及見之今爾子方致身青瑤而爾已歛影黃墟話言不遐圖像空設良足悲矣茲仍贈為孺人庶幾寸草之心足慰樹護之慕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授文林郎

勅曰昔在我孝廟扶養言官開受讜論易世之後忠厚正直鬱然成風朕嗣服以來追懷先正慨然有典刑之思焉具官某得南方文學之華抱先正先憂之志膏雨之政浸灌淅西游陳

內臺令問滋茂爾既博通經術貫穿世務而又
本諸憂國之心發以便時之策籌邊徼而悉要
害辨賢奸以渙小羣朕顧瞻周行省覽封事庶
幾於爾有先正之望焉乃以覃恩授具階爾乃
祖起家 孝廟中著聲南垣恭肅之名于今為
烈惟恭與肅忠厚正直之表也爾尚祇一乃心
紹承先德朕將以前烈畀爾爾其念哉

妻申氏仍前封

勅曰二南之風閨門之細事皆所咏歌而罕可
指述此王化之最盛也今安得而見之具官某

某氏

十五

妻封孺人某氏淑茂柔明休有華問學於舅姑
以事夫子以爾夫學殖之勤服官之忠則爾之
交儼於旭旦而治業於寢門者其亦可想見矣
予茲仍封為孺人其益相爾夫效爾績用以章
明王化亦惟爾之休

父輯符封文林郎浙江杭州府仁和
縣知縣加封福建道監察御史仍前

階

勅曰朕惟人材之難長育有素風流之來彌遠
則弓冶之傳滋大豈可誣以封具官某乃具官

某之父恭肅之孫孝秀之子慨有大志似其先
人結繩掌故富有腹笥水利兵農爛如指掌非
惟有名士之風蓋亦抱通儒之器抱道不施以
詒其子今爾子竟爾志矣於戲魏公之遺笏代
著清風王氏之青箱世諳舊事風流弘長非爾
其誰是用封具階官爾尚傳述祖德磨切後賢
使爾子之風績克媿乃祖顧不休與

母顧氏仍前封

勅曰吾聞之敬姜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然則
古之賢母所以娠賢而教忠者其必繇於此矣

某氏

十六

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家風綿邈儀法肅
明言稱先姑服習珩璜之訓無違夫子辛勤替
笏之遺至於斷機之教益勤於學殖而備官之
訓不替於官成式穀有人誥誡彌苦則古之母
師無以加矣茲仍封為孺人爾子風猷未艾爾
之優游象服往來雕軒固有日矣能勞之報顧
不著與

山西道監察御史江秉謙授文林郎

勅曰昔我 皇祖儲養諫臣迨於末命除授如
恐不及山陵既成人物滋茂朕瞻彼周行蓋不

之思焉而需思之典其能已乎具官
學承家儒術吏出宰劇邑蔚有賢聲襦
之詩有聞膏雨之澤滋潤晉陟臺憲風聲凜然
庶已奉公志每存乎交儆盡忠補過心如結於
在共傳且止之謠快觀巡行之跡顧瞻法從
幸有人焉乃以覃思授具階朕聞受言路朝上
夕下立維新之朝則當奮被濯之氣居可言之
命則當收樂石之功若乃埋輪示威焚草為慎
此哀世之事而非朕所望於爾也爾其悲哉

妻汪氏仍前封

教書集卷四

十一

勅曰人臣出宰大邑入陪法從勞於王事而不
得顧卹其私則內助斯重矣具官某妻封孺人
某氏婉婉淑儀儉共令德拮据辟績之苦宛若
孺生追陪膏火之餘自為齊友居寢門而治業
龜勉中宵視封事而戒心殷勤問夜爾夫得以
一心營職爾有助焉茲仍封為孺人再命是膺
初勞勿替

父應晚原任四川重慶府涪州通判
先贈文林郎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
加贈山西道監察御史仍前階

勅曰木本水原臣子承家之學先河後海國家
追遠之思具官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行馴
簡押學咀英華廿載入山勵隱居之遠志一行
作吏借宦跡以薄游涪水之歌詠猶存黟山之
藏書殆遍作縣有譜試看廉石之傳荷囊生風
不負簞金之教是用贈具階官嗟斯人之不作
庶可用以為儀

前母胡氏贈孺人

教書集卷四

十八

勅曰數典而忘祖非故也登枝而捐本非仁也
朕比下詔需思尤敦篤於原本故臣子之有志
弗信者悉逮及焉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孝慈
天授共儉少成龜勉備旨之勤閱歷盡糟糠
之苦警彼開國承家之事實為荒度草昧之人
實命不猶溘焉先逝逮乎曠蕩追思之日乃得
均霑後子之封其可愍矣茲特贈為孺人於戲
觀口澤而思以言乎所生之子見圖像而拜豈
望於不知之人推恩體及夫人情異數不限於
功令爾靈不昧尚服享哉

母汪氏仍前贈

勅曰貞順賢明母儀之所兼重也古之賢母稱

於天下能教其子其可誣哉贈孺人某氏乃具
官某之母被服圖頌不解於身諷誦詩書略皆
上口既能食而能教亦有嚴而有慈是正一字
之辨論取諸腹笥慨數千秋之風義教以心師
遂成爾子之名不愧母師之號茲仍贈為孺人
於戲綸紵之榮滋至而管彤之譽無窮是母是
子厥惟顯哉

廣西道監察御史游士任授文林郎
勅曰朕睠顧東方拊髀太息蓋欲順殺氣以用
兵法文昌而命將而懼未有以稱也我有臺臣

世宗皇帝

十九

期振國恥慨有大志子寵嘉之具官某學求經
國志在救時自為今而循良已有聞於當世甫
就西臺之列屬當東事之殷慷慨上書諄復論
事孟江鑑海攬世務於目前餌虜穿夷聚兵符
於尺幅子嘉乃志明試以功遂命爾於彼東南
蘭江淮習流之卒身親教練成越人君子之師
用以張吾三軍期於自當一隊爾受命往矣乃
以覃恩授具階於戲自唐宋以來往往用文臣
為大將朕命爾非小也非寬不可以養人非嚴
不可以御衆非廣不可以集事非斷不可以成

功聽我訓辭著為紀律朕有後命爾往欽哉

妻段氏仍前封

勅曰易不云乎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夫以
從王事臣道也而妻道亦參預焉人臣砥節首
公必得閨門之仗助豈偶然哉具官某妻封孺
人某氏休有華問歸於今人躬洗削以御貪服
素沙而北德爾夫子既奮身師旅方有外憂而
爾能庇業寢門俾無內顧蓋不離身甘羸輶量
腹以佐養士之風抑可親執鼓柝向屏以作三
軍之氣所謂以從王事誠無愧焉茲仍封為孺
人爾其益勤夙夜以相夫子石窌之封朕不遺
爾

世宗皇帝

二十

父讓先贈文林郎浙江湖州府長興
縣知縣加贈廣西道監察御史仍前
階

勅曰士能詠歌一室抱遺經以昌其後斯已賢
矣矧其慷慨負奇風義弘長大啓其後之人以
勤王事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通材有敏亮
節激昂志在春秋刊訓故專門之學下窮掌故
鄙蟲魚篆刻之文嗟有志而無時終藏器而不

賈肆尚友之心於千古游於酒人輅濟世之德
於一鄉稱爲長者惟而賢子似其先人持橐殿
廷載舊史麟經之筆奮戈夷虜出傳家豹略之
書蓋堂構之有聞信風骨之不朽是用贈具階
官尚佇師中之錫爵爲泉下之光

母明氏仍前封

初曰臣子奮不顧身勤勞王事妻子不足戀惟
有母尸養之思足以奪之我有志義之臣必本
賢明之母著之女史休有譽問封太孺人某氏
乃具官某之母淑慎應圖堅貞苦節寒冰懷慄

紫雲集卷十四

二十一

誓白首以殉夫宿火受焚青燈而教子燕及
婢寡嘗自分衣食之餘斥置義田曰以終先君
之志至於寢門之告戒必先砥節而首公日暮
而倚閭幸無以老人爲念秋高而遷將當獨分
社稷之憂肆我賢臣率繇慈訓茲仍封爲太孺
人爾其優游眠食勸勉勳名旋觀東事之告成
嘗御北堂而燕喜

陝西道監察御史蔣允儀授文林郎

勅曰宋制有言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惟諫
官而已朕大弊羣吏妙簡諫官試職未幾畀以

審命其懷重臺諫猶前志也具官某器資
德性溫文茂著循良再更繁劇乃膺師薦
西臺蒿目憂時以四郊多壘爲恥直筆繩世以
衆言淆亂爲憂旬月之間奏章數上補助政體
皆可施行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心以御氣氣
局恢則心益小學以經世世務達則學益深惟
忠實可以不撓惟精誠可以不懈朕方觀爾之
尚勉於厥修欽哉

父弘憲原任戶部貴州清吏司署員

外郎事主事加贈奉直大夫

紫雲集卷十四

二十一

制曰傳稱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蓋其弘長風流
積習名教志氣可以默喻而孺染非有使然余
有寵章表其懿德用以著教非獨廣恩原任具
官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恭敬溫文孝弟忠
信強學博喻循道以爲陳義本仁旌行而爲
佩自膠庠而教國子以人師而爲經師歸休乎
環堵之宮終天年而將母入官爲錢穀之吏盡
地力以事君管權政而指掌秋毫憂存國恤賑
凶裁則隨車夏雨誠感人窮至其沒不忘君可
謂死以勤事肆而今子蔚有家風澹泊自將不

改寒毳之雅志公忠憂國庶幾易簣之遺言清白萃於一門羽儀用乎再世是用加贈具皆於戲節其一惠誠無愧卿之先生祀於瞽宗可以教國之弟子

雲南道監察御史趙子達授文林郎

勅曰我先帝踐阼未幾舜旌斯舉除授臺諫如不終日鼎成之後接踵而來皆先帝所以遺朕也推恩之典其可後哉具官某風義篤厚品識恢明往在使垣夙有令聞英蕩相望於西北馳驅不憚夫咨訊越予嗣服之初乃就憲臺

雲南道監察御史趙子達授文林郎

二二

之職雄班初滿邊事方殷風采足以肅臺端議論足以扶國是正色對仗有獨立敢言之風奮志車攻有滅虜吞胡之志朕甚嘉焉乃以覃恩授具階今日方舉國憂遼遼何足憂也韓愈身兼憲職力贊蔡州之師范仲淹起自諫官驚破夏人之膽尊俎折衝責在爾輩爾其竟爾緒言勿替朕命欽哉

妻王氏贈孺人

勅曰雷風順承易著家人之道琴瑟靜好詩懷偕老之思具官某妻某氏夙有多譽來嬪德門

侍奉則總筭益虔賓祭則酒食祇飭收華永逝遺範猶存胡不百年遂爾先封於馬胤庶幾夙夜尚思交儆於雞鳴茲特贈為孺人爾其有知尚克享此

繼妻李氏贈孺人

勅曰婦有相夫而不及其成亦有成夫而不見其盛人能弘道末如命何具官某繼室某氏善事君姑克相夫子篝燈佐讀有無踰仲卿之規推食字孤有兼倍所生之感蕭然即舍溘爾長終不及見姑尚想彌留之慟無以聞母彌深伉

繼妻李氏贈孺人

二四

儷之悲茲特贈為孺人庶幾芝蘭之頌無復泉臺之憾

繼妻水氏封孺人

勅曰女德無極婦道有終迨於繼續之間滋有故新之異具官某繼室某氏德應女圖道齊師氏作鵲巢居有之配鍾螺贏肖我之慈子皆有逾於已生人亦莫辨其所出無復單衣之感彌深緩帶之恩至於相貳之多勤又其淑慎之餘事茲特封為孺人於戲鸞鳳之和鳴已徵祥於臺閣鴈鳩之叶德尤昭美於管彤

父嵩先贈修職郎行人司行人加贈
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勅曰古稱水深土厚無逾西秦漢舉孝弟力田
多出三輔惟此良士佑彼後人趙某乃具官某
之父馴行孝謹矢志篤誠帶經而鋤空勤穠
於望歲釋耕而歎終期播穫於象賢惜哉有
志而無時展矣是父而是子持橐筆發揮青簡
之遺正色讜言藉用白茅之素是用贈具階官
用彰種德之光益厚樹人之報

母蕭氏封太孺人

卷之四

勅曰古稱女士亦云母師圖史之訓具存式穀
之報不奕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順柔以事君子
辛勤以持門戶青燈白日積有歲年黃卷素帷
互相磨切子既躋於法從女亦蔚為禮宗惟此
娠賢是為胎教茲特封為太孺人令妻壽母知
讚誦之不慙文駟雕軒將往來之有煒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思啓授文林郎

勅曰御史執憲轂下持斧郡國將命宣旨固難
其人乃者賊壘未平竝邊多警以巡行之使兼
閩外之權朕於臨遣蓋尤重焉具官某性資恢

假威力彊明奮自循良擢居臺憲雄班初入諫
言有聞惟雲中上谷之間實藩籬要害之地命
爾相視衿要籌阨塞於屏幃之中撫馭師徒宣
國威於種落之外不徒近固鎖鑰抑可遙壯風
聲爾受命往矣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內以擁
衛神京外以警服大虜併三關而設守實有良
規兼兩道以制夷豈無長策尚勉思夫攬轡將
佇望於策勳欽哉

陝西道監察御史李達授文林郎

卷之四

勅曰御史執憲轂下非徒聯法從持議論而已

其精神足以折遐衝其果毅足以扞禦侮古有
社稷臣茲其選也具官某材函特達德佩光明
筮仕祥刑蔚為民譽峻登憲職秀出雄班頃者
東夷不臣遼疆日蹙方羽書旁午之日正戎行
單弱之時爾乃慷慨上書邁任就道逝將率巴
渝之衆簡庸蜀之人雪子弟遼水之讎正夷虜
棠街之僂有臣若此朕深歎焉乃以覃恩授具
階於戲寢淮南之謀賴汲黯之正色正淮西之
討資韓愈之昌言勿謂外寇之盛衰不係中朝
之得失朕言維服爾往欽哉

妻汪氏贈孺人

初曰士既通顯而念報佩之盟未嘗不愀然也
況其賢孝有聞者乎國家蓋代為愍之具官某
妻封孺人某氏家有素風身多儀法雞鳴問寢
則孝著慈庭蟲飛戒安則勤歲士行方宜其室
不永於年官燭宵殘嗟短檠之未棄臺霜夕冷
慨長夜之有人茲仍贈為孺人用貢泉室之恩
式昭管彤之美

繼妻汪氏仍前封

初曰釐降之風邈矣二女女之曰以觀刑也若

卷一百一十四

三二

乃元妃繼室媿美虞汭以光於有家則士大夫
家難之具官某繼妻封孺人某氏圖史被躬環
珮叶德應歸妹其娣之吉良袂有占為有齊季
女之尸采繁彌飭繼修壺政用嗣徽音問寢食
於高堂殷勤無間嚴啓閉於內屏肅穆有加茲
仍封為孺人尚敦儆戒之風以著觀刑之範

父之章先贈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

官加贈陝西道監察御史仍前階

初曰士有奇不售坎壈長終而發其祥於後人
也俯仰之間有天道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

本特達才復經奇繁露玉杯湛深經術之
學雖彗彗列縱橫子史之文乃不偶於數奇終
有資於狂易趙嘉之遺言臥蓐竟爾無時鄧炎
之才命止戈終焉有子顧我荷蒙之彥為爾肯
櫛之人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挹彼注茲亦何憾
於造物求忠移孝庶有永於前人

母方氏仍前封

初曰婦人之殉夫也有截髮毀肌之操國家之
崇節也有崇臺綽楔之褒其有苦節有加旌門
未逮而獲以其子顯者則旌典與封典蓋交并

卷一百一十四

三二

焉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淑慎無儀堅
貞厲志當其夫嬰奇疾子在孤生供藥物於十
指之中熒熒宿火操門戶於一紀之內慄慄履
霜蓋殉夫於夫在之時不待寡而後寡存夫於
夫亡之後乃為窮而又窮幸藐孤之有成斯然
頭角悲未亡之後死聞此歲時真古今節孝之
所難乃功令表章之或後茲仍封為太孺人於
戲我心匪石白首何異於盛年有子克家彤管
有光於簪筆尚永傳於青史終有待於漆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四

竹齋初學集卷九十五

外制五

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周順昌授承

德郎

勅曰昔人之舉郎吏曰真素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官人之職如鏡於水澄汰自己辨論有原稱是選者不亦難乎具官周順昌介圭不飾朱紱有音肅然清廟之容雅有先民之度自其筮仕司理壹意守官風清閩海之塵氣懾貂璫之魄蔚爲民譽晉陟天曹體望滋章師言惟允峭獨

欽定四庫全集

自矢寅協奉公破藩籬厓岸之私虛能鑒物絕弓劍苞苴之問廉非市名蓋將以裴王崔毛爲心非直著簡要清通之望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余欲拔貞固而斥華僞汝明余欲進公忠而抑阿黨汝翼以平心考覈人地以實用儲侍人才雖在郎吏余將以統均望爾爾其念哉

妻吳氏封安人

勅曰君子砥節肯公能以清強自奮殆必有寢門之助焉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淑慎無儀安貞有節適舅姑之所溫清無間於夏冬竭奉養

之勞洗腆更兼手藥物追相夫於典劇益相贊以御窮來有弊穿允稱盛鹽之淡泊食無粉澤彌資水鏡之清明茲加封爲安人臣有義曰無私交女有心曰無私謁斯所謂相成者乎尚益

忠勤以竟厥德

父可賢先贈文林郎福建福州府推官加贈承德郎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

事

勅曰賢才之出殆非偶然元氣孕育於家門而楨幹克生於王國詩有之教訓爾于式穀似之

欽定四庫全集

式穀之云豈以辟咎提誨爲能事與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蘊義生風誠心爲質立身於名教之內祖義而本仁行已在儒俠之間重氣而輕死枕藉數卷吾伊於菽水之餘揮斥千金兀傲於蓬蒿之下是生詰嗣爲我清郎抵掌而談節烈之風鬚眉如在奮身以柱傾邪之俗風骨有傳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鶴之在陰寧知其子之和燕之有翼寧非厥考之詒爾無悔燾後之勳朕益懋開先之報

母張氏加贈安人

勅曰江左之士乘靡輕心鮮有感榮砥節者非獨士氣使然亦其鈔華浮曼之習中於胚胎而內教不立之故也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茂矩有聞樸心不改事尊章於遵慕龜勉壺鹽安君子於遠游躬親操作是生賢子不愧母儀如彼靜姬却丹華而不御迨於撫仕終白賁以爲貞茲加贈爲安人於戲爾子爲清吏爲清郎而爾爲母師爲內則豈獨可以易吳風朕將以此教天下焉

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張振秀授

奉直大夫

勅曰唐制有言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選曹員外郎之謂乎頃者官方不壹吏議弘多官無一定之衡人有踐更之選稱是任者蓋尤難之具官某風規疑遠器縕閑深畿南之惠政流聞駕部之能聲茂著乃因民譽晉陟銓曹朗鑑在心虛舟應物銓敘之格已熟澄汰之途一清乃在旬月之間適當選人之闕如茅之拔幾遍於丘園積薪之流半登於啓事大破累年之留滯用昭新政之清夷朕心用嘉師言惟允乃以覃恩

授具階自國論曹分銓事亦互爲甲乙詩不云乎周道如砥而乃自銓路梗塞也朕深念之爾署事有聞於以佐統均而操水鏡有餘地矣爾其懋哉

妻周氏加封宜人

制曰史稱山公之啓事于今爲法而又亟稱其內助也士之秉銓與女之秉家殆有相成者與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出自冠族歸於令人効勤順於閨門則縷箴刀尺佐高宗於官署則蠶橋壺鹽惟茲水鏡之清以資賴米霜之凜冽茲

林書集卷十五

四

加封宜人爾夫子眉目南宮行且以啓事著也山公夫婦不得專美於前史矣

父紹泰先贈文林郎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知縣加贈奉直大夫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制曰士起孤生蔚爲聞人而念其親之責志以沒也遺書之痛有深於著存者乎朕甚愍之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學有根柢言成文章讀書續言有覃思草玄之苦聚徒譚道有解經不窮之風修壺行以終身抱遺經於再世班孟堅

之撰集虎觀多本前聞賈景伯之講論雲臺悉傳父業人歿而書在斯而不亡身沈而名飛幸哉有子是用加贈具階官用以著資庭之報庶幾慰陟岵之思

母子氏加贈宜人

制曰禮稱父之遺書與母之梧捲孝子胥有所不忍焉其不幸而兩遽之也國家有愍冊以慰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內美咸備苦節可貞撫兩世於一絲莞弱息寄百口於十指惻惻勞人式當風雨之漂搖彌見風霜之高秀寢門聞爾悲母師之已亡綽悽歸然知禮宗之猶在茲加贈為宜人爾夫以孝經詔子爾之辟叫猶是也余豈惟爾之褒將推廣移孝之義以訓臣子

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劉應遇授承德郎

勅曰今海內多事側席須才凡吾取次登用之人皆有經營折衝之責朕是以撫班行而歎息臨長道而咨嗟苟得其人余何患焉具官某材為國積學通世務而更劇邑皆在中州撫勞民

則如子如傷不愛膚髮治亂國則以禽以雞罔俾子遺觀其捨擯而又安成以笑談而御變應奇才異能之薦獨邁等夷緣隨牒平進之嘗再遷郎署職司會計少試其足國之能優游度支徐養其濟時之用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遇榮根而加利夫豈擇官投利刃而皆虛貴手藏器惟深沉可以厲其氣性閱歷可以老其材益勉自修以需不次欽哉

父體認先贈文林郎河南河南府陝州靈寶縣知縣加贈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

勅曰古者崇獎卓行厥有四葉表宅六闕旌門世教下衰往往湮沒無稱而卒以發聞於後余庸表而著之亦以佐功令之未逮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粹和成性篤實飛聲文史蔚為珪璋德行仰其精似倚廬三載時有萱桂之滋孺慕終身不解哀我之痛敬敏任恤賜賚既以睦里鄰孝友睦姻族墳墓以聯兄弟歲銘徧於牖戶言動具有典型天心以母自欺不愧衾影教子以彊為善幸有箕裘誠可繼於先民允有

傳於後嗣是用贈其階官於戲劉氏之七業子能襲其餘休韋家之一經爾已疇其素志庶可徵資庭之訓終當著博史之書

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郎康第授奉

直大夫

制曰乃者軍興浩煩度支匱乏戶部諸曹郎助大司農咨嗟仰屋共襄國計朕思得公忠廉辦之臣數歷中外者錯置子部其選甚不輕也具官某材器含弘訢謨經遠為令以循良播澤廷評以詳慎流恩積有年勞推居民部以勞絲

奉直大夫

七

必理之才當賦算告窮之日精心握算佐輓輸一時之窮高日持籌為儲備百年之計體望滋茂勞勩有聞乃以覃恩授其階朕今命爾出守河間近在三輔征繕未已捐瘞滋多爾之字人可以庶爾之祥刑可以教爾之司計可以富無衣五袴之謠豈遽遜於前烈乎爾其忠勤佇我後命

父司書醫官贈文林郎大理寺右寺

右寺副加贈奉直大夫戶部江西清

吏司員外郎

制曰傳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皆醫官也士有抱道不試居身方伎之中比於古之醫官者與其有以發聞於後余得表而著之累贈其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博喻為師束修自好慨有大志恥為小儒濟世於病瘵之時自命以岐擊之業學究原本能通三世之書澤及黎惻有活千人之德再世而顯天不吾欺在昔倉公之善醫止於有女而韓康之賣藥僅以藏名豈若斯人蔚有譽問是用贈其階官服余書命傳之史家庶幾療國之有人可曰良醫而無後

奉直大夫

八

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鄒嘉生授

制曰頃以贍軍之故大司農率其屬日夜持籌仰屋而偷懦營私者猶蝗食鼠耗其間良可憂也其有公忠廉辦之士不憚拮据司我管鑰勤勞茂著余寵嘉之爾具官某材器含弘訢謨經遠飛華廷對展采地曹以止水不波之心為勞絲必理之計指畫飛輓徵輸之事憂切軍儲勾稽秬黍會合之間勤逾家計儲備之經費有紀倉庾之耗蠹一清頡頏歲年籍甚聲聽乃以覃

恩授具階朕今命爾出守西安唐大曆中長安
溉田大減於漢今視唐又何如爾在戶曹留心
國計轉漕通渭成跡具在興二渠之利復陸海
之穰以佐我國計朕佇觀爾所以治秦也欽哉
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賈允元授奉

政大夫

制曰祠祭之官舊矣它曹治事祠部治神非通
幽明窮堂故不在茲選矧朕初卽位祀事孔多
夙夜明禋其曷敢後具官某風操端直志縉清
和奉使節則咨諏有聞典屬國而贈勞無失蔚

集卷五

九

爲民譽晉陟祠郎諸曉舊儀參酌故事寢園筵
几依然弓劍之思黜堊掃除邈矣祖宗之格執
事有恪顧吾建禮之禮曹夙夜惟寅稱此水廳
之清選遂以覃恩授具階朕方祇承宗祀懷柔
百神率循祀廟之儀嗣舉橋山之禮近以綏孝
子而儷皇考遠以寧風旱而彌裁兵惟爾必
祀之能用致我將之頌欽哉

父應德先贈奉直大夫禮部主客清
吏司員外郎加贈奉政大夫禮部祠
祭清吏司郎中

制曰爲吾志義之臣風操端永者必其先有以
開之無基不可以厚壙肯構必始於作室理之
嘗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行無考類學有
本原辨志離經多士推爲祭酒禋躬善物與人
如飲醇醪惜哉有志而無時允矣居今而稽古
焚書逸禮若口授於坐隅矩行規言儼心思於
函丈是用贈具階官於乎賈逵悉傳父業人咸
徵家學之傳鄭衆再世儒門天亦厚遺經之報

母盧氏仍前封

制曰小雅不作而白華之詩廢也朕深念之蓋

集卷五

十

不獨紫白之孝子不可得見而今妻壽母亦爲
斯世所希有此豈非盛世之憂與累封太宜人
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淑慎禔身安貞應節少習
公宮之教長嫺賓祭之儀閱長寢於九京逝者
不作纂短樂於五夜遺孤有聞式看日月之輝
先彌見風霜之高秀鯢齒未艾受介福於北堂
鸞詒方迴貪寵章於南閣茲仍封爲太宜人雕
軒文駟蔚爲一世之觀便殿肩輿茂著六宮之
法

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虞德隆授承

德郎

勅曰朕丕承 祖宗之令緒方貢充庭旅百雜
實每臨軒燕勞懷來遠人顧念春官之屬爲吾
典司客曹者其有人焉具官某韜玉渾涵斷金
通敏始流微於劇邑旋握鑑於留曹聿有賢聲
掄於客部克勤職業諳曉舊章正小賓小客之
儀修其禮物辨五年比年之貢差其送迎贊我
秩宗典司屬國數國恩厚僉曰汝能乃以覃恩
授具階頃者東夷不共闕我職貢咸謂以尺筆
鞭之耳然招携懷遠古有明訓誠使方夏丕平

集卷五

十一

妻蔣氏封安人

勅曰朕讀羔羊退食之詩蓋不惟其大夫之節
儉正直表著於燕居而家人肅穆之風亦可以
想見焉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函貞辨族作配
名家指彤管以相規惟茲靜女却丹華而不御
彼美淑姬相爾令人休有華問素紗簡淡與綦
組而相安粉署蕭閒喜清寒之互映茲加封爲
安人服斯寵命勵彼素風無忘夙夜之勤彌表

靖共之德

父一道先贈文林郎山東青州府安
丘縣知縣加贈承德郎禮部主客清
吏司主事

勅曰昔我 成祖綏靜國難治用重典時則有
若理卿謙以平亭明允持法兩朝盛德之後必
復其始今其子孫又以遺德發聞予寵嘉之贈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世德作求家風綿邈內
行淳備譬桃李之不言積善有餘業岐黃而濟
物蔚有令聞施於後人蓋廷尉之門陰德久徵
於舊聞而比干之策祥刑茂著於後昆信哉天
不吾欺是以世濟其美是用加贈具階官於戲
無念爾祖著累朝忠厚之貽益大而家食先世
熾昌之報

集卷五

十二

母楊氏加贈安人

勅曰先王之制禮也報必有先田之祭先嗇也
川之祭先河也皆報其先也今吾臣子推恩必
先嫡母蓋亦以著教焉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
之嫡母勳繇內則懋踐閭弄汲水著爲婦之勤
宿火勵相夫之志宛其死矣何以報之幸哉有

子以起家乃得從夫而分爵於戲梧捲已矣誰興執器之悲圖像依然尚想過庭之拜義豈殊於毛裏思必始於本原茲加贈爲安人使知報必有先而衆著於崇本之教豈獨慰夫逝者而已

繼嫡母任氏加贈安人

勅曰詩人稱后妃之德必以樛木逮下爲賢而公子之仁厚從而應焉和氣致祥亦理之恒也封太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嫡母性資惠明儀法閒肅敬爾夫子婉焉琴瑟之和變彼諸姬

集卷五

十三

居然娣姒之好莫辨所出忻緩帶以相從逾於已生勤辟呬而爲教事成子德克念母勤樹護之慶已章宿草之恩載渥茲加贈爲安人惟此鴈鳩之德壹以爲儀用知麟趾之仁終焉未艾

生母張氏贈安人

勅曰生母之有服也自高皇帝之著孝慈錄始也既有服矣而履於尊格於制而不得以推恩人子之情猶闕如也今吾卽位霈恩施及三母不惟念所生者可以無憾抑亦可以仰副高皇帝之德意於戲休哉某氏乃具官某之生

母有小星之德有育子之閔爾子爲令報最馳恩二嫡而獨不得以逮爾實命不猶豈非詩人之所歎嗟矣乎今乃以霈恩及爾矣於戲愴鼓鐘於長樂我有同悲追顧復於裏毛爾無餘憾非此恩波之委地誰無渾淚於終天茲特贈爲安人冀其有知尚克享此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徐日久授承德郎

勅曰頃者狡夷未平王師在野議者率以謂將帥數易則兵以振軍聲擇將不精則不可圖勝

集卷五

十四

算欲得知兵謀國之士錯置職方以參預帷幄之奇中茲選者蓋難其人具官某器縉開明風規簡直兩爲邑今廉辦有聞中更浮沉志氣不撓擢於起部再歷夏曹當羽書旁午之時兼戎事預弛之日才猷日老揮斥於桀根閱歷之餘儲侍滋深兼綜夫矜要阨塞之故師薦惟允受事方新乃以草恩授具階於戲用兵如用藥以療病爲成功擇將如擇醫以知人爲能事知兵而後可與謀國知將而後可與知兵此朕所以拊髀而歎也爾其勉之朕將以遼事畀汝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王弘祖授承
德郎

勅曰頃者禁旅單虛衛卒墮弛勾稽澄汰言者
日以上聞而未有行也朕深念之安得公忠彊
直十數輩參錯郎署中爲吾舉綜核之效乎具
官某介圭不飾精金能割初以發矜之刃試理
開封平亭閱實案無遺牘賢聲藉甚乃陟兵曹
當樞庭填委職掌廢弛之日慨然修舉不辟嫌
怨稽京營積年之額覈軍累歲之餉又籍伍
符之必計而一粒一錢之不遺今茲之事蓋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五

之有緒言而未竟者也若爾者可謂之公忠彊
直之臣矣茲以草恩授具階夫官之有分曹猶
農耕之有畔無相越也爾覈汰留餘盡歸大倉
不越兵事而除有裨於計部惟其不越是以有
裨夫不越之爲裨也大矣爾所舉僅有其緒引
而竟之天下事可以尺幅盡也爾其懋哉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陸化熙授承

德郎

勅曰詩稱淑問如皋陶而漢通儒皆爲律令章
句刑獄之事固儒者之所盡心也朕卽位以來

東矜庶戮惟良折獄日厯於懷具官某擢秀名
儒起家法署當圜土填咽之日兼法律破析之
時麗附罔察請比毛舉而爾傳之經術致其忠
愛諸所平反寃獄閱實疑罪參報待以削草象
魏用爲縣書惟明克允時論翕然乃以覃恩授
具階夫自皇祖末年以至於今刑法亦多故
也然而可信者律也不蔽者法也本經術以參
法今此明刑弼教之本而爾之所有事也爾其
懋哉朕不以文法吏蔽汝

妻夏氏贈安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

勅曰士之有賢耦猶君之有勞臣也推勸勞之
意以施於臣故其閨門相貳死生契闊之故人
主之愍卹及焉具官某妻某氏儀法夙嫻儉共
自勵饁耕出汲辛勤於十指之中糲食穿衣顛
顛於數行之側迨相夫於筮仕終約已而食貧
一命未沾溘先朝露良足愍矣茲特贈爲安人
於戲布素度身生不御冠帔之貴而窮沒齒死
猶勤旨蓄之思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庶幾幽壤
尚服享之

母陳氏贈安人

勅曰朕念長樂之慈愴不及養顧瞻兩宮潛然
出涕發號施恩凡臣子之有母而不逮養養而
不逮顯者皆與被焉不惟葬典宜然亦所以信
吾悲也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慈庭婉美內則有
聞需子辛勤不聞螺贏之負操家龜勉備嘗荼
薺之艱迨爾子既接跡承明而爾猶沒身荆布
不已悲手今且以覃恩及爾矣於戲觀蓼蕭自
葉之澤良慰我心顧蘭陵白華之養莫非人子
存者不匱往者有知凡吾所以霽恩臣下者蓋
亦因吾母以及人母而使天下知我念母之無
已也爾知之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七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王良臣授承
德郎

勅曰在昔人主享國百年度作刑以詰四方猶
曰朕言多懼朕敬于刑矧余方嗣服受王嘉師
惟良折獄其敢不愆慎具官某易直子諒恭敬
溫文擢穎甲科流徽宰邑回翔璧水晉陟秋曹
爾以豈弟之心兼之閱實之久老於情法無毛
舉它比之文致其哀矜有明刑聚教之閑副我
欽恤良深歎嘉遂以覃恩授具階乃者刑罰不

衷出入時有丹書錯互奏駁紛如朕甚患之書
示云乎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大汝封个之斷
獄者容亦有次焉者乎爾尚益懋簡孚必卽天
論母以世輕世重爲解也朕則顯陟汝

父維城原任漢中府通判贈承德郎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勅曰朕聞世祿之家鮮克繇禮而積德之報不
於其身士承家燾後能使譜牒不替耕穫有人
斯可以爲賢矣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世
德聯綿內行淳備孝手惟孝家樂反飼之烏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八

必因心庭榮交讓之木旣俛首風塵之吏益矢
心清白之遺蔚彼去思尸祝在漢岷之際蕭然
歸計風流居廉讓之閒稼獵一經紹青箱於有
永箕裘再世載白石以相傳人稱別駕之功代
叶海邦之慶是用贈具階官天已錫祥刑之策
人咸瞻通德之門

母趙氏贈孺人

趙氏

文獻公用賢之

勅曰詩咏予以采芣必曰公侯之事以其夙嫺公
宮之訓而儀則有聞也我有直臣是生淑女風
流綿邈詒於後人朕將表著之以昭彤管某氏

乃具官某之母圖頌被躬珩璜比德治世家饋祀之則故壺儀克有習我君剛直之風故鈴華不御孝睦移於姻黨廉法著於家門不及事姑未艾陳衣之痛願然有子終如屬續之期悵宿莽之方滋蔚蘭蓀之競茁栢棖已矣永言內則之芳華簪笏依然尚想外家之風烈茲特贈爲孺人肆娠賢於再世宜媲美於千秋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李自華授承

德郎

勅曰朕聞哀敬折獄惟良折獄故伯夷以降典

集卷九十五

十九

折民而董生用春秋決獄朕哀矜庶幾期協於中將博求迪哲之人以副我清問之意具官某行可標準言成文章起家循良休有譽處効能輦轂踐更劇煩敘擢刑曹職司奏讞以廉平之德兼明允之才欽乃攸司傳以經術期於惟刑之恤庶幾俾獄無留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刑罰不中出入時有要辭錯亂幾無成獄書不云乎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惟倫與要折獄之本也爾爲法吏朕以迪哲望爾爾其敬哉

父可守原任貴州都司清平衛儒學

敕授贈承德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

勅曰蜀自漢以來代著文學文翁五經之教益州樂職之詩弘長風流於今爲烈今吾儒碩趾美前修有子克家顯聞於世余庸表而著之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含章挺生睟睟秀發強學博喻富有英華矩行規言動應古昔遂應明經之辟出爲教舊之師歸休乎環堵之宮遺子以一經之業摩娑青簡恍疑晤對於丹鉛敬慎丹書尚念收威於棟楚遺經不朽至德可師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有位於賢宗應厥彝典爲觀於石室視我贊書

集卷九十五

二十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金元嘉授承

德郎

勅曰司空諸曹郎惟水衡有河渠之役銜命而出掌隄防奮錡之事以分里行河之政而漕運賴焉非中外數歷夙有能聲者不在茲選具官某擢賴制科流徽宰邑師廉平爲治之績急吏緩民循沉實守正之風隨牒平進休有民譽著於工曹司庫藏而鈐鍵惟嚴筦出內而芬絲必

理人地相稱人皆知水部之名出入均勞我是有河漕之寄乃以章恩授其階夫呂梁之渠閘肇自平江命爾以中河爲界畫地而守爲漕政計至殷也今東方侵梗運道戒嚴以治河寓治兵卽以治兵兼治河斯平江之績舉矣爾無以水曹戒越俎也朕則顯陟汝

大理寺右寺右寺副廉第校儒林郎勅曰棘寺之設以審讞秋曹辟臺之獄其在厥屬有炤駁番異之條參覆疑異以聽於其長非清彊公恕積有譽望者不在茲選具官某秉心

集卷五

五十一

惟允執德不回出宰疲人入報上考敘遷比寺俾副右評豈弟有餘明習滋久平亭疑案爲之涉筆而思訊駁差書不以得情爲喜副我欽恤良用歎嘉乃以章恩授其階頃者法律破析橋過滋多白簡喧呶與丹書相下上書不云乎明啓刑書胥占以刑書爲衡而胥占以權之豈惟閱實要辭亦可以楷柱國論此棘寺之責也爾懋勉哉朕將顯陟汝

大理寺右寺評事任國楨授文林郎勅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故其屬以評爲名士非

盤桓久次老於情法居是官也欲其虛明詳慎一底於平難矣其官某文學世家高華妙選服官民部以清慎得名稱職度吏以綜核取咎回翔閒散流滯歲時爰自上林次於佐棘因衡旣久求聽彌精致忠愛於罷民得情勿喜麗輕重於疑獄有革乃乎小大以情文法無害乃一覃恩授其階頃者吏議弘多獄辭它比皆以失平之故爾亦嘗涉筆而思之手記不云乎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天平之極也爾以此評刑朕亦以此評爾敬之哉

集卷五

五十二

大理寺左寺左寺副曹文衡授儒林郎

勅曰國家於棘寺之官陳殷置輔不厭詳複至有卿貳正副之設凡以正刑書而重民命也苟非吉士豈可以稱此意哉具官某起爲國器副我廷平聞者棘寺空虛園土填咽攝官承乏夙夜勤勞寢興徃之閒飲食爰書之內爲民請命數上封章求補司刑以清滯獄救圉圉之困苦如在目前陳法令之敝利至於流涕雖九閭之請未克以動天而五聽之辭已手於捨地朕

卽位以來哀矜庶獄省視故牘得爾所上書惻然歎傷有緩刑泣罪之思焉茲以覃恩授其階書不云乎蠻夷猾夏冠賊姦軌女作士爾鄉所上章論之詳矣今東隅未靖姦利交跡是朕好生之德未洽而爾之言猶信也淑問如臯陶朕深有望於爾爾其念哉

母旌表節婦常氏贈安人

勅曰國家表宅之典放於成周所以勸節也推恩之制放於唐宋所以教孝也陰教衰歟風徽寂寥我有明綸光於幽窆旌表節婦某氏乃具

世書集卷十五

二十三

官某之母佩王德以作婦操冰心而相夫迨所天捐棄之時正厥子孤孩之日旌心斷髮矢皓首於盛年顧影寒燈襲白晝爲長夜乳汁枯於綳襦血與潼俱髮膚瘁於家門淚隨聲下哺養六尺如穀脫而雛成促赴九京譬蛾成而蠶死蘭儀永謝柘操有聞下報先君故知含笑而入地願然有子載聞申命之自天旋觀日月之昭回彌見風霜之凜冽茲特贈爲安人於手有膺有拜業已接跡於汗青來游來觀尚亦回心於朽白信千秋爲不偶雖百世其可知

中書舍人曹師稷授文林郎

勅曰中書省之屬掌詔勅璽書罔命之事以重王命有事殿陛與起居載筆之臣夾立左右其禁近爲何如哉具官某箕裘綿逸器局高凝起自南宮升於西掖入參侍奉出掌絲綸進止有章溫共不改譬之有聲之王嘗應於佩環而無類之珠獨宜於掌握禁近之臣朕所顧視年勞已著彌用歎嘉乃以覃恩授其階國家以秘省儲臺諫之選使之靜諳舊章而閒習世務也問樹而不言焚草以自晦盤桓久次而無所建明

世書集卷十五

二十四

亦或有出於此者乎官近地清優游養望此爾今日之事而非朕之所以毗爾也爾其念哉

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李孔度授承德郎

勅曰朕賸顧艱難博求弘濟蓋嘗追懷先正思譽聞於九京選建才賢庶箕裘於前烈譬之喬木古者世臣誰其似之吾有人矣具官某乃原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積之子舊德深醇家風綿邈慨有大志可謂似其先人傑然羣才遂能出乎世類歷官所至皆有賢聲乃以僕丞遷於

民部職司會計搜剔盡餘軍儲自供積弊盡掃
至其奉使遼左指顧河東畫地爲圖聚關城於
尺幅握奇決勝等夷虜於目前憂國有人匡時
惟允乃以覃恩授具階於平唐惟不云乎惟西
平有子惟我有臣爾先人昭示我祖公望歸然
爾尚仗我多艱無忘先烈繼公志盛大之業蔚
爲寶臣在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盛事

妻杜氏仍前封杜故大將軍松之女

勅曰史稱天水比地高上氣力吹謠慷慨風流
猶存而婦人亦閱其君子其詩曰在其板屋蓋

杜齊集九十五

二十五

亦有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之志焉今吾霽恩郎
更及其室家博訪風謠激揚志義未嘗不攬秦
風而太息也具官某妻某氏歸於甲門出自將
種風範肅穆饋摯交賀於閨門姿性剛明刀劍
錯立於侍婢相爾夫子宜其室家闕狄之錫有
加素沙之德不替茲仍封爲安人嗚呼將殞大
星感風霜而痛父郎先列宿勉夙夜以戒夫義
同於羽林之孤禮當有石笏之子父子夫婦之
聞採秦風者將及焉爾其敬哉

刑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張光奎授奉

政大夫

制曰朕惟人才之難養之有素培之奕世用之
累朝故古之元老世臣之家必有承休濟美之
士此亦國運所繫而非獨家風使然也具官某
乃原任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養
蒙之子教成胄子家擅素風帷幕有聲西曹籍
甚祇承家法諳曉舊章致其忠愛之心傳以經
術之學朕以爲文法之吏安所取此蓋庶幾不
踐不履有公子仁厚之風而惟明克允得皋陶
淑問之教者歟茲以覃恩授具階惟乃烈考以

杜齊集九十五

二六

忠貞正直事我 皇祖名在國史稱爲勞臣今
爾可謂世其家矣於乎不忘舊人則有先朝弓
劍之感作求世德則有故家喬木之思覃恩及
爾朕蓋深有契於中矣爾知之乎其有以稱

太僕寺寺丞郭夢詹授承德郎

勅曰書稱僕臣正厥后克正太僕丞貳古爲奉
車之官非家法肅明雅有風操不在茲選具官
某乃原任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諡
恭定諱惟賢之子藹然儒風蔚有家訓遂以胄
子試於奉嘗夙夜在公朝夕有恪積著年閱乃

擢是官當孟春焚牧之時正軍興選騎之日種
屯皆爲宿弊印炮徒屬虛名惟爾之能思舉厥
職乃以覃恩授其階惟乃父事我神祖歷官
三臺懋著勞勩爾尚克念先烈無以日月叙遷
爲能事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騁牝三千爾馬官
也余故以秉心戒爾欽哉

妻俞氏封孺人

勅曰古之世家必有賢女令妻蓋其珩璜琚瑀
之防箴圖阿保之訓積習使然也余有寵命昭
于管彤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武襄之子恭定

林齊集卷五

二十七

之婦恭大慈小具有儀法相夫嚮子不替勤勞
今爾夫能于其官漸致通顯則爾之爲女爲婦
可謂克舉矣茲加封爲安人惟武襄累戰立勩
誓死報國朕恒拊髀思之爾服習遺教尚有以
勩勉其夫石窌之封朕不後爾

都察院炤磨所炤磨朱大兢授迪功

郎

勅曰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古之人
主勩誘其世臣若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也矧有
思而不下逮朕何忍焉具官某乃東閣大學士

兼禮部尚書國祚之子蔭藉高華被服儒素爰
以任子躋于臺幕勾稽故牘職司辟藏勞于其
官執事有恪世祿絲禮朕有嘉焉乃以覃恩授
其階惟我先帝舊學于乃父以乃父詒輔余
冲人爾尚縛心屏慮以飲舊德晨昏之助有賴
于爾夫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此清朝
之美談而非子弟之細事也敬之哉勿替朕命

太僕寺丞黃正賓授承德郎

勅曰昔我先帝未正東朝諫諍滋煩訶譴相
逮今山陵已畢遺老日登而仗節死諫之臣若

林齊集卷五

二十八

晨星之在望追懷舊事良用慨然其有甄陞可
無書命具官某風規開敏才地清華當禁廷給
事之時正儲位殷憂之日黃扉定策尚低廻集
苑之歌丹地輸忠乃參預伏蒲之諫騰綸闈之
削藁斜封宣播于朝堂先瑣闥以露章秘閣流
傳爲掌故肆三朝之鼎革起廿載之沉淪澣血
猶新重荷全生之德攀髯莫逮彌深狗主之思
摧爾僕丞斯爲不次乃以覃恩授其階於戲銅
龍邈矣忍誇張羽翼于先朝金馬依然尚砥礪
桑榆于末路惟端謹可以養節惟廉靜可以保

名益勉素心用章休命欽哉

妻孫氏贈安人

勅曰夫婦之誼比于賓友死生契闊詩人悲之况乃節義相期艱難與共而中道棄捐者予具官某妻某氏圖頌叶矩賓祭有齊當抗章拜杖之時厲閭門從死之志吁其悲矣命之不猶賸茲白首以還朝尚想青衿而去國風雨如晦長懷雞鳴陂戒之時日月光華不克與弗以朝之盛茲特贈爲安人服此休命慰靈

父國聘贈承德郎太僕寺寺丞

勅曰司徒卿三物之教胥春秋月吉而從事焉

二十九

今吾臣工追命先世庸以發揮潛德弘長流風雖出典嘗亦應邦法黃某乃具官某之父風姿樸茂器經純明孝友睦嫻不待族師之戒敬敏任恤無愧閭胥之書蘊義氣以生風每存亡而生死操仁心以爲質匪剛柔而競絳宜有餘休及于厥子是用贈具階官於手奮身抗節爾既伸負劍之規揭德振華余亦重繼衣之好

母王氏贈安人

勅曰朕褒旌節孝廣樹風聲凡有命辭必先勸

厲今吾臣子聿有母師風教有聞儀節茂著余庸表德著之冊書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婦道可宗女圖母越毀容斷髮矢盛年以殉夫送往事居閨餘生而教子訓誠使著風節有聞迨乎漏澤于賜環久已纏悲于執器嗚呼母儀邈矣永懷風樹之淒涼臣節凜然彌想冰霜之高潔茲特贈爲安人惟吾愍問代彼漆書烏頭雙闕之望生有格于功令彤管千秋之懿終當著于頌圖

文華殿中書房辦事大理寺右寺右

寺副汪鑣授儒林郎

三十一

勅曰簪筆之臣供奉左右歲月叙遷于國家之大計無與也具官某起家儒術給事禁庭夙夜在公溫恭有恪乃者遼左警急饋運艱難慷慨上書輸金助餉夫毀家紓國大臣之有事急病讓夷君子之所貴爾能如是豈不難哉國家之于爾也既寵之以清銜昭之以綽綽矣茲又以草恩授具階夫卜式願輸家之半助邊公孫弘以謂宜勿許朕之寵嘉爾者蓋亦國典宜爾而非尊顯以風百姓之意也爾其敬哉

妻程氏封安人

勅曰爲吾禁近之臣溫恭朝夕必有賢明之助焉况其卓犖好義者乎具官某妻某氏機杼服勤澣濯昭倫使爾夫澤其躬以守官肥其家以輸國則惟爾之能特封爲安人不惟從夫之爵蓋亦有勸勞之義焉

父道斐贈儒林郎文華殿中書房辦事大理寺右寺右寺副

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志義之臣必本諸父汪某乃具官某之父馴行孝謹被服儒素慷慨好施百里誦德今爾子可謂有父風矣嗚呼恥獨爲君子斯固爾之心也願俱死殉奴豈獨子之志與是用贈具階官爾其有知當爲默舉

母趙氏封太安人

勅曰能食能教母慈之大也立身顯親子道之終也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操作治家式穀訓子觀其子之珥筆內庭而知其有畫荻之教觀其子之輸產絕塞而知其有恤緯之忠特封爲太安人於戲匪惟爾之褒以詔人母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六

外制六

南京吏部右侍郎顧起元奏

夫

制曰朕運撫大來助求小必瞻惟舊德式念先猷其有高帝豐芑之遺兩朝侍從之選表儀卿貳體望具瞻者朕方夢卜求之而思命豈有愛焉具官某才挺天人學知今古射策名成於寡二臨軒象近於魁三蔚有良史之才置之禁近歸然師儒之教貳我成均久列桂坊載臨璧

步部集九十六

水儲端漸陟爰立有聞迨余訪落之初乃有留銓之命留務清簡允宜如水之心銓事低昂小試若金之用迴翔滋久雅望在人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非免舜不譚有體必期于有用以社稷爲說迂身乃所以善君尚念國步之艱危保余冲子母曰留曹之清峻可以優賢爾無忘共濟之思余將有卽真之拜

妻王氏加贈淑人

制曰人臣飛華夷路擢秀清塗必有攸助之賢以當賓友之誼疏榮旣遠愍卬宜先具官某妻

封恭人某氏奏修告虔濯瓶奉職本烏衣之著姓儀法有聞佐青蘭之名儒機絲無閒宛其死矣何以報之翟芾以朝嗟湜先于朝露彤管有煒美代後于辰猷茲加贈爲淑人蘭儀默贊于金夫蕙問永光乎石窀

祖雷先贈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

府加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制曰國之元氣將鍾美于賢才家有樸心先鬱蒸爲至德畜無不發報必有初先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太樸不雕仁心爲質以孝弟而

家書集九十六

兼任恤不言而躬行自保受以及救賓無心於望報宜而孫子爲吾實臣達屢繡裳煥然有事于家廟純衣應杖僂焉如見其祖先是用加贈具階官爾能積慶于詒孫余用遡源于率祖

祖母劉氏加贈淑人

制曰詩稱詒謀厥孫易言受福王母蓋合中外百年之鬱積以培國家一代之人才非夫有教之詒曷有流根之澤崇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孝思維則淑慎無儀如生民之厥初時維草昧肆承家之伊始作其壺彝珩璜被躬茂

年流傳于奕世機絲比德深仁累積于百年茲
加贈為淑人服茲烝畀之榮允叶棟隆之吉

父國輔原任湖廣寶慶府知府贈通

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制曰朕聞黃河之水源可濫觴泰山之雲起自
膚寸凡創業為可繼蓋有開而必先原任其官
某乃具官某之父風樞純明器資魁傑以南國
之彥早踐通班以西曹之賢出守名郡惟明克
允仁孚園土之中既威且懷澤流湖嶺之際軟
濱流之水載廉石以傳家演邵陽之書比藏金
而詒子儼循良之傳于國史父作之子述之啓
公輔之望于邦家我有臣爾有子是用贈具階
官於戲播儼猷於竹帛佇我白麻賁寵命于松
楸慰茲黃壤

母王氏加贈淑人

制曰凡吾聞望之臣必有賢明之母自家所以
刑國本立而後道生風微有遺式穀不爽封恭
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敬共內德佇肩壹儀簾
閣相夫佐平反于丹筆篝燈迪子徽掌故于青
箱規德有聞娠賢競爽炳丹青于經史殷勤辟

叫之規指樞軸於機絲肅穆絃綆之訓茲加贈
為淑人於戲版輿已遠悵陪京雒涘之游銀管
如新嗣韓國瀧岡之表

南京通政司通政使林學會授正議

大夫

制曰昔我神祖久道作人凡其梓漆之材皆
我儀刑之老踐更禁近布列兩都顧瞻周行蔚
為盛享朕于思命豈有愛焉具官某德稟粹和
器函莊重言行以先民為法問學稱君子之儒
爰自理官登于銓部清素寡欲進為郎吏之標

淡白端莊退守丘園之責栖遲一紀羽儀滋章

假蹇再遷蹈道彌固迨余初服始列清卿夙夜
在公信無慙于舊德衣冠有異恍或疑其古人
惟納言之職官稱為司命而留務之清峻可以
優賢我有老成往司出納乃以覃恩投具階於
戲惟我新朝其忍遐棄先朝之耆老今此舊國
亦得瞻望先民之典刑清廟之求助不遑黃髮
之詢諮敢後尚其彊飯佇我徵車

妻陳氏仍前贈

制曰人臣委質奉公白首一節其于閨門相貳

死生契闊之際人主必閔然念之非徒以卹其私亦以崇報也具官某妻贈淑人某氏靜顯成性柔嫺爲儀酒醴芻蕘侍奉必嫻于內則鍼縷刀尺相助无恙于入官雖不永年厥有令聞中道捐棄終不替黃髮之期早歲勸勤遂永贊素絲之節茲仍贈爲淑人用以昭婦順之報不獨慰夫子之心

繼妻吳氏仍前封

制曰人臣束髮厲行老而彌固則必有賢明之助焉朝廷之有寵章亦所以區明風烈爲世表

世宗憲皇帝

五

也具官某繼室某氏儀度閒肅性資惠明官成不染于紛華家食彌微其靜好一生羸羸御窮何異于糟糠十載丘園晤對恍疑其賓友終相夫子爲我名卿翟弟以朝不改素沙之德稿某相樂益堅白首之心茲仍封爲淑人尚永垂列女之名且默贊二南之化

祖文明先贈太常寺卿加贈正議大

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

制曰國家崇重真儒原本正學韓宗之祀僅有其人至有經明行修湛思道術鬱積于躬而發

聞于後者又于彝典之中著章表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古有立德今爲碩儒矩行規言動應先民之法度窮理盡性學究易道之高深以人師而爲經師流風邇矣能善世而兼遜世遺書後如迨其子能傳其緒言而厥孫益大其絕學摩娑青簡神明煥發于百年俛仰丹鉛晤對恍存于一室天既厚儒行之報人益徵家學之傳是用贈其階官於戲文獻有徵其素未艾明德顯于三世固當爲壹行之光遺經著于再傳用以附儒林之傳

世宗憲皇帝

六

祖母陳氏仍前贈

制曰道德博聞之儒修身遜世而又有賢明之妃以作之合天將鍾美于是其再世而興也不亦宜乎贈淑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懿質夙成德門作配總弄櫛緹侍奉一循于內儀箴圖珮環被服不異乎儒者盛年不永再世其昌律呂位同終取和聲之應山澤氣合是徵生物之祥觀孫子之駿發滋長信天道之挹注匪偶茲仍贈爲淑人益衍雲仍之祚永言烝畀之休

繼祖母蘇氏仍前贈

制曰家道隆必始于婦人况繼室乎以賢繼賢和氣叶應受茲介福及于再世余有追命其何愛焉贈淑人某氏乃其官某之繼祖母天性鍾慈女圖茂矩攸德內助若琴瑟之離和媲美前修譬珪璋之判合字其子則德叶鳴鳩啓其孫則卜徵鸞鳳邇休徵之濬發于再世信協氣之感聚于一人茲仍贈爲淑人於予禮垂如母之文永爲徽範詩頌翼孫之美叶彼休徵

父敦忠原任福建興化府儒學教授
太常寺卿加贈正議大夫南京

通政司通政使

制曰國家方闢爲行之巨巋然羽儀者其淵源家學有開必先朕固將表而出之非徒崇報而已原任具官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言無疵悔行應衡規孝友可質于神明學問必根乎閨雖三臨講席歸休乎環堵之宮屢紀常編畢世于訓詁之業肥遯離俗洗心謝末世之風塵屬行束修禔躬爲儒學之箴砥惟而令子爲吾寶臣丹鉛一經篋笥不忘乎家學白首一節風期有繼于前人象賢有徵燕翼未艾是用贈具階

官於乎匪徒命德且以表微生爲人師既有聞于鼓篋沒祭于社終有位於替宗

母柯氏仍前贈

制曰有蹈道之儒則必有媲德之配潛德弗耀夷于婦孺而卒以其子顯聞豈不休哉累封淑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稟性安貞束身祗肅奉尊章于上食佐夫子于下惟分半席之青氍蕭然燈火守一宮于環堵永以晤言有此素風成其賢子羔羊之節咏其素絲多露之防嚴于白首臣節茂矣母儀徵焉茲仍贈爲淑人於乎生未播其徽華歿乃留其儀範淑靈不昧尚克享之

南京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史弼授中大夫

制曰朕克典神天奉先思孝洪惟我高皇帝寢園原廟咸在留都歲時薦羞皇敢弗恭慎簡明德以薦馨香祿臣司光吾有人矣具官某鎮密若玉端直如弦自擢西臺以登同寺奏議多聞于削榮政績必期于可書進退盤桓不難久次出入諷議有補本朝晉秩祿卿蔽自朕志往

司留寺非獨優賢蓋爾以廉辨肅括之才而本諸明允篤誠之德酒醴蒞醢以潔以時上食膳羞必誠必敬自此寢廟之薦饋致告莖芬行見高廟之衣冠出游顧享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朕觀掌故南北光祿職掌不同北以覈乘與供養爲能南以庀陵廟薦祿爲職爾熟諳故事必能其官爾其攸右饗于我將余敢忘詒謀于豐芭爾住欽哉

妻李氏加封淑人

制曰君有公忠之臣夫有貞順之配其勤勞于

卷之六

九

國與相助于家也人主其有以念之矣具官某妻累封恭人某氏知讓知戒有肅有慈居恒不替于專勤躬親春割既貴不忘夫教戒身服頌圖并日蠶鹽在官何異于家食中宵宿火教子尤勤于相夫遂成女士之名允爲母師之範茲加封爲淑人展衣白屨見命服之有光文駟雕軒知福祉其未艾

父洪達原任山西平陽府解州儒學

學正先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

贈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

制曰古者鄉里壹行之士必有崇臺綽楔之褒厥廣樹風聲芳求懿德以疏榮追命之典寓闡幽表微之思雖出舊章亦應古法原任具官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介圭不飾璞玉有光孝敬溫文少無子弟之過簡默靜退長爲君子之儒丹鉛獨抱夫遺經青紫不移其素志入學鼓篋諸生嚴頌禮于登堂彈琴讀書家人狎詠歌於環堵肆我名卿光於家訓守青瑣之故物無忝所生奉白賁之上爰以永終譽緇衣有託黃壤如生是用加贈具階官於乎國有彝章蓋以

卷之六

十

示先河之報鄉之子弟尚亦勤督宗之思

母吳氏加贈淑人

制曰古之賢達必有母師故公忠廉直之臣不產於治容迄樂之母家人婦子之閒風氣薰習而家教從之可不慎與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克全四行慎守七章賤綺殺之蠶女紅躬紡績以移日惡華丹之亂竊窈服素縞以終身儉爲德共不替寢門之教繪居素後嘗餘裙布之風惟此令人守其善訓寡言正色奉膝輜輶之規夙夜在公果貞靜清閑之德茲加

贈爲淑人於乎漢曹昭之識子恐辱清朝魯敬
美之敎家恒憂下位風微可繼圖頌具存尚無
忘典訓之儀庶益茂珩璜之矩

祖鍾華贈中大夫南京光祿寺卿

制曰朕聞人才之生必有根本源流弘長敎義
有傳是以卿士之風猷咸稱祖考之詒穀本諸
家史著之冊書史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淵如有
容粹然特達赴公家之難能急病而讓夷卹昆
弟之貧每絕甘而分少躬爲長者之行飲人以
和晚多達生之言佚我以老身既隱矣爲善何
意于近名德莫大焉節身乃用以昌後餘其善
慶詒爾孫謀試觀世德之蟬連益見祖風之新
邇是用贈具階官於乎美其所稱論譔何慙于
銘鼎沒而不朽典祀將著于馨宗

祖母蔣氏贈淑人

制曰敬姜不云乎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古之女
宗所以詒謀而垂戒者如此其至也能勞之報
百世未艾而況于再世乎某氏乃具官某之祖
母歲圖被躬棄修循禮辛勤十指潔酒食以供
祭賓龜勉一生勤辟績以先媪御子姓憚其屢

恪家人化其專勤是以保姆之規終老而不懈
先姑之戒易世而彌敦宜爾聞孫受茲介福茲
特贈爲淑人嗚呼惟茲恩命著爾壹儀不惟爲
女史之光尚有助寢門之教

南京光祿寺少卿馮若愚授奉政大
夫

制曰我 皇祖久道化成人物蔚起凡今中外
具瞻之彥卒多萬曆培養之人至於淹抑回翔
盤桓久次老其梓漆之材留爲子孫之用於今
爲盛朕有賴焉具官馮若愚王潤而果絃直以

端西曹執法於平反南國流聲於出守屬稅貂

十二

剝膚之日措彼呌牙值使虎擇肉之時柱其血
吻縛廝徒於裏水填塞濁流投養子于漢池竭
除宿垢是以中人肆其謠詠馴致 聖主亦爲
嘆咨治郡九年薦章數上堂堂題柱姓名久署
於屏風累累積薪陞轉終淹於啓事歸田園者
十載敎子姓以六經蒿目愛時有似羊公之流
涕閒居念舊宛如杜預之沈碑惟衰榮之有害
見風雨之不改求舊德爰陟留卿勾稽原廟
之膳羞綜覈寢園之饋享衣冠有異想風烈於

先朝俎豆惟新凜冰霜於夙夜乃以覃恩授具階書不云乎人惟求舊而之在今日猶大廈之有巨木而清廟之有雅音也重之以祖考之詒固將儲峙於維下優之以留務之簡豈云留滯於周南爾勿謂白首而見招余將惟黃髮之是詢爾往欽哉

妻顧氏贈宜人

制曰國有元妃卿有內子艱難相助恒嗟咨草昧之初并潤死生每慨歎芳塵之後我求懿德著之策書具官某妻累封恭人某氏體順爲心

卷六

十二

蹈和成性辛勤相讀膏火夜宿於寒窗勉佐廉突煙朝冷於官舍順能鍾物和以致祥謝氏之芝蘭羅生堂祀王家之龍虎競奮戶庭雖大命之不遐而傲猷之如在頌高秀之行以爲國爵屏貴家爵忘貧述孝友之風則曰衣無嘗主見無嘗父顧此家風之綿邈皆繇儀法之深長矧新恩錫類之辰正舊德升華之日茲加贈爲宜人於乎拜像而泣知珥貂之有人可頌而圖洵管彤之不朽

繼妻姚氏贈宜人

制曰朕追慕原陵永懷長樂訪問掖廷椒房之故事感嘆會參王駿之墜言當霈恩之時於吾臣下室家新故之際未嘗不悽愴瞻顧而重以書命也具官某繼妻某氏禮必叶中言無出聞鵲巢比德相夫益勉於晨昏鳩養一心嚮子無閒于毛裏於茲漏澤念彼窮泉固云誼重於遺簪亦曰愛深於織屨螟蛉有子閨門聿著其恩勤麟鳳多才邦家猶藉其長養茲特贈爲宜人於乎繼賢明之範百年均湛露之恩廣慈孝之風千古釋履霜之痛

卷六

十四

父李光原任工部司務贈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府加贈奉政大夫南

京光祿寺少卿

制曰祭必有先禮當數祖考世家之閥閱表不如揚微世德之淵源卿猶慙長名教必繇於積習而光輝亦漸以發聞原任具官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學擅菁華行兼圭璧橫經講學則雲集生徒筮仕僞工則霜清郎署休有譽飢憺無伎求歸休乎一畝之宮自命以千秋之業纂燈簾閣息游有似乎飲少分少絕甘推解不忘

乎舉火奉九言於太叔守以終身放三省於子
與歿而得正居然白賁以廉讓爲箕裘蔚矣丹
鉛用詩書爲簪笏是用贈具階官於乎家有譜
牒發祥必適于濫觴國有彝章揭德可符於汗
簡

母錢氏加贈宜人

制曰蓼蕭之澤自葉以及根望祀之誠先河而
後海故家頌賢明之母則國稱志義之臣不有
追崇何言報稱累封太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
母發揮婦道標表母儀宜爾室宜爾家儀範茂

齊集九十六

十五

傳於九族相其夫相其子光華蔚起于一門迨
乎卿月之流輝已見婺星之掩彩雕軒文駟追
銅鞮就養之時風樹寒泉邇石窀穸封之後罷
社之痛有節累茵之悲何窮爲歌念母之詩彌
深陟屺之歎茲加贈爲宜人於乎慶鍾燕翼象
已感於台階祥發羽儀光先賁於堂斧余將有
事於申命爾其無憾於下泉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曹汝蘭授文

林郎

制曰國家妙選臺諫南北並置豐鎬重地賴執

憲之臣以彈治之其風采論議猶在吾轂下也
推思之與其可後乎具官某風簡詩密藻思清
華奮跡賢科爲政疲邑撫江陽交會之地宇已
渝凋瘵之民游涉留臺彌深宿望上章保護拳
拳崇聞之思荷橐巡行凜凜陪京之寄朕嘉乃
志樂觀厥成茲以覃恩授具階於乎奉 高帝
之衣冠則當厯對揚之慮覽江山之形勝則當
思鎖鑰之艱凡吾所望于爾者固不徒飛章傳
遽稱諫臣之選而已也爾其悲哉勿替朕命

妻丁氏仍前封

齊集九十六

十六

制曰人臣出宰退邦入司維職固國之勞人也
不有賢婦以相其內欲盡心官職不已難乎具
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動爲柔範言著禮經攻苦
力相夫下帷御窮不變于臚仕夜行多畏用知
交儆之心辰告有章數厯如何之問茲仍封爲
孺人服茲翟茀之章益茂管彤之德

父馳周贈文林郎四川重慶府江津

縣知縣加贈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

仍前階

制曰人之餘休如木之垂陰爲吾志義之臣蔚

起休問亦其先之德陰有以詒之也贈具官某
乃具官某之父少有大志長實素心誦德誦聲
自喜爲節俠之行依忠依孝安得此長者之言
種德不見其逢年市義乃徵于易世宜而哲胤
作我寶臣是用贈具階官於戲有子克家聿著
堂皇之美厥考作室尚思塗墍之勤

母李氏仍前贈

勅曰食而能教式穀所以成名養不逮親枯椿
由之永慕贈孺人李氏乃具官某之母淵懿可
度柔嘉有章事夫篤疾之餘訓子童蒙之日蘭
儀奄沒蕙問彌新替筆生風尚想指陳于畫荻
憂心如醉徒懷手澤於九熊茲仍贈爲孺人哀
此風木之悲用霑蓼蕭之澤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陳必謙授文
林郎

勅曰御史執憲敕下紀綱國體其在留臺耳目
之寄稍遠而彈肅之任彌專自非風力肅明夙
爲民譽何以中吾茲選乎具官陳必謙行修而
志堅器弘而識定廉辨勵節有毀家紓國之思
勞勩服官以勤恤民隱爲事踐更劇縣擢實留

臺誠結于中義形于已人中屈軼京國爲之榮
觀柱後惠文奸回于焉屏跡不俟陽城七年之
久已占魏徵百奏之陳古稱真諫臣吾有望焉
乃以覃恩授具階於予我 高帝寢園原廟咸
在舊都豐水鎬京厥有遺烈爾思忠思孝儼若
顧瞻之紀之網訪求故實斯所以稱職者大而
裨余者弘矣爾往欽哉

妻錢氏仍前封

勅曰爲吾臺憲之臣正色斂容而風裁茂著非
獨其束修自好也家人婦子之閒亦必能相貳
以有成矣朕深嘆之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孝
敬有齊儉勤無斁鳴環司饋匡卒業于三餘服
縞從官贊素風于五絨用能使凜然風裁恒警
戒于畏行矯矯霜稜不摧殘于交謫瞻此乘驄
之節居然弋鴈之規茲仍封爲孺人再承珈副
之榮益懋珩璜之範

父希堯先贈文林郎河南衛輝府輝
縣知縣加贈南京江西道御史仍前
階

勅曰士之精神才術不獲試于身則必有以顯

聞于後土之青也必發川之壘也必決挹彼注
茲天道使然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器資
魁壘性行深淳孝友于家退而修長者之行節
俠自喜進不干鄉曲之名聚散千金生產不介
乎目睫僥仰一室世務恒列乎鬚眉宜爾後人
繼其大志高吾門今容駟馬已叶再世之占度
其旁可置萬家庶慰九京之願是用贈具階官
於戲可垂可繼是誠在于人謀爾熾爾昌尚亦
觀乎天咫

母張氏仍前封

卷一百一十六

十九

初曰傳不云乎培塿無松栢朕之諫臣有居正
秉義風彩著聞者所謂非積習名教不至此者
也娠賢育德母師之功其可誣哉封太孺人某
氏乃具官某之母德備孝慈性成淑慎練裙椎
布偕隱德于逸人苦膽寒灰佐義方而教子是
成廉吏作我臺臣素節高寒有華丹不御之志
束修刻勵有機絲警戒之風儀範滋章徽華茂
著茲仍封爲太孺人黃髮鯢齒知福履之永綏
文駟雕軒洵往來之有煒

河南衛輝府輝縣知縣陳必謙前母

錢氏贈孺人

初曰朕發號需思爲吾臣子報蘭陵之思釋栢
椿之痛者可謂至矣其有生不獲事沒不獲封
情有所窮禮無可考而亦得以與被焉者於乎
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某氏乃具官某之前母
出於忠孝之門躬有共儉之德殫十指以起家
粹一身而作苦經營草昧奄忽盛年墓木已拱
陳根不哭豈意四十餘年之久貢爾幽窆者乃
在所不知之人乎又豈意夫情無節而禮有制
考課不能得而覃恩得之乎於乎崇報有初蓋
取先河之義發祥有自必問濫觴之源因母以
念母嗟長樂之鼓鐘同悲靜夜因親以及親使
海隅之枯木咸被春風茲特贈爲孺人薨兮享
之可以爲慰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萬言揚授文
林郎

勅曰朕讀前史至皇祐宣諭御史必用忠厚純
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未嘗不三復斯言也聞
者遴選臺諫錯置南北妙簡循良皆用此意具
官某才華拔傑器識沉深拔穎賢書分符澗水

乃膺師薦擢真留臺材猷滋深節槩日老昌言
抗疏期于木直而從繩奮志觸邪俄已陰消而
見睨南國仰巡行之跡舊京傳且止之謠乃以
章恩授具階於戲以中朝選建之憲臣居留臺
風紀之要地肅雖摺笏可以對越高廟之神
靈慷慨乘輿可以坐制長江之要害朕固將居
近而御遠爾勿謂重北而輕南佇爾飛章啓余
逖聽爾佳欽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六

牧齋集卷九十六

二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七

外制七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譚性教
授承德郎

勅曰留都諸子部有官要而務閒者其吏部司
封郎之謂乎要故人不亂於品流閒故議不穀
於藩棘非風猷特達不在茲選具官某早登俊
造兩最循良棠陰遍陳汝之閒尸祝在黃韓之
後屢聞師薦簡畀留銓練達甄材清通擅譽飲
冰之操已著於當時如水之心可徵於受事乃
以覃恩授具階朕閱南司封掌故歲移文省直
督促捕蝗以問民爲弊吏獨與諸曹異爾在相
城蝗不爲害所司曾上其狀今何以修舉其職
乎無徒謂留務多閒也朕又以此弊汝

南京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李士高
授承德郎

勅曰頃者饋餉滋煩度支告匱司計之臣日夜
左支右吾而留都王業根本也以歲計之不登
儲蓄之不豫朕蓋憫然念之具官某入承軒對
出佐邦刑析楊盡服其平反棠蔭交加於齊楚

乃留曹司計之日正軍儲告急之時蒿目以爲
剗心而計嚴勾稽而宿弊必清精忝禽而瑣科
不計二載于斯廉能茂著乃以覃恩授具階爾
嘗視庾浦口矣新墉屹然襟帶江左其中儲峙
足支幾年乎非強兵無以備豫非廣蓄無以養
兵此根本綢繆之至計知爾之有槩於中矣尚
深籌利便佐我邦計欽哉

妻孫氏加封安人

勅曰女之司閭猶官之司庾也秬黍命合之閒
有節度存焉謹而司之服官之道可以喻於家

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蚤嫻女箴長共婦則夜

從辟續燎火省費於三時朝庀米鹽菽水辛勤
於十指爾夫司刑佐計斤斤尺幅爾有助焉茲
加封爲安人無忘丙夜之勞以對清朝之祐

父嘉輔先贈文林郎湖廣岳州府推
官加贈承德郎南京戶部江西清吏
司主事

勅曰孝弟力田之士多食報於後人蓋其風氣
篤固厚取德而薄取名固天之所私也贈具官
某乃具官某之父天之君子鄉之善人掩齒孟

春時發梧丘之夢為食儉歲不嗟蒙袂之人月旦襲美於鄉評閱閔貽休於後嗣是用贈具階官尚知積善之有餘不以近名而多獲

母孔氏加封安人

勅曰古稱賢母聽齋問問七著以成其子閭里孤生安所取此無亦慈庭之教有深於辟咎者乎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裙布被躬機絲作教淑善夙嫻於內訓樸心獨翦於後人麟趾之仁瞻藹柔嘉之則羔羊為節依倚靜好之風茲加贈為安人爾所謂以身教者乎爾子砥節

首公曰以身報爾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三

南京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馬士英授承德郎

勅曰度支之官南北並置以陪京之重舉天下歲輸有嘗額而戶曹諸子部分而理之非公忠廉直深於國計者不在茲選具官某蔚為民譽奮起賢科端居懷康濟之憂射策見縱橫之略乃登留署屬在地官飲水自矢握算濟時有幹理之才而按括不及於瑣科有經遠之略而勾稽必謹於出納試用以來於儲峙良有補焉茲

以覃恩授具階於戲南自京江北至畿輔歲輦輸飛輓以實舊都而爾所司究雄郡四焉撫職方之遠念貢賦之艱其亦有閔然動心者乎古稱貯積天下之命命合升斗其可以屑越視之乎爾能於其官治一司而度支之計畢舉母謂錢穀吏纖嗇也朕將顯陟汝

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王建侯授承德郎

欽定四庫全書

四

勅曰乃者度支告絀因用不充朕有憂之以謂廣求持籌握算之臣不若風勵砥節首公之士節省出內帑計耗登而國計得以疏剔焉此朕之志也具官某爰自英妙射策甲科粹然特達之姿銳如新脫於穎服官民部試政權關以約已裕民之心行通商惠工之政節縮至秋毫而止不以病民誰何無夏日之威有如過客稅額首上然徒謳吟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司關之官非徒算舟舩嚴簡覆而已維揚介在江淮商旅斷關奸利雜出寬以惠之廉以威之於均輸稅賦之中寓譏察非嘗之意此司關者之所有事而持籌握算之臣未必知也朕不徒以錢穀吏

目爾爾其念哉

父允中原任甘肅總兵都督同知進階光祿大夫

制曰昔云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又云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今吾虎臣乃生國士握文經武萃於一門誕告治朝用頒新命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稟三晉之閒氣作萬里之長城風雲暗曉曾藏三略之書營壘宿成手布八方之陣一飯必同賤卒能均養士之羊片言每聽輿人嘗倚識塗之馬起家天水仗鉞酒泉分閫外者近

牧齋集九十七

五

三十年積首功者餘二千級授杜預之經傳繫若兵符惇卻穀之詩書蔚爲義府震一索爲長子師三錫於丈人乃以覃恩進階爲光祿大夫錫之詰命嗚呼套虜早飛修酋狂逞惟疆圉之多故屢輦鼓之興思彎弓射鵰匈奴久憚夫李廣被甲上馬中原尚憶乎廉頗爾無引誰可之嫌余將嗣卽圖之頌

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郭浣授承德郎

勅曰留曹諸子部多生嘯盡諾爲事而民部掌

司倉度會計細碎君子益盡心焉以國計之重而東南根本之所關不可以忽也具官某夙承家學蔚起賢科掌英蕩之節而登車有光竭谷取之忠而皇華重拜隨牒平進擢任戶曹參計耗登賁舉籌策握算不遺手勾股廢稽每剔夫耗靈受事未久聿有成勞茲以覃恩授具階留都水陸輻輳歲輸有膏然歲比不登江防多警豐竊興王之地孽牙其閒夫留都天下之本而積貯天下之命也爾必卑錢穀之吏毋諱富彊之名悉意救時朕且以觀爾所學焉爾其懋哉

牧齋集九十七

六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曾舜漁授承德郎

勅曰朕觀豐水有芑著於周詩凡致奕世之太平必賴先朝之遺彥不惟簡在具瞻之位抑當求諸郎吏之中具官某才擅清華器本特達策雋科於異等騰夷路以升華在蓬池道山之閒編摩有日當荷橐籥筆之任裨益弘多見斥一鳴回翔三仕睠惟舊德在我留曹不鄙其官劇心錢穀之務靖共爾位安身錯厲之餘仰屋而嗟笑書空於終日如墻而造惟營競之成風閱

歷有聞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惟
皇祖作人之久當朕躬求舊之時借留務以優
賢固已盤桓而久次簡郎潛之宿望自當連茹
以階升服我訓辭益敦素履欽哉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袁中道
授承德郎

勅曰南都諸子部皆優游奉職而儀曹尤為清
峻以士之有道而文者回翔其間斯亦國家之
羽儀也與具官某少負修能長為民譽江漢之
間炳然有聲及其飛華夷路栖遲寒穩投閒置

散吏集九十七

七

散頤頤歲年可謂有道矣儀曹之簡聿在舊京
以爾諳於故實可以居禮樂之司淡然無求足
以當清廟之器譬如眉目之在面而人無不識
又如珠玉之在握而動必有聲用為羽儀誠無
愧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朕方欲覽兩朝之舊
章考二京之故事爾有楚史之才為小儀之選
總事筆札以侍訪求母姑以登高能賦為事則
余汝嘉

妻羅氏封安人

勅曰婦人之德不出於閭如玉在璞不可得見

官某妻某氏出自冠族備有儀法事賓祭則酒
食祇飭御宴賡則寢門肅然可謂有婦道矣德
不外見以夫而顯人曰君子之妻宜有女宗之
號顧不休歟茲特封為安人爾故以夫有聞也
尚益敬順夫子以永終譽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主
事鍾惺授承德郎

勅曰朕南望鍾山高帝衣冠在焉歲時掌故
祠部郎實有司存它壇廟弗論也南祠曹所領

散吏集九十七

八

仰承宗廟豈不重哉具官某文心蔚秀志節茂
明肅然禮容清廟之器蓋當首遵使職擢以清
華而卒自請留曹避夫熏灼遭逢改革諳曉舊
章遂使舊都原廟之儀儼如更衣顧成之近朝
夕有恪本其氣志之清嚴典要周詳乃以回翔
之淹久茲以覃恩授具階日者祀祭紛紜廟諱
錯互歲時頤頤聚訟而祠部職守闕然何以稱
吾清選乎爾領祠曹官南部以典祠之官居職
司之外博觀掌故必有建明是亦高皇帝所
昭格也爾無以出位為戒余則汝嘉

妻黃氏封安人

初曰陰幽坤柔婦德之恒也。樛木之詩咏婦順之逮下而曰福履將之天且將之而况於人乎。具官某妻某氏媿德芳華齋躬布素有旨畜御窮之心有琴瑟靜好之思可謂有順道矣。朕觀於二南美姁斯不妬之德蓋深有望於爾茲特封爲安人。夫士與女一也士不佞求女不嫉妬皆順逮之道而天之所將也。爾夫子之怡然久矣爾必勉之朕將以風百爾君子。

父一理先贈修職郎行人司行人加

後集卷九十七

九

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

郎中事主事

初曰夫人樛非所生之子若螺贏之祝肖我也。若夫孝友之極精氣專壹又豈待祝而肖乎。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藹藹吉人斤斤壹行用勞養志無間孝慈并食更衣恣其友愛蕭然五畝之宮於有太和之氣以弟之子爲子而逾於己子不亦宜乎。是用贈具階官用昭式穀之風以爲友于之勸。

母陳氏贈安人

初曰家道必始於婦人易象睽也繫於家人之後朕前而三數焉。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齊其躬心動有儀度肅共之德著於尊章柔嘉之則行於妯娌家庭有共被之歡子姓無析居之事至於嚮子之問篤摯裏毛而式穀之勤躬親辟呶身食其報又何疑矣。茲特贈爲安人於戲睽者家道之窮也順者地道之終也觀於家可以覩國朕之章爾也。豈獨以爲女憲乎。

本生父一貫原任常州府武進縣儒

學訓導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清

吏司主事

十

初曰今明經之士蹈道深遠者有矣有之而不以上聞有司之過也。朕乃以其子知之具官某乃具官某之本生父強學侍問博喻爲師淡漠清真白首一節讀書窮老丹鉛之跡宛然有子起家白賁之風如故古所謂經明行修爾無愧焉。是用封具階官爾雖以爾子有聞矣然握蘭建禮之署亦何以異於環堵之宮乎。爾尚祇服乃官爲明經士建的焉朕汝嘉哉。

本生母馮氏贈安人

詩曰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人子之
重所生久矣朕蓋愴然悲之某氏乃具官某之
本生母性資惠明儀度閒肅佩敬姜先姑之戒
循大家嫂妹之規娠賢有成喜移根之滋茂風
微尚在乃自某以推恩茲特贈爲安人於戲朕
方愴長樂之慈顧兩宮之養爲吾臣子蓼蕭之
澤未逮而風樹之歎不輟豈吾所以念母勤之
意乎吾之疇爾不薄矣尚默相爾子思所以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方應祥
授承德郎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一

勅曰朕聞天下有道人材鬱然凡在庶官郎吏
之中率有大人長德之望頃者摧剝之風長而
扶養之道微梓漆之遺僅有存者朕未嘗不愴
焉念之具官某行茂枝葉文融菁華臯比執經
奄有河汾之席東修自好居然曾史之風孝已
移於事君情尤諗於將母顧此留曹之彥實吾
豐芑之英羽儀有閒體望滋茂乃以覃恩授具
官於戲以先朝禮樂之儒居留樞鎖鑰之地惇
尚說禮可以清環衛之軍容閑記坐譚可以制
游之要害夫在泮飲鼓固儒者之能而但且

折衝非異人之任也爾其勉哉朕之儀爾久矣
妻鄭氏贈安人

勅曰士君子風義篤厚其於故衣棄履猶悶悶
矜卹焉而况伉儷之間死生之故乎具官某妻
某氏稟德含貞服勞攻苦糟糠不厭能節腹以
奉姑躋躋無時遂委身而殉母命矣不淑傷如
之何其左友朋始絕陳根之哭矧於夫婦能忘
短榮之悲茲特贈爲安人於戲以我彝章勸茲
恩義不徒息谷風之刺庶幾歌伐木之詩

繼妻王氏封安人

欽定四庫全集

十二

勅曰高明博大之士不役志於家人環屑必有
儉共之婦夙夜相貳以崇厥德具官某繼妻某
氏出自辨族歸於鉅儒當其鼓篋經年樞衣滿
坐宵衣臥起盡心力以奉姑宿火辛勤親割春
而飯客使爾夫心安子舍而慮絕寢門斯可以
爲難矣茲特封爲安人於手徧適徧推無復北
門之歎采蘋采藻庶幾南國之風

父文炳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
吏司主事

勅曰朕聞遷固爲繼述之書歆向有異同之論

父子之間紹聞諱德皆有以永被後人朕絕百世方某乃具官某之父家世一經稼獵數卷文章不叶於時好風氣獨近於古人詒彼象賢光於奕世發揮宿學大著殺青之書研味緒言未殫絕韋之業虎賁如在鶴和方新是用贈具階官於戲名山之間惜罕遇其人閭閻之高華或繫於後惟此世家之學是為不朽之先予言不誣爾澤未艾

母鄭氏封太安人

勅曰南陵之詩不作而孝友缺也朕憫然憂之

集卷九十七

十三

其有是而思不下逮豈吾所以孝理天下之志與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天與柔嘉人推貞淑凜冽誓夫辛勤教子追辟呼之遺訓則曰先君之恩陳國史之芳規兼以古人為法克成賢子蔚為大儒循彼南陵相戒以潔白為養來歸自鎬次御皆孝友之明此亦當世之榮觀而新朝之盛事也朕甚嘉焉茲特封為太安人於戲小雅之作可觀於今大國之封聲聞於後爾其疆飯服我寵光

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董繼周

授承德郎

勅曰朕聞留務多閒諸曹郎類優游養望而刑曹尤甚雖然亦有踴厲首公之臣盤桓於久次者乎朕蓋嘗時衡念之具官某藏器濟時矢心愛國當其出宰海邦禽獮黎寇誓師於譚笑之中饋運於風濤之內暴露已良苦矣迨留曹病起之時正東虜遁誅之日爾乃思舍嘉石而趨戰場釋爰書而譚兵法慷慨上書輒求自試寧雖未行可謂有其志焉茲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一隅不賓王師在野四郊多壘所謂卿大夫之辱而蠻夷猶夏抑亦作士者之責也爾母以祥刑為苛細母以即戎為經奇節其壯事而忘其老謀朕且有後命焉欽哉

妻王氏贈安人

勅曰為吾志義之臣感槩立節其作之配者非有卓行何以稱嘉耦哉具官某妻贈孺人某氏儀法有傳訾笑不苟事姑盡瘁而卒以從姑於九原於姑為死孝於夫為媿德矣茲加贈為安人於戲崇臺綽楔之制雖未備也其亦可以有聞矣夫

繼妻程氏加封安人

勅曰傳稱婦學於舅姑故不及舅姑為不幸雖然賢明貞順之婦亦安往而不學哉具官某繼室封孺人某氏忠明為資環珮中禮鴻鴈壹德則學於母氏雞鳴儆戒則學於夫子卒相其夫以有立也雖不及舅姑其不謂之不幸矣乎茲加封為安人爾服我休命再矣其益曙戒勿怠

父應宸先贈文林郎廣東惠州府海

豐縣知縣加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

江清吏司主事

校書集九

十五

勅曰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子之能仕而父教之忠也不若其躬以孝教也朕有嘉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有至性長猶樸心戀祖於羈貫之年殉父於顛毛之日捐其身以盡孝而詒其子以作忠今爾有子矣是用加贈具階官爾子之報稱伊始教忠之效豈可量哉

母顧氏加贈安人

勅曰今之臣子亦有廢蓼莪之詩而抱栝捲之痛者乎是與吾同悲者也朕深念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稟溫恭之德亟淑令之儀攻

苦於結縞之年矢志於截髮之後三遷之教既成而一日之養不逮不已悲乎茲加贈為安人於戲朕為爾子醕爾爾子之念母勤也其亦思有以稱乎爾子慷慨上書固曰可以身許人也予既已知之矣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姚之先授奉政大夫

制曰朕承先帝之不業應門法殿次第修舉瞻睇陪京高帝之豐鎬在焉今其舊宮原廟日就彫廢而朕忍獨高明奕塏以臨諸侯冬官之

校書集九

十六

屬列在留曹則有司存當識朕意具官某蜚聲藝苑奮跡賢書出牧金城入叅留署以博通之學兼膚敏之才漢宮之萬戶千門悉能聞記周禮之經涂九軌咸可指陳鳩偁之務惟勤樽節之功斯著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我高帝卜建舊京城闕省署盡出指授開國承家其規模具在也覽考工之法中將作之職因時與材著吾不忘塗墜之意是誠在爾爾勉之哉朕之業在文王有聲之卒章矣

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潘守正

授承德郎

勅曰昔人久居郎署至勤人主爲之勞問非獨
仕宦淹久可爲歎息亦以士之服官材老而奇
望久而宿不可以新進趨風之士輩流畜之也
具官某姿本淵醇政成愷悌郡邑跋扈中外量
移迨南曹留滯之時在左宦踐更之後却騏驥
而不御世之所嗟騁修途而不前爾亦何罪往
視蘆政在彼江干巡行轄吳楚之衝節縮省東
南之力洲人渚戶樂輸芟葦之供絕塞竝邊印
給輓飛之利歲閱旣上賢勞汝嘉乃以覃恩授
具階於戲人惟求舊余不以隨牒而滯平進之
人靡不有初爾無以淹恤而忘鞭後之慮勉副
雅望服此訓辭

牧齋集卷十七

一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八

外制八

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盧維屏授通議大夫

制曰國家設按察之官謂之外臺所以廉察所部而提振綱領也及其弊也視日月以叙進而彫敝滋多急亭傳以觀政而奔趨求譽有司益用不職民生無所告愬夫法不擇官官必奉法而況于以法爲官者乎此予之憂也具官某起自循吏擢爲清郎皆有賢聲溢于官次叅藩雖

牧齋集卷九十八

陳蒐兵猶盜三年有成乃晉憲職爾自筮仕以還皆用隨牒平進可謂不汲汲矣今茲頒布詔條澄清郡邑春生秋殺壹以案肅凋敝爲事朕甚嘉焉若爾者斯可謂之執法之官矣茲以覃恩授具階爾所部包舉河雒周先正之所保釐也畢命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今監司項背相望靡靡之餘風自上下焉爾其益肅明風績于將祗命爾以畢公之事爾其念哉

妻潘氏加封淑人

制曰詩稱婦道曰無非無儀婦人之非與儀不

可得而見也觀于其夫則知之矣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靜好有閑柔嘉維則膏火著勤于茅屋碎績不閑于官舍爾之夫有羔羊之直勵秋鷹之威而爾之內德亦茂著焉茲加封爲淑人女德不外見以爾爲師則亦何患乎無聞也哉

牧齋集卷九十八

祖現贈中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制曰詩稱陶唐氏之民思深憂遠儉而用禮今其遺教猶有存者盧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孝悌力田仁心爲質當其稅衣南畝攻苦食淡斯固晉民儉陋之風至于發粟焚券慨然市義則深思之君子或未逮焉惟此良士詒厥孫謀職思其居脩我臬事斯爾之遺教也是用贈具階官於戲爾服茲休命所以相爾孫于冥冥者豈有窮哉

祖母張氏贈淑人

制曰咏唐風者又取葛生蓋以其女子潔明專壹有思深用禮之風不獨其君子然也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裙布操作壺漿醴耕相其夫以力田勸其夫以種德於乎其斯以爲唐風之女子乎茲特贈爲淑人葛生之蒙蔓也椒聊之蕃

衍盈升也詩可以觀豈獨一家之盛而已

父文科先封文林郎直隸寧國府

城縣知縣加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

司按察使

制曰爲吾執憲之臣風績茂著者必褒顯其先人非徒昭吾需恩也亦用以著教焉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介圭有邱朱紱比端訓爾子者皆古人之話言道子俊者有先民之風骨詩不云乎式穀似之爾子崇憲陳臬厥德不回可謂似矣子其可以無褒乎是用贈具階官庸此追

集卷九十八

三

命沒而不朽爾之遺教不泯大與

母王氏加封淑人

制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蓋亦有母教焉古之所以宗母師也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鍾天性之深慈躬女圖之茂矩善事尊章所以教忠不先妯娌所以教讓以餐飯之加否教仁以衣裳之數漸教儉爾子之能其官也惟爾之勤茲加封爲太淑人夫古之賢母克成其子者多矣及其子之榮而身親見之者少也朕發號推恩不靳寵命亦欲使天下爲母者聞庶幾乎知

聖善之報集于厥躬不徒圖畫管彤之足恭而已也可不念乎

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叔元授中大夫

制曰朕追懷先正不薄外僚碩輔名卿往往輩出非獨均勞出入國有嘗經亦以才閎則堅知練則老駁歷滋久體望亦茂著焉士多競進此風日微吾見其人不志嘉嘆具官某珪璋特達琴瑟清和肅然禮容清廟之器服官郎署已有賢聲視學外臺益著風績清明懸鑑士莫道其

集卷九十八

四

秋毫澄汰引繩人爭畏乎夏日迨乎臬藩之閱歷重以歲月之回翔參計耗登佐縣官緩急之計延見民吏播朝廷勞來之仁布政不事乎競絳居官寧厭其淹久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累日月以叙進所以別沉實守正之人更事任以觀能所以遏巧僞奔趨之士尚益敦夫素履終有聞于本朝欽哉

妻林氏加封淑人

制曰詩不云乎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士之靜于官也女之靜于家也相成之德比于賓友所謂

可與晤言者與具官某妻累封恭人某氏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寒燈佐誦讀之勤宿肉供洗腆之養迨夫子既回翔中外而爾益黽勉歲時門屏蕭條服御相安于布素珩琚間肅儆戒不替于箴圖如美玉之有聲譬雅音之相和茲加封爲淑人永綏福履祇服訓辭

祖逢陽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

制曰人材之生譬之喬木粵自拱把至于棟梁國既長養百年而家亦積累再世教本自始報必有初李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含章挺生乎尹旁達學問淵源乎經術文辭汜濫于百家并日而易衣稱易祿難畜之士夙夜以強學爲經明行修之儒命不永年竟遽紆紫之願家宿其業已著殺青之書及爾孫枝遂爲國寶無念爾祖知其大志之所存詒厥孫謀豈獨遺經之有託夢蕭之澤自業以流根報祭之心或源而或委是用贈具階官嗚呼齋志入地誠何憾于九京有命自天永有聞于終古

祖母莊氏贈淑人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

制曰國家崇獎節義鄉里婦孺咸得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其有沉晦沒身而發聞後世稽諸天道信而有徵用是闡幽可以爲教某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式是嬪則仔肩壺彝當所天之不存奮身誓死期入地而無憾矢志立孤童稚伶仃有託孤寄命之節尊章衰老有送往事居之忠撫厥子以有成暨其孫而始大風霜高秀貞寬閱結于百年日月光華大節昭回于再世如逝者之可作信天道之不欺茲特贈爲淑人嗚呼崇臺綽楔未遑表標于漆書女師禮宗卒以昭垂于彤管是可考信于天咫尚亦有助于王章

父芳先贈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叅議加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

制曰朕推恩臣下必追命其先人蓋不獨先河後海禮不忘始而家學淵源名教積習亦有可以考見者焉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德輿云遠義府孔修起自孤生蔚爲名士瞻念手澤少不忍讀父之遺書佩服箴圖老猶能奉母之餘教至其誨子以式穀不獨詒後以一經過里門

而下車讓先邑屋入子舍而潸濯禮始庭闈宜爾多賢守其家訓沒祀以仁者之秉惟其似之人稱爲通德之門厥有繇矣是用贈具階官於乎克昌厥後既有微于贊書無忝所生尚謹守其樸學

母蘇氏加贈淑人

制曰朕聞善果于親行成于內徒鄰斷織著于前聞本立而後道生自家所以刑國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肅祗明惠柔嫺靜穎珥無光輝佐生于寢門之內動有箴珮肅婦子于

牧齋集卷之十八

七

閨閭之間既有嚴而有慈故能食而能教庭戶森列所謂方玉而圓珠仕宦後先蓋亦優龍而劣虎念此珩璜之訓永言風木之悲茲贈爲淑人於乎將慰匪莪之心宜流自葉之澤淑靈不昧尚服享之

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徐良彥授朝

議大夫

制曰昔我神考遐不作人山陵既成遺老多在至於外服來朝之使亦有先時侍從之人朕顧瞻在廷言念舊德湛恩盼布靡有遺者具官

徐良彥端直如弦縝密比王以循良稱首南國以風采表率西臺出按益州愈章今問猶蠻峒積年之逋寇不費秋毫賑蠶叢一路之凶饑有如夏雨折矢止殺降之禍捐金紆開採之艱及乎藩服之回翔不惜歲時之淹久夙飲冰而受事乃執王以來廷歎李邕之衣冠昔聞其語省唐介于圖像今見其人考績方新覃恩載及遐不謂矣何錫予之茲以覃恩授具階官於戲攷國家蕃宣敷歷之制蓋出入之均勞念前朝骨鯁磨切之臣諒初終之一節尚其惕厲服此訓

牧齋集卷之十八

八

辭

妻穆氏加封恭人

制曰豫章之俗服習禮教士多壹行女有樸心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儀度閑肅性資惠明言稱先姑克相夫子家門儉質信達歷之何慙官舍蕭條喜高寒之相映宜此良士長有令名茲加封爲恭人益勵素風以昭本俗

父玘先封文林郎應天府溧水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

制曰士有石隱用晦其身而風徽留炤于後逃
名而名我隨斯之謂乎封其官某乃其官某之
父隱不違親窮思善物讓產而手自致富賑阨
而身甘食貧乃一意于挫名終委心而遷世題
目不愧于高士節槩遂傳於後賢以清白爲箕
裘素風不墜表芬芳于丘壘使骨猶香是用贈
具階官於戲孺子之後長有千秋之名王政所
先尚念季春之聘

母丁氏加贈恭人

制曰君子來朝我有一朝之饗小人有母誰無

教養集卷八

九

不匱之思贈孺人某氏乃其官某之母慈而能
教儉而好施刑家備雍肅之風振賢爲清白之
吏迨報政于南國已棄養于北堂載閱三朝乃
膺再命於戲愴鼓鐘于長樂生有同悲佇表刻
于新阡死且不朽茲加贈爲恭人爾其有知尚
克鑒此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

事徐如珂授朝議大夫

制曰我神祖扶養人才詒于孫子凡茲遠方
執王之彥亦有先朝賜環之人簪履之恩事新

梓漆之材惟舊國有彝典朕何敢私其官徐如
珂經術純明風操廉直當秋曹服官之日正春
宮側席之時慷慨憂危牽連謫謫投荒無地甘
顛顛于溟雲幸復有年乃藩屏于嶺海蓋聖主
無畢世之怒寄雨露于摧殘而勞臣無連化之
思飽風霜于淹久體望滋茂旬宣有聞余方發
號以施恩爾乃有來而至止茲以覃恩授具階
朕今以川東一道畀汝矣治已淪漢楚之交制
夜郎且蘭之險以爾老于教歷熟于邊隅故擇
而使之非欲久遺爾于外也念生平歷試之艱

教養集卷八

十

副一時仔肩之託無荒朕命爾往欽哉

妻史氏贈恭人

制曰夫婦之際古人比之君臣蓋其艱難懇
之閒新故死生之際有可以相喻者乎其官某
妻封安人某氏珩璫傳家蘋蘩叶禮服組紃而
攻苦操井臼以佐廉迨乎謫籍牽連夫作青衫
之客家門寂寞室餘白首之姑龜勉有加慰勞
無已能使田園有歲時之樂耕鋤相從寢門無
慮歎之聲輕軒時御幸矣賜環之有日惜哉捐
珩之無年長樂初聞嘆君恩之如故短檠未棄

嗟婦命之不猶茲加贈為恭人服我茂恩視茲慰問可以為之永嘆不徒慰其夫子而已

父思仁先贈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加贈朝議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制曰士之立節也猶竹箭之有本根也其苞植者不厚則其捷出者不堅吾有志義之臣必原本其先世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豈弟吉人博長者孝友著于家門冠衣互易賙救及於

牧齋集卷之八

州黨稱責相資行已在儒俠之間居身于通隱之際置生產于不問日飲無何引分義以自繩夜行多畏宜爾遺德施于後賢濬寧之訓有光感榮之風彌長是用贈具階官用以昭明其世德且可弘獎夫風流

母劉氏贈恭人

制曰士感榮立節未嘗不自念曰小人有母也節榮之不立而以有母為解賢母羞之矣朕崇獎節義深嘆嘉于母之以子節聞者封太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家風肅穆內則整齊事上

著夙夜之勤殉夫有終焉之節及其訓子以有聞迨于謫籍而無悶樹節本先人之教投荒亦聖主之恩能如是乎不愧介山之隱亦已足矣願齊范母之名瞻言簪履于新朝益念栝菴于宿昔茲特贈為恭人於乎是母是子不虛銀管之書為孝為忠允作金彝之輔

山西布政使司提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文翔鳳授朝議大夫

制曰朕惟海內士習不醇文體不正此皆典學之臣徒務潤飾而不以學術表正之故也朕甚

牧齋集卷之八

十二

憂焉具官文翔鳳風操端嚴學問淵博登高能賦有大夫之才發憤遺經有聖賢之志三為縣令兩簡留曹皆有賢聲溢于官次乃命爾往督晉學夫晉唐之都也河汾之鄉也以爾有憂深思遠之風故命爾于晉以爾有六經七制之學故命爾以河汾爾受命往矣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戲以河汾之學教陶唐之人士習之淳文體之正胥自晉始爾之學術其昌明于天下乎爾尚勉之母姑求賢于近世之士而足則于汝嘉妻武氏加封恭人

制曰讀小戎晨風之什秦之女子何其賢而有文也今其風猶有存乎其官某妻封安人某氏動循珩珮居服歲圖散卷快于青編矢篇章于彤管惟其體備二南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故能咏歌四始之風有溫柔敦厚之教蔚矣女士相此聞人茲加封爲恭人詩不云乎厭厭良人秩秩德音爾夫子之德音遠矣爾豈獨爲秦風之女子乎

父在中先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加封朝議大夫山西布政使

牧齋集卷八

十三

司提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制曰朕橫經訪落紹來德言蓋將擊道術之屯蒙起百王之遺緒斯文邈矣曠世於茲誰其任之我有遺彥先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東井挺生西方絕學射劉黃之策無愧登科員賈誼之才被譏年少是以退而譚道終焉窮而著書斷自洙泗之間閒取河汾以往窮天人之奧妙覃思有同乎草玄極道理之弘深下惟自比于繁露蓋天之愁遺一老獨抱遺經乃後之必有達人有光家學彼眉山洵執之繼述止于文章

至石渠歆向之異同未醇學術肆爾傳經之子爲吾典學之臣是用封其階官於戲尊所聞行所知道益崇于肯構本諸師本諸父祭奠重于先河爾無忘憲老之言余將有臨雍之拜

母趙氏加封恭人

制曰朕聞禮先陰教易重家人凡積慶于高門必發祥于淑媛封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頌圖叶德珩珪被躬孝以事其皇姑順以相其夫子明詩習禮風範聿著于後賢執臬治絲共儉不殊于宿昔信哉媿德宜爾娠賢茲加封爲恭

牧齋集卷八

一四

人於戲惟茲通德之門代有肅雝之範名儒肖子蔚爲道德之光婦順母師並著管彤之美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尹嘉賓授奉

政大夫

制曰朕初撫職貢循覽地求丹鉛齒革來自荆州未嘗不念楚才也爲吾典學之臣職思譽髦宜有以稱朕意具官尹嘉賓器本特達學得精華遂以文字冠于南服及其飛華中含回翔職方隨牒平進澹然無求可謂有志矣荆以南闕視學使者朕遂以命爾爾所部非全楚也然江

漢朝宗於海而衡獨爲宗于岳扶與鬱積人才
所萃有良史之才有騷人之志而又有魁奇忠
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澄汰之以渙其文縉括之
以底其實實惟爾能乃以覃恩授具階繼自今
楚之杞榦枯柏與芄芄械樸競進治朝俾余一
人賴楚材之用余汝嘉哉

妻花氏加封宜人

制曰女德不外見附其夫以有聞也鵲巢之詩
以謂邦君積德累行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曾其
然乎具官某妻封孺人某氏起自儒素躋于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華于其夫之績學知其風雨相戒之勤于其夫
之素心知其丹華不御之質從夫以貴莫是爲
宜茲加封爲宜人爾既若鵲巢之起家矣尚敬
順爾夫子善其所以居之者

父延綬先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加贈

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

制曰士之文章或掩夫先世而風氣必本于前
人夫風氣之所存教不必于式穀和無待于在
陰亦惟其似之而已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
居家無子弟之過急難有長者之風居身儒俠

之閒游意市朝之外家無擔石而眉稜之意氣
燁然口有雌黃而胃次之坦夷自若慨有大志
施于後人旋觀沒世之餘是識遺風之自是特
贈具階官於乎生而不偶每羞爲一卷之師死
如有知應快觀萬家之墓尚其幽旁服此殊榮

母俞氏加贈宜人

制曰詩不云乎有母之尸饗詩人之念母勤也
其生而事之也況于死而思之乎朝廷蓋爲人
子卹之贈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相夫以順
愛子知勞操井臼以起家辛勤十指傍丹鉛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六

課讀儆戒三餘晝夜有聞樹護永弁茲加贈爲
宜人於戲愴鼓鐘于長樂誰無風樹之思列鼎
登于下泉益重栝栢之勤惟孝子循陔之慕奉
以終身則慈母斷織之名垂于沒世吁其悲矣
尚克享之

貴州按察司副使繆國維授中憲大
夫

制曰頃者苗民不靖黔路梗塞禽獮之後兵氣
未銷朕未嘗不端居深念秉憲之臣萬里執王
臨軒燕勞如見遠人朕于恩命豈有愛焉具官

某才華炳蔚器縉端凝宰劇縣以宜民謝臆仕而將母爲郎以僞工見績出守以豈弟見思乃晉臬司往蒞責竹符傳一下則郵遠風清羽檄四馳而夷獠警服刀耕火種之俗戶識威名兵荒燹燬之餘人懷晏息朕既三年克鬼方之伐爾乃萬里獻荒服之琛遂以覃恩授具階夫西南嶮遠俗雜漢焚吏需用漢法治夷而不用漢法自治黔所以擾也黔按臣上首功朕心用惜但余何忍以武勝黔乎爾能爲我父黔余將顯陟女

牧齋集卷九十八

一七

妻蘇氏加贈恭人

制曰士起孤生備嘗荼苦其閨門相貳之勤有百倍于人者矣國家疏榮必逮其耦不惟因夫之爵蓋亦寓勞人之報焉其官某妻贈安人某氏動應衡規躬服儒素蠶鹽佐讀機絲無閒寒窗菽水奉姑洗腆有逾宿肉吁其逝矣傷如之何感宵旦于雞鳴茫然長夜思話言于龍具策彼前途曉言勲瘁之艱難益悼死生之契闊茲加贈爾爲恭人用以著鼓佩之誼不徒承禕翟之光

繼妻徐氏加贈恭人

制曰丈夫有事四方而婦人間闕從之戒徒叱馭跋涉萬里斯已難矣矧其奄忽道路比于以死勤事者乎予何靳此愍冊具官某繼妻封安人某氏出于高門休有華問組紉謹女功之習錡莒勤婦德之修冰蘖佐廉風流于山菁溪岫之內徽華永逝覓游于澧蘭沅芷之間嗟玳珮之已捐曉芬芳之如在茲加贈爲恭人靈其不昧佑我勞臣永言彤管之光祔彼黃陵之享

父天秩先贈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

牧齋集卷九十八

一八

司署員外事主事加贈中憲大夫貴州按察司副使

制曰朕聞至孝之德旁達明神神錫祕祉厥有靈泉瑞物之出以表殊異如其不然則必在其後人鍾美豐物亦理之恒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生稟粹和死稱醇孝殘肌封股甘隕身于榻前創巨痛仍遂從父于地下人誰無死天不吾欺以是藐爾之孤蔚爲亢宗之胤蓋誠心感物在異族亦相其哀而和氣致祥至再世遂徵其美願然有子豈曰無年是用贈具階官於

戲旌壽州之門宜揚芬于億載斥郭人之對無遺誣于偏辭

母張氏加贈恭人

制曰國家崇獎節孝做前代烏頭雙闕之制載在國史至于夫孝妻節駢集一門巧白相望汗青交映則又昭代所希邁史官所特書也朕嘉與斯世表之旌表節婦贈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箴圖有聞冰霜爲質夫既殉父于蚤歲爾遂自誓于盛年撫弱息于一絲嚴霜夏墜寄孤生于再世燎火晝寒迨厥子之有聞乃畢志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長往於戲屈指生存之日皓首何慙下見死孝之人重泉爲耦茲加贈爲恭人於乎崇臺碑楔漆書錯互于旌門鸞詒龍章贊罔昭回于表墓丹心不死如可作于九京黃壤猶生尚爲觀于百世

山東按察司按察使陶朗先授通議大夫

制曰我祖宗仍元舊跡轉運遼海舳舻航海至不吝微侯之封以勸能者矧今海道久湮軍需日急我有勞臣拮据于颶風瀚海之中朕何

敢忘具官某良玉有聲精金能割飛聲南署著績東藩迨乎饋運之艱難益厯累年之勞盡蓋海禁之疏通未久而鯨波之發作無時以鉅萬之齎糧寄數寸之浮木晝旗宵柝身雜于篙夫垠戶之閒曉霧暮星心折于島嶼港汊之內用能使雲帆時轉梗稻不虛兵興以來厥勞懋焉乃以覃恩授具階頃者河東失守登萊我之門戶與賊共之爾獨身櫓柱風檣浪熾屹爲長城何勞苦功高也朕今崇以東海寄爾爾指畫遼海如視盤鑑豈以畫險而守爲能事乎爾往欽哉朕且有後命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一

妻周氏加贈淑人

制曰人主之于勞臣也凡其偃息啓處靡不懷且念之而況于閨門相貳死生契闊之閒乎累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妻圖史被躬珩璜合則本名卿之家世貴而不驕相君子于糟糠貧而無怨薺華已萎荆布猶新官舍蕭條尚想鹽之與共波濤衝冒有如風雨之相期茲加贈爲淑人非徒爲下泉之光亦以紓偕老之嘆

繼妻許氏加封淑人

制曰人臣之義不得顧其私家至于國有大恐而婦人女子能相勉其夫以從王事表婦順可以厲臣節焉朕其寵嘉之累封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繼妻函貞德門相夫膺仕有鴈鳩一視之德效雞鳴儆戒之風至其服習劬勞稱引大義當道瑾相望之日能共餽糜及羽書交至之時願親桴鼓勉巡行于海嶼俾無內憂庀治業于寢門有如軍令豈獨無慙于閨內蓋亦有助于師中茲加封為淑人爾尚益勉終與終相夫子庸公之妻爾有勞焉將以傳于女史

敕齊集卷九十八

二十一

祖九詔原任直隸廬州府無為州巢縣知縣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

察使

制曰君子位不配德仕不竟志則其後必有達人挹彼注茲觀于天道若交手而相付焉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文成琬琰行合圭璋蜚譽賢科流徽宰邑薄言歸隱何知東帶之慙可以樂饑無復扣門之拙付有餘于造物遺未盡于後人居然五柳之風流千秋如在蔚矣三槐之事業再世有聞是用贈具階官永言世德

之求尚識詒謀之自

父省東先封中憲大夫山東登州府知府加封通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制曰朕聞濫觴之水足以導積石之源膚寸之雲足以致崇朝之雨今吾疆場言有勞臣邇其家風厥有原本累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服庭訓長須異材指廉石以傳家無慙清白抱遺經而俟後有瘁丹鉛急難而非以市名仗義而恥于食報慨有大志施于後賢浩蕩鯨波快

敕齊集卷九十八

二十一

破浪乘風之願縱橫虎略出揣摩簡練之餘事觀厥成善繼爾志是用封具階官爾其優游几杖勸勉勳名用觀收復之膚公尚及來歸而飲御

四川按察司僉事戴君思校奉政大夫

制曰朕以東西多事禍亂頻仍思得文武大略之人以收指麾能事之效乃者蜀倖先至西壘告平戡定有人不忘嘉歎具官某器資恢傑材術疏通奮跡循良著聲郎署屬有西事俾往視

師爾既長才有榮根自試之志而已又舊治爲吏民服習之邦奮臂請行出奇獮賊以謂頓兵孤城之下窮困獸以老師不若收功片檄之中解重圍以蹙寇往還豺虎之窟而談笑自如指顧大羊之羣而縱禽在我用能使渝城頓拔叛人就俘惟爾之勞斯爲稱首乃以覃恩授其階於戲九絲殘寇尚爾稽誅諸峒狡酋方圖旅拒解全牛于游刃知有餘能蒐逸獸于三驅俾無遺種嗣有崇寄佇爾告成欽哉

父有光先贈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

集卷九十八

二十二

司主事加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

僉事

制曰夫空谷之繁莫留而其人如玉九臯之鳴不見而其聲在天此潛德之光也士有抱志于生前而用譽于身後者何以異此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性資特達造詣溫文才華秀出于里人德器推重于國子植杖而問喜父母之俱存負笈而歸躬人子之能事感白華潔白之孝循彼南陔盡菽水歡養之誠我藐黍稷退而修長者之行進不求通人之名邈矣鴻冥想羽儀

于當世覽彼鳳德遺苞彩于後賢是用贈具階官惟茲追命之榮應我闡幽之典尚有考于幽窆知無愧于明綸

母梁氏加贈宜人

制曰詩不云乎母氏劬勞人子之念母勤也列鼎而悲望像而拜可以自致而不可以自解我有愍冊其何敢忘贈安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柔順不違肅雍有美滌衣上食事嚴重之尊章拜日視星殫辛勤于家室願然有子身爲母師胡娘賢之有聞而勛躬之不逮中宵宿火音容恍在于機絲拜日加餐口澤尚思手魚菽吁其悲矣余有愾焉茲加贈爲宜人永貽彤管之名用慰蓼莪之痛

集卷九十八

二十四

江西按察司副使曾用升授中憲大夫

制曰國家承平日久官膏類匱司憲度者類皆低回澁縮上下相蒙朕嗣服以來慨然思革其故陳時臬司實重其選具官某器業弘深風規端直掌使節而贈賄風清擢臺端而庾庫弊絕出按豫部益舉厥職牧荒遠法青州抗章不辟

朱邱古之名御史殆無愧焉屬有監司之推未究澄清之志栖遲數年貧愚同嘆今命爾以湖西一道之官有期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內外臺俱冠法冠掌風憲今之簿外臺為左遷蓋執近所謂故事而非祖宗之制也湖西界嶺轄荆藪通叢寇爾不鄙夷其官修舉臬事吾寧久遺爾于外乎爾往欽哉

妻孫氏加封恭人

制曰四牡之臣有功而見知而猶有將父將母之懷豈獨王事使然哉亦內無相貳之故也具

牧齋集卷八

二十五

官某妻封孺人某氏生于冠族作嬪良士爾夫乘輅攬轡積有歲年爾能薄寒視衣中宵宿肉使燕寢有起居之間舉觴無嘆息之聲俾忘內顧惟爾之勞茲加封為恭人益勉有終以服無教尚亦有裨王事不徒相其夫子而已

父國福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加封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

制曰國家之休命及士之抱道緼德而不羸其躬者非徒報其人也亦以使斯世有觀也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多文為富讀書窮老讓田

廬以念寡稚族墳墓以聯宗族勇於為義不求人知斯可謂潛德弗耀之君子矣清明在躬壽考介福玄衣應杖優游里門人皆曰幸哉有子如此且曰可以觀德也顧不休與茲加封具階官爾之為德未艾再命以往亦豈可量哉

母黃氏加贈恭人

制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朕顧瞻長樂三復斯言潛然流涕封孺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婉婉姆教敬共婦德徒鄰斷織成訓子之名坐膝扶床享弄孫之樂飾以見姑歿而

牧齋集卷八

二十六

何憾爾子初免喪來朝而國家方湛恩盼布遂使墳草未宿零露載濃在爾子之孝思可以少慰而朕之悲則何時而已乎茲加贈為恭人於戲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服茲休命其亦有以監予心于地下矣

整飭徐淮道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

岳駿聲授中憲大夫

制曰朕觀膏武之詩徐淮之閒先王蓋康康焉以南國之不易東隅之有警咽喉之地懼有梗塞監司所在相望而任此者則重矣具官某風

况遠器純明五載司刑一麾出守乃登憲
轡往省徐方振積弱之軍聲卹久窮之民瘼御
援遼之師旅肅若過賓募運海之舟航履如平
地指麾白羽似貞元雄鎮之時談笑黃樓類熙
寧復河之後師薦上達朕心嘆嘉乃以覃恩授
具階朕今改命爾督漕矣唐李泌言東南漕自
淮達汴而徐爲江淮計口我國家兼重徐淮皆
爲餉道計也爾治徐治淮東南要害在爾尺幅
朕倚毗爾者良重爾往欽哉

父九德先贈中憲大夫河南汝寧府

教肅集卷十八

二十七

知府加贈整飭徐淮道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仍前階

制曰朕聞龍宗有麟鳳集有翼忠臣義士之後
其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朕慨然思之矧其賢而
有後者乎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本鄆國
精忠之裔傳金陀文獻之餘矯志博聞家風未
泯好施急難俠骨猶存事啓多賢紹明先烈是
用贈具階官於戲蓼蕭之流自業孰非三朝曠
蕩之恩水木之有本原尚念百年忠義之報爾
其不昧尚克承之

母張氏仍前贈

制曰母之以子聞者亦多矣其有文章節操駢
聚一門而競以其母聞者慈庭之教不尤懋著
乎贈恭人某氏乃具官某之母宿稟閑和教成
徽懿左圖右史引詩書爲鑑警外敏內仁用柔
和爲粉澤不煩外傳聿有母師宜爾振賢蔚然
競美優龍劣虎均爲國之克生翔鳳漸鴻悉分
母之遺羽茲仍贈爲恭人用慰累茵之悲式彰
斷織之教

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賈鴻洙授朝

教肅集卷十八

二十八

議大夫

制曰國家郡國藩宣之選多取郎署久次之人
乃者兵興不特度支告匱戶部諸曹郎攸助國
計茂著成勞屬有甄陞俾當重寄具官某器資
肅穆風力堅明當服官民部之時正蒿目軍儲
之日飲冰爲國仰屋憂時精勾股於宿逋勞絲
咸理嚴會計於新餉累黍不遺牛勞有聞藩翰
攸寄惟長安之重地實畿輔之粵區乃命爾出
參秦中專守關內相視衿要控洪河四塞之雄
撫綏士民復陸海八區之舊乃以覃恩授具階

昔者鄭白兩渠來食京師億萬之口而唐杜佑謂大曆初溉田減於漢三萬八千頃今長安膏壤千里河渭之漕故在爾在戶曹日久向之嗟咨仰屋者可以見諸行事矣尚勉爲我牧秦終佐邦計爾往欽哉

四川按察司副使車朴授中憲大夫制曰朕慎簡監司精求民瘼目營四海如堂適庭矧蜀方被兵民亦勞止思得公忠體國之士以綏瘡痍在野之人其有甄陞可無書命具官某博通世務誦法古人奮跡賢書歷官郎署當

教齋集卷十八

二十九

職方拮据之日正東隅警急之時指畫車攻幾如親履行陳條上兵事直欲身當虜酋東事解嚴西人未靜命爾于蜀副彼臬司擢居外臺可以竟澄清之志俾治亂國所以仗緩急之才乃以覃恩授具階昔宋命張詠于益固曰孰能處絃文武之閒今蜀難甫平逋寇未殄理棼絲之緒而奠礎芥之餘非文武大略未易辨也爾能以益州之治治蜀余不以資格蔽爾爾往欽哉

妻王氏加贈恭人

制曰在昔篚筐典歌濯漑授職閨門之細事婦

孺之微勞莫不播之管弦著在禮典王化滋遠此風日微得一人焉可以知教朕有愍惻何忍忘之具官某妻贈宜人某氏婦道可宗女圖母越奉尊章于篤老藥物必躬事夫子于孤貧糠不厭醴惟四德胡不百年歛手足于寒窆永言荆布聚管窺于宿草尚想晨昏追我需恩服茲休命茲加贈爲恭人於戲朕欲表著女圖丹青王化將自爾始惟爾其服享哉

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仍管按察使事熊宇奇授通奉大夫

教齋集卷十八

三十

制曰朕改元卽位諸藩臬之長人見者既燕勞而遣之矣其爲吾布德執憲恪守所司者朕亦有錫予之思焉具官某材劇而用博志脩而行堅起自刑曹數歷藩服衡楚羅杞梓之材平播紀獨禽之績迴翔閩浙載蒞荆襄以文武爲憲之才兼行省監司之任以六條察吏治而江漢肅清以十連制所部而溪峒屏息楚用俾又爾有勞焉乃以覃恩授具階夫爾之官則蕃宣也其所司則廉訪也楚稱剽悍急疾先畔而後服然而蕃以宣之廉以訪之楚其有不义乎爾有

成勞于此勉終汝猷以副朕命

福建布政使司分守漳南道右參政
朱綵授中大夫

制曰朕視天下為一家而閩海東南之戶庭也
朕宅中御外堂奧晏如而藩服之臣日焦勞于
颶風煙海之間朕何忍一飯置之具官某以子
大夫高等服官春曹冷然水廳之風肅然清廟
之器體望滋茂出叅閩藩遠慮綢繆勞心閱歷
破奸寇之窟穴不廢嘯譚歷島嶼之紆迴瞭如
屏幃用使椎舟屏跡海隅莫安紆朕南顧爾有
勞焉茲以覃恩授具階中國久不中倭今雞籠
淡水之間漸見告矣嚮導之不絕汎候之不至
議者多言之而又以謂此非致寇之本原也爾
在閩海良久衣袂之戒豈遂忘于前事乎爾其
懋哉

河南按察司分巡河北道副使吳瑞
徵授中憲大夫

制曰國家畫大河為南北分置憲臣而河北跨
躡燕涿襟帶京師漳河之間古稱都會為吾控
制此土其責至重也具官某德器穎密志操端

明風規足嗣乎先民治行不出于家譜若工奏
績治郡稱平茂著賢聲晉司憲職臨上黨邯鄲
之舊地當兩河京雒之交衝道路大牙而奸盜
無伏藏之跡徵輸填咽而軍民有居息之安矧
以一路之無虞值東方之有警道里不梗聲援
相資揆之疆事亦有助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朕
觀方志漳衛間土廣俗雜漢興常擇嚴猛之將
治之夫嚴猛非所以致理然欲彈壓重鎮控河
北以衛內地則亦非瑣科異輟之人所能辨也
爾受事未久所部肅然朕知爾勝任久矣爾其
念哉

徵授中憲大夫

三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九

外制九

河南歸德府知府高銑授中憲大夫
制曰頃者夷烽日聞道殣未息郡守多傳遽厥
職希望拜除朕深患之思得良二千石表率屬
城意甚亟也具官某學多師古志在濟時奮筆
刑官駁正藩封之典陳情留暑力伸將母之懷
久積年貲出守劇郡搜剔疾苦勞問吏民手執
丹鉛設教時聞夫絃誦身親奮錘行河不憚於
追呼至於選將治兵爲未雨綢繆之計心田峙
稷齋集卷九

河南河南府知府郭忠寧授中憲大
夫

制曰朕觀於西漢吳公守河南治行爲天下第
一而史不載其名意欣然慕之以爲安得此良
吏惻惻無華者以稱吾德意乎具官某風規凝
遠器局校明初在西曹平反茂著比還水部歲

閱滋深乃命專城出守雒邑庀國事如家事賞
風駕而問耕以察吏爲安民每晨興而視牘所
司以狀來聞曰實政實心宜民足國所稱治行
第一爾庶幾焉乃以覃恩授具階河南故稱土
中乃作雒保釐周家盛時何康廩也今東方徵
兵未已蒿少號雒之閒戈爰相逮皆爾所部也
詩不云乎召伯勞之爾無以漢吏自滿予將祇
命爾以召伯之事欽哉

福建泉州府知府趙士許授中憲大
夫

制曰泉之爲郡眇然在嶺海之表冠蓋相望奸
利滋多蓋有中土壯郡所不及者安得良二千
石與我爲理朕蓋深念之具官某民譽清華家
風綿邈廷評水部蔚有賢聲劒浦泉山所至治
理謝貴游之竿牘霜凜雉門破奸軌之根株風
清虎穴乃可惠我羣赤因而聯以師儒四民歌
清德之詩千載繼前賢之迹乃以歲闋授具階
泉之治莫盛於宋禁之理行王與真之教化何
異車而合轍也爾爲郡一出於仁人學士之爲
而絕去鄙儒俗吏之習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

之嘉爾不徒以治一郡而已也欽哉

直隸河間府通判劉濡恩授承德郎

勅曰乃者校夷作難東方失守勞人志士奮身下僚願為國家冒危難効死力者斯國之寶臣也朕深念為具官某起自明經擢為佐郡雖在佐貳蔚有體望屬有東國之使三韓道梗使車縮胸爾乃橫身奮袂慨然從行不早小官不避艱險颶風鯨波之發作簸頓良苦島夷賊艇之窺伺出沒無時斯可以愧臣子之當事而避難失事而逃死者矣爾往在河間年勞懋著乃以

■ 聖朝集卷十九

三

卓恩授具階於手仗復國之寵靈銜天子之威命率彼師徒搗其窟穴此勞人報國之秋而志士立功之會也以爾才略勉思建豎無使泛舟之師終焉遷延之役爾往欽哉

父必紹原任真定府同知加四品服

色致仕加贈奉政大夫

制曰國家簡用賢能崇獎吏治蓋有淹滯下僚抑沒功今而當寧為之動色沒世猶以發聞予有褒冊必先及之以有報也亦有勸也原任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服先民之訓言行以

古人為師出牧茲邊入佐畿輔數歷滋久廉辨有聞稟執筆於平反甘曳裾而終老懸車致仕雖未及大夫之年脫屣去官至首勤明主之問終能穀子教以事君留未盡之忠於後人試已效之譜於今日服師儒之教能以賢而得民勤輦鼓之思願移忠而報國觀箕裘之滋茂知風骨之猶新是用加贈具階嗚呼天不吾欺庶可觀忠赤之報人誰無死尚勉遺汗青之名

政大夫 山西大同府東路同知劉士璉授奉

■ 聖朝集卷十九

四

制曰雲中為幽并重鎮控制虜衝以寇至之無時軍儲之時詘錯置郡丞分理餉務儲備出納鈐轄邊防任茲選者難其人矣具官某再更劇邑蔚有能聲遂以長才試於邊郡操甘飲水才捷轉九任無虞癸之呼儲有崇墻之積用能飽吾戰士壯此軍聲乃以卓恩授具階乃者素齒稱雄游牧多警邊吏又往往因仍耗蠹不惜士卒夫武夫枕戈坐甲不得宿飽而文吏乃以升斗禽合生而扼將士之死命斯已慎矣朕將以儲政寄軍政用軍興之法以弊文吏爾勉之哉

朕則願陟汝

父輔平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解州
聞喜縣知縣贈奉政大夫山西大同
府同知

制曰三秦土厚水深奇偉之士嶄然輩出卽終
老儒服而行義炳如聲施於後朕固將表而出
之矧其有子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生稟瓊
姿慨有大志下帷攻苦奮玉杯繁露之文矢志
博綜通禮樂兵農之學有奇不偶爲善於家薰
德善良秉仁心而御物傾身然諾蘊義氣以生

集卷九十九

五

風肆爾遺經傳於賢子丹鉛猶在奉手澤於蘭
編白賁可貞儼心師於函丈是用贈具階官尚
有聞壹行之傳不獨享書命之榮

四川順慶府通判張一鴻授承德郎
初曰巴郡遠在西南征繕之後民亦勞止重以
徵材於蜀披林薙菁以勸吾人朕不忘遠民其
忍忘遠吏哉具官某起於鄉舉分倅專城幹濟
多方清勤一節勞問疾苦閱歷於金泉渠篆之
閒省視農桑勸勉以父子家人之事野聽實人
之頌山無木客之吟願此遐方幸有能吏乃以

覃恩授具階爾不觀夫木乎浮江遠淮傳致萬
里一旦斷爲棟梁登於明堂法宮之上爾遠吏
治行高等不決月而達於朕聽猶是木也爾茂
勉之朕之材爾不小矣

江西廣信府通判吳士熙授承德郎
制曰國家設官半判上佐得與二千石叅校政
事短長利病信州據吳楚閩粵之交爲東南望
鎮有能舉綱引墨飭贊郡符亦吾之所急也具
官某騰譽徵書起家循吏初尹南靜繼宰新寧
皆曰周才躋於別駕事藁必理刃皆有餘庭無

集卷九十九

六

呼晷之民野絕探丸之盜屬城咸率程書有聞
乃以考績授具階昔有宋青溪盜發比疆連壤
葵如充耳王愈在信謂賊不百里俯吾境設防
禽獮東南又安信地僻山深盜賊淵藪遼左兵
興漸次騷動萬一有事爾能爲吾之王愈乎勉
思率勵副我甄昇欽哉

浙江台州府通判趙應璠授承德
郎

制曰惴惴無華之吏隨牒平進所至而治有績
可書古所稱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蓋庶幾焉

具官某初試宰邑綽有賢聲屢冠程書遂遷倅郡江山瀟灑既清淨以宜民政理廉平亦勤勞而問俗乃以覃恩授具階台之爲郡在前宋稱壞僻民愿謀訪簡少而後乃以繁敝著也今何如哉爾爲政日久問俗以知台因台以知天下不獨倅一郡而已也朕則顯陟汝

江西南康府推官李應昇授文林郎勅曰郡國之有理官所以矜庶獄重民命也頃者吏不率職希望拜除有能宣意祥刑稱國家所以設理之意朕將不次擢之具官李應昇少

林書集卷九

擅文名長爲民舉如衡牙之至動而有聲佐憲以來蔚有今聞以清明類異之才而有直溫簡廉之德平亭疑獄爲之清夜而思聚教罷民至欲下車而泣能使人懷恆弟吏襲清寒庭無呼暴之聲野屏推埋之跡所司上爾治狀久矣乃以覃恩授具階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今刑官之不職不靜之故也若爾者可謂能靜矣靜於刑則理靜於位則共不獨理一郡而已也欽哉

河南開封府推官范復粹授文林郎

勅曰郡國置司理之官專以祥刑爲事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者也舍祥刑之職弗修而將意於法之外豈吾所以任理官之意乎具官某抱蘊冲和懷才備儻雅負先憂之志仕爲淑問之官嗟教導之未純時見罷民而嘖泣顧重輕而宜允每臨肺石而咨嗟蓋爾既精於爰書而又傳以經術遂使右武習豪之俗幾無攘獄過訟之人汝能俾獄無留余欲厝刑不用副我欽恤良用歎嘉乃以覃恩授具階嗚呼國家妙選理官登之臺諫理官刑人以理言官刑人以言皆丹書也理於刑則祥理於言則昌爾其務竟爾理朕且有後命焉欽哉

林書集卷九

浙江嘉興府推官姚鈿授文林郎勅曰郡國置司理之官所以佐察六條而觀中五刑也嘉興爲東南要區奸利交跡非肅明強幹之士克勝其任胡以中於程書具官某介珪不琢精全有聲擢對大廷獻刑劇郡以明允愷弟之德兼綜釐弊斷之才公以生明肅吏鑑昭於水鏡廉而不劌亭刑科中於玉條茲以覃恩授具階夫三尺律人主所與治天下也今要辭

日煩獄麓罔察猥以世輕世重為解朕深患之
爾為理明於五刑式絲敬爾獄以長我王國豈
異人任乎爾其懋哉

廣西南寧府橫州知州趙廷忠授奉

直大夫

制曰頃者邊隅釋騷吏治頽弛朕大弊羣吏周
視遐方蓋將遺汰瑣科名法之人簡用文武大
略之士需材方亟書伐宜先具官某發跡賢書
出宰百里爰稽勞績晉典雄州久著吏能兼閑
將略岷夷溪蛋首服於屏幃之前盜海剽山晏

警署要人

九

急於指顧之下黃洞投款三江之土宇來歸為
辦草心百雉之城墉屹立頃因有事移爾近畿
須爾臂指之能為吾肩背之捍服茲新命念彼
舊勞乃以覃恩授具階於手治近何異於治遠
有初必克於有終益勉告成以須不次欽哉

陝西興安州知州馮均授奉直大夫

制曰朕即位以來留心弊吏如古所謂奉詳明
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者未嘗不嘉予之具官某
爰以明經試於吏治三更壯縣晉典方州以學
優則仕之能當三年有成之後操刀能割會不

患乎尤茸比屋可封又何憂乎獷悍桀要之防
彌固穠袴之澤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乃者蜀
寇告警囊斜棧道間流離接踵爾在九州故稱
良牧撫綏彈壓方略可觀古稱刺史有文武大
略不徒以治辦為能事也爾其勉哉朕將顯陟
汝

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魏可教授奉

直大夫

制曰朕留心弊吏方州之吏奉可以理人之詔
咸與勞問至於控制衿要號為雄繁治理茂著

警署要人

一

尤深歎嘉具官某博喻為師經術飾治拊循疾
苦字憂深思遠之民休養敦龐還土厚水深之
俗四境咸理三年有成乃以考績授具階志稱
此地西臨黃河控引龍門壺口之險雖少屬邑
實為雄州爾牧其閒循覽襟帶其亦有要害之
思乎天下有事文武大略未可謂不在儒者也
爾其懋哉

四川保寧府巴州知州賀納賢授奉

直大夫

制曰巴於劔外號為雄州古之名牧有惠洽聞

巷名以子孫者今吾理人之吏遵古風績膏雨
吾土吾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筮仕壯
邑晉踐方州吏不能欺可謂向風而治民亦勞
止庶幾計日而安惟爾年勞登於師薦乃以單
恩授具階頃者蠻洞不賓蜀漢道梗爾所牧地
猶未被兵益勉吏治兼討軍實相視衿要礮戎
屏華夫時平則嬉寇至則戒此俗吏之為而非
朕所望於爾也爾其念哉

原任四川成都府崇慶州知州楊伯
高授奉政大夫

牧書集平九

十一

制曰朕初卽位盼布湛恩覃及中外至先朝循
良吏政聲流傳而陟明未逮者所以聞咸得
給補如例具官某奮跡賢書典州劇地問民勞
苦蒞事廉平矢清水以爲心在勞絲而必理中
於賞率積有歲年迨乎免喪以來朝乃得循資
而上請蕭然襍被猶餘琴鶴之高寒蔚有薦章
尚載袴襦之歌頌撫爾舊政需我新恩用如所
請以覃恩授具階惟爾之先幸有遺直家風弘
長及其後昆朕之需恩於爾用醕爾牧養之勞
國有典抑亦使天下知忠臣義士尚有餘慶

而以砥節首公相勸勉也爾其懋哉

父曰孝贈奉政大夫四川成都府崇
慶州知州

制曰古者崇獎節孝宣延風美是以杞雖小國
亦吊城隅之哀而周之中興厥顯夷宮之命今
吾節義萃於一門不有封崇何言激勸旌表孝
子某乃具官某之父起自孤生茂著名行夙夜
休厲奉母氏寢門之規晨昏膳羞顧孝子循陔
之養歡愉菽水羹何必於嘗君眷戀雞豚痛有
同於益母是以烏巢鯉集雖異類亦相其誠而
表基旌門在宗黨咸歸其孝無愧荀何之號居
然曾閔之風矧有遺休延於再世是用特贈具
階官於子圖禮宗之像錫以胙膳勒孝門之銘
合於上下是母是子咸有聞也以觀以感不亦
休乎

牧書集平九

十二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謝錫教授奉
政大夫

制曰國家轉漕仰給東南而德州實爲綰轂衛
漳諸水合流城下水陸浩穰介在孔道爲我守
茲土者亦甚劇且勞矣具官某文學有聞吏修

自好休有譽處出典方州舊授頻仍冠蓋相望
征繕四出而官無桴鼓之鳴廚傳飭修而民無
繭絲之擾乃以覃恩授具階乃者東隅亦多事
矣德當五方之交亦四戰之地援兵繹騷盜賊
生發保障折衝兩者交重夫所謂刺史有文武
大略者在撫字其人而善用之未可謂儒者何
以在朝歌也爾其念哉朕將顯陟汝

直隸河間府景州知州宗萬化投奉
直大夫

制曰吾三輔之地景爲畿南之首而介於冀兗

集卷十九

十三

之閒頃者盜賊生發探丸推埋者交跡國門思
得健吏以鈴轄之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吾何患
焉具官某志存休息政在撫循當冠蓋之相仍
兼歲時之不易而能使過賓如歸暴客遠屏六
條咸事帥薦上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古修今
景方執橫薦亦四戰之地也晉人謂三方有事
幽薊無兵使梁得修必西侵深冀其患益深今
東方不靖畿輔戒嚴景實幽薊之外屏也尚其
悉意保障屹爲重鎮朕將有崇寄焉爾勉之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九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外制十

順天府薊州遵化縣知縣顧天寵授
文林郎

勅曰聞者邊鄙多聳輦轂繹騷徵求日煩供億滋敝吾畿內長吏有躬任繁錯之寄而身兼牧帥之長者予余何愛璽書不以風異之具官某器縉純明風操廉辨始今盧氏蔚有賢聲比遷北平在吾左輔以物力凋殘之地當創遼傳遽之衝而爾以講武訓農為能以傷財害民為戒

牧齋集二

師行糧食比閭無荆棘之憂士飽馬騰竝邊有金湯之勢應辦良苦幹濟有聞乃以覃恩授具階自有束事以來言者率欲簡用邊吏擁衛近畿遵西接渝關東連潞水鈴轄京邊之際爾為令廉辨得民漁陽突騎皆爾赤子朕方拊解頗牧爾無以循良吏自足也則余汝嘉

父咸寧贈文林郎順天府薊州遵化

縣知縣

勅曰節目礪礪是徵喬木之材源流演涵乃識大川之浸惟我舊老粵有後賢風流未替於前

而慶社有詒於後余寵嘉之顧某乃具官某之父萬萬吉人振振公姓循墻却步有退讓君子之風讓產食貧修孝弟長者之行守先朝之遺笏榮戟依然服舊德於一經其表未艾是用贈具階官於戲世家巨室將徵盛美於本朝積慶留餘尚徵挹注於造物

母文氏封太孺人

勅曰福祿攸同蓼蕭之所以自葉也福履綏之膠木之所以逮下也和德致祥盛德有後風雅之教其可誣哉某氏乃具官某之嫡母出自德

牧齋集二

門教成師氏備倉庾不妬之德有鴈鳩一視之仁熏然太和蔚為盛事黃髮覲節御文駟以生光大斗兕觥躋公堂而稱慶美哉介眉壽而歌燕喜猶然憑几杖以勅子孫茲特封為太孺人於予子為人母爾為母師洵五福之竝圓將百年而未艾

生母王氏贈孺人

勅曰子傳有之母以子貴今吾臣子父有追命之冊母有從爵之封而恩不逮於所生豈吾所以推思念母之意乎某氏乃具官某之生母天

行結縉屈身助遷服小星之訓柔順有儀鍾大國之祥劬勞罔極宜廣因心之典用伸欲報之恩茲特贈爲孺人嗚呼先得我心尚考孝慈之錄永錫爾類彌深長樂之悲

直隸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張

國綱授文林郎

勅曰頃者東方多故戎車未寧內地戒嚴民亦勞止瞻茲甸邑介在茲邊思得周才以安搶攘其長吏賢勞茂著朕安得忘之具官某升敘澤宮綰符赤縣屬歲時之不易兼警急之相仍而

林郎

爾才優剴割志存保障溝池襟帶百雉屹然邑屋駢闐四郊樂只推是爲理真吾所求之劇令也乃以考績授具階夫燕京南壓區夏若坐堂皇而俯庭宇順義其在奧窔之間乎內附輦轂外傍陵關雖葦爾一隅鈴轄非小吾所以留心弊吏者非徒以文法期會而已也爾其念哉

直隸真定府深州衡水縣知縣郭鳳

翔授文林郎

勅曰朕觀人主優異三輔賢吏至召致榻前訪以理人之術人主臨堂皇而俯區夏扶風近地

雖屬城下邑猶庭堦也具官某奮跡賢科試政畿赤以靜安之支邑在信都之故區邑有流備野多蕪穢而爾勞瘁長養專勤撫循所司土爾治狀曰節愛字人爬搔剔蠹稱曰循吏殆無愧焉乃以覃恩授具階傳稱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衡雖葦爾也其州則冀其鎮則恒也爾爲政歲登人和天其有意於恒之野乎爾益懋乃績用以久恒而毗冀朕將顯陟汝

直隸順德府內丘縣知縣吉天敘授

文林郎

林郎

勅曰朕留心弊吏問民困苦蓋將萬里庭階矧於近畿在吾轂下璽書褒異豈有愛焉具官某持身謹潔美才周通以徵輪繹騷之時兼冠蓋相望之地能使桴鼓不作厨傳有嚴閱爾程書用深嘉歎乃以覃恩授具階今東隅不靖畿輔震驚葦爾中丘倚太行而枕鉅鹿亦一要害也昔言此地當安靜無事之日知戰鬪攻掠之備爾亦有事於此乎詩不云乎綢繆牖戶甸邑之爲牖戶亟矣其將有以庸汝

直隸河間府青縣知縣楊應震授文

林郎

勅曰昔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漢史書之矧於旬服近在扶風當吾擇官憂民之際安有尤異之政蔽不上聞者哉具官某明經修行學道愛人以藁爾彈丸之邦值累年捐瘠之後戴星爲治計日有程辛勤於暑雨所寒勞苦若家人婦子是以考上最於畿南乃以考績授具階青雖小邑然渚水衛河會斯邑以入於海民雖力穡崇本凋瘵之後奸利易生爾治之寬然有餘矣夫治小如大故能治大如小治大國若烹

牧齋集一百

五

小鮮此善喻也爾尚益懋厥猷以稱朕意

直隸廣平府成安縣知縣馬珍授文

林郎

勅曰成安爲武安屬邑漢之斥丘今爲赤縣夫以其地多斥鹵因以氏縣而今乃轉斥而爲赤也則豈非以地多賢宰如古寇今桂之流而邑遂以稱雄繁與朕瞻顧邦畿留心弊吏未嘗不思見其人也具官某論秀鄉閭授官京邑當水旱洊臻之後兼輸輓絡驛之時而能使歲不爲害民不告疲丞徒謳歌流亡安集此可以爲長

人之吏矣薦牘婁上朕甚嘉之是用特授具階朕聞寇在邑符移不出縣門而百姓莫敢後期今吏徒取期會徵發豈復知此意乎爾治斯邑率有能聲寇於爾猶前政也余不以文法吏弊爾爾其念哉

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知縣仇夢台授

文林郎

牧齋集一百

六

勅曰唐制有之畿邦之宰任得其人有以又安黎庶足以張吾京師也平鄉吾甸內之邑在邢洛之間土地夷曠汚萊彌望朕思得良吏爲吾休養生息久矣具官某儒能飾吏政以養民發跡賢科仔肩劇邑嚴肅以籙稂莠清淨以起疲瘵能使吏畏民懷政平訟理臺察大吏咸以治理薦聞乃以覃恩授具階夫平鄉西望沙河東臨漳水亦畿內一水國也宋人言漳水一石其泥數斗願募民復史起十二渠以資灌溉今畿南盛言水利爾將以何說而處此爾其更列狀以上化沮洳爲督亢此吾之所急也朕將顯陟汝

直隸鳳陽府虹縣知縣張鳳翼授文

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詔長吏問民疾苦南望中都爲興王湯沐之地其屬城下邑父老子弟皆高帝豐沛故人之遺也朕豈能一飯置之哉具官某以公車之僞出宰百里初官南詔越在蠻邦繼宰中都乃其支邑勞心撫字殫力興除遂使道絕流傭野無蕪穢最其上考中於程書乃以考績授具階今天下全盛而中都乃稱殘瘠流離滿野夫漢之沛卽周之幽也王業之本根其可以弗念乎虹故屬符離 高帝割宿泗以奉陵邑故并歸於濠朕不以一下邑吏小汝明矣爾其敬哉

牧畜集一百

七

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知縣羅延光授
文林郎

勅曰句容故留京左輔民旅雜居冠蓋相遠吏斯土者有墨易以彰有德亦易以望劇衝之地蓋亦吾長吏之攻錯也具官某鼓篋有聞鳴琴稱治再更句曲試於錯盤置水不淆芬絲必理傳遽交織而野無勞人微輓奔流而民有餘粟漢法計吏廉平不苛庶幾近之乃以考績授具

階爾之前政有徐九思其人者乎屬在孔道厨傳未嘗不飭賓至未嘗不如歸也吏習民安不事遽厲斯亦爲政之師表與爾尚茲乃心力無俾九思專美於前輓近世之吏不足學也朕且庸觀爾於成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李白春授
文林郎

牧畜集一百

八

勅曰吏分符出宰治辦爲難至於古都今會風俗侈而獄市繁斯又盤根錯節割割之要區也朕綜覈吏治法必首此具官某南圭無玷東箭有筠試割能操更絃益習以旁午浩穰之會兼凋殘靡弊之餘茹藥飲水躬儉樸以風末俗戴星移日殫勤瘁以恤勞人小物必勤勞絲咸理薦書累上功狀昭然乃以考績授具階鳴呼今之吏介在通都大邑飭厨傳走竿牘游光揚聲拜除如流用是通顯而已爾能敦守樸學拮据吏事不以都會爲市朝不以邑宰爲傳遽不獨副吾詔旨且可以風俗吏焉朕則顯陟汝

浙江寧波府鄞縣知縣沈猶龍授文
林郎

勅曰朕嘗觀於方志明州踐山枕海處百粵之東偏生齒蕃庶夷舶時至頃年以來滋益累敵民既告病而吏亦勞矣誰能字吾人者其文學飭治廉平不苛者乎具官某起家甲科出宰劇邑有素絲之節而居之以平有遊刃之能而行之以恕用能庸過茲茲茲養小弱循良之聲往復有聞朕方更新弊吏所司以考績來上用授其階在昔王安石令鄴多善政貸穀立息以紓其民而人以謂新法之所自始爾讀先王之書撫前政之跡其必有契於中矣觀一邑知天下

母謂一邑小也爾其念哉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張時賜授

文林郎

勅曰邇者吏治縱弛民不堪命朕初卽位言者章滿公車意盡然傷之今長吏有遵奉詔條往復有聞者吾用以表率新政頒播百城如不及焉具官某器資純篤風操修明始試政於剡城旋治劇於回浦冰蘗自誓廉平服官歌思不忘於溪藤美陰日滋於琪木乃以卑恩授具階志稱嶧在四山民多強梗而隔負海以撲靜儉約

聞爾爲政如登車射御營無不宜以何道致然爾亦既貫而獲矣尚勉乃心力視後而報之母以丘陵之獲自喜也朕汝嘉哉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知縣周玄昭授

文林郎

勅曰台爲剡之奧區其屬城多阻山瀕海而黃巖以山爲名阻深樸靜尤爲易治此可以循良長吏坐而鎮之難以瑣科急切理也具官某起自賢書遂膺民社飲冰官舍遊刃簿書事計日而可觀民望風而自理所司上爾治狀曰野有

歸鴻案無留牘其庶幾乎乃以歲績授具階夫

十

橋度之吏專厲茲氣廉平如爾可以用爲儀矣然朕聞異時中倭自黃巖始以偏師扼海門而東南晏如此亦長吏之任也桑土之詩豈遽忘于前事乎朕于爾觀厥成矣

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知縣張國棟授

文林郎

勅曰朕初卽位頒布詔條勞問疾苦阻深僻壤越在數千里外猶吾壻戶也有能副朕德意將爲遠民報之具官某登在公車試之百里處處

廣交衝之地當奸寇充斥之餘水蕞矢心剗剗在手遂使吏端視牘盜息探丸風聲茂著于書山歌詠長流于猶水乃以覃恩授具階夫上猶南迫東廣西帶郴桂虔吉之間一要地也割虔以隸虔蓋自宋始上猶戰而虔虔之間咸又豈可以遠方吏附贅視之乎爾尚忠乃心力朕且有後命

湖廣常德府桃源縣知縣張醇儒授

文林郎

勅曰古稱桃源之中其人淳朴至不知有漢晉

集賢堂

十一

今世民俗罷澆思得循良吏牧養小民去雕迂朴聞桃源之風欣然說之采訪遺俗存問其長吏今何如也具官某初宰沅江而政簡訟稀移令桃源而民淳俗茂蓋爾以清操約己以醇德撫人勸課惟勤畜字不擾遂使桑麻雞犬藹然上古之風女種男耕宛爾家人之樂教條滋蘭程書有聞乃以考績授具階今之桃源介在沅湘溪蠻接跡亦稍勤征繕矣其視中土望縣俗敵而文多者有間也因其教不易其俗斯善理人者乎朕視天下如此邑矣行且以爾風異焉

河南河南府永寧縣知縣孫志元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化行俗美至于修治學官春秋鄉射藹然先王之風於乎何修而得此乎今有能復古教化以漢之吏道字吾人者吾何愛于璽書具官某服鄒魯之遺教作江漢之名儒兩試為邦皆用古法迫于永寧之政又當優仕之餘問織問耕宛若家人之事依孝悌弟居然長者之言民既以為不煩吏亦知其可畏朕聞之漢吏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集賢堂

十二

爾庶幾近之茲以覃恩授具階爾亦嘗為中牟矣便坐之嘉禾其圖狀猶在乎召伯之甘棠蔽芾弗伐去爾今所治不逮也爾之為吏先教化上禮義其亦有前政之思乎朕將風異爾以昌明儒者之效尚懋勉哉

河南開封府太康縣知縣李之茂授

文林郎

勅曰大梁為天下要衝其屬城多古循吏風績朕嘉與長吏滌除煩苛有能遵奉詔條以卓魯之遺字吾民者朕不愛璽書以成異之具官某

器識經遠風操肅明牧此疲邦副吾德意撫勞人以緩徵發行荒政以救凶饑東矢均金不改飲水之操盤根錯節益徵遊刃之能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宋介魯削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爾一今武垣再蒞湯夏何以所至治辦也誠心以求之精心以理之以此理人何施而不可詩不云乎爾之教矣民之効矣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知縣趙民戴授
文林郎

勅曰朕端憂民生循省吏治乃眷西顧岐雍之

牧齋集一百

十三

遺化猶有存焉者乎于斯地也得一循良之吏蓋尤褒異之具官某學術淹通器資拔傑出宰百里越在岐山漢三輔之舊墟號爲難治周文王之至德載在簡書而爾壹以古人爲師聿成循吏之治勞問疾苦三時跡遍于周原休養勞民四野味飴于荼董黎諸漢法是曰廉平律以周官則云能辨絃以考績授具階夫吏道雜揉南北異宜然而民猶先王之民政猶先王之政也爾旣以治岐有聞矣率是以往其忍以叔季之治治吾民乎爾往欽哉

山西平陽府浮山縣知縣陳崇虞授
文林郎

勅曰朕聞平陽堯之所理窮鄉下邑其人儉嗇善讓有堯之遺風朕方深思治理嘉與良吏去雕逐樸問吏于晉尤拳拳加意焉具官某廉以生明廣而能儉拊循勞問跡徧郊圻勸課巡行身棲里舍治邑如家人之事斯民有上皇之風乃以考績授具階夫南北堯山在爾竟上傳稱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而潞水西北流入于汾爾官于斯撫唐晉之餘覽山川之舊其可以助吾理人者必多矣益圖前效以稱朕意欽哉

牧齋集一百

十四

四川潼川州安岳縣知縣瞿學程授
文林郎

勅曰安岳隸劔外遠在井絡之間朕軫念遠民思其俾乂治行高等不決月而達于朕聽猶吾庭戶也具官某風姿廉潔條令和平疏食敝衣脂膏不潤均金東矢約劑有孚興文則詠歌接于西眉問俗則僻陋革于東普遂以考績授具階劔外徵兵徵材民不堪命俗吏壺切謫厲教

化閩焉爾廣厲學官存問耆老步趨漢吏或以
謂迂闊寡效然政聲流傳不遠萬里又豈有使
然者乎詩不云乎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四川雅州名山縣知縣劉爾完授文
林郎

勅曰朕在省天下僥仰遐荒邛蜀漢嘉青衣故
地朕雖在明堂法宮之中黎風雅雨夷獠雜覩
之民未嘗不食坐見之也朕不忘遠民其忍忘
遠吏哉具官某應經明行修之選慕尚德緩刑
之書近畿已著年勞嚴道尤傳聲績民風土俗

林郎

上五

無往不宜幹辦廉平所至而治遠使沈黎夷落
之地蔚有黃圖赤縣之風乃以覃恩授具階日
者蜀方多事名山猶未受兵然控帶西蜀咽喉
南詔亦一要區也爾其益相視衿要撫民治兵
如雷簡夫之在雅則吾無劍外之憂矣爾勉之
哉

原任福建福州府羅源縣知縣倪千
祺授文林郎

勅曰朕初踐阼覃恩區夏而先朝循良之吏乃
有政聲流聞程書中格者咸得補給如例此亦

與矣宜然也日書不徒年卿舉出率永昌勳視
戴星清如飲水焉其功其二年有成乃于報最
之時適有親誼之舉其可曳尚恩五等之耿
叢桂為招不生陰雲之陰撫茲舊政需我新恩
乃知所歸授具階之職緒侯王相吏必擇文學
言行優長者為之而進制乃以爲左遷破格甄
拔之亦辱寵矣既非獨推恩及爾亦示所司
以聖書褒異之章令毋以資格限天下良吏也
欽哉

牧齋初學集卷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
丁丑時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

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

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 太祖出焉

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

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 太祖定都建康改

至正二十七年為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云云

從實錄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柅筵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為聖筮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為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警咳如有
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
左右

滁陽王廟碑云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

馳活之實錄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

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閒矣廟碑為

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

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即 孝慈高

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

廟碑初勸滁陽館 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

也滁陽被械携二子從 高帝奔魯淮者

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為 上妃生三王二公

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

次夫人啓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高

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 高帝且以其子

相託當滁陽信讒疑忌 高帝憂疑疾疢之

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甚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薨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鄉里

懷麓堂集卷一百一

三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從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脩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已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懷麓堂集卷一百一

四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
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
輩披猖淮泗閒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
援摭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 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
下事善長稱 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
不足定也 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
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牧齋集一百一

五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 高皇帝是時
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
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 上戒
令勿言諸將得失違及其他龍鳳戍戍克發
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
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 太祖
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
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
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
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
耶 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
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
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鄭侯雍奴將不得
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
削之

乙未春正月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
和陽

謹按 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 上從滁陽
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 上爲鎮

牧齋集一百一

六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
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
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 太祖與中
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
皆云一見 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
乙未之春子興命 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
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
上乎 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
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錙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也先旬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牧齋集二百一

七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實錄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旁而錙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最爲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上知其疑懼悉令

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部曲復叛至有紿上臨軍受俘之事上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衆兵所殺未嘗有再禽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錙學士最多譌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旣並侍帳中矣何云

牧齋集二百一

八

獨乎鄭曉真姓諸侯傳云上釋也先勝兄

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傳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茲當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下皆錙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其矣國用旣掌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云兄弟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已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
乙未七月陳堃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
下遂擒堃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
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
與本傳又互異也參互考之實錄則云上
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
別將統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上親督兵
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
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牧齋集一百一

九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堃先以獻以二碑參
考之則從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
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
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嘗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
援達設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
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
石驪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
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
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
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
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
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
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
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
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
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
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牧齋集一百一

十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
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
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
文憲鑒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
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熟
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
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
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
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
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據而輕以武寧之

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
德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
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攷之則實錄之誤
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
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
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
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
以失弟而聲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
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
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牧齋集卷一百一

十一

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
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
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
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
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輯耕錄紀杭州之役
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
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
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
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
奉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
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
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
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
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
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
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
下士初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
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
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牧齋集卷一百一

十二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
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
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
王左丞晨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
無錫說晨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
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
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覽社白馬飲
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
情厚移生醴誓擊祖逖揖竟折吳策筮天王
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達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今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達雖欲獲頗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聞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牧齋集二

十三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嘗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牧齋集二

十四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儼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轡者迄今數年排攢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

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

北齊集二百一

十五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當與寧河神道略互觀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林宜孫間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林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卽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後而實錄則以爲深間道來降乃獻謀取處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行述胡公受石林公國士之遇旣解甲內附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北齊集二百一

十六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磐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梃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林叅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僂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袍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州既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實錄卷一百一

十七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毫都陞 上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為吳國公俞本記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據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齋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王已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為

重輕哉史臣於是為無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冊一

牧齋集一百一

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 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爲江潮儒學副提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潮東元帥府都事從納麟哈剌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牧齋集卷一百二

一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我兵取蘭谿且逼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 上既定婺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經歷與石抹守處州以拒國珍當是時石抹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國珍也國史紆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牧齋集卷一百二

二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改之當在十九年春夏間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劔奉炎炎作詩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以荅逡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撰繆美傳云處州旣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匿待孫炎單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仕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林也讀
詠集與石林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懷麓堂書

三

公之事我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
之後太祖之知公深矣爲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爲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
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
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爲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爲
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
尋移知饒州徐絃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
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
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
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
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
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
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
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
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

懷麓堂書

四

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絃集傳爲正陶學士事
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
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
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
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
也惟徐絃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
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
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
秋節亦在桐城至閏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
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
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
桐城也割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
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訛誤矣
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
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鄧永
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炤磨陳子初等俱令
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
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
置於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牧齋集卷二

五

李君瑞兩腿訊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
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
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
本所記當不繆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
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
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
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卽龍鳳八年也
庚午詔書持兵負固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以黃金錄以爲在金
陵安豐兩主之閒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

年閒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所云耶
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
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卽有安豐之圍良臣
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
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
豐爲言小明王自毫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
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依吾 太祖以僅
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
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
不足采也

牧齋集卷二

六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
書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
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
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
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卽榮祿大夫
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
淹留逾年而察罕之問亦至矣野史所

謂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
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
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
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
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
可以考見辰又法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
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
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
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
不有天命哉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

【校舊集一百一

七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
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
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
河雒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聖祖之意當
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
曰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王珍破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
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王珍之絕友諒
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
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
月至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
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
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
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
錄爲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略安南

【校舊集一百一

八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
耳奉之何爲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
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
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
事理爲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
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
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
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略相同但實錄以爲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爲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鬪御舟既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爲核實錄又于韓成下脫國勝僭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汨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

實錄卷一百一

九

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脩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于考覈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

威元帥宋青李亮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于鄱陽也定遠黃金著聞國功臣錄以爲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于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元帥宋青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爲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

實錄卷一百一

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逸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燬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榮陽不同羽圍榮陽又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閒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雖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聳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于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于此矣錄又言上念成効死祀諸臣于

康山以成爲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爲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 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以梁國爲首康山廟以濟陽爲首其位次甚

【教齋集百一】

十一

明俗說流傳既久好事者遂造爲首祀之言以實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不信哉此邦有許生重熙好譚國朝典故嘗爲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爲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爲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羣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據此爲差次則外誤甚矣有識者宜釐正之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 上舟舟適膠淺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水湧 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 上麾兵救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卽舟于險其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其繫目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力戰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馬邊擊之

【教齋集百一】

十二

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嘗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爲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

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于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助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于廟廡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來

牧齋集卷二十二

十三

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楊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孫珰之請据其家傳次第之蓋友諒既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世而助遂張皇其事以乞脩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啓之也英既有此大勳聖祖又親問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

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互觀之則集矢之勳其不出于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銳交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汨水報曰友諒死矣上大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于赤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于傳會不足信也

牧齋集卷二十二

十四

按郭助以貴倖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据雖詳亦多未覈至以永樂閒之不得與享爲言則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廟則有愧矣豈不得進于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役會親逆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卹有加已爲厚幸矣又敢望廟食乎以此爲言宜助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太廟之脩享而入祀於雞鳴之兩序斯當矣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

按劉辰國初事蹟揚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諸儒干預公事 上提禱等至京誅屠性孫履而禱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寫未幾卽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爲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牧齋集卷三

十五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爲癸卯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爲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互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諸陽羨之區十載任于左轄陞以辨章則辨章之陞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

本傳又以爲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起遷辨章此又與實錄互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征武昌下廬州卽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行開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爲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當在楊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

牧齋集卷三

十六

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 太祖爲吳王時作也首稱 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爲尊稱我 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卽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 太祖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今旨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

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剝剝之痕跡宛然二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間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爲歎息者多矣姑識之以質于好學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師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

友定

十六

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衆死守見勢窮蹙于省堂按劔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甦械繫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攷實錄本傳但追封其祖父爲姑孰公祖母爲夫人此安爲江西叅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安之署銜則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

劉基祖父

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史中丞蓋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暉伏誅

按實錄楊憲嫉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於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爲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蹟云楊憲爲御史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君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

李善長

怕則憲等氣餒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宰相材居然有榮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長爲善長解於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蹟正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

福摩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闍瓦官教僧克勤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闍瓦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闍瓦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其

卷之三

三

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卽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闍瓦亦附奏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覩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繞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上願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革殺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於闍瓦以拘留始以慙服終盡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

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高皇帝手詔諭山

西布政司華克勤見御製文集皇明馭倭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聖祖遣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高皇御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聖祖之微權者

卷之三

四

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語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爲永城侯謫居海南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爲東勝侯

其語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為証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况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斬殺

卷之三

五

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斬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隨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語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

極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人并永城為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並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闕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卷之三

六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為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據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為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為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勅編定既成表上之鏤版內府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爲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滁陽卽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今旨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

朱書集卷之三

七

大命旣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爲聖公旣死先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腹爲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達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職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

以不明正殛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錄其後先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國史之諱之爲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爲萬世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爲不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而該其義博而嚴愚以爲此非寧憲王之書法而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卽我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爲而豈聖祖之志也哉

朱書集卷之三

八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

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爲二十六年追論監黨國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摺鑿空杜撰輒替後世以爲無從駁正而姑妄爲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實錄不爲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今攷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

宋齊集卷三

闕傳豈爲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 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主者上刑死者戮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

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爲胡陳所誘朝廷於禮無欠者也詳 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脇從於罪爲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若榮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爲愍諫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

宋齊集卷三

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傳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

上 益卒

廢丞相汪廣洋初見 高皇帝御製文集實錄所載與御製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初云遣人追斬其首特賜勅以刑之而實錄云廣洋得書慚懼遂自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蓋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為逆而 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為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為變殆無虛月或候 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

侯各守四門或候 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

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其間或以 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今再舉見於姦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嘆惜宿將惟庸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島夷草地交關密約流備廝養參預祕計夜集曉散會此期門彼挽此推號同邪許此豈非天厭其惡

集卷一百二

一二

神奪其鑒乘與無觸瑟之驚廟門鮮絃服之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悸傍徨涕泣者矣為撮其要辭臚列如左嘉靖中贈故大監雲奇為司禮太監以其守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薨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督井即所謂醴泉出處 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

雲司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
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揭中人之言而
立碑王世貞著丞相府志格國史以駁之其
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
有以覈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
招云洪武九年秋大郎令金火者引仲謙同
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
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寄童招云胡丞相在
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
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

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

十三

武勝坊又攷街中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
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
世貞云 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為中
書省後為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
實錄丙申 上入金陵居富民王綰帛家七
月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
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丙午八
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
臺為宮省庫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

宮於鍾山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
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心為南臺地本朝既
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
為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臺也世貞謂

上為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
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閤按洪武元年
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
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為省中僚屬
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書省大都督府
之遺址而又云 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

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

十四

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
夫 上為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
既即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
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
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
門外御街之西洪武二十八年 上
詔禮部給同錢料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
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
即此地否耶俟詳考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牧齋集一百二

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

上命羣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羣臣又請誅善長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

林書集二前四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績爲惟庸通朔漢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詔勿問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上命廷訊得實召善長詣奉天門撫遣歸第善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

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驍勇武夫置之

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疑

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

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貨當時公侯誰非豐

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

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

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

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

手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

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

牧書集二前四

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庚

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

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

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

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

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上手

詔云三十九年已被購過三十八年善長招

云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十八年

弟李四被毛騭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

置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

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晚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記於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全勳舊掄颺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視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終哉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余得以次第考之而釐正如左

一實錄刑官請逮善長詔弗問下善長從子佑伸於獄廷訊得實上召善長於布順門撫慰遣歸善長乃自殺是善長始終未嘗下獄也按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錄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辭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即訊則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

世宗憲皇帝

四

李善長之招手又按營陽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等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皇明本記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為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於獄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師羣臣不可佑即惟庸之婿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王世貞撰韓公傳於十三年書云遂止沐存義姪赦佑尤為失實無据

一實錄惟庸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善長之弟存義佑之父也惟庸今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本文吏用計深巧雖

佯驚不辭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繇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按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予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肆謀奸

板南集二百四

二五

究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謀欲善長爲已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昏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讓身後之禍而

況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不過曰平昔以吏心自處默然不答以致胡陳知其意所搭者善長與存義仲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辭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爲允也嗚呼亦可哀矣哉

一國史序善長與惟庸謀反情事皆援据當時獄辭第按昭示姦黨錄條列善長諸招則亦有未盡核者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

板南集二百四

六

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善長猶趑趄未許即國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歎息而起遂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搭善

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樞火者不花之招則云
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即去正 聖祖所謂小
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
遙見領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
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
間也

一實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發善長與惟庸往
來狀惟庸為寧國知縣善長薦為太常少卿
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
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惟庸惟庸

按善長一百四

七

皆厚與金帛以古劔謝善長且言此回回國
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蓋蟠桃玉盃奉
善長按昭示姦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
間舉薦惟庸為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
百兩為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
洪武八年太師在鳳陽蓋宮殿三月間胡丞
相來點鳳陽城池丞相解劔贈太師云是回
回國所出名木樺花并鐵劔不問甚麼甲胄
層透十三年六月太師命不花碎此劔亦不
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

舍以千金寶以送太師至第三日二舍人令
人擡木匣一箇有小玉壺瓶一箇玉盤盞二
副玉龍頭大盞一箇玉馬盃一箇玉盤一箇
桃樣玉盞二箇擺起來恰好一卓子太師朝
回逐件看過喜歡收了至第二日太師朝回
往謝酒間丞相說玉器不打緊我明日淮西
地面蓋起王府撥五十家行院與你做家樂
那時纔是富貴十三年胡黨事發太師令脫
脫火者將玉器并劔打碎擲在河裏此火者
來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間太師早朝

按善長一百四

八

回喚家人盧仲謙及儀仗戶陳進興耿子忠
等四十人各賞鈔七十貫至晚太師又說胡
丞相要幾箇人用你們去根他重賞賜你即
令金火者引仲謙等去細柳坊門首李四官
人引見丞相丞相每人與銀十兩又說你每
是太師家裏有用的人嘗根我做貼身伴當
扶助我成得事業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謙
等喜允一向跟隨本官出入時嘗與李太師
家商量事務十三年胡黨事發仲謙與陳仲
良逃回太師家躲避此盧仲謙等之招也實

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据各招約略相合第
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
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長故人楊
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
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
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
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
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
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
游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去胡

牧齋集一百四

九

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箇大公
侯同謀如此則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
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
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
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
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
事務善長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謬如病易
喪心者所爲豈仲謙等諸招與夫雜出於家
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
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逆謀之狀而以狐疑觀

望曲自抵諱冀上憐而貰之然以太祖之
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据其抵諱之辭
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
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据拾仲
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
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扶隨其罅漏爲善
長訟寃者矣姑書之以俟後世焉

牧齋集一百四

十

反狀及善長私書庚午詔書謂耿忠於琥在
寧夏時聽胡陳分付送封績往草地通信後
破胡營獲封績二人反情繇是發覺初不及
善長私書及匿不以聞事也以昭示姦黨錄
攷之則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長於京民合遷
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
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見其深奸提伊親弟姪
令九衙門共審供發知情緣繇善長自招云
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
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云子四緣繇蒙

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按丁斌者楊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元相門下參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歿於西安斌與祥之子周昇合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留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

集卷一百四

十一

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閑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次弟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

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爲法司逮問此丁斌招辭之大略也繇此觀之則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爲封績手書之故明矣國史於善長一獄不勝舛誤卽所記臺臣前後論劾稟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已意文致其詞未必當時白簡果如此也封績爰書詳具於後其詞亦未嘗連善長

一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

集卷一百四

十二

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廝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爲女壻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爲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卽匿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聞詐傳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鞫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夏耿指揮居指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

梓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
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
馬騎引至大林見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
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
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
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按封績招詞甚
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
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
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祖不以列手詔刑
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

卷一百四

十三

据哉以 聖祖所條示爲案而力刊實錄之
誤可也實錄又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於邊故惟
庸等遣書遣之按績本武進人而曰河南童
稚被擄身爲廝養而曰元臣來歸且所記遣
戍遣書之故與績招無一語相合者國史之
不足徵一至於此

一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
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善
長招云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姐姐給親及

將親眷丁斌妄奏實錄云京民通惟庸作亂
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賊奏請數給其親
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僇其半遷其半於
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
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
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
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
出自 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又如
詔書云陸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麥藏草間朕
呼之曰來蓋以罪狀仲亨著明其負恩忘舊

卷一百四

十四

而實錄援引以爲 上對羣臣曲赦仲亨之
語則不啻背馳矣國史之多誤如此

一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聽得
李六十即李和太師說我有得多少人和湯

大夫處借些人太師自去請湯大夫前廳飲
酒太師說你的軍借三百名與我打柴湯大
夫說 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我如何敢借

與你酒散太師對李六十說 上位氣數大
便借得軍也無軍器且慢慢理會此招與實

一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師

為救儀仗尸事 上位惱李太師著人在本家門樓下拏去祭院衙門丞相奉旨發落歸家爺兒三箇在前廳哭發狠我做著一大太師要拏便拏當月第三日丞相來望太師說不是我來發落你 上位怎麼肯饒你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師欽差往北平點樹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來說 聖旨教你回鳳陽住太師抱怨說我與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兩頭來往走若是這等事業也不久遠八年三月

卷一百一

十五

欽取太師回京不數日太師往告訴胡丞相上位如今罰我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太師管田戶潘銘招云太師於洪武八年鳳陽蓋造宮殿差往與原轉運茶與陳進興說許大年紀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九年三月回家對胡丞相說許大年紀教我遠過棧道去想天下了不用我俞本紀事錄七年十一月善長奉旨差滿漢中府清理茶政泰州河州訪察馬政上酒肉與小厮喫只教也支帶給休擾那驛家太師儀仗尸孫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

師對延安侯說我為蓋鳳陽府宮殿不好上位好生怪我教我無處安身言安侯說我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儀仗尸聞保兒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對太師說 上位這幾日有些惱為鳳陽蓋宮殿不如法太師說這等教我怎麼好丞相說太師我這等事也覷的小可 以上諸招皆善長平日怨望 聖祖之事國史所不載者

一太師火者來與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相教人送一櫃鈔與太師丞相云我擡這鈔

卷一百四

十六

不是與別人你收拾些好伴當與我太師說我與你這伴當不要與人知道當日太師撥伴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相云你嘗嘗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下手與盧仲謙相同九年六月收拾伴當約至十二年二月舉事何期會之此若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問太師我和你說的話如今怎的太師說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侯管各門約四月十二日點定人馬下手見安事時華雲龍在北平所約者小淮安侯華中也恐無拿管各門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問棟頭待詔許
貴我要使你和太師老官人說些話你敢說
麼許貴說我敢說丞相說我要和太師商量
大逆的勾當豈有大逆勾當使棟頭待詔傳
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師
家拜年節丞相說天下的事都在我手裏掌
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爺兒從不從太師說看
丞相幾時下手我每爺兒也從九年十月丞
相約太師二十日下手你著兩箇兒子四官
人六官人爺兒各自領人

朱齊集一百四

上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對太師說如
今事都成了有李四還在江那邊取他爺兒
五箇回來交付人與他領太師即便使人取
回李四與丞相結姻在洪武九年豈有八年
八月先取回領軍之理
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師伴當
陳千戶斫了胡丞相淮西墳上樹 上位宣
太師來問腦掣太師赤脚走一遭太師歸家
說我跟你了 上位許多年聽胡丞相說便這
等掣我李四說却又我說不差你聽我說從
了他那裏有這等事太師點頭此亦在李四
與惟庸未結

朱之時恐
本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
回家說今日早我父親和太師延安吉安四
人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要反范氏
道可是真箇你嚇殺我李佑回說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說我早起和汪丞
相太師哥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謀反
我也隨了他范氏罵李四你發風你怎麼隨
他李四說我哥哥隨了我怎麼不從他番長
惟庸再三面議反事何以
至十二年猶疑未決耶 已上諸招皆所

朱齊集一百四

十八

謂難出於家奴婦女之口雖經刑部條示而
詔書皆未之及者也三錄所載未可更僕數
姑存其梗槩

一太師儀仗戶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
月初五日太師坐前廳叫火者家人小厮都
來聽我發放已前事務不成了你每大小休
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時小厮每
都好不好時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謹休
要說閑話小厮每都起去

盛仲謙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謙到定遠看

太師新蓋房子仲謙跪說別公侯家都蓋得
整齊大人如何不教蓋得氣象著太師說房
子雖蓋得好知他可住得久遠仲謙說大人
有甚麼事太師說你不見胡黨事至今不得
靜辦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無心腸去整
理仲謙回說好歹不妨

儀仗戶孫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孫本去定遠
縣見太師房屋不整齊太師說李四見在崇
明胡黨不息不知我如何孫本說有甚麼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師在家飲

牧齋集一百四

十九

酒六官人和太師說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
怕久後牽連我一家李二官人說父親做太
師哥哥做駙馬料著我家無這等事

儀仗戶趙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師請延
安侯飲酒延安侯說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

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師說我每都要小
心若惱著上位時又尋起胡黨事來怕連

累別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師說上位尋
胡黨又緊了怎麼好吉安侯說上位不尋

著我且蘇他

十四年正月平涼侯請太師飲酒平涼侯說
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上位尋起
來性命都罷了太師說早是也不來尋我平
涼侯說若不尋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頭
罷了已上諸招皆胡黨發後善長惶恐懼
禍之事觀其告戒同黨曉諭僅奴屏足掩耳
惴惴如不終日至於鳳陽第宅不事修葺且
有知他可住得久遠之語且悔且懼其於善
長情事可謂逼真矣他招謂善長欲為惟庸
報讎或云十六年謀之清寧或云十八年謀

牧齋集一百四

二十

之平涼又謀之平涼侯男或云十九年謀之
吉安營陽或云二十一年謀之延安善長老
吏負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響尚敢攘臂
怒目切切然謀為人報必不可報之讎也哉
爰書所列此其最為失真者斷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記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
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
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
志錄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
次第又異於前鄭曉異姓諸侯傳序云洪武

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云云二十三年五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按庚午詔書載於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作異姓諸侯傳多援摺此詔第未見全文桀有舛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即定於肅清逆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為十七年所定則藍王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

卷一百四

三十一

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舛舛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黃金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

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招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姦黨諸錄則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此詔實錄失載幾於湮沒今幸藏弄內閣開國勳臣之事其強半猶可考見孔子二代之傷公羊三世之論君子不能不為之慨歎云

一善長子祺尚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

卷一百四

三十一

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壻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已巳開國功臣錄諸書皆繆也大明主壻永樂間編纂仁祖太祖及親王主壻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賴之招云洪武十六年賴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往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入義城親豈

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祺之得前死爲
幸而韓公之後其得存者必鮮矣哀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十四

卷一百十四

三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爲病卒而高皇帝墳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墳志仍以侯誼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祖在鎮不法爲道同所論列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

牧齋集百五

三年正月其父子豈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

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据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今竝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榮陽侯

牧齋集百五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發山西捕四達于此洪武八九年閒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略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榮陽侯而不詳其誅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涼州書指揮鄭遇春擊却之六年書榮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而十年書指揮者蓋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揮守涼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遇

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爵逾年復侯鄭所括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

洪武集言五

三

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發故身得贈諡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

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

按曹國之薨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又勸上裁省內臣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

洪武集言五

四

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誥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誥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間矣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

毒誠意也奉 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
豈亦傳 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
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
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
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
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烝生傳帶礪五刑無
隱誰薄衛賢之鵠萬歲爲期如賜漢儀之酒
若乃中山馬肝之誇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
科斗與孔壁而竝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
莫辨悠悠百世可爲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傳友德等

五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傳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
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
顏川侯傳友德爲顏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
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
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
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
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
侯之子孫宣國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

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
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
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黃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
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
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
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
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頒賞最

厚不聞援信國顏國之例自徹侯進封而從

征之胡顯以極房故獵封大國 聖祖慎卹
名器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
寧有沒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
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
人獨不及顯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
永定越高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
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
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
貞云摺兵部黃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

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据兵部貼黃絕無梁國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王行實爲王孫季圯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純繆甚矣行實稱顯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傳會無疑也余故据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

牧齋集卷五

上

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還之後遂無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嘗昇昇生繼祖登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爲昇立傳參列于魏曹二國之間今以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王之甥初與通謀王

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于聖祖之刑俾有是理乎然

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貫之乎抑亦既釋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

牧齋集卷五

八

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

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黃金開國功臣錄於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既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詞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

校書集一百五

九

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涼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

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上復命諸司官讞之事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詳詞案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

校書集一百五

十

史多所援据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涼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上爲輟朝遣祭黃金未見國史故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上曰聚往征姑蘇朕嘗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

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
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
乎釋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爲輟朝致祭錫

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

恩卹榮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

田藍王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

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

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

北齊集卷五

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擬

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

以得託肺腑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

以從征死次王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

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

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惟薄不

脩伏誅

王世貞閱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

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

吳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惟薄不

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

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

脫略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

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

禁而并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惟薄不脩蓋

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

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

達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

北齊集卷五

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王謀反與吏部

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王反獄上集羣臣廷

議王強辨轉展板染不肯服詹徽叱王吐實

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微即吾黨遂併執微

按逆臣錄載微招云近日上位好生疑我

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王先伏誅而微後始敗

露也鄭曉所記蓋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

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涼國

公見卒在衛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
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
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
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
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賴國定遠書其卒而
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
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
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涼之役代大將軍總

牧齋集卷五

一三

制軍事不俟朝命輒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
顯著 高帝豈能贊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
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
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
忍不爲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
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 上以
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賴國公
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
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賴

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涼國之誅在洪武二
十六年而宋賴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
其爲藍王之黨可知也宋賴誅而開國之元
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
武定耳嗚呼微 孝廟之繼絕則開平之苗
裔尚夷愍隸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
孰與享烝又况蒞醢隕身叅夷湛族者乎史
家疏繆不稽本末昧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
凌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

牧齋集卷五

一四

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
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傳友
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王書伏誅以暴卒
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王也曉之微指也
攷之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
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
曰伏誅者藍王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
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
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
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

爵之年月者傳友德也有止書其卒而封爵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而而有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傳誰正之夫班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修歐宋書唐必著文靜之撫膺山河之也宋乾麒麟之圖安在逝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寃于青史推敲隻字寄隱微于丹書也哉愚不能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六

讀杜小箋上

歸田多暇時誦杜詩以銷永晷附有一得報
舉示程孟陽孟陽曰杜千家注繆偽可恨予
何不是正之以遺學者予曰注詩之難陸放
翁言之詳矣放翁尚不敢注蘇子敢注杜哉
相與歎息而止今年夏德州盧戶部德水刻
杜詩膏鈔屬陳司業無盟寄予俾爲其叙予
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予嘗妄謂自
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

杜詩集卷一百六

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
之真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
議其橫空排界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
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
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
其尖新偶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
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剥以
尋櫓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點者又
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
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

集矢於杜陵矣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德水
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其殆將歲
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廢疾使三千年以後
渙然復見古人之總萃手苦次幽憂寒宵抱
影紉繹腹苟漫錄若干則題曰讀杜詩寄盧
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曰小箋不賢者
識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盧且道所以不敢
當序之意癸酉臘日虞鄉老民錢謙益上

遊龍門奉先寺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杜詩集卷一百六

蔡條西清詩話黃魯直較本云王荊公言天
闕當作天闕對雲臥爲親切予讀韋述東都
記龍門疏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
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亦
引水經以證之予按韋應物龍門遊眺詩鑿
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此
杜詩注脚也荆公妄改殊不足信

冬日雒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

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閼凭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甯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輔戶日月近雕梁僊李盤根大倚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盡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官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各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等調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早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見像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極矣此詩直記其事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

朱肱集一百六

三

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宮殿壯麗踰制爲非禮也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奉勅升老子莊子爲列傳之首序伯夷上然太史公不列于世家終不能改易舊史蓋微詞也道德付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盡手以下八句記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畫圖之親切若此冕旒旌旆眩曜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翠栢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始略見大意以謂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淨無

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今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彤爲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

投贈哥舒開府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哥舒翰與安祿山思順竝爲節度使祿山在范陽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故曰受命邊沙遠

朱肱集一百六

四

也翰素與二人不協天寶十一載竝來朝玄宗使高力士於城東崔駙馬池亭讌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卽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畋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昵于私倖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劉辰翁漫評之曰此語深媿士大夫實不知作何解可爲一笑

麗人行

本朝楊慎云古今多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

牢鐙錄二句獨攷宋版並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改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吐蕃每至麥未熟時卽率部衆至磧石軍獲取之呼爲吐蕃麥莊哥舒翰遣將邀擊匹馬不還此詩記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窮兵於石堡河曲也高適爲翰掌書記

卷一百六

五

故曰軍事留孫楚劉辰翁云崆峒猶言一大地也紕漏至此稍知免園罔者不爲而世猶宗之何也

上韋左相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天寶十三載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賢佐非尋嘗使霖雨故事也上以見素經事相

王府有舊恩可之故曰丹青憶舊臣他本作老臣直臣皆非也范叔歸秦此句託意最爲深遠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去國忠以匡時故以范叔歸秦諷之國忠之在唐猶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見素雖不能用公言然公之謀國用意深切如此千載而下可以感歎也舊注以爲喻見素父湊仕隋歸唐湊以永淳二年釋褐未嘗仕隋舊注紕繆多此類也

卷一百六

六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舞懸旌休自非曠士懷登茲驪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建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

不分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於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鴈稻梁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登高視下岌岌手有漂搖崩折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迴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嘗也宋人詩

卷一百六

七

說多支離可笑三山老人論此詩殊近理故取之程孟陽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雲正愁聞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之

白絲行

綠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鍼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炤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汚顏

色既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郭詩曰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餓此詩用泰機

卷一百六

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咸之相薦此詩謂白絲素質不自貴重而隨時染裂春天衣著隨風輕舉亦可謂妙于趨時者矣然而有香汗輕塵之汚有開新合故之置向之汲汲求進徒自黜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于羈旅也此詩全用選詩而屬意尤爲深婉故曰熟精文選理豈欺我哉

哀王孫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嘗人殊豺狼在邑

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玄宗凌晨自延秋門出親王已下多追之不及故曰骨肉不待同馳驅也王孫不肯道姓名但乞爲奴困苦若此且竄逃荆棘身無完膚形容變盡幾不可辨識矣然隆準之子孫千人亦見其能免於逆胡之物色乎故曰龍種自與嘗人殊王孫善保千金軀危之也亦戒之也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剗其心以祭慶宗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

其齋集二百六

九

兄弟雖嬰孩皆不免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接捕王孫妃主以獻奉者如張均者不難爲賊毀阿奴三哥家事又何有於王孫故曰慎勿出口他人狙又曰哀哉王孫慎勿疎蓋囑其慎防此輩不獨如孫孝哲爲賊寵任者也有宋靖康之難羣臣爲金人搜索趙氏宗室遂無遺種逆臣媚子千載如一轍讀此詩可爲流涕

哀江頭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蘇黃門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劔閣寓意於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劔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地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宮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宋人謂一奉一蜀託諷玄宗父子之間非也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興哀無情之地沉吟感歎替亂迷惑雖胡塵滿地至不知城之南北此所謂有情礙也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爲言殆亦淺矣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嚴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

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刺山賊起近聞此或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峭函空虛公以爲得延州精兵萬人塞蘆關而入直持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五城荆杞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兩寇欲取太

北齊書卷六

十一

原長驅朔方河隴而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敵壘故曰迴略大荒來峭函蓋虛爾也疾驅塞蘆子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壅塞之塞也薛景僊守扶風關輔響應取道扶風與景僊合力則收復尤易也寇方從事於西而我出奇蘆關以擣其虛故曰蘆關扼兩寇此公之深意也兵貴神速不可使寇知而備之故曰誰能叫帝閣胡行疾如鬼也王深父以爲不當撤西備而爭利於不宋人又有謂塞蘆子以拒吐蕃者荆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

晚行口號

遠規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江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少年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也強作解事可笑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總後有自梁南還尋草宅詩云紅顏辭筆雖白首入轅轅其非黑頭可知矣

北征

北齊書卷六

十二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許彥周云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元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興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予謂微爾人盡非猶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也其推許之至矣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

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
安率土盪滌撫洪範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王衣晨自舉石一作馬汗堂趨松栢瞻虛殿塵沙
立瞑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此詩草堂詩箋叙於北征之後蓋肅宗收京
後作也往者災猶降言安史之亂乃隋末之
災再降於今日也指滌盪滌序收復之功也
石馬汗嘗趨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石人馬
皆流汗事見安祿山事蹟李義山復京詩天
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再幸

卷一百六

十三

梁洋詩興廢王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
皆記此事也黃鶴叙于天寶五年今人多仍
其謬故正之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仗過崆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卽筭頭山湮水
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云云
者元和志隴山在隴州之北卽靈州靈州卽
靈武也肅宗卽位靈武南回自原州入卽崆
峒在回鑾之地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霄
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肅宗卽位後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
于已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
畢矣上皇至自蜀卽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
東宮不許已而聽李輔國說問遂有移仗之
事其端已見於此此詩蓋援據寢門問安之
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
欲其成乎爲君也其詞嚴矣湖州有顏魯公
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

卷一百六

十四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
魯公知肅宗有媿于是故以此諫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旣留蕭丞相幕
下復用張子房

攀龍附鳳指靈武勸進之人靈武之事公心
所不具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
宗之意獨厚于靈武故婉詞以譏之豈知蒙
帝力不得誇身強卽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貪
天功以爲己力也郭從高力士傳云隨國趨

馳未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
之上欲今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
此與公詩意正相脗合關中既留蕭丞相謂
房琯也琯自蜀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既留也
張子房謂張鎬也時鎬方代琯爲相故曰復
用琯與鎬皆玄宗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用之
而不終者也蕭丞相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
書卿乃我蕭何之語失之遠矣

卷第一

牧齋集 百六

十五

後齊初學集卷一百七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雍錄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解舍杜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曰歸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解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變龍集鳳池

後齊集卷一百七

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云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變龍於鳳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杜之爲左拾遺在中宗後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歸東省而集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禁聞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

幸東丞相罷朝繇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

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東出故

曰我往日華東也我往諸本皆作住當以雍錄爲是

曲江對酒

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亦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繇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謾焚香則其深宮寂寞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謂龍武軍中官主之最爲親暱初時擬幸芙蓉後遂留駐龍武蓋有譏也予以爲不然

後齊集一百七

二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開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繇至今殘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

望千門

公自援賊中開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移官遠出此詩蓋深歎肅宗之少恩也題云自金光門出又云因出此門此詩之題卽序亦卽詩也招龜曰龜兮歸來入修門此二經年之後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龜比招龜之言尤可傷矣移官豈至尊猶云豈至尊乎蓋不忍斥言之也駐馬望千門正古人去不忘君之義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素負重名馳驅奉冊致位宰相肅宗以

杜齊集一百七

三

其爲玄宗建議制置天下支庶悉傾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故也舊書云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有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蓋琯以是時罷相公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勅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鎬代琯相亦以是時罷鎬亦蜀郡舊臣坐琯黨也公詩於琯鎬及武深所推服而

代肅宗論時事則始終以封建爲得策蓋公與琯同心若此然吾觀賀蘭進明之譖琯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又曰於聖皇爲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惡琯盡出其黨下詔表暴其罪蓋忠於聖皇之語有以深中其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李輔國特探其邪心而成之耳公與琯之貶謫關係玄肅父子閒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而出其陋甚矣

杜齊集一百七

四

寄張十二山人彪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

至德二載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廟故曰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借漢晉以爲喻而宗廟之焚毀闕廷之匡復皆盡於十字之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真攢簇五行手也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喪亂而山

人乃隱於嵩陽也當天地顛覆之時耕巖結
草想青龍而騎白鹿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
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長
律之法 肅宗賞功獨厚於靈武從臣故曰
文公賞從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譏之也傳曰
定哀多微詞公於玄肅之際其多微詞如此
天末懷李白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魑魅喜人過喜其來而擇人以食也卽招魑
之意

送遠

杜齊集下

五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
見古人情

亡友顧雲鴻朗仲曰親朋一哭鞍馬孤城送
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
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况倏已昨日因以見
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朗仲恨人
也故其言如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
鯨遼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儀領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
州明年史思明引衆來救官軍敗而解去先
是李光弼請與朔方兵同逼魏城則鄴城必
拔魚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陽與光弼謀議不
同遂列大陣於城南十里此詩謂官軍當直
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
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
策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宣徒詩人也哉
散愁

杜齊集一百七

六

百萬傳深入襄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
山河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光弼勝賊河陽之後所
謂司徒下燕趙者蓋喜而望之非實事也舊
注失之

漫興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老學菴筆記相字從入聲讀白樂天用相字

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

錢爲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春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眼睛矣

茶集百七

七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元裕之詩云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唾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又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未及前賢更勿疑遜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

遜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東人又云傳語閑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鷹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令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茶集百十

八

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狼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思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酌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高適傳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諭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爲閬川王仲君

通論巴蜀安危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
川與適議令而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草
堂則適罷東川捐三城之奏必與公諮議而
後行也此詩云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宜殊蓋適以此疏託侍御入奏故題曰入
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際括入奏之語江花
未落以下望其奉聖旨以蘇蜀民相與酹酒
相賀白飯青芻下及奴馬宴喜之至也浣花
老翁參預國家大計關心如此良可感矣

漁陽

林清集百七

九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十
萬兵

趙使曰公初聞雍王統兵作此詩以諷河北
諸將謂飄然而來猶恐後時乃擁兵不入本
朝豈高計乎故又舉祿山往事以戒之舊注
以後事傳會非公本意也

有感五首

幽薊餘地承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

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封王
節鎮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此詩云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安有節鎮之近不
修職貢而顧能從事遠略者乎蓋歎之也息
戰歸馬謂其不復能用兵而婉詞以譏之也
李翔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
也舊注以謂戒人主不當生事夷狄真癡人
說夢耳

林清集百七

十

維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
以子儀新立功不徵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
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儀因兵部侍郎張
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泣亟還
京師其略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
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阨繞數百里間東有
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明明天

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食之吏去冗食之官
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遠環史鮪之直則黎元
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公詩云
莫取金湯固長今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
本王臣正槩括汾陽論奏大意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未有不
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官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
獨聽蕭韶

初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曰今元子北略
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

荅蕭集百七

十一

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
宗卽位惡琯貶之用其諸子統師然皆不出
京師遙制而已廣德初宗藩削弱藩鎮不臣
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強幹弱支之義而
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丹桂言王室青
梧喻宗藩也卑官制詔卽天寶十五載七月
丁卯制置天下之詔也謂其分封諸王如禹
之與子故以卑官言之壯遊詩禹功亦命子
此其證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聽蕭
韶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琯豈獨以交友之

故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執王一作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
端拱問瘡痍

李肇國史補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
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
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
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
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
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

荅蕭集百七

十二

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曰登壇名絕假謂
諸將兼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
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
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
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
與此詩正相發明注引東坡語謂唐郡縣多
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
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送元二適江左

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

考顏魯公集

及次山集代宗時以著作郎退居樊上未嘗
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次
山春陵行及廣德二年道州謝上表時月皆
可據所謂元二者必非結也宋刻善本亦無
此六字

閬州別房太尉墓

對墓陪謝傳把劍覓徐君

琯爲宰相聽董庭蘭彈琴以招物議此詩以
謝傳圍碁爲比圍碁無損於謝傳則聽琴何
損於太尉手語出回護而不失大體可謂微

牧齋集卷七

上三

婉矣劉禹錫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詩尚有
松閒露永無碁下塵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涌中有掉
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
君終讌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泥柴荆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于干戈尚
縱橫掌握有權柄炙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瑒賜自盡氣豪實阻兵皆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
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唐因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
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
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
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僧服之不祥數奢淫之
召禍至舉李鼎來瑒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
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
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義乎

牧齋集卷二

十四

牧齋初集

卷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八

讀杜小箋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王魚
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見愁汗馬西戎逼會
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
愁顏

此言胡虜入犯陵墓焚毀非解嚴安枕之日
所以責諸將也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
天此云會閃朱旗北斗殷則是因朱旗絳天

閃見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
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
昇平

首章言胡虜入犯之事以責諸將此又責諸
將之反借助於胡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
之後雍王之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
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馬僕固懷恩曰翻方
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故

曰遠救朔方也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歎晉陽
起義之時所謂以一旅取天下也立意與首
章迥別

雒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竟封朝廷衮職誰爭情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
春農

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兩京殘毀幽薊
盤踞衮職未補軍儲不貢此乾坤何等時也
而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

復封疆補衮職於朝廷供軍儲於天下如王
縉者則不過募耕勸農修承平有司之故事
而已曰稍喜者婉詞以致不滿之意非褒與
之詞也朝廷衮職思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
者以補衮闕非尋常諫諍之謂也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
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會爲大司馬總
戎皆挿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
聖朝

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

南五溪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呂太一收
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
兵部尚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
爲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
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禾忠良以翊聖朝偏
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債國事豈不
繆哉詩之立意如此而詞意敦厚不露頭角
真詩人之風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三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
羣材

卒章言蜀中將帥也是時崔旰楊子琳等交
亂於蜀杜鴻漸以姑息爲政奏以節鎮刺史
授之公以鴻漸治蜀遠遜嚴武故作此詩巫
峽錦江言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
今而指昔也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
恩允重而軍令之分明豈得如往時乎如嚴
武者真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惜鴻
漸之非其人也然其指近而詞文非深思之

則但以爲追誦嚴武而已此公之所以不可
及也

首章責諸將之防胡者次章責諸將之用胡
者三章刺大臣之出將者四章戒中官之出
將者末章則身在蜀中而婉刺鎮蜀之將也
故其命題總曰諸將公詩凡長篇累章皆鋪
陳排比首尾炤應觀此可以例知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

李頎贈張顥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公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四

詩云嗚呼東吳精信無一字無出處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洵洵人寰
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
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河北諸降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
餘孽擁兵擅地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
能制公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思明
以立戒也稱周宣漢武以聳動之稱孝子忠

臣以勸勉之題曰歡喜口號雖曰歡喜亦惻
乎有餘悲矣

李相將軍擁勳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
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光弼懼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
志田神功等諸軍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
恥成疾而亮公獨以諸將入朝歸功光弼以
白頭赤心許之八哀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
洗箱篋此公之直筆也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

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末二章詠李郭二公使河光諸將知所表儀
也詩之主意章法如此

本朝弘正開學杜者專法此等詩模擬其槩
牙突兀龜皮老幹以爲形似而不知其敦厚
雋永來龍遠而結脉深之若是也今人慙生
吞活剝之病并此詩與秋興諸將而嘔點之
如李于鱗所云子美篇什雖衆隳然自放則
又矮人觀場之見豈足道哉

贈李十五丈別

汧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
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汧公李勉也史稱勉清廉坦率好古尚奇爲
宗臣之表張彥遠云曾祖魏國公與司徒汧
公並佐霍國公關內三年幕府汧公博古多
藝寄情蓄奇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傳
載達終日惟論書畫

鄭典設自施州歸

南謁裴施州義合無儉僻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勅厨倍嘗蓋括盤願狼籍

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高車服及管珍饌

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于名者二詩
記汧公施州事皆詩史也

寄韓諫議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
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
楓葉赤天雨霜王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
鳳皇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
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惟懼未

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楓齋
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孟陽云此詩疑爲李泌而作予攷之是也泌
從肅宗於靈武既立大功而李輔國害其能
因表乞游衡岳優詔許之絕粒怡神數年代
宗卽位號天柱峰中岳先生無幾徵入翰林
此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正思泌在衡山也
外傳記泌居衡山仙人羨門安期降之羽車
幢節流雲神光灼灼山谷王京羣帝以下聞

卷一百八

記其事也肅宗猜忌蜀郡功臣而泌在靈武
乃心上皇故李輔國因而譖之非獨害其能
也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以避呂
氏泌之心跡略相似故以子房赤松爲比又
曰帷幄未改神慘傷也肅代之際安劉惟懼
此功子房又欲從赤松子遊者舍泌其誰韓
以諫議爲職故公望其爲泌於朝而貢之王
堂也舊本韓名注按韓休之子法上元中爲
諫議大夫風尚高雅當卽其人注字或傳寫
之誤也

謁先主廟

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
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莫堪帷幄飄
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孰與關張並公自許非關張之流猶言羞與
噲等爲伍也功臨耿鄧親以中興賢佐自命
也迷古詩吾慕寇鄧動濟時亦良哉亦此意
而遲莫飄零徒有應天得士慘澹風雲之感
而已謁先主之廟而灑淚沾巾公之自負如
此

卷一百八

秋興

王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一作他日
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莫砧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
心悲宋玉以楓樹之茂盛傷心此以楓樹之
凋傷起興也九日詩云故里樊川菊樊川高素
涇源他時一笑復今日幾人存叢菊兩開指
樊川之菊故云他日淚繫舟身萬里伏枕淚

雙痕卽所謂孤舟一繫故園心也

變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連伏枕山
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荻花

孤城落日悵望京華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
不然也只今石上之月已映洲前又是依斗
望京之時候矣請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淒
斷見於言外如云已又過却一日矣不知何
年得歸京華也

牧齋集一百八

千家山郭靜朝暉百處一作江樓坐翠微信宿漁
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
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
自輕肥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靜字寫盡清秋慘澹之
景百處江樓坐翠微一何其不自聊也漁人
燕子卽所見以自傷亦以自况也匡衡抗疏
功名薄衡以數上疏陳便宜不數年至公卿
公抗疏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故曰功名薄
也九歎序曰向以博古敏達典較經書追念

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
數奏封事不用而典較五經非其素志故曰
心事違亦以自比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此所謂同學者蓋長安
卿相也曰少年曰衣馬輕肥公之目當時卿
相如此其相輕之意正在言外五陽云公詩
斷絕曰自輕肥亦有
望其不相存之意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牧齋集一百八

左傳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曰長安似奕
棋言當國者如奕棊之無定算故貽耦於百
年之遠而不勝其悲也幸有曰不及百年其
爲戎乎百年世事用幸有之言也當年誤國
之臣如林甫國忠輩其第宅已更新主矣自
玄宗倚仗蕃將專制節鎮而肅宗以中官居
重任文武衣冠亦異於昔時矣以致戎虜交
侵海內版蕩金鼓未息羽書交馳惜哉魚龍
寂寞故國平居無所短長於世而徒抱百年

世事之悲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作朝班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照

此記蓬萊宮獻三賦之事也瑤池二句記天
寶時事王母指貴妃也唐人詩以王母喻貴
妃不一而足以貴妃曾爲太真宮女道士也
公詩亦曰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
天寶元年玄元降形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

牧齋集一百八

十一

尹喜宅上發使求得之故曰東來紫氣滿函
關也雖記天寶承平遺事而荒謠失政亦略
見矣雲移二句記獻賦時朝儀之盛曰識聖
顏者公於是日以布衣親見玄宗所謂佳時
文彩動人主也落句方及拾遺移官之事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
纓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
王州

此記祿山陷長安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

瞿唐曲江萬里風煙之句開元中廣花萼樓
築夾城至芙蓉園曰通御氣曰入邊愁則歌
舞樂遊之地一切傷殘而宗廟宮闕不言可
知矣此序事之妙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事行云武皇開邊
意未已韋應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織

牧齋集一百八

十二

女以下四句模寫昆明池清秋景物而天寶
喪亂玄宗僊遊之後淒涼黯淡如在目前關
塞鳥道關中之地也江湖漁翁眼中之人也
故國舊臣俯仰上下情見乎詞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紅豆一作香稻
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
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一作昔曾干氣象白
頭吟望苦低垂

此記在長安時遊宴漢陂之事也僊侶同舟
指岑參兄弟輩也此公最得意之遊最得意

之詩蜀中寂寞追思故有吟望低垂之感公
詩云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此云綵筆昔
曾干氣象蓋公與岑參輩遊長安在天寶獻
賦之後故秋興卒章更三歎於此也遊城南
記曰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圭峰下有
草堂寺紫閣之陰卽漢陂故曰紫閣峰陰入
漢陂也

收京

衣冠却尾從克復有羣公

劉辰翁曰衣冠却尾從爲還京之喜與先生

後集卷一百八

十三

之不及尾從而今尾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
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
字著眼亦小小閒架耳於杜詩實無所解姑
舉此以例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九

讀杜二箋上

讀杜小箋既成績有所得取次書之復得二
卷侯豫瞻自都門歸攜杜詩胥鈔已成帙矣
無盟過吳門則曰寄盧小箋尚未付郵筒也
德水於杜別具手服余言之箋箋者未必有
當於德水宜無盟爲我藏拙也子美和春陵
行序曰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余竊取斯義題
之曰二箋而刻之甲戌九月謙益記

行次昭陵

牧齋集二百九

往者哭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
洪鑪

班固東都賦曰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
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
泯絕壑無完柩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
谷流人之血秦項之哭猶不克半書契以來
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
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
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
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

都河維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
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
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勳乎三五班賦序
建武革命之事幾二百言此詩以二十字隱
括無遺詞古人脫胎換骨之妙最宜深味故
詳著之於此

兵車行

牧齋集二百九

車轉轉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孌妻子走
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
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
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
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
邇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鉏犁禾生隴畝無
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爲南詔之師而作也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喪師於瀘南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篇首直敘其事而設爲征人問答之辭君不聞以下言山東二百州皆以征伐之苦釋騷至此不獨南詔一役爲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雖爲土著之民而田廬荒蕪租稅無所從出亦不免於死亡

卷一百九

三

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累年之故事以明征南之必不返焉可痛也不言征南之苦而言山東關西隴右其詞哀苦而不迫如此一則曰君不聞一則曰君不見有詩人呼新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故雜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啻爲南征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偃伏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回成王功大小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臨懸明鏡尚女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華遶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善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卷一百九

四

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首序中興諸將之功而卽繼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偃

仗過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鑒之地安不忘危所謂願君無忘其在莒也兩京收復鑾輿反正紫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於靈武諸人何與諸人微天之幸攀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開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賊而惡之之辭也當是時內則張良娣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鎰琯旣以

林希集一百九

五

進明之譖罷矣鎰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於其位故章末諄復言之青袍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鎰則杖屨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常頌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於張者琯已罷矣猶望其專用鎰也是時李鄴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鎰一流人也泌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泌雖在肅宗左右實乃心上皇琯之敗泌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鎰等

終用則泌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旣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整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譏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嘗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遺移官流落劔外終身不振此其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琯之生平爲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史

林希集一百九

六

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貨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爲金科玉條者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手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手門客受賊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鎰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手請循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避之臣而琯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琯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於聖皇爲忠於

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
不忠爲言其仇讎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
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
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
錡在朝何啻十玄禮百力士肅宗豈嘗斯須
忘之是故琯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
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
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自便也敗兵之後
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僉正衙彈劾以穢
其名也罷琯而相錡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

世宗集百九

七

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內也六
月貶琯而五月先罷錡汲汲乎惟恐鉏之不
盡也琯敗師而罷錡有功而亦罷意不在手
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
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爲黨而
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明欺天下後世者六
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
帝之於昌邑其心內忌不啻過之幽居西內
辟穀戍疾與主父之探爵數何異移仗之日
玄宗呼力士曰徵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

論至於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上刑許世子
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
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
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嗚呼斯豈李輔國所謂匹夫
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讀杜詩感雞鳴
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故牽連
書之如此

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

世宗集百九

八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
今迷氣得神仙迫思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
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
誦變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鸛鷀友于
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炤紫泥
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
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游
梁竟慘慘謬知終盡虎微分是醢難萍泛無休
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
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尋提攜
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鈞

璜溪

方丈崑崙指秦皇漢武也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爲天地古今閼絕不可致之事豈如玄宗使張均取妙寶真符於寶僊洞往而旋獲乎均以此取倖於玄宗故曰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也方丈四句隱然借秦皇漢武以諷玄宗之求僊亦諷均不當以求僊得倖也相門以下言均之門第如此遭際如此聲望如此豈不可以自致公輔何事以求僊倖進耶投贈之詩託諷深厚如此其意

卷一百九

九

切則其詞愈婉此風人之指也適越以下自陳其顛蹟又教均以大臣之道當爲國求賢不當以求僊逢迎人主非徒望之以薦引也應指釣璜溪以太公望自況其自待亦不薄矣

收京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收京之時上皇在蜀已誥定行日肅宗汲汲

御丹鳳樓下制不能少待李泌有言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乎此詩云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蓋譏之也泌每言家事必待上皇又爲群臣草表致上皇東歸能調護兩宮故以商老許之肅宗已卽大位而以商老羽翼爲言亦元結書太子卽位之義也玄宗內禪故以帝堯稱之肅宗未盡人子之禮公所不與故曰憶帝堯皆微辭也逢罪已之日而霑灑青霄其不誦而規可知矣公詩言商老不一而足曰每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卷一百九

十

曰日莫還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皆指泌也其大意則於贈韓諫議詩發之

奉贈王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庾信哀江南賦曰大盜移國金陵无解余乃寘身荒谷公私塗炭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以侯景擬祿山以子山擬摩詰可謂切當矣曹公謂陳琳曰卿罪狀孤一人足矣

何至上及祖父當時從逆之臣必有謗訕朝廷違獻符命如玄宗之數張均所謂與逆賊作權要官毀阿奴三哥家事者其視陳琳之於曹公以敵國相訾謗罪更不可言矣維獨痛憤賦詩聞於行在故曰不比得陳琳也維既陽瘡不受僞署一病三年肅宗復責授中允故曰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其於鄭虔則曰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皆譏肅宗政刑之失當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牧齋集一百九

十一

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到謫宦兩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鴈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嚴武之貶已見於貶房琯之制而賈至以中書舍人出守汝州舊書不載他皆無可考此詩云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知至與公及

武後先貶官也按十五載八月玄宗幸普安郡下詔制置天下此詔實出至手此事房琯建議而至當制賀蘭之諧已入至安能一日容於朝廷琯將貶而至先出守其坐琯黨明矣至父子演綸受知于玄宗肅宗深忌蜀郡舊臣其再貶岳州雖坐小法亦以此故也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蓋琯等用事則必將引用至武故其貶也亦聯翩而去貝錦以下雖移官州郡而以憂謫畏譏相戒未能一日安枕也公送至出守詩西掖梧桐樹不勝遷

牧齋集一百九

十二

謫之感太白亦云聖主恩深孝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可以互見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效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此詩感歎驄馬之失所也此馬產於青海轉戰交河豈自知功成之後羈絆黍稷收斂其雄姿猛氣而俛首受伏檻之恩縱使聲價歛然傾城掣電豈其萬里流血之志乎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繇却出橫門道橫門者長安走西域之道也廉頗馬援據鞍躍馬與老驥之驤首嘶風亦何以異曰爲君老有感恩之思焉願終惠養可以爲感恩而未可以爲知己也瘦馬行爲房次律而作胡青驄或云爲哥舒翰也

潼關吏

乾元集一百九

十三

哀哉潼關吏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初哥舒翰請堅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亦謂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不可輕出玄宗信國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頃宵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而出然則潼關之失守豈翰之罪哉潼關之陷陳濤之再敗其罪皆在於趣戰者故曰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又曰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此可以爲千古用

中人監軍之戒

遣興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東坡曰明皇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耶故子美亦哀之案蕭至忠未嘗官京兆尹不當曰蕭京兆若以蕭望之比至忠則望之爲左馮翊未嘗爲京兆也天寶八年京兆尹蕭冕坐賊左遷汝陰太守史稱其爲林甫所厚爲國忠誣奏

乾元集一百九

十四

譴逐則所謂蕭京兆蓋見也見先代裴耀卿爲轉運使又拜河西節度使嘗擊吐蕃於白草姚汝能安祿山事跡云蕭冕爲河南尹以賊下獄林甫佐之特與轉太府卿未幾拜京兆尹高力士權移將相冕親附之其事亦詳舊書吉溫傳中所謂赫赫蕭京兆者亦可想見唐京兆尹多宰相私人相與附麗若是與鮮于仲通輩皆是故曰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也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用漢成帝時童謠哀之亦刺之也仲通附國忠旋亦見

選此詩雖刺吳亦以諷仲通也世所傳志林
及詩話等書多後人假託此蓋非東坡之言
也

秦州雜詩

東柯好崖谷不與東峯崖落日遶雙鳥晴天養
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兒
童未遣聞

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晴

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

知矣山澤多藏有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

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

取之此一字却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建都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

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開荆門恐失東人望其

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

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尋殊恩永負

漢庭哭遙憐湘水冤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永冠空穰穰關輔久

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炤北原

此詩因建南都而追思分鎮之事終以房琯

之議爲是也牽裾以下追敘移官之事蓋公

之移官以救琯而琯之得罪以分鎮故牽連

及之也是歲七月上皇移幸西內九月置南

都於荊州草南京爲蜀郡一置一革汲汲然

欲反其父之所爲非盡爲形勝也公心痛之

而不敢訟言故曰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願枉長安日光輝炤北原定哀之微詞如此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莫聊爲梁

父吟

黃鶴曰吐蕃陷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郭

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北極朝廷終不

改言吐蕃雖立君終不能改命也此說良是

西山寇盜蓋指吐蕃若以劍南西山之事言

之而曰朝廷終不改則迂而無謂矣可憐後

主還祠廟殆以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

蒙塵之禍而託諷於後主之用黃皓也日莫

集 115-481

聊爲梁父吟傷時戀主而自負亦在其中其
與寄微婉一句而包數義如此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
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
其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
然關鍵歟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埽氛翳慷慨
嗣真作吞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
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
揭屬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

後齊集一百九

十七

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自此至篇末學者多苦其汗漫不屬五謂論
文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崔蘇邕同時文筆之
士邕之論文也歎崔蘇之已逝伏盈川而夷
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
崔李世皆歎其是非之當何至於邕則相扼
不少貸蓋崔蘇已歿而邕獨與說爭名說雖
忌刻亦邕之露才揚已有以取之盧藏用所
以致戒於干將莫耶也關鍵歟不閉用老子
道經之言言邕之不善閉也例及以下論其

詩也邕之詩可以接踵吾祖六公之篇可以
追配嗣真之作所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
遞也膳部之沒也李嶠以下請加命武平一
爲表上之邕旣子孫如綫而已則舊客凝滯
感今思昔此所以不能自己於哀也

憶昔

憶昔先王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
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
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忤至今今上猶
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後齊集一百九

十八

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
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
地傳介子老儒不朋尚書郎

憶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肅宗朝之禍亂皆張
后李輔國爲之代宗在東朝已身履其難少
屬亂離長於軍旅卽位以來焦心勞思禍猶
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復信任閹宦奪子儀
之兵柄以召大戎之難此不亦童昏之尤者
乎公不敢斥言故以憶昔爲詞其次章則追
思開元之全盛而深歎其不可復見也

戲題寄上漢中王

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校叟在應念早升堂

開元十四年上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曰魯衛彌尊重即明皇詩語也劉會子故曰魯衛彌尊重即用明皇詩語也劉會孟評此詩魯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其自敘亦在裏許劉之無知妄論一至於此而趙子嘗猶稱述之豈不異哉

諸將

世齋集一百九

十九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杜鴻漸入成都以軍政委崔寧日與僚屬縱酒高會故曰軍令分明數舉杯追思嚴武之軍令實闇譏鴻漸之日飲不事事有愧於持節而辜主恩也八哀詩於嚴武則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可以互相證明

承聞故房相公靈輿自閬州啓殯歸塋東都有作

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

房琯相玄宗建分鎮討賊之議首定興復之

策故以一德興王許之琯以賀蘭進明之譖為肅宗所惡幾致伊生嬰僇之禍故以伊尹比之寓意於玄肅父子之間亦微詞也

舍弟觀自藍田迎妻子到江陵因寄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衰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羅含之宅雖在荊州所謂信美非吾土也譬諸巢鷺春來秋去是可以為家乎短牆

世齋集一百九

二十

喬木指秦中之故居也蔣詡隱杜陵邵平隱青門皆公故里之人老於田園者非泛指尋常隱淪也弟勸兄酬言歸秦之樂也舊注不解以為思卜居荊南踵庾信羅含之跡失之遠矣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永泰元年代宗命裴冕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蓋亦倣貞觀時瀛洲學士之意獨孤及上疏以為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故曰秦王學士時難羨嘆集賢待制之臣不及貞觀之盛時也次年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遂判國子監事集賢待制之臣不能救正故曰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言教化陵夷而中人子弟得以橫行也當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畏遜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諫故以折檻為諷言集賢諸臣自無魏宋輩耳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如先皇也

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
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
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
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誇數公
凡今誰是出羣雄
或者翡翠

上未掣鯨魚碧海

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郝竊攀屈宋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以前賢更勿疑述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為六絕句無言以自況也韓退之之詩曰子退之曰光焰萬丈長不知草草而效之者其可憐也謗傷者或不可笑

傳輕薄為文皆闇指竝時之人也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盧王之文劣於漢魏而能江河萬古者以其近於風騷也況其上薄風騷而又不劣於漢魏者乎凡今誰是出羣雄公所以自命也蘭若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之所謂橫空盤硬安帖排界垠崖崩豁乾坤雷礪者也論至於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而他人有不慙然自失者乎不薄

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齊梁以下對屈宋言之皆今人也蓋曰吾豈敢以才力出羣而妄自誇大乎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則又正告之曰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爲之先也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僞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別裁僞體則近於風雅矣自風雅以下至於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爲嗤點輕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轉益多師是汝師呼之曰汝所謂爾曹也哀其身與名俱滅諄諄然呼而寤之也題之曰戲亦見其通懷商榷不似自以爲是後人知此意者鮮矣

牧齋集 卷九

三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十

讀杜二箋下

收京

仙仗離丹極妖星炤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雙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此詩蓋深惜玄宗西幸不意有靈武之事遂失大柄而婉詞以傷之也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言玄宗之西巡避難出於不得已而非有失國之罪致其子之代立也雙屈汾陽

牧齋集一百十

駕言西幸之爲雙出不應遂官然喪其天下也聊飛燕將書言祿山使哥舒紹諸將而諸將不從知祿山之無能爲也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言玄宗當歸奉七廟與萬方更始肅宗乃汲汲御丹鳳樓下制冊稱上皇玄宗自此絕臨御之望矣故文章有忽聞沾灑之痛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鏖賊壕實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一同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玄宗以至德二載十二月至自蜀郡公望其復登大位奉事七廟而肅宗不偕予道明年親享太廟玄宗退居興慶宮久矣故曰歸及薦櫻桃蓋傷之也是時加封元從功臣皆不出於上皇故曰實應歌杖杜亦微詞也甲第論功萬方送喜此收京之盛事豈知公獨有一人向隅之感乎楊盈川曰匈奴未滅甲第何高此語於功臣亦有諷也

詠懷古跡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

牧齋集一百十

二

張輔樂葛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崔浩與毛循之論曰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閒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此詩二語隱括張崔二氏之論而折衷之所以伸輔之公言而抑浩之黨陳壽也公詩

每希風孔明其託寄遠矣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此詩言唐盛時處置蠻夷之法而戒中官之生事也太宗時溪洞蠻夷來歸順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時朝比於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蠻夷豪族小動搖言其小小蠢動朝廷置之

竹齋集一百一

三

不問也世封刺史非時朝不責以時朝歲貢之禮也如此則蠻夷率俾雖有伏波之將不得生事於外夷也蓬萊殿前諸主將指中官掌禁軍者而言是時宦官呂太一大掠廣州以收珠阻亂諸將詩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謂此也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

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

茨所謂草堂之靈也李德裕益州五長史真

記曰益州草堂寺列畫前史一十四人注引

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

寺自梁有之故德裕記又云精舍甚古貌像

將傾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

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舊居草堂俗呼爲

草堂寺此大誤也本傳云於成都浣花里種

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流水水西頭

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竹齋集一百一

四

堂成云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陸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萬里橋西一在浣花萬里橋蹤跡不可見放翁在蜀久無容有誤然少陵在成都實無二草堂也

杜鵑

四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東坡外集載辨王誼伯論杜鵑云子美蓋識
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
欲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度
王命擅軍旅絕貢賦以自固如杜克遜在梓
州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
考其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
真有無也案杜克遜事新舊兩書俱無可考
嚴武在東川之後節制東川者李夷張獻誠
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見杜
集者有李梓州楊梓州章梓州未聞有杜也
既曰識當時刺史不應以嚴武並列也逆節
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琳不當舍
之而刺涪萬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謂杜
克遜者既不見史傳則亦子虛亡是之流出
後人偽譔耳其文義舛錯鄙倍必非東坡之
言世所傳志林諸書多出妄庸人假託如偽
蘇注之類而無識者誤編之集中也黃鶴本
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
謀遷之西內上皇怏怏而崩此詩感是而作
詳味此詩仍以舊注為是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鮑欽止注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其門
人普寂立其師為六祖而自稱七祖李華大
德雲禪師碑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炤禪師七
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為最上乘又中
岳越禪師記摩訶達摩七葉至大炤禪師按
舊書神秀弟子普寂號大炤禪師則所謂七
祖者大炤也而此詩之意不然自南北分宗
荷澤會序宗派從如來下西域震旦凡六祖
房瑄作六葉圖序於是曹溪之禪法大行此
宗門人遂立其師為六祖以攘曹溪之統大
炤以中宗制統神秀法眾都城傳教二十餘
年如盧奕者咸附寂以排會故有七祖之稱
而識者或未之許也公蓋與房次律輩咸歸
心於南宗者故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身之所許者如此心之所求者如此其歸心
於曹溪可知矣大鑒之門付囑最親稱孔門
之顏子者無如荷澤法嗣最廣稱曹溪之冢
子者無如南岳皆不稱七祖曹溪之後南岳

青原是分五家片荷澤爲知解宗徒亦不稱
七祖獨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於曹溪其
嗣無聞秀公傳魯寂門徒萬升堂者六十三
蓋大鑒之後永止不傳亦不立七祖其師門
之規矩如此所以息闢諍於北宗定師傳於
五葉也故曰門求七祖碑又曰余亦師衆可
公之爲法門眼目者微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按舊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

七

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
夫充劔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
充劔南節度等使杜詩所謂三掌華陽兵主
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於武傳不記其
遷拜出鎮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
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余詳考之兩川之
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
迴西京改蜀郡爲都府長史爲尹又分劔南
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亦同而
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爲兩川會要

誤也先是稱劔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
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爲之令兩川分
於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
上皇詔合劔兩川爲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
皇詔而分兩川乃上皇詔蓋西內之後上皇
之詔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
明皇幸蜀始分劔南爲東西二川西川治益
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以乾元元年六
月貶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
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旼敗奔成都武自東

八

川入朝當在旼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
上元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爲廣德
元年新書表以爲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廣
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
武傳云上皇詔以劔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
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則合兩川
在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
書皆非也案高適傳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
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
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

先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先遠爲成都尹劍南
西川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乃在
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先遠不
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爲一
而罷東川也先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
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
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先遠者誤也趙抃玉壘
記曰上元二年東劍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
崔先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
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憲死其月廷命

杜詩集一百十

九

嚴武此武代先遠之證實應元年杜有嚴中
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
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
川之證也李奐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於東
川何自奐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
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
復分兩川舊書云在崔寧鎮蜀之後而方鎮
表以爲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記序以爲二
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
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

會要爲是也舊書既失之不詳多所抵牾而
通鑑則尤爲踳駁武之初鎮通鑑既失載而
再鎮則載於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
入朝二聖山陵爲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鎮七
月徐知道反以守劍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
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
武武不得進何背繆之甚也胡三省泥於通
鑑乃云武只再鎮劍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
此誤則紕繆更不可言矣謹書之以俟博聞
者

杜詩集一百十

十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
水春

魯豈黃鶴輩敘杜詩年譜茲云開元二十五
年後客遊齊趙從李白高適過汴州登吹臺
而引壯遊昔游遺懷三詩爲證余考之非也
以杜集考之贈李十二詩云乞歸優詔許遇
我宿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則李之
遇杜在天寶三年乞歸之後然後同爲梁園
泗水之游也東都贈李詩云李侯金閨彥脫

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李陽米
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
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
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會羣序云白蜀郡
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
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
吳至長安明皇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陟邠岐歷商於至洛
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
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記曰游梁宋齊魯在
罷翰林之後竝與杜詩合魯城北同尋范十
隱居詩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亦李去官
後作也遺懷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昔
游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壯游則云放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
丘旁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在齊趙則云
蘇侯在梁宋則云高李其朋游固區以別矣
蘇侯注云監門胄曹蘇預卽源明也開元中
源明客居徐兗天寶初舉進士詩獨舉蘇侯
知杜之游齊趙在開元時而高李不與也以

集卷一百一

十一

李集考之書情則曰一朝去京國十載游梁
園梁園吟則曰我浮黃雲去京關挂席欲進
波連山天長水闊歷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
此去官後游梁宋之際與杜詩合也單父東
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則云長安宮闕九天
上此地曾經爲近臣屈平懷慙滯江潭亭伯
流離放逐海魯郡宋石門送杜二甫則曰醉
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
樽開此知李游單父後於魯郡石門與杜別
也單父至兗州二百七十里蓋公輩游梁宋
後復至魯郡始言別也以高集考之東征賦
曰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游梁旣久方適
楚以超忽望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
不隱而不仕宜其漂淪而播越甲申爲天寶
三載蓋適解封丘尉之後仍游梁宋亦卽李
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賤琴堂賦詩序曰甲申
歲適登子賤琴堂卽杜詩所謂晚登單父臺
也以其時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
齊州斯其與高李游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後
游跡如此年譜紕繆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

集卷一百一

十二

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謂別甫則宋人已知其誤矣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

舊書本傳用遊衡山寓居耒陽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聞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史誌皆可考摺自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義以謂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於是王得臣魯齋黃鶴之徒紛紛聚訟謂子美耒嘗卒

集卷一百一

一三

於耒陽又牽引回樞等詩以爲是夏還襄漢之證案史崔寧殺郭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此大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於詩可考也大曆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史云泝沅湘流衡山寓居耒陽以辛明皇雜錄亦與史合安得反據詩譜而疑之其所引登舟歸秦諸詩皆四年秋冬潭州詩也斷不在耒陽之後回樞詩有衡岳蒸池之句蓋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暵思

回樞爲襄漢之遊而不果也此詩在耒陽之前明矣安可據爲北還之證乎以詩考之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譜皆云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熱復還潭則又誤認回樞詩爲是年作也作年譜者臆見揣度遂奮筆而書之其不可爲典要如此吾斷以史誌爲正曰子美三年下峽繇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其他支離傳會盡削不載可也當逆旅顛顛之日涉旬不食一飽無時牛肉白酒何足以爲詬病而

集卷一百一

十四

注杜詩略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攢梁權道黃鶴魯訢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藉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

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於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李亂失次者略爲訂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子美集皆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於開元仍年譜之爲也子美與高李遊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於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於上元一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

杜詩集一百一十

十五

闕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於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天按樊晃小集序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於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今雖不可盡見亦略具於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於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君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摭摭子傳爲博泛濫踳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鑑爲

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於三家截長補短略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謬不可悉數略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卽宋人東坡事實宋文公云關中鄭昂僞爲之也宋人註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真仙通鑑本朝人編赤牘書記並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僞撰

杜詩集一百一十

十六

一曰僞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傳以前人之事如僞蘇注碧山學士之爲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嘗琮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吃醉後雄譁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誤弘多一曰傳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僞雜互如王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在朝本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鎮荆北類如盲人瞽說不知何所來自而注家猶傳之

一曰偽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偽撰以實之
如衛八處士之爲衛賓惠荀之爲惠昭荀珣向
卿之爲向詢是也有本非其入而妄引以當之
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官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
學之爲顧况蕭丞相之爲蕭華已公之爲齊己
其已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
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前杜愚得遂繫之於
蕭充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
寶袴蒲得盧添祖跣大叫四字赭白馬賦用品

壯書集一百一

十七

載驍騰爲句而蜀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
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
易者如庾信蒲城桑葉落爲蒲城桑落酒陸
機佳人眇天末改爲涼風起天末也此類文義
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顛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
以爲刺實懷貞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
以後事爲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
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強釋文義如掖垣竹堦梧十尋解之曰垣

之竹埤之梧長皆十尋有此句法乎如九重天
色醉仙恍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
理乎此類皆足以疑誤末學削之不可勝削者
也

一曰錯亂地里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
不辨其在雒陽也注上門杏園則舉長安之
土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舉鴈
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
援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一曰妄系譜牒按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

杜預集一百一

十八

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稹墓誌云
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執甫祭遠祖當陽君
文稱十三葉孫甫甫爲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
爲甫之祖而舊譜以甫爲尹之後此何據也唐
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
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
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
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
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
可考者也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襲池陽

侯洪泰與乾光爲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顯與漸
爲行顯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
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爲廉卿
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歟審言之祖歟舊譜以
叔毗爲顯子景仲叔毗竝系顯下紕繆極矣此
不可不正也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十
四代孫甫有示從孫濟詩斯爲合矣世系表濟
與位同出景秀下竝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
位抑又何歟宋人謂新唐宰相世系表承用逐
家譜牒多所繆誤歐陽公略不筆削恐未可以

牧齋集一百十

十九

表爲据也姑書之以俟博聞者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偽蘇注之
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蜀根稚子尤爲可笑
者也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於清
新鮑照止於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
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
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洪駒父詩話一
老書生注杜詩云儒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以
譬君子執綽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譬小人魯
直之論何以異於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笑何

哉

杜集之傳於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它本不
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
正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
類於自注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
例若其字句異同則壹以吳本爲主閒用它本
參伍焉

牧齋集一百十

二十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
詩注載王維高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
至於鄭處愈瘡之說宗文斧臂之戲李觀墳土
之辯韓愈撫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
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於孟榮本事
而以謂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寧國府德縣劉入相字文華

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

吾師牧齋先生以命世異才蚤登上第入承明
著作之庭高文典冊照耀四裔小言長語殘膏
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年及強仕道
明德立聞天人之變通性命之理鑽研經史沈
浸載籍古今學術之降升文章之流別皆一一
究其源委擊其囊部一旦捫摛箱篋胥二十餘
年之詩文舉而付之一炬自時厥後凡有撰述
師友千古與世抹擦不復以譁耳目膏唇舌為
能事久之聲光鬱郁學者望走歛集若百川之

牧齋集目錄後序

赴海相率購求其全集以為師資先生每引歐
陽公議和凝之言以拒之先生為文每削藁式
相輒手鈔而藏之先生不能禁也乃固請於先
生出其所繕寫釐為一百卷鐫梓以公之當世
先生力禁之不得復手削其什之四五命其名
曰初學集而俾式相敘其後式相嘗聞先生之
言曰六經文之祖也班馬補也昌黎河東廬陵
南豐眉山繼別之宗子也昌黎不師班馬廬陵
不師昌黎眉山不師廬陵精神血脉亘千古而
行乎其間者皆其家適也有宋淳熙以後以腐

腐為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為

古學其失也倍揚扞今古別裁謫偽討論先正
之緒言追考六經班馬之譜謀其在茲乎其在
茲乎吾壯而失學今老矣雖稍識其塗徑而力
已不逮也蓋先生之自誦如此旋觀先生之文
初變於曆啓之交規摹經營不失秦秦其規矩
繩尺猶可尋也已而學益博思益深氣益厚自
唐宋以迄金元精營營魄攝合於尺幅之上方
軌橫驚而未知孰為後先修詞持論崇尚體要
金科玉條凜不可易至於諷諭時政磨切當世

牧齋集目錄後序

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頌微詞諷諫層見側出
擬議變化雖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
人所未有也癸酉居太夫人喪讀華嚴經益嘆
服子瞻之文以為從華嚴法界中流出戊寅春
驗冬頌繫卒業三史反復封禪平準諸篇恍然
悟華嚴樓閣於世諦文字中子繇之稱子瞻曰
請釋氏書深悟實相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生其幾矣乎先生之詩以杜韓為宗而出
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迫東坡放翁遺山諸家
才氣橫放無所不有忠君憂國感時嘆世采苓

之懷美人風雨之思君子飲食燕樂風懷謔浪
未嘗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論離騷也必原本
國風小雅其斯爲先生之詩已矣嗚呼先生之
文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歟然不自有退而
以初學自命楊子謂壯夫不爲曹公稱老而好
學先生之所存豈猶夫文人才子飾鞶帨而矜
名譽沾沾自喜者可同日道哉式耜束髮負笈
先生之門三十餘年晚而共刊章之禍效古人
請室受書所謂知我於桑落之下者也承先生
之命不辭固陋輒書其所聞於先生者如此學

牧齋集目錄卷之四

者讀先生之集熟閱其著述之指要因是而進
於古人邇其源流啓其關鍵庶幾六經班馬之
學昌明於末世而先生之苦心於斯文者其不
徒矣乎如其不然以是爲謏聞動衆猥與流俗
之文專行數墨比長挈短則作者之志隱矣雖
皮置斯集束而弗觀可也崇禎癸未九月朔日
門人瞿式耜再拜謹述

牧齋有學集五十一卷(一)

〔清〕錢謙益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匱山

房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有學集序

傳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人三合爲一今仁義道喪事勳希微獨有立言耳而言亦難矣剽竊之儒繩規而矩步得其象貌失其精神跼蹐之士恃聰而騁明始乎離奇終乎淺陋兩者交譏遞相勝負而莫知所主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牧齋先生產於明末乃集大成其爲詩也擷江左之秀而不襲其言竝艸堂之雄而不師其貌間出入於中晚宋元之間而渾融流麗別具鑪錘北

地爲之降心湘江爲之失色矣其爲文也仰觀雲霞之變俯察山川之奇中究人物品類之盛本之六經以立其識參之三史以練其才游之八大家以通其氣極之諸子百氏裨官小說以窮其用文不一篇篇不一局如化工之肖物縱橫變化而不出乎宗又如景星卿雲光怪陸離世所希見而不自知其所至信藝苑之宗工詞林之絕品也近世論文者率云寧爲真布帛勿爲偽綺羅然才短則氣局不雄境僻則章施不爛若富有日新

從心不踰矩不得不以此事相推矣
先生目下十行老而好學每手一編
終日不倦尤留心於明史博詢旁稽
纂成一百卷惜燬於絳雲一炬豈天
喪斯文耶或所論之人爲造物忌而
靳之耶抑如龍門是非有謬於聖而
不欲傳之耶幸初學集已經付梓得
留人間晚年名益高望益重頽然應
酬亦自病其濫觴易簣時乃以手訂
有學集授遵王余子弟爲及門故得
見而知之合之而先生之文盡千古
之文亦盡於此或有執尺寸過求先

生吾所謂不朽者立言耳他何知焉
康熙甲辰陽月范陽後學鄒鉉序



訂定牧齋先生有學集偶述 九十則

牧齋先生初學集之刻屬稼軒瞿公手定行世已久傳誦海內今觀有學集先詩後文詩以年序文以體分出自先生手編而本初集舊例故訂定而俱仍之

先生留心史事其詩文莫非史也自經雲燼而青簡銷往往借題撥悶如序建文年譜便與初集史氏致身錄考二篇互相發明劉文端李忠毅許石門諸公誌銘李忠文公碑與初集楊左高萊諸公墓文一意連絡與松陵二友書便與初集太祖實錄牧齋有學集 凡例一

辨證及開國羣雄事畧序等篇互見異同凡此類須合二編參讀之

先生覃精經學如序刻十七史而曰先經後史與杜氏論文而曰六經史之宗統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序賴古堂文選則又指陳經學三謬而各舉其人以實之非究極源流何以得此至與顧氏論三百篇與嚴氏論春秋與歸氏論易圖說洪範尤先儒所未發

集中文多徵辭詩尤有譌謎如鸞籠四絕非爲弔歎青樓觀棋諸篇詎止消磨白晝在善讀者自得之

而已

先生論明文前祖宋文憲後宗歸太僕蓋二公不爲顯家之學各蓄經世之志先生所竊自比也故其行文出入莊騷縱橫儒釋變化之妙不可端倪讀是集者先問津於是思過半矣

述禪是先生末路作宗門文字幾當是集之什三然運水擔柴之偈固堪悟禪吃飯屙尿之云殊爲傷雅故於此種文字稍有刪節

先生兼通二教博極羣書使事多僻用字亦奇有後生淺學所未詳者聞初刻頗急遽故多亥豕魯魚牧齋有學集 凡例二

之誤甚至脫簡於此錯簡於彼覽者茫然不能成句讀何暇研求文字耶會余兄弟避暑家園燕談及此遂相與施長案展全篇細加磨對刻本有疑則取錄本正之錄本有疑則取別本正之別本有疑則又就已見質衆論而參正之閱月而竣庶幾一字無訛

諸題跋之文崢泓蕭瑟言短味長方諸近賢直超董文敏而上之况先生於詩友松圓於畫友檀園於書法友華亭及西田相遇賞音尤有一唱三歎者乎集中惟題跋一種卷帙較多以此

增入詩文俱分綴各卷之後餘有題跋雜文則做補遺之法另編卷目附諸末簡

從來贗本亂真歎欺有識然玉杯繁露之製本廣川外篇微雲疎雨之聯非襄陽莫辨亦何必盡出集中哉是刻續錄多至一百念餘篇有取諸抄本者有取諸手澤者更有取諸他刻者如與梅村先生書原刻梅村集之前贈吳門袁生詩原刻文讎詩之後邵母九旬五代贈言序及壽詩原刻梓里集中故抹入之其他借銜益姓氏之作闕而不錄

康熙乙丑徂暑梁溪金匱山房主人漫述

校訂有學集

凡例

三

牧齋有學集定本目錄 通計五十一卷

卷之一

秋槐詩集 起乙酉年
盡戊子年

詠同心蘭四絕句

觀管夫人畫竹并書松雪公修竹賦敬題短歌

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絕句

丙戌七夕有懷 燕市別惠房二老

丁亥夏題海客釣鼇圖四首

別惠老兩絕句 和東坡西臺詩韻六首

金壇逢水榭故妓感歎而作凡四絕句

牧齋有學集 目錄

龍鵝曲四首示水榭舊賓客四首

吳門春仲送李生還長干

贈頂目上人

廣陵舟中觀程端伯畫冊戲為作歌

次韻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門寓舍待月之作

次韻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再次茂之他字韻五首

見盛集陶次他字韻詩重和五首

觀碁絕句六首為汪勿青作

後觀碁絕句六首

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

觀閩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興公傳書斷句詩

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

題金陵三老圖 贈濮老仲謙

題丁家河房亭子 和盛集陶落葉詩二首

寒夜夢醒忽得二十八字似是早春宮詞

次韻荅皖城盛集陶見贈二首盛與林茂之鄰

居皆有目疾故次首戲之

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韻

三次申字韻示茂之 四次申字韻示茂之

牧齋有學集 目錄

禪關策進詩有示 次韻那子偶成之作

顧與治五十初度

卷之二

秋懷詩支集 起己丑年
盡庚寅四月

己丑元旦試筆二首

次韻盛集陶新春東懷之作

林那子七十初度 寄題廣陵菽園

題朱玉耶畫扇 次韻荅何寤明見贈

馮研祥金夢蜚不遠千里自武林唁我白門喜

而有作

登前韻送別研祥夢蜚三首

戲爲天公惱林古度歌

新安汪氏收藏目錄歌

徐元歎六十

己丑歲暮讌集連宵於是豪客遠來樂府駢集

縱飲失日追歡忘老卽事感懷慨然有作四首

蜡日大醉席上戲示三王生三生樂府渠帥吳

門白門人也

賜蘭堂壽讌詩四首

奉贈太傅崇明侯弼武杜公詩四首

牧齋有學集

目錄

三

庚寅人日小集卽事 人日示內二首

依韻奉和二首

贈黃若芷大家四絕句

閩中徐存永陳開仲亂後過訪各有詩見贈次

韻奉荅四首

夏日讌新樂小侯於燕譽堂林若撫徐存永陳

開仲諸同人並集二首

用原韻代茂之壽元歎六十

句曲逆旅爲相士題扇

卷之三

庚寅夏五集

起庚寅五月
月盡一年

早發七里灘

五日釣臺舟中

五日泊睦州

婺州懷古

歸舟過嚴先生祠下留別

桐廬道中

留別湖舫二首

西湖雜感二十首

東歸漫興六首

感歎勺園再作

婆歸以酒炙餉韓兄古洲口占爲侑

書夏五集後示河東君

卷之四

絳雲餘燼集上

起辛卯
盡一年

牧齋有學集

目錄

四

湖上送孟君歸甘州二首

故司禮盧太監

方菴詩爲心閒長老作

讀梅村宮詹詩有感書後四首

京口渡江有寄

廣陵登福緣佛閣四首

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

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謔

謎間出覽者可以一笑也

題金陵丁老畫像四絕句

石濤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於其歸也

送之十四首

贈新建喻嘉言

送汪雲卿歸楚口占二首

哭稼軒一百十韻 東陸兆登二兄問疾

孟陽冢孫念修自松圓過訪口占送別二首

奉常王烟客先生見示西田園記寄題十二絕

句

京口觀碁六絕句

寄懷嶺外四君詩四首

嘉禾訪梅溪大山禪人四絕句

吳巨手已齋詩

朱五兄藏名酒肆自號陶然余爲更之曰逃禪

牧齋有學集目錄

五

戲作四小詩

胥山草堂詩爲徐六桓作

贈盧子繇

雲將老友納妾

壯遊贈顧南金

東阜老僧

七十答人見壽

卷之五

絳雲餘燼集下 題甲午年 盡乙未秋

和墨香秋興卷二首

天遺家籬菊盛開邀諸名士作黃花社奉常公

璽菊卷適歸几上諸子倚原韻賦詩題曰東

離秋興而屬余和之二首

題僧卷

壽丁繼之七十四首

甲午春日觀吳園次懷人詩卷愴然有感次韻

二首

次韻贈趙友沂四首

次韻贈別友沂

爲友沂題楊龍友畫冊

武陵觀棋六絕句示福先姪孫

寄湖州官使君兼簡聖野

伏波弄璋歌六首

壽馮雲將八十

題孟陽畫扇

送吳興公遊下邳兼簡李條侯

牧齋有學集目錄

六

寄贈下邳李條侯

李太公壽詩

爲戒香小師題扇

吳期生金吾生日詩

陳子永母曹氏壽詩

龔孝升四十初度附詩燕喜凡二十二韻

郭河陽溪山行旅圖爲芹城館丈題

題柳枝春鳥圖

甲午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夢謁吳相伍君廷

坐前席享以魚羹感而有述

聖野携妓夜飲淶水園戲題四絕句

冬夜假我堂文宴詩十首

仲冬六日吳門舟中夜飲飲罷放歌爲朱生維

章六十稱壽

贈盛子久

燈屏詞十二首

大韻贈張燕筑二首

芥閣詩次中峰蒼老原韻四首

題鄒臣虎畫扇二絕句

乙未秋日許更生扶持太公邀侯月鶯翁于止

路安卿登高莫釐峰頂口占二首

遊東山雨花臺次許起文韻

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卽席有作二首

朱內翰開宴二首 送吳梅村宮論赴召

牧齋有學集 目錄

虎丘舟中戲爲張五穉昭題扇得絕句八首釋

昭少年未娶不肯席帽北遊故詩及之

贈張坦公二首

題京口遊風館詩爲淮南李小有作八首

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寒舍劇

譚論文喜而有贈 袁節母七十

林若撫挽詞 青田子五十

卷之六

秋槐別集

起乙未冬
盡丙申春

乙未小至日宿白塔寺與介立師兄夜話辛卯

秋憩友蒼石門院扣問八識規矩屈指又五

年矣感而有作二首

寶應舟次寄李素臣年姪

題黃甫及舫閣

題陳階六振衣千仞岡小像

寄淮上閻再彭眷西草堂

竹谿草堂歌爲寶應李子素臣作

長干送松影上人楚遊兼柬楚中郭尹諸公

乙未除夕寄內

長干偕介丘道人守歲

丙申元日

王式之參軍六十

牧齋有學集 目錄

爲康小范題李長蘅畫

放歌行贈櫟園道人游武夷

丁家水亭再別櫟園

人日侍沈崑銅書詒我滇連心紅却寄

催粧詞一首邀紀伯紫同作

左寧南書像歌爲柳敬亭作

丙申春就書秦淮寓丁家水閣浹兩月臨行作

絕句三十首留別留題不復倫次

崑崙山人扇子歌

贈侯商丘若孩四首

與姚將軍茂之話舊有贈

丙申閏五月十有四日讀新修滕王閣詩文集

重題十絕句

七月朔日合光法師駐錫紅豆村談玄累日石

師潘老賦聽法詩拈華嚴玄談四字爲韻依

次奉和 雲陽姜氏壽詩

題汴人趙澄臨趙子固棧道圖

追悼劉生

卷之七

高會堂詩集

雲間諸君子肆筵合樂饗余於武靜之高會堂

牧齋有學集

飲罷蒼茫欣感交集輒賦長句二首

席間觀李素心督學孫七歲童子草書歌

海上贈姚方伯時年九十有四

次韻荅雲間張洸侯投贈之作

雲間董得仲投贈三十二韻依次奉荅

次韻荅宋子建 丙申重九海上作四首

陸子玄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詩醉後

戲題八首

霞城丈置酒同魯山彩生夜集醉後作

徐武靜生日置酒高會堂賦贈八百字

雲間諸君子再饗予于子京之平原北阜子集

斐然有作次韻和荅四首

霞老累夕置酒彩生先別口占十絕句記事兼

訂西山看梅之約

荅贈沈生麟二首 贈雲間顧觀生秀才

茸城惜別思昔悼今呈雲間諸游好兼訂霞老

看梅之約共一千字

沈雪樵行脚詩

長至前三日吳門送龔孝升太憲頒詔徵南兼

簡秋岳左轄四首

牧齋有學集

丙申至日爲人題華堂新燕圖

卷之八

長干塔光集

讀雲林園事略追敘昔遊凡一千字

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

大觀太清樓二王法帖歌

題合光法師像二首 題畫

燕子磯舟中作

金陵寓舍贈梁溪鄒流綺

權歌十首爲豫章劉遠公題扁舟江上圖

顧與治書房留余小像自題四絕句

燕子磯歸舟作

題畫

題許有介詩集

水亭承鄧元昭致餽諸人偶集醉飽戲書爲謝

橋山

一年

蕉園

雞人

長至宿長干禪榻

丁酉十一月十有六日小至是夜月蝕既詩以

紀之

至日作家書題二絕句

牧齋才集

二

丁酉仲冬十有七日長至禮佛大報恩寺偕石

溪諸道人然燈繞塔乙夜放光應願歡喜敬

賦二十韻紀其事

橘社吳不官以雁字詩見示凡十二章戲爲屬

和亦如其數

秦淮水亭逢舊校書賦贈十二首

和普照寺純水僧房壁間詩韻邀無可幻光二

道人同作

水亭撥悶二首

示藏社介丘道人兼識凡神降語

臘月八日長干薰塔同介道人孫魯山薛更生

黃舜力盛伯含衆居士

秦淮花燭詞四首

金陵歸過句容東臨川李學使二首

句容崇明寺登毘盧閣

投宿崇明寺僧院有感二首

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

讀建陽黃帥先小桃源記戲題短歌

再讀許友詩

有人拈華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

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

牧齋有學集

三

丁酉生挽詞

卷之九

紅豆初集

起戊戌
盡一年

題孟陽傲大癡仙山圖

和些庵和尚補山堂歌

送人還白門

送蕭孟昉還金陵

六安黃夫人鄧氏

秦淮花燭詞十首爲蕭孟昉作

戊戌中元寓僧舍毒熱如坐甑中偶見王孟端

畫竹漫題二絕

次韻酬覺浪大和尚

戊戌新秋日吳巽之持孟陽書扇索題爲賦十

絕句

題呂天遺菊齡圖六首

題歸玄恭僧衣畫像四首

吳江吳母燕喜詩

元昭太史約過村庄却寄二首

戲題付衣小師

婁江謠五首

石鏡

送黃生達可歸嶺南

後送達可

孟冬十六日偕河東君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

拜先塋將有事修葺感歎有贈效坡公上巳

生齋有思集

三

之作詞無倫次

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

勸讎愁大師夢游集累夢曹溪僧攜卷冊付燭

感而有作

桂殤四十五首

九十偕壽詩爲張秋紹大父振吳翁作

九旬五代詩壽邵母錢太孺人

卷之十

紅豆二集

起巳亥
盡一年

巳亥正月十三日過子晉湖南草堂張燈夜飲

追憶昔遊感而有贈凡四首

酒逢知己歌贈馮生研祥

乳山道士勸酒歌 送南雲和尚

載花易書詩贈泰和楊弱生

贈同行康孝廉

巳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

國靜涵司農枉訪邨居雙白居易士確菴上座

諸清衆俱集卽事奉呈四首

題荷花畫扇五首

戲咏雪月故事短歌十四首

續得二事

徐元歎勸酒詞十首

覺浪和尚挽詞八首

文齊可集

古

靈巖方丈遲靜涵司農未至

靈巖呈夫山和尚二首

錫山雲間徐叟八十勸酒歌

周安石七十

淮陰逢雷臣侍御五十壽詩二首

淮陰舟中憶龔聖子遺事書贈張伯玉

卷之十一

紅豆三集

起庚子年
盡辛丑年

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張燈夜飲酒罷有作

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

堂梅公古嚴計百諸君子

孫郎長筵勸酒歌 吁嗟行走筆示張子石

梅公司馬在訪江村賦詩見贈奉答二首公以

午節歸里爲遠山夫人稱壽故次首及焉

爲陳伯璣題浣花君小影四首

山陰王大家玉映以小影屬題敬賦今體十章

奉贈 爲范郎戲題妓館二首

走筆贈祝子堅兼訂中秋煉藥之約

爲武伯題家慶圖

遵王較先共賦胎仙閣看紅豆花詩吟歎之餘

朱齊才集 目錄 三

走筆屬和八首

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兼簡林古度

讀方爾豐念山詩藁却寄二十韻

古詩贈新城王貽上

送林枋孝廉歸閩葬親絕句四首

紅豆樹二十年復花九月賡降時結子纔一顆

河東君遣僮探枝得之老夫欲不誇爲已瑞

其可得乎重賦十絕句更乞同人和之

陳伯璣與程士哲有耦耕之約命畫史作圖戲

賦短歌以贈

恤廬詩爲牧雲和上作

懸蛇行贈茂廬 題金孝章生挽冊

贈寒山疑遠知妄

李權部饋貂帽繭紬口占戲贈

題書四君子圖

卷之十二

東澗集上 起壬寅 盡一年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韻

一月五日山莊作 六日述古堂文譚作

把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朱齊才集 目錄 六

題破山四高僧圖 浮石和上偈二首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茸城弔許霞城

三月二日遵王生第五難走筆馳賀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憐民

紅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

朱長孺族孫遵王胥徵仲集於小閣是日敬

題烟客奉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卽

事欣感交并乎勝斐然不辭首作四首

寒夜記夢題崑銅上音詩彙

贈張翁敬修

題烟客書扇

秋日雜詩二十首

贈歸玄恭八十二韻戲效玄恭體

埋菴老人曾孫歌 題滕相士寫真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老藤如意歌

題梅仙書牘小像二絕句

後聖棋六絕句爲呂小隱作

佛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卷之十三

二

此追憶三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

而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韻

遙和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王圭映夫婦生日

卷之十三

東澗詩集下起癸卯

放歌行爲絳跡堂主人姚文初作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臯招魂塑像迎請上任聳駭道人驚喜囁咽

放言作十二絕句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

子索詩爲壽

楊枝挑牙杖歌

和成社第一會詩三首

和遵王述懷感德詩四十韻兼示夕公勅先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卷之十四

序一

大學衍義補則序 列朝詩集序

牧齋有學集目錄

二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建文年譜序

啓願野乘序

王劍尊聞序

顏子疏解序

藝林彙考序

內閣小識序

瑯環類集序

鏡古篇序

卷之十五

序二

吳江朱氏杜詩輯註序

草堂詩箋元本序

注李義山詩集序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唐詩英華序

唐詩鼓吹序

鼓吹新編序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歷朝應制詩序

本草拔萃序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

傷寒捷徑書序

暮譜新局序

王氏族譜序

李孝貞傳序

卷之十六

序三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朱子文集序

七

成文穆公全集序

傅文恪公文集序

董文敏公遺集序

杜焱武全集序

黃陶菴先生全集序

浩氣吟序

李香巖蕊香幢閣稿序

霜哺篇墨跡卷序

范助卿文集序

高玄期景玄堂集序

高寓公稽香堂詩集序

高念祖懷寓堂詩集序

卷之十七

序四

梅村先生詩集序

季滄葦詩序

施愚山詩集序

宋子建造和集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王貽上詩集序

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賴古堂文選序

申比部詩序

江田陳氏家集序

葉九來鋤經堂詩序

金爾宗詒翼堂詩草序

龔孝升過嶺集序

卷之十八

序五

卓去病全集序

程孟陽耦耕堂詩序

文齊可集序

三

李貫之存餘集序

蕭伯玉春浮園集序

徐存承尺木集序

唐祖命詩稿序

梅杓司詩序

范長倩石公集序

徐女廉遺集序

徐季重詩稿序

陳昌箕日記詩序

陳古公詩集序

胡致果詩序

李輔臣甲申詩序

湖外野吟序

卷之十九

序六

咸子詩序

蔡大美集序

曾青黎詩序

彭達生晦農草序

邵潛夫詩集序

張子石西樓詩草序

張公路詩集序

華仲通詩文集序

葉聖野詩序

孫子長詩序

歸玄恭恒軒集序

顧麟士詩集序

陸敦先詩稿序

周孝逸文彙序

遵王筆雲集序

題交蘆言怨集序

十峰詩序

卷之二十一

序七

朱齊有集

三

李叔則霧堂集序

呂季臣詩序

陳喬生詩集序

李緇仲詩序

學古堂詩集序

空一齋詩序

新安方氏伯仲詩序

婁江十子詩序

黃庭表忍庵詩序

陳確菴集序

梅仙族孫詩序

從遊集序

楊弱生且吟序

徐子能黃牡丹詩序

小山堂詩引

楊明遠詩引

王翰明詩引

二王子今體詩引

五石居詩小引

李梅公唱和初集引

許夫人嘯雪菴詩引 黃皆令新詩引

卷之二十一

序八

楞嚴志略序

金剛經了義序

慈山大師夢遊集序

嶺南刻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紫柏尊者別集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密藏禪師遺稿序

虎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

奇巢詩序

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

牧齋有學集

三

羅浮種上人集序

普福昌上人詩序

牧雲和尚全集序

石夢禪師語錄小引

大育頭陀詩序

卷之二十二

贈序一

贈谷愧菴序

贈別施偉長序

贈別胡靜夫序

贈程穆倩序

贈愚山子序

送南昌丁景呂序

送方爾止序

贈馮文學序

贈覺浪和尚序

贈雙白居易序

贈王平格序

卷之二十三

壽序一

黃甫及六十壽序 李秀東六十壽序

耀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歲星解壽薛諧孟先生六十

黃子羽六十壽序 孫子長徵君六十壽序

楊鳳閣壽宴序 張子石六十壽序

雲間沈長公七十序 蔚村溫如陳翁八十序

吾宗篇壽族姪虎文八十

牧齋有學集

目錄

三

毛子晉六十壽序 張子石七十壽序

君鴻七十壽序

卷之二十四

壽序二

杜大將軍七十壽序 錫山趙太史六十序

趙景之官允六十序 韓古洲太守八十序

吳封君七十壽序 王奉嘗烟客七十壽序

大梁周氏金陵壽讌序

吳祖洲八十壽序 嘉定金氏壽讌序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王兆吉六十壽序

慧命篇贈蕭孟昉四十稱壽

卷之二十五

壽序三

白法長老八十序 石林長老七十序

壽量頌爲退和尚稱壽

梁母吳太夫人壽序 聞母鄒太君七十序

遠山夫人四十初度頌并序

華母龔夫人八十壽序

吳門袁母吳氏旌節頌十章并序

牧齋有學集

目錄

三

邵母錢太孺人九十壽言序

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壽序

周義婦金孺人六十序

卷之二十六

記一

述古堂記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西田記 蓮蕊樓記

雲陽草堂記 竹溪草堂記

舫閣記 西爽齋後記

陶廬記

卷之二十七

記二

河南府孟津縣閼聖帝君廟靈感記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雙河泉香菴記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地藏菴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王氏南軒世祠記

錢氏義莊記

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牧齋有學集

目錄

三五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一

明特進光祿大夫杜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杜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

謚貞敏梁公墓誌銘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

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

誌銘

明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

贈一級徐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二

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謚

忠毅李公墓誌銘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

方孟旋墓誌銘

孫長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

牧齋有學集

目錄

三六

墓誌銘三

皇清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

文通鐵山王公墓誌銘

皇清官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故福建建寧府推官待贈吏科給事嘉善柯君

墓誌銘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管延平府事朱

君墓誌銘

懷遠將軍進階安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北

鎮撫司掌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前孝廉誥贈少參內鄉許府君墓誌銘

遼東王府君墓誌銘 樂安唐君合葬墓誌銘

明故王府君合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四

尹孔昭墓誌銘

蕭伯玉墓誌銘

陸孟鳧墓誌銘

黃子羽墓誌銘

華徵君仲通墓誌銘

周安期墓誌銘

隱湖毛君墓誌銘

王德操墓誌銘

薛更生墓誌銘

何君實墓誌銘

族孫嗣美合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五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汪然明合葬墓誌銘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歸文休墓誌銘

潘文學墓誌銘

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

顧君升墓誌銘

溫如先生陳公墓誌銘

顧象垣墓誌銘

雲間道人生壙誌

張文時墓誌銘

從祖父府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三

墓誌銘六

諡封安人熊母皮夫人墓誌銘

侯母田太夫人墓誌銘

佟母封孺人贈淑人陳氏墓誌銘

明故誥封李宜人張氏墓誌銘

林淑人太君墓誌銘

長沙趙夫人張氏墓誌銘

李緝夫室瞿孺人墓誌銘

明旌表節婦從祖母徐氏墓誌銘

錢令入趙氏墓誌銘 贈孺人張氏墓誌銘

卷之三十四

神道碑一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穆成公神道碑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保吏部尚書謚忠文李公神道碑

卷之三十五

神道碑二

和州魯氏先塋神道碑銘

新鄉張府君合葬神道碑銘

封行人司行人贈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吉水

子昭李公墓碑

雲南按察司僉事陳君墓表

周叅軍墓表

故明死事孝廉陳君墓表

明待贈翰林院待詔私謚孝介先生朱君墓表

芥菴道人塔前石表題辭

海陽孫徵士照隣墓碑

太學生約之翁君墓表

教讀謝君墳表 錢母趙太孺人墓表

永濟有忠集

目錄

三

卷之三十一

塔銘

慈山大師曹溪肉身塔院碑

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

嘉興管泉寺白法長老塔表

中峯蒼雪法師塔銘 石林長老塔銘

道開法師塔銘 固如法師塔銘

華首空隱和尚塔銘 化城菴主悟宗墓銘

坐脫比丘尼潮音塔銘

卷之三十七

傳 祭文 哀詞

吳金吾小傳

金文學小傳

蓮慈居士傳

嘉興高氏家傳

盧府君家傳

盧氏二烈婦傳

沈節婦傳

石林長老小傳

祭蕭伯玉文

祭虞來初文

徐巨源哀辭

角黍詞哀瞿稼軒并序

嚴宜人文氏哀辭併序

卷之三十八

書一

永濟有忠集

目錄

三

答杜蒼畧論文書

再答蒼畧書

答徐巨源書

與嚴開正書

與吳江力田生書

復方密之館丈

復徐巨源書

答王于一秀才論文書

與吉水李文孫書

答彭達生書

與錢礎日書

與曾青藜書

與歸進士論較震川集書

卷之三十九

書二

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

復李叔則書

苔山陰徐伯調書

復吳江力田生書

苔徐頤起書

與方爾止書

與王烟客書

復遵王書

與遵王書

與吳梅村書

復王烟客書

苔吳江吳赤溟書

卷之四十

書三

與惟新和尚書

與素華禪師書

復卽中乾老書

苔覺浪和尚書

又苔覺浪和尚書

寄內衡法師書

苔含光法師書

致憨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書

苔張靜涵司農書

再苔靜涵司農書

三苔靜涵張司農書

再與木陳和尚書

苔木陳和尚書

復天然昱和尚書

復澹歸釋公

復靈巖老和尚書

復夫山和尚書

卷之四十一

疏一

大報恩寺修補南藏法寶募緣疏

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

武林湖南淨慈寺募建禪堂齋室延請禪師住

持宗鏡唱導文疏

永定寺興造募緣疏 普德寺募修禪堂疏

乾元道人祠屋疏

虎丘雲巖寺重造藏經閣募緣疏

華山常住募緣疏

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

寒山報恩寺募建大悲殿疏

牧齋有學集目錄

白椎菴建彈指閣華嚴堂募緣疏

爲瞿稼軒集購疏 爲柳敬亭募葬疏

卷之四十二

贊 偈 頌

觀世音菩薩像贊 關聖帝君像贊

紀郭婺婦贊 漢新城三老董公贊

報慈圓序贊 遠法師書論序贊

寒松齋詞翰卷贊 王侍御遺詩贊

小周郎畫像贊 雪夜訪趙普圖贊

閣學文文肅公畫像贊

大司成開之馮先生畫像贊

閻寧前畫像贊 王烟客奉常像贊

吳節母王孺人贊 陳昌箕畫像贊

周安期畫像贊 周安石畫像贊

毛子晉像贊 袁叔言小影贊

何總戎畫像贊 姚將軍採藥圖贊

顧子東畫像贊 戲作朱逃禪小影贊

長老白法琮公像贊 汰如法師畫像贊

印初講師像贊 潮音尼畫像贊

自題小贊 法書華嚴經偈

牧齋先生集

三

書白法老人酒病十偈

書西方十六妙觀圖頌併序

錫山高氏白華孝感頌并序

送恒性比丘尼歸空靈廬頌

卷之四十三

雜著一

申包胥論 四皓論

顏延年論 釋迦方志辨

釋迦方誌續辨 慈山大師託生辨

卷之四十四

雜著二

首稜三十五圓通棟法解

海印慈山大師利經總義或問

景教考 歎譽贈俞次寅

原諱 愚樓對

重建鄉先賢商相巫公祠堂碑

吉水李氏旌門領銘併序

就亭銘併序

卷之四十五

雜著三

牧齋先生集

三

古史談苑摘錄後記 海印慈山大師遺事記

書史記齊太公世家後

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萃止軒說贈張登子 家塾論舉業雜說

卷之四十六

題跋一

述古堂宋刻書跋 跋玉臺新咏

跋高誘注戰國策 跋東都事畧

跋春秋繁露 又

跋吳越春秋 跋方言

跋楊子法言

跋列女傳

跋新序

跋聶從義三禮圖

題道德經指歸

跋十家道德經注

跋抱樸子

跋本草

跋王右丞集

跋文中子中說

又

題李肇國史補

跋禮部韻略

跋酒經

跋沈石田手抄吟窓小會前卷

跋營造法式

跋真誥

又

跋高麗板柳文

朱子集

三五

跋皇華集

書舊藏朱雕兩漢書後

唐人新集金剛般若經石刻跋

題懷素草書卷

李忠毅公遺筆跋

題董京宰書山谷題跋

跋紫柏大師手札

題書金剛經後

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

書張子石臨蘭亭卷

題李長蘅畫扇冊

跋顧與治藏大痴畫卷

題鄭千里畫冊

題聞照法師所藏畫冊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王石谷書跋

卷之四十七

題跋二

自跋留侯論後

題紀伯紫詩

題程穆倩卷

題燕市酒人篇

題道王秋懷詩

題爲龔孝升書近詩冊子

偶書黎美周送球詩集序後

跋蕭孟昉花燭詞

明媛詩緯題辭

書瞿有仲詩卷

書梅花百詠後

朱子集

八

三五

嗜奇說書陸秋玉水墨廬詩卷

題徐季白詩卷後

題西湖竹枝詞

題李杞瞻谷口山房詩序

卷之四十八

題跋三

題陳南浦山曉窓詩

香觀詩徐元歎詩後

後香觀說詩介立旦公詩卷

題桃溪詩稿

題嚴武伯詩卷

題費所中山中詠古詩

再與嚴子論詩語

題馮子永日草

題鐵簾居唱和冊

題塞上吟卷

題觀梅紀遊詩

題介立詩

題顧伊人近詩

題鶴如書卷

題山曉上座嘯堂詩

題淨土詠懷詩

南來堂拾稿題詞

題鶴如禪師像贊

卷四十九

題跋四

題邵得魯迷塗集

讀宋王叔文集題辭

顧與治遺稿題辭

書趙太史魯游藁後

題杜蒼畧自評詩

題武林兩關碑記

次齊有題

題王文肅公南官墨卷

題吉州施氏先世遺冊

題王周臣文藁

書吳江周氏家譜後

書南城徐府君行實後

戲題徐仲光藏山藁後

讀歸京恭看花二記

書廣宋遺民錄後

題施秀才卷

題錢礎日哀言

題南谿雜記

題華州郭氏五馬榮歸集

卷之五十

題跋五

書大悲心陀羅尼經秘本後

書慈山大師十六觀頌後

題十八祖道始頌

書遠公明報應論後

題華嚴法會箋啓

藏逆經書標目後記

書汰如法師墓銘

又書汰如塔銘後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語

題無可道人借廬語

書滿益道人自傳後

題官和尚天外遊草

書惟謬士座傳後

題沈石天頌莊

讀武關齋印心錄記事

題李小有戒殺雜文

卷之五十一

題跋五

題易箋

遵王絕句跋語

題菊語

題丁齒生自家話

題丁齒生藏余尺牘小冊

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

記雲間鳳凰山修復三星堂事

書沈節母事

呂留侯字說

黃扶木字說

福先五子字辭

遵王四子字序

茶供說贈朱汝圭

書黃正義扇

書羅近溪記張賓棗

書柳敬亭冊子

書拾田冊子

牧齋有學集目錄終

牧齋有學集目錄

三

牧齋有學集卷一

秋槐詩集 起乙酉年

咏同心蘭四絕句

新粧才罷採蘭時。忽見同心吐一枝。珍重天公裁剪意。粧成欽拜喜盈眉。

獨帶攢花簇一心。紫莖綠葉枉成林。花神幻出非無謂。應與如蘭比斷金。

並頭容易共心難。香草真當目以蘭。不比西陵凡草。木漫將啼眼引郎看。

花發秋心賽合歡。秋開心好勝春蘭。花前倒挂紅鸚鵡。恰比西方共命看。

觀管夫人畫竹并書松雪公脩竹賦敬題短歌

仲姬寫竹如作書。八分篆籀相扶疎。金刀屈鐵應手出。頭白蕭郎爭得如。仲姬作書如寫竹。雨葉風枝披簡牘。况復追趨松雪翁。兔起鶻落誰能逐。白蓮花庄風日曛。鷗波亭子翰墨香。仲姬放筆自欽樵。文敏展玩爲徬徨。天上人間此佳耦。齊牢共命兼師友。祇應贊歎復頂禮。豈向容華論妍醜。多生願力然燈時。世人豔妬徒爾爲。却笑吹簫吾瞎子。諸誰空傳倒好嬉。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絕句

繡嶺灰飛金谷殘。內人紅袖淚闌干。臨觴莫恨青娥老。兩見仙人泣露盤。

天樂荒涼禁苑傾。教坊淒斷舊歌聲。臨歧只合惜騰去。不忍聽他唱渭城。

虹氣橫天易水波。烏頭馬角事如何。卷衣宮女知多少。誰記邯鄲一曲歌。

師師垂老杜秋哀。金縷歌殘盡此杯。惆悵落花時候別。江南花發遲君來。

丙戌七夕有懷
閨道垣牆總罷休。天街無路望樓頭。生憎銀漢偏如夜。不有星河共一牛。

舊橫放天河隔女牛
燕市別惠房二老
白駒未繫又離筵。北斗南箕信可憐。璧馬朝周才信宿。金人辭漢已千年。房公鵝爲清池好。惠子騾因空谷傳。龍漢劫中期後會。瀟陵回首重依惝。

丁亥夏題海客釣鰲圖四首
海客垂綸入淼茫。新添水檻攬扶桑。崆峒仗與羲和杳。安得乘槎滌日旁。

貝闕珠宮不可尋。六鰲風浪正陰森。桑田滄海尋常事。罷釣何須歎陸沉。

陰火初銷黑浪遲投竿錯餌自逶迤
月恰是驪龍晝睡時
揆他海底珠如

老馬爲駒氣似虹行年八十未稱翁
勞山拂水雙垂釣東海人稱兩太公

別惠老兩絕句

一別三千里相看七十年明朝數行淚
沾洒各山川頭白此爲別忍聽班馬鳴
但餘雙涕淚零亂似平生

和東坡西臺詩韵六首

丁亥三月晦日晨興禮佛忽被急徵銀鎗拖曳命
在漏刻河東夫人沉疴臥蓐蹶狀而起冒死從行

誓上書代死否則從死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
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
詩以當訣別獄中過紙筆臨風誦飲泣而已生
還之後尋繹遺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設帳之辰
長筵初啓引滿放歌以博如臯之一笑并以傳臚
同聲求屬和焉

初氣陰森夏亦凄宵蒼四蓋覺天低
青春望斷離歸身黑獄聲沉報曉難
勸哭臨江無壯子徒行赴難有賢妻
重圍不禁還鄉夢却過淮東又溯西

陰宮宿室晝含凄風色蕭騷白日低
天上底須誇玉

鬼人間何物是金雞肝腸迸裂題襟友
血淚模糊織錦妻却指恒雲望家室
滄池河北太行西

紆絕陰天鬼亦凄波吒聲沸析鈴低
不聞西市曾奉大波說東坡再歸難
並命何當同石友呼因誰與報章妻
可憐長夜歸俄頃坐待悠悠白日西

三人貫索語酸凄主犯災星僕運低
洩溺關通真並命影形糾縈似連雞
夢回虎穴頻呼毋話到牛衣並念妻
尚說故山花信好紅關橋在畫樓西

二十

六月霜凝倍惜悽骨消皮削首頻低
雲林永絕離羅

雉砧几相鄰待割難墮落劫塵悲宿業
皈依添喜媚山妻西方西市原同觀
縣鼓分明落日西

枯萃扶將獄氣凄神魂刺促語言低
心長尚似拖腸鼠髮短渾如禿鬚難
後事從他攜手客殘骸付與畫眉妻
可憐三十年來夢長白山東遼水西

金壇逢水榭故妓感歎而作凡四絕句

黃閣青樓盡可哀啼粧墮髻尚低徊
莫欺烏爪麻姑少曾見滄桑前度來
剩水殘山花信稀瑣窓鸚鵡舊籠非
儂家十二珠簾外可有尋常燕子飛

身輕渾欲出鵝籠巾袖低徊光景中還似他家舊樓
館吹簫解佩下屏風

春病春心自攬持道家裝束也相宜知君恰比仙人
子腸斷宮花欲嫁時

龍鵝曲四首示水榭舊賓客

午夜官花絕命詞銅鼓聲急漏聲遲書生一霎憎騰
夢恰似鵝籠酒醒時

龍窓啼絕夜烏聲珠履蕭條翠袖行惟有昔時陽羨
路鵝籠猶識舊書生

種梅月冷畫堂空浪蕊飄花一瞬中錦帳金盤何處
所可憐贏得舊鵝籠

淺絳衣衫蓮葉中近前丞相莫須嘖書生未省長眠
去只爲鵝籠別有人

吳門春仲送李生還長干

關風伏雨聞江城扶病將愁起送行烟月揚州如夢
寐江山建業又清明夜烏啼斷門前柳春身銜殘花
外撥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

贈頂目禪人

曉日穹窿松鼓鳴山茶樹上鷓鴣聲渾身是眼原非
眼有眼何須頂上生

廣陵舟中觀程端伯畫冊戲爲作歌

大癡仙人不肯人間住萬里軍持入烟霧少年結隱
廬山麓把酒看山每日暮西園華岳通前括南寫匡
廬掛瀑布千山萬壑擁現十指端盤礴皴染仍是家
山釣遊處平生熏習老不忘一重一掩自吞吐雪浪
參差劒門石烟嵐掩靄石城樹我昔讀書此山中丙
舍連山抱丘墓每指虞山誇似人此是大癡真盡具
自從喪亂走塵埃他鄉家山比行路風窓雲戶歸渺
茫蟹合漁莊傍沮洳今日何日見此本紙上烟巒忽
盤互重山複嶺看不足浮嵐煖翠喜重宿嗟君如椽
宏齋有墨集卷一

大手筆閒却詞頭理毫素厭看河陽玉堂壁夢落龍
圖楚江渡游戲丹青學子久意匠經營有神遇疊山
恐被葵丘嘲臨本應爲石田妬得非一峰老人今再
生不狀虞山粉本誰與交手付是時薄游廣陵歲云
暮卅江漠漠愁寒沍蕃釐花殘但禾黍隋堤柳禿無
飛絮策羅灣頭萬樹鴉夏國墳荒何處駐竹西歌吹
又喧闐對畫沉吟感情悽歸與歸與勿猶豫埽除茅
茨守塲圃金鰲夜半左股已失却還愁君家畫筍又
捲虞山去

次韵林茂之戊子中秋白門寓舍待月之作

空塔蒼藤影沉淨管領清光兩白頭條戒山河原一點平分時序也中秋風前偏照千家淚箇裏橫吹吹國愁無那金閨今夜月雲鬢香霧更悠悠

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殘生猶在訝經過執手祇應喚奈何近日理頭梳齒少頻年洗面淚痕多神爭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壺且任他歎息題詩垂白後重將老眼向關河

再次茂之他字韵

覆杯池畔忍重過欲哭其如淚盡何故鬼視今真恨晚餘生較死不爭多陶輪世界寧關我針孔光陰莫笑予不遇集卷一

美他遲暮將離無別語好將髮白喻觀河

殘書繙罷刻灰過汗簡崔鴻奈史何貢矢未聞虞服少專車長誦禹功多荒唐浪說程生馬謖謬真成字作他東海揚塵今幾度錯將精衛笑填河

風輪火劫暮年過未成將如朽骨何逐鹿南公車乘少操蛇北叟子孫多地更區脫徒爲爾天改撐犁可耐他李賀漫歌辭漢淚不知鉛水已成河

涼風撼撼凜秋過枯樹婆娑奈爾何遼鶴定知同伴少楚囚剛道一身多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惆悵渡頭桃葉女板橋猶說舊秦河

秋燈暖壁暗蛩過長夜漫漫復幾何騎雀張翁羅網少秦龍劉累牧芻多問天辭畢誰酬我罵鬼書成孰致他夢蘆酒悲頻慟哭不因除館泣西河

見盛集陶次他字韵詩重和五首

槍口刀尖取次過銀鑰其奈白頭何壯心不分殘年少悲氣從來秋士多帝欲屠龍愁及我人思畫虎笑由他端居每作中流想坐看衝風起九河

敗壁疎帷朔氣過夢長休問夜如何天心象緯依麗少地角龍蛇起陸多楚奏鍾儀能忘舊越吟莊鳥忍思他西鄰象戲秋燈外抵几喧吹競渡河

秋食銅鞮夢頻過四壁陰蟲聒謂何北徙鵬憂風力

少南飛鵲恨月明多杞妻崩雉真憐汝芭婦量城莫甚他却笑玉衡無定準天街仍自限星河

白翎雀斷海青過蜀魄啼如來路何蕭愼矢栝天柱少支祈神鑠地維多周占墨食寧欺我楚尹狐疑莫問他漫道張騫能鑿空終將一葉到天河

八翼摧殘六鷁過呼鷹躍馬意如何天迴鶉火三精在地長龍沙一柱多鵬識北來仍喚汝梟謀東徙莫知他夜闌把酒朝南極箕尾芒銷爛絳河

觀棋絕句六首爲汪幼青作

當局休論下子遲爭先一着有人知由來國手超朕處正在推枰歛手時

一局分明小劫期餘尊尚湛日初移人間多少樵薪子勢目仙人爲看棋

黑白相持守壁門龍拏虎攫賄侵分重墮尚有烏江敗莫笑湘東一目人

渭津老子解論兵半局偏能讓後生奕到將殘休戀殺花陰漏日轉枰枰

冠鵠巾鴟趨劫灰西園諧價笑喧豔白身誰似羊玄保賄得宣城太守回

水齋不爲集

九

疎簾清簟楚江秋剝啄叢殘局未收四句乘除老僧在看他門外水西流

後觀棋絕句六首

客舍蕭辰看奕棋秋風卷簾響枯枝空庭落葉聲如掃爭似盤中下子遲

一枰犖确競秋風對局旁觀意不同眼底三人皆國手莫將鼎足笑英雄

是日周老姚生對奕汪幼清旁看

寂莫枯杆響沈澗秦淮秋老咽寒潮白頭銀影涼宵裏一局殘棋見六朝

飛角侵邊劫正闌當場黑白尚漫漫老夫袖手支頤

看殘局分明一着難

霜落鍾山物候悲白門楊柳總無枝殘棋正似烏棲候一角斜飛好向誰

閱江樓下草迷迷江水遙連泥水滯傳語八公閑草木謝公無事但圍棋

題沈朗倩石厓秋柳小景

刻露巉巖山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

觀閩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與公傳書斷句詩

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

生平有學集

卷一

抗疏捐軀身所贖裳衣戍削貌清嚴可知酌古陳同甫應有承家鄭所南

文甫爲人陳亮是與公作傳水心同永康不歟臨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風

題金陵三老圖

三老衣冠彼一時畫圖省識起遐思青鞵布襪唐賢像脩竹清流晉代詩鳳去梧桐還有樹烏啼楊柳已無枝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

贈濮老仲謙

滄海茫茫換劫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遊

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友。牕前翠竹是閒身。堯年甲子欣相並。何處桃源許卜鄰。君與余同壬午

題丁家河房亭子

在青溪邊步之間

小園花外市朝新。夢裏華胥自好春。夾岸麴塵三月柳。疏窗金粉六朝人。小姑溪水爲鄰並。邀遂風流是後身。白首吳鈞仍借客。看囊一笑豈長貧。

和盛集陶落葉詩二首

寒林萬樹怨蕭騷。只爲中庭一葉凋。波下洞庭齊颯。香風高榆寒總漂搖。平原縱獵埋狐窟。空谷虛弦應鳥樂。最是風流殷太守。不堪惆悵自攀條。

秋老鍾山萬木稀。凋傷總屬劫塵飛。不知玉露涼風急。只道金陵王氣非。倚月素娥徒有樹。履霜青女正無衣。華林慘澹如沙漠。萬里寒空一雁歸。

寒夜夢醒忽得二十八字似是早春宮詞

小闌脩竹館官梅。淑氣先從御柳回。二十五家春宴罷。不知何處是蓬萊。

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見贈二首盛與林茂之鄰居皆有目疾故次首戲之

枯樹婆娑隕涕攀。祇餘蕭瑟傍江關。文章已入滄桑錄。詩卷寧畱天地間。汗史血書警故簡。烟騷魂哭怨

空山。終愁商頌歸玄鳥。麥秀殘歌詎忍刪。

有警鄰牆步履親。摩挲攬鏡笑看人。青盲恰比瞳矓日。象罔聊爲示現身。並戴小冠希子夏。長懸內傳配師春。徐州好士今無有。書尺何當代爾申。

歲晚過茂之見架上殘帙有感再次申字韵

地濶天高失所親。淒涼問影尙爲人。呼囚獄底奇餘物。點鬼場中僞貨身。先祖豈知新歲曆。邊人不解故家春。可憐野史亭前叟。撥拾殘叢話甲申。

三次申字韻示茂之

忠驅義感爲君親。祖臂橫呼掃萬人。顛倒裳衣徒有淚。飛騰骨肉已無身。三秦駟鐵先諸夏。九廟櫻桃及仲春。硯北老生欣草檄。腐毫拳指一齊申。

四次申字韻示茂之

光鉗木索見交親。乞食盤餐仰故人。怪我頭顱頻離頸。憐君目睫不謀身。秦城北斗迴新騰。庾嶺南枝放早春。共笑腐儒鑽故紙。兔園冊底頌生申。

禪關策進詩有示

漫天畫地鬼門同。禪板蒲團在此中。遍體銀鐺能說法。當頭白刃解談空。朝衣東市三生定。懸鼓西方一路通。大小聲師君會否。莫將醒眼夢春風。

次韻那子偶成之作

妙湛終歸不動尊。大無空現轉輪身。神焦鬼爛人何有。地老天荒我亦貧。春日田園新甲子。用謝臯羽月泉詩社事歲寒燈火舊庚申。明年定酌桃花酒。慶爾平頭七十人。

顧與治五十初度

松下清齋五十時。道心畏路稟相持。全生惟有長貧好。避俗羞于小病宜。靈谷梅花成昔笑。蔣山雲物起新思。閒尊信宿嘉平臘。維頌傳家德靖詩。與治曾祖英玉公與其兄東橋先生並有集行世

久矣分公之公

上



牧齋有學集卷二

秋槐詩支集庚辰巳丑年畫

已丑元日試筆二首

春王正月史仍書。上日依狀芳草初。白髮南冠聊復爾。青陽左个竟何如。三杯竹葉朝歌後。一枕槐根午夢餘。傳語白門楊柳色。桃花春水是吾廬。
頻煩襖被卷殘書。顧影頽然又歲初。自笑羈囚牢戶。人憐留滯賈胡如。淵明弱女咿嗷候。孺仲賢妻涕淚餘。爲問烏衣新燕子。野泥何日到寒廬。

次韵盛集陶新春東懷之作

暈碧裁紅記往年。春盤春日事茫然。洲渚離離下今尚。地郭杜城南舊有天。夢裏士師多訟獄。醉中中國土。少壯驚金陵見說饒新咏。佳麗長懷小謝篇。

林那子七十初度

孟陬吾以降七十古來稀。南國遺民在東京。昔夢非夜鳥題舊樹。春燕語新衣。一醉滄桑裏。麻姑有信歸。

寄題廣陵菽園

架構平臨邛水涯。隋堤迎却俯塵沙。南塘路識將軍第。東閣梅如水部衙。十里珠簾叢腐草。二分明月冷烟花。輕軒奉母承平事。會有新詩補白華。

題朱玉耶畫扇

斷月拋雲去不還。舊圖小扇落人間。依稀記得前塵事。愁絕雙蛾傍遠山。

大韵荅何寤明見贈

桃李何曾怨不言。沅湘憔悴自蘭蓀。劫灰蕩掃文章貴。星緯消沉處士尊。江左風流餘汝在。襄陽耆舊幾人存。新詩携去誇春社。一字須傾酒一樽。

馮研祥金夢蜚不遠千里自武林唁我白門喜而有作

踰冬免死又經旬。四海相存兩故人。吳淞各天如嶺嶠。干戈滿地况風塵。燈前細認平時面。坐久頻驚亂後身。詹尹朝來傳好語。可知容易有斯晨。

疊前韵送別研祥夢蜚三首

愁霖震電苦踰旬。况復惜騰送故人。瀕死心懸春碓杵。望歸目斷客車塵。殘生握別無多淚。末世遭逢有幾身。從此前期知不忘。雞鳴如晦記茲晨。

青春聚首不多旬。作伴還鄉恨少人。不分行時俱涕淚。正憐別後各烟塵。關心憔悴無過死。執手叮嚀要此身。傳語故人應歎息。對林風雨亦佳晨。

少別千年近隔旬。勞人亭畔盡勞人。誰家寤室能逃

世何處巢車可望塵問事總歸沙數却相看已屬意
生身重初近有登真約爲我從容扣侍晨

戲爲天公惱林古度歌

已丑春王近寒食陽和黯黯春無力嚴霜朔風割肌
骨愁霖累月天容墨撒空飛霞響殿殿雷闐闐電
光激須臾冰雹交加下亂打軒窗攢矢石老人擁被
向壁臥如蠶縮蠶烏塌翼金陵城中有一老生沐古度目
眇頭暈起太息摩挲箱架繙玩占彖丁鄉鄰卜著筭
對飯失箸寢失席如魚吞鈞挂胸臆蛙怒鼓腹氣彭
彭蚓悲穴竅音唧唧吟成五言四十字字字酸寒句

牧齋有學集

卷二

三

結轡一吟啼山魃再吟泣木客三吟四吟天吳罔雨
紛來下鍾山動搖石城又山神社鬼不敢寧居號咷
翹上帝帝遣六丁下搜獲天公老眼慵識字趣呼巫
陽召李白李白半醉心膽寬曼聲吟誦帝座側天公
傾聽罷拍手笑啞啞女媧弄黃土搏作兩竿伯盧仝
下賤臣扣頭詛月蝕林生韋布士雨雹恣訶斥天壤
之間界兀產二儒使我低頭掩耳受鐫責唐堯爲天
子倦勤而禪息穆滿八駿歸髦期乃登格我爲天帝
元會運世八萬六千歲安能老而不耄長久精勤勿
差忒二十八宿糾連烝字羅計四餘氣控訴西歷頻

變四餘刑一四氣孤列宿失繩素營室顚呼眞宰
乞主張我爲一笑付閔默由來世界怕劫塵寧保穹
蒼免黜陟我甘名號改慘翠女輩紛收復奚恤女勿
苦霖雨不見脩羅宮中雨下成戈戟女勿苦雪霰不
見堯年牛目雪三尺電胡爲而作乃是玉女投壺失
笑天眼折雷胡爲而作乃是東方小兒作使阿香掉
雷車而扇霹靂電胡爲而作乃是螭皇補天之餘石
碎爲礫車任騰擲春秋請高閣鴻範仍屋壁仲舒繁
露誠大愚劉向五行徒慙惻鯁生捉鼻苦吟縛衣帶
何用撼鈴伐鼓張皇天駟天公支頤倦欲臥金童玉

牧齋有學集

卷二

四

女擎觴進金液此翁霑醉毳毼騎白雀遙觀金陵城
中吟詩之人夜分鼾睡殊燕適播鼓忽坐通明殿號
召玄冥豐隆諸神齊受職火速趨赴金陵城雪霰重
飛電再射推敲蓬門穿窬牖惱亂吟魂攪詩魄是時
午夜正昏黑大家小戶眠不得眠不得忽驚嚇乃是
天公弄酒發性故與吟詩老生作戲劇

此詩得之於江上丈人云是東方曼倩來訪李青
蓮於采石大醉後放筆而作青蓮激賞而傳之也
或云青蓮自爲之未知狀否

新安汪氏收藏目錄歌

井序

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書名畫鑒器古玉
甚富歿後散落人間獨手書目錄猶在其子權奇
裝潢成帙余方有滄桑之感爲作歌以識之宗孝
字景純富而任俠萬曆間嘗臥病夢授命於文廟道
治水江淮間七日而寤楚人王同軌作耳譚載其
事焉

鴻朗八百應壽昌斗匡天府垂文章東壁圖書賁南
極光晶下薄天子鄒金錢積氣久盤鬱化爲羣玉紛
瑤琅羽陵宛委吐靈異瑤函雲笈差縹緗晉書唐畫
出秘閣永和淳化羅墨莊昭陵玉匣誇購取宣和金
牧齋有學集卷二

書矜弄藏鄴侯萬箴曾未觸桓玄一厨今不亡東觀
詞人著跋尾奎章學士書右方軒轅丹鼎借光氣天
都草木增輝光人間墨繪汗牛馬敢與列宿分焜煌
清閨之閣蕭閒堂克棟插架聞古香錯列几案峙髮
鼎鎮壓卷帙填珎璋疎牕眼明見含籀幾几日煖流
丹黃主人好古復好事千金豪取如鍼芒彈琴養茗
自欣賞高僧詞客同平章青娥摩娑辨款識紅袖拂
拭焚都梁淒涼不解雲烟綠寒儉笑彼書畫航一之
帝所夢不返高冠長劒從文皇平泉花木旋改易衛
公器物非故常雷劒一往誰取去楚弓人得知何方

茂先室有殘機杼長吉家看古錦囊一生嗜好存譜
錄十載銷鎔勞肺腸遺墨宛然網塵篋厥子緇得重
裝潢鄭重有如獲拱壁再三示我涕泗滂君不見甲
申以來百六殃颶迴霧塞何茫茫昆明舊灰鏤銅狄
陸渾新火炎崑岡乘輿服御委糞土武庫劒履歸吳
蒼礧火蕩拋琬琰字馬牛蹴踏金玉相南城叢殘餘
煨燼北門矚瞽徒看詳神焦鬼爛偏泯滅國亡家破
同盡傷寶玉大弓魯史在玉魚金盃唐天長漫云遺
山譜器什更與淵穎論滄桑還君此冊三太息謁帝
吾欲招巫陽

徐元歎六十

飄然領鶴駐高閨石戶雲房處處關萬事總隨青鬢
去此身畱得翠微間隱將佛土逃三劫貧爲詩人鍊
九還若問少微星好在釣簾君自看西山

已丑歲暮譙集連宵於是豪客遠來樂府駢集
縱飲失日追憶忘老卽事感懷慨狀有作四首
風雪填門噪晚鴉脩脩書劒到天涯何當錯比楊雄
宅恰似相逢劇孟家夜半壯心迴起舞酒闌清淚落
悲笳流年適盡那堪錢却喜飛騰暮景斜

送客留髡促席初履交袖拂樂方舒酒旗星上天猶

醉燭炬風歌歲旋除。雲隔簾衣春益益。月停歌板夜
徐徐。航船莫惜頻頻勸。已是參橫斗轉餘。

風光如夢夜如年。如此歡娛但可憐。曼衍魚龍徒管
爾。醉鄉日月故依怙。漏移警鶴翻歌吹。霜壓啼烏殺
管絃。曲晏未終星漢曉。與君堅坐看桑田。

扶風豪士盤追歡。楚舞吳歌趁歲闌。銀箭鼓傳人悄
恍。金盤歌促淚洗闌。杯斝落日參旗動。炬散晨星刳
火殘。明發開門相憶處。兩牀絲竹夜漫漫。

蜡日大醉席上戲示三王生三生樂府渠帥吳
門白門人也

牧齋有學集卷二

美人雜坐酒盈觴。雪虐風饕避畫堂。卒歲世猶存八
蜡。當場我自看三王。蘭膏作樹昏如畫。竹葉生花醒
亦狂。大笑吳歎愁失日。漫漫長夜復何妨。

賜蘭堂壽讌詩四首 有序

金壇虞憲使兄來初與余同舉丙午少壯論交忽
焉七十响濡相存衰榮無間於其初度之日爲長
句以稱壽焉。閱閱箕裘之盛園林讌賞之樂鋪陳
揚扈略盡一斑而更歸於家恩國恤迴翔頌仰感
慨係之蓋庶幾頌禱之義具焉其不獨以比於彈
絲竹考鐘鼓而已亦或以望吾兄從容燕喜之餘

爲停杯而三歎也。夫虞之先世大理公謙爲永宣
名臣常拜宣廟褒帖之賜賜蘭其堂名也。

綠髮朱顏卻杖扶。行年七十似兒駒。一蓼端許諧虞
樂。虞一子跋。有一蓼之戲。羣鳳紛看集帝梧。天潢酒旗星海動。
地蟠燈樹月輪孤。華陽大有登真宴。得似長筵此會
無。

兩牀羅列十眉俱。秉燭追歡似逐逋。句曲園林藏地
肺。茅家供撰出天厨。經年摒擋春燈賞。排日規模夜
燕圖。樂土居狀塵劫外。良常日月未應誣。

玉雪風流弈葉垂。大理公自號玉雪丹青人物永宣時。蘭亭
牧齋有學集卷二

金匱先朝賜竹屋銀鈎往詰詒。祝京兆東山竹屋記爲大理之子來鳳作
也見祝氏集。書省堆牀傳祖笏。高門列戟闕宗彝。知君拜
手稱觴日。輟舞停歌有所思。

英妙才名京雒傳。黑頭兄弟兩皤然。夔龍兕虎看誰
在。猿鶴沙蟲劇可憐。金爵觚稜紅燭裏。玉杯繁露綠
尊前。停杯却笑人間事。龍漢魚河復幾年。

奉贈太傅崇明侯毅武杜公詩四首

光岳貞符河雒形。扶桑弧矢射青冥。三秦地塞甯元
老。太白芒寒護將星。起陸龍蛇爭渾池。握奇魚鳥叶
神靈。衛公舊有金天約。戴斗崆峒佇勒銘。

辛勤百戰爲山河東馬懸鋒鬣已歸吳下諸生推杜預
關西老將憶廉頗揮毫爛熳頭風微擊缶蒼茫耳
熱歌記取鷹揚非少壯莫將芒角自鐫磨

申丹刑白誓書垂俄及山河帶礪期熊耳峰前敵耳
日馬鞍山下據鞍時閉園種菜分戎壘曲宴催花樹
酒旗非草青絲調伏機識途終許別令支

能以三明並四愛惇詩說禮古人爲定襄行卷經年
富魏國奚囊鎮日隨插架綠槍依筆格銜韉霜刀挂
書帷車攻願嗣清風頌自拓岐陽石鼓碑

庚寅人日小集卽事

牧齋有學集卷二

九

縷金圖勝總無情佩劍衝星黯未平劫末乾坤餘七
日刀兵劫末度七日方行間兵火已三生梅花北戶
留人種見松苑味林將春發菜甲東風與歲更強欲登高難舉目草堂吟

望淚縱橫

黃葉依朕七葉齊文王喻復此應禱李義山人日詩
文王喻復今朝
是亦知是日妨晴昊是日陰未省爲人學大難嶺海

風烟迴玉笛羅浮春色應金閨開尊遣老忻談笑明
日看梅可杖藜

人日示內二首

夢華樂事備春城今日淒涼故國情花嬌舊枝空轉

燕柳嬌新火不藏鶯銀幡頭上銜愁陣柏葉尊前放
酒兵憑仗閨中刀尺好剪裁春色報先庚

靈辰不共劫灰沉人日人情泥故林黃口弄音嬌語
濫綠窓停梵佛香深圖花却喜同心蒂學鳥應師共
命禽夢向南枝每西笑與君行坐數沉吟

依韻奉和二首

春風習習轉江城人日于人倍有情帖勝似能欺舞
燕妝花真欲坐流鶯銀旛因戴忻多福金剪儂收喜
辟兵新月半輪燈乍穗爲君酌酒祝長庚

佛日初輝人日沉綵旛清曉供珠林地於劫外風光
近人在花前笑語淡洗罷新松看沁雪行殘舊藥寫

來禽香燈繡閣春常好不唱卿家緩緩吟
贈黃若芷大家四絕句

節比青陵孝白華齋心况復事昆耶丹鉛點染從遊
戲只似諸天偶雨花

梅植雲氣湧香臺蓮漏初殘貝葉開丈室掃除客寶
座散花天女故應來

暈碧圖黃謝物華香燈禪板道人家中庭只有寒梅
樹邀得仙人夢綠華

鷗波亭向絳雲開沁雪虛庭絕點埃墨竹數枝香一

樓小窓留遲仲姬來

閨中徐存永陳開仲亂後過訪各有詩見贈次
韵奉答四首

拂水分携手共招依狀陳迹已前朝空傳父老摩銅
狄無復宮人記洞簫攬鏡頭憎三寸幘看花眼詎一
重綃憑君話我餘生在萬事叢殘爲領腰

休嗟小別似千年坐膝將車事顯狀契濶共循頭上
髮延緣猶記葦間船高人有福先歸地野老無謀但
詎天最是臨分多苦語相期把卷白雲邊存永侍其
公別時有山中讀書之約

交白鬚眉學刺船漁灣蒙密舊山川櫻桃寢薦無消
息楊柳車攻有注箋南國歌闌皆下泐山陽詩謔情
誰傳緇君家集真三數遺卷猶存流第篇開重尊人
中多等語

論文嵇呂更誰知兵燹間關問索居沁雪摩挲新拜
石殺青論勘舊藏書共嗟昔夢連銅輦自笑殘生出
篋輿莫訝和詩多謔謎老來誕謾比虞初

夏日燕新樂小侯於燕譽堂林若撫徐存永陳
開仲諸同人並集二首

寶玦相逢溝水頭長衢交語路悠悠西京甲觀論新

樂南園下年說故侯春燕歸來非大夏夜烏啼處似
延秋曾聞天樂梨園裡忍聽吳歎不淚流
軟脚筵開樂句和濯龍吐鳳客駢羅雖無法部仙音
曲也勝陰山勒勒歌絲竹迎風腰鼓急鉦花蕩影舞
衫多老夫苦憶平生事腸斷西游趙李過

用原韵代茂之壽元歎六十

誰于斯世得蕭閒兩版衡門許閉關老去風懷消淨
業窮來詩卷老人間花深野老尋春至月白林僧破
夏還莫道靈光容易在切灰不盡有青山

句曲逆旅爲相士題扇

赤日紅塵道路窮解鞍一笑柳莊翁誰知天矯猶龍
貌但指摧頽喪狗容運去英雄成畫虎時來老耄應
非熊人間天眼原難直看取吾家石鏡中

牧齋有學集卷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

夏五詩集起庚寅五月

歲庚寅之五月訪伏波將軍於婺州以初一日渡

羅刹江自睦之婺憩於杭往返將匝月漫興口占

得七言長句三十餘首題之曰夏五集春秋書夏

五傳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為月也不成

乎其為月則亦不成乎其為詩繫詩於夏五所以

成乎其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詩者其有

憂思乎

早發七里灘

本齊有學集卷三

勝題本

曉曉初旭麗江干淦淦浮烟鼎瀨灘此地無風才七

里有風七十里吾廬有日正三竿釣壇不為沉灰

改丁水猶餘折戟寒欲哭西臺還未得嘆空朱囑響

雲端

五日釣臺舟中

緯繡江山氣未開扁舟天地獨淞泖空哀故鬼投湘

水誰伴新魂哭釣臺五日纏絲仍漢縷三年灼艾有

秦灰吳閭此際癡兒女競渡謹吹盡室迴

五日泊睦州

客子那禁節物催孤篷欲發轉徘徊晨裝警罷誰驅

去暮角飄殘自悔來千里江山殊故國一抔天地在
西臺遙憐弱女香閨裏解潑蒲觴祝我回

婺州懷古

礮車猶並日車紅當道空傳一老熊謂故開府野鳥

淒涼啼廢壘纖兒咽嘶笑行宮開府謀改宋公著為

笑中天赤字開明祖男祖開省子發黃旗榜午夜朱

旗閃越公見宋公胡越獨有鷗鷺如夙昔雙溪省識

釣魚翁

歸舟過嚴先生祠下留別

雙臺離立釣魚壇香火空江五月寒林木猶傳唐勸

朱齊有學集卷三

哭皇羽記云故人唐開府溪雲常護漢衣冠蒼厓辣

關春山老白鳥離襟夏雨殘有約重來薦蘋藻謹將

心跡憑魚竿

桐廬道中

定山雲霧渺天涯信宿迴舟興已賒作客有詩頻削

草涉江無事但尋花蘭溪戴花盈蘭舟是處皆湘水

釣渚於今屬漢家寄語桐君莫相笑因君轉自愛兼

饒

再題湖舫舫名不

舟為世所稀舟名不繫了無依諸天宮殿隨身

西湖雜感

牧齋有學集

卷三

得詩二十首是月晦日記於塘栖道中

爲君昆明劫後鐘聲在依戀湖山報夕曛

西廂而今縱會空王法知是前塵也斷腸

空哀爭隣柳市高樓上銀燭金盤則局閒

暮雲雙淚何辭濕
城羅平怪鳥正紛紅

恨英雄復楚後人思

復如償博莫恨幽蘭

燼運

祭廟文

佛燈官燭古珠寶

十年前兩寓公

謂程孟陽
李長蘅
畫筆

隱秋淡葉染紅白鶴卽看城郭是歸來華表莫匆匆

西泠雲樹六橋東。月姊曾聞下碧空。楊柳長條人綽約。桃花得氣句玲瓏。桃花得氣美人中。西泠佳句五陽所吟。實筆牀研。阿芳華裏翠袖香。車塵日中。今日一燈方丈室。散花長侍淨名翁。

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務面柳攢眉。青山無復呼猿洞。綠水都為飲馬池。鸚鵡改言重韎鞬。獼猴換舞學高麗。祇應鶯嶺峰頭石。却悔飛來竺國時。方袍瀟灑角巾偏。纔上紅樓又畫船。脩竹便娟調鶴地。春風繡藉養花天。蝶過柳花迎丹粉。鶯坐桃堤候管絃。可是承平時節。湖山容易著神仙。

朱弁有學集卷三

匡廬湖山錦繡窠。血風殺氣入偏多。夢兒亭裏屯戈甲。教妓樓前擊駱駝。粉蝶作灰猶似舞。黃鸝避彈不成歌。嘶風朔馬中流飲。顧影趁起怕綠波。

望獨湖山焚突如。珠林寶網亦丘墟。消沉泡幻看金鉢。鉢六和塔池金鉢魚池浪東坡警策浮生聽木魚藕孔刀兵三劫燦今說禪者皆被句蓮花刺漏六時疎於今頂禮雲栖老。擁衛人天五百餘。宗鏡開堂余以爲施此詩申言之

天地爲籠信可哀。南屏舊隱謫仙才。遺廬尚有孤花在。弔客徒聞獨鶴迴。漬酒青鞵寒宿莽。題詩紅袖拂

荒苔。草衣道人詩。初爲人所傳。太平宰相曾招隱。矯首雲霞海上來。屏訪太初事。

東海桑田事豈誣。藏舟夜壑本良圖。摸金山欲移三竺。蒸土陂應決雨湖。西湖有裏外湖得云兩湖地媼荒涼憂竭澤波神刺促怨投珠。不知繫纜江頭石。曾見秦人築塞無。

冷泉淨寺可憐生。雨血風毛作隊行。羅刹江邊人飼虎。女兒山下鬼啼鶯。漏穿夕塔烟烽影。飄瞥晨鐘鼓角聲。夜雨滴殘舟浙瀝。不須噩夢也心驚。

建業餘杭古帝丘。六朝南渡盡風流。白公妓可如安牧。春有學集卷三

石蘇小湖應並莫愁。戎馬南來皆故國。江山北望總神州。行都官闕荒烟裏。禾黍叢殘似石頭。有人問建都矣感此而賦

珠衣寶髻燕湖濱。翟茀貂蟬一樣新。南國元戎皆使相。上廳行首作夫人。紅燈玉殿催旌節。畫鼓金山壓戰塵。粉黛至今驚毳帳。可知豪傑不謀身。見周公謹羅大經諸書亦南渡西湖盛事

冬青樹老六陵秋。慟哭遺民總白頭。南渡衣冠非故國。西湖烟水是清流。早時朔漠翎彈怨。它日居庸宇喚休。白翎杜宇事具元史及草木子諸書苦恨嬉春鐵崖叟。錦兜詩報

改官愁用錦光押韻

東風依舊起青蘋。不爲江梅解北塵。敗篋儒生推玉
層開堂禪子祝金輪。青衣苦效休離語。紅粉欣看回
鶻人。他日西湖志風土。故應獨少宋遺民。

盡書西湖面目。非峰巒側墮水爭飛。雲莊歷亂荷花
盡。月地傾頽金粟稀。鶻斷麝囊思舊樹。鶻髡丹頂傷
初衣。今愁古恨誰消得。只合騰騰放棹歸。

東歸漫興六首

經旬悔別絳雲樓。衣帶真成日緩憂。入夢數驚嬌女
人。看囊長替老妻愁。碧香茗葉青磁碗。紅爛楊梅白
次介才集卷之三

定甌此福天公知。客與綠章陳乞莫悠悠。

警枕殘燈對小舟。閑將心曲語江流。昔遊歷歷歸青
史。老眼明明費白頭。鳴鵲喧喧憑博局。龍犀虎攫倚
神謀。長年似與更籌約。啼絕荒雞發櫓謳。

紫戟森嚴禮數寬。轅門風靜鼓聲寒。據鞍老将三遺
矢。分闢元戎一彈丸。戲海魚龍呈變怪。登山烟火報
平安。腐儒篋有英雄傳。細雨孤舟永夜看。

林木池魚灰燼寒。鴛湖恨水去漫漫。西華葛屐仍梁
代南史任助子西華流離不東市朝衣尚漢官白鶴
能自振冬月著葛屐練裙遙歸無石未。金雞旋放少綸竿。招魂倘有巫陽在。歷

歷殘基忍重看。過南湖望勾欄悼延陵君而作
其子貧薄故有任西華之歎

水跡雲踪少帶留。拖烟抹雨一歸舟。雖無桃葉迎雙
槳。歸不得。恰有蘭花載兩頭。古錦裹將唐百寶。寶得
唐詩也行宮拾得宋羅喉。宋景靈宮以七夕設摩孺
羅喉今市上猶驚之

人稚子相勞苦。一握歡聲萬事休。
不因落葉滯江干。那得歸來盡室歡。巷口家人呼解
帶。牆頭鄰姥問加餐。候門栗里天將晚。秉燭羌村夜
向闌。簷鵲噪乾燈穗結。笑憑兒女話團圓。

感歎勺園再作

曲池高館望中賒。燈火迎門笑語譁。今舊人情都論
敘。齊有墨集卷之三

雨暮朝天意總如。霞圍荒金谷花無主。巷改烏衣燕
少家。惆悵夷門老賓客。停舟應不是天涯。

發歸以酒炙餉韓兄古洲口占爲脩

好事何人問子雲。一甘逸少與誰分。酒酣差可稱歡
伯。炙美真堪遺細君。大嚼底須回白首。淺斟猶憶醉
紅裙。兄高年好談
風懷舊事晴窗飯罷摩雙眼。硬紙黃庭向夕
曛。兄家藏楊許黃庭
楷書日撫數紙

書夏五集後示河東君

帽簷欹側漉囊新。乞食吹簫笑此身。南國今年仍甲
子。西臺昔日亦庚寅。皇羽西臺勸笑
亦庚寅歲也聞雞伴侶知誰

是畫虎英雄恐未真詩卷叢殘芒角在綠廳剪燭與
君論

歐陽有學集卷三終
歐陽有學集卷三

牧齋有學集卷四

絳雲餘燼集上辛卯

湖上送孟君歸甘州二首

刮面寒風掠髮絲。湖干尊酒不堪持。豈應滄海揚塵日。重語蓬萊獻賦時。君好談予制舉文字故及之玉笋班行空點鬼。金甌將相總興尸。霸光一老頭如雪。吹帶麻衣泣路岐。

才歌伐木又驪駒。執手情騰雜涕洟。奔赴見星仍漢汰。送歸臨水亦湘纍。別筵忍唱甘州曲。故國誰看原廟碑。爲我因風謝高學。莫隨河曲漫遷移。

牧齋有學集卷四

故司禮盧太監

盧舊官司禮神宗時屬鄭貴妃名下今管織造于杭

列宿由來帝座旁。星移斗轉却輝煌。每餐絳雪朝金母。曾捧紅雲侍玉皇。西北篴筐新組織。東南杼軸舊輪將。知君補衮心千縷。并與山龍貢上方。

方菴詩爲心閒長老作

方菴云何方。將無與圓耦。方菴如方器。方空體非有。見方復見空。方空相雜蹂。譬如眼中花。發青瞪視久。方菴空堂宇。方器空尊卣。方以大小別。空有舒縮否。又如隙中人。窺日在戶牖。築牆限虛空。虛空了不受。方器規作圓。圓方不相守。空體無方隅。逐彼方圓走。

方空定何方。圓空向誰取。方空與圓空。天眼豈能剖。大地浮空水。浮沉判高厚。人生玄黃中。方圓互擊掇。顛倒生分別。鼠穴銜窠數。佛言頻伽瓶。塞空擎以手。持空餉遠國。携取還相扣。貯空豈非愚。顛倒徒抖擻。瓶空一切空。君其問瓶口。我作方菴詩。用告方菴叟。無將大虛空。迷方貯瓶缶。

讀梅村宮詹詩有感書後四首

有序

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爲音調清婉。雖極穠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堯遭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亦起

牧齋有學集卷四

二

興比物。申寫托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艷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花之句。傍徨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感焉。雨窓無侶。援筆屬和。秋蛩寒蟬。吟噪啁啾。豈堪與閒關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爲同牀各夢。而輟爾一笑也。時歲在庚寅。玄冥之小春十五日。

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閣斜陽下。碧梧傳局不成輪。白帝聘錢無藉貫。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爲。

月孤淒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到蘼蕪

靈瑣森沉宮扇迴屬車輾轆殷輕雷山長水闊欺魚

素地老天荒信鴂媒袖上唾看成紺碧夢中泣忍化

瓊瑰可憐銀燭風添淚畱取高僧認劫灰

搗鼓吹簫罷後庭書幃別段冷流螢官衣蛺蝶晨風

舉畫帳梅花夜月停變衣梅帳皆天寶近事街壁金缸憐旖旎

翻堦紅藥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傳與人間總淚

零

釵漢依朕戒玉清行宮香燼露盤傾石碑街口誰能

語碁局中心自不平襖日更衣成故事秋風統扇是

牧齋有集

卷四

三

前生寒窓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識此情

京口渡江有寄

春陰和雨黯孤舟歷歷津亭抵夢遊芳艸未知爲客

意暮雲偏領渡江愁驚沙望裏蕪城賦畫角飄來萬

歲樓寄語半山堂上客壺觴還似舊風流

廣陵登福緣佛閣四首

危樓切太空塵壒俯冥濛度世香燈裏降魔應器中

上方三界在八表一雲同鈴鐸人天語如聞替戾風

黯黯經時雨荒荒有漏天豈能靈日月還與滌山川

一炬幽蘭火千門柝木烟催歸松漠鳥啼到相輪邊

獨有層樓上偏於象緯親輪中迴日月規外撫星辰

北戶風霜急南柯國土真高天眼在憑攬析微塵

冥晦乾坤戶迷方向去從禪枝迎佈鴿鉢水候眠龍

鐵浴兵前雨銅崩劫後鐘霧山殊未散清夜禮金容

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

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謔誕

間出覽者可以一笑也

桃李芳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

里刀軟弓欵爲玉人

官柳新栽輦路傍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

樹也學梧桐待鳳凰

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

紅旗曳製倚青霄鄒水繁華未寂寥如意館中春

樹一時齊讓鄭櫻桃

簞簟休吹蘆管暗金尊檀板夜沉沉莫言此地無鸛

鵲乳燕雛鶯到上林

多情莫學野死央玉勒金丸傍苑牆十五胡姬燕趙

女何人不願嫁王昌

壓酒吳姬墜馬粧玉缸重碧臘醅香山梨易栗皆凡

果上苑頻婆勸客嘗

閒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

禁一曲看他醉似泥

王郎云此行將背真太常

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凄凉

曲唱與長安筵上人

邯鄲曲罷酒人衰燕市悲歌變柳枝飲覓荆高舊徒

侶侯家一樞老吹篴

憑將紅淚裏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

語江南五度落花時

此下共五首寄侯家故妓冬哥

江南才子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思金縷歌殘休悵

恨銅人淚下已多時

灰洞溟濛朔吹哀離魂嚶嚶繞蘇臺紅香翠煖

牧齋有學集

卷四

五

路燕子楊花並馬回

范石湖云涿南燕北謂之灰洞

春風作態棟花飛清醪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

咒要他才去便思歸

左右風懷老旋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金禪

老彌佛燈前詛汝行

錫山雲問徐老

題金陵丁老畫像四絕句

輦轂繁華雙髻中太平一曲舊春風東城父老西園

女共識開元鶴髮翁

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蟠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

異只道科頭岸接隣

倚杖鍾山看落暉人民城郭總依稀閒指老眼臨青

鏡可是重來丁令威

獨坐青溪炤髯絲小姑何處理蛾眉畫師要著樊通

德難寫銀燈擁髻時

石濤上人自廬山致蕭伯玉書於其歸也漫書

送之

兵火勾連問訊疎浮囊傳致比雙魚分明已歷塵沙

劫還道人間隔歲書

兵塵不上七條衣刀劒輪邊錫杖飛五老棲賢應有

喜昆明劫外一僧歸

牧齋有學集

卷四

六

白社遺民剩阿誰顛仙何處坐圍棋天池柳

恙多謝天龍好護持

五乳峰前舊影堂依稀蓮漏六時香若爲化作軍持

去午夜隨師入道場

慈山大師舊住五乳余之本師也

禪榻茶烟一病身春風時爲掃凝塵頻伽瓶裏無餘

物只合擎空餉遠人

多生無着與天親七日同爲劫外身飽喫殘年須努

力種民天種不多人

國土依朕兵燹叢清齋冥對落花風陶輪世界頻來

往只在維摩手掌中

縹緲細帙劫灰中火發瞿曇報宅空拋却此間文字

海願隨龍樹到龍宮伯玉寫上人問訊刻藏因緣故云

紀歷何須問義熙桃源春盡落英知北窓大有義皇

地閒和陶翁甲子詩

歌舞西園閨好春春浮絲竹也生塵諸天宮殿皆灰

燼帝澤何年理樂神春浮伯玉家園也

松圓長老罷論詩寂寞春暉舊履基記取摩挲銅狄

處離陽東見未多時伯玉往寓春暉請孟陽論詩累月

滄海於今果橫流誰憑快閣覽神州三間老屋東西

住儘着元龍在上頭還須憑快閣極目覽神州此詩未成別伯玉詩句三間老屋意

牧齋有集卷四七

悠視陸吾輩今日堪著元龍百尺樓下嗟嗟

回首東亭首重持望衡對宇定前期呼鷹臺畔頻寒

食可憶麗家上冢時

東海揚塵未暫停餘杭新酒指銀瓶蕭郎若肯携家

住又是方平過蔡經

石濤開士自廬山致伯玉書于其歸作十四絕句送之兼簡伯玉非詩非傳不倫不次聊以代蕭紙之書一夕之語若云長歌當哭所謂又是

一重公案也辛卯三月蒙叟弟謙益謹上

贈新建喻嘉言

公車不就幅巾徵有道通儒梵行僧習觀湛如盈室

水煉身枯此一枝藤嘗來草別君臣藥拈出花傳佛

祖燈莫謂石城還迹千秋高獲是良朋高獲遠逝江南見後漢書方技傳

江南見後漢書方技傳

送汪雲卿歸楚口占二首汪病足不良行故有履脚之戲

與君頻作別此別最酸辛率土無寧宇餘年少故人

老還期見面窮豈忘交親萬事愁眉外長歌莫損神

自古荆湘地英雄互攬擎車徒推二廣子弟說長沙

羊陸名何有孫劉跡未賒看君履脚在垂老不須嗟

哭稼軒一百十韵

師弟恩三紀君臣誼百年哀音騰粵地老淚洒吳天

殺氣南條急流氛北戶經行宮踰越嶠留守限靈川

已下敘失守

解甲起中權捲土心仍壯憑城誓益堅喧呼齊辨髮

奮擊祇張拳刀鋸徒爲爾冠裳正儼狀歸元髯上磔

嚼齒爪中穿荀偃含猶視張巡起欲旋揚揚神不亂

琅琅語爭傳徒抱銜鬚痛誰能咭血憐已下敘聞計傷心寢門外爲位佛燈前一慟營魂逝三號涕泗漣

脩門歸漠漠故國望嫋嫋虞殞歌休矣巫陽筮與焉

吳羹淒象設楚些愴蟬聯魂復新遺矢神棲舊坐毡

靈衣風肅肅幽嘯雨濺濺清夜前除酒明燈近局筵

逢迎傷剪紙送別忍燒船黃鳥身其百青龍歲半千

四遊餘渺莽八翼罷騰騫飛鐵兵輪重爲銅物冶全

庚寅徵覽際辛卯應災癘君生于庚寅甲子一周而

開計辛卯夏也故引朔日終故引庚寅以降之詩其

辛卯之詩皆假借使之也劍去梧宮冷刀投桂水煎

訓狐宵叫笑嬰蜺晝連蜺關龍傷血崩崖蜃吐涎

是夏虞山有出屋之異已下拊心看迸裂彈指省轟

闢攀附龍門迥迥陪鶴蓋連園林歸綠水屋宇帶紅

泉一飯常畱客千金不問田以忙消塊壘及暇領芳

妍日落邀賓從舟移沸管絃丹青搜白石杖履撰松

圓昔好戴白石翁畫于程而陽師資齒馬成吾老童

烏憶汝賢兎園溫句讀蛾子學丹鉛枕膝應傳喜登

朱齊本集卷四 九

樓獨許玄已下敘其登朝貶謫青春憑驥鬣白首託

夔茲桃李西江宰梧桐左掖員裂麻心膽赤恤緯髡

毛宣北寺偕書獄西曹互豪儻朱游和藥切黃霸授

經專已下敘甲申銅馬神州沸金雞密網蠲甘陵錄

牒寢元祐黨碑鐫北闕驚傳火東郊狎控弦帝車俄

運轉天步久迤邐余與君以甲申三月鰲足傾三極

龍湖斷八埏關山留北顧宗祏寄南遷已下敘乙酉

立之事遇亂離江左朝廷小交南節鉞偏風雲天路偕翼戴

本支綿宗澤回鑾表劉琨勸進箋嶺邊求日月規外

別坤軋翼軫開營壁湘灘抵澗瀝隻身支浩劫赤手

捧虞淵插羽鉤庸蜀分茅餌益滇黃儼羅部落邕桂

簇戈鋌青犢烏仍合紅巾蠟並緣反王收魏豹別將

置梅鋗白象扶丹轂烏蠻曳綵旃慮兒宿衛直廝養

微侯駢書詔行營裏除官御覽先兩宮湯藥使中禁

洗兒錢已下重敘庚寅冬一旅基將肇三分業未竣

列營昏蚌蛤綠成玩蠅蜚盡地翔河烏嬰城墜紙寫

執水嘻狒狒投絙引蠕蠕履善窮江表庭芝殉海嘔

誓言申決絕望拜告精皮目裂光如炬管藏血化殷

花縵勢面臨藤峽枕尸還青草迎飛旄黃茅擁過輜

虛祠包箬飯峒祭卜筵算故壠虞山似桂嶺亦新愁

朱齊本集卷四 一

桂嶺牽用張平子四丹心石路折皓魄火雲鮮盡說

南朝李何慙東海田鑄金身故在刺木首非捐烈烈

羞祈死淹淹笑祝延已下重言難敘茂灰陽解駿

火井燄浮烟錯錯莫嘶泥馬分明叫杜鵑朔方唐故事

綸邑夏前編率土誠延佇敷天忍棄捐雲旗翻畢口

星矢直狼肩壁壘分行陣雷風合弭鞭白山厓倒側

黑水浪平填鴉尾南迴越旂頭北指燕營師三后所

飲御五車邊改葬新班劍輿尸故馬鸞羽林分綬綬

麟閣列貂蟬畫壁雕戈動祠堂兕甲縣傳芭歌齊齊

薦荔鼓齎齎宿列還箕尾其先人學憲公名字星祠

配女嬭

其夫人先殤于桂

五陵齊剪棘雙廟並加籙

晉師侍郎張公

同敵抗拒不屈同日被害故太師江陵文忠公之孫以門蔭起家已下結敘哀挽悼哭詞後死身

餘幾先生腹尚便不成升屋哭彌想對牀眠單子留

形影淒涼度陌阡雞窓言髣髴蛛匣字蜿蜒西第花

猶發東臯草欲芊經過光景眩議路夢魂顛太息看

梁棟沉吟仰屋椽移山誰負畚鍤海可乘扁守器紆

奔問餘皇肆泝沿祝余雙淚澗將伯寸心痛長夜歌

將闕窮塵恨始滿蕩陰三士詠蜀國八公篇鄉夢遇

溫序哀詞屬馬汧降神天意遠養士國恩綿汗竹新

書史澆花近掃阡明明老眼在拭目向空玄

牧齋有學集卷四

東陸兆登二兄問疾

清齋服散比如何詩律書籤可折磨庭葉喻身知幻

少窓禽說淞空多落花風入茶烟細擣藥聲依棋

響和自笑衰翁但求食中時頻欲詣維摩

孟陽家孫念修自松圓過訪口占送別二首

松圓孫子見扶牀執手驚看似我長有幾故人今宰

木無多世界又滄桑何年漬酒澆丘壠舊日題詩漫

草堂已悟前塵如影事臨風收却淚千行

禪榻書牕面石城香燈茶椀記逢迎朝陽有客尋閒

詠落日何人看耦耕碧血夜臺應面慰絳雲灰却定

魂驚千愁萬恨從鈎鎖帳觸今朝爲汝行

奉常王烟客先生見示西田園記寄題十二絕

句

天寶繁華噩夢長西田茅屋擬西莊最憐清夜禪燈

畔村犬聲如華子岡

竹暗花明斷刼灰夕陽多處艸堂開湘簾蕩日春風

卷依舊烏衣燕子來

香稻菴前穠橙香秋原天外耦耕堂閒來判斷人間

事只有爲農氣味長

池亭花木轉清鮮玉石從教焜火焚可是寂光長住

朱齋有學集卷四

土不同變壤惱諸天

江岸榮迴籬落斜相門何異故侯家郊原初得嘉賓

會自嶺東陵子母瓜

縹囊玉軸亞朱闌若酒吳羹竟日歡好事客來頻看

畫不將寒具列盤餐

列檻虞山近可呼野烟村火見平蕪閒窗潑墨支頤

坐自寫秋懷落葉圖

閨閣香燈小築幽金函神祖御書雷吉祥雲海茅茨

裏長涌神光鎮斗牛

滄海波如古井瀾圯橋流水去漫漫世人苦解人間

事家世紛紛說相韓

尚墮東華夢斷時軟紅塵土正迷離藥欄大有翻塔

藥留與春風印紫泥

綠水紅蓮卽鳳池朝陽刷羽競長籬梧桐百尺饒難

樹要宿從他揀一枝

標峰置嶺看參差幻甚丹青畫裏詩還向石丞恭半

傷水窮雲起坐行時

京口觀棋六絕句

爲梁紹安師
過百餘作

國手今觀袖手時三山秋老髯成絲明燈相照渾如

夢空局悠朕未有期

夢空局悠朕未有期

八歲童牙上弈壇白頭旗纛許誰千年來覆盡秋枰

諸局後方知審勢難

烏榜青油載弈師東山太傅許追隨風流宰相清平

世誰識沿邊一着棋

記福清葉
文忠公事

渭津方罫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古

事也如司隸舊衣冠

恨石千年局已陳孫劉只合賭侵分不過幾着粗能

了賺殺人間看弈人

金山戰罷鼓桴停傳酒爭誇金鳳瓶此日江山好白

髮一枰殘局兩函經

寄懷嶺外四君詩

金道隱使君

金投曹
溪爲僧

朔雪橫吹銅柱殘五溪雲物淚沆瀾法筵膈食仍周

粟壞色條衣亦漢官畢落禪枝除鴝鵒多羅佛鉢護

龍蟠菰蘆一老香燈畔遙祝金輪共夜闌

劉客生詹端

桑葢童童捧日年橫經演誥已流傳叔皮河隴推符

命越石幽并抗表箋蜀國有烟噓火井秦庭無淚洒

水天鍾山舊日追遊地金粟堆前叫杜鵑

姚以式侍御

收齊有學集

卷四

論交直並紀羣看隔歲音書蠟紙殘捧日君能依北

戶臨風我自滯南冠三湘天轉紅雲近八桂風迴白

簡寒衰晚尚期持斗酒屬車塵下候回鑾

詠東臯新竹寄畱守孫翰簡

笋根苞粉尚離離裂石穿雲嶺外知祖餘雪霜催老

節孫篁烟霧護新枝紫泥汗簡連編綴青社分符奕

葉垂昨夜春雷喧北戶老夫欣賦籀龍詩

嘉禾訪梅溪大山禪人四絕句

虎落橫斜瓜豨繁望窮竹徑始知門若非亭午齋鐘

出錯認陶家栗里村

一坐依朕小刼成蓮花漏裏六時更石林盡日看花
雨才到人間是甲兵

殘生何意款禪扉白犬青猿昔夢違鄒魯冠裳凋落
盡此中還有七條衣

青青竹色覆窗楞相對閒看紙穴蠅莫怪機鋒都未
接老夫原是啞羊僧

吳巨手已齋詩

嘉禾城頭陣雲黑宣公橋上飛霹靂南湖春水漲綠
波骨拒骸枝血流赤人民城郭總萋迷華觀瓊臺長
蕪藜幾家高戶無蛛網是處空梁少燕泥吳生已齋
多齋有學集 卷四

五

只尋丈已字闕干獨無恙取次縹囊結古香依朕墨
沼翻雲浪人言兵燹旁午時簾閣欄楯光陸離即看
雲物常虧蔽或有天能好護持我聞如來妙心海吉
祥已字雲鬢鬢放光常使地獄空閒世何憂市朝改
君觀胸中已字無摩醯三眼認天樞天上應無逃刼
地人間那得碎兵符

朱五兄藏名酒肆自號陶朕余爲更之曰逃禪
戲作四小詩

茫茫持耳翁落落攢眉友欲逃東鄰禪聊止南村酒
布袋爲世界米汁是好友會逃彌勒禪肯醉聲聞酒

投壺笑玉女採花嗔惡友且逃天宮禪莫釀修羅酒
金粟是爾身青蓮亦好友長逃酒肆禪誰沾夜臺酒

胥山草堂詩爲徐次桓作

我歎嘉禾徐亦于書生口欲吞玄菟蠅頭自寫治安
策牛背偏懸長白圖一朝旅病無端死自笑身亡合
汗喜陰符蛛篋殉泉臺秋卷牛腰付兒子有子長貧
手一編腰鎌負米婁江邊每循伍員耕時野自種麥
離墓畔田胥山草堂困沮洳墨瀋書籤氣軒翥批風
抹月時出遊兒啼婦呻且歸去胥江水接浯溪湄每
飯無忘劒渭思莫將鼓角風雲氣銷與香奩金粉詩
牧齋有學集 卷四

六

贈盧子絳

雲物關河報歲更寒梅逼坐見平生眉間白髮垂垂
下巾上青天故故明老去閉門聊種菜朋來參語似
班荆楞嚴第十應恭遍已悟東方雞後鳴

雲將老友納妾

詩人常爲燕鶯作煖老初知燕玉良松柏同心憐夜
永桃花結子愛春陽含顰只益蛾眉好搔背何妨鳥
爪長劇喜錢翁年八百尚食雲母媚紅粧

壯遊贈顧南金

餘生殘刼共悽惶羣鈇欣朕笑東裝鐵鎖沉沙論虎

圖樓船削桡認龍驤前期客有班荆好首路人誰贈
策長三國江山猶赤壁扣舷爲我問周郎

東臯老僧

春溪花柳隱東臯獨抱軍持護寂寥一室香燈麝剎
在六時梵唄刼輪銷枝頭怖鴿依林木鉢裏眠龍應
海潮天眼定中常不昧金輪時見鬼神朝

七十客人見壽

辛卯

七十餘生底自嗟有何鱗爪向人誇驚聞窸窣牀頭
蟻羞見彭亨道上蛙著眼空花多似絮撐腸大字少
於瓜三生悔不投胎處單飯僧坊賣餅家

牧齋有學集

卷四

二

牧齋有學集卷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五

絳雲餘燼集下

起甲午年
盡乙未秋

和墨香秋興卷二首

成化中嘉興姚侍御公綬爲許進士廷冕題墨菊
卷周桐村鼎沈石田周張給事寧皆有詩屬和呂
太常憲二律尤佳太常諸孫天遺從市人購得寄
字索題敬次諸公韵二首以識仰止追盛世懷君
子采苓風雨良有感託云爾

白石銅村舊作家叢殘香墨似飛花流連文酒風心
在想像承平劫夢餘南國詞人矜麗藻東城父老說
牧齋有學集卷五

繁華百年天地留詩卷極目雲烟過晚鴉

金匱山
房定本

綈几奚囊賞鑒家橫牕卷軸對黃花卽看殘夢爭言
好自詫千金未許賒先友成弘同石表秋容離落異
年華奉常佳句君能詠一看南山色似鴉詩是奉常
落句

天遺家籬菊盛開邀諸名士作黃花社奉常公
墨菊卷適歸几上諸子倚原韻賦詩題曰東籬
秋興而屬余和之

占斷秋光是汝家清尊雅奏爲籬花佳賓自至何煩
約笑口常開不用賒酒盞潤如分露液墨池燥卽起
雲華吟成却指疎桐樹不宿黃昏接翅鴉

版屋衡門故相家義熙時節種陶花東籬觀昔依狀
好白髮於今沒處賒小築楮欄香國土平分月令晚
芳華劇憐半樹梧桐影池上離襪噪晚鴉呂爲故相
文懿公後

題僧卷

雪被氷牀雲水隈灰關生斷不曾開葛狀豆子爐中
爆笑撥星星一點灰

壽丁繼之七十四首

左右風懷寄暮年花枝酒海鏡臺前每憑青鳥傳書
信不欠黃姑下聘錢無事皺眉常自慰有人擁髻正
牧齋有學集卷五

相憐笑他丁令千年後化鶴歸來勸學仙

龍漢分明劫外年清淮流水赤闌前琴尊自可爲三
友花月何曾費一錢畱客恰宜邀笛步當歌最愛想
夫憐案頭老蠹休相笑食字春蠶豈是仙

曲踊橫奔敵少年金丸玉勒萬人前浮于正合傾三
斗鄭尉何曾值一錢望眼刀頭青鏡在吞聲江曲白
頭憐知君不羨還丹訣俠骨飛騰卽劔仙

白下藏名七十年博場酒肆笛牀前傳來建業三臺
曲畱得開元半字錢蔭藉金張那可問經過趙李總
堪憐繫腰莫笑吾衰甚雲母餐來共作仙

甲午春日觀吳園大懷人詩卷愴然有感次韵

二首

誰憑龍漢問編年轉眼分明浩劫前無藉每思遜帝
博長貧只合貰天錢石言晉國寧非濫鶴語堯年劇
可憐渡海踰河都未了不如投宅去登仙

銅人流淚自何年歷歷開元在眼前海上浪傳千歲
藥民間猶使五銖錢綠絲有兩春蠶老曲樹無條尺
蠶憐脉望只應乾死盡莫將食字學神仙

次韻贈趙友沂四首

楚史三墳博胡威再世廉文心呈浩蕩詩律闡精嚴
欠齊有學集卷五

三

道以綬爲紀交將素比繅看君躍馬意寂寞笑郎潛
長懷天育馬肯坐騎奴驕籌策紆三嘆論詩只數篇
連城歸白壁清廟叶朱絃信宿猶爲客休嗟入雒年
擇木偏宜讓名泉亦取廉斷金資臭味沉水證香嚴
世變謀衷甲天寒惜被繅滄江嗟歲晚一任老夫潛
峻堞飛禽紙崇山積馬驕軋坤三壤劫詞賦七哀篇
才老精金治心危促柱絃壯遊人所美冠劍是丁年

次韵贈別友沂

餘生老無徒彳亍困行旅髡鉗疑難削壤服覓儔侶
昔遊謝王貢末契結嵇呂夙心薄因依溫涼越書敘

未遑撫塵跡先期并牧園元龍豪湖海子光暗河清
卽事不相爲連集互矜許小劫混器界大圓易端緒
志士惜雲雷古義敦贈處一翁輕少陽男子重文舉
中和叶神聽孤子倚天與吾子視後鞭老夫識還茹
愧無繞朝策投筆返村墅

爲友沂題楊龍友畫冊

楊生倜儻權奇者萬里驍騰渥洼馬雙耳朝批黃筌
雲四蹄夕刷金支野空坑師漬縉雲山流星飛兔不
可還卽看汗血歸天上肯餘翰墨汗人間人間翰墨
已星散十幅流傳六丁歎披圖礪岫幾重掩過眼烟
水齊有學集卷五

四

嵐尚凌亂楊生作畫師巨狀隱囊紗帽如列仙大兒
聰明添樹石侍女窈窕被雲烟憶昔龍蛇起平陸奮
身拚施烏鳶肉已無丹燐併黃土况乃牙籤與玉軸
趙郎藏弄細帙新摩挲看盡如寫真每于剩粉殘線
裏想見剗肝化碧人趙郎趙郎快收取長將石壓並
手撫莫令匣近親身劍夜半相將作風雨

武陵觀棋六絕句示福先姪孫

簾閣蕭閒看弈時初桐清露又前期且看試手思新
着莫對殘燈悔舊棋

滿盤局面若爲真賭賽軋坤一番新有客旁觀須著

眼不衫不履定何人

黑白分明下子時局中兩兔已雄雌世間國手知誰是鎖日看棋莫下棋

一着先人更不疑侵邊飛角欲何之鴻溝赤壁多前局從古原無自在棋

水榭賓朋珠履多後堂棋局應笙歌可知今日鵝籠裏定有樵人爛斧柯

太白芒寒秋氣澄楸枰剝啄閃殘燈袖中老手還擎撇只合秋原去臂鷹

寄湖州官使君兼簡聖野

牧齋有學集卷五

五

白蘋洲水淨琉璃正是亭臯葉下時午夜使君能對客癸亭才子共題詩清茗風物宜茶事下若戈鋌似酒旗擬傍京真青箬笠鷗波先與託微詞

伏波弄璋歌六首

天上張星照海東扶桑新湧日車紅尋常弧矢那堪掛自有天山百石弓

醺酒椎牛壁壘開三軍大嚼殷如雷百年父老爭歡笑曾喫誰家湯餅來

汗血名駒蹴踏行白眉他日笑書生虎龍變化誰能料玉雪家兒似北平

開天金榜豁鴻濛越國旌旗在眼中百萬黎民齊合掌玉皇香案與金童

龍旗交曳矢頻懸綉綈金盆笑脅駢百福千祥銘漢字浴兒仍用五銖錢

克閭佳氣溢長筵孔釋分明抱送年授記不須尋寶誌老夫摩頂是彭錢

壽馮雲將八十

湖山安隱鹿麋羣映雪堂前夜壑分蒼舊仍推翁祭酒其尊人故風流猶說小馮君笙歌北里尊前月松柏西陵夢裏雲灰劫相存贏得在白頭祇合醉紅裙

牧齋有學集卷五

六

八十長筵燕笑時烏紗巾下剩鬚眉平生心跡爲雲將老去風懷倚雪兒紅藥鬪雞金距在青樓拊馬玉鉤知投竿大有飛熊想莫訝斯干吉夢遲

題孟陽畫扇

相逢馬上人眉間帶晉楚勒馬指前林欲共班荆語送吳興公遊下邳兼簡李條侯

落花飛雨攪升溝襍被奚囊感薄遊寶劍千金吳季子長城半壁漢條侯高榆耕壘連滄海淡柳書堂枕碧流共語老夫應失笑春深冒絮尚蒙頭

寄贈下邳李條侯二首

青箱白袷道衣開，滿月雕弓手自彎。
蠟屐遠尋婁敬洞，開窓近對子房山。
白連滄海雲千疊，碧浸圯橋水一灣。
書劒溪堂鞍馬客，夜淡燈火射潮還。
下邳橋水漫黃沙，授履傳書跡未賒。
按部風聲餘草木，雜耕心血長桑麻。
畢箕夜雨悲烏屋，閭閻春風恥燕家。
衰老不堪牀下臥，爲君西笑向天涯。

李太公壽詩

甲子題詩歲月長，遺民杖屨道人裝。
雞豚近約東西社，湖海平分上下牀。
酌酒開顏看梓漆，停杯蒿目歎滄桑。
赤松黃石皆仙侶，進履橋邊問子房。

牧齋有學集卷五

七

爲戒香小師題扇

蕭寺僧雛髮初剪，風味惺忪意婉嬾。
未曾燈火課談華，乍向書窓讀文選。
文選中多月露詞，何當婉嬾亂沙彌。
休耽宋玉江南賦，且記頭陀古寺碑。

吳期生金吾生日詩二首

繞膝才稱八十觴，長筵羅列又成行。
先朝第宅尚書場，小弟班聯御史牀。
甲子趨庭隨絳縣，庚申侍寢直丹房。
樵陽屢起登真會，定在蘭亭禹廟旁。
錦衣闕下請行時，秘策家傳玉帳奇。
馬沃市場餘首飾，婢膏胡婦刺燕支。
劒花芒吐耶溪曉，箭竹風生射

的知春酒酌來成一笑，黃龍曾約醉溪巖。

陳子永母曹氏壽詩

玉雪蘭風轉畫屏，綵衣迴薄柘枝停。
斗南共指賢人聚，芒屨都依婺女星。
玉山金母樹槐新，花月亭前遠戰塵。
身坐寂光安隱土，十年劫火不知聞。
長筵繞膝話熙朝，晚院花磚光景遙。
最是日華仙掌露，萬年枝上不曾消。

鴛湖水淨月波清，映望江天河鼓明。
拜罷壽筵朝太乙，五雲多處祝昇平。

牧齋有學集卷五

八

龔孝升四十初度附詩燕喜凡二十二韵

一氣乘箕裏三辰，載斗邊上卿占月。
省執法麗星躔，獨坐中台肅雙闥。
闔戶懸黑頭三事，少白筆四聰占報曉。
雞人罷成陰，鶴蓋聯游河五緯。
並降昴一神偏天姥，論塵數震椿記小千上。
尊桐馬湏御席列駝筵，地餅光常照天厨。
器自朕小紅花破臘，重碧酒如泉洞府。
徵嘉會靈簫倚宿緣，眉傳京兆嫵曲奏。
相夫憐鳥命，頻伽共花心。
雜苑駢珠林香馥郁，玉樹月嬋娟。
閣道紅牆近天街，碧落連霜生焚草。
筆春發夢刀篇鳳爲棲鸞，好蟾於額兔圓耳。
璫噴放日壺矢笑連天。

婉嬾將雛母參差上樹仙卽看金作礪還似玉爲田
燕駕紆迢遞嬰鳴附祝筵終期饗對雉甲子度堯年

郭河陽溪山行旅圖爲芹城館丈題

曾厓錢樹開江關破墨沉沙尺幅間記得承平有嘉
話玉堂演處看春山

題柳枝春鳥圖

婀娜黃金縷春風上苑西靈禽能笑侶先揀一枝棲
甲午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夢謁吳相伍君延
坐前席享以魚羹感而有述

天荒地老夢鴟夷故國精靈信在茲青史不刊亡郢
牧齋有集卷五

九

志白頭猶記退耕時簫吹江上商飈發潮湧胥門朔
氣移鄭重吳宮魚膾饗寒燈一穗閃朱旗

聖野携妓夜飲淥水園戲題四絕句

銀燭明眉闕夜光喧喧笑語坐生香春風十月花叢

裏閒殺烏啼半夜霜

糺酒頻將羅袖揮航船藕澤指橫飛主人大有雷兒

意若箇膏肓不醉歸

百罰觥籌敢訴遲只憑眉語判溪卮吳宮我欲重教

戰要領吳娃作隊師

喚作梨雲夢不眞折花傾酒對窮塵道人自向諸天

笑還有橫陳執手人

冬夜假我堂文宴詩有序

嗟夫地老天荒吾其衰矣山崩鐘應國有人焉於
是淥水名園明燈宵集金閨諸彥秉燭夜譚相與
惻愴窮塵留連永夕珠囊金鏡攬衰謝于斯文紅
藥朱櫻感昇平之故事杜陵箋註刊削豕魚晉室
陽秋鐫除島索三爵既醉四座勿誼良夜漸闌佳
詠繼作悲涼甲帳似拜通天霑灑銅盤如臨渭水
言之不足慨當以慷夜烏咽而不啼荒雞喔其相
舞美哉吳詠諸君旣斐朕成章和以楚聲賤子亦

牧齋有集卷五

一

慨朕而賦無以老耄而舍我他人有心悉索敝賦
以致師則吾豈敢客爲吳江朱鶴齡長孺崑山歸
莊京恭嘉定侯泓研德長洲金俊明孝章葉襄聖
野徐晟禎起陳三鶴客堂之主人張奕綏子拈韵
徵詩者袁駿重其余則虞山錢謙益也

甲午陽月二十八日

分得魚字

奇服高冠競起余論文說劒漏將除雄風正喜鷹搏
兔雌霓應憐懶祭魚故壘三分荒澤國前潮半夜打
姑胥古時北郭多才子結隱相將帶月鋤

歲晚顛毛共惜余明燈促席坐前除風烟極目無金

應霜露關心有玉魚。神殺綠蕪悲故國。花殘紅燭感。
重有耕自昔能求士。慙愧荒郊自荷鋤。

和金孝章 川來韵

故國過從意倍親。天涯北郭昔時人。文章清整存真。
筆。戎馬江山剩角巾。四壁霜風如浩劫。一窓燈火話。
窮塵。寒梅破墨欣相贈。笛裏南枝蚤放春。李章詩後
畫墨梅一
託也

和朱長篇

天寶論詩志豈誣。蠱魚箋註笑侏儒。西郊尚記麻鞋。
往南國。猶聞石馬趨事去金甌。悲鑄鐵。恩深玉匣感。
收齊有墨集。卷五

和歸京恭

檣櫟餘生倚不材。老顛風景只堪哀。已拚身是溝中。
斷未省心同刳後。灰何處青蛾供乞食。幾多紅袖解。
憐才。後堂絲竹知無分。絳帳還應爲爾開。是日女郎
欲至戲以
立恭道學辭之來詩以
腐儒自解故有斯答

和葉聖野

躍馬聞雞心事違。相期晚晚定因依。五湖蝦菜春來。
好三月。鶯花亂後稀。語沸綠尊波作浪。談淡紅燭淚。
沾衣。包山卽是仙源路。莫漫緣溪悵快歸。時有卜居
包山之約

和徐禎起

老學依朕炳燭時。杜詩韓筆古人師。崑岡玉石吾何。
有東海滄桑某在斯。草野不忘油素約。蕉園終見汗。
青期。請看典午陽秋例。載記分明琬琰垂。時諸君共
商史事故
之及

簡侯研德并示記原 用張字

當饗休聽暇。豫歌破巢完。卵爲銅駝國。殤何意存三。
元。家祭無忘告兩河。擊筑淚從天北至。吹簫聲向日。
南多。知君恥讀王哀傳。但使生徒廢蓼莪。

贈陳鶴客兼懷朱朗詣 用真字韵

牧齋有學集 卷五

雀喧鳩開笑。通津橫木爲門學。隱淪名許詩家齊。下。
拜姓同孺子亦長貧。風前剪燭尊無酒。雪後班荆道。
少人。却憶西陵有羈客。荒雞何處警霜晨。

贈張綏子 前韵

名園綠水履基新。取次盤飧笑語真。戴笠經過看老。
客。荷衣出拜記留賓。往過異度泌園綏子尚羈貫十
故有遺山荷衣出拜之感

年宿艸猶今雨。半壁殘燈似故人。莫訝心期託年少。

通家孔李更誰親。

仲冬六日吳門舟中夜飲飲罷放歌爲朱生維
章六十稱壽 甲午

吳門朱生朱亥儔行年六十猶敵叢生來長不滿三尺胸中老氣橫九州朝蓋暮鹽心不省春花秋月身自由席門縣簿有車轍臂鷹盤馬多俠游是時金閨全盛日鶯花夾道連虎丘柳市金盤耀白日蘭房銀燭明朱樓時時排場縱調笑往往借面裝俳優觀者如牆敢發口梨園子弟歸相尤就中張叟其貌最醜麟橫襟奮袖髯戟抽鄰翁掃松痛長夜相國寄子哀清秋金陵丁老龔之誇矍鑠偷桃竊藥筋力適月夜劉唐尺八腿拔衣濶步風颼颼王倩公秀張五黃並婀娜迎風拜月相綢繆玉樹交加青眼眩鸞鏡奪牧齋有學集卷五

午夜前期問捩馬明朝樂事歸奚鳩朱生朱生且罷休爲爾酌酒仍長謳張叟丁老齊七十老夫稍長亦輩流兔舄天上不相待沙蟲人世難與謀且禴王倩長舞袖更轉張五清歌喉熨斗眉頭展舊皺漉囊裏面開新籌清商一部娛燕幕紅粉兩隊分鴻溝急須伴我醉鄉醉安用笑彼囚山囚次日篝燈泊舟吳塔阿東渡稿贈盛子久鏡裏顛毛笑汗青浮雲心事鶴身形金光共室常清淨玉斧尋真未杳冥白氍毹僧分竹杖絳紗鹿女問牧齋有學集卷五

蓮經家山只在柴門外梵罷香銷看翠屏
燈屏詞十二首 贈龔大中丞
天河橫轉酒旗斜月駕青銀駐絳紗歌闕落梅人未醉碧桃何事旋開花
神索風傳臺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袖中籠得朝天筆盡日歸來便畫眉
御席駝羹宣賜稀金盤行酒着珠衣笑他寒餓東方朔自拔鸞刀割肉歸
換徵移官樂句多玉簫風急渡銀河星娥月姊驚相詰天上何人竊九歌

絡角星河不夜天花開花合不知眠小紅一片才飛
却驚怪人間又一年

油壁青驄莫浪猜
輪倒景坐徘徊
香風却載紅雲
下切利新看香市回

潑墨崇蘭泛曉霞
石城玉雪漾平沙
騷人香草休題
品此是西天稱意花

青瑣丹梯詰曲迴
燈花交處見樓臺
仙禽梵鳥紛如
織不涓身雲不入來

陽翟新聲換竹枝
秋風紅豆又離披
喚喚車子當筵
唱恰似儂家絕妙詞

牧齋有學集

卷五

三

壁月珠簾共一堂
繁星列宿正低昂
只嫌舞袖弓腰
關尚是人間百戲場

醉鄉曲部總華胥
唱月催花建鼓旗
贏得夜珠簾幙
外諸天春雨細如絲

三月烟花玉藥遙
文章江左倚靈簫
不知誰度燈屏
曲唱遍揚州廿四橋

次韵贈張燕筑

碧雲紅樹夢迢遙
那有閒情付却腰
曾向天家偷壓
笛親從嬴女教吹簫
一生花月張三影
兩鬢滄桑郭四朝
多謝東風扶素髮
春來吹動樹頭飄

曲江野老復何爲
調笑排場顧影時
地上白毛如短髮
天邊青鏡與長眉
秦淮明月金波在
霽谷梅花玉笛知
繡嶺宮前歌一曲
春風鶴髮太平期

芥閣詩大中峰蒼老原韻四首

讀書何似議拳頭
老宿當機肯觸幽
一粒須彌應着眼
百城烟水好維舟
拂衣石盡憑誰數
彈指門開不用謀
賸欲披襟談此事
明燈落月正遲留

人世喧豗鏡裏頭
閉關小閣貯溪幽
翻風跋浪分千海
暖日香雲隱一舟
于野鶴鳴將子和
定巢燕乳爲孫謀
笑他世上長年者
白晝攤錢自滯留

牧齋有學集

卷五

六

肋齋平繫子城頭
穴壁穿櫺架構幽
透照閃紅翻雉堞
垂楊搓綠影漁舟
盡雲決鳥從吾好
駐月紆風與目謀
聘望卽應同快閣
奔星飛約任勾留

公車不肯赴綃頭
簾閣疎窓事事幽
清曉卷書如繫纜
常風放筆似行舟
遺民共作悲秋語
禪侶長爲結夏謀
衰老不忘求末契
憑闌眞欲爲君留

題鄒臣虎畫扇

大癡吹笛度秦關
鄒子仙遊又不還
破墨烟樹餘曠
淡夕陽粉本在虞山

浮嵐煖翠失連城
漂墮今爲糞土英
一角雲山留數

點爲君懷袖伴孤清

乙未秋日許更生扶持太公邀侯月鷺翁于止

路安卿登高莫釐峰頂口占二首

粘天震澤妥飛濤雲物平臨散鬱陶許許人間還有地信知今日是登高點空晴嶼開眉目卽岫陽烏見羽毛眼底三吳塵土界滿城風雨定蕭騷

五十流年昔夢中

余與許翁別五十年矣

登高錯莫御秋風整

冠那得雙蓬鬢吹帽休嗟兩禿翁九日茱萸殘劫火

百年藜杖倚晴空夕陽橋社龍歸處笑指紅雲接海東

牧齋有學集

卷五

遊東山雨花臺次許起文韵

拂石登臺坐白雲重湖浦澈似迴文夕陽多處暮山好秋水波時木葉聞京墓烟輕一點出吳江靄重片帆分高空却指南來雁知是衡陽第幾羣

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卽席有作二首

綠酒紅燈簇紙屏臨觴三歎話晨星刊章一老餘頭白抗疏千秋託汗青龍起蒼梧懷羽翼鶴歸華表貯儀型撐腸魄壘須申寫放箸捫胸拉汝聽

霜髯飄蕭念舊恩卽君東閣重相存饑來羹餼偏忘勤亂去清歌記斷魂故國湖山禾黍日秋風賓客孟

嘗門燈前照經吳越范蠡船頭好共論

朱內翰開宴二首

飛樓縹緲面湖光晷畫青山枕畫廊內史舊分丹漆筆嫺嫺新試綠沉槍聽殘金鑰談因夢焚却銀魚入戲場四者難并君自惜肯辭絲竹出中堂

十眉環列飲秋光未了寒暄趣命觴拍岸湖波翻綠爾銜山日影逗紅粧看花禁奪繡經眼微燭防賒憫客腸惜別且携殘夢去燈骨歸路若爲長

送吳梅村宮諭赴召

清和黃葉滿平蕪月駕星輶肅首途病起恰逢吳八月賦成還比漢三都香爐烟合朱衣在宮扇雲開玉

牧齋有學集

卷五

二

佩趨花院槐廳多故事早傳音信到菰蘆

虎丘舟中戲爲張五舞昭題扇得絕句八首釋

昭少年未娶不肯席帽北遊故詩及之

便面風流柳市知春心顧影問腰肢綠沉漆管餘城綠漫與東家畫上眉

蕙質蘭心桃李年袂衣迎臘未裝綿儂家舊住天河上不比牽牛會貫錢

歐骨虞筋寫硬黃白團紈扇墨花香笑他弱腕奴書子簇簇簪花學女郎

輕紅攪粉拂塵眠。蘆酒朝醒夜數錢。紙帳梅花檀板
月夢魂不到黑山邊。

紅袖青衫匿面時。鶯花妥燕差池人。中張五看誰
是玉樹臨風只一枝。

霜風午夜靜寒林。何處柔和轉妙音。五百仙人齊省
記多生於此失禪心。

昵枕羅衣袖許長。餘甘傳得口脂香。從君煖老思燕
玉只合溫柔是此鄉。

一剪金刀滿鏡愁。青春和髮水東流。明年娶得桃花
女十五盈盈並上頭。張五每自笑十三利髮待明年娶婦好並上頭也

牧齋有學集卷五

贈張坦公

中書行省古杭都。曾有尚書曳履無暫借。願廳居左
轄且拋手版領西湖懷中日月。翰龍節匣裏風雷閤
虎符携得岱宗雲。滿袖好將膚寸雨。菰蘆

中原九伐勒殊勲。父老牽車拜使君。藉草定追蘇白
詠。澆花應酌岳于墳。西陵古驛連殘燒。南渡行宮入
亂雲。註罷金經臥簾閣。諸天春雨自繽紛。

題京口避風館詩爲淮南李小有作

橫江樓館面金山。白浪粘天如等閒。恰是四禪清淨
地。毘嵐風起不相關。

天吳風母互爭雄。萬斛千帆簸蕩中。魚鱉吐涎還失
笑。何因平地起龍宮。

吹浪江豚向晚多。夕陽酤酒聽魚歌。長年共指檣竿
笑。少日鯨魚口裏過。

未便江風彈指開。浮囊謹護且徘徊。老僧省記多生
事。曾叱河神小婢來。

咫尺橫江濁浪腥。新添水檻限青冥。臨流莫唱公無
度。恐有人從魚腹聽。

朔風吹動九天昏。四壁明燈笑語溫。可歎爰居無屋
止。避風常向魯東門。

牧齋有學集卷五

三十

佛火經聲出浪堆。蝦鬚水母莫相催。齋時得食江神
喜。約束龍魚受戒迴。

三界風輪蕩不旋。避風小築倚江天。知君突兀千間
屋。未是經營斷手年。

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寒舍劇
譚論文喜而有贈

一編詩足張吾軍。羣毳沉吟每夕聽。豈有地深戎馬
劫。饒令天煥帝車文。早時嶺放南枝雪。明日臺書長
至雲。莫以書生笑袁虎。策功毛穎許誰分。

袁節母七十

疎籬敗壁凜風霜形管烏頭姓字香母以斷機成孺
子兒能養字養高堂數莖白髮羞椎髻百歲丹心表
鞠裳碣石已鑄銅狄徙天留一媼挽頽綱

林若撫挽詞

硯滴交騰穀洛波星占不分少微訛卽看大曆詩人
盡更許貞元朝士多乞食飢詞兼莽兀醉吟韵語襍
婆和落花行卷誅茅宅好事誰知載酒過

青田子五十

蕭然奇跡五湖湄爾祖曾爲帝者師忍以浮雲看世
代悲將流水照鬚眉玉衣廟出晨常早石馬陵趨夜
夜齋有息集 卷五 三
竟遲飲御歸來期盡醉祝筵先與醉深卮



牧齋有學集卷六

秋槐別集乙未冬

乙未小至日宿白塔寺與介立師兄夜話

秋憇友蒼石門院扣問八識規矩屈指又五年

矣感而有作二首

朔風殿角語琅璫方丈挑燈拜飲光堂供大月扇雲

衣辭熱惱冰牀雪被借清涼王于一約看空門夜共

三冬冷佛日朝依一線長話到報恩塵刹事殘缸炷

焰吐寒芒

細雨諸天洒梵林石門昔夢靜思尋三人互剪繡經

牧齋有學集卷六

燭八識初輪看論金鳥集長千多劫淚雞鳴後夜五

更心官梅東閣垂垂發陽長方知佛力深

寶應舟次寄李素臣年姪

津亭何處不滄桑况復淮南指白楊冠劍丁年唐進

士泥塗亥字魯靈光吳航原作雁起殘更火楚幕烏

啼半夜霜容貌恐君難識我且憑音響撼倉琅

題黃甫及舫閣

文練縈窓香篆遲舫齋恰似艤舟時垂簾每讀淮陰

傳卷幔長懷漂母祠落木雲旗開楚甸夕陽日珥抱

鍾離鄂君繡被歌誰和且試燈前一局棋

題陳階六振衣千仞岡小像

偶向咸池沐髮還須彌羅頂瞰人寔笑他一捆脩羅
掌規取雙輪作耳鬘

寄淮上閭再彭春西草堂

西向依風笑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顧春豈無頭

策賜金天醉盤辭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隰思悠悠

長淮南紀水滔蕩汨窮塵故絳真吾土陶唐自古民

周詩太原什晉問柳州文他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竹谿草堂歌為寶應李子素臣作

君不見唐家中葉壽命昌帝降八寶鎮楚方光氣鬱

牧齋有學集卷六

郁天市鵲昭回天漢連維揚仙李盤根告厥祥長庚

散翼垂寒芒三壬羅腹貯三倉天心月脇穿肺腸九

琮五玉森珪璋佇候上帝開總章海青高飛翎雀翔

觚稜塵碎金雀傷羅睺噉日陽烏忙炎風朔雪成灰

場白虹潦天朔吹狂薄游擊筑燕市旁卷衣秦女辭

宮粧歌殘漏月音惻愴龍胡上天不我將呼風烏啼

金粟岡龍蟠空曲熊羆藏玉泉朱魚鱗鱗揚腐儒瘦

馬淚漬裳回瞻佳氣行傍徨歸來散髮箕山陽射陽

湖畔築艸堂箕山墮蜀周如防挂瓢飲憤猶相望風

吹樹瓢響倉琅披襟抱膝思虞唐名園篴竹如南塘

綠雲百畝欺貧舊高梧淡柳盡隊行前迎後却朝竹
王白毛布地血雨創此中白日晞上皇蕭晨清夜開
竹房晉賢唐逸來命觴碧蘚綠影壓書牀紅燈一滴
蘭膏光涼風蕭閒吹縹緗明玕屋角鳴笙簫清商一
部迴簷廊玉魚劒佩交鏗鏘主人雅誦何琅琅金春
玉應參官商捐雲交響雙鳳皇和以發明并幽昌搖
風獵獵萬籟張長竿擊戛紛旗槍王良策馬騎龍驤
雲旃羽霧影頽頽瓦振帛裂天低昂奔濤跋浪撼屋
梁退飛六鵝叫鵝鵠迅掃塵塋迴滄浪少焉明月生
東廂得風而笑竹亦忘斫青削玉開珠囊丹書汗簡

朱子有集

卷六

三

手勘量大書甲子依柴桑載記黑白標朱黃千年筠
竹新粉香抽空直筆凌秋霜端門寶書今不亡春秋
素臣竹素長吁嗟素臣竹素長老夫老矣吾子強

長干送松影上人楚遊兼柬東楚中郭尹諸公二

首

吳頭楚尾一軍持斷取陶輪右手移四鉢尚擎殷粟
米七條還整漢威儀毗藍風急禪支定替戾聲長呪
力悲取次莊嚴華藏界護龍河上落花時

孤蓬散霰浪花堆眉雪茸茸抖擻來跨海金鈴依振
錫綠江木柿襯浮杯九疑旭日扶頭見三楚浮雲按

猶開喚起呂仙橫笛過岳陽梅柳早時催

乙未除夕寄內

頰尾勞勞浪播遷長干禪榻伴僧眠魚龍故國猶今
夕雞犬新豐又一年瓦注臘醅村舍酒柴門松火佛
前錢團團兒女應流涕老大家翁若个邊

長干偕介丘道人守歲

明燈度歲守招提去殿宮雲入夢低怖鴿有枝依佛
影驚鳥無樹傍禪棲塔光雪色恒河象天醒霜空午
夜雞頭白黃門熏寶級香爐曾捧玉皇西

丙申元日

朱子有集

卷六

四

朝元顛倒舊衣裳肅穆宮花禮梵王佛日東臨輝象
設帝車南指滌文章秋衾昔夢禪燈穩春餅殘牙粥
鼓香誓以丹鉛迴法海三千牀席刳初長

王式之參軍五十

烏衣燕子繞庭除昔日王郎髯未疎玉匣長臨修楔
帖銀鉤戲艸嘯蠻書薄寒殘醉催絲管微雨新晴御
板輿深酒紅樓春漸好落梅歌發落燈初

為康小范題李長蘅畫

李生才思如青雲信腕潑墨皆有文雲山每拂紅樓
壁章艸嘗書白練裙此圖點染聊復爾老筆槎牙劈

生紙已皺數樹接烟嵐更著扁舟破春水舟中一老
澹鬚眉鶯脰湖邊問渡時橘花寒食橫塘路綠波紅
輕蕩槳遲

放歌行贈櫟園道人游武夷

礪君吳剛斫月之玉斧揚君魯陽指日之戈爰飲君
邯鄲一曲之美酒贈君繞朝臨行之策書憶君去年
歸畫繡高堂燕喜身垂魚雕軒列戟候門屏金章玉
軸照座隅詞人油素獻歌頌肩輿踵汗仍口吐青陽
遍除才隔歲南冠顧影行次且秋風吹散孟嘗客廉
公市門日肝虛老夫衝寒走問訊鼃頭水雪膠髭鬚
本齋有學集卷六

五

溺人但一笑越吟多囁嚅班荆過逢桑下語倉皇執
手臨交衢且勿賦河梁且勿歌驪駒聽我放歌行請
言造化初厥初空界二十劫毗嵐橐風吹復噓金藏
興雲雨如軸金剛界結胎堪輿清水升天澱濁地七
金四洲高下殊光音天人福報薄地餅食竭林蔕枯
身光彫落器界暗四輪墨穴游昏塗寶音諸地起慈
愍化現日月天子星宮俱開張兩儀布二曜二十八
宿磊落排空居梵王口脰臍輪各種族欲界障持善
現相刳屠修羅蕩脚波海水生憎頭上蹴踏雙鬼蛛
手障日輪口噉月日月怖匿天嗟吁此方豈尤兄弟

亦徒囊銅頭鐵額與螭弧共工觸頭折天柱后羿矯
矢摧陽鳥三王五伯迭整頓君臣將相羣拮据撐天
柱地定八極爲此衣冠禮樂爭寰區東門嚙戎索北
落移天樞裸衣笑神禹好冠詫勾吳退飛未許傍宋
鵲避風何地追鷄鵬天地爲籠逝安適身藏藕孔難
卷舒移眉下目吁可怪開口捕舌誰能遁効君以彈
甘焦之封事索君以覆鄭鹿之追胥誤君以知雀語
之公冶責君以辨牛鳴之葛盧淳于冠纓大笑絕舍
人寢藪尻晷呼崑山抵鵲用良玉泉客洒涕成明珠
心驚蟻牀自急擣夢入鼠穴仍拱趨斗間干將會須
本齋有學集卷六

六

出山頭延尉當何如河鼓大星正芒角橫海兵氣連
無諸蛟門水立島不渡子陵灘頭斷釣漁老夫已辦
千日醉吾子慎愛千金軀扁舟東下值元夕紅燈綠
酒停姑蘇臯橋銀箏裏紅淚遲君拂拭追歡娛哀墓
梅花衆香國西冷紅雨桃千株巾車蠟屐聊復爾何
用輾轆催奔車武夷之君吾遠祖相見遙祝傳區區
曾孫面皺頭髮禿何當念我詒乾魚酌君酒攬子祛
我欲竟此曲此曲煩且紆嚨嘲吟嚙如夢壓宮商失
次無疾徐征馬爲躑躅僕御亦踟躕鳥啼鴉散君且發
玉壺酒煖還須更東方顧瞻已精色晨雞喔喔鳴前

陳

丁家水亭再別櫟園

燈暈離筵酒不波。同雲釀雪暗秦河。人於患難心知少。事值間關眉語多。鼓角三更莊舄淚。殘棋半局魯陽戈。荔枝醞熟鱸魚美。醉倚銀箏續放歌。

人日得沈崑銅書詒我滇連心紅却寄

人日緘書寄老翁。封題意與古人同。憐予味蠶黃連苦。顧子心殷朱粉紅。磨礪寸丹迴白首。滌除雙碧向青銅。滇雲萬里通勾漏。職貢遙遙問乙鴻。

催粧詞二首邀紀伯紫同作

牧齋有學集

卷六

七

秦淮水照燭花紅。滿面新妝出鏡中。窮袴不須重護惜。珠衣約體正當風。

太乙鐙迴閭闔風。渡頭桃葉轉新紅。白團扇子休遮面。臉際芙蓉似守宮。

左寧南畫像歌爲柳敬亭作

何人踞坐戎帳中。寧南微侯崑山公。手指揮彈出師象。鼻息嗔呼成虎熊。帳前接席柳麻子。海內說書妙無比。長揖能令漢祖驚。搖頭不道楚相死。是時寧南大出師。江湘千里連軍麾。每當按甲休兵日。更值推牛饗士時。夜營不諠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唇

芒角生。屬花掉舌波瀾沸江水。寧南聞之鬚眉張。伏

飛檣馬。俱騰驤。誓劍心肝奉天子。拚洒毫毛布戰場。秦灰燒殘漢幟靡。嗚呼寧南長已矣。時來將帥長頭角。運去英雄喪首尾。倚天劔灰親身匣。垂敝猶興晉陽甲。數升赤血噴餘皇。萬斛青蠅掩牆壁。白衣殘客哭江天。畫像提携訴九泉。舌端有鏑腸堪斷。泣下無珠血可憐。柳生柳生吾語爾。欲報恩門仗牙齒。憑將玉帳三年事。編作金陀一家史。此時笑噱比傳奇。他日應同汗竹垂。從來百戰青燐血。不博三條紅燭詞。千載沈埋國史傳。院本彈詞萬人美。盲翁負鼓趙家

左寧南重爲開生面

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家水閣決兩月臨行作絕句三十首畱別畱題不復倫次

數莖短髮倚東風。一曲秦淮曉鏡中。春水方生吾速去。真令江表笑曹公。

秦淮城下卽淮陰。流水悠悠知我心。可是王孫輕一飯。他時報母只千金。

舞榭歌臺羅綺叢。都無人跡有春風。踏青無限傷心事。併入南朝落照中。

苑外楊花待暮潮。隔溪桃葉限紅橋。夕陽凝望春如

水丁字蕉前是六朝

夢到秦淮舊酒樓白猿紅樹蘸清流關心好夢誰圓
得解道新封是拜侯

東風狼籍不歸軒新月盈盈自照門夢中得浩蕩白

鷗能萬里春來還沒舊潮痕

後夜繡經燭穗低首楞第十重開題數聲喔喔江天

曉紅葉塔前舊養雞

多少詩人墮劫灰佳期令免冶長災阿師役瘡還堪

笑翻攪沙場作講臺從顧與治問祖

牛刀小邑亦長編朱墨紛披意惘然要使世間知甲

牧齋有學集

子推書先署丙申年乳山道士

夢我迢遙黃閣居真如鼠穴夢乘車宵來我夢師中

樂細柳營繡貝葉書茂之書來元

虛玄自古誤乾坤薄罰聊司洞府門未省吳剛點何

易月中長守桂花根薛更生序易解云王輔嗣解

天上義圖講貫殊洞門猶抱韋編趨沈沈紫府真人

座曾受希夷一畫無更生云吾注易成將以末後句

也

敬斜席帽五陵稀六代江山一布衣望斷玉衣無哭

所巾箱自惜寒蟬歸重讀紀伯

鍾山倒影浸南溪靜夜欣看紫翠齊小婦粧殘無管

事為憐明月坐花西寒鐵道人余懷居南溪鍾山

也

河嶽英靈運未徂千金一字見吾徒莫將搏黍人閒

飯博換君家照夜珠澹心方有

麥秀漸漸哭早春五言麗句琢清新詩家軒翥今誰

是至竟離騷屬楚人杜于皇近詩

著論崢嶸準過秦龍川之後有斯人除和自昔與龍

地何處巢車望戰塵于皇弟蒼略挾所

掩戶經旬春仲齊盈箱傍架自編題下家墳上澆花

牧齋有學集

了聞聽東城說鬧難胡靜夫

青谿孫子美瑜環也是朱衣抱送還盛世公卿猶在

眼方頤四乳坐如山倪燦閣公文信文毅之

一矢花磚沒羽新諸天塔廟正嶙峋長干昨夜金光

誦手捧香爐拜相輪康孝康小范偶談清江公

江草宮花洒淚新忍將紫宸謚遺民舊京車馬無今

雨桑海茫茫兩角巾張二嚴劉後為

龍子千金不治貧處方先許別君臣懸蛇欲療蒼生

病何限剝腸半腐人余就醫于

五行祥異總無端九百虔初亦飽看清曉家人報奇

事小兒指梳索朝餐闕入黃帥先博學奇窮數之亦紀實也

寒窓簷挂一條冰灰陷香爐對病僧話到無言清不

寐暗風山鬼剔殘燈乙未除夕丙申元日元夜皆投宿長干與介丘師兄同榻

風掩籬門壁落穿道人風味故依朕莫拈瓠子冬瓜

印印却俱抵一指禪曾波臣之子進髮住永興寺

荒菴梅老試花艱醉酒英雄去不還月落山僧潛掣

淚暗香枝掛返魂幡城南廢寺老梅三株傳是國初孫炎手植

子夜烏啼曲牛訛隔江人唱後庭多籬邊兀坐村夫

子端誦尚書五子歌歌者與塾師此鄰戲書其壁

紛繪楊亭與盛丹黃經古篆通商盤史癡畫筒徐霖

牧齋有聖集卷六

筆弘德風流尚未闌

旭日城南汰鼓鳴難陀傾聽笑惜騰有人割取乖龍

耳上座先醫薛更生勉伊法師演妙華于普德余願為卷荷葉所用而薛老特甚

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違今日秦淮恐相

值防他紅淚一沾衣

詩

崑崙山人扇子歌吳江王君采崑崙山人子幼介孫也屬沈雪樵寄扇來索

崑崙山人騎鯨去莫挹遺扇親身在箱笈扇面題年

標丙申周冕寫生如雨裏是歲六十開長筵誕孫彌

月呱呱泣孫今白首又丙申甲子周迴百又廿山人

壯年濯足長安市詩酒才名動京邑禁苑洞簫宮女

誦仙舟翠羽佳人拾拂袖高臥松江濱醉後逃禪呼

米汁小弟薊門顧開府驛騎邀迎戴箬笠候人傳箭

簇弓乃大帥帕首着袴褶漁陽突騎八郡雄迤北邊

巡就維繫山人手搖摺扇開行營笑指列帳峰屯與

蟲蟄銜尾不聞馬獵獵崩角但見羊澱澱少婦琵琶

倚醉聽名王湮酒供鯨吸是時九邊並保塞遼海貢

車款關入呼韓昆邪請解辦何况挹婁并奚霫歸來

高咏燕歌行鏡歌欲嗣平邊什山人仙去後五十指

顧高溪變原隰天傾地曷日月暈此扇依朕保什襲

牧齋有聖集卷六

裂紙殘墨猶寶愛遺弓故劍誰收緝魏公笏在世所

美荆人弓矢何嗟及山人之孫寄扇索我題令我把

玩照背百憂集荒村四月仍嚴寒冒絮蒙頭倚柱立

巡簷扶杖哦此詩放筆沈吟淚霑濕還君扇子囑君

莫放歌昨夜江鄉滿天風雨急

贈侯商丘四首

殘燈顧影見蹉跎十五年來小劫過曾捧赤符迴日

月遂刑白馬誓山河閉門菜圃英雄少朝日瓜疇賓

客多挂壁龍淵慚繡溫爲君斫地一哀歌

三十登壇鼓角喧短衣結束署監門吹簫伍員求新

侶對酒曹公念舊恩五嶺蒙茸餘剩髮九疑絲豆謾
招魂與君贏得頭顱在話到驚心手共捫

蒼梧雲氣尚蕭森八桂風霜散羽林射石草中猶虎
伏受金壁外有龍吟夢迴芒角生河鼓醉後旌旗拂
井參莫向夷門尋舊隱要離千載亦同心

橋社傳書近卜鄰龍宮破陣樂章新蒼梧野外三衣
衲廣柳車中七尺身世事但堪圖鬼魅人間祇解擅
麒麟相逢未辦中山酒且買黃柑醉凍春

與姚將軍話舊有贈

故國青齊賜履逢東平遺壘荻蕭蕭海雲尚起田橫
牧齋有學集卷六

島漳水仍流豫讓橋劍去衝星黃石在歌沉漏月白
虹驕知君未忘聞雞約髀肉如今漸未消

丙申閏五月十又四日讀新修滕王閣詩文集

重題十絕句

翼軫星連箕尾雄飛樓幻出化人宮夜溪南斗龍光
起不爲干將在獄中

南戒山河列樹眉雕甍畫戟閃朱旗鏡歌競奏昇平
樂莫紀星移物換時

尊俎湖山對坐隅壺觴燕笑盛文儒落霞飛鷺真堪
畫還似滕王蛺蝶圖

陸福東朝出禁錢龍興遺事北庭傳柳城亦是文章
伯光岳休論五百年

飛閣行營御仗排燒燈五夜似秦淮只今蒼頂西山
鹿猶挂天家放免牌

開訊金陵估客航雲帆盡處指滕王老夫自駕蕉風
便不許江神送馬當

八百分明著籍仙樵陽名記石函鐫珠簾正面龍沙
樹記取垂垂拂檻前

吳楚風烟接上游憑欄極目總神州吳兒愛說韓襄
毅題破江南第一樓

牧齋有學集卷六

拍肩羣賢說文章大樹蜉蝣可自量珍重袁州韓刺
史欣將名姓次三王

四韵俱成勝餞收江神也爲采詩愁詞壇無復臨川
吏點筆新裁攬秀樓

七月朔日含光法師駐錫紅豆村談烹累日石
師潘老賦聽淞詩拈華嚴玄談四字爲韵依次

奉和

伊蒲盛饌只茶瓜執麈搖松影未斜片滴味全諸海
水十宣門具一蓮華經函日照分龍鬣團扇風清起
象牙身在普光明殿裏無容讚歎手頻叉

清齋燕處得香嚴落落圓音解縛黏兩鏡金容光互
攝千珠帝網影交拈披襟淨月常懸座凭几涼風自
捲簾重向雪山餐藥樹始知食蜜未爲甜

勢仰六術並三烹穴紙分明見大千世界蓮華咸降
爾手中葉物總茫朕身雲坐向千光湧心月行依百
器圓蘭蕩花針誰拾得莫將翳眼說隨緣

浮生如聽魔人談雪頂方依除饑男身座肉燈思往
劫紙皮墨骨誓新恭日光定處天宮上烟水行時古
廟南彈指卽看樓閣啓宵來彌勒許同龕

雲陽姜氏壽詩

我齊有集卷六

三

團團三竿日照我衡茅裏老人住雞窠頻申睡方美
朱衣人扣門尺書報燕喜索我一篇詩登歌侑筵几
遙逢太岳後華胄布南紀祭酒鳴鳳阿雲孫誕麟趾
論詩殷璠繼評畫董道比玉衡應秋縣牙花奮雷起
齊牢携令妻佩觿咄牧子銅駝已荆棘金馬仍蘭鉞
長筵設孤悅壽觴薦芳旨積金尤應長良常酒初醺
童初會高真易遷集仙姊跳脫贈猶新霽籥和相倚
神芝光似月火聚燄成綺百歲欣駐顏千年笑洗髓
有客前致詞停觴誦天咫壤劫埋沉灰災星枉流矢
四海血湯湯九閭角嶷嶷束身付豺狼擇肉信大豕

藍風吹丘山震雷殷堦阨素饘除昔殃沃洗奉新社
光風汎蘭蕙化日轉桑梓寒盡暑紀迴春生土膏凝
夢醒噩何有創巨痛良已悵悵擣撞胸依依戰擊齒
我聞觀自在天竺古大士大慈度含識淡悲及蟲豸
刀劍壞吹光析楊折畫水以茲仁孝種感彼求化理
譬如兒飛乳又如母嚙指潮音不失時吉雲自加被
若非無畏力誰能撈漉此西竺亦非遙朱方亦非邇
念彼觀音力如臂屈信爾清衆爲眷屬法筵存簞簋
飲食與燕樂天人所遊履南陔戒善養南山咏樂只
隨順世間法慧命自茲始善哉祝嘏客斯旨神所使
我作介壽詩讀歎亦如是

題汴人趙澄臨趙子固棧道圖

蜀山崔嵬去天尺千峰萬嶂攢列戟奔濤奔峽關雷
霆削鐵層層梯絕壁青天鳥道瞰宵冥終古蠶叢見
開闢地縮千盤雲棧重天迴四游閣道窄牛車絡繹
不斷頭飛走凌兢罕接翼輪鞍犂確如有聲人鳥實
緣共一跡穴穿重掩身入雷登頓巉巖足上壁此圖
瑰瑋畫者誰似爲昇平寫物色天漢津梁扼關隴沃
野輿圖跨梁益參旗橫拂東井淡褒斜鉤連子午直
叩竹均醬來東西溟變冉駹走阡陌何煩力士挽金

半是處戎王貢瑤碧耶箇好酒車都載織成錦段馬
薦席烝徒僭拜古帝魂與士能銘劍闕石嗚呼此圖
不易得全盛方興真可惜丹青如聞華陽志衣裳不
爲左襟易臥龍躍馬定誰是錦江玉壘還自昔雪江
老人頭盡白吮筆經營口嘆惜畫師有心人不識老
夫看盡長歎息

追悼劉生

腥風吹浪海天昏蹙縮鯨波戰血渾萬里龍城沉水
府一身魚腹答君恩下從乃祖良無媿上對先皇定
有言南斗朱旂應在眼不勞楚夢與招魂

朱齊有學集

卷六

七

牧齋有學集卷七

高會堂詩集起丙申一年

高會堂酒闌雜詠有序

不到雲間十有六載矣水天閒話久落人間花月
新聞已成故事漸亭纖女機石依狀丈室維摩衣
花不染點難陀之額粉尚指高樓被慶喜之肩衣
猶看汲井垣者菰蘆故國兵火殘生衰晚重遊人
民非昔朱門賜第舊燕不飛白屋人家新易誰止
兒童生長于別後競指鬚眉門巷改換于兵前每
差步履常中遠而徙倚或當饗而歎歎若乃帥府
牧齋有學集卷七

一
陸疆和

華筵便房曲宴金釭銀燭午夜之祗室生光檀板
紅牙十月之桃花欲笑橫飛拇陣倒捲白波忽發
狂言驚迴紅粉歌聞宛轉祗足增悲天似高寬何
妨既醉又若西宗宿好耳語慨慷北里新知目成
婉變酒闌燈地月落易啼雜夢囈以興謹蘸盃盤
而染翰口如啣響常見吐吞胸似確春難名上下
語同譏謔詞比俳優語云惟食忘憂又曰溺人必
笑我之懷矣誰則知之是行也假館於武靜之高
會堂遂以名其詩亦欲使此邦同人握衣傾蓋者
相與繼響焉美譚云爾丙申陽月十有一日書

於青浦舟中

雲間諸君子肆筵合樂饗余於武靜之高會堂

飲罷蒼茫欣感交集輒賦長句二首

授几賓筵大饗同秋堂文譙轉光風豈應江左龍門
客偏記開元鶴髮翁酒面尚依袍草綠燭心常傍劒
花紅他年屈指衣裳會牛耳居狀屬海東

重來華表似前生夢裏華胥又玉京鶴唳秋風新谷
水雉媒春草昔茸城尊開南斗參旗動席俯東溟海
氣更當饗可應三歎息歌鍾二八想昇平

席間觀李素心督學孫七歲童子草書歌

牧齋有學集卷七

二

杜陵九齡書大字李郎七歲筆陣強身長未及等書
案負劒却立短筵傍凝睇雙瞳剪秋水梯几拂紙神
揚揚須臾筆下龍蛇出折釵倒薤紛旗槍拳如繭栗
不盈握放筆直欲墮堵牆力如藍田射伏虎飲羽穿
石激電光勢如衛公夜行雨風鬣霧鬣不可當書罷
安閒妥彩袖欽手拱揖歸輩行肩隨兄弟舒雁立懷
鉛畫槩森琳瑯荀家八龍見其四一龍奮爪先開張
常筵觀者皆老蒼捋鬚奮袂徒驚惶老夫頓足自激
昂安得抱之貢玉堂君不見昔年李長沙天子加膝
坐御牀

海上贈姚方伯時年九十有四

玄髮方瞳始百年滄江龍臥地行仙酒香白墮騰騰
醉飯熟黃梁栩栩眠南極一星占斗分東瀛三遍看
桑田雉美亦有傳家譜願乞刀圭助祝延

大韵答雲間張洮侯投贈之作

自從兵塵暗四國盡裂書囊裁矢服文昌東壁橫旄
弧織女漸臺荒杼軸近來南國典文章雲間筆陣尤
堂堂何人吐鳳非書府是處栖鸞盡女牀新詩雄風
發胸臆令我殘軀生八翼歌罷蒼茫看牛斗劒鏑美
蓉湛如拭始信出門交有功橫眉豎目皆駿雄却憐

牧齋有學集

卷七

三

雪頂逃禪客折脚鐺邊未是窮

雲間董得仲投贈三十二韻依次奉答

藍風吹地軸墨穴閉星躔庭矢踰沙絕池灰積刼傳
州移中土九路失下牢千歷歷開元事明明萬曆年
左言馴保塞南食慄重泉橫賦眉常見盈車骨獨專
籌邊攄尺組斷國引長編紫塞儲胥脆丹墀部鄙堅
鼠憂殊悄悄蟻鬪正悄悄但倚三精在寧思九鼎遷
垣牆廢閣道鈎盾廢天田季葉絲方芬殘生繭日經
堯年鶴語苦毫社鳥語狀退鷁希風定枯魚泣水漣
黃雲埋地底黑浪過山巔室掩三陽瑄牀搭六月綿

鋤頭誰對乘車耳正高懸草喜霜前蔓花驕日及妍

羽毛紆往古腰領信時賢悻直祈神與孤危仗佛憐
論牀獅子座梵衆象王筵貝葉揆三藏蓮花講十玄
雪鴻隨浪跡雲鶴捧瑤篇積玉光猶映長離翼必聯
哀音傷變徵法曲艷登仙錯莫三年笑迷離千日眠
豈應漁父檄得共鄂君船華擎高秋健雞鳴後夜偏
日愁夸父逐石畏祖龍鞭夢裏哀衣疊循來蒜髮芊
歌風還馭還醉目且嬋娟自笑窮禪客枯心爲汝審
大韵答宋子建

牧齋有學集

卷七

四

憶懷華亭鶴唳音十年重與盍朋簪陸機夕秀文偏

老宋玉誅茅宅可尋官燭史成藏汗簡用宋子京事錦樓

敘就比兼金宋宣蘇公爲吾家序吳越傳芳集吾衰自笑風心盡莊

鳥叢殘但越吟

丙申重九海上作四首

秋聲海氣互喧喧歷歷曉濛濛冥濛開乍見天吳離浪
立却看地軸拔潮迴蹄涔突兀墜狼石蟻垤盤旋戲
馬臺騰欲登臨更無那天高陵谷易悲哀
黃浦橫流絕大荒迎簷依約指扶桑銷沉鮫室餘窮
髮磨滅龍宮向夕陽故國屢經滄海變吾家猶說射
潮強登高莫漫誇能賦四海空知兩鬢霜

去歲登高莫釐頂杖藜落落覽吳洲洞庭雁過猶前
旅橘杜龍歸又一秋颶母風欺天四角鮫人淚盡海
東頭年年風雨懷重九晴昊翻今日暮愁

故園今日也登高更變茶香望我勞嬌女指端裝菊
枕雅孫頭上搭花糕合珠夜月生陰火擁劒霜風長
巨鰲歸與山妻緒海賦秋燈一穗掩蓬蒿

陸子立置酒桑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詩醉後
戲題八首

霜林雲盡月華凋雁過易栖暮欲愁最是主人能慰
客綠尊紅袖總宜秋

牧齋有學集

卷七

五

金波未許定眉灣銀燭膏明對遠山阿耨池頭差一
笑依朕執手似人間

缸花欲笑酒顏醺白足禪僧也畏君上座崑崙許給
事緇衣偏喜醉紅裙

殘粧池畔映餘霞漏月歌聲起暮鴉枯木寒蟬都解
語海棠十月夜催花

口脂眉黛並氤氲酒戒今宵破四分莫笑老夫風景
裂看他未醉已醺醺

銀漢紅牆限玉橋月中田地總傷凋秋燈依約覓蒙
影畱與銀輪伴寂寥

老眼看花不耐春裁紅綴綠若爲真他時引鏡臨秋
水霜後芙蓉憶美人

交加履舄襪塵飛蘭澤傳香惹道衣北斗橫斜人欲
別花西落月送君歸

霞城丈置酒同魯山彩生夜集醉後作

滄江秋老夜何其促席行杯但想遲喪亂天涯紅粉
在友朋心事白頭知朔風淒緊吹歌扇參井微茫拂
酒旗今日且謀千日酒西園明月與君期

徐武靜生日置酒高會堂賦贈八百字

昔在嘉隆際姬周曆壽昌東朝虛黼展西內挹軒皇

牧齋有學集

卷七

六

授錄詒謀遠登遐厭世長金天龍縹緲銀海雁微茫
拱默存當寧攀號動萬方華亭遺一老定策婉三楊
綈几遺言在黃麻詔紙張柱擎天八極車運斗中央
離照開蒙翳膚雲布濊汪秀眉謹策杖侮食讐窮荒
高廟微靈福神功客吳蒼但修唐六典不改漢三章
新鄭徒軒輊成都與頡頏已上記文朝家隆輔弼閭
閻稱旂常豹尾金吾使螭頭玉璽郎含飴嚼蘂勝
拜珥貂璫琬琰刊新錄粉榆蔭舊鄉賜金分左藏治
第列康莊蘭綺森相直簷牙屹互望廟堂崇宰木鄉
黨敬維桑接跡承華貫握衣拜錦堂天書迴日珥宸

翰抱虹光玉札珍金碧珠函閣縹緗星河環禁扁龍
佩欲鏘鏘豐芭根滋大澧蘭葉愈芳長離仍天矯二
遠並翺翔視草徵家集花嗣國香已上記徐氏閣
時危人草草運往淚浪浪喪亂嗟桑梓分攜泣
秋棠午橋虛綠野甲第裂倉琅兵氣圍塵里車塵埽
堵牆上楹殘網戶遙集儼堂皇藻井歌中雷交疏斷
兩廂路駝衝燕寢雕甍撲迴廊淥水供牛飲青槐繫
馬柳金屏雕綺繡玉軸剔裝演軍策吹重閣悲笳亂
洞房重來履道里旋憶善和坊滅沒如前夢低徊對
牧齋有學集卷七

夕陽老夫殊租穩吾子騰飛揚已下敘武靜奕葉遠
東閣誅茅背北却賜書傳鼓篋遺笏貯牙牀著作推
徐幹交遊說鄭莊駕從千里命諾許片言憤故國魚
龍冷高天鴻雁涼撫心惟馬角策足共羊腸并懷閭
公四十年華盛三千風力強開筵千日酒初度九秋
霜上客題鸚鵡佳兒蠟鳳凰寒花宜晚節鼓吹溢餘
賜且共謀今夕相將抗樂方鏘歌喧在渚鼓吹溢餘
穉降時有受積氣噓陽燄衝風決土囊紛紛爭角觝
往往捉迷藏身世雙藩籠乾坤百戲場拔河羣作隊
蹀躞巧相當蹀躞也粵祝刀頭沸僮僮撞末忙倒投

應共笑頽絕又何妨九劍紛跳躍虺蛇莽陸梁雉媒
聲呢呢雞距羽飄颻蚊翼飛軍檄龜毛算土疆蟻酣
牀下鬬鼠怯穴中僵左角封京觀南柯缺斧斨西垣
餘落日東爨湛清觴河漢天還又星辰角尚芒楚弓
亡自得鄭壁假何常頌德牛腰重橫經馬肆詳有本
注中酒兵天井動飲器月氏良噩夢難料理前塵費
忖量糟牀營壁壘茗椀揀旗槍乍可歌鸛鴒寧辭典
鸛鴒持籌徵綠醕約法聽紅粧笑口燈花爛灰心燭
淚行有言多謬誤無處愬顛狂授色流眉睇傳杯齒
口肪漏殘河黯淡舞罷斗低昂班馬宵喧櫪鄰雞曉
牧齋有學集卷七

奮吭莫嫌相枕藉旭日漸煌煌

雲間諸君子再饗于子京之平原北阜子建
斐然有作次韻和答四首

松江蟹舍接魚灣箬笠竿舟信宿還愛客共尋張翰
酒開筵先酌陸機山吹簫聲斷更籌急舞袖風迴么
鼓閑沉醉尚餘心欲擣江城悲角殷嚴關

徵歌選勝夢華年裝點清平覺汝賢燈下戲車開地
脉優人演始皇尊前酒戶占天田吳姬却慙從軍苦
禪客頻拈贈妓篇看盡秋容存老圃莫辭醉倒菊花
前

秋漏沉沉夜壑移餘杭新酒熟多時笙歌氣煖燈花
早燕語風和燭淚遲上客紫髯依白髮佳人翠袖倚
朱絲大余座者魯山公接席者彩生也頻年笑口真難得黃色朝來
定上眉

幾樹芙蓉伴柳條平川對酒碧天高湘江曲調傳清
瑟漢代詞人謚洞蕭自有風懷消磊塊定無籌策到
漁樵停杯莫話千年事黃竹虛傳送酒謠席中宋子建作政語有云借箸風情效伏波之聚米殊非道人本色恐作千古笑端也未句略爲申辨苦未能了觀者詳之

霞老累夕置酒彩生先別口占十絕句記事兼
訂西山看梅之約

牧齋有學集卷七

九

酒煖杯香笑語頻軍城笳鼓促霜晨紅顏白髮偏相
鄰都是昆明劫後人

兵前吳女解傷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須歌出
塞白龍潭是拂雲堆

促別蕭蕭班馬聲酒波方溢燭花生當筵大有畱歡
曲何苦淒涼唱渭城

酒悲苦語正淒迷刺促渾如鳥夜栖欲別有人頻顧
燭憑將一笑與分攜

會太匆匆別又新相看無淚可霑巾綠尊紅燭渾如
昨但覺燈前少一人

漢宮遺事剪燈論共指青衫認淚痕今夕驚沙滿蓬
鬢才知永巷是君恩魯山贈詩有千金不買長門賦傷先朝遺事也

漁莊谷水兩垂竿烽火頻年隔馬鞍從此音書憑錦
字小牋雲母報平安

緇衣居士白衣僧世眼相看總不磨消受暮年無个
事半衾煖玉一龕燈

國西營畔暫傳杯笑口帶騰噤半開數日西山梅萬
樹漫山玉雪遲君來

江村老屋月如銀繞澗寒梅破早春夢斷羅浮聽剝
啄扣門須拉縞衣人

次予不山公

答贈沈生麟二首

玄圃熊熊賸夜光機雲歿後有文章中原信父誰相
問長柄蒹蘆幾許長

雲間多士久知名祭酒親題月旦評綿蕞卽今聞辟
召沈生何似魯諸生生爲燕京祭酒所知

贈雲間顧觀生秀才

崇禎甲申皖督貴陽公抗疏經畫東南請身任大
江以北援剿軍務南叅贊史公專理陪京兼制上
游特命余開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連絡策
應畫疆分界綽有成竿拜疏及國門而三月十九

之難作矣顧秀才觀生實在貴陽幕下與謀削藁
余游雲間許玠孚爲余言始知之請與相見扁舟
將發明燈相對撫今追昔慨朕有作讀予詩者當
憫予孤生皓首亦曾闌入局中備殘茶之一着而
貴陽賓主苦心籌國楸枰已往局勢宛朕亦將爲
之俯仰太息無令泯沒于斯世也丙申陽月八日
漏下三鼓書于白龍潭之舟中

東南建置書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長鈴索空教沉鐵
鎖泥丸誰與奠金湯旌麾寂寞盈頭雪書記蕭閒寸
管霜此夕明燈撫空局朔風殘漏兩茫茫

生不才集

卷十

二

茸城惜別思昔悼今呈雲間諸游好兼訂霞老
看梅之約共一千字

十六年來事茸城舊話傳千金徵窈窕百兩艷神仙
谷水爲珠浦崑山是玉田仙桃方照灼人柳正蹁躚
月姊行媒灼天孫下聘錢珠衣身綽約鈿盒語纏綿
命許迦陵共星占柳宿專香分切利市花合夜摩天
陌上催歸曲雲間贈婦篇銀河青瑣外朱鳥綠窓前
秀水香車度橫塘錦纜牽畫樓丹嶂埭書閣絳雲編
小院優曇秘開庭玉蕊鮮新粧花四照昔夢柳三眠
笋筵茶山屋魚跳蟹舍榘餘霞三泖塔落日九峰烟

忽忽星移紀芒芒度失躔三江分漢塞一水限秦川
吳苑烏栖急華亭鶴唳偏音書沉撥刺懷袖淚潺湲
命促憑抽矢身危寄絕弦幕烏偷暇豫舫雀信洄沿
搖落蕭辰候蒼茫華表顛尊鱸風颯爾稻蟹種依朕
懸薄荒魚雷重門疊馬羈兔絲迷舊陌虎落記新阡
蘭錡抵羊觸罕思凍雀穿左言童豎慣右祖道途便
蘆管聲咽嘶穹廡帳接連銅駝身有棘金狄淚如鉛
元老周家重恩波漢葉縣長衢羅甲第廣宅埒平泉
護勅黃麻拱天書碧落鐫百年更張戟千騎列戈鋌
沙道堤翻覆雲臺像播遷西園營外宅東閣擁中權
伐豈牽羊後班應詐馬先只孫倖羆虎怯薛領貂蟬
潼酒天厨給駝羹御席駢百凡追彈發單騎挾俘還
橫海紆盤馬長征晒跼蹐河魴嘉丙穴宋子麗丁年
玉帳誇韜略金章頌聖賢鸛鵲前隊戲鶯燕後車憐
鼓吹浮闐闔笙歌沸市廛橫陳皆二八下走亦三千
茵席常霑吐歌鐘不解懸縈窓文練沒銜壁夜光圓
改席粧頻換移燈劇屢倭帖腰連鎖袴墮髻倒弓纏
顧曲三杯閱畱賓百戲聞星毬拋蹴鞠花絮毼鞦韆
撞木僮相值竿頭馬欲蹏刀鋒餘髮髯劒器亂花鈿
交刃重重雪跳丸步步蓮滿堂頭掉運四座笑便爨

雁鷺排行列魚龍角曼延老夫叨上客大饗重加筵
界兀身如睡喧豗坐益堅酒兵圍粉黛掛陣鬪嬋娟
一發推渠帥三呼詫老拳宮人聽教鼓歌伎仗加鞭
蹴踏風流陣傾欹玳瑁筵聯流俄失面顰笑已承歡
吐手拈紅袖科頭散白顛簾帷看嘖嘖屋壁指惛惛
謬誤誠多矣醒狂亦有焉可應眉見曉常用耳爲瑱
明月愁難掇晨風發未過憂天良耳晒失目復何愆
狼角橫孤矢參旗曳帛旂風霜雙白鬢天地一青氈
設版臨河漢誅茅卜澗瀍楚醪徒爾爾魯酒自戔戔
羈旅存王粲書生禮服虔鐵龍新侶集金馬昔游捐

文不才集

卷二

三

岸谷非聊爾畊桑各勉旃招邀傾綠醕投贈劈紅箋
不問彈翎雀相將拜杜鵑憂心風撼撼壯節鼓蕭蕭
老大銀筵畔華年錦瑟邊班荆殊慷慨贈藥重留連
許掾來何暮徐娘髮未宣華顛猶躑躅粉面亦迤邐
月引歸帆去風將別袂牽無言循白髮有淚託鵲結
身世緇塵化心期皓首懸魂由天策與命荷鬼生全
此日憂疇首何時笑拍肩臨行心痒痒苦語淚濺濺
去矣思蝦菜歸歟老粥餽可知淪往劫還許問初禪
燕寢清齋並明燈繡佛燃早梅千樹發索笑一枰嬌
有美其人玉相攜女手卷衝寒羅袖薄照夜綺衣妍

領鶴巡荒園尋花上釣船白頭香冉冉素手月娟娟
搔首頻支策長歌欲扣舷莫令漁父懼蘆雪獨負緣
沈雪樵行脚詩

西笑休嗟道路窮紙牕穴外卽長空一瓢在手堪行
雨兩脚隨身可御風樵泛銀河凌鵲駕書傳錦字抵
龍宮老夫局促雞窠裏睡足三竿日正紅

長至前三日吳門送龔孝升大憲頒詔嶺南兼
簡曹秋岳左轄四首

陽生嶺表動吹葭使節迢遙出內家可是飲冰宜詔
草祇應衝雪看梅花春前黃木南雲近臘後紅蕉北

文不才集

卷七

四

戶賒同在羅浮香夢裏隨君吟嘯繞天涯

夕陽弔古每停車風度祠前噪晚鴉萬里珠崖開幾
郡千秋金鏡屬誰家天南日月周迴迴規外星辰布
置除却望蒼梧瞻簪節依朕三殿領黃麻

回首春明戰齒牙重重嶺樹喜迴遮清流久已沉灰
劫鉤黨何常指漢家樹叫鉤輅魂刺促穴銜窶數夢
交加分明一滴曹溪水莫向恒河錯筭沙

左官才子似長沙杯酒相逢笑畫蛇崖蜜盤中迴苦
味嶺梅笛裏憶吹笳肉身命禮三生石法眼圖披六
葉花從此直依結香火心香傳記到南華愚山大師
眞身漆供

曹溪屬孝升往頂禮并約秋岳收其遺集張燕公常
託武平一附香禮曹溪有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
華結烟火此生何處是真依予之託二公者遠矣故
末章申言之

丙申至日爲人題華堂新燕圖

主人堂前海燕乳差池上下啣泥語依約呢喃喚主
人主人開顏笑相許主人一去秋復春燕子去作他
家賓新巢非復舊庭院舊燕喧呼新主人新燕頻更
主人面主人新舊不相見多謝華堂新主人珍重雕
梁舊時燕

牧齋有學集卷七終

牧齋有學集卷七

手

牧齋有學集卷八

長干塔光集起丙申年
盡丁酉年

讀雲林園事略追敘昔遊凡一千字

園爲金壇于通判潤甫別業高皇帝駐師顧龍山
御製樂府有望雲林鬱鬱之句園以此立名

昔與于潤甫論文定稿紆招邀遊雲林爲我道羅縷
某水復某丘一池又一嶼榆柳藏曲折鶯花復沮洳
數步一指點曠與領其緒名園依綠水杜陵有詩譜
築堤截龍山捍水作洲渚林垌氣奔騰隄限勢却拒
水襲山亦屬卜築乃得所高樓臨層雲平視諸山俯

卷八

金壇山
房定本

方髻擁墮鬟華陽伏左股川陸相緯經禽魚各僑伍
亭臺架雲居梯磴穿地腑橋斷船孤泳徑窄樹偏優
疎窗間複道方屋羃梁柱宦寢違陰陽籬落隔涼暑
白水明夜山赤日憺亭午篁幽不見天梧陰半爲雨
老樹拏龍蛇蒼藤竄鼯鼠却過交蘆館曠狀易天宇
天開水容鮮波澄雲氣聚菰蒲亂渚牙兼葭辨浦漱
鳬鷺占涯浹鵝鴨割水滸因思帶笈簪便欲理篙櫓
翼狀墨光亭映望如兩亭紫柏愁山師巾瓶昔游處
說偈音落落留題字舉舉奇哉天人師曠矣雲林侶
交蘆蘆本空墨光光正吐至今松下風謾如聽握麈

步憫既周流傑閣起廊廡却望園事窮勝覽撮步武

岸樹一磔量樓榭屈指數江梅初服靚桃李晨粧嫵
池滿青荷蓋花稀丹楓補碧暈淨如拭紅芳濕可取
鶯捎簾外花鶴梳鏡中羽天狀界畫盡粉本在爾許
憑欄指顧人畫筍亦收貯主人樂斯游酌客笑煦煦
君爲南塘客余忝東橋主且聽醉後歌共曳燈前舞
畫師誰鄭虔點筆有杜甫莫令何將軍寂寞笑我汝
死別踰星終絕哭歎宿莽于公有令子跌宕不莽鹵
胷破千卷書手張百石弩檠述園亭記甲乙次州部
開張一兩行標題頌皇祖萬騎羽林軍六飛龍山塲

牧齋有學集

卷八

二

鬱鬱雲林句天葩播樂府樹眉署嘉名大哉非夸誦
神筆揮銀鈎天戈斷玉斧便殿虎文衣吉日岐陽鼓
三歎思整冠循髮手空撫攬筆淚縷縷俯仰道今古
緬惟盛明世軋爻正九五東風恒入律青雲上千呂
規矩用高曾輩行襲珪組官營絳守居私築平泉墅
草木咸清嘉禽魚並安堵藁榻引仙難花鈴語鸚鵡
流鶯助管絃立鶴列童豎良常醴不薄于家酒方醺
食單先子鵝偏勸取鮓鱖南食羅蠔蟹盤筵闢拒枋
燕賞窮朝昏卽事忘行旅相期問東家惜別指南浦
嗚呼離亂餘周道泣禾黍六博天神負一擲乾坤賭

駿驥須彌風擺磨初禪炬珠官決思瓊臺掘柱礎
長楊罷旌旗御宿弛禁籟所至喪粉榆伊誰保羣土
金谷無飛灰玉山有焦土砥室填糞壤雕欄變幾者
芳蘭鉏作薪嘉禾化為槽幸哉雲林園有子克幹
華構尚言言文石更楚楚林鶯揀新枝巢燕舊乳
前榮列琴書中堂考鐘虞魏狀七日後寧非神所與
殘生感物化撫卷獨延佇昔夢挂眉睫新愁攪腸肚
村居堂有枯蓬門版爲戶窗雞聊共談林螳敢予侮
拳曲盤木根慵惰臥瓜窰昏花眼離襠搖落齒齟齬
井愁繫腰觀杖喜過頭拄策足定無津藏書或有楮

文子下集卷之八

因君記景物使我念燕胥流連鄭谷幽惻愴周原
豐草卜貢鬯竹箭徵集楮但謀白墮醉焉用實沈詛
閒看鼠盜瓜忙笑狙賊芋灌畦野人能種菜英雄腐
懷哉燕雞豚及爾繼酒脯莫笑溺人笑還傷歌者苦
整齊北戶錄摒當上林簿它時重載筆雒陽記園圃
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韵

生名高金

人壇

老大歸空門沉心研內典鈔解首楞嚴目眇指亦繭
詩笥如束筍堆案不遑展蟲餌每成字蛛網旋生薛
今年中秋日十軸麤告歲暇日理素帙秋陽晒殘卷

鶴江一編詩宛狀在篋行快讀三四章老眼霍如洗
得意手欲笑沉吟鬚盡撚君詩有遠體拂拭忌臆腴
素心苦刻礪煩囂務裁摘詠懷多短章雅談學古選
么絃叶孤桐清音自婉轉樂府懷諷諭定哀託微闡
將希長慶風庶遵仲初撰今體非繁仍蓄意聊撥遣
望塵絕投獻當筵謝酬餞俗音忘平和惛堙任乖舛
雪山妙歌聲清淨復柔輭藹藹春空雲白衣見舒捲
蒼蒼蒹葭水綠波正清淺以此知其人金寒澤有銑
董帷繁露滋鄭圃冷風善徒步走秦州單衣不裝繭
留滯嗤賈胡高吟忘重趼歎息岐陽狩悵望空同輦

文子下集卷之八

臨洮牧馬騎漁陽突騎殄原廟仰衣冠新豐憶雞犬
吟成喘獨哽歌罷淚雙泫吁嗟十年來詩家熾壇墀
弁甲自言尊跡公互相踐土龍驚駭賜塗車逞翻韃
枝葉爭擗摺糟醅共沉湎獨抱朱絲絃褐被甘偃蹇
視彼吹一吶豈惜知音鮮嗟余老慵惰詞場罷蒐獵
無能立赤幟爲君署禁扁吟賞徒自知姸姸向誰辨
敢云過屠門大嚼快永雋題詩刻茗華聊用別孺瑗
蕭晨將戒寒遺民在溝畝新詩何用多殘年共須勉
君如終念我一水會乘編荒村紅豆庄寒燈爲君剪

大觀太清樓三王法帖歌

爲山陰張
爾雅作

神霄天子恢皇綱重鐫閣帖煥寶章于戈久忘熙陵
勸圖書欲歷淳化藏侍書著摹換鈎榻太師京識新
袞裝太清危樓切霄漢乙夜御覽迴虹光大觀承平
過星紀宣和板蕩垂靖康聲明文物埽松漠翰林子
墨炎崑岡駝載唐碑失定武虺蜚周鼓殘岐陽冊府
祕閣俱已矣長沙戲魚徒相望新絳深筆改東庫亮
字損本來摧場二府拜賜傳掌故三館審定看堵牆
良常新銘不在世羽陵舊蠹餘幾行君從何處購此
本右軍墨跡兼小王續帖真成廿卷美萬籤何似二
本良墨華晶光出價紙筆陣折抹生鋒芒晴窓臨摹
水齊有集卷八 宋人 三

挾飛動裴几展翫鋪雲肪裂文木直非剝損懷痕銀
錠誰低昂從今鑒定歸米薛不收慰問啗梁唐但看
鸞翔與鳳翥焉用冷金并硬黃嗚呼此本不易得摩
挲使我神慘傷自從京闕暗戎馬又使館閣淪滄桑
人問西清燬禁苑天上東壁埋文昌索駝交跡踐竹
素牛馬漬汗沉縲緗甲衣狼藉剔鈿錦駝車迸裂窮
琳瑯游家蘭亭填燹下褚摹袞帖鄉道旁魯公孝經
麻姑字兒童插標叫市坊卷軸遶恤三千富款書寧
數丈二長白麻何處博青縹碧牋翻喜歸黃腸奇哉
一本獨完好豈無六丁下取將展卷俄驚標識改開

喬先嗅古墨香印礎無煩辨分剪破體仍與論偏傍
何年瓦官閣賜吻有客山陰搜屋梁玉躐金題重閱
惜褚妍歐怪空輝煌已堪唐陵比玉匣重許漢室開
珠囊傷心西昇失至寶裕河南西昇經余購得新安乙酉城下失去漫眼
東觀欲發狂吾家圓印銘忠孝長依書史緘篋箱元章書史云錢氏所收浩博帖上有希聖字甲及忠孝之家圓錢印併錢氏書堂印作歌無才
繼石鼓開筆載拜朝墨皇

題含光法師像二首

蓮子峰頭說法僧青松骨格鶴儀形何當兀坐看雲
漢應與虛空共講經

文不丁集卷八 宋人 六

講罷清涼疏一迴西堂趺坐陷爐灰誰拈敲蚤家常
話忽漫天花下講臺

題畫

撼撼秋聲捲白波青山斷處暮雲多泥沙折戟無消
息臥看千帆掠檻過

燕子磯舟中作

輕寒小病一孤舟送客江干問昔遊老有心情依佛
火窮無涕淚酒神州舞風磯燕如頰尾吹浪江豚也
白頭水濶天高愁騁望尋思但是莫登樓

金陵寓舍贈梁溪鄒流綺

第二泉流乳水腴跳珠漱石潤彫枯讀書昔已過衰
豹袖史今當繼董狐金匱舊章周六典玉衣原廟漢
三都冶城載筆霜風候還與幽人拜鼎湖

擢歌十首爲豫章劉遠公題扁舟江上圖

家世休論舊相韓烟波千里一漁竿扁舟莫放過徐
泗恐有人從圯上看遠公故相文端公之孫西佩尚寶之子

卯金之子有文章太乙燃藜下取將百道光芒吹不
盡散爲漁火照滄浪

吳江烟艇楚江湖瀨上蘆中恨未消重過子胥行乞
地秋風無伴自吹簫

楚尾吳頭每刺船藏舟夜半事依朕陰符三卷篝燈
讀不及南華有內篇

黯淡江山夜未晨滿天風露晝吟身祇因牛渚舟中
月曾照千秋咏史人

扁舟慣聽浪淘聲昨日危沙今日平惟有江豚吹白
浪夜來還抱石頭城

曾向潯陽溯上游錯將九派恨江流越江何事仍迴
棹不分樵風趁雨頭

一權延緣風露堆洞庭木葉打頭來隔船漁叟醉歌
去陪侍龍君夜宴迴

東皇太乙啓朝暉望拜船頭露未晞莫笑漁家無法
服隨身青箬綠蓑衣
擢歌聲斷楚江烟襖襖簪簪倚足眠半夜謹呼看揆
火橫江削梯蕩漁船

顧與治書房畱余小像自題四絕句

峻嶒瘦頰隱燈看况復撐衣骨相寒指示傍人渾不
識爲他還着古衣冠

蒼烟白髮是何人試問陶家形影神攬鏡端詳聊自
喜莫應此老會分身

數卷由書倚淨瓶匡牀兀坐白衣僧驪山老母休相
笑齊布坐集宋小

問此是西天貝葉經
褪粉蛛絲網角巾每煩櫻拂拭煤塵凌烟褒鄂知無
分畱與書堆伴古人

燕子磯歸舟作

不成送別不成遊脚氣人扶下小舟作惡情懷思中
酒薄寒筋力怯登樓金波明月如新樣鐵鎖長江是
舊流風物正於秋老盡蘆花楓葉省人愁

題畫

櫓背指青山浪打船頭上曼聲時一嘯聊答江濤響
題許有介詩集

壇坫分茅異詩篇束筍同周浴東越絕許友八閩風
世亂才難盡吾衰論自公水亭頻剪燭撫卷意何窮
水亭承鄧元昭致餼諸人偶集醉飽戲書爲謝
蓬池鱸美薦水醪食指紛狀動爾曹三歎何曾知屬
厭八珍空復美淳熬腹腴放箸煩偏勸胸未堆盤笑
老饕明日洗厨重逕客未愁蘿荀旋生毛

橋山

萬歲橋山奠永寧守禩日月鎮常經青龍閣道蟠空
曲玄武鉤陳衛杳冥墜地號弓依寢廟上陵帶劒仰
神靈金輿石馬依朕在疏踏何人夙夜聽

先帝不世集卷八

九

一年

一年建號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豈有庭花歌後
聞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狐羣力撲面含沙蜮
鬼靈奸佞不隨京雒盡尚流餘毒螫丹青

蕉園

蕉園焚藁總凋零復中州野史亭溫室話言移漢
樹長編月朔改唐寅諛聞人自謬三豕曲筆天應下
六丁東觀西清何處所不知汗簡爲誰青

雞人

雞人唱曉未曾停倉卒衣冠散聚螢執熱漢臣方借

著畏炎北騎已揚舲刺閩痛惜飛章罷講殿空煩側
坐聽腸斷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繞新亭

丁酉十一月十有六日小至是夜月蝕既詩以
紀之

蟾蜍蝕月報黃昏冬至陽生且莫論飛上何曾爲玉
鏡落來那得比金盆朦朧自繞飛鳥羽昏黑誰招顧
兔魂畫盡爐灰人不寐一星宿火養微溫

長至宿長干禪榻

登臺無筆可書祥長至長干拜履長佛日也應添一
線歲華聊復記三陽灰飛玉琯吹禪火月傍金輪助

先帝不世集卷八

八

塔光夜靜花官喧鼓角夢迴腸斷殿東廊

至日作家書題二絕句

至日裁書報孟光封題凍筆蘸水霜稱檀燈下如相
念但讀楞嚴莫斷腸

松火柴門紅豆庄稚孫嬌女共扶牀金陵無物堪將
寄分與長干寶塔光

丁酉仲冬十有七日長至禮佛大報恩寺偕石
溪諸道人焚燈繞塔乙夜放光應願歡喜敬賦

二十韻紀其事

空門至日拜空王肅穆爐烟玉几旁是夜焚燈多寶

塔此心所見白毫光鐘鳴圍繞高低級梵罷低徊左
右廂良久下方仍黑暗少焉東壁破昏黃科頭老衲
驚呼急禿袖中官指顧詳昱曜乍看銀色涌晶熒諦
視玉毫長一重欄楯明初地半壁琉璃映十方鈞鎖
金鋪連白道瀾漫碧落隱紅牆水晶宮闕遙分影天
漢星文暗助芒共說丹爐呈變幻又言火樹流低昂
似懸荔子銀青色欲落蒲萄紫翠瓢交絡倩誰排帝
網鋪舒那得截雲肪露盤瑩燭如移級雕角搓挪欲
差行斫樹不愁傷玉斧先一日月食記雨花還喜見金牀紅
樓夜靜香爲界白氍毹歸月在廊舍利冥心觀掌果

東齊才集卷八

宋人

二

燈輪彈指歛毫芒長依慧火消炎劫但倚光嚴入道
場歡極身雲都湧現歸來毛孔亦清凉帝心鴻朗開
三寶佛日弘明長一陽大地何曾忘玉鏡並天還欲
理珠囊慈恩盛事人能記乙夜齋宮每降香

橘社吳不官以雁字詩見示凡十二章戲爲屬
和亦如其數

刻畫蒼穹入杳冥縱橫碧落不曾停廓填地界成飛
白點染天池付殺青竺國西來翻舊譯燕朕北去換
新銘行間莫笑如鳥合風后親傳鳥陣經
描畫虛空自古難故應落筆便闌珊問奇直欲凌霄

漢運帝真能神神翰嘹唳叫雲愁曳白連翩映日真
書丹彌天布濩皆文字篆刻雕蟲任汝看

天門跌蕩屢經過鳳蕭鸞翔共揣摩飛過碧空真跡
在影留寒水草書多隨身八法皆成和破體雙鈎
學戈爲問世間摹榻手硯凹作臼欲如何
蠅頭蠶尾正紛紜點綴天公賴有君飛上高空誰掣
肘來逢長至好書雲羽毛向晚授毫懶指爪禁寒畫
肚勤最後一行餘阿買八分聊可張吾軍

陽九文章黜劫灰帝令陽鳥捧書來筆過華頂初驚
落文到衡陽始却迴尺一詔將鳧乙辨三千牘爲驚

東齊才集

卷八

三

行裁雲飛莫歎孤鶩翼鴻業淡資潤色才

勁骨豐翰信所如長空匹練任鋪舒風披漢檄追飛
將電抹邊塵插羽書錯落星文行墨裏整齊露布翰
林餘可知是物關兵氣莫指金天認魯魚

歲歲隨陽不畏冬憑將咫尺寫天容遮河最負輪高
掌障日修羅避筆鋒行布偏傍文歷歷紆迴別扶語
嚙噬虞羅莫漫誇秦網落翮還成大小峰

龍漢分明紀曆年昭回文物上青天紛紛折抹違沙
地往往橫斜避箭弦點畫盤拏齊向日畫圖羅縷總
凌烟涪溪老筆誰能繼片石磨厓待爾鐫

鴻濛一畫梵天初雪後霜前散碧虛絕塞陣溪戈天
矯長門燈暗磔紆徐鶴鳴頌裏黃麻帖孔雀屏前紅
錦書故國飄零兄弟盡上林尺素獨愁余

班聯舊駐日華東退大頻驚鷁羽風飛入冥冥常削
牘愁來咄咄亦書空啣蘆大有揮戈典謀稱深慙識
字功鐵索銀鉤誰比並千秋銘勒五雲中

中天神筆掃氤氲體勢蟬聯詛楚文磊落數行前作
隊參差一旅後能軍鉤挑白地黃沙斷欄界易絲紫
塞分下上臨池皆侍從不知誰策雁王勲

迢遙中竺度恒沙名句聲中形影賒敢以羽羣從八

文齊不愚集

三

部願將爪力演三車行行數墨非忘指字字迴文欲

貫花暫向曲江題塔了雨成池畔是吾家十韻律云
波羅奈國

城邊有池名曰雨成是
五百雁王所治之地

秦淮水亭逢舊校書賦贈十二首

女道士淨華

不畏宮粧不女冠相逢只作道人看水亭十月秦淮

上作意西風打面寒

粧閣書樓失絳雲香燈繡佛對斜曛臨風一語憑相

寄紅豆花前每憶君

旗亭官柳鎖朱扉官燭膏殘別我歸今日逢君重記

取橫波光在舊羅衣

目笑參差眉語長無風蘭澤自朕香分明十四年來
夢是夢如何不斷腸

棋罷歌殘抱影眠冰牀雪被舊因緣如今老去翻惆
悵重對殘釭說往年

瘦沈風狂可奈何情癡只較一身多荒墳那有相思
樹半叢枯松絆女羅

鎖袴弓鞋總罷休燭灰蠶死恨悠悠思量擁髻悲啼
夜若个情人不轉頭

金字經殘香母微啄鈴紅背語依稀新裁道服蓮花
樣也學雕籠舊雪衣

文齊不愚集

四

貝葉光明佛火青貫花心口不曾停儂家生小能持

誦鸚鵡親歌般若經

高上青天低下泉鄰家女伴似秋千金剛半卷千聲

佛消得西堂一穗烟

水沉烟寂妙香清玉骨冰心水觀成彈指五千經藏

轉青蓮花向舌根生

投老心期結淨瓶自消箋註講金經諸天圍繞君應

看共向針鋒列坐聽

和普照寺純水僧房壁間詩韵邀無可幻光二

道人同作

古殿灰沈朔吹濃江梅寂歷對金容寒侵牛目水間
雪老作龍鱗燒後松夜永一燈朝露寢更殘獨鬼哭
霜鐘可憐漫壁橫斜字臘有三年碧血封

水亭換悶二首

不言言愁始欲愁破窗風雨面淮流往歌來哭悲瞿
鴛莫雨朝雲樂與鳩攬鏡每循宵苗先作髮擁衾常
護夜飛頭黃衫紅袖今餘幾誰上城西舊酒樓
瑣闌夕拜不知絲熱鐵飛身一旦休豈有閉唇能遁
舌更無穴頸可生頭市曹親鬼爭顧額長夜冤魂怨
獨鏤亦作狼籍革膠供一笑君王不替偃師愁

友齊子思集

三八

示藏社介丘道人兼識乩神降語

長干藏社結長期雪柱冰稜扣擊時橫掃葛藤談滿
字匡山雪細尋行墨問三伊普德賜並舟分月人皆
見兩鏡交光汝莫疑珍重天宮催結集健錙先作聲
已報須彌有神降乩云速完

臘月八日長干薰塔同介道人孫魯山薛更生
黃舜力盛伯含眾居士

白毫親見相輪開臘改嘉平繞塔來梵唄經聲籠拱
角桺檀香氣結樓臺千燈昱耀然羅刹一雨霏微浣
劫灰共作四禪天上侶紫金光裏首重迴

秦淮花燭詞四首

寶馬香車火樹中沉香甲煎燎霜空渡頭花燭催桃
葉午夜秦淮一水紅

寶鏡臺前玉樹枝綺疏朝日曉粧遲夢迴五色江郎
筆一夜生花試畫眉

冰絃三疊奏琴心雙舞胎仙和好音莫鼓人間求鳳
曲遠山那得似青琴夫婦皆善琴

繡罷陰符香篆闌洞房銀燭辟輕寒燈前壁上芙蓉
色總向金蓮影裏看

金陵歸過句容東臨川李學使二首

珠衣玉簡出臺端丹筆掄材最漢官東箭採採輪貢
盡南金冶鑄許身難秦時臘爲茅家改梁代雲於嶺
上看駐節華陽冰雪候朝元望拜七真壇

臨川詩筆藻圖垂才子於今擅總持楮葉蓮華微妙
理王介甫詩有蓮花世界非紅泉玉茗訂新詞君將
湯汝楮葉工夫枉費年定林舊隱霜筠老片石寒山劫燒遺賸
欲過從論剪燭冰車輾輾與君辭

句容崇明寺登毘盧閣

古寺嘉名金榜紋毘盧傑閣瞰層雲石城尚擁黃圖
勢茅嶺仍迴祀宇嘉平廿三日終自在須彌日月不

曾分凭欄欲聽人天語樹網風鈴已報聞

投宿崇明寺僧院有感二首

秋卷風塵在眼前蒼茫迴首重潛伏居停席帽曾孫
在驛路羶車左擔便日薄水山圍大地霜清木介臺
諸天禪牀投宿如殘夢半壁寒燈耿夜眠

禾黍陪京夕照邊驅車霑酒孝陵烟周郊昔歎爲犧
地藟子今論鑄狄年綸邑一成人易老華陽十賚諳
虛傳顛毛種種心千折祇博僧窓一宿眠

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

淡粉輕烟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

夕牙不黑集

三八

錄燈火焚樓似汴京

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

下猶記鸚哥喚客聲

舊院馬二
字龍采

釧動花飛戒未賒隔生猶護舊架紫青溪東畔如花

女枉贈親身半臂紗

惜別歡畱限馬蹄勾闌月白夜烏棲不知何與汪三

事趣我懽娛伴我啼

新安汪逸
字遺民

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

種醉殺瓜州蕭伯梁

抖擻征衫趁馬蹄臨行漬酒雨花西於今墓草南枝

句長伴昭陵石馬嘶乙酉歲計偕北上平方希直先
生墓詩云孤臣一櫬南枝恨墓

頓老琵琶舊典刑檀槽生澀響丁零南巡法曲誰人

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錫圭字禹錫好聽南院
韻老正芭常對人曰此感武南

法曲也

臨岐紅淚澣征衣不信平時交語稀看取當風雙蝶

蝶未曾相逐便分飛

已上雜
記舊遊

金陵惜別感秋螢執手前期易星君去我歸分贈

處勞勞亭是短長亭

丁酉秋日與龔
孝升言別金陵

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

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朱人

水榭新詩贊戒香橫陳嚼蠟見清涼五陵年少多情

思錯比橫刀浪子腸

杜若略和詩有瓶斷
橫刀浪子腸之句

舊曲新詩壓教坊樓衣垂白感湖湘開閨集教孫

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鄭如英小名妥詩載列朝
閨集中今年七十二矣

人擬陽秋家汗青天戈鬼斧付沉冥赤龍重焰焦園

火燒却元家野史亭

閩山桂海飽炎霜詩史酸辛錢幼光束筭一編光怪

甚夜來山鬼守奚囊

杜陵矜重數篇詩吾炙新編不汝欺但恐旁人輕着

眼針師門有賣針兒

于一握衣請論文高曾規矩只云云老夫口噤如啗

啞夢語如何舉似君

南昌王獻定字于一

盧前王後莫相疑日下雲間豈浪垂江左文章流輩

在何曾道有蔡充兒

帝車南指豈人謀河岳英靈氣未休昭代可應無大

樹汝曹何苦作虬蟄

已上六首雜論文史

挾彈按九輦轂雄老人望八臂生風夜溪占月高岡

上太白今過第幾宮

金陵胡叟號節軒

已下三叟皆與予同壬午年生七十

有

面似桃花盛茂開隱囊畫笥日徘徊郎君會造逡巡

酒數筆雲山酒一盃

盛叟字茂開子丹亦善畫常慶百花仙酒以養叟

江左英姿自處囊生兒亦號漢周郎碧牋黃紙疏窗

下映日鈎摹大小王

周江左名嘉曾鑒古工書子運庚字西有亦奇士

西佩心銜五世悲飾中祈死復何疑天公趣召非聊

爾一箇唐朝宰相兒

西佩名斯璋南昌劉文端之次子丁酉冬月歿于蕪湖旅舍

披髮何人夜叫天亡羊臧穀更堪憐長髯街口填黃

土肯施維摩結淨緣

長干塔繞萬枝燈白玉毫光涌玉繩鈴鐸分明傳好

語道人誰是佛圖澄

採藥虛無弱水東
輪仍傍第三峰
玉宸他日論班位
應次高辛展上公

過句曲望三峰作

讀建陽黃帥先小桃源記戲題短歌

未爲武夷遊先得桃源記
小桃源在幔亭旁
別館便房列仙治黃生卜築才十年
七日小刼彌烽烟
山神租璫請迴駕
洞口仍封小有天
竭來奔竄冶城左手持記詩
椰榆我選勝
搜奇在尺幅
食指蠕動願欲朶彭錢之後
武夷君我是婆留
最小孫
包茅欲作乾魚祭臥榻那容鼻
軒存老夫不似劉子驥
仙源但仗漁人指
憑將此記作券書
設版焦瑕自今始
君不見三

千鐵弩曾射潮漢東彈丸亦如此

再讀許友詩

數篇重咀嚼不愧老夫知
本自傾蘇渙何嫌說項斯
解嘲應有作欲殺豈無詞
周處臺前月常懸
下令祠時寓青溪水亭介周臺下祠間故云

有人拈聶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

蕩子朝朝信寒燈
夜夜花也知虛報喜
爭忍剔雙葩
燈花燭夜多寂寞
怨青娥一樣青
缸裏無花又若何

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

都都平文教兒郎
論語開章笑開堂
何似東村趙孝

究只將半部佐君王

魯壁書傳字不訛
兔園程課近如何
旅焚費晉權停
閣先誦虞箴五子歌

丁茵生挽詞

青簡封遺手跡新
郵書訃告不盈旬
銅盤辭去催長夜
玉札傳來促侍宸
早歲夢松成底事
千年化鶴更何人
立亾坐脫如彈指
童耄觀河又一巡

茵生無病坐脫故云

欽齋有學集卷八終

••

三

欽齋有學集卷八終



牧齋有學集卷九

紅豆初集 起戊戌
盡一年

題孟陽做大癡仙山圖

萬曆丁巳夏五月余與孟陽栖拂水山莊中峰雪
崖師藏大癡仙山圖相邀往觀是日毒熱汗濯濯
滴復輿上日落乃還次日孟陽憶之作圖筆硯燥
渴點染作焦墨狀至今猶可辨也去盡時四十一
年孟陽仙去亦十五年矣子羽偶從集上購得以
示余人世俯仰不堪把玩孟陽每拈首楞嚴中前塵
影事一語念之惘然因作歌題其上

牧齋有學集卷九

金匱山
房定本

大癡老人遊華山白雲滃起衫袖間玉簫聲滿車箱
谷抗手招邀竟不還孟陽不樂人間住燒松點墨天
都去三十六峰雲海中白月吳吟向何處愛畫都於
畫筍揆湖橋東畔石城南每對山窓圖粉本更從禪
榻傲浮鼠 大癡有浮鼠
戲後翠圖紙上流年去無跡筆端白汗猶
堪滴故人風致剩殘縑老我顛毛比焦墨楞嚴影事
不吾欺落卸前塵午夢遲兩翁執手仙山裏莫漫軒
渠笑我癡

和夢菴和尚補山堂歌

牀頭雙劍匣龍虎繡溫悲吟資毛羽宵來光怪橫甲



兵彌天倒寫修羅雨柴門白浪平江湖天宮岨峨地
極孤閃電金蛇裂如線憺恍豈知天有無有人用管
量天咫尺我笑斯人夢夢耳山僧貽我補山歌使我沉
憂霍狀起南條天高嶺千疊何人移置沙灣裏長沙
銅柱不曾腐規外星辰九嶷補東海揚塵未移日剩
水殘山何足數眼前突兀見此堂摩空浴日開洪荒
長歌仰視天蒼蒼河曲智叟徒徬徨

送人還白門

甘絮支牀老病身閉門消然二分春經殘自乞鄰家
火客到聊除坐榻塵流水故依垂釣叟桃花但引捕
牧齋有學集卷九

二

漁人秦淮舊日邀遊侶柳市鐙船念我頻

送蕭孟昉還金陵

雞黍交期雪涕頻相看語且霑巾鬚眉歷落如吾
友談笑分明見故人草白金陵吳殿月花開鐵柱晉
時春西江朋舊如相問破屋秋風剩此身

六安黃夫人鄧氏

鏡歌鼓吹竟芳辰娘子軍前喜氣新繡幃昔聞梁刺
史錦車今比漢夫人鬚眉男子原無幾巾幗英雄白
有真還待麻姑擘麟脯笑看東海再揚塵

秦淮花燭詞十首為蕭孟昉作

柳市春風蕩玉鈞香車寶馬簇紅樓鳳簫聲裏秦淮月偏照唐家紫綺裘

花合花開晝夜知圓生香樹長新枝道人不解人間事只道諸天花燭時

桃葉初迴聞闔風圓瑤方繡敎春紅都人傳說新粧好髣髴分明出漢宮

圖黃散黛笑傾城眉嫵何曾學畫成十二珠簾春半捲三山天下自盈盈

潑墨攤書香母遲鬪茶才了又徵詩清心玉映堪題品林下風流更有誰

牧齋有學集 卷九

三

香奩申旦戒雞鳴欲覓封侯少婦情敎斷侍兒歌子夜洞房齊唱豫章行

十五盈盈比莫愁將雛一曲倚筵篴莫辭年少矜夫婿珍重生兒字阿侯

生兒那可不如孫壁月瑤枝總莫論嬌小未知吳苑路夢腸何事繞閨門

繡佛旂前祝夢熊金光夫婦宿因同朝來鬢髮臨粧鏡早有明珠現髻中

春浮春色在花前湯餅筵開抱送年摩頂不須求寶誌老夫斟雉是彭蠡

吾家歸佛長孫曾名字都依日月燈最是兩家繁種姓不妨齊作白衣僧

詩老才人各擅場紫簫紅錦競催粧衰翁自分如三老花燭詩中祝弄璋

戊戌中元寓僧舍毒熱如坐甕中偶見王孟端畫竹漫題二絕

天地洪鑪鍛不休赤烏夾日火雲流誰將玉律迴殘紙吹動琅玕萬葉秋

竹埤梧垣久陸沉舍人潑墨尚蕭森閉窓展卷如尋夢遮眼猶餘一院陰

牧齋有學集 卷九

四

次韻酬覺浪大和尚

誰云花果自朕成五百年來墮鬼坑師子野干同說法土鼻水母各齊盟燈千半夜傳時密月向千江落

處明自古崑岡能辨玉莫將燕石誤題評

戊戌新秋日吳翼之持孟陽畫扇索題爲賦十

絕句

長日繙經懺昔因西堂香寂對蕭晨前塵影事難忘却只有秋風與故人

斷楮殘縑價倍增人間珍賞若爲憑松圓遺墨君應記不是緇雲卽送僧

孟陽別妓有緇雲詩扇

參錯交蘊黯淡燈扁舟風物似西興每於水濶雲多處憂盡架柴乞食僧

畫裏僧衣接水文菰烟蘆雨白紛紛看他皴染無多子只帶西灣幾片雲

細雨西樓墊角巾髣髴香篆淨無塵如今畫裏重看盡又說陶家畫扇人

落葉蕭疎破墨新摩挲手跡淚霑巾廿年夜月秋燈下無復停歌染翰人

輕鷗柔艣羅江烟櫓背三僧企脚眠只欠渡頭麾扇更岸中指點汎江船

次齊東隱集

卷九

七

春水桐江訣別遲孤舟搖曳斷前期可憐船尾支頤者還似江干招手時

一握齊紈颺劫灰封題鄭重莫頻開祇應把向西臺上東海秋風哭幾回

秋風廿載哭離羣泉路交期一葉分依約情人懷袖裏每移秋扇感停雲

題呂天遺菊齡圖

青衫皂帽自盤桓老圃秋容相向寒顚影不須嗟短髻黃花猶識晉衣冠

甲子遷訛記不真東籬花是老遺民茫茫四海山河

裏剝得陶家漉酒巾

秋花愁絕朔風塵飲露餐英蛻此身近日東郊難占籍衆香國裏作頑民

柴門低亞插籬新長爲寒花鎖綠筠不比桃源在人世春來勾引捕漁人

碧梧枝下晚香花風味依朕故相家歎息五侯零落盡南山其豆邵平瓜

半樹梧桐小院陰黃花幾朶照清襟落陰閒淡人如菊長向籬邊養道心

題歸京恭僧衣畫像四首

秋齋有學集

卷九

六

莫是佯狂老萬回壞衣掩脰髮齊腮六時問汝何功課一卷離騷酒百杯

周昞殷母又刳灰緇衣僧帽且徘徊儒門亦有程夫子贊歎他家禮樂來

紫殿公帑溺正衙又從別室掉雷車天公罰作村夫子點簡千文與百家

罵鬼文章載一車嚇蠻書檄走龍蛇顛書醉墨三千牘聖少狂多言法華

吳江吳母燕喜詩

酒熟餘杭燕喜初春盤入饌鱸江魚閒居賦裏長筵

早野史亭前視膳餘歲晚雞豚存滷臘夜闌燈火續
班書史家他日賢明傳不道闕門卽倚闥

元昭太史約過村庄却寄二首

承明取次候花磚醉月行春樂事偏金管却遺分韻
客銀箏同上泛湖船相如舊賦青琴在謝眺新詩紅
藥傳辛苦玉堂諸學士上陽東去卽登仙

東山絲竹正駢羅雜淚閒居意若何飛蓋擁門停列
炬高軒夾巷候鳴珂詩成點筆羊何和舞罷移燈趙
李過我有燭花新釀酒遲君同醉莫蹉跎

戲題付衣小師

朱子才學集卷九

宗門強盛教門微講席荒涼聽衆稀冷淡衙門圖熱
鬧他家付拂我傳衣

婁江謠五首

赤丸宵伏白丸藏片檄橫飛不下堂柳市高樓聞夜
語桓東記取少年場
退衙開卷一儒生簾閣茶烟一縷清官燭夜闌鈴索
靜銅籤遙應讀書聲
杖衣上馬絕飛埃百石弓弦霹靂開千騎跨坊傳炬
火使君海岸射潮回

英年白晢氣如虹下馬文章上馬弓吳下兒郎應錯

認周郎那復在江東

皇天老眼詎茫茫誰把民謠達上蒼天若可憐窮百
姓便陞州守做都堂

石鏡

石鏡塵埋錦樹空珊瑚筆格臥牆東山喧海闢籬門
外燕乳鶯啼啼環堵中投筒兒看烹草白儲耕婦挿野
花紅香蓮扁豆催詩好還許排年餉老翁

送黃生達可歸嶺南

門盈蛛網榻盈塵有客經過縛帶新種菜自憐秋圃
晚看花猶說曲江春文章金馬霜前淚故舊銅駝劫
後人記取荔枝香酒熟盈尊寄我莫辭貧

牧齋有學集卷九

八

後送達可

秋水柴門執手辰五羊南望重霑巾白楊蕭瑟多良
友碧血輪囷有故人洗面不堪對老淚濯纓猶喜刺
閒身明年再釀荔枝酒更與松醪鬪小春

孟冬十六日偕河東君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
拜先塋將有事修葺感歎有贈效坡公上巳之
作詞無倫次

世間虛名巧相左南箕北斗常欺我村庄自昔號芙
蓉竊紅落紫無一朵况復西風捲濁浪水浸籬門潮

打座攤書仰屋百不耐與君聊鼓西山柁我家丘龐
拂水西屏山鏡水天所貽礪水懸流雲浪疊堤樹迴
合虹霓垂喪亂奔波缺灑掃負土營墓心叅差每驚
秋風響松栝常懷夜雨鳴棠梨佳城鬱鬱掩地肺草
木升長禽魚滋夷陵沈灰息漂蕩陸渾新火回赫嘉
宣武中天遺環衛神燈午夜懸靈旗萬里黃山在何
許清秋白露空嗟咨與君瞻拜共霑酒殘生贏得松
楸在憑君拮据理菟裘放我蕭閒居畏壘新豐粉榆
剪榴翳平泉花果護蓓蕾枝撐蟹舍傍滄浪捫擋漁
庄聽款乃癸亭夜月聞舊詠丙舍朝陽發新彩炊飯

牧齋有學集

卷九

九

胡麻正好種釀酒菊花旋應採秋原落日耦耕孤春
野新晴儘相待生涯於陵同灌園世事麻姑問滄海
夫負妻戴良可師鸞侶鷗盟終不改是時小春十月
天萬株紅滿千株顛白帝自誇冬藏富青女不伏春
工妍北斗朱旗互閃燦炎光火繖相後先衣錦城中
花盡醉將軍樹上枝欲燃五百年來漢東國山川文
縠仍依朕朱顏彌惜丹黃候白頭肯受霜風憐停車
酌酒成一笑坐覺妍媛回芳年白雲丹楓晚逾好夕
陽重上西湖船

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戲作採花釀酒歌一首以
詩代譜其文煩其辭錯將以貽世之有仙才具天
福者非是人也則莫與知而好好而解焉

昔從武烈卜如響許我美酒扶殘年搜訪徵求越星
紀出門西笑終茫朕長干盛生胎片紙上請仙客枕
膝傳老夫捧持逾拱壁快如渴羗得酒泉歸來夜發
枕中秘山妻按譜重註箋却從古方出新意洩和齊
量頻節宣東風汎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間琬琰
之膏烹碧酒獨饗良恐欺人天請從酒國徵譜牒爲
爾羅縷辨聖賢刳初地肥失已久天上飲樹誰人取

牧齋有學集

卷九

糟醕熏酣沉世界不解採花能釀酒採花釀酒誰作
恣終古修羅是元首選擇名花代麴蘖攪翻海水歸
樽鹵儀狄杜康非祖先糟丘酒池等便洩此方本出
修羅宮百花百藥爲酒母雲安麴米縮柘漿沱治酒
才須四友釀投次第應火候揉和停勻倚心手回潮
解駁只逡巡色香風味無不有纔傾郁烈先飽鼻未
瀉甘旨已滑口豈同醇酎待月旦不用新豐算升斗
君不聞仙家燭夜花花葉如餅圓且窪花中醞酒法
瑞露折花傾盞飛流霞又不聞西國葡萄漿散花供
佛上妙香狼藉萬石美大宛珍重十斛輕西涼漢家

百末歌郊祀楚人桂酒朝東皇布蘭切桂總殊勝索
郎醺醉皆尋常喚妬不憂天帝責業力更笑魚龍忙
它時雜林共游戲還邀舍脂醉一觴是夕秋窓淨如
掃銀餅酒香碧月好瓊漿已扣藍橋姝油囊休貫餘
杭媼開籥勸我傾一盞駐顏熏髓胡不早舉杯邀月
復再拜敬受天祿酌頌禱君不見東坡先生昔南遷
羈窮好事劇可憐黃州蜜酒惠州桂再釀不就空流
涎雪寺松黃但湯液羅浮鐵柱徒刻鐫餅精麴良亦
長語持香節辣非真詮爾時朝雲正侍側袖手不與
扶危顛老養餽歡復爾爾雲藍小袖寧無愆坡聞此
收齋有學集卷九 二

語應噴飯大笑索絕冠纓偏

勸讎愁大師夢游集累夢曹溪僧攜卷冊付囑
感而有作

曹侯溪下水淩澗一瓣心香度却灰物象總憑九鼎
鑄道場終待四依開明燈半夜言猶在落月空江水
不回壞衲短衣殘夢裏十年獵隊看椎埋

桂殤四十五首 有序

桂殤哭長孫也孫名佛日字重光小名桂哥生辛
卯孟陬月殤以戊戌中秋日聰明勤敏望其早成
擬作志傳毒痛愚塞啜泣忍淚以詩代之效東野

杏殤之作凡七言長句十二首斷句三十三首歲
在屠維大淵獻如月二十五日蒙叟記

銀輪丹桂翦枝枝壁月新圓汝命虧世上無如爲祖
好人間只有哭孫悲踏翻大地誰相報叫斷高天竟
不知身似束柴憐病叟拾巢空復羨鴉兒

早知奄忽石麟徂抱送何煩孔釋俱七歲已看過項
橐九齡那得到楊烏錦樓未許傳龍種石鏡何曾照
鳳雛裴白思公猶研北空將禿筆架珊瑚

杏殤那比桂殤悲八桂林摧最好枝總是中原無獨
角不應東國有長離驪島盡地標秦塞騎竹朝天習
牧齋有學集卷九 三

漢儀臨穴正如哀奄息傷心豈獨爲家兒

純袴膏梁事事無筆牀硯匣與身俱字裁破體雙飛
白書記他生一串珠滿口阿嘔皆諷誦經心辟呬每

奔趨寒窗避席更端處燈火青螢閃坐隅兒好爲飛
雙飛白鈞剔清整少暇聊
作影紙非肄業及之也

序序威儀長者同佩鵬選履好兒童鳳生種性之無
裏稚齒光陰研削中舍北空閒反躅井牆東辜負放

鳶風可憐住世三千日蠹死螢乾一老翁

鼠獄雞碑不關工恰宜石室從文翁挑燈每自將膏
續吞紙何曾爲腹空憂約鳳麟成伴侶指麾飛走付

沙蟲鍼鋒細字叢殘紙牘有寒芒上白虹見讀孟子
麟章忽索筆疾書云麒麟會走凡獸也會走鳳凰會飛凡鳥也會飛云云不知何謂書已多手裂或自吞之

玉雪肌膚額髮青秋堂自伴讀書螢編摩楷正憎塗
乙嬉戲端詳恥琢丁頻窘塾師窮易跡自搜蠻語演
禽經與京却美楊家子帝夢居朕界九齡見讀大學
即授筆注其上云錦發前賢之聲也製字大小本自爲笑疏今亡矣又一日問塾師一字臥則爲一豎爲何字塾師無以應乃出字書爲塾師解之親黨皆畏其辨難

月中田地久荒蕪領兔重生信有無閨景即看今夕
滿桂輪先報一枝枯紅牆銀漢傾愁雨碧落金波寫
衣齋有學集卷九

淚珠豈但中秋荒蕪賞何曾見月不嗟吁
每憶扁舟出水村牽衣挽袖笑迎門聞呼阿唯聲如
響問字摩挲膝尚溫閣筆栖牀畱入冢把書升屋與
招魂小樓厨角封題在蛛網橫斜澹墨痕
七十長筵燕喜新充閭先報石麒麟多生欠汝千行
淚此日拋予半箇身往往風風傷短羽家家豚犬竟
長春呼天擲地都無分迴向空王證往因
佛日爲各本佛奴臨行大士數提呼業山風肯從茲
倒淚海今生爲汝枯香像啣悲頻頂禮金經捫泣重
箋疏筆端舍利含桃許憑仗光明度冥塗

端正騎羊委佩紳弓腰劔背肅稱臣清除牀席鋪行
殿排設羅喉拜主人後夜雞鳴催出日早時龍馭啓
清塵帝車仙仗應憐汝玉几先教傍侍宸見三四庚
姪坐衙指其頂日他日要紫紗帽也

桂闕荒涼月輦歌銀輪天子眼迷離不知誰弄吳剛
斧砍斷中央桂一枝

老大嫦娥掩素幃蟬蝦蟆金背任騰飛桂枝零落無人
管天上分明少月妃

兎泣蟾愁天老悲月宮樹倒更攀誰秋風從此無才
思不爲人間生桂枝

衣齋有學集卷九

四

扶頭側枕語流連點漆雙珠轉膝朕執手一呼吾去
也可知少別已千年
阿婆手壓桂花漿桂酒先期酌桂郎酒熟可憐誰喚
汝開筵辜負滿鉶香
作意懣懣忍歎吁不禁蜚鼻又露鬚無多老淚宜珍
惜畱取摩挲潤眼枯
古字新書日幾番一回瞥見一加殮攢花簇錦徒遮
眼贏得長時弔淚痕
寒燈殘夢影徘徊問汝因何去不回報道重湖限泉
壤孤魂無伴若爲來

銅山秋夜應霜鐘玉石崑崙餘燼同蕙折芝焚如殺
寂空將白筆訟西風

大野祥麟沒網羅破胎戕卯恨偏多天公自放鉏商
手反袂霑袍可若何

桂子元從月地移月圓如此桂何之而今剪紙爲圓
月便是招魂背祝時

黃鶴啣書便却回金衣咬喋暫裴徊八年飲啄樊籠
裏不是仙家肯下來

戊子歲予在南京夢黃鶴下牛
野堂庭除金衣鸂鶒身如長人
驚顧錯愕先宮保抱持捉
付後院蓋生兒之祥瑞也

摩錫嘉名白木公懸弧便擬付彤弓桂宮迢遞丹枝

永齋有學集

卷九

五

剪姓氏長畱在月中

兔園挾策咏綿蠻寸管雕鏤便不閒月窟天心怕穿
漏可能容汝住人間

揮毫潑墨氣如虹鸞鳳麒麟指掌中笑殺細兒矜乳
臭塗鴉蟠蚓號神童

金天醉後事如麻稷下雄談噪井蛙可惜吾家黃鶴
子空餘爪背向黃沙

征西堂構倚孫枝琬琰流傳述祖詩不道客兒先短
折八公草木也淒其

抱子將孫婉晚同家兒諧噱每忽忽如今笑口翻鳴

咽誰復開顏喚阿翁

中年埋玉涕霑巾好友過從假喻頻腸斷松圓今隔
世平分老淚與何人

神情秋水貌春風鄉里嗟吁美聖童只有一般還基
汝書淫傳癖類家公

衰年坐膝愛兒駒掩口捫衣負劒初不是警書并解
字何曾輕挽阿翁鬚

臥牀猶自惜居諸宛宛呻吟雜誦如定是重來駒魯
士送行唯有七篇書

見屬續前口誦孟子曹交
一章國音落語訖而逝

童牙勤苦傍燈檠文字因緣宿世成指點之無餘習

牧齋有學集

卷九

六

氣樂天猶自悔前生
清明喘息一絲如片紙親身自潔除宋刻蒙求元學
范叮嚀收拾幾編書

飛白雙鉤又八分丹鉛甲乙正紛紛鍼鋒小字巾箱
本狼藉僮奴滿陌焚

綠沈湘管葬沉沙五色斑斕夢未賒百道光華埋不
得冢中定有筆生花

難字分標朱墨行俗書鈞剔正偏傍天家也要三倉
學召作修文最小郎

庚寅劫火六丁焚綠字丹書運上天汝去箋書應乞

與絳雲樓閣故依然

玉府飛璋理汗青
緋衣趨召看新銘
靈璽瓊笈多多許
先問祗園百卷經

謫來塵壒八星霜
歸去仍依香案傍
驚怪滄桑比人世
玉樓新記換良常

團桂新宮月駕移
金樞玉兔整威儀
白衣上直隨青輦
長把王孫第一枝

福城解唱善財歌
續息熹微念補陀
記取華嚴樓閣好
三生彈指一塵過

花針蘭鵲拾來無
畫水殘生戀鳥烏
會得昌黎問天
本齋有學集

卷九

十二

語也應再拜謝玄夫

九十偕壽詩爲張秋紹大父振吳翁作

元氣充盈在一堂
眼中稀見此禎祥
碧山尚齒前無輩

鴻案齊眉老益莊
合算耄期登二百
相携子姓輒尋常

當筵何用譚軍國
良士惟廣懸蟬章
翁好懸蟬章故云

九句五代詩壽邵母錢太孺人

薪傳令祖母也

九十慈幃百歲臨
樹槐高竝玉山岑
郎官宿叶孫枝茂

婺女星依壽母深
安樂一窩如地肺
陽和五葉見天心

高堂亦是彭鏗裔
燕喜吾應奉雉斟

牧齋有學集卷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

紅豆二集起巳亥
盡一年

已亥正月十三日過子晉湖南草堂張燈夜飲
追憶昔游感而有贈凡四首

彈指經過十九年持螯把酒菊花前流光冉冉看棋
去往事騰騰中酒眠風伯訟隨天醉判井公博與帝
爭偏夜闌秉燭非容易開口何辭一笑顚

書閣清齋初度辰祝筵酌酒最情親貫花貝葉繙長

壽炊飯香杭請應真席上牛嗟揚驪客井邊偏笑繫

腰人湖南舍北同春水蕩槳相過肯厭類辛巳九月初
余六十初

牧齋有學集卷十

度避客南湖子晉爲余開法筵供貫休十六應真像
爲余祝進坐客有戈莊樂李孟芳孫子長諸君今同
去者半矣

迎門展齒走兒童一握歡聲笑語中盤簇試燈春宴

餅簾喧畱客石尤風金杯醵後輕浮碧銀樹花前早

放紅夢裏華胥光景在未應惱殺白頭翁

藍風刮雨過蒼茫安穩南湖舊草堂玉府珠林羅典

籍芝田蕙畝長兒郎殘編魚蠹春燈靜近局雞豚社

酒香有約延綠韋間權莫令餘子問滄浪飲罷歸舟
披酒不寐

申旦成咏越七日過舟過玉峰捉筆
書之以貽子晉聊博一笑兼祈繼聲

酒逢知己歌贈馮生研祥

老夫老大嗟龍鍾綠章促數筵天公天公憐我扶我

老酒經一弓搜取修羅宮山妻按譜自洩和餅盞汎

溢回東風世人醺糟歌醺百不解南鄰酒伴誰與同

昔年嘗酒別勁正南薰獨數松圓翁此翁騎鯨捉月

去我久情騰四顧折簡呼小馮馮生經奇貧好事癖

王聱叟略似儂對酒開顏解欣賞安詳舉杯徐俯躬

沾唇薄吮未忍嚙吮咀風味防忿忿妙香紆徐染臍

腑餘甘次第回喉隴一盞沉吟逾食頃三杯緩酌過

日中沈冥似帶聲聞酒頻申應記禪定功旋觸冷雲

灌香水更收月魄開天容停杯樞衣起再拜賀我受

牧齋有學集卷十

天百祿邀神工請君復坐三歎息酒中知己今遭逢
不惜側囊傳譜牒重與促席論從頌自從兵塵暗天
地人世猿鶴并沙虫糟丘一成廢舊築酒泉列郡隴
新封上清玉冊天厨醞錫我送老仍送窮老夫自願
爲尊蟻吾子何妨號酒龍君不見宵來雲月何臃腫
箕風畢雨俱濛濛天駟光芒直南斗酒星蕩漾臨江
東共犁天田種秫稻長穿井絡傳卽莫辭酒戶小
莫放良夜終玻璃小鍾更起數爲壽天街酒旗正閃
紅花紅

乳山道士勸酒歌道士閩人林
古度茂之也

乳山道士年八十短褐蒙茸鬢蕭颯早時才筆綠沉
管老去行藏青箬笠亂後處處無歡娛寐語行歌自
嘔泣不爲老景戀桑榆不爲兒孫謀拮据仰天指盡
只書空踏地玲玕每側立南雲北戶眼淚枯細柳新
蒲衫袖濕唐衢哭世何夢夢東方罵鬼常噴噴是時
孟陬揆初度祝筵酌酒賓朋集門生扶老昇藍輿山
僧好事送米汁當頭荷鼓占角芒掛壁龍泉看鑪煙
勸君開口盡一觴聽我長歌解於悒君不見脩羅
海作酒漿規取日月爲耳瑤手撼須彌尾掉海擎雲
把日孰敢當刀輪飛空海水赤五絲繫縛善法堂

牧齋有學集

卷十

三

絲孔中遁刺促八臂千手強強梁又不見太行王屋
高萬仞愚公面山苦其峻子子孫孫誓削平帝遣夸
蛾助除糞穢滿南征從此歸翟道徑絕騁八駿靈胡
仙掌如等閒河曲智叟空目瞶人生變化良緯繡蛤
水蠅九量寸尺夸父策杖追日輪豎亥徒步算八極
曾連細兒黃鶴子爪背雄誇帝秦客咸陽暗啞避赤
符天帝聘胎寢金策我昨南遊浮洞庭具區粘天社
橋青涇水瞥見征旗閃朝那復報戰血腥靈虛凝碧
張廣樂珠宮貝闕刊新銘錢唐破陣樂舞闌兩耳聾
轟喧震霆龍宮宴罷天欲白回車却過蔡經宅天廚

得酒正初筵金盤麟脯取次擘麻姑易爪向余笑人
世茫茫抵博奕漫道東瀛已三變又見蓬池淡於昔
勸君酒聊從容聽我長歌曲未終長繩何當繫白日
漉囊那可盛春風誰駕青牛逢富媼誰騎白雀欺劉
翁蒼梧崇朝起池水柱宇半夜啼居庸銅人休嗟冶
新鑄銅駝會洗塵再蒙主稱未晞客既醉蕙葉多碧
桃花紅雞窠叟鶴髮翁且辨一醉莫惱公伸腰坦腹
春睡足九陽旭日高禺中

送南雲和尚

鴉尾旄頭道路艱江干吹笛淚潛潛芒屨露肘朝天

牧齋有學集

卷十

四

去敗絮蒙頭乞食還故國身仍啼楚幕中原鹿正走
秦關崆峒仙仗無消息萬里軍持且未閒

戴花易書詩贈泰和楊弱生

載得名花換異書章江一棹好春餘花如姹女辭金
屋書比黃衣下玉除青鏡瑤芳啞換馬碧山芸草喚
焚魚新書塞屋花仍放載酒爭過楊子居

贈同行康孝廉

青簾烏帽孝廉船載酒移花共泝沿長日素華凭几
看秋風湘帙對牀眠衆香國裏分香去羣玉峰頭挿
玉旋州棹却迴圖畫好有人吟望指登仙

已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

國靜涵司農枉訪卹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

清衆俱集卽事奉呈四首

四衆諸天擁道場迢然飛錫指江鄉
荜堂忽漫移蓮座老衲何曾下石牀
心有光都映澈身雲無地不

清涼新炊自菴田家飯應供居狀發衆香

緇衣二老度清流淡泊儒門未許收
豈有豎拳訶李渤但聞開口喚裴休

三災風火雷青鉢七日人天護

白頭十卷首楞消後夜雞鳴新報五更籌

江村炎日淞筵清設松濤洒面生忍艸隨風承語

牧齋有學集

卷一

五

軟蓮花裁服着身輕金輪影裏鳥三足寶月光中鶴

一聲拂水靈岩雲似帶招尋那復限牛鳴

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觀天知眼

闊多生持地學心平蟪蛄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盡

角爭放箸與公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題荷花畫扇五首

春風桃李花盈盈在何許荷花是可人作儂好伴侶

莫倚蓮花語將儂去比他祇應不解語人喚是蓮花

生年慣嬌疾不記儂生日五月荷花蕩傾城爲儂出

漫說蓮花國蓮花國在西生來並嬌小同住若耶溪

鏡裏蓮花面憑君自看取蓮花不生髮那得生蓮子

戲咏雪月故事短歌十四首

康樂言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中秋卿

病伏枕間思良辰美景無如雪月此中樂事可快

心極意者古今亦罕尋繹各得七事系短歌以資

調笑若山陰藍關之雪牛渚赤壁之月不免寒餓

雖可清神濯骨今無取焉庚子中秋十三夜書

周武王

赤鳥橫飛王屋熱流光化作十丈雪祝融河伯來會

朝共路同雲奉玉節把旄仗鉞誰最強師臣百歲方

牧齋有學集

卷十

六

鷹揚應憐風雪垂竿夜獨守丹書渭水旁

穆天子

黃臺高丘夜飛雪白雲西沒瑤池碣草澤茫茫獵銀

海萬里玉門斷車轍黃竹歌殘八駿催化人只解攬

袂回還憑雪嶺看西極却上中天千仞臺

宋太祖

香孩兒占銀世界滕六漫天作狡獪趙家黥槍席帽

來扶頭學究迎門拜江淮蕩掃闕廣仄不敵銷寒酒

一杯最是五龍酣睡客夢中失笑墮驢迴

蔡州夜捷

蔡州夜雪嚴城閱馬牛毛縮賊徒醉天兵半夜縛元
兇懸孤城中但愕貽軍聲鵝鴨總如雷昭陵汗馬蹴
雪回相公振旅堂堂去日照潼關四面開

謝家詠雪

謝家庭除香雪洒玉樹芝蘭鬪佳冶柳絮因風絕妙
辭何煩絲竹供陶寫風流宰相中年時哀樂應防見
女知擁爐閒話淮淝事還想東山一局棋

龍門賞雪

龍門雪飛歸騎緩相公傳呼且莫返厨傳烟中續續
來歌姬促坐燕玉煖花宮漏殘金縷歌此際重城鈴
索過瓊窓玉戶沉沉處三尺屏風樂事多

宋子京修史

玉堂夜雪清如水麗豔遠山夾紫几貂冠翠被宮錦
袍摩挲銀管修唐史燭花舒光墨湧波煖寒雙進金
巨羅回看青簡還自笑蘭臺蠶室當如何

月宮游

銀橋平砌金波路銀河一帶如繩渡太真却妬竊藥
人月宮不肯多時住霓裳拍序慢迴波三郎畫肚記
來多月中天子莫懊惱天上曾聞竊九歌

嵩岳嫁女

仙家花燭世希有書生相禮羣真後嵩山移作桂輪
宮燭夜花傾數巡酒莫道人間隔幾塵市朝陵谷頗
相聞開元天子來何晚爲救龍神蕩祲氛

西園公燕

郭中公子敬愛客飛蓋追隨共茵席丹霞明月照羽
觴良夜高吟晏金石遊燕差池歲序驚陳王多暇最
關情魚山月似西園好獨向寥天寫梵聲

庾公南樓

武昌城樓月如雪庾公高興中宵發城下江流照碧
波猶帶胡牀音時月南戒江山半壁新月華應不染
邊塵晉陽夜月重圍候也有登樓清嘯人

洞庭揀橋

龍頭畫船載清醪李娟張態歌喉少迴塘十里接包
山一曲霓裳鋪未了五宿澄波皓月中玻璃地界水
晶宮海山溪鎖君知否近岸還防引去風

西廂記

由來張宿天河下鵲橋近倚蒲東舍一聯花影拂牆
詩千秋明月西廂夜雙文薄命莫吝嗟至竟天工不
算差縱是楊妃會傾國何曾桃李不開花

李半烟竹笛

老蛟橫笛山河斷吹破李牟烟竹管乖龍耳聾鰲足
僵楊子江心月如澣餘音寥亮度吳關白翎海青颯
杳還會須重截龍吟竹劈裂秋風木葉山

續得二事

威寧海

才帳燭紅雪如許打番夜卒杖衣語金杯玉勒賞未
足笑指雙鬟將勞汝胡笳烽火公自誇宵來背癢知
誰爬威寧海子新封好重擁妖姬醉雪花

棋盤街

天街白月淨如掃元相入朝銀燭早停車嘯解朝
牧齋有學集卷十

衣禁鐘欲動天門曉閣道崩潰輦路傾玉堂佳話感

昇平竹沙蘆月江村夜歷亂漁燈似火城

徐元歎勸酒詞十首

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
盡江東畱得一徐波

項肯交游異世塵衣冠潦倒筆花新後生要識前賢
面元歎今爲古老人

羣少驚才互擊摩美名佳句竟如何倡樓樂府傳多
少聽取雙鬟第一歌

半是哦詩半治魔沉沉花漏轉星河句中烹煉焦牙

種煉出新篇當羯磨

斷袖分挑記嘯歌沈侯懺謝六時過香消睡足溫殘
夢比較人間好夢多

吳儂每詫好冠非循約偏嗟短髮稀只有蓮花消瘦
服秋來仍是芰荷衣

酒海花枝夢斷餘鰕魚枯削恐難如冷淘淨肉家常
飯不用門生議蟹鉏

晉井荒臺愁殺儂巢車無那老扶筇新蒲近入靈巖
社共哭山門日暮鐘

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長明燈下須彌
牧齋有學集卷十

頂雪北香南見兩人

瓜圃秋風嘉會成鄰翁泥飲款柴荆殘燈冷笑人間
事白帝倉空石鼓鳴

覺浪和上挽詞八首

予與浪丈人武林邂逅契在忘言吳苑勝迹跡同
交臂俄聞順世早已隔生歎夜壑之負越感晨鐘

而淡省利竿却倒智鏡云亡斯世如長夜之熄燈
伊余如跛人之奪杖未能免俗敬製挽詞以哭吾

私非誰爲慟云爾

雲心洒落鶴身輕覲面真令水觀成莫道三生隔眉

宇琉璃白月自分明

石室分籌了未曾雀喧鳩鬧正惜騰恰如黑月昏黃

候吹滅龍潭一紙燈

踏翻大地攪長河一葦橫江也較多解道廓然無聖

句依朕平地自生波

錫杖條衣挂影堂西齋依舊一爐香趙州未會安閑

法尚倚山門見趙王

驟雨沈灰劫未窮長干一夜起嵐風諸天比歲頻垂

泣細雨如絲只爲公

智海波騰識浪奔溪籐海墨總瀾翻杖衣辭衆跣趺

牧齋有集

卷十

十一

去才顯毘耶不二門

須彌拍碎信訖坤曾向龍湖徹底論誰復夜閑接軟

語空餘落月似金盆

宗眼相期訂汗青五花重理五枝燈傷心僧寶憑誰

續也似人間野史亭

靈巖方丈遲靜涵司農未至

台屏春淺日初遲接足高僧晏坐時丈室祇應禪老

共琴堂只與片雲期梅橫綈袂迎人笑鶴曳玄裳入夢

疑凝望空庭指頑石兩人心跡有君知

靈巖呈夫山和尚二首

經年期約訪花宮一坐渾如小劫終厭窺語言殘夢

後欠阿情緒薄寒中方嗟下界初禪火又感空門四

樹風感數天界浪老順世兼有後五百年剎竿苦語月落長明燈焰焰夜闌

獨向禪廊紅

一入香林與世分杖藜侵曉過層雲日光下塔穿嵐

氣池影搖窓割浪紋大地忽生應置答諸天退位可

相聞片雲只在琴臺畔迎笑亭前舉似君

錫山雲閒徐叟八十勸酒歌

此翁輕俠少無比白馬黃衫賤統綺千金借客都市

中一曲嬌歌笛林裏老來入道學閉關縛屋看雲惠

牧齋有集

卷一

十二

錫間看盡浮雲變蒼狗雲忙不似此翁閒今年八十

尙抖擻百八數珠不離口僧窓打睡關雞人佛火挑

燈臂鷹手我亦明年釣渭期爲君先唱壽筵詞大家

掙札雙眉眼看取蓬萊水淺時

周安石七古

梵行儒風共一家條衣丈室似毘耶青蓮池養新幽

藥紫柏林披舊貫花長日經聲停院竹清秋佛火淨

窓紗壽鴈昂醉油囊酒劫日何曾算歲華

靈巖方丈遲靜涵司農未至

臘臘重碧泛深唇花覆楸枰日未移大好三分春色

莫恰逢平日解醒時安排星海懸棋局錯列天街樹
酒旗綠柳乍眠鶯乍囀且扶殘醉挽長眉

跨下橋邊賺釣舟持竿傲兀擬羊裘浮雲逝水秦炎
火芳草番楊漢碧流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
銀鈞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

淮陰舟中憶龔聖予遺事書贈張伯玉

幕府遺民盡古丘長淮南北恨悠悠龍媒盡得神應
取魚腹詩成鬼亦愁青史高文留劫火綠林微薈寄
陽秋對君桑海繡餘錄老淚平淮楚水流

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張燈夜飲酒罷有作
神居仙治氣葱龍山響雲興闌檻中東夏衣冠餘白
髮西臺堂構又春風架披湘竹標黃白杯壓蒲萄泛
碧紅從此經過無信宿書莊酒庫總相同

地事天霧晝冥冥齋閣清晨拜六經隱几新聲千律
呂紫窓古字照丹青文喚寫豕都疑亥學笑食魚每
食丁慙愧師丹老多忘貝多葉裏讀書螢

繁華第宅太平時山滿高樓夜宴遲醉倒綠窓寫作

冬行方思集

卷十一

主笑喧紅袖祭爲尸重簾勸酒鸚哥語促坐分甘燕

子窺彈指昔游今四世當筵引滿復何辭

春寒料峭管絃清坐看人間滄海更樂闌龍宮催急

鼓歌穿魚鱗出重城電驍雲北天舒笑月轉花西帝

解醒狂殺婆留老孫子醉看牛斗到參橫

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

堂梅公古巖計百諸君子

重城珠翠照邦清玉樹歌聲蕩玉鈎明月二分都掩
去誤人殘夢到揚州

別去騰騰只醉眠三杯天酒半龕禪江風吹落仙音

譜似佛修羅琴上絃

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聲水調何誰解梅村愁絕

處秣陵春是隔江歌

雲藍小袖盡傾城逐隊燈前謝小名莫道掃眉才子

少墨兵酒海正縱橫

舞豔歌嬌爛不收南朝從此果無愁笑他寂寞新亭

客掩面悲啼作楚囚

紅筵綠酒競留春鞦韆弓鞋一樣新銀燭有花還解

笑風光偏賽白頭人

花落花開祇一晨判將嚼螭抵橫陳九歌本是人間

水行可集

卷十一

曲天上何曾愛二嬪

遊絲白日忽成嵐柳絮春風故作愁寄與多心經一

卷色空空色任君參

孫郎長筵勸酒歌

人間何處開笑口憤悶試問黃衣叟烏黔鵠白誰使

狀鼻豎眉橫亦希有君不見彭篋孫子八十翁頭童

髻禿兩耳聾客來稱壽百不應反踴蹀情追兒童又

不見孫郎三十英妙年蘭成射策爭先鞭華堂高會

稱燕喜撞鐘伐鼓開長筵長筵錦繡裝吾谷對酒西

湖泛晴綠褒衣宿素擬致語小隊雲藍度新曲主人

燕客露未晞千金爲壽徵歌詩滿堂詞人齊授簡老
翁曳杖前致辭君家門第不可當青油暢毅壽省郎
邇來科名尤烜赫夷陵湖來塔放光毳帳前頭海子
側潼酒駝羹賜顏色柏梁筆札傳拂盧槐木音聲動
鄉國東門銅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見桑海燕山馬角
可憐生揚州鶴背知誰在天關海口未通津銀海又
報生埃塵漁陽白雀自賓主魚兒杜宇猶君臣江村
夏木冬起電東鄰田父額生角詎神何用惡實沉罵
鬼祇應倩方朔春光淡沲春寒輕春女如花春酒盈
一杯便可邀常醉一笑何妨喝月行如此郎君如此
老黃髮青春各言好尋花長與鶯燕羣釀酒莫被魚
龍惱爲君長謠酒歌老顛欲裂舞婆娑卽看紅豆
花開候恰是蟠桃一度過

吁嗟行走筆示張子石

君不見程孟陽詩名粉繪垂琳瑯松圓一杯掩寂寞
孫枝兩葉悲流亡又不見程善長布衣俠骨今無兩
傭保雜作購童稚新安江頭命孤槩是時春寒雨飄
蕭天客人意俱無憀通眉長爪猶在眼陳根絕哭不
可洗練川故人望眼勞衝泥扶病來崇朝摩頂執手
心鬱陶口推脫粟身解袍喜心翻倒轉嗚咽迷離老

眼隨風颭吁嗟乎丹陽朋舊不可得勝華通子誰省
識白刃有容獻伯禽青山無人弔太白老夫耄矣徒
歎息天地兵塵尚偏塞桃花照眼淚霑臆且持村酒
勸子石一爲歌行歌主客

梅公司馬枉訪江村賦詩見贈奉答二首公以
午節歸里爲遠山夫人稱壽故次首及焉

豹尾追游四十春銅駝金馬總成塵誰憐短髮今宵
客還是長安舊雨人門第何須問豚犬衰殘無復盡
麒麟公詩望夫子泥金之信且以磻荒村剪燭渾如
夢贏得天涯白首新

石榴花綉柳縑絲暈碧裁紅燕喜時五日宮中長命
縷數峰江上遠山眉含桃寫似朱唇色萱草描如翠
黛姿聞道麻姑約相過餘杭媼擬助天厨夫人傳語
內人許他

爲陳伯璣題浣花君小影四首

嫁得東家十五餘莫愁湖水浣花如薄粧自製蓮花
服禮罷金經伴讀書
杜曲湘蘭日暮雲桃根桃葉自殷勤琴心三疊將雛
曲不唱前朝白練裙
生來形影鎮相親畫裏春風掌上人含睇分明又疑

笑休教錯莫喚真真

一擲丹砂變海田麻姑纖手故依朕老來梵志餘長
爪傳語方平莫浪鞭

山陰王大家王暎以小影屬題敬賦今體十章
奉贈

季重才名噪若耶縹囊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
賦彤管先應號大家

王大家王暎故尚書季重之幼女也

劫火燒焚玉不枯鮫人啜泣總成珠居朕拚殺垂羅
女寫入長康舉案圖

越絕何人說掃眉於今才子是西施采蓮溪畔如花

女齊唱吟紅絕妙詞

吟紅玉暎詩名也

臨河殘帖妙通神放筆能開桃李春傳語山陰王遜
少王家自有衛夫人

鏡中金翠倩誰知鏤月裁雲是畫師西子湖頭貌西
子纔看點筆已迷離

薄粧墮髻步遲遲懷古巡簷自咏詩忽漫漏天風雨
急青藤舊館哭天池

玉暎居乃徐天池青藤書屋有青藤爲風雨所拔歌

過雨溪山潑墨濃清琴徐拂半牀風那知淺絳輕綃
裏身在陶家畫扇中

雙蛾橫黛遠山偕引鏡雲霞蹙髻釵指點刻中眉眼

在老夫何用辦青鞵

老病樞衣再拜難錦帷初捲佩珊珊如何省識春風
面博一金錢便與看

雲容月魄許題名健筆難誇老更成拂拭霜紈憑授
簡敢將平視抵劉楨

爲范郎戲題妓館二首

芊眠春草臥銀瓶一曲扶頭酒未醒吳越山川誰骨
得此中先築語兒亭

女郎將免身故有女兒之戲

素手亭亭雪藕絲荷風茗盃助催詩老懷自笑無憑
準昨日馮家哭畫眉

雲將有畫眉被鷹傷之

走筆贈祝子堅兼訂中秋煉藥之約

昔聞漢祝生厲節希史魚抗論柱監鐵彼哉桑大夫
子堅豈其後席帽北上書叫喚銀臺門奮臂叱庸奴
朝右咸縮舌投効歸寒廬讀書金華山抱膝候皇虞
邂逅古仙人授以青囊書採掇草藥精烹煉投冰壺
壺中藥涓滴可以蘇寰區上醫在醫國何事公與孤
我老偏耄耄藉子潤彫枯蘭江一棹來十載抒鬱紆
飲我香草露一酌炎歊除太息語子堅火雲蒸八隅
天地如籠甌雩舞空嗟吁我聞華元化心孔察錙銖
脾臍或牛腐處藥爲榔梳悲哉今世人心脾爛無餘

車上徒懸蛇束手將何如子堅向天笑仰視飛鳥相期八九月訪我紅豆居白月正中秋玉盤承方諸我家虞山側藥草多於蔬自從虞仲來採藥皆仙藥我掃鳥目雲候子雙飛鳬庶彼淳于斟于焉逢慧車

爲武伯題家慶圖

嚴家門館經遲暮一彈指頃三世度眼看武伯放翁時膝前又列雙珠樹老人大父射游羣歷歷遺踪話日曛此翁未便呼彭祖也是人間李少君

遵王敕先共賦胎仙閣看紅豆花詩吟歎之餘走筆屬和八首

次子不山集

卷一一

二

草木爲兵記歲華平泉花木盡泥沙未應野老籬前樹湧出金輪別種花

花房交絡帶香縵竊白輕黃暈不成記取中央花藏處流丹一點自分明

寂歷香塵界畫簾小闌綈几供香嚴笑他紅白閒桃李都與兒郎插帽簷

紅豆春溪放幾枝花神作意洗粧遲應知十二年渲染只待催花數首詩

香海花依小劫賒也將花計算塵沙夜摩天上人應笑誰放人間頃刻花

金尊檀板落花天樂府新翻紅豆篇取次江南好風景莫教腸斷李龜年

老去羞花嬾賦詩拚將才盡爲人嗤車中大有司花女愁絕吟紅閣筆時

却恐明年花信遲都將好句定花期春工解道能雕刻一瓣應標一句詩

丁老行送丁繼之還金陵兼簡林古度

西風颯拉催繁霜江楓落紅岸草黃丁老裹糧自白下賀我八十來江鄉干戈滿地舟艦斷五百里如關塞長閭閻城上晝吹角闕宮清廟圍棋槍黑風愁雲

次子不山集

卷一一

三

暗天地飛雁不敢過迴塘况聞守伐連下邑時雞籬犬皆驚惶江村別有小國土嘉賓芳晏樂未央撞鐘伐鼓將進酒停杯三歎非所常漢東孫子今爲庶羅平妖鳥紛披猖碧天化日在何許三千那得花滿堂丁老執杯勸我飲請開笑口毋傍徨我家添丁號長耳三歲只解呼爺娘公今兒女並玉立開筵逐日分輩行已看令孫就東閣更有快婿升東牀維摩天女並瀟灑本公金母相扶將彭城老祖年八百曾孫八十鼻兒郎趙州明年始行脚太公滿百方鷹揚庭前紅豆旋結實蟠桃一顆公初嘗且垂雙眉覆塵壺共

撐老眼看滄浪我聞拊髀起稱善大笑敬舉君之觴
酒酣摩腹訂要約百歲未滿須放狂古人置酒便稱
壽何待燕喜吹笙簫老夫頑鈍未得疾南郊正報垂
星芒明年清秋再過我叔衣拍手談滄桑乳山道士
八十二頭童眼膠學力強桐城方生年五十詩兼數
子格老蒼二公過從約已宿間阻正苦無舟航歸携
此詩共抵掌相顧便欲凌莽蒼君如再鼓京江柁方
舟定載林與方

讀方爾止俞山詩藁却寄二十韻

桐城方爾止能詩稱國手貽我俞山詩聲價重瓊玖
牧齋有集卷一

東笥多卷帙插置架上久寒宵偶攤書光怪驚戶牖
波瀾獨老成健筆自抖擻我欲起逐之行間字飛走
良恐病掉眩定睛更扶首未知詩人中復有此人不
來書許過我風雅細分指子已辦春糧我亦戒剪韭
老人苦昏耄舊學忘誰某恐如趙李徒別字剔吾醜
此罪亦易科罰墨水一斗舉世扇俗學足跡競緇瓜
吾衰苦無徒單子犯蠅醜誓將埽壇坫屬子執尊鹵
恐以我累子誰收起羣喉此詩亦戲耳用意或不苟
未得會子面請先指其口相見勿論文但飲杯中酒
爾止魯遊詩彈趙子昂李于鱗
二公皆不識華不注不字故云

古詩贈新城王貽上

風輪持大地擊颺爲風謠吹萬壑遠古唐歌嘯唐姚
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盛詞賦貞符稟元苞
百靈聽驅使萬象窮鏤雕千燈咸一光異世咸同調
彼哉談議者穿穴分科條初盛別中晚盡地成徃牢
妙悟掠影響指注闕釐毫變天醢雞覆井穴癡猿號
化爲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窮老蔽葑屋不得穿次家
正始日以遠詞苑雜莠苗獻吉才雄驚學杜鋪醕糟
仲默俊逸人放言嘗謝陶考辭競嘈囂懷响歸浮漂
江河久壅決磨滴亦騰鶩么絃取偏長苦調搜啁噍
生才不愚集卷一

鳥空而風卽厥咎爲詩詠喪亂亦云應詩病不可瘳
叶譬彼膏肓疾傳染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
杓北征南山詩泰華爭岵巽流傳到于今不得免悵
嘲況乃唐後人嗤點誰能跳窮子抵尺璧東人裂複
陶熠耀點須彌可爲渠略標昌黎笑群兒少陵訶汝
曹嗟我老無力掩耳任叫喚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
貂騶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識字函雅故審樂辨簫
韶落紙爲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體馬創殘臥東
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慙招邀河源出星海東流日滔
滔誰蹠巨靈掌一手堙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蟾

蜩偽體不別裁何以親風騷珠林既浹浹玉河復迢
迢方當剪榛桔未可榮蘭若瓦釜正雷鳴君其信所
操勿以獨角麟媿彼萬牛毛伊余久歸佛繙經守僧
寮根觸爲此詩狂言放調刁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
搔起挑常明燈懺除坐寒宵

送林枋孝廉歸閩葬親絕句四首

寢苦揮戈十六年麻衣如雪向閩天松楸禾黍千行
淚并洒西風哭杜鵑

小舟如葉出嚴陵突兀西臺許劭亭自是閩人多涕
淚招他故鬼哭冬青

牧齋有集

卷一一

二

負土爲墳斬蕤藜淚和春鍾下成蹊更餘精衛啼殘
血漬入泉臺築土泥

萬里黃山白露園清明麥飯黯銷魂孤臣老淚空填
咽今日秋風又送君

紅豆樹二十年復花九月賤降時結子纔一顆
河東君遣僮僕枝得之老夫欲不誇爲已瑞其
可得乎重賦十絕句更乞同人和之

院落秋風正颯然一枝紅豆報鮮妍夏梨弱葉尋常
果此物真堪薦壽筵

春溪紅豆數花開結子經秋只一枚王母仙桃餘七

願爭放曼倩不偷來

二十年來綻一枝人間都道子生遲可應滄海揚塵
日還記仙家下種時

秋來一顆寄相思葉落深宮正此時舞輟歌移人既
醉停觴偏唱右丞詞

朱噉啣來赤日光苞從鵲火度離方寢園應並朱櫻
獻玉座休悲道路長

千葩萬藥業風凋一捥猩紅點樹梢應是天街濃雨
露萬年枝上不曾銷

齋間燃燈佛日開丹霞絳雪壓枝催便將紅豆與雲
牧齋有集

卷一一

三

供坐看南荒地豚肥
炎徽黃圖自討尋日南花果重南金書生窮眼疑虛

橘不信相如賦上林

旭日平臨七寶闌一枝的皪殷流丹上林重記虞淵
薄莫作南方草木看

紅藥闌干覆草萊金盤火齊抱枝開故應五百年前
樹曾裊儂家錦繡來

陳伯幾與程士哲有耦耕之約命畫史作圖戲
賦短歌以贈

昔與程孟陽築堂學耦耕高人仙遊陵谷改此堂猶

得留其名圖中之人腰鎌襤褸者誰子云是松圓宗
子士哲生身愚黃犢似席薦目光激射牛背明旁有
一人荷鋤箕踞足奇左乃是陳生伯機不是我我今
緡經皈佛成老僧陳生代我學稼爲農何不可吁嗟乎南
山之田蕪穢不可治閉門種菜盍歸歟輟耕隴上應
使羣兒笑牛角爭教掛漢書

恤廬詩爲牧雲和上作也和上有懷二人將結
讀之而讚許焉
故作是詩也

牧齋老人純綺兒曹少長祖第縣東坊橋循牆而東
地一牛鳴牧雲和上於此誕生兩牧之生一僧一儒
牧齋有學集卷一一

虎子獨兒墮地各殊牧翁瓌瓌儒冠誤我仕宦冰炭
患難湯火晚歸空門繙誦呢喃終守研削如抱繭蠶
牧雲昌昌作僧中王提天童印坐七道塲登堂說法
如雲如雨語錄金篋詩筆玉斧草兵木刀界灰劫塵
七日之後餘此兩人蔬笋盈盤爐香霏微如光音人
食地肥茫茫墨穴皤皤白顛杖錫來此秋風颯然
御身世申寫情懷自悔禪林文彩流布風匪囊貯
水豈刀割淨名無言猶存一點我觀雲老形如木雞
降水涸刊落膚皮龍潭滅燄俱胝斷指望崖送公
自此遠矣雲老告我佛重生地永懷二人風聲雨涕

荒祠小築於彼江臯衡門兩板蓋頭一茅茂束肚皮
搬柴運水作老編氓沒身而已我聞斯言合掌歎息
豈惟僧規亦是孝則凡今之人口實編蒲霜霰利養
是究是圖綰頭赴闕乘傳葬母弔送喧闐官吏奔走
攫拏龍穴黥椎山岡南山之石錮爲堵牆昔有高僧
一擔兩邊左擔供佛母坐下肩逢母生日挑長命燈
炊飯是喫爲娘齋僧比陳尊宿却又瀟灑蟻蛭轉尤
汝何爲者我讀雲老啣恤之什有風肅朕望古逢集
不風不雅作爲此詩重扶木义鐔于訓辭哀哀恤廬
啣啣苦音我如秋蟲伴彼秋吟雖則秋吟爲雷爲風
生香不學集卷一一

有傾聽者三日耳聾歲在辛丑易月望日虞山白衣
海印弟子錢某製

懸蛇行贈茂廬

周君賣藥楓橋下長身歷落氣瀟灑要離伯鸞古有
之悠悠末俗誰知者懸蛇車上走兒童剔胃剗腸一
笑中更看袖裏青蛇在元化由來卽呂翁

題金孝章生挽冊

人生喜祝壽死則製挽詩祝生生不延哭歎歎不知
徒狀費紙墨况乃滋點媼陶潛一老翁唱爲生挽詞
茲挽已多事生挽復何爲人生愛百年生死爲大期

樂生本物情怖死何足惜生祝死則哭委分亦所宜
哀樂而樂哀古人豈我欺生挽死重挽生死皆傷悲
挽者亦有死相挽無已時吳門金孝章褰衣稱人師
六十要生挽趣我屬和之我老諱哀挽搖頭請固辭
赤羽滿天地白毛生路遠餘生剩兵間頭顱天所私
西山萬樹梅破臘放繁枝釭酒新熟杖頭錢可持
何用雙眉皺且喜兩膝隨鸚鵡通歌哭毫易俄出語
風報吹萬過耳知爲誰聊歌蟋蟀章請君頌鴟夷
贈寒山凝遠知妄二僧兄弟也凝遠建華嚴長期而弟善書
徵君寂寞北山空小宛新堂蔓草中今日鐘魚相應
來齋有學集卷一

答夜深紺殿一燈紅

支遁千年鶴不來趙家馬鼠傍香臺寒山啁嘶飢鳥
雀齊向齋時授食回

李惟部饋貂帽繭細口占戲謝

蓬底米稜午未銷漫勞弓劍問蕭條做裘難稱歐絲
繭禿髮羞看挿髻貂貫酒陽昌何處典彈冠貢禹不
堪招緇衣皂帽真吾有攬鏡依然慰老樵

題畫四君子圖

古人論畫松磊砢喜直幹當其放筆時蓄意在霄漢
落落待歲寒丈尺豈足算希松

桃竹列几筵大席重繡純刻之作箭筈弧矢參星辰
允矣東南美君子貴其筠右竹
梅爲南國花寒香絕沙漠所以濃桃李繁華遜綽約
迨彼嘉樹頌不辜后皇託右梅
糞穢塞穹壤諸天爲掩鼻芳蘭抱國香一枝自殊異
懷哉背井翁畫蘭不畫地右蘭

來齋有學集卷一

十六

牧齋有學集卷十一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東澗集上起壬寅
盡一年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韵

宰相行春地承平百歲中
燃燈祠太乙秘殿禮崆峒
神將扶黃道靈旗出紫宮
奕棋閒太傅祖帳藹羣公
接席雞豚社隨車梨栗童
朱衣臨闥戶錦袖凭房櫳
桃李思吾祖桑榆剩此翁
詞垣三組接開道四星空
碧蘚依殘甃紅龍發故叢
平泉舊花木一一待光風

一月五日山莊作

老梅放繁花迴此世界春
信知諸天樹逆風始香聞
日近山容鮮氣至鳥語新
欄泉長前陂懸流隔通津
花紅來駐此多謝桃源人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小築傍牆東收藏柱下同
步欄停薄雪砥室貯光風
屋掛巢書架窓規散帙通
縹囊香醖夢綠字古墮隴
歲酒新浮碧春燈試早紅
舞雩萋萋柳簇笛散落梅叢
坼餅餠孫子抄匙飯老翁
夜如人意永笑與漏聲終
越陌頻爲客催歸會憫公安知
吾與汝俱在一壺中

圮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予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
却破例作此詩條候

長筵燕喜歌之以侑一觴
聞條侯應元纁之聘觀
國之光老人俚語不合時
宜爲一捧腹也

昔年題詩曾壽君揮毫廣
欲凌千軍叟敬洞前雲不
散下邳橋下水如焚十載
流年如博奕白頭翁姥髮
轉黑老我拚爲種菜人郎
君頻作看花客早春忽接
郎君書鄭重江淮問崇居
雞腿麻姑間易粟充囊惹
苾如明珠爛煮豆羹和肉
汁新炊飽餐捫腹急放箸
重爲介壽詩香篆縈窓墨
花濕君不見日傾麒麟圖
幾迴榴花萱草久相催當
歌若話滄桑事便勸仙人
酒一杯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題破山四高僧圖

伏虎降龍我未能縫衣不學小乘僧
禪房正對空潭月消得西齋一卷經

浮石和上偈二首

七十閑黎法席閒拈椎豎拂吼如雷
十年飽喫糴邊飯伴我腰包行脚來

福城塔下善財歌烟水茫茫南去多爲問
一尊無縫塔相輪幡影竟如何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長安元夕風景妍夾路燈樓柳市邊
黃道日回春夜

爰碧空月歷看場圓絳角星河挂人首九華蓮焰枝
如藕側帽都簪內苑花薄醒猶帶昆明酒千金一刻
買春陽十里珠簾曼睽光全疑月面爲人面不辨衣
香與坐香當時我亦銅龍客朝回衝酒城東陌銀燭
遙連北里紅金壺不許東方白如今老大鬢婆娑土
室龕燈禮佛陀上元僊耳歡娛少燈火焚樓涕泪多
憐君旅食山城下鐘罷爐殘守僧舍膠牙生菜粥不
糜蜃鼻村醪酒未卒與君相去一半嗚便似蓬池話
淺清挑燈互見闌珊影倚戶如聞菱唱聲月宮青蟬
空相憶金牀舍利無消息綺陌兵殘玉露晞紫姑卜
牧齋有集 卷十二 三

井城弔許霞城

半生心事一哀中澹月疎燈照殯宮握手丁寧餘我
在軒眉談笑與誰同看花無伴垂雙白壓酒何人帶
小紅苦憶放翁詩句在聞彈老淚向春風

三月二日遵王生第五雛走筆馳賀

聞溢新春燕門懸浹歲孤笑才看啞啞泣又聽呱呱
繡祿棚方燥金盤浴尚濡作花桃有實落子桂爲株
戲逐鳩車後名將驃騎俱帶看圍寶玉架許櫻珊瑚

祺祝詞頻削聲書錯屢摹方當歌燕婉莫設謔鳩茶
學士九男頌尚書百子圖預愁東澗老名字盡上屏腸
刊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東澗老人老無那送盡春光但孤坐那堪送春復送
客執手無言淚交墮乾坤擺蕩皆客居盡日團團走
推磨君歸又是客中客馬方解鞍芻未到浩浩之水
育有魚東跳西沫何所作眼中之人吾老矣世間甯
戚有幾個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憚民

來齊有集 卷十二

四

虹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朱
長孺族孫適王衍徵仲集於小閣是日敬題烟
客來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卽事欣感
交并予勝斐然不辭首作

江村草閣掩霏微雨版衡門乳燕稀好客恰宜來細
雨春風猶爲款荆扉驚悲花盡差新樹柳愛烟淡漫
舊磯有約經過還載酒不辭破夏解僧衣次日送春
帝車南指正垂芒雲霧江天見草堂鶴髮龍鍾餘一
老烏衣馬糞數諸王橫經問字皆同術卽席分題各
擅場自愧疎慵徒捧腹更無衣鉢付歐陽

璇璣勲庸丙魏如珠囊畢牘在公車三條燭際昇平
候千佛各標浩劫餘字裏鋒芒環斗極行間筋骨護
皇輿婁江榮氣浮河雒午夜虹光夾御書奉常家藏
神宗賜劄

御墨
如新

今雨柴門却掃新清晨留客似留春小亭布席才函
丈竟日從容肯欠伸老去敢知文曲折酒闌仍恐語
悲辛竹廊共賞留題句寄謝綠溪莫問津拂水竹廊
有人題壁
云

寒夜記夢題崑銅土音詩堂

爛熳一束紙墨淡字半列摩挲不辨文與字骨脂肺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卷十二

五

腎互鬱盤無乃甚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間悉牽手牽
掣口哦不斷百怪攢陰火吹風撲燈燭鬼車載鬼噪
簷端須臾神鬼怒交鬬朱旗閃爍朱輪殷和柳食山
腥未慙刑天爭神舞不問天吳問兩助聲勢海水轟
立地軸掀孤燈明滅胸撞擊撫枕忽漫昇天關天門
跌蕩帝肅穆寥陽侍晨伊舊班有夫披髮叫無辜撼
關搖動倉琅鏤帝心殊慙惻慰勞涕淚潛趣令浴室
具湯沐被以霞帔加星冠前被頸上血流沃徑寸丹
日宮天子命收取化為日中陽鳥赤色鸞綽約彼三
姬參差淚沈瀾花愁雨泣不忍覩冰心玉節誰犯干

藥珠宮中傳冊命雲衣霧縠非綺紈命從湘君夫人
享秩祀錫以湘竹之節聲珊珊俄聞六丁召神官四
五八部齊登壇日矛前驅天駟後奔電光射目睨霹
靂穿耳根迷離眩暈指睡眼雷車猶掉雲旗翻掀簾
慵恍已亭午白日正照紅闌杆

贈張翁敬修

懸節垂簾近子成不離閨閣得柴荆心溫藥鼎常留
火髭拂琴絃偶作聲齋飯易分如伴侶藍輿兒昇即
門生看囊莫笑成羞溫贏得腰纏鶴背輕

題烟客畫扇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卷十二

六

吹笛居箱去不回人間粉本付沈灰空齋畫扇秋風
裏重見浮嵐煖翠來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始知是秋雨滴瀝差可人荒堦咽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閒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繡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傍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桶裹老拳悶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破樹仗天風簸頓埽我垣風伯不汝貫削穴拔其根
清晨啓蓬戶小草仍當門

唐天憎杜陵流落窮白頭又令箋注徒千載生癡疣
至今餒腐儒鑽穴死不休太白自長嘯槌碎黃鶴樓
文章亦引業撫卷心悠悠

北山磨鏡翁縛茅山之畔繩牀背泥竈光淨照潭面
日盱酌白酒自唱殘唐傳炊茶焚松子松風颭蕉扇
薄莫送我歸前村指竹筍

漢東湧樓閣莊嚴永明師揮手棄山河大梁一布衣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二

七

傳家五百載百卷宗鏡書莫欺粟散王寄報良亦殊
衰晚寡末契但論飲食交馮老今則亡舖餒傷老饕
白首拈紅裙弓兵滿六橋書師補此景可以當大招
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官爲我讀
醒聞秋牕雨送喜聲簇簇快哉諸天宮下雨成珠玉
華首上座來錫帶羅浮雨秋風寂杉快肅肅條衣舉
俯躬道國恩欽容稱故主三代去已遠禮樂吾誰與
猿猴沸唇兒安知歌相鼠

春秋書遂滅齊戊屯龜貅視彼六族氏滅沒同蜉蝣
一夕醉成酒割腸穴其頭自古斬犂餘有此報雪不

得無齊君臣創鉅思愆尤謝過三亡國用以伯諸侯

我欲竟此編炷燐添膏油秋燈吐長芒短髮風颭颭

田疇醉劉虞隕絕臥草萊身仆仆猶視沈痛徹齒骸

稱妮羅前行傳呼使君來勞苦如生平彈指歎且哀

雞酒飲噉盡揮手還夜臺子春志益堅坐看五樓灰

餘智滅易丸少試囊底才子年神仙人斯言豈齊諧

蕭辰展殘書鳴葉落空堦正憶幽并路筋骨關風開

酒酒新莽世人抱巾幘醜誰歌平陵東東海一婆娑

富子誓報仇傾貲市刀酒升堂縛縣宰割屠若猪狗

聚衆據海曲亡命競奔走呂母稱將軍部曲如臂肘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二

八

赤眉青犢兵東海作淵藪母灰餘衆昌漸臺蹴威斗

我敘誅莽功阿母實魁首赤符天所授青史人誰剖

雲臺四七人我欲躋某某上有劉伯升下有呂氏母

聖神必前知卓哉明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戒分鍼芒

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慎堤坊

眇朕龜魚星海底沉微茫卓犖世史書臣濬提正綱

戎夏區黑白亘古界陰陽石室闕光怪化爲魚易章

高秋風雨多夜起視囊藏

山城瞰秋窓雉蝶牛在几山僮放紙鳶呼風應堦圯

尚父栖石室垂竿尚湖水信國北渡還海道亦由此

父老都不知但指新王壘金山鼙鼓聲殷潮河裏
尹二淡蕩人好爲竹枝歌江干殘雪後春淺水微波
吹笛看羣山那山出雲多李三愛此詞側帽長吟哦
興酣爲點染潑墨生烟蘿江上無兩人風月皆蹉跎
今人則已矣古人復如何

落落湖海士奮袂談握奇三載邇聲塵宿昔夢見之
或云赴海死抱石與世辭或云盡室去滄波逐鷗夷
人生七尺軀龍螭無端倪弦高爲鄭商中公竊夏姬
豈如縛足雀學線還故枝世界自家廓吾師欲居夷
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

朱子集

卷十二

九

吾徒劉漁仲漳海一怪民尊已臥百尺甕人直半文
但求一人知不顧舉世嗤石齋禮法人天刑戒諄諄
灑泣作劉招未死招其魂西陵短馮生卓犖亦等倫
亂世千網羅備罹全其身舉舉鮮華子蒙頭灰洞塵
吾衰失二子踰蹠嗟半人馮生盡歸來從我東海濱
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興編發興已亥秋未卜斷手年
元和只一頌唐雅才二篇買菜良自哂終任魚蠹穿
夕陽聽漁笛嗚咽悲遠天相將撈魚蝦高歌同扣舷
贈歸元恭八十二韻戲效元恭體

衰老寡朋舊最愛元恭子元恭亦昵余不以老毫鄙

江村蓬蘽鄉一歲數倒屣嬾病常畏人蛛絲絡巾履
啄木嚮倉琅柴門撼馬筆無乃元恭乎招延果朕是
牽手共絕倒豈但蛩朕喜過從永夕夜笑扑移日晷
予如汗血駒騰驤抹千里憐我老識道創殘重依倚
問我誦讀法訪我述作軌羅網搜放失鍼芒別疑似
卽事難屢送更端佳數起把搔着痛痒分疏豁癢痞
沈吟時解帶欣賞但撫几盤盤梁月墮撼撼燈花委
殘盃冷復溫村酒薄彌旨頻看參旗橫每恨彗星嚙
孤憤填胸臆沈憂帶骨髓悲啼維夜烏絮語傾漏水
有恨徒詛天無聊且罵鬼怛怛顧形影刺刺忌僮婢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二

恨少只一口較多餘兩耳世亂苦局促來趣去亦駛
相期如弦望一別卽弦矢傷離對燈燼惜逝臨洲渚
思君誠無度撫已良有恥子爲太僕孫家學承古始
嬉戲習丹鉛碎呬慣經史搖筆斷脩蛇垂芒射青兕
吾衰久廢學頑疎迫濛圯師丹事多忘籍氏典失記
規矩倘高曾先疇荒耘耔子爲魯國儒程朱接臂肥
端拜緇六經攘臂所二氏樞衣雨楹奠垂涎兩廡祀
吾老飯空門賣身充佛使貝葉開心花明燈息意藥
三幅研精微四輪徵恢詭與子異門牆矢函算倍蓰
子負經世略春秋志傾否賴鈴經握奇扼塞圖地理

幕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吾少不如人况復老如此
有眼如針孔有膽如芥子常苦心懸杵徒誇耳成市
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鬪蟻方當守要領何暇共鞭弭
我叨一日長子勝無我以資強師則弱蓋函不相抵
子有百篇詩藁本皮吾匱元氣含從衡冥漲失津涘
四游圍尺幅入極步寸跬逐日杖不休飲河渴未止
宋玉賦大言莊生喻非指唐衢哭蒼茫賈生涕重累
西音起促柱易水歌變徵望氣指鍾離步天肇星紀
戲帝笑爭博叫天苦填珥憂來每長吟詠罷自撫髀
臨風歌激昂巡檐欹倚從中夜看牛斗角芒正遷也

朱子有詩集

卷十二

二

飛動防出匣封題謹累紙吁嗟天地間物類各斐疊
胡狀此兩人廊落無所底昌黎歎雙鳥聊可相比擬
各促一處囚天公豈徒爾共工觸不周圓盤至今圯
方朔掉雷車呀呀萬人歎橫爲摩竭魚橋柅出口齒
豎作難陀龍須彌擺頭尾女媧搏黃土二物獨歸曉
未知何方隅安頓我與爾祈住修羅宮石扉屹雙峙
逝登觀史天外院隔塵滓國土針端小世界蜂窠庫
徒狀勞胼胝何用矜爪背言尋西王母燕遊玉山趾
紫海泥活活黃竹雪靡靡剩有不歠藥藏貯月宮裏
舉杯勸姮娥乞我方寸七我年八十一子亦五十矣

題卷老人曾孫歌

吳門老叟長眉青青齋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羅合
利筆端錯落含桃形劫火焚燒大千潰妙蓮佛剎無
遷代貝葉明燈夜未央曼花飛雨春長在花雨雲
擁草門徐家世產石麒麟寶誌公曾記摩頂貳夷君
又喚曾孫抱送自有神天護世人那得知其故寄位
應參德生法入胎先說童真住老翁彈指歎善哉善
財樓閣一門開楮香葵豔繡經候親見天童入口來

題滕相士寫真

絳節朝元昔夢稀金箱猶疊五銖衣元裳綺袂人誰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二

三

識只道橫江一鶴飛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方生弱冠來造余手持尺素鍾陽書曲江憶念看花
候東觀誇張視草餘七年戎馬躪齊魯大夫歿綏士
死鼓孺人愛妾胥國殤碧血清流照終古誦君歷下
詩慘淒陰風怪雨生尺曉鋪陳杜老詩中史曲折睚
陽傳後題因之遍覽餘篇什採掇元家篋中集贈策
每嗤天帝醉移盤欲共仙人泣方生憐我賞其詩越
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髻髮重來執手看鬚眉
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填珥仲車笑人但聳

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
廢人鵲歌魯國誰來往鶴語堯年自苦辛山窓歷歷
古祠墓日夕看君登幾度稚孫黃犢健追陪老我青
羊倦遲莫聚首茫茫塵劫前我髡君腹兩幡狀共嗟
梵志還家日却笑彭公觀井年哺鵲軒頭挂弧矢白
鶴靈芝神告爾卽看抱送慰商瞿何妨富貴誇翁子
歌罷將雛賦遠遊削成如案覽青丘來馬重看日出
處呼鷹直盡海東頭我有羊城荔枝酒故人嶺表來
稱壽餅眉聊可謝世人缸面祇應飲好友經年封固
爲君開莫惜臨岐盡一杯馮君鑒我區區意却寄青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州從事來

老藤如意歌

余年八十靈岩和上持天台萬年藤如意爲壽余
識之曰此金華吳少君遺物也歌以記之

天台老藤作如意破瓢道人手斲治三尺搜從虎豹
羣萬年文開蛟龍字老僧珍重如朶雲愛我不惜持
贈君唾壺擊缺非吾事指顧或可摩三軍

題梅仙書舫小像二絕句

楊柳蒹葭面面垂輕舟自信野風吹殘書堆積爲長
枕棹向中流讀楚詞

稻蟹吳儂計渺狀王孫持酒但流涎扁舟不屬監軍
管且泊松江蟹舍邊

後觀棋六絕句

爲呂小隱作

奕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
少爭如宿將解論兵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橋裏商山
叟老大猶誇賭玉塵

初果還來戒水清枯碁聲聞水魚鳴祇應姑婦中宵
話也是鄰牆環釧聲

挑燈畫紙已無妻棋局架裝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二

四

地鵝籠何處問雞棲

皓首觀棋興未闌青袍關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
雨總向珠簾一局看

爭先八角勢匆匆綠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碁何限
笑輸贏只在紙盤中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
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韵遙和

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落落天河瀉不休眼看拂水是懸流巢居撥霧開重

暮豪筆書雲上小樓盤馬草柔筋解凍呼虜風緊臂
知秋會須滿載如灑酒拂壁看君再紀遊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橋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
劫白酒缸中記一塵劒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
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足秦

詩云寄語東山好避秦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扶木新枝照海東充閭佳氣接青葱懸門弧矢從來
遠遙指天山取挂弓

繡綬長依麟角裁端門曾爲剪蒿萊故應晚育商瞿
子記取尼山抱送來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三

天人也自愛文章抱得麒麟到下方但與誌公摩頂
首雙瞳偏喜似瑤光

據地初生獅子兒三年哮吼五天知錦綳花綵勤將
護恰是自在時

九十將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
曲十六生兒似阿侯

龍樓賜錦尚鮮妍繡綵新綳絕可憐玉盃金盃甘露
水浴兒仍用五銖錢

月戶冰輪自宛然一枝偷折向江天嫦娥顧兔應相
笑誰放吳剛倚樹眠

李長吉詩吳剛不眠倚樹

梯几頻編大雅章卷阿拜手頌朝陽未應仙果生來
晚爲養高梧待鳳凰

湯餅盤冷錦繡堆石榴盆裏摘楊梅紅綾餠餅誰爭
喫自放殘牙大嚼回

麻姑曾約過初筵笑擲丹砂助祝延八百更邀斟雉
叟老夫權許當彭篴

王玉耿夫婦生日

織女黃姑嘉會同紅牆銀漢本相通共傳王母爲金
母又說丁公似木公條脫贈來猶晉代洞簫吹出並
秦宮劉綱莫訝登仙晚上樹依依跨碧空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終

六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東澗詩集下 起癸卯
盡一年

放歌行爲絳趺堂主人姚文初作

閩閭城頭晝吹角比屋窮廬似幽朔長洲茂苑何處
是清廟迴塘已非昨有人過話吳趨里文姚蘭綺俱
顏剝石經閣已斷縑細絳趺堂又凋花萼薑尾法書
縑禁扁烏頭表門掩接楠他人入室主何之訣別詩
成淚雙落失巢朱鳳聲慘悽避風海鳥影回薄誰云
蓋頭無一茅尚喜隨身有兩脚感今懷昔心悄朕白
頭老客和淚眠殘書枕席唐家曆天寶元和在眼前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三

全圖山
房定本

自從延秋啼白鳥王侯第宅颺灰烟金雀銅人互凋
換青茅朱戶爭飛騫功臣甲第觚稜並權倖飛甍歌
吹連金玉兩杯識成毀乾崗五龍圖蜿蜒韓家南莊
蒲荇茂白傳新居水竹妍親仁康崇誰得占奉誠芸
暉殊可憐雞坊小兒依僧舍津陽里老逢堯年君不
見脩羅戰敗藕絲藏帝釋表賀得勝堂千梁萬杵容
一綆七寶嚴飾咸相當目連噴火變煨燼萬千天女
空傍徨須臾升坐受懺禮妙法廣說常無常毗闍延
殿宛如故琉璃寶地發淨光淨名老病棲繩牀諸天
布席羅成行陶輪世界手斷取衆生安住如處襄華

藏十三一小界局促何異蜂蜩房天地變化豈終極
東海那得長栽桑又不見絳趺屋烏聲惜惜爲我謂
鳥且爲客餘抗好酒盛琥珀痛飲莫量汕囊窄開門
飛閣屋欲流毒霧腥風暗阡陌麻姑自識揚塵候重
過胥門蔡經宅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臯招魂塑像迎請上任龔駸道人驚喜鳴咽放
言作絕句十二首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月斧雷車夾道開帝令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
急歎息爭看華表迴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三

上二

玉帝親頒赤伏符神官權位治姑蘇中央丹篆雲雷
護天上詞頭與世殊

靈旗畫卷畫廊新寂歷東山賭奕辰驅使八公閒草
木也應談笑掃苻秦

歌舞閭閻換歲時傳芭伐鼓漫傷悲吳兒好唱迎神
曲一局秋杆千字詩

被髮騎龍事渺然樂公立社自年年臂鷹老手還餘
我伏臘雞豚掠社錢

廟門巫覡醉蛛絲八翼天關却傍誰要約魁星頻奏
事鴻都道士不曾知

眞詰稽神未許論伯昌位業並曹孫攝山斬尚如相遇切莫懷沙問屈原

社鬼城神也論貲西園諧價付冥司憑君一笑如包老瓦石謹譚奪印時

三年蜀血肯銷沉我所思今在桂林却望蒼梧量泪雨湘江何似五湖溪

日餽麒麟格鬪餘山河兩戒眇愁予蘭滄渡後無消息且坐前潮伴子胥

魂今篝縷刻分毫淡目蒼眉見二毛磨閣卽圖詞可繼宗臣遺像肅清高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三

三

眞王異姓指河山簫鼓叢祠報賽閒咫尺靈飛催後命紅雲仍押祝融班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蘭穴雞窠正怯寒清晨剝啄響闌干采詩舊觸中原怒和曲新添下里謹無酒治聾心悒快有文起蹙興蹒跚方干莫漫輕三拜老病吾愁再拜難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

子索詩爲壽

舊隱城西淡柳堂潘髯張戟坐胡牀每思吾谷看紅葉頻向天都問白楊十里青樓傳麗藻百年黃海繼

詞章長筵勸酒聊題句遊射偏驚犬父行

楊枝挑牙杖歌

象鬚剔齒搜宿風老夫寶愛裝銀倚蘭滄不渡職貢絕欲採寸釐無由通西方楊枝利湫盛東園新裁牙杖短俱尼楊柳都相似此物流傳屬誰管

和成社第一會詩

有序

定遠帥英妙結社賦詩武伯以初會詩見眎寒窓病氣聊蘸藥汁屬和勞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邪許而已

和長至日文讌

牧齋有學集

卷一

至日羣英會草堂老人却爲閉關忙頻開緹幕看霞動細畫爐灰紀線長望盡日華塗北戶書殘雲物墁東牆劇憐文酒招尋處近局雞豚自一鄉

和臘梅

本自梅同譜其如豔質成不堪馳驛使只合傍簾櫳梔貌迎妝出檀心插髻傾花房傳麗句偏攬白頭情

和燒香曲

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樹鬱膠鳳髓傾十洲玉山岢嵯珠樹泣漢宮百和迎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少兒立異香如豆

著銅銀曼倩偷把藝博山老龍怒闕搜象藏香雲捲
露籠九關驚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譜靈飛
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
斷鐘殘鼻觀通雜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
和遵王述懷感德詩四十韻兼示父公勅先

自古文章事真能困白顛書倉湛玉府學海狀珠淵
妄許窺籬落粗能識陌阡淡慙初學陋委信古人賢
文字期從順源流屬沂沿餘波騰綺麗大體戒瑣鐫
筆墨畱元氣升沉託化權千秋衣鉢在一代辦香專
丹漆應隨夢珠囊豈浪傳濫觴謀酌海用管學窺天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卷十三

五

北地紆前轍弁山定晚年襟期同鄭老師匠並臨川
裨貶徒張耳猖披肯息肩爭言馬背腫翻笑鵠頭玄
敢射斐旻虎空蜚墨翟寫中原方燭燭下里亦談談
博易如搏黍輸贏只意錢穴仍同易鼠足各異夔蛟
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衰宗餘玉葉長句播朱絃
二十辭條富三千掌故駢錦舒潘岳筆花沈蜀江箋
羣從傳芳並比鄰揆藻聯朝華文絡驛春草夢連綿
老馬塗曾識鄉人酌每先別裁風雅近噴點後生偏
莫漫輕津筏祗應老槩鉛養珠須月滿采玉候冰堅
腸胃頻反刮瑕疵必棄捐寸心千載後隻手百靈前

蚊睫聞蟬語車輪觀風懸筆雲朝彩集書月夜光圓
婉變西崑體淒清湘瑟篇嬰鳴千響叶花萼一家妍
敢謂斯文付私于老我便懷龍溫昔夢吐鳳理新編
蟹舍看朝穗漁灣聽刺船風光宜掩冉花月稱嬋娟
西向三年笑南詢一指禪寒燈聊點筆小飲竟頽然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癸卯冬苦上氣疾臥榻無聊時時蘸藥汁寫詩都
無倫次昇平之日長安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
九消寒圖取以銘詩志夢華之感焉亦名三體詩
者一為中麓體章丘李伯華少卿罷官後好為俚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卷十三

六

詩嘲謔雜出今所傳閒居集是也其二為少微體
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
趙李臚列八句中李本寧敘其詩殊似其爲人其
三爲怡荆體怡荆者江村劉老莊家翁不識字衝
口哦詩供人嫻笑間有可爲撫掌者有詩一冊自
謂詩無他長但韵脚熟耳余詩上不能寄托如中
麓下亦不能絕倒如劉老揆諸季孟之間庶幾似
少微體惜無本寧描畫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惡詩
何不近取佳者如歸元恭爲四體耶余輒狀笑曰
有是哉并識其語於後臘月廿八日東澗遺老戲

題

僑流什部空閒身酒戶生疎藥市親未肯掉頭拋白
髮也容折角岸身中國殤急鼓多新鬼廟社靈旗半
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訝天公也自辟頑民年老成精見首榜嚴

栗列凝寒爐火增抱薪擁絮轉凌兢漆身吞炭依稀
是爛額焦頭取次能兒放空拳窓裂紙婢伸赤脚被
添冰長安九九消寒夜罷褥丹衣疊幾層

耳病雙聾眼又昏肉消分半不堪捫液湯蜚鼻醫方
苦參附充腸藥券頻好友禱嵩求益算惡人詛岱請

牧齋有集

卷十三

七

收魂兩家剝啄知誰勝憑仗蒼穹自討論

徑寸難分聾聵形

方言云聾聵也聾音宰

方言州部比玄經人

間若有治聾酒天上應無附耳星闔蟻軍聲酣乍止
鳴蛙戰鼓怒初停一燈遙禮潮音洞梵唄從今用眼

聽

病多難訴乳山翁不但雙荷睹賽聲暗訝仲長還有
口痺愁皇甫不關風畏寒塞向專塗北負日循牆只

傍東莫謂助人徒改歲老能熏鼠豈無功

答乳山道

稚孫仍讀魯春秋蠹簡還從屋角搜定以孤行推杜
預每於敗績笑何休縣車束馬令支提蔽海牢山仲

父謀聊與見曹攤故紙百年指掌話神州

蠅學初無識字憂不多肝肺戒雕鏤少知誦讀皆緣
木老解詞章盡刻舟扶養心神朝碧落招回氣母守
丹丘病瘡何敢方河渚搖筆居狀頌獨遊

直木風搖自古憂不材何意縱尋矛羣蟬枉撼盆池
樹積羽空沉芥子舟說易累伸箕子難編書頻訪大
航頭白顛炳燭渾無暇魯酒吳羹一笑休

詞塲根莖通相仍咄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
並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鱈猶知避今日蚍蜉恐
未勝夢裏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

牧齋有集

卷一三

八

聲氣無如文字親亂餘斑白向沉淪春浮精舍營堂

春浮舊伯玉家

東壁高樓東楚薪東壁樓在德州城南盧德水爲

余叔越絕新書徵宛委

徐伯調秦碑古字訪河濱

邑李叔則嗜痴辛苦玉烟客摘藁懷鉛十指皴

柏寢梧宮事儼狀富平一叟記真延牽絲入仕陪元

宰執簡排塲見古賢早歲光陰頻跋燭百年人物通

當筵舉杯欲理滄桑話兒女謹叻擁膝前余五六歲

記見孫立庭袍笏登場庚戌登第富平爲

太宰延接如見古人迄今又五十四年矣

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驚朱衣早作臚傳

識青史翻爲度曲談炊熟黃梁新剪韭夢醒紅燭舊

分焦衛靈石柳誰鐫刻莫向東城歎市朝

是夕又演

紗縠禪衣召見新至尊自賀得賢臣都將柱地擎天

事付與搔頭拭舌人內苑御舟思匠上尊添酒賜

逡巡按圖休問盧龍塞萬里山河博易頻

壬午五日

龍舟御

鼓妖難既史頻書字入杓中自埽除人訝九頭能互

噉天教一首解橫噓鐘沉禁漏紗燈香木冽寒泉露

井虛閒向四遊論近遠高空寥廓轉愁余

病中擬許司成

有感

羊腸九折不堪書箭直刀橫血肉餘牢落枝窮修月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三

九

斧顛狂心瘞掉雷車伶仃怖影依枝鵠吸呷呼人貫

柳魚捕貼殘骸推老病折枝摩腹夢迴初

升徙重圍四浹匈奴併命付灰塵三人纏索同三

木六足鈎牽有六身伏鼠盤頭遺宿溺餓蠅攢口噉

記丁亥

餘津頻年風雨雞鳴候循省顛毛荷鬼神

羈囚事

訟繫金陵憶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過從漫指龍門

在束縛真愁虎穴連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

事具戊子

宮烟於今敢下新亭淚且爲交遊一惘然

秋槐集

忠驅義感國恩賒板蕩憑將赤手遮星散諸侯屯渤

海幾迴了弟走長沙神愁玉璽歸新室天哭銅人別

漢家

遲暮自憐長場翼垂楊古

道數昏鴉

記癸未歲與羣公謀王室事

蕭疎寒雨打窓遲惘夢驚迴黯黯思箕斗每遭三尺

喙攝提猶列兩行眉拋殘短髮身方老著盡枯基局

始知顧影有誰同此夕焚枯撥芋夜談時

呼鷹臺畔草蒙茸扶杖登臨指斷篷倚伏我應占北

叟興亡君莫問南公藥欄迸圻疎籬外雞柵欹斜細

雨中種罷蕪菁還失笑莫將老圃算英雄

龍嶼雞籠錯小洲秦皇纜繫剝江頭烟消貝闕當開

市風引蓬萊且放舟魚鱉星微沉後浪龍鼉梁濶駕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三

一

中流天涯地少雲多處縱步期爲汗漫遊

讀元人島夷志

推篷剪燭夢悠悠舊雨依稀記昔遊南國臬盧誰劇

孟北平雞酒有田疇霜前啼鳥皆朱喙月下飛鳥盡

廣陵人傳研祥北信

白頭病樹枝顛天一握爲君吹笛上高樓

中年招隱共丹黃枯柏猶餘翰墨香盡裏夜山秋水

開鏡中春濕耦耕堂客來蕩槳聞朝咏僧到支筇話

孟陽議傲中州集體

例編次前

夕陽留却中州青簡恨堯年鶴語正悲涼

朝人書

至後京華淑景催紫宸朝散夜傳杯綠窓銀燭消寒

去未邸金盤送雪來板簇歌心遲漏轉花漂酒面逗

春迴殘燈欲話昇平樂腰鼓勾欄不盡哀

望崖人遠送孤簾粟散金輪總不應三世版圖歸脫

屢千年宗鏡護傳燈聚沙塔湧幡幢影墮淚碑磨蟲

鳳稜莫歎曾孫顛顛盡大梁仍是布衣僧讀黃魯直先忠懿王

像贊有感

石語無憑響卜虛強畱春夢慰蕭疎候僮背索催年

去王母傳籌報歲除耳聵却欣聽妄語眼昏猶解摸

殘書莫嗟杖晚如彭老兩腳隨身且閉虛

由來造物忌安排遮莫殘生事事乖無藥堪能除老

病有錢不合買癡獸未論我法如何是且道卿言亦

自佳漫說趙州行脚事雲門猶未辦青鞵

寒爐竟日晝殘灰情緒禁持未破梅躲避病魔無復

壁逋逃文債少高臺生成窮骨難拋得自鎖愁腸且

放開慚愧西堂分衛畢旋傾齋鉢送參來小盡日靈

參

兒童逼歲趁喧闐岳廟星壇言子肝夢裏換肩爭爆

竹忙來鋪飯看秋千氣蒸籬落辭年酒微卷星河祭

龜烟老大荒涼餘井邑半龕佛火一翁禪

衰殘未省似今年窮鬼揶揄病鬼纏典庫替支賒藥

券債家折筭賣書錢陸機去國三間屋伍員躬耕二

耕田歎息古人曾似我破窓風雨擁書眠

雀羅門巷隘荆薪上相傳呼訪隱淪豈敢低迴遲伏

謁卽看扶旬服旬出城闔霜風壓頂寒欺骨冰雪生

膚臥浹旬多謝台星猶照戶燒船病鬼去逡巡戲擬

客至之作

高枕匡牀白日眠閒看世態轉頽朕湛河不信多爲

石賣鬼還愁少得錢鑿空主舊能雕混沌舞文新擬

案丁零睡餘偶憶柴桑集盡扇蕭疎仰昔賢示遵王

老病何當賦子虛形容休訝列仙如黃衣牒授劉中

壘瓊笈圖歸董仲舒籬柱冬榮疑月地瓶梅夜落想

雲居笑他脉望空乾死絳帕蒙頭讀道書聞定遠讀

老大聊爲秉燭遊青春渾似在紅樓買回世上千金

笑送盡平生百歲憂畱客笙歌圍酒尾看場神鬼坐

人頭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追憶庚辰

舊事

一剪金刀繡佛前畏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

服數畝誅鋤羅徑田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

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同下二首

入道而作

鸚鵡疎窓畫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雨交澧浦何曾

濕風認巫山別有香研却銀輪蟾寂寞搗殘玉杵兔
妻涼紫烟飛絮三眠柳鴈盡春來未斷腸

夜靜鐘殘換夕灰冬缸秋帳替君哀漢宮玉斧香猶
在吳殿金釵葬幾迴舊曲風淒邀笛步新愁月冷拂
雲堆夢魂約略歸巫峽不奈琵琶馬上催和老杜生
長明妃一首

秦淮池館御溝通長養妖嬈香界中十指琴心傳漏
月千行珮響從翔風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紅顏墜
漢宮垂老師師度湘水縷衣檀板未爲窮和劉平山
師師垂老

絕句

編蒲曾記昔因緣蒲室蒲菴一樣便寬比鴉籠能縮
地溫如蠶室省裝綿燈明龍蟄含珠睡風煖雞栖伏
卯眠針孔藕絲渾未定於今眞學鳥窠禪新製蒲
龕成
信筆塗鴉字不齊叢殘篇什少詩題心情瘡瘡如中
酒手腕騰騰欲降乩搜索句窮翻壁蠹呢吟苦伴
鄰雞才華自分龍褒並未敢囊詩付小奚

落水蕭蕭吹竹風紙牕木榻與君同白頭聾聵無三
老青鏡鬚眉似一翁行樂每於恭禮後安禪郎在墓
田中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懷落木
菴主
丈室挑燈餞歲除披衣步履有相於詩銓麗藻金壺

墨譜編次 史覆神達玉洞書余將訂武
安王集窮以文章爲
苑固老將知契託蟲魚無終路阻重華遠自合南村
訂卜居除夜定遠久
公遵王兄過

緇經點勘判年王頭白書生硯削同豈有釣溪能模
象却愁攻苦類雕蟲牢籠世界蓮華裏磨耗生涯貝
葉中歲酒酌殘兒女鬧健椎聲殷一燈紅

滿堂歡笑解寒冰紅燭青煙煖氣凝婦子報開新凍
飲兒童催放隔年燈舊朝左个憑宵夢蚤拜東皇戒
夙興銀榜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爲君增歸立恭送
春聯云居

東海之濱如
南山之壽

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於今始學愁入眼歡娛應拾
取隨身煩惱好辭擔山催柳綠先含翠水待桃紅欲
放藍看取護花旛旋動東風數上日到江潭
元日
排日春光不暫停憑將笑口破沉冥苦邊鶴跡尋孤
衲花底鶯歌拉小伶天曳酒旗招綠醕星中參宿試
紅燈條風未到先開凍閒殺凌人問斬冰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一

大學衍義補刪序

治本道而道本心傳翼經而經翼世其關鍵統由平
學學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學聖王者學天存於
密勿之爲性原質於上帝之爲天命流於制作見於
典詰冊命之爲文章繼乎烈祖接乎堯舜禹湯之爲
統系敷於禮樂播於紀綱法度質文寬猛之宜之爲
治功是故帝王以身一天下之不一而治以名帝王
以身正天下之不正而學以立治學相需不啻表裏

牧齋有學集

卷一

金匱山房定本

說命三篇次篇言政終篇則言學周宮六屬勉之以
學古入官卽戒之以不學牆面未有端治而遺學者
我孔曾述大學一書爲平天下者法而歸之修身爲
綱爲目徵本徵末其尤章明較著矣乎盛世道統明
於上而治化自洽於下季世道統明於下而治功亦
未嘗不契于上堯舜禹湯以道法爲治法其終始與
學經傳具載至若周武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至無
競也太公憂之以爲匪敬且義卽箕子無以敘其美
脩康公無以述其明德洎乎漢武之世文學在御武
將右遊學不烈哉仲舒傷之以爲匪中且和卽汲史

牧齋有學集

卷一

二

金匱山房定本

樂以樂其仁義乎泮無廢揚其光夫自古帝王徵義
中和之學不傳一變爲西京之句讀再變爲東都之
橫榜墨變爲建安之麗則江左之玄談甚至原道復
陸之有書不能息風雲月露之浮艷古學蔑如矣宋
清近古藝祖覽乾德之鏡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鼎
至雖非儒臣猶知佐太平須用論語嗣後名儒蔚起
於此見宋之道統在下而其權未始不在上自儒學
禁典以紫陽之醇儒立朝不過四十日理宗雖崇尚
儒術得真文忠輩而不能用於此見宋之道統始焉
在上旣又未始不在下文忠在端平初由福州召入
戶部尙書進大學衍義是書不進於紹定二年而進
於端平元年惓惓致望於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召對而竟不得寔効主臣相知厥惟藉哉
顧是書未大効於宋而顯于有明高祖從宋濂請書
兩廡之壁著評論之辭世宗朝儒臣進講是書爲之
賜金幣賦詩章洵乎君天下之律令格例在是也真
文忠主言理丘文莊補之以詳乎事其請於上曰書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自時厥後欲求所以補
蔽皇猷綱維世道寧外是哉今天子尊經顧道勅
是書頒行庠序出論鄉會聖作物觀表建景從于是

漕撫大中丞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得廬陵薛子
泰學衍義補刪一書偕諸同志鐫校流傳既垂弁簡
端以闡揚道法治法之關振經緯史理無不貫事
無不通矣辱問序于余余不敏無能爲是書表章而
竊願爲學者加鞭策也學者誠有志於是書請如田
何之治易韓嬰之治詩江都相之治春秋馬融之言
禮勒爲一家言以著一代學術之正旁通乎兵農水
利算數曆法如高密通德之教河汾王佐之訓湖學
分署之法以全乎士子之明體適用奉此以揚於王
庭若申培之以片言悟主賈董之以治安天人發策
范武子之力闢玄虛程正叔之責難講席以正乎斯
道之經術經世陶埴天下光贊洪業斯蔡公之志也
文忠有言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亦薛
子之志也愚嘗竊論之非紫陽不能爲大學補傳非
建安不能爲大學衍義而非瓊山亦不能爲大學衍
義作補茲編芟煩舉要蓋與王左之問孔楊雄之僭
經大有間幸遇聖神在御百度維新中丞秉政伊始
綱舉目張與文莊所列治平之要遑遑脗合復偕諸
君子躬日月之際原本誠正仰佐治平誠益廷師濟
千載一時蘇軾曰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是

書固古方哉得此以敷於上可吾道之天不夜斯文
之日再中余雖老憊猶將擊壤而歌之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子撫之愀然而歎毛子問
曰夫子何歎子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
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
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
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
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誤次國朝詩集
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輟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
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大
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發凡起例
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棟架盈箱
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
乎稀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劫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
人其萎流風迢然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
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鵬帝海錄谷
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
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轍也爰泣之不可歎於何

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壯成實也歲曰疆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離明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泰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朕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列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詩錄于丁集余虞山蒙叟錢謙益也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予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仰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理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朕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釐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

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誦日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入曰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筭而爲日不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大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翺立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史之條

東齊有學集卷一四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廟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軌夷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唇於河汾之元經則目睫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綴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添也客曰鈞京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

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術之伏藏人才之敷澤文章之苑囿以神州函夏爲基局史其爲譜以興亡治亂爲藥病史其爲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探寶其可以殫討而量晝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陵之左紆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識焉代各一史史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胸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陋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使決溺者使沈然後乃知夫剗剗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

朱齊有集 卷一 四

取全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今之學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鈞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蹂踐騁壽諸人謂不足供其瓜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縛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要則五代繩尺鑿槩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稿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

必不敢薄視太史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爲良醫有能易心遜志不以余言爲僞者或亦憐其爲折肱之醫而喟然三嘆也客慨然避席曰如夫子之言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在崇禎時正乙夜細旃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金書大橫占兆之初神者告之矣成均之典冊劫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首

建文年譜序

朱齊有集 卷一 四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顧於遜國時事傷心捫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難出也蕉園蠶室盡付灰劫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卽安張天網以羅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

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漢之訪張邈遇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祝雍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語改參夷而典僧錄其釋狀於溥洽昭示於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昇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興宗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惻如也日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朱齊有學集

卷一四

九

也有其知之不能盡言也夫既以知之不能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困苞塞終不能泯滅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互實錄廢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口梵宮之轉藏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無不採集無不詮表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鑒空排積亡是司契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執夢以爲實又且循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

朱齊有學集

卷一四

一

年未死之人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褒貶
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老熟
不敢復操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
其序蓋乾蠱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
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真偽之辨乎史家之取徵
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真偽
鑒鑒如金石狀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
也自絲綸之簿左次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燬

朱齊有學集

卷一四

二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范凡之言可以增損
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調人而國史僞
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
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
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
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民一
步泥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
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螭蛄以尋聲備木母
以竒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
刦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鍊邀取鴻

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僞韓退之論史官善
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
信而可草草作譚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以人禍
天刑懼之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
將不福人痛哉斯言正爲今日載筆之良規代斷之
炯鑒也梁谿鄒流綺氏名家俊民銜華佩實恥國史
之淪墜慨朕引爲已任先後纂述有成編矣而又不
自滿假以余爲守藏舊老不擇其矇瞽而問道焉余
敢以兩言進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已夫子作春秋
使子夏行求十有四國寶書此博求也其定禮也一

朱齊有學集

卷一四

三

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此虛已也太史公
於國語世本虞卿陸賈之書無不攬採敘荆軻留侯
事徵諸侍醫徵諸畫工亦此志也具是二者又取退
之人禍天刑之懼爲之元龜師保於史也其庶矣乎
鄒子樞衣歛筆自命野乘未敢掉鞅超乘馳騁上下
于遷固曄壽之間實斯言也吾有望矣往予領史局
漳浦石齋先生過予楊摧輒移日分夜就繫之日從
容語其友曰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歿也刦火之後歸
老空門每思亡友鑒言抱幽冥負人之痛鄒子漳浦
之高弟卒能網羅纂集以繼其師之志漳浦雲車風

馬在帝左右監觀陰陽故知恒在于斯鄒子尚勉之
哉嗚呼鄒子尚慎之哉

玉劔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之說曰難言史
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
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具
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之三世非遐不于此時考
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
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惟我昭代文不在
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後齊有集卷一四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遠稽世本通鑑
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
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
典籍漫漶凡例踏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
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
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
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視五而墮范昭左而穆馬
東觀已後夷諸席薦足取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
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
史也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撰玉劔尊

開一編余讀而歎焉慎可少負淵敏博學強記悉應
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箴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
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
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墠大小東之
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
目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賈遷陸沉郎署填膺薄胸
裂吻蜚鼻躊躇四顧吮毫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
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
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嘗試而漫
文并才集卷一四

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
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
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可之意而
善用之無憚繁舍無輕奏刀子宜有汗青之期而伯
皆無髡鉗之歎豈不幸哉余懼世之讀斯編者不淡
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
吹猥與語林說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
之如此

顏子疏解敘

明之初興吳郡儒者徐達左良夫輯顏曾四子書羽
翼論孟垂三百年嘉興高陽庭堅獨取顏子書爲之
刪定疏解粲然可觀而顏子之書遂大顯于世余爲
敘之曰吾夫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因仍舊典未嘗
自爲書孔子之弟子皆無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孔子之家法也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沒而
大義乖莊列虛無之學陰陽名法談天非馬之流各
以其宏辭雄辨馳于斯世孟子懸斯道之蕪廢不得
已而爲書以矯之狀而遯世勿用之義亦少微矣若

朱子有集

卷一四

七

顏氏則真得孔氏之家法者也山庭繞斗端門授書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
潛天命之矣夫如是則何敢有書步亦步趨亦趨夙
興夜寐苦孔之卓見其進而未見其止則何暇有書
不達仁者三月也不達如愚者終身也忘仁義忘禮
樂而至于坐忘也端而虛勉而一夫子猶以爲未可
也惟道集虛惟夫子廢心而用形此顏氏子之好學
也夫又何事于書狀則徐氏高氏之于顏子也不厚
誣顏子哉曰非狀也輓近世之學者以俗學相蒙以
僞學相蓋有人于此輯先儒之墜言理遺書之朽蠹

倣隆古之衣冠而學其聲咳是亦行古之道也顏子
邈矣因顏子之書而淡惟其所以不爲書之旨意考
潛見之德正述作之義洙泗之微言大義可以不遠
也漢高誘注短長淮南宋高似孫輯七略咸爲博雅
之宗今庭堅氏注顏子立專門之學高氏於儒林世
有人矣哉

藝林彙考序

類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汜濫于宋已後迄于
今盈箱溢杼連艦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
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瞶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
從松陵沈子畱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
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
碎州次部居鉤玄提要榛楛勿剪則集翠于陸機簞
艾必舉則取裁于郭璞題矣哉經籍之禁鑿文章之
圃田也書成就正于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
焉便于好學者一便于不好學者一而便于蒙叟者
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
九流七錄披剝則勞如縷絲吞紙或困于無資閱市
則苦其難徧子今濟以舟輿定其衢術放新豐之犬
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

朱子有集

卷一四

七

宮不煩管律步豎亥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緯
史銜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照之艸得
用不迷勤學有食跡之能臨文無祭懶之弄如玉河
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于好學者一也俗學剽
賊諛聞單疎指米囊以療饑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
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吸泣而立成崑山之玉
抵鵲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
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
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
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于不學者一也老

文淵閣書

卷一四

二

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
獵斯文屠門太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
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
將以此書爲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
歎乎故曰便于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弄天
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表逾累百既
已委命于彼聊復津寄于此初利有雜林之苑諸天
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
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
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批釋肄業及之吾徒以爲廣

文之蒼藁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
爲序

內閣小識序

內閣之建置定制于永樂而崇重于洪宣之間其不
立宰相也遵皇祖之典訓而其用詞人入直以五品
官參預票擬則倣唐宋之制而參用之已而掌握機
務參列公孤無宰相之名而有其魁柄詞臣由此益
重先輩有遷禮侍者謝賀客曰吾今日出爲有司矣
厥後規制小變枚卜閣員多用部銜推舉而經筵纂
修記注應制之事端屬翰林號文學侍從之臣他曹

文淵閣書

卷一四

二

莫敢望焉翰林于內閣不稱屬屬吏則兩房中書凡經
筵纂脩諸務咸有職司而典簿爲之長每朝罷諸閣
部堂坊局史官以次爲一班中書綴史官後亦一班
官雖冗長其自視他曹有凡仙之隔焉蓋國家二百
餘年備員禁近雖立清班所以淡嚴政地優崇館閣
其淡意如此喪亂以後劫火焚如內閣掌故與西清
東觀咸歸天上眞定梁慎可先生伏而歎曰噫余起
家史館敢忘其本網羅放失勾稽瑣碎撰內閣小識
十卷先題各次書目後典儀閣中故事犁狀具在其
載筆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頃者史乘闕遺奸僞

錯出謫言壬人人自爲史錢奴織兒家自爲史平臺便殿之清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窺易伏蒲之諫諍裂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裝點欺侮亡殺謾謾鬼神嚮令螭頭柱下職思其居陳編故牘不盡浸滅雖有黎丘之鬼恒思之叢亦將杜口閉筆安敢昌披若是昔者劉子駿就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二千餘種爲鄰人求借遺棄深以爲恨今朝家十七年掌故非如上林草木之項屑也而世之就上林令訪問憶列其遺棄如子駿者罕有聞焉僞史安得不公行而野史安得不滋謾乎慎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

習知臺閣故事故其所撰集如此余故曰其載筆勤而用意遠也慎可銘其書曰小識取不賢者識其小也獨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乎杞宋無徵舍魯何適慎可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余老史官也頭白汗青執簡三歎姑爲之論次以復于慎可

且以告世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

瑯環類纂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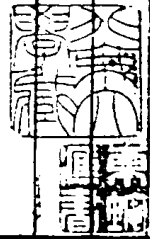
少司成朱滄起先生以終賈之年蜚聲史館名高媒忌忤觸網羅歸隱汾水之陽自老于縑緗油素之間著書一百三十餘卷名曰瑯環類纂而馳書屬余序余惟古今類纂之書通有二門一曰詞章家唐歐陽

氏虞氏白氏之書是也一曰典制家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書是也古之儒者學有根柢詞無枝葉枝載庶部分正羣家如耕之有畔如織之有幅疆理南東經緯橫直畫然而不可紊也去古日遠九經三史之學盡失故初基之以捃拾加之以裨販蓋之以剽奪汨沒涸涸久而滋甚詎有之多所見少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今之腴閒駕說者自其多生薰習以迄于童習白紛繆種痼疾藏結于膏肓藏府各仞其師說以爲固然其將使誰正之滄起高才盛年窮愁著書觀其橫經藉史發凡起例提要鉤玄則本諸昌黎剏破褻根則倣諸弘農上窺結繩下窮掌故詞章典制兩家會萃一門而不以作者自居退而比于廣文之膏馥香山之白樸居今之世勢除俗學導九流之津涉開六藝之鈴鍵微滄起吾誰與歸萬曆中文太青崛起關隴創明河汾之教滄起少從太青游得枕膝之傳閱其師說不大昌于世假手斯文立圭樹表祀關西而望河曲有遐心焉太青往畀余以西極之書送余渡江再拜相屬至于今猶夢夢如也余于太青未免爲太玄之劉歆而滄起今爲桓譚暮年見此忻然有喜遂連及之以爲序不獨慰吾亡友亦使後世知其有以自信無慮後世無子雲也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一序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榷于程孟陽已而學子何士龍馮已蒼族子夕公通代離勘館有成編猶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館於荒村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異大同敝麓靈紙悉索舉似長孺櫟括詮次都爲一集書成謂余宜爲序自昔箋注之陋莫甚于杜詩僞注假事如鬼馮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割割字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金匱山房定本 句支離覆逆交踞旁午如鄭叩黃鶴蔡夢弼之流向有條例破所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視宋學益落智益益影明隙見熏染於嚴儀劉會孟之邪論其病屢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爲杜詩而杜詩之眞面目盤回于淵淵旋復不能自出間嘗與長孺論之勃律天西采玉河昆堅碧盤近來多記事之什也以西域記徵之象人馬寶之主分一閭浮提爲四界西方寶主之疆域是兩言如分尉候也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歸心之頌也以傳燈書嚴之能秀會寂之門爭一屈胸衣如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

諸系也昔人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抑子之方寸針孔之兩眸雕鏤穿穴橫鉤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爲指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歎蓬蓬朕如有所得也其刊定是編也齊心後身端思勉擇訂一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無夸寧拘無偏寧食雞距無噉龍脯寧守兔園之冊無學邯鄲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騷之逸選之善罔敢越軼近代攻杜者見解未慙又從而教責之章比字櫛儼朕師資長孺蹙額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鶴齡雖固陋忍使萬世而下謂有明末學尚有師心放膽犯此蜂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朕則長孺之用心良亦苦矣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爲難枚舉數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吳興施宿武子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爲序余讀渭南之書竊聞注詩之難諄復以告學者老而失學不敢忘也長孺漢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請序重舉以告之并以諗于後之君子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小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

全于是取偽註之批繆舊註之踳駁者痛加繩削文
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笥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
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撫遺決滯補其未
逮余忻朕舉元本界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
定其名曰朱氏補註舉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以爲
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
不敢輕言註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詠亟請錄
梓仍以椎輪歸功于余余覺朕不敢當爲避席者久
之蓋註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註書動云
吾効平善書註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

卷十五

三

如漢水亭人恒釘拾取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
推言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何況註詩何況
註杜公體詩之稱律取其律呂聲鏘首尾繁會今摘
每句相承二字限隔平仄命之曰粘盧家少婦之章
尚標硬改末二句差排作律老去漸于詩律細杜老
容有不知卽太白右丞亦當同糾結罪矣杜詩自樊冕
公集出于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攢
有識者聊可見其爲時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
嘗黃鵠之故智鈞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改樊吳之
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嗜愈專其入愈深其

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嘗擊之善喻也余旣不
敢居註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
振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轍後顧視而不舍
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鋼不傳必將窮
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
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
曰草堂箋註元本具在若立元皇帝廟洗兵馬秋興
諸將諸箋鑿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船檣
世而今錄沉玉鋼肺腑于行墨之中惜也致舊注以
立詩譜地理姓氏訂謬斥偽皆吾

卷十五

四

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侯也句釋字
義遠落星布取雅去俗推府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
者可思若夫類書謂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殘飯不
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註元本孤行於世以稱塞
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道
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累無相及庶不失讀杜之
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
言雅之助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姑徇
諸子之讀而重爲之序以申遺余始將不敢注杜之意
法李義山詩集序

石林長老源公禪誦餘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
以其使事與博屬辭瑰譎摭羣籍疏通詮釋吾家
夕公又通攷新舊書尚論時事推見其作為之指意
累年削藁出以眎余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
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為詞館所宗優人內燕
至有持摯商隱之譴元季作者懲西江學杜之弊往
違躋義山視少陵流風迫國初木變狀詩人之論少
陵以謂忠君憂國一飯不忘兔園村夫子皆能嗟咨
吟噫而義山則徒以其綺靡香豔極玉臺香奩之致
已吾以為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視宣肅時滋削
依齊有學集卷十五

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滋甚義山流浪書
記清受排竿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于結怨洪鑑託
言晉石則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
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
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寒
中外箱結若噤而欲言也若麗而求寤也不得不紆
曲其指誕設其辭婉變託寄譏諷連比此亦風人之
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為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
可以鼓吹少陵其為人激昂弄瓦劉司戶杜司勳之
流亞而無庸以浪子崑謫此吾與夕公疏箋之意願

受成於夫子者也余曰是則朕矣義山無題諸什春
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為真清淨僧何取乎爾
也公曰佛言衆生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
燒然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于義山懸極
而流思淡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關障而欲
薪爐矣春蠶到死蠟燭成灰香銷夢斷霜降水涸
亦隨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
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諸胥
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
雄陽餞由是可以影視山河長堤三界經緯素若集
依齊有學集卷十五

之音阿徒證那舍之果寧公稱行山龍以詩句牽動
令人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余往嘗讀杜詩于
義山則未遑今方續閱首楞嚴集世間更何源公來
索序愧未有以應也為次其言以覆之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往吾友石林源師好義山詩窮老盡氣註釋不少休
乙酉歲朱子長孺詳補義山詩箋報簡將有事于義
山余取源師遺本以界長孺長孺先有成義歸而錯
綜詳勘綴集異聞數條獨無源師註釋其善者為
之副其疑義其有未盡者而告我者是義山之

家之書集朕奏長壽觀自爲其序復以屬余秦往爲
源師撰序推明義理之旨思情緒鬱鬱少陵以爲
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世其爲人說激歷落晚寒
筆不應以浪于筆端矣如長壽所云又謂其結廬
樓觀傷春非義至若春盡則焚香成灰淚情罕
可以涸愛河而乾欲死此豈爲源師言之而其援據
則有未盡者善由贊佛一偈馳驅暮晚從事河東
梓潼幕師事僧達國師知玄以自終達國師客明
得天眼偈讀終疾愈臥病語僧錄僧錄多生則
榮爲玄弟子鳳翔寫玄真義山就拙詩中辨其
後集有學集卷十五

京汰師詩云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真本師智
京師知玄故云本師也又有寄安國大師詩知玄與弟
子僧微皆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京師老九
龍舊山而義山罷歸鄭州故其臥病與僧微語云云又
寄書偈與京決別唐書載義山終于鄭州其蹤跡亦
略可攷見源師註指國爲京秘塔端甫汰師此失攷
也少陵云余亦師衆可又云身許雙峰寺謝康樂言
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于禪者靈山拂
席滄海求珠豈可與香奩金縷裁雲縷月之流比類
而訶之哉書此貽長孺聊以補前序之闕又竊念吾

遠祖思公與楊大年諸公做義山詩初西崑體余爲
耳孫老耄多忘玉臺風流迥異代徒假手于長孺
以終源師殺青之託此則爲之口沫手脂撫卷而三
歎者也

唐詩英華序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推論次擇其真賞
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鏤版行世屬余
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聖儒通相
傳述揆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
諸儒承謬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後集有學集卷十五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入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
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
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
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
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
系盛唐也洲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
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三時將詩以人
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
自時厥後皆自卽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校乘之
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

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人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朕畔

象齊有學集

卷十五

九

授無朕歆羨誕先登于岸非道埋乎胡不遄死投界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何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炤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夷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僥乎其唯恐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皆嚴氏之胥也發言皆嚴氏之謔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儼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

盛中晚之詩臆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麗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茂倫奉爲律令用以鍼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醫熱之病而審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朕而起也

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虜爲假託

象齊有學集

卷十五

十

以遺山集中無一言及此選而遺山本傳記載闕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余諦觀此集揆珠搜玉定出良工結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中箱篋衍吟賞記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世之論唐詩者奉近代一二家爲律令鼓吹之集僅流布燕趙間內府鏤版用教童豎若王荊公百家之選則罕有能舉其名者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敎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剋骨學士大夫生而墮

地師友熏習隱隱朕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
迨其後時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洞旋起伏祇足以增
長其邪根繆種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
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又從而判斷
之曰此爲妙悟彼爲二乘此爲正宗彼爲羽翼支離
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暈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
眼沈溺于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荆公遺山之
選未必足以盡唐詩朕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
前其神識種子皆未受今人之熏變者也由二公之
選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氣候歷歷具在眼界廓如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鼓吹新編序

余于桑海之後繆任採詩之役評騭稍著譽咎叢生
良自知龜毛兔角非道人所當滯淫于是益栖心釋

部刊落綺語不復抵齟文字久矣吳門施程二子採
集近代詞人七言今體詩用遺山例題曰鼓吹新編
而徵序于余余再三辭之而不獲請也蓋嘗觀如來
拈拾教中有多乳喻竊謂皆可以喻詩其設喻曰如
牧牛女爲欲賣乳食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
牛女人彼女得已轉復賣與近城女人三轉而詣市
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
味其與存者無幾矣三百篇已下之詩皆乳也三百
篇已下之詩人皆牧牛之女也由風雅離騷漢魏齊
梁歷唐宋以迄于今茲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詩以迄
牧山有學集卷十五

于五七言今體七言今體中則又由景龍開元天寶
大厯以迄于西崑西江若弘正慶曆之所謂才子者
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轉賣之地
不知其幾自牧女而之城中之女其展轉之人不知
其幾自牧牛之女加水二分而至于作糜膳客其加
水二分殆不可斗斛計矣今欲于展轉賣乳之後區
分而品嘗之曰此爲城內之乳此爲城外之乳也此
近市初交之乳此城中作糜之乳也夫朕後醍醐乳
酪可以辨若淄澠而不爲牧牛之女所笑惟二子能
吾弗能也復有喻曰長者畜牛但爲醍醐不期乳酪

羣盜構乳盛以草囊參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
復有喻曰牧女賣乳展轉薄淡雖無乳味勝諸苦味
若復失牛轉舂鹽乳展轉成酪無有是處今世之爲
七言者比擬聲病塗飾鉛粉駢花麗葉而不知所從
來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標新獵異備耳剽自改
形假面而自以爲能事此舂鹽乳而謂醍醐者也別
裁僞體刑削枝岐如長者之子于一器中辨乳異相
此余之所不能而程子之所以丹鉛甲乙目瞿手勘
未敢以卽安者也雖狀亦知夫舊醫新醫之說乎舊
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王之初病也新醫禁舊醫

衣齋有學集

卷十五

三

之乳藥國中有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
復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
愈今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上下三百餘年影悟于滄
浪弔詭于須溪象物于庭禮尋指吞剝于獻吉允寧
舉世瞋眩奉爲丹書玉冊皆舊醫之屬也今之所擇
而取者舊醫之乳藥與新醫之乳藥與抑亦新醫所
斷之乳藥卽舊醫所服之乳藥是乳藥者亦是毒害
亦是甘露以療病得差爲能而不應以新舊醫爲區
別與舊醫之病人漢矣搖革囊舂鹽乳指毒藥爲甘
露不第加水二分而已也今將拾城中之乳而構城

外之乳因糜而求乳因乳而求酪因酪酥而求醍醐
則非驅逐舊醫斷除乳藥之毒害新醫之甘露妙藥
固不可得而施也程子其知之矣簸揚淘汰取材落
實禁汝之律令與服汝之條教雙遮互奪憂憂乎其
難之其有功于詩壇也顧不遑歟余旣辭不敢爲序
假借乳喻以復二子并以質諸世之能爲新醫者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
而擊發于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于是乎朝廟
亦詩房中亦詩吉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五

四

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亦詩越吟亦詩勞歌
亦詩相春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抗清濁吐含曲
直梁淫怨誹之極致終不徧背乎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之倫次詩之敎如是而止古之爲詩者學邇
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則宣導情
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
沈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言皆具在
也古學日遠人自作辟邪師魔見蘊釀于宋季之嚴
羽卿劉辰翁而毒發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
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已盤互于胸中備

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能自出吁可悼也余輯昭代詩集徵文獻之闕遺做中州之序論聊奮蕞及之耳才人志士愛慕良多長洲葉聖野吳江戚右朱手自繕寫勒成一集其尤且謗之者則間作愛我者未必果我之得而尤且謗者亦未必果我之失信彼是之兩行而已豫章陳伯璣以評選詩慰見眎余讀而歎賞之萬茂先詩多累寄余亂後失去今得之如見故人其餘多訪求未獲者乍見之如新相知致足樂也吾友孟陽之詩再經點定筆墨生動風致迢然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頰頰笑媚眇眇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五

五

有異爲掩卷徬徨者久之又益以悟詩人之妙心靈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殆所謂夜壑已趨交臂非故而顧欲以餽釘之學方隅之見擇捨其體格割剝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啞然一笑乎唐人選唐詩者一代不數人今選家之壇壝多于儲胥矣伯璣之爲有異于是訪沉冥扣寂寞不以聲利熏附人不以名字吸取人一句半什鄭重護惜不肯以衣中寶珠博易人間博黍之飯何斤斤也伯璣爲詩風流蘊藉振奇拔俗旅居蕪江以愛琴自署其館其愛此詩也如此琴矣昔者元次山集其同時隱淪之作名曰篋中

謝臯羽採天水遺民之詩題曰長留天地間我知伯璣之用意希風古人者遠矣不徒賢于世之君子而已也

歷朝應制詩序

延陵兩吳君以弘文碩學競爽詞林會萃歷朝應制詩取其金相玉式艷溢鎔毫者都爲一集郵而徵序於余余老爲農夫水南舍北晨夕與村童牧豎唱爾女之歌和款乃之曲顧使之聞樂釣天審音清廟心回神駭頭目眩運梯几憑軾嘿不自得者久之旣而繙閱其書登珠林而汎玉海爲之耳目開明氣滿太

牧齋有學集

卷十五

六

宅又久之而意茫然如有失也今夫應制之詩推輪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拔藻極于唐之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矣帝庸作歌明良喜起不徧始于唐虞之際乎古稱舜爲賓客禹爲主人八風修通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爛兮禮綬綬今則帝之命辭古今應制之首唱也自柏梁已前邇而上之請自此始春秋之季勾踐入吳文種有左道之祝范蠡有上壽之詞吳歌越吟畱連江上皇天祐助觴酒旣升猶有古昔廢歌之餘風比于瓊花璧月後定靡靡之音其爲可紀錄多矣又邇而上之周穆

王周行天下西遊至于瑤池西王母虎齒戴勝酌酒
歌謠一則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一則曰余歸三年
將復而所移王爲賓客王母爲主人白雲黃竹嬋媛
婉孌人間世之君臣矢音作頌祝千載而奉萬年
若是焉者乎又姑舍是邇而上之中天調御初平昔
提揚中無量大自在天王乃至日月天子莫不稽首
禮足作頌讚歎華嚴之會佛爲主人則雲集海衆皆
賓客也若云佛爲法王則諸天王莫非王臣伽陀祇
夜稱揚讚歎非諸天應制之詩而何五天禮佛盛傳
讚歎一百五十頌及四百五十頌所謂麗齊天薦理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直峻嶽者此則雅頌之元首音聲之宗極也曹子建
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音寫爲梵唄二君妙選應制
詩歸極于諸天之偈頌寫天音爲梵音則亦斯世之
子建也吾請爲唱喁焉客從旁笑曰是集也漢之中
和頌唐之御覽詩也被諸管絃獻之禁近固將待詔
承明侍從射熊騰清霄而軼浮景身在屬車豹尾之
間子乃雜舉齊諧竺墳荒唐倣說之談而參預於論
鼓鐘於樂辟雍之文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序余矍
眖失容起而謝客趨命侍史書之以復于延陵二君
本草按萃序

醫經經方之書至河間東垣而大備國初諸明醫各
有師承而本草一經幾爲絕學吾友繆仲淳常謂朕
歎息以謂三墳之書燼于秦火獨素問本草存本草
朱黃正文出黃帝岐伯之手古之至人所以相天地
之宜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發攝變化
實在于此而世之學醫者徒取以充湯液給方劑蒼
藪津涉未有能沈研而鑽極者蓋此書自唐宋以來
增益于古人之別錄踏駁于近代之綱目學者目備
耳食莫知元本于是乎醫學承陋經方傳訛用藥石
殺天下實自此始乃奮筆爲經疏以救其失參治簡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誤之文若列掌故若署甲乙金科玉條犁狀畢舉上
下五百年發軔岐不傳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仲淳
少苦疾狀壯多遊寓所至必訪藥物載刀筆五十年
而成書仲淳歿後二十餘年年家子陸仲德氏讀繆
氏之書而學其學作爲本草按萃以發明其宗要嗚
呼何其難也仲淳天資敏捷磊落瑰偉從紫柏老人
游精研教乘餘事作醫用以度世耳余觀其理積疴
起奇疾沈思熟視如入禪定忽朕而睡煥朕而興振
聳奮袖處方撮藥指麾顧視拂拂朕在十指涌出語
其險則齊桓之斬孤竹語其奇則狄青之度崑崙語

其持重則趙充國之金城方略淺人曲士逃聽風聲
猶爲之口吐不合况有能論其人其書知而好之
好而傳之者乎余每思仲淳緒言歎後世無子雲今
得見吾仲德則仲淳不灰也其著斯書也樂爲之
敘以導引其志意而假仲淳以發其端仲德好學漢
思東修矯志進德修業日新富有余雖昏耄尚能爲
仲德詳敘上醫醫國之事如太史公之傳扁鵲倉公
者姑書此以俟之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

新建俞徵君嘉言發揮軒岐仲景不傳之秘著論

卷一

七

篇余爲序其指要推本至醫之道術比於通天地人
之儒世之人河漢其言驚而相告者多矣越二載徵
君年七十始出其尚論後篇及醫門法律教授學者
而復求正於余余讀天台止觀書論四大五藏增損
得病因起非一病相衆多識因治病舉要言之則有
瑜伽四種善巧阿難合七十二種秘法其言精深奧
妙殊非世典醫經經方兩家所可幾及當知我如來出世
爲大醫王五地菩薩方便度生以善方藥療治諸病
非積劫誓願用醍醐上藥供養諸佛教化衆生不能
現藥王身說法豈特通天地人之儒也哉徵君外服

醫內閣心宗由曹洞五位君臣旨訣妙悟醫理用以
判斷君臣佐使之法陰病一論原本四大廣引三界台
宗地論之微言一往來合所謂如藥樹王徧體愈病者
也世人規規焉量藥於寸七程方于點墨牛羊之眼但
劉方隅其驚而相告也不亦宜乎朕吾觀如來之論醫
盡其精于大涅槃經舊醫客醫之說夫舊醫之治病不
別風熱寒溫悉令服乳客醫之厲禁之者宜也厲禁行
而王病愈國無橫歟禁乳之效可見於前矣迨王之熱
病作也非乳不起而客醫之所以除病者即所禁舊醫
之乳藥而已捨舊醫之乳藥而求客醫之乳藥雖謁大
自在天而請之豈可得哉由此觀之病因弘多病相頗異
古方新病有不和能察傳變判死生在乎三指之間一息
之內譬如兩軍相對決勝負於呼吸必欲學古兵法按圖
列陣而後從事良將所不與也曹洞之宗曰動成窠曰老
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徵君之著書其始有得于此
者乎佛言舊醫別藥如垂食木知者終不唱言是必解字
今尚論諸書具在皆客醫之乳藥也學者神而明之無若
垂之解字爲智人所笑庶不負徵君方便苦心矣

傷寒捷徑書序

新安孫在公少有聲譽子中長得瘵疾遇異人於武

林授還丹接命解形度世之術而尤精于醫學者丹
臺玉案發揮醫經方兩家指訣又謂傷寒一科傳
變譎說證治微密仲景之書代遠義與文中指下既
易懸絕今病古方更難決擇乃撮取其候體治法切
近明了者作傷寒提徑書用以鈐鍵昔人津梁後學
其活人濟世之心可謂至矣余少授左氏春秋醫和
之論疾源推明六氣五味六疾與黃帝素難書符合
其論惑蠱之疾女惑男風落山刺義周易精義齊魯
之儒者未有以過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
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晚而學佛習天台大師止

齊不共集

卷一五

三

觀之文喟然歎曰世之醫者能精求止觀觀病之
法斯可以稱神醫矣智者用四悉檀因緣分五觀觀
病初明病相謂不須精刺醫法略知而已狀其論病
相曰五臟四大增減五陰六神尅伏固已精義入神
矣次論病起因緣四大不順者外熱助火火強破水
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爲水病外風助氣氣
吹火火動水爲風病或三大增害于地或身分增害
三大皆等分病屬地病此四既動衆惱競生古醫論
四大者未之有也次論八觸相明對息辨觸違觸成
病又明五塵各損一臟一根緣五塵損五臟古醫論

觸損者未之有也又明五根五臟根由初託胎時以
思心起遂召其母母即思五塵等一毫氣動爲水水
爲血血爲肉肉成五根五臟究極于流愛納想壽煖
識三受生侍命之際古醫論根臟生由未之有也阿
難令言佛爲阿闍若比丘治七十二患說修阿
那法又云春時入火三昧太溫身成病入地三昧見
身成無石山入水三昧見身如大水泉入風三昧見
身如九頭龍須急治之此法惟佛能說惟身子阿難
及智者能知故曰七十二法以想爲治乃非末代鈍
根所宜由此言之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因未可以

齊不共集

卷一五

三

言能醫也余觀在公之明醫志在度世殆將接踵陶
貞白孫思邈之流其學術淵源一本三墳十翼晞古
眞儒非若世之醫家以刀圭方寸爲能事者故于其
刻是編也引天台智者之書以廣之經言持水長者
之子得其父方術徧告國中我是醫師療治病苦一
切衆生直開是言病即除愈世有流傳是書了知除
病者咸如西土衆生遇持水之子所患即差則在公
之輯是書與余之唱是言也豈非入病法門方便救
度爲如來所記勅者哉在公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棋譜新局序

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少時方渭津在虞山與林符卿對局堅坐注目移日不忍去間發一言渭津聽狀許可狀亦竟不能棋也中年與汪幼清遊時方承平清簾疎簾看棋竟日夜今皆爲昔夢矣渭津爲人淵靜閉止神觀超狀對奕時客方沈思努目手顫頰赤渭津閉目端坐如入禪定良久客才落子信手敵應兩棋子聲響鏗狀目但一瞬爾幼清沉雄精悍絕倫遙羣每一遇敵目光迸裂透出方罍間出奇制敵橫從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鷹鷹酒血推枰決勝鄰帽大呼雖受其擾撤者未嘗不拍手叫絕也渭津下一子如釘著局上不少那動亦未嘗有錯互如他人按指啁啻局罷覆數一二多少恬不爲意如未曾措手者幼清累勝輕敵時有一悞悞後斂手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及旋敵不及距因誤而得救因救而得勝人謂幼清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勝兵家言敵人開戶多方以誤之用此法也毘陵孫文介公奕居第二品嘗語余曰吾輩下子便是俗着渭津忽漫布子腕下無一俗着殆仙人謫墮爾余謂渭津無俗着無敗着幼清有敗着亦無俗着余所見

國工多矣若文介所云渭津之後必推幼清渭津善用全局以車攻吉日爲風聲幼清善用敗局以一成旅爲能事則亦運會使狀當局者未之或知也幼清北遊歸出其對奕全譜凡四十局刻之以公于人而屬余爲序余嘗記渭津賞符卿一着吞嗟愛玩不復終局此局若竟未必林果勝方果負渭津心賞神契歎息罷局古人之絕絃轍斤禪家之聲前句後此妙不傳非庸工所知也幼清一角棋爲錫人張以貞截斷幼清精思救法瞪視移晷縮退一着反接去以貞愕貽歎爲神助此局今亦不傳矣此局客傳謂此局全輸未知是何敗着蜀人發古墓見先主方與武侯對奕未知仍講侵分局否幼清之譜不曰全局而曰新局有旨哉其言之也幼清節俠奇士從余于行營萬馬之中單騎短篋衝鋒突刃以捍余于瀕死秋高塞上胡兒馬奪其勁弓絃響霹靂箭如叫鷄連貫雉兔擲草地不復顧控絃鳴鏑者咸爲咋指嗟乎余十指如錐不能突而能得善奕之幼清出灰力以捍余幼清以善奕擅名中華之文弱巧人也顧以長弓大箭橫驚北庭由此觀之天下事夫寧有定局耶項羽重瞳湘東一目山谷老人所托喻者安

知夫爛柯之老橘中之叟不揶揄竊笑耶幼清曰善哉斯局之後更有新局國手之外豈無國手夫子所言者道也進乎技矣請書之以爲序

王氏族譜序

里中王氏兆吉纂修族譜既卒事以余爲絳縣之老人就而問焉余覽而歎曰美哉是王氏之史也有事焉有志焉有義焉不可以不識也王之姓太原鄉那東海北海指不勝屈建炎南渡譜系具在今斷自高皇帝渡江而後歷年三百傳世十三堂構播畬皆本學錄爲做載雲仍千指胚胎前光蕭澤流根柴祀後

卷十五

三五

海覽斯譜也尊祖敬宗收族懷桷凡筵有餘思矣金匱之寶書天璫之玉牒既化爲飛塵劫灰而一家之譜牒焚焦殺青煥然修弄此亦王氏之大訓河圖陳列于東西序者與子孫事守勿替引之是作譜者之事也盟壇擣石風流在茲喬木故家王爲甲乙第宅羅列綽楔相望耆老扶杖于鄉國英少影纓于上都彬彬乎或或乎贈刀之遺休樹槐之餘蔭也班氏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撫斯譜也思樂育于菁莪念貽厥于豐芑漢貂猶珥唐闕在門丘木如茨伏臘未改傳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作譜者之志也嗚呼仕族之辨始于先王圖譜之局漢唐以來未有改也唐世尤貴族姓李贊皇嫡與奉宸迥秀同在廟堂乃奉詔爲兄弟而李嶺以爵位不如族望雖以清望歷要官與人書札唯稱隴西而不銜誠重之也誠慎之也今也無宗不族無族不譜執塗之人而兄弟之而伯叔之亦將執塗之人而祖考之而高曾之也而可乎斯譜也重大宗敘昭穆非方百里內聚廬族墓不書非三百年內本支子姓不書遠如新城近如婁水不復借烏衣青箱誇誇調閱譜局于是明宗法于是定易

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之類族辨物否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小而類辨于物七日來復之道也觀于斯譜天人之道粲然矣故曰是作譜者之義也唐李肇記鄭李崔盧四門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銀鏤王家銀鏤者喻金質而銀飾也詩有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斯兆吉氏之譜也豈惟銀鏤而已兆吉曰大矣哉夢鼎未之前聞也自今以往世世子孫奉夫子之言爲鎮圭焉請書之以爲序

李孝貞傳序

余游嘉興讀陳學士孟嘗所著李孝貞傳曰孝貞字

屬父老需藥康夢白衣大士授玉鳳一枝而生四歲
喪母撫尸慟絕事後母以孝聞長而容德絕人堅請
於父誓不嫁以願養邦人願委禽相望莫敢強也父
病額天請代煮藥中庭有青鳥空朱實墜藥鑪中服
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作知不起抱父一慟而
絕年四十七舊史氏曰孝貞之事古管彤所書未之
有也宋學士景濂作麗水陳孝女妙貞碑與孝貞略
相類妙貞父早夭大母林氏病危剔肝和藥自誓大
母得生終身授菩薩戒不復適人林壽終棄家爲優
婆夷郡錄士永嘉高明上其事有司具烏頭雙闕之

祭齊有集

卷一五

三

制旌表其門妙貞之事奇矣至于棄家爲優婆夷當
世用國法表厥宅里以爲割肝救親有補名教辭家
學道不毀世相高則誠元季大儒通達世出世法其
所旌異可以爲百世楷則今孝貞之行不愧于妙貞
依父以死不出閭內一步而烏頭綽楔之制未有聞
焉則今之司世教者抱方守俗之過而非聖祖愼重
旌表之初意也頃者末法陵夷禪門瀾倒妖尼魔眷
上堂示衆流布語錄皆一輩邪師瞽禪公朕印可油
頭粉面爭拈錘拂旃陀摩鄧互作宗師如來難姨母
出家國典禁婦女入寺近代紫柏不許婦女識面律

用遮惡禮貴別嫌未有毀壞世相而能通達佛法者
也若孝貞者易之家人所謂利女貞者歟其在今日
世出世法中豈非橫流之砥柱狂病之藥石歟木
陳恣公製孝貞傳後序歸本于累朝神聖豐功厚德
之所致余讀之慨然太息以爲禪門尚有人焉因舉
其感憤牽連書之不獨以其訓閨闈實以爲今之禪
人痛下金剛一杵也恣公聞余言當不禁涕淚悲泣
否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終

祭齊有集

卷一五

三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

序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游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鈐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警勸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洸汰其繁仍排綴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

牧齋有學集

卷一六

一

金匱山房定本

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雜闕之學而追邇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闕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篤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熱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

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淡知而自得之鈎摘蒐獵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稗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之癥結解而闢之勞肌中理無所逃隱以租穉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然哉先生以幾庶體肅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蒿目嘔心扶斯

牧齋有學集

卷一六

二

文于墜地輕材小生諛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序汚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汚人之知美曠則幾矣其尤可歎也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余固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

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
余烈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
槧效微勞于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至而髦
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燿欲流照
于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
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辨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
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爲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
石鐘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
敢失墜頃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

文水全集

卷一

三

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
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
二公之文元氣旁薄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
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
灼使人閃爍昱耀而不敢狎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文如河之迴瀉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
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
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國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濶遠罷
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羣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

先帝之英明豈不迥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
盜弄不減于似道煬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
者絆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
之一決而徒以三揖相從歎異代于同日天乎人與
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
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誦欬歔泣下者指南
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弄獨爲完好其文則尤
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
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
急如藏府之視藏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闡

文水全集

卷一

四

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
緇警急呼天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
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
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客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
涕而况於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雷酒讀公之
書骨驚肉飛雙劍躍而九鐘應者乎又况于並游共
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
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
公道誼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複旁
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彙由今思

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成
盤互于蠅頭蠶書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
丸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蓋有餘悲焉昔信國既
歿其客謝臯羽翔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
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桑海遺錄中
今余旣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敘其遺文
實兼臯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
敢辭而又以忍茲餘生挂名謝龔之後未嘗不重自
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成文穆公全集序

成文穆公全集

卷一六

五

余讀商書至說命之篇每掩卷淡思以謂人主之命
相也期以安金輪調玉燭延登受策中外願望以爲
吉祥善事而高宗去成湯未久商道方隆顧其命傳
說之辭則曰若涉大川女作舟楫若歲大旱女惟霖
雨何其無疾而呻未病而藥憂之深慮之早而叮嚀
倚毗之若是其切也及觀于崇禎初服大名高陽用
舍之際乃慨然而歎曰吾乃今而知說命之辭至于
今日蓋信而有徵也懷宗以上聖不世出之姿憤蹙
國憂多壘開聰闢門號咷博求已已之役拜大名成
文穆公于廷召高陽孫文正公于家鈴索鎖鑰中外

相應八城克復危關不扃天下欣欣然想望太平未
一載而大名去又二載而高陽歸於是乎奸孽盤牙
庸輒接跡淪胥焚突不可救藥而社稷隨之矣嗚呼
常國家陽九百六板蕩方蹶此亦載胥及溺天旣大
旱之日也人主得救時之相倚毘之爲舟楫爲霖雨
而僉夫驕人鼓譟波煽謗焰必欲爲敵國除患而後
已如涉大川也洪濤巨浸枯天蕩日隨藍之風颶母
之浪傾櫓捩舵交互發作雖有長年三老其將若何
如歲大旱也焚巫斬龍吁嗟舞雩旱魃之鬼頂目之
祇嘯風過雲流金爍石雖有雲師雨伯其將若何易

牧齋有聲集

卷十六

六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古
之人主日中陽長夢卜命相汲汲乎將恐將懼以涉
川憂旱播告在庭豈偶朕哉高陽有集百卷燔于南
火茲文穆公之集則其子少宰公撰次藏弃以備國
故者其在中書日論國體籌邊事焦心蒿目憂及溺
而戒其焚者約略具焉少宰之請序而傳之也其不
徒以鋪陳藻悅張館閣之盛而已也古之那詩曰昔
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大命以傾百世
而下讀公與高陽之遺文繹思那詩先正之言其有

傍徨屏管撫卷而流涕者乎余少出高陽之門晚而公辱與之游今老且廢矣冰寒灰死歸心空門猶執筆爲序不辭廁名于末簡者良欲使世之君子因余之序而知公因公而知高陽因公與高陽而知國家用舍存亡之故庶幾知公之文不爲苟作而余之所以敘公集者爲不徒也

傳文恪公文集序

先師定襄傳文恪公文集二十卷公歿後十一年得諸其冢子庭詩藏弄書樓貯以篋衍封題護惜比于河圖琬琰庚寅孟冬不戒于火新宮三日之哭於吾

文恪不集

卷一六

七

師之文有深恫焉又五年乙未公次子庭禮訪舊入吳執手問故相向而哭歸而搜討遺集兵燹火燼蟲穿蠹蝕蠟車障壁之餘十存四五公之壻方伯馮君宦于白門爲鏤版行世而辱某爲其序竊惟公以含章挺生之姿居承明著作之署銜華佩實渙爲文詞其大者主于謀王體斷國論崇教化明道術而其緒餘則用以藻繪典冊鼓吹休明學士大士皆能望而知之若其所以爲文者則未之或知也蓋慶曆之間山陰王文端公碩儒偉望斗杓一時芒寒色正如五星之在天公以鄉邦後進踵其清塵言坊行表難進

易退風規羽儀肅穆狀望而其文章爾雅亦髣髴相似文端之文不以質掩其文而公之文不以文掩其質如金有聲如玉有色如麒麟之吐文章如鳳凰之中律呂彬彬乎郁郁乎其斯爲盛世君子之文已矣國家育才史館儲峙公輔神廟中年號爲極盛謙益登朝猶及見公等數公雍頌殿陛舒鴈行列古所謂王多吉士高岡朝陽之儔侶也丙辰以後台階失度芒角浮動奔約四出禁近之地紛如而國脉亦稍替矣嘗試取公之文覆而視之味其和平知其有和羹既戒之德襲其溫厚知其有騶虞不殺之仁含咀其

牧齋有學集

卷十六

八

詠歌俛仰不攜不迫知其有朱紘疏越一唱三歎之流風讀公之文不獨想見其人而國家日中鴻朗之會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者益朕攢聚于尺幅之間於乎休哉河山如故典刑不遐以東京之遺老追華胥之昔夢昔之哭也哭斯文之亡而今之哭也哭斯文之存白首門生摩挲青簡悠悠窮塵曷日而已乎公集外之文有大事狂言四卷鏡儒釋之源流披狂僞之窟穴發揮心學開闢手眼唐之裴公美金之李屏山未能或之先也黃帝之珠得于罔象豐城之劍合于延津脩母致子以斯文爲之先安知夫刳火之

餘不有焰焰而起者乎易有之先號咷而後笑謙益
嘖泣爲序而載筆以俟之

董文敏公遺集序

故宮保禮部尚書華亭董文敏公其詩文有容臺集
行世家子祖和屬其友人沈生友聖重爲校讐標舉
其的狀可傳者以示無止而請予爲其敘余惟公以
光岳間世之姿生昭代休明之運出入承明回翔館
閣其文章資地在乎河圖琬琰金鐘石衡之間搖筆
染翰散華落藻如龍之一鱗如鳳之片羽海內爭相
藏弄唯恐不克今欲舉其金石高文溢囊盈帙者歟
宋齊文集 卷一六 九

之揚之鈎其玄而纂其要是豈易爲力者乎余嘗謂
相古人之文若相人狀善相人者每濶略于衰衣大
帶端步肅拜之會而旁求乎不衫不履龕服亂頭之
時其神情有在不在故也公以經國大手擅昭明
雲漢之文章出其緒餘兼綜書畫如王右丞所謂風
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故其題識賞鑒之文區明雅俗
別裁真偽東觀輪其博南宮遜其精三百年來書品
畫籙奉爲金科玉條未有能出入者也本朝理學大
儒往往假禪附儒移頭易面公于儒師楊慈湖于禪
師楊大年親承紫柏大師受其礎雖染神刻骨故其

微詞緒言發皇宗教殆欲披衣得珠吸水擇乳視今
之開堂付拂持鉢子相印者迺狀如楹之與筵也公
之文此二種爲最妙若其生平救時憂國抑塞苦心
則于江右程士之策見其一班士子臚傳雜誦徒以
爲帖括之資而已則可歎也公著作在廊廟碑版照
四裔贈送記序富有日新大率以高文典冊爲體要
以鋪陳連比爲詞章筆騰墨飛花駢葉儷此則吾所
謂樞衣雅步矜慎持擇而或非其神情之所存也世
有爲公之子雲者其必有取于余言也乎公之聲名
震薄耳目如唐人之望退之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
外不可梯接者虛和善下人人得至其前噓枯吹生
藹如也顧其束脩厲行老而益堅先帝旣以耆碩待
公中人貴戚得其尺蹠片紙交相薦揚烏程方柄國
屬公爲稱壽之文公曰吾老矣猶曲筆媚權貴何以
見魯衛之士乎烏程遂以此啗公已而謝病得宮銜
馳驛以歸則先帝特旨也余序公斯集特表而出之
使天下後世知公之所以爲文者如此

杜弢武全集序

昔我高廟手提三尺劍蕩掃前元風灑露沐卽以詩
書禮樂訓迪公侯將帥腹心爪牙之臣岐陽以婦子

領方鎮幕中僚佐皆用東浙老師碩儒而中山王白馬之盟蔚爲宗臣每朝會輒令人囊書自隨治定功成文德誕敷黔國定襄世崇藻翰郭氏連珠之集忠武登壇泰順之際詞林鴻章未有能掉鞅排拉者開創之後文治煇赫勃興于斯爲盛矣神廟萬曆中在國家爲軋清坤夷握符披圖之候西陲則有杜大將軍燬武應運而出燬武之父若叔皆用汗馬勲起家爲元戎燬武束髮當匈奴每戰克捷七佩將印十六命提督總兵官所莅省八鎮九恢復一郡四縣五十寨俘馘套虜流賊五萬有奇歷官至左柱國特進

文齊才思集

卷一六

二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崇功殊錫于諸鎮無兩敏而好學被服儒素以其先征南爲師法軍書羽檄汗簡錯互風樞陣馬筆墨橫飛著作之富撰集之多與其行間功狀雲委而山積者皆足以充棟梁而汗牛馬盛矣哉古未有也旋觀其全集則騷賦樂府雅歌古今諸體無不騰陳也文則表奏序記頌贊傳志無不繁綴也詩之餘爲詞曲文之餘爲連珠與七無不漁獵也楊葩三教括囊萬有橫豎鈞貫過河沙而放烟海則元鶴教樞諸篇以俟後世子雲者也隆萬之間別集之行世者五車四部橫陳于國門都市不爲不多

矣試與太霞之集比長繁短楨而列之皆珠也則未知其孰爲琅玕孰爲木難也繼而籍之皆壁也則未知其孰爲盈尺孰爲連城也三百年來戎旃軍府搖毫擲簡雄帥莚林者前有元登後有燬武豈非貂蟬之美談竹帛之盛事哉昔者周之顧命列玉五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以訓文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以訓武也燬武文經武緯身兼數器國有大故將薦陳之以爲國容觀美其當在赤刀兌戈東西房序之間乎山河改易帶纈迢朕懸車服矢僑居旅食高文大篇

文齊才思集

卷一六

三

藏棄殘齧英靈光怪側出于蠟車障壁之餘嗚呼斯可謂三歎已矣余與燬武交四十年矣于其請序不忍以老病辭又自惟滄海餘生舊塵史局今得籍手斯文以闡揚國家人文化成之盛豈非舊史之事乎柳子曰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君子亦可以悲其志也夫

黃陶菴先生全集序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卓朕爲命世真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聞者皆欽色正容以爲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歿後十餘年而其徒

侯子玄弘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
侯子玄弘張子理相與排綴遺文刊爲全集陸子以
陶菴於余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余頃者屏居江村
追念平生師友葺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
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
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余於此三君子者既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
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沉塞如高山溪林龍
虎蟠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彌望儻
莽重巖增起波瀾灑然使人可仰而不可跂者高陽
侯齊有集

卷一六

三

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磨不驚不
搏音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謹言指事陳理如
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
也陶菴之爲人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米
壺玉衡宜懸清秋是故慷慨懷霜眇眇臨雲懸匏衆
清朱絃三唱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
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鬚眉如在聲歎
不遠乎碧血于同時激丹心于終古其亦可以無憾
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既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
則有鬼神護訶側出於刳灰煨燼之餘朕吾循覽其

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獨傷殄瘁之象而不可
得也既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
汙水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唯殺之詞
亂世之音無之而況于亡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
角則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當斯時也而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
激夾鍾而發熒賓造化其能捨諸吾竊疑卜子夏之
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于今而有驗有不驗也余
老學耄忘撫卷而茫朕自失陶菴之徒郵傳其師之
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端如以文

卷一六

十四

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而傳
序雖不作可也

浩氣吟序

嗚呼九域幾迴三精霧塞寢廟之玉衣晨舉昭陵之
石馬宵馳扶日月于南交畫輅坤于北戶崎嶇庸蜀
實仗老臣收拾老邑豈惟一旅夫何桂山雲擾灘水
波翻四郊斷螳子之援三都成魚爛之潰謀人之軍
師國邑我則死之下可見天地祖宗事已畢矣於是
慷慨誓死豫暇賦詩嚼張巡之齒牙曼聲長咏握魯
公之拳爪運筆橫飛偉彼義人慨朕赴難抗詞同日

洵芝焚而蕙歎合口唱酬譬金春而玉應遺言付囑
副墨流傳壁漫愈塗星緯芒角于宇裏墨陳紙故雷
風發作于行間亦曰念哉吁其悲矣昔者睢陽苦戰
更樓起橫笛之吟越石重圍長嘯發扶風之咏以至
空坑被執吟嘯之集頻煩柴市歸全正氣之歌激越
其人爲宇宙之真元氣其詩則今古之大文章吐辭
而神鬼胥驚搖筆而星河如覆况復流連警蹕沈痛
封提死不忘君沒而猶視人言天荒地老斯恨何窮
我謂刳盡灰飛是詩不沫伊余晚晚遭此痼瘥皓首
師生腸斷寢門之哭蕭晨冰雪神傷絕命之詞燈火
夜齋有學集

卷十六

五

李香巖並香幢閣稿序

國初金華宋文憲公承黃晉卿吳立夫之緒學蔚爲
大儒嘗入仙華山爲道士飽緇道藏而其生平閱釋
藏者凡三故其文源本洙泗叅同釋玄爲一代文章
之祖自時厥後儒者或以博學有聞而旁通二教者
鮮矣吏部郎香巖李君以春秋起家架學飛才馳騁
當世于書無所不窺以其間徧閱二藏空空于釋

部覈玄玄于道流而折衷之以歸于一儒曰六經注
脚于釋曰無法可說于道曰無名天地之始懸解朝
徹自得于筌蹄標指之外其爲文辭演迤負含橫見
側出往往遇異人游異境述異事談異緣破俗士井
猿之疑發小儒醞雞之覆使人耳目回易魂魄互居
殆有非尋常名教崖穴所可得而轄束者惜其遭時
不若金華立于開天神聖之朝得以黼黻三教潤色
皇業剋期潛身爲遺老而徒以偉詞鴻筆塗藁醉
墨託寄于虞初諾臯之間此則可爲三歎者也然余
又有以爲李君頌者君木椒塗外家盤根偃李蓋慈

李香有學集

卷一六

三

聖皇太后之諸孫也慈聖發祥沙麓流虹繞電四十
年母儀天下君以近屬子姓被服儒素超然于綺襦
純袴之間含章挺生非偶然者漢承平中四姓小侯
皆令人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而和憲后謂貴
戚之家溫衣美食乘堅策良面墻術學不識臧否今
慈聖之宗有如李君者出焉則豈非本朝三百年後
宮陰教度越前古行瑱瑤瑤之訓自六宮以覃九族
而能然者與

霜哺篇墨跡卷序

國家旌門之制昉于有唐烏頭一柱雙闕一丈坊以

白而赤其兩角使觀者回心而悅行焉其風厲甚廣也世道交喪旌典缺遺論門閥焉限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鄉里婦孺截髮削鼻而不得與于崇臺綽楔之褒者多矣于是吳門袁子重其愍其母之苦節不獲聞于當宁徧乞海內賢士大夫之言以表異之以爲烏頭雙闕旌在一時不若彤管之詞區明風烈可以垂窮塵而傲天壤也袁子之心良苦其所以旌其親者可謂至矣假令袁子居今之世乘時藉勢變奇成偶黃金橫帶青絲絡馬拜其母于堂下其母不爲狄梁公之姨則爲姚榮公之姊引裾奮袂唾而

牧齋有學集

卷十六

七

棄之於養志乎何居今袁子布衣蔬食傭書問字年齒未哀儼然如遺民故老每采一詩乞一文歸而莊誦母旁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介之推之偕隱潁封人之錫類何以異此袁子之所以旌其母者亦袁子之所以自旌者也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袁子可謂白華之孝子矣觀斯編者無忽乎袁子之自旌者則可也

范助卿文集序

余庚戌通籍出吾師耀州王文肅公之門公長身偉幹聲如洪鐘每待函丈必爲余誦說海內賢士大夫

肝衡扼腕吞嗟慨慕希風問影如恐不及崇水范異羽先生其所屈指甲乙者也余因是以心儀先生遂與定交已而國論沸騰黨議蠭起先生桂性愈烈蘭心不改浮湛放逐老于郎潛不得以振纓奮袖少展其精華睥睨之氣而余則繼耀州之後目爲黨魁飲章錄牒踰冬逮繫受鈎黨之禍視先生爲尤烈朕而余與先生入甘陵之部刊元祐之碑除名削迹終老而不相貸貫者則皆以耀州爲主名河上之歌所謂同病相憐者余兩人似之松柏之悅芝蕙之歎視他人尤爲篤摯有絲朕也余今年七十老矣先生作爲

朱齋有學集

卷一六

六

歌詩遣使者涉江來賀因緘其所著文集示余余方朝食輟箸而讀之日中而卒業則又廢書抵几欷歔流涕而不能止也蓋國家之黨禍醞釀日久至庚戌而大作當其時一二僉人以閔曹冷局衡操官府之柄媒孽正人剪除異已號爲君子者分清濁之流爭宣黃之戰迭勝迭負堅壘不相下久之而椽人當國皇綱解紐衣冠塗炭廉恥凌夷于是元氣傷殘兵燹交作土崩瓦解而天下遂至于不可救藥迄于今歎滄桑悲禾黍者靡不傍徨怨慕踟高天而踏厚土豈知一二僉人膏唇拭舌依叢而止棘者其流毒遺禍

遂足以移九鼎而隳七廟乎又豈知流離淹恤如先生輩抑沒于荒江野渡之間者予爲周遺斬爲夏肆徒足以興故國之悲而勤異代之惜乎旋觀先生之文原本經術貫穿古今鑿鑿乎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治病至于指摘利病分別賢佞勞人之苦心與大人之偉略崢嶸磊落側出于筆墨之間以先生之才略與其文章當國家多事之日上不能爲陸敬輿次不能爲李伯紀而下不得爲陸務觀陳同甫徒使衰老如余讀之而屏營太息嗟瞻烏之爰止恨豺虎之不食辟如寒蛩吟壁秋蛩鳴窾誰復有過而問之者

文齊不忠集

卷一

元

其尤可爲三歎已矣余邇來焚棄筆墨于時人著述掩口不欲置喙獨手先生之集展轉不能置念先生與余積薪碩果大江南北如晨星之相望非余誰當序先生者而五十年以來恩牛怨李之殘局清流白馬之遺恨讀先生之文可以考見一班世有仲淹君實續七制而修長編者將于斯文有取焉余固不敢自愛其狂言以爲乘章之先非徒取其文而已也

高京期景宣堂集序

余爲書生好以寸管評量天下士在浙西推嘉興高明水爲第一時人莫之許也而君之舅李玄白歎爲

知言時時爲余道其爲人余雖未識君其眉宇談笑宛宛朕在目中也已而君改名氏取上第擢官水部用道府第事株累逮繫以死余每有芝焚蕙歎之感今讀其詩集有餘悲焉君天才明銳賦性通脫讀書採掇菁華不守章句爲詩文陶冶性情不事剽賊鑒古則如米南宮黃長睿盡在逸品元鎮子久之間風亭月榭飛觥度曲則才人韻士挹其風流花宮蓮社搖牙握麈則道人名僧殮其名理園場射圃挽強陷堅則期門俠飛避其雄駿一時士大夫咸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一旦牽率官守管領將作棄筆墨而

文齊不忠集

卷一

三

樹版幹拾書畫而理磚甃金錢匱乏期會促數舌燥唇乾手涸鼻齇國家既用違其才臣子亦處非其地鼎柱車而馬守門其不至于顛越者鮮矣俄而龍火漂焚朱邸震蕩天心帝心交訌并怒鬼神助其凶虐君父莫可如何而東市之難作矣自古國家大運不造殺機將發則必有忠臣志士適逢其會刀輪飛空熱鐵在頸犯陰陽之治而入天地之籠有不知其所由狀者此固非人臣之罪而亦非明主之過也嗚呼豈不悲哉吾觀君絕命之詩曰牛馬任呼還世網刀山離境卽禪牀此與稽中散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者曾何以異中散既歿有人詣鮑靚聞靜室有琴聲
特妙靚曰此嵇叔夜也今君雖已矣而其詩哀絃清
唱流傳人間世有通靈如鮑靚者安知不指爲叔夜
之琴聲乎

高寓公稽古堂詩集序

嗚呼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蕩陸沉滄海之秋
懷忠抱義抑沒無聞者可勝數哉嘉興高水部寓公
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扞敵爲才吏
歷血帶索爲父訟冤爲孝子今讀其詩集而歎世之
知君未盡也君自南虞衡請急還里遭乙酉之變痛憤

卷之六

三

不欲生念太夫人春秋高終鮮兄弟未能卽自引決
蓋其悲歌慷慨低回結轡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
樂也決矣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
所爲而去夫榻前孺下之徒遠矣吾觀其弔同年殉
難之詩曰可憐李黼榜偃蹇老維楨病中述志曰和
陶書甲子弔屈賦庚寅又曰唯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此
其詩何詩也此其志何志也身異沈湘心同哀郢朱
獨之哭移語亭爲西臺魚腹之悲指月波爲厓海謂
我何求吁其悲矣續哀江南賦序則曰兼年累日悵
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荷衣秋滿柳箭春搖恐

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日霜孫啓祚尚揚
赤壁之靈弱宋遺都猶報朱仙之捷豈有盧錚荻筏
竟浦浮江代馬胡韓凌波渡水烏孫千騎控淮水而
鳴絃雒陽雙鵝指吳會而煽翼五都冠蓋邈矣華風
萬里縵纓此焉戎俗此則子山謝其紅紫子美傷其
蕭瑟未免有情不堪再讀者矣嗚呼彈丸左輔烽火
甘泉百雉礮車恥登樓而清嘯一牆堅壘愴聞笛以
悲吟嬰城之長句猶新裹創之殘血已碧斯人已矣
天固不欲畱謝幼度祖士雅于今日也而豈徒朕哉
今之士大夫讀寓公之詩爲之髮植毛豎羽聲變徵
酹酒而憑弔者亦有人焉爾乎如無其人而忠孝之
精氣複疊攢于尺幅之間光怪陸離見于山川而
燭于天我知其不終沒沒也已

高念祖懷寓堂詩序

余于諸方尊宿所心師者一人曰楞嚴白法琮公公
發明心地懸契寂照虛空之理而外脩嬰兒行顧好
與高長公念祖游數爲余言其人余以是見念祖如
舊相識也念祖之祖父爲京期寓公二水部夙承家
學文章之菁華與名理之荅頤皆成于胎性根于種
智其爲詩清虛婉約么絃獨唱昔人所謂孤桐朗玉

自有天律庶幾似之念祖以余老馬識塗出其行卷以求一言余竊謂詩文之道勢變多端不越乎釋典所謂熏習而已有世間之熏習韓子之所謂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是也有出世間之熏習佛氏所謂應以善法扶明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者是也世間之熏習念祖胚胎前光固已學而能之矣出世間之熏習則念祖之于琮公諒決扣擊者故當朝夕從事焉而世間

生齋有集

卷十六

三

詩文宗旨亦豈有外于是乎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至于變化則謂之不思議熏不思議變而疑于神矣韓子之云根茂實遂膏沃光曄者亦是物也世間與出世間亦豈有二道乎念祖之爲詩去煩除濫俗情既盡妙氣來宅其熏習于琮公者深矣如染香人身有香氣知其不待乎傭耳掇目憂憂而求之矣以吾言質于老人如有當也則將進而徐有得焉余老矣猶將執簡以觀予之成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七

序

梅村先生詩集序

余老歸空門不復染指聲律而頗悟詩理以爲詩之道有不學而能者有學而不能者有可學而能者有可學而不可能者有學而愈能者有愈學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狀而詩可以幾而學也間嘗趣舉其說而聞者莫吾信頃讀梅村先生詩集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證明吾說矣夫所謂不學而能者三侯垓下滄浪山水如天鼓谷音稱心而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金匱山房定本

衝口者是也所謂學而不能者賦名六合句取切偶如鳥空鼠啣循聲而屈步者是也此非所以論梅村之詩梅村之詩其殆可學而不可能者乎夫詩有聲焉宮商可叶也有律焉聲病可案也有體焉正變可稽也有材焉良楮可攻也斯所謂可學而能者也若其調之鏗然金春而石憂也氣之熊狀劔花而星芒也光之耿然春浮花而霞侵月也情之盎然草碧色而水綠波也戴容州有言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間以此論梅村之詩可能乎不可能乎文繁勢變事近景遙或移形于跬步或縮地

于千里泗水秋風則往歌而來寒燈擁髻則生死而永生可能乎不可能乎所謂可學而不可能者信矣而又非可以不學而能也以其識趣正定才力宏肆心地虛明天地之物象陰符之生殺古今之文心各理陶冶籠挫歸乎一氣而咸資以爲詩善畫馬者曰天閑萬廐皆吾師也安有撐腸雷腹蟬吟蚓竅而謂之能詩者哉京黃金碧入其鑪鑪皆成神丹而他人則爲掇拾之長物么絃孤韻經其杼軸皆爲活句而他人則爲偷句之鈍賊參苓不能生或人朱鉛不能飾醜女故曰有學而愈能有愈學而愈不能讀梅

卷一七

二

牧齋有學集
村詩者亦可以霍然而悟矣竊嘗謂詩人才子皆生自間氣天之所使以潤色斯世而本朝則多出詞林狀自高青丘以降若李賓之楊用修者未易一二數也豐水有芑生材不盡而產梅村于隆平之後以錦繡爲肝腸以珠玉爲咳唾置諸西清東序之間俾其鯨鏗春麗眉目一世榦材小生不自量度猥欲以煩聲促節流漂嘈囋爭馳尺幅之上豈不誚哉余故略舉學詩之說以引其端世之蹉跎短垣呼鷺相命者聞余言固將交綬引去而余以老髦才盡目瞶吻燥自詭于儻書焚筆者庶亦可以有辭也

季滄章詩序

甲午中秋余過蘭江滄章明府訪余舟次譚余所輯
列朝詩集部居州大累累如貫珠人有小傳趣舉其
詞若數一二余卹朕心異之視祥告我曰滄章購得
此集繙閱再三手自採繙成大掌簿十帙雖書生攻
兔園冊專勤無如也視事少閒發憤讀書丹鉛金矢
案牘交互午夜伊吾與銅籤聲相應其爲詩劇心鉢
腎茹古吐今必欲追配作者願就正于夫子而未敢
輕出也余問諸滄章弗應從硯詳再索得之信滄章
之雄于詩也今夫人之稱詩者眉目不同與會各異

收齊有學集

卷十七

三

設壇分壇互相甲乙遠則追隨秦雒近則跳浪越楚
縱極其精神才力橫度提出不過滅沒于二百年來
名人魁士涸澗流之中亦成其爲今人之詩而已
矣三百篇以後騷雅具在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千古論詩之祖劉彥和蓋淡
知之故其論詩曰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家之先三
百篇變而爲騷騷變爲漢魏古詩根抵性情籠挫物
態高天深淵窮工極變而不能出于太史公之兩言
所謂兩言者好色也怨誹也士相媚女相說以至于
風月嬋娟花鳥繁會皆好色也春女哀秋士悲以至

于白駒刺作角弓怨張皆怨誹也好色者情之豪雋
也怨誹者情之淵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誹不比于
亂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者也入之情真人交斯爲
有真好色有真怨誹而天下始有真詩一字染神萬
劫不朽鍾記室論十九首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大
白歎吾衰不作子美詩得失寸心皆是物也今不讀
古人之詩不知其言志永言真正血脉而求師于近
代如覽人之學步如僧父之學語其不至于習足脊
舌者則亦鮮矣滄章之詩意匠深發脉厚才情颯迅
意思霞舉策驥足于脩途可以無所不勝而迂轡輿
節退而欲自負于古人世之無真詩也久矣以滄章
之才好學深思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遡國風小雅
之指要詩道之中興也吾有望焉余觀滄章就正之
雅意知其不以面諛責我也爲申言學古之說以有
合焉且以有進焉昔者蘇子瞻兄弟既舉進士子瞻
官鳳翔寄子由于長安其詩曰遙知讀易西牕下車
馬敲門定不謫古人榮進之初讀書尚志其厚相期
待如此今之君子知此意者鮮矣余之期滄章以有
成者如此不獨以其詩也

施愚山詩集序

西昌陳子伯璣來告我曰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聖俞也聖俞之詩得歐陽子之文而益顯今愚山不敢自定其詩而有待夫夫子衡也敢助之以請夫子其無辭余受而卒業誦詩而論其世蓋三歎焉昔者隆平之世東風入律青雲干呂士大夫得斯世太和元氣吹息而爲詩歐陽子稱聖俞之詩嗟朕似春夢朕似秋與樂同其苗裔者此常有宋之初盛運會使朕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兵興以來海內之詩爛盛要皆角聲多宮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嘒嘒悲怒之音多順成單緩之音寡繁聲入破君子有餘憂焉愚山之

牧齋有學集

卷一

五

詩異是鏘朕而金和溫然而玉調拊搏升歌朱絃清汜求其爲衰世之音不可得也歐陽子曰樂者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也地氣不上應曰霧天氣不下應曰霧天地之氣不接而人之聲音從之愚山當此時能以其詩迴幹元氣以方寸之管而代伶倫之吹律師文之和絃何其雄也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說詩者謂雞鳴汚水殷勤而規切者如扁鵲之療太子漆洧桑中咨嗟而哀歎者如秦和之視平公病有淺淡治有緩急詩人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一也愚山視學齊魯祠伏生旌孫明復石介享鐵司馬七公噓枯吹燼廣

厲風教敦伐木友生之義哭顧夢游之喪瓦燈敝帷過時而悲溫柔敦厚之教詩人之鍼藥救世愚山蓋身有之詩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而神聽天地人之和氣所由接也其斯以同樂之苗裔而爲詩人救世之詩也與陳子曰詩爲樂之苗裔衡聞之矣審樂音以論世本詩教以救世大哉斯言殆歐陽子之所未及也請授簡書之以爲愚山詩序

宋子建遜和集序

宋子子建盡取六代三唐之詩句比字櫛繼聲屬和名之曰遜和集而請余爲序夫和詩而次韵非古也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六

次韻而盡古人之詩尤非古也國初沿元季餘風高棟張楷之流偏和鼓吹三體瀛奎諸集浩汗曼衍盈箱克宇迄于今邯鄲之步已窮兔園之冊盡麟有識者遇之咸睨而弗顧也子建亦何取而爲是哉竊謂和古人之詩其難有三牢籠古今極命庶物沿流溯源文從字順古人之學也無其學而拮据拾掇割剝剽略枝梧如窮子之博易如貧女之縫紵爲陋而已矣區明風雅別裁偽體標舉典會萌茁時運古人之識也無其識而彷彿逐響尋聲拍肩取道如水母之備目如屈曲之循枝爲愚而已矣擺落悠悠望古遙

集時髮成池濯足東海古人之志也無其志而聒噪
夢驚歌哭狂易叫囂如豕腹之彭亨如蠅聲之喧沸
爲妄而已矣子建器資敏學殖厚其識其志又足以
發之窮年屏力掉鞅詞壇遂能含咀百家籠挫千古
馳騁上下而不蹈夫三者之病又何疑哉古之和詩
者莫善于江淹江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
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論詩而至于動魄悅魂精
矣微矣推而極之三百篇騷雅以迄唐後之詩皆古
人之魄也千秋已往窮塵未來片什染神單詞刺骨
揚之而色飛沉之而心灰非魄也其魂也鍾嶸之稱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十九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正此物也如其不爾則
玄黃律呂金碧浮沉皆象物也皆灰水也雖其駢花
麗葉餘波綺麗亦將化爲陳羹塗飯而矧其譏議者
乎子建所和之詩皆魄也有魂焉以尸之經營將迎
意匠恍忽所謂動魄悅魂者江氏能言之而子建能
知之後之和詩者其可爲標表已矣余于子建之詩
趣舉之未能詳也姑述其諛聞以質之且爲學詩者
告焉或曰昔者陳思王游魚山中夜聞天樂悽惋寫
而傳之梵音流于中土蓋自此始此遙和之精者也
宋子慕思王之才遂與同字昔子建之所和梵天之

樂也今子建之所和人世之音也今也不思王之儼
而比量于高張諸人何斤斤也余蹶狀而起曰有是
哉并書之以爲序

宋玉叔安雅堂集序

萊陽宋先之與余爲編紵交先之稱其家世勲有二
才子玉叔尤雄駿陵谷遷改宋氏長老取次彫謝玉
叔遂以文章氣誼羽儀當世辛丑夏余過武林俛仰
今昔悽狀有雍門之悲已得盡讀其詩文而玉叔屬
余爲其序余故不知言詩強仕已後受教于鄉先生
長者流聞臨川公安之緒言詩之源流利病知之不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八二

爲不正家世與弇州游好深悉其晚年追悔爲之標
表遺文而抉擿其指要非敢以臆見爲上下也今之
結儔附黨羣而相噪者祖述弇州之初學掇拾其嘔
噦之餘以相薦擢諺有之海母以蝦爲目二百年來
俗學無目奉嚴羽卿高廷禮二家之瞽說以爲蝦目
而今之後人又相將以俗學爲目由達人觀之可爲
悲憫此其說在羣兒之電論也羣兒不識珠見雨電
焉以爲珠也掬而藏之俄而無餘質矣有大長者富
有寶珠羣兒相與噪曰此電也非珠也雜狀抵而去
之其黠者則又咻曰果珠也安知吾昔日之電非長

者之珠長者心目了朕自信其爲珠羣兒論電爲珠
論珠爲電喧呶聒耳都盧一笑而已玉叔之詩長者
之寶珠也一以爲隋侯一以爲泉客其光可以照乘
而其餘可以彈鵲其爲珠不爲電不待有目者而後
知也朕而羣兒之電論日喧呶而未已羣兒固不能
指電以亂珠而抑將假長者之珠以蓋電也玉叔雖
自信其珠其若之何吳門葉襄聖野吾徒之知言者
也其序玉叔之詩曰天才儻朗逸思雕華風力旣遁
丹彩彌潤陶寫性靈抒寄幽憤聲出宮商情兼雅頌
其詩人之雄乎聖野之頌玉叔可謂信而有徵矣玉
叔齋有學集

卷一七

九

王貽上詩集序

神廟庚戌之歲偕余舉南宮者關西文太清新城王
季木竟陵鍾伯敬皆雄駿君子掉鞅詞壇太清博而
與季木贈而肆踔厲風發大放厥詞太清贈季木曰

元美吾兼愛空同爾獨師蓋其宗法如此而伯敬以
幽閒隱秀之致標指詩歸竄易時人之耳目迄于今
幹材諷說竊弄研削莫不援引鍾譚與王季徐袁分
茅設絕而關西新城之集孤行秦齊間江表之士莫
有過而問者三子之才力伯仲之間耳而身後之名
飛沈迥絕殆亦有幸有不幸焉千秋萬歲古人所以
淡歎于寂寞也季木歿三十餘年從孫貽上復以詩
名鵲起閩人林古度詮次其集推季木爲先河謂家
學門風淵源有自新城之壇坫大振於聲銷灰燼之
餘而竟陵之光燄熾矣余蓋爲之撫卷太息知文苑
之乘除有劫運參錯其間抑亦可以觀天咫也嗟夫
詩道淪胥浮僞並作其大端有二學古而質者影掠
滄溟弁山之贖語尺寸比擬此屈步之蟲尋條失枝
者也師心而妄者懲創品彙詩歸之流弊眩運掉舉
此牛羊之眼但見方隅者也之二人者其持論區以
別矣不知古學之由來而勇於自是輕於侮昔則亦
同歸於狂易而已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
時之作惻愴于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談苑
四言曰典曰遠曰諸曰則沿波討源平原之遺則也
截斷衆流杼山之微言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艸堂

之金丹大藥也。平心易氣，耽思旁訊，淡知古學之由來而於前。一人者之爲，皆能洩汰其癥結，祓除其嘈囂。思漢哉！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胎上以余爲孤竹之老馬，過而問道於余，余遂趣舉其質言以爲敘。往余嘗與太青季木論文，東闕下勸其追遡古學，毋沿洄於今學而不知返。太青喟然謂季木曰：虞山之言是也。顧我老不能用耳。今二子墓木已拱，聲塵蔑如，余八十昏忘，俯貽上代興之日，向之鏃礪知已，用古學勸勉者，今得于身親見之，豈不有厚幸哉！書之以慶余之遭也。

牧齋有學集

卷一

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癸巳春，余游武林，得元亮清漳城上四章，讀而歎曰：余與元亮別八年矣，久不見元亮詩，不謂筆力老蒼，感激悲壯。一至于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堂諸刻，情淡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涵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墮入于昔人之兔徑，與近世之鼠穴。信元亮之雄于詩也。或曰：子之推評元亮也，其旨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偏側，時

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謫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戾昇兀而爲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枒于肺腑，擊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傳也。至于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病，比量于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夸相命，豈不末哉！元亮之爲人也，孝于親，忠于君，篤摯于朋友，巍然巨人長德也。汴水城壞，張林宗抱其

牧齋有學集

卷一

三

詩文與二子淪水中。元亮兄弟行，求其少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蘊義生風，緣情仗境，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元亮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元亮近在樵川，痛詩道榛蕪，刻嚴羽詩話，以風示海內，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揆極于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懼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質的，因序元亮詩而梗概及之。若其論詩之誤，俟他

日篝燈剪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

賴古堂文選序

己丑之春余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書哀輯史乘得數百帙選次古文得六十餘帙州次部居遺蒐闕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于火爲新宮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息心栖神飯依內典世間文字眇眇如塵沙積劫矣越五年甲午遇周子元亮于吳門出賴古堂文選屬余是正且請爲其序序曰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熏結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三

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二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替說則會稽季氏本爲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托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爲之魁三曰侮經之繆河虞書爲俳偶摘雅頌爲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鑛爲之魁史學之繆三二曰讀史之繆目學耳食踵溫陵卓吾之論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繆攘遺拾藩昉毗陵荆川之集錄而茫無鈎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諳典要腐于南城皇明蕪于南灣

大政踏駁于晉江名山以至于盲瞽僭黷螻聲而蚋

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湊理而綴結傳變咸著見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鉅釘掇拾剽賊古昔極于驕債昌披徇背規矩星移物換霜降水涸而賴古之選始出是選也邇古學搜繆種窮雅故于經史甄流別于文字剪削枝葉芟薙稂莠恤恤乎其恐失也愀乎悠乎其有餘思也余讀之幡然而喜退而有憂焉何憂乎憂夫學問之繆種誠難于祓除而文章升降之際未易以隻手

牧齋有學集

卷十七

四

挽也日者雲間之才士起而嘘李王之談西江爲古學者昌言闢之闢之誠是也而或者揚榷其持論以爲敢于評古人而易于許今人抹殺文選詆譏文賦非敢乎某詩偏太白某文過昌黎非易乎有敢心焉以評古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心焉以許今此亦愛今人之薄也塗車芻靈象物也耳目鼻口象人也

有化工焉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議歐曾宗維閩而祧鄭孔主武夷而賓鵝湖刻畫其衣冠高厚其閑閑龐狀標一先生之言而未免爲象物象人之似則亦向者繆種之傳變異候而同病者

也嗟乎目睫之論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幾何余之憂亦元亮之憂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巨源余通家稚弟也詒書往復巨源不以爲不然文千子不遠二千里爲其母乞銘來商此事值余赴急徵而返日月逾邁存歿迢然因元亮之請序發其狂言亦猶昔之思復于巨源千子者也重爲告諸君子余老矣付以斯文有元亮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發皇蕩滌煥然與唐宋同風余得慙執其緒言自附于老馬之識路其亦與有庸哉

申比部詩序

牧齋有學集

卷一

七

申長公維志者故少師文定公之冢孫也官南北部執政張羅鉤黨毒螫善類傳示風旨疑朕不爲動遂受譴鐫以去余聞而壯之歸而杜門却掃不關人事名行益脩學殖益厚而聲律亦益工吳之士友相率排定其詩凡四卷而請余爲序余初入史館謁文定于里第稟承其訓辭所謂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也晚而採詩于館閣萬曆中以文定爲首追思太平風流宰相一觴一詠翰墨游戲皆乘載國家之元氣以出流風餘韻可以衣被百世而况其孫子乎比部之詩鏘然而珠圓渾然而璧合玉噴黃流爲當世

所貴重而其源之出于文定也余則能知而言之昔者歐陽永叔諸洛陽之花以謂花之極其美與夫瘦木臃腫之極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爲元氣之病則均予甚以爲不朕造化吉祥之氣與國家休明之運旁薄結轉而鍾美于人物必有奇絕殊尤者出於其間草木之華亦中氣之分也而可以爲病乎卷阿之九章言鳳凰之鳴也必曰于彼高岡言梧桐之生也必曰于彼朝陽說詩者謂高岡集止之地以喻國家陽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謂天地之正氣不宜限而自私者亦過也文定之事我神祖卷阿之鳳凰也比部則其長離鸞鷟也來歌矢音再世而其詩益昌其爲艸木之華也亦大矣由是而益知永叔之非通論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世習平康正直之俗人被溫柔敦厚之教比部之詩多出於黍離之後雍頌爾雅嘯殺不作梧桐之萋華鳳凰之雛啗宛朕猶在尺幅之中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吾夫子之所以歎豐邑也論次比部之詩而推本于文定可以興可以觀矣蘇子有云使天下之人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偷薄或由於此斯余之志也矣

江田陳氏家集序

余近輯列朝詩集釐爲甲乙丙丁四部而爲之序曰
遺山中州集止于癸癸者歸也余輯列朝詩止于丁
丁者萬物皆丁壯成實大盛于丁也蓋余竊取刪詩
之義顧異于遺山者如此而閩中孝廉陳昌箕以江
田詩乘示余俾爲其序余觀陳氏家集江山公伯康
洪武間任江山令則甲集中人也贊善公完中書公
登侍講學士公全登朝永宣間則乙集中人也布政
公崇德教諭公良貴在成化中則丙集中人也太常
少卿聯芳兵侍郎省在嘉靖萬曆間則丁集中人也
陳氏一門歷三百年簪纓不絕蘭錡相望又能以詩

集

卷一

三

世其家金張舊業七葉漢貂視陳氏有媿色焉班固
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
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姓之所嚮工用高曾之
規矩當國家基隆盛治流漢漂唐久道化成人文滋
茂燦然三代同風以陳氏一家徵之豈不信哉昌箕
之輯是集也其不獨以頌箕裘誇閱閱徘徊黍離麥
秀之秋而闡揚菁莪豐芑之盛其意尤可感而傳也
余採閩詩未獲斯集多所闕遺因昌箕之索序喜得
附名其後也不敢以老耄辭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自丁以上江山諸公當之矣又曰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自丁以下豈非昌箕之責乎萬物盛於丙
成於丁茂於戊丁於時爲夏夏大也於人爲四十強仕
之年年幹也自江山諸公以逮昌箕於時爲夏昌箕
年方強仕於幹爲丁鴻朗莊嚴富有日新丁成而戊
茂將于是乎在昌箕有武王豈不在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百世之仁也此又余所以竊取刪詩之義敬爲江
田之後人告焉

葉九來鋤經堂詩序

余老歸空門澗疎翰墨歸子京恭過而詫曰鹿城婁
水才士蔚起以揆珠採玉爲能事輩蕭之人至矣能

文

卷一

二

終爲驪龍之睡乎余笑而不應近示余以賞花諸記
得呼子得下斷句詩禪誦之餘挑燈長吟癢癢狀如
不自禁久之乃已少時葉子九來以近刻詩見貽開
卷見得下敘讀之而歎斯所謂崑山之人以玉抵鵲
者耶京恭之甚我宜也九來爲童子時背誦覆局賦
詩驚動長老長而學益殖才益老杼軸性情鈎貫風
雅爬梳于物情世變七言歌詩尤爲雙厲如健馬在
御蹀躞不能止要其天才激越鬱負秀氣挾剔剽賊
備取之病合于白狀呼葛二子之序庶幾似之皇甫
持正稱顧逋翁之詩謂吳中太湖吳石洞庭朱實華

亭鶴爰與虎丘天竺佛寺鈞綿秀絕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煦鮮永以爲詞故非尋常所能及崑山一峰秀出海
上奇石空中玲瓏漏穿文人才子飲食其輕清鮮榮之氣
玉膏金壺涌出筆端穿天心而出月脇誠有如特正之所
云斯世之割剝補緝窮紙花畫死水者宜其日相倍而不
能以幾及也當勝國末楊廉夫以風流儒雅生盟江左崑
山之傑出者郭翼義仲袁華子英呂誠敬夫皆出其門而
鐵厓之道益尊余昏忘失學九來以禮先一飯俾敘其詩
有深愧焉然鐵翁老不解事酒後耳熱塗膏醉墨猶欲與
諸子掉鞅決勝余今爲啞羊僧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

金爾宗詒翼堂詩草序

嘉定有懷文抱質溫恭大雅之君子曰金先生子魚
其子曰德開字爾宗以文行世其家爾宗沒十餘年
其子熊士刻其遺詩三卷而請余爲其序往予獲交
子魚爾宗以執友事余握衣奉手不命之進不敢進
新訴抑抑如也子魚沒爾宗請余誌其墓其事余益
恭今爾宗不幸早世其子起士字懷節者遭逢國難
早夜呼憤竟以強死其歌詩爲人傳寫位置于殷士

周黎之間蓋余之交於金氏者三世其髫童毀齒荷
衣出拜者皆已化爲古人而余猶執筆而敘其詩可
歎也嘉定爲吳下邑僻處東海其地多老師宿儒出
於歸太僕之門傳習其緒論其士大夫相與課詩書
敦名行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提命咸以設聞寡學叛
道背德爲可恥爾宗爲子魚之子胚胎前光得以服
事其鄉之孝秀若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者濡染其
風尚而浸漬其議論蓋其學問不出于家庭唯諾几
席杖函之間而話言誦習已超朕拔出于俗學矣其
爲詩故未嘗矜辨博獵新詭求以自異於人顧其情
真其詞婉雍頌諷歎行安而節和遠不違唐人之聲
律而近不失鄉里名家和平淡穩之矩度譬諸王謝
子弟風流吐納望而知非俗子固不待掄長裙躡高
屐以奇服盛飾爲能事也嗟乎斯世之俊民才子含
章挺生者皆天地之間氣也世之隆也天地精英之
氣韞結而爲崑山之玉合浦之珠精神渾圓輝數澤
而見山川子魚之後有爾宗焉非與世之降也天地
精英之氣刻露而爲赤董之銅都山之鐵光芒騰上
干星文而沸江水爾宗之後有懷節焉非與夫以嘉
定之多君子讀書修行涵養蘊蓄百有餘年風流弘

長餘分閨氣演迤旁薄猶濬發爲爾宗父子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君子之澤焉可誣哉世之覽斯集者尙有考于余言其有感于老成典刑如孔北海之見虎賁者亦必爲之慨狀而流涕也

龔孝升過嶺集序

讀孝升先生過嶺集者咸以韓蘇二公爲比余考其時世參而論之則亦有不盡同者今夫韓之于潮蘇之于儋皆以貶謫行衰病入瀧負擔渡海鱷魚之與侶而枕櫛之與居皆不勝旅人遷客放流憔悴之苦孝升之過嶺也奉尺一之詔持英蕩之節州邑長吏

朱子集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三

負弩矢前驅元戎連帥旆首韓袴僂立道左龍戶扶旌馬人挾轂此孝升之所有而韓蘇之所無也越三湘渡五嶺天水相圍颶風撞梓扶胥黃木僅指一髮蓋海旌幢連天觀閣占規外星辰之磊落食章舉夾柱之瑰異此古今之所同而韓蘇與孝升之所偕有也韓子之詩莫奇于瀧吏南食諸篇蘇子瞻海南諸篇子由謂馳騁從之常出其後孝升過嶺之詩亦然學富則使物皆靈才老則攬境卽變山屬水屈則昌黎闢其莽兀天容海色則眉山並其澄閒此孝升與韓蘇之所同而世之騷人詞客刻畫盡氣不能追步

其後塵者也然而有大不同者蘇子渡海在遲暮累頭之後和陶之詩思以桑榆末景自托于淵明去買田陽美蓋無幾矣韓子贈元協律自謂不知四罪地豈有再起辰潮州謝上之表至以封禪告成爲勸蓋其憂患熏心生平用壯邁往之氣僅有存者若吾孝升以地負海涵之才當日升川至之候風雨發于行間雲物生于宇裡輶軒弔古輶車覽勝燈炮酒闌筆酣墨飽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穹龜長魚距躍後先南海之百靈秘怪恍惚涌現于篇什之中蓋韓蘇之乘者暮氣也孝升之所乘者朝氣也韓蘇崦嵫濛濛汜之日也孝升扶桑禺中之日也才有壯老節有盈縮而詩之意匠聲律從之蓋有使之然者也後之君子讀過嶺之詩比量古今同異之間深思而自得之無以易我言矣孝升使事畢在道曹溪致辦香于愍大師肉身賦詩皈依願與子瞻同結南華之緣而深以退之留衣大顛終老崛強爲可恨張燕公有言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余與孝升心期在是他時志曹溪者將有徵焉而茲固未能備也

牧齋有學集卷十七終